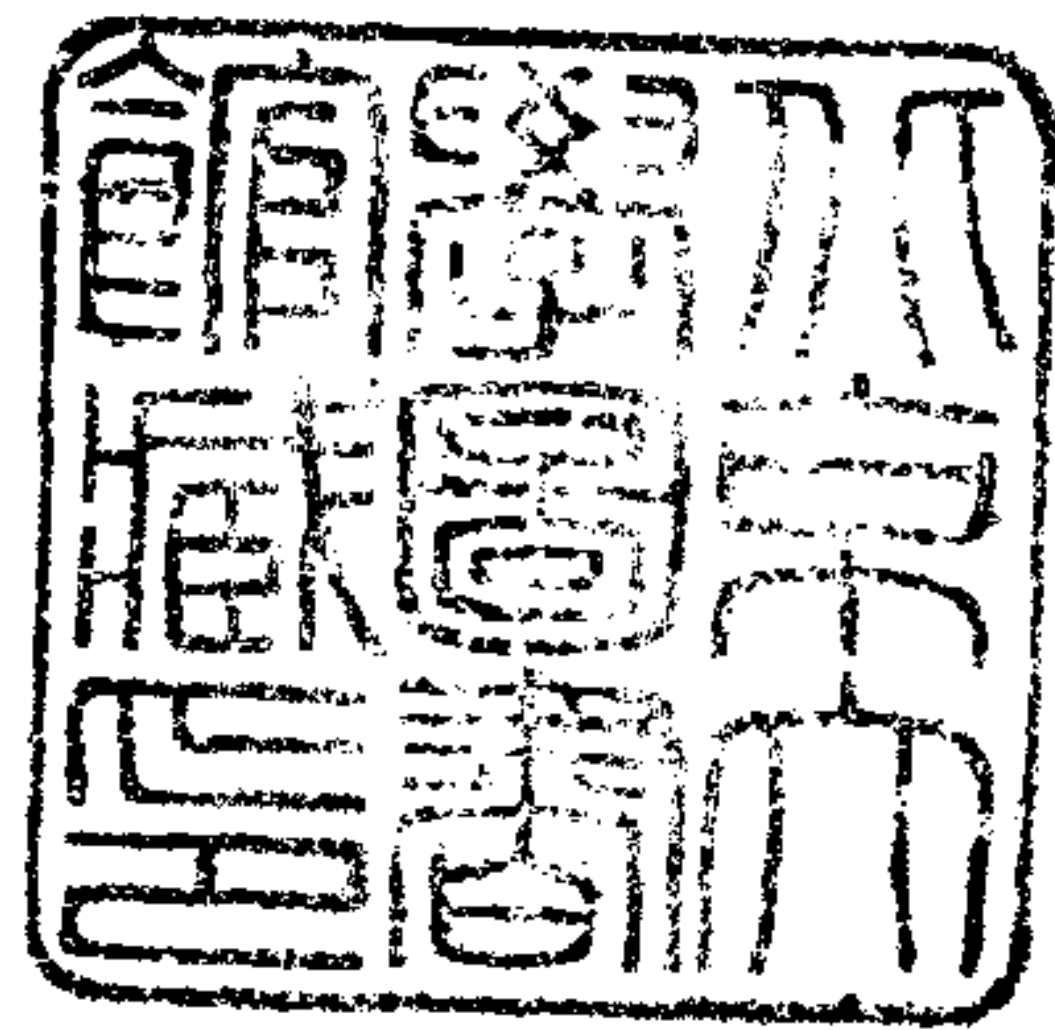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八·子部·儒家類

晚邨先生家訓真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一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附刻一卷首一卷餘編八卷附刻一卷首一卷 [清]呂留良撰

[清]車鼎豐輯.....五五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卷一至卷十二) [清]張伯行撰.....六〇九

2/17/18/98

呂晚邨先生 家訓真蹟

晚邨先生家訓真蹟目錄

一卷

棊華閣齋規

壬子除夕諭

戊午一日示諸子

遺令

二卷

諭大火帖二十四

三卷

目錄

諭大火辟惡帖七

張揚園先生帖附

諭辟惡帖六

諭降婁帖五

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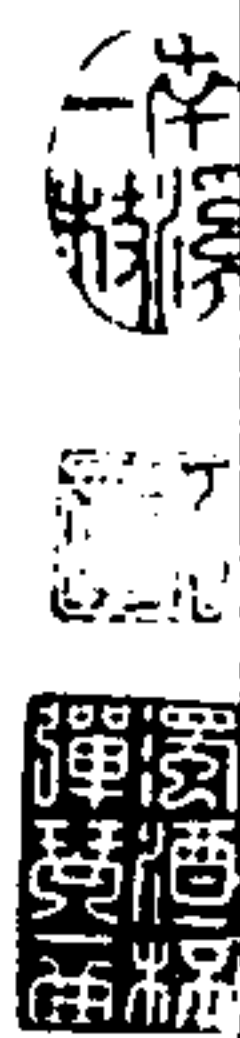
与姪帖 五諭家人帖附

与姪孫帖二

与甥朱望子帖二

五卷

得澹生堂藏書示大火詩



和東坡洗兒詩示兒輩

井田硯銘与大火

哭阿慧文

書舊本朱子語類

附編未刻

訓門人

友朋責善

目錄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程子曰洒掃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為學正當以此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

卷一

必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塗謾字句重覆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

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畀借為戲游地 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母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不得率爾致語全

不思索至有憊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
容呵欠瞌睡交集此下愚質也當予杖
呂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
乃執它業傷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
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巨尖酸隱語
或巨筆墨譏笑此氣是下流輕薄兒所為

卷一

二

勿學也夜飲羣叙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
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
覆翫味最有益余未寢毋先卧也除講
書飲饌及午膳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
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
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

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
須立緩退毋輕躁趨走莊重毋跳躍顛
躓坐必正直毋跛倚有客至在堂者起
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畢即入位課
業非命坐不專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
非問及不得然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

卷一

三

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躡等如不命作
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
寫私看閒書私學它藝極為學累終難
長進必痛責而之有事須出則詳告呂
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
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課闕不

許與疾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辛丑歲先君子始謝去社集及選事携子妹門人讀書城西家園之楹華閣中此其齋規也黏壁久故有闕字忘記

卷一

四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
即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
彼為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
我未之能逮也願與吾子孫共
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

卷一

五

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
漸為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
者有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
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為妻者必敬順其夫

為子者必敬順父母為弟妹者必
敬順兄嫂及姊為姪者必敬
順伯叔為幼婦者必敬順長
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
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為

無不敬順即如行坐一節吾每
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
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
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
寔即不敬順之心所由及也今後

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
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
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
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

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
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
弟不能同居矣我今日
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
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

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
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
教訓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
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
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

卷一

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
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
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
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
孝查出即行重責離逐大凡妯

娼不睦必有人從中搬閑是非
其所以搬閑者皆因此疆彼界
各房人各要獻媚於家主說別
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及道他
護家曲為庇護以致不解今大

卷一

九

家不分尔我便亦無此榮或有
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
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
中此輩自無所容其奸矣
一日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

一第 卷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九

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卑
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
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
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
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

卷一

十

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六五盡
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
事前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綢
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
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必無恩情必
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
聞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
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

卷一

十一

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
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
等齋僧尼老佛不許徃來
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
用僧道及陰陽禁忌阿婆

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
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聽而
勉守之壬子除夕取齋老人
書

戊午百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矣
安且置此張中亦以為樂若具慶
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可慶者
不多有也亦當有而慶之也乃宜
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
云古者以十為下壽近世乃有慶

七十者又端為慶問人其言猶如此
然則世世能不終行程子之說亦當
候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
難得而為故是慶也使六十以下而
慶焉是以宜短命祖之也非慶也
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
泛論也在吾人自則更有不可守者

吾妻臨終也父喪甲子而始生陸
地之日即襁褓麻生母抱而泣
暈暈而甦不撫于三兄嫂之歲
而嫂止已而出嗣考妣祖母相繼在
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
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不脫褰經
見他衣綵綉曳朱纓如衣與之石

卷一

十四

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如此每一追憶
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不曾一會
親姻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
女族屬姻戚交遊之樂棄母年不
能及四十而卒年已五十為祭以父
喪母哭之日為置酒強樂之原其
可乎所可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

覆亡幸而為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
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而
重者亦有重于生者以生為重者
歲當死而不死則自成亦以反
與自不宣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
于生也則偷息百一日之取也世有
君子聞之曰夫之也何為至今不死也則

卷一

十五

其修嚴于缺鉞而又何慶之
有故為吾計惟閉門深匿以
木象蔽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未
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
老而安而慶之得置夫生不滿三十
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
義者于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

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
例又其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生于親
朋不日已接世仇^通生之例似之應也
以明謹其下者以惜費之吾家所不惜
謹亦無所謹聊以釋吾上下之痛而
凡親朋以壽^禮儀^禮儀^禮勿收^禮離^禮以此百^禮果^禮勿
顧也沙等見長者但仰頭辭謝且稟白^禮

卷一 一六

序云良辰佳趣村酒野花奉請先生
杖屨之歡正復有日生必沾以此際觸
其惡緒而益其警无我諒諸先生言
我且醜其^禮之必可怪也

遺言

不用巾亦不用幅巾但取皂帛裹
頭作包巾狀
衣用布或俱用布太濫內襖子用
紬一二件可也

卷一 一七

貼身不必用綿敝勿以我敝伯父法亦
用之小敝大敝之衾必須炤或
棺底做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
任心勿惟將生楮揉碎實鋪棺
底寸餘然後下七疊板為佳歛後
棺中空隙之平以的衣推為為好

然下身必不敬亦足為成塊生楮
輕而且實凡未斂以前親族道
生楮勿燒壞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何家
家分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
通焉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

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
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以不
通志也聞應士寅遺命一際稱哀
子渠所標儀札喪稱哀子哀孫入
廟稱孝子孝孫然不知哀子哀孫孝子
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

也古人居喪中有狀帖與人通告哉

故富而親友有作祭奠者力必竭之
止受香燭惟新親為勢必難
為須盡心友致之輕作祭來創
不更也若不得已傾其產奠亦可

多至四回以上回之不受

家素平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
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哭
為止非禮也

雖新親遠客富貴之家止用蔬菜不

用酒肉以遺命若之可也力作一人不在此例
青即出殯于識村祖父墓之西
壬山丙向三月即葬之請弟吉先
生主事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葬時題
虞祭妙札仍出几筵

卷一

廿

年老大與海子理出當娶妾但不
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演戲

先君子終于癸亥八月十三日遺命絕
筆于十一日之晨然中有數條則自
七月來已書之矣男公忠泣血謹記

我十六百餘德清入省隔日即會 黃二伯
方知姨夫歸念堅決斷不可復留之意
吾平生狗友為人自身以外無所不可然
每不見德而見怨類如此之命也非復言
但我為慮遠口雖不言半年以來為
渠剛歲謀曲折辛苦即汝曹亦所不

卷二

知就是明年 萬先生之請亦為姨夫
居多令事機甫就而變端忽起為
諛譖者所劫半年經營赤心付之水
雪此可歎也 吾今年冬底將構
室如椽為女曹讀書之所思在樓五間
內出二間與姨夫寓居為降婁與姪

孫輩一書堂以前兩館互為講習將
來局面必有進於此者此吾為人之憂也
也而七已矣吾為姊夫委曲經營不知
煥夫已早托人覓館於杭州至此一番
周折豈不拙淡可笑耶今行計已決不
必再言古人云善終者如女寧人負我

卷一

毋我夫人况黃二伯為吾性命之友以
篤誠待我難以時為人所惑行當自知
亦不必辨也我意欲歸為渠
料理行事而此間又不能脫身故特
以字囑姊母性陰惡聞其相多之
狀心不能平以少言慰之凡事從

厚以金待姊之祖下半年備金已送也
兩九錢尚少一兩一錢又節儀四錢又
老子在渠處四箇月已付也渠家
銀一兩尚少二錢又夏間黃二伯往蕪
曾借渠一兩送之許渠等還為未付
與以上各項分文不可缺少姊可一
封開

卷一

三

說明送之外可送程儀二兩若鈔子無從
設處可將我收票要在到沈家支
屋僱用之弟之弟悞問世親有綉綿
和飾等物為送者送些以盡姊妹之
義臨行時須設酒為饌又紅雲端硯
係黃二伯贈我者姊可洗淨連筆檀

匣送與姨夫云 姨夫行但家父不能備
物此視任君家叔物轉以相贈幸甚
以感以成一段佳話以上諸事必須一遵
行不可違錯一件 蓋人得計姨
夫行後必且大入多罪 黃二伯德性誠
明允微高遠形跡之間可不必簡點

虛素性庸識小以等字必不能免至所
以細詳慎者非以自解實欲使異
日自者無纖毫愧怍而已此是海第一
次任事成父志歷世務於此觀以慎
毋忽我于廿五必歸矣內房中長
匣內有裁成手卷宣德紙一卷可即

寄上來字到即着恂到 黃九烟先
生家中寄一信云在此平安寓在
法雲菴中不日即歸也

孝付公史

是帖為公忠承命之始蓋壬寅歲也

物未得過字處事得當殊慰多念
多此間已無他事一急即歸家所
摩一者以高五伯往海島待其歸
須初二三方到物也漕賒等項乘
鶴稟云甚急可令其預支間壁王家
屋租或衙內房租應用切不可借米
銀將來米法貴不可輕用也

卷二

母官父字付公也



親定即果之益而乃為五病
潘下為我潤法當習西白勝
閩知先查正信向六年田須履
蘇分別言下以便冬間取租此事
只在此西白內要行逐刻有刈
獲者差役分列矣此弟先計議
回帳上分往一表計一二三百了或

卷二

青或祺分事同者亦以此言何見一
錫刀其表甚精借付西者之為
即付會指來意之係親書上
親量物石亦為也 初百付大少

姑娘已於昨夜之逝矣死喪之
慘未有如此且家貧徹骨百無
一有无可悲痛吾為料理棺斂
之事所携乃金已盡家中絕無大兒
可為我致 吳自牧先生暨移如
金未備用不用即還原物也字到即備

卷二

飯盒三粒汝輩一人來亦可問二房四房有
船明早附之去則另叫一船此于子廿三蓋棺不
可多帶人舟中飲在自傷 廿百后刻

卷二

此間病毫不得手而三人見留
甚切不得先者舟曰悌然吾之不
能久停月內必還矣思朱甥北
行甚迫不立決於何時以出月
則且待吾返不必言如在月內
汝所持各字向吳五弟處移

九

十壺并致致姑夫書送之若
五弟字適無習或賣米或當
物曲計一得者就城中如來姑夫
在正不同今之為困苦中不可不用
多情也但多則量力不能上之義
不可過耳 莊中東邊屋瓦須

急蓋以有物做桌攬可之漆
工徒油之口用熟清油不可著
脚習熟免出及未批文廿者每中
所定即付藥上寫對付刻五
五物不必說逐別續者從新醫
行船字事也廿百字付大小

卷二

十

雖甚忙不得廢
文字至於此難
其進退勿違也
即讀上不可廢

卷二

十一

清題作文則能動其業矣吾所喜也
也題之紙大小雜擬可從中酌取
為之荆川二刀付多寶玉須惜
之業文有進步并一處其頑戾
之氣乃為不負洒掃應對進退
間無一時一事可觀那得長進

卷二

十二

教法須從此要着力也

十九日字与大火

卷三

十三

劉利三陽三一日定已到五
約十六書方十七至家亦能批
黃先生在此時至同時
同大孤在子今接其字乃為
善為兒我二大可笑此事
我平生所深忘也豈有如此

乎勿理可也

十四日字

吾婦期大都在月盡山中甚適
但記念伯父事不知如何時節
耳 先生來會過約廿日有到館
到即至莊中供給日用坐聽先生
為政其脩理墻壁之佳 先生
為著書好工匠仿物料可也活地
種作之宜留心督令做生活時之清

卷二

十四

教先生但不可令其曹知本之先生
以愚人私憾也 十三日辰刻字

視此心閱文甚且進少
其苦小評更須善名之
又須脫可派付未上之
這文一卷加之各系之

卷二

十五

隣里吾向必親若以存敦睦
之意汝輩輒驕肆此意甚
是傳大非吾所望也鄉中俗業
盡可料理來活而姑多
載如墜者時臨渴掘井

我月初將有金陵之
行此間需樣子甚急
汝可用心為我選
擬亦者我評多氣

卷二

十六

力索我政多讀本
并知法學所評樣子
即自人取來為如
付大火

至無錫市言蒙旗差即川吳吳人里
百信得則可而亦久以差中整上致施
如老凡有友印騰訪宗女集友知言
集福子石亦忘若其嘗陸德雲多轉
者空其舊稿無錫華民有慮得集
因別亦、回顧修志字者有書可訪
語有十二科禮墨礎卷未見者之安尋

卷二

三

左京世同若楊寔有安在假過年即
與眾位同打火若無人則日起火而亦
投楊寔以刻若法泊而主門即街
日用小簿日之理記覺察他歸時我亦
盡勤勿忘 在亦中石亦親信亦作文
之功有無歸印亦之心作文字未亦
該家為游家博上矣、友亦亦亦也

一經 0.0.0 中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至系先具帖拜揚宅為梓致書次日即
往謁徐州東主及子黃致書以此拜
周雪家執事國黃初替玉使閣多如
致書
徐說隣有左仲夜霜 十好為主人胡靜夫 周承峰 王聖印
問王元偉先生好致拜候 去婿孝子國德江人 劉蔡光
 丙辰年念初至金陵臨行
 書此且囑

卷二

十八

三次書信及銀板包帕果物俱收得自沙行
後無刺不挂念見信與伴家歡喜家中自
汝母以下皆安吾亦頗適程墨目下趨之然
須五月成書耳書局有氣色甚慰但聞主人
去歲晚間不備頗有疎失汝性懶散當
加意提撕凡早晚出入及客多燕集時尤
宜怡管知尋得舊文十餘種樂不可言此

卷二

十九

難得之珍也寄時須緘固付的當人方可起
岸尤穩不可草草更多方購尋之國表
國門廣業尤要幾社文有友云有至六集
者恨未之見也此間除夕二鼓大雨忽大電
震霆者三與霰雪交作不知京中同否老
二房伯母於初二夜時逝去亦不作佛事
但次日即大斂未免與禮意相左耳謝文

侯為汝婦畫遺像形神極肖空中懸
揣得此大是奇事此後可永傳不死亦大
之慰也吾行期須在三月但恐汝欠容思
家則吾當早出俟汝後信報我為定耳
適有船開先寄此如字餘在卓人來摠
寄也徐先生喬梓前先致候謝云行人
位不及作書俟副便奉記會計錄所值不

卷二

廿

過二金見朱子語類即收買不嫌其重友人
須此者多也十一日燈下字付大火

鄭汝器吾欲乞書堂額三一南陽講習堂

正廳用者一明農軒堂東廡用一為善讀書將來後俱

須方三尺許大暇時先與設俟再懇

兩次信都收得劉仲明來知汝近狀甚慰
家中大小皆安廿二日吾在省汝弟有信又寄
紙四十箋曾到未天下無足為之事故上無
不之為之事猶是向來苗頭高語讀書
作務初非兩件只是當前必有一分內合
做底事隨分求盡為難耳若要為要
止憑心任氣無所不可此便不是本天之道

卷二

廿

不是聖賢之敬之心不可不自察也彼中關

人不得且苦汝在彼汝婦小祥前當令人

來整代耳玉華印書費銀帳二本并補大題

三捆共二百七十部付去可收明四月五月會題

并到不見前兩會文何也眾議汝父每次

月有南京形到而無文即注罰吾閱汝前次

文自以為高脫而不覺其入於輕略蓋見

理未到至處不可強造魏界也更須向沈
着痛快精寔絢爛中求之知言集尚在
搜羅動手當在秋冬耳語孟說已分抄
來月可寄還矣北盟會編亦應收之書
但價太昂則不必非不易得者也

四月初九日字与大火

卷二

廿二

計汝行至丹陽道中當遇雨不知雨大小如何
不至困苦否許女無信至甚念之寧波潘
友碩昨寄字有文目其中頗有得者七箇
字索之可即致与渠書云多有願易吾選者汝
可請問須幾種幾部便斟酌發去局中
事之面覽察閱歷一番心細一番亦是學問長
進處事理無大小只是此心做自家見得此意

卷二

廿三

自不見俗事累我矣水筆燈檠有即寄來
文字有購得者隨早晚附寄有蘭袖或紫
花布或牙皂紗鞋做二雙來我自着者汝
衣服履帽以用即不必拘條約去過即在外
行止亦聽汝便宜以歸即歸止且止但
婦勿須預聞我耳此刻適為師魯之節
病劇在吳親以羽齋榻寫此諸友處不及

作字可致候侯再書印得者必種陸續
寄此上為列局支用

三月初九日燈下書与大火

卷二

廿四

十八九連雨甚念驢背之苦廿九日得信乃
喜寶忠雁若未愈可買陳皮半夏各一兩
用神麩打餅為丸每服二三錢淡姜湯下
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時亦舊書行
將闌耶若氣色不旺相急宜出新書
幫襯乙丙丁文樣須盡收選看以
備用在寓勿斷作文字此吾所憐者

卷二

廿五

一緊銀大費手題向來不曾經營者
可一上做去寶忠工課勿令間較其勉
體此意 十月朔日字与大火

批龍起行一字一綿被字到矣墨卷十月
中乃得到京黃稿亦將于此時并行
慙書不印意欲待兩澤集同行所
集則歲底可出矣舊書氣色不振
則乙卯以後文不得不繼起此事吾意

卷三

共

屬之汝之可留意暇即選吾為托作
可也兩澤集印好後到汝文大題甚
少可多構勿置大言也此也

十月十四燈下字占大火

三次信物俱收家中為安健但念汝兩人十
日前寄一字不謂其中止此外無便可寄
知望眼疼也口內為汝續娶事已議德清
祭堯眉之為即方庫之甥聞其女頗賢
能遂有成訂行禮只在新春未埭頭拜
允亦屬斯時京中花綉紗要兩疋一石青
一白皂花綉綉兩疋一大紅一白皂俱不必

卷二

三

甚重每疋長官尺二丈四尺足矣但須兩頭有
機頭不可用剪斷者程墨目下方完得
兩回先令宿押出餘俟續寄書竟不老
不知何故聞有翻板之說確否程墨中
刪文字方庫益舉細閱為止去龍與申二
首云此外可不必不審雪客以為何如不妨
多商也選文及兩澤澤二說汝言甚有理

已之其收拾文樣不切備覽也寶忠有
便之之婦若渠意欲留亦聽之汝兩
年在外頗以汝還乃今年租米難討日內
為未及半汝弟脫身不得又須留汝在系
歲晚淒清未免紫臆耳市銀收遲
較他人又甚剛是經紀欺書歎此事終非
吾輩所宜做也施紅玉事處亦合義但

卷二

六

不知兩邊真辨如何恐勉强委曲則將
來未必無病端耳 朱家姑夫已歸亦
可喜事汝必當留彼云須三年還也載
臣携緒徒往西樹堂坐兩月許甚道明
年決計聚徒其中吳王章曹巨平皆
有器糧云興于此煨鍊得一人亦不在
我一窩梳血未知究竟如何耳 與寶忠

溝書甚善亦能領略否許時不見汝
兩人寄文素何也海土白文頗有進於亦
汝所樂聞者徐周諸之真怕冷懶作書
致意可也

十一日燈下才与大火

卷二

七

寶忠歸知汝歲暮孤另舉家念汝無不豔
然昨橙齋得燕中信云為舉事近復
紛紛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事何吾
意及事至則難為計欲先期作披緇出
世之舉庶可倖免汝在京即今當為布
其說云我厭棄世網已決意入山為住

卷二

三

靜苦行僧不復與世周旋矣我且遜
妙也待燕中為定再作商量耳
初一日
燈下書付餘侯後作
與大火

聞郡中有社舉斷不可赴雖世
交執友來拉亦固謝之即得罪
勿顧也感奕雲雷唐福即得
抄來為快天安寺書決典云有荆
川全稿可往問之即與感目一紙
之其對所無者抄來為妙

卷二

廿

廿百字付大火

汝等何日到京局中光景何似書概得
有消息着落否計將何法治之急商
定清溪書牘吾雅不喜請乞故人以此
欲行復止若必須用汝急作數行寄
歸在即遣人取來也外衣一包共六件書箱
一隻還俞邵書因暑熱且無心緒簡

卷二 廿二

尋侯後寄耳 六月望日与大火

連得汝信及行李已收聞事此間亦作此商量
無人去事恐無益欲去則無其人正費躊躇若
金陵已有文書必須人去則汝必須急歸蓋家
中編審事脫不得人更思此番到閩者與向
時經紀不同華古兩項汝弟皆非所長直須

卷二 廿三

汝自一往耳此等處亦須歸面酌之難以色
斷此月中再得百數十金乃足了債至少必再
得百金不知能有濟否在中東北角造觀
稼樓成須在聯兩對煩鄭公為一揮
灑并前所求山庵扁額早寄急欲湊

連象手刻也只此 七月初日字與大火

寒風旭日鷄豚社

翠浪黃雲燕雀家

畚鉏程積力

刈獲策新功

柱木細字不可大麓低亦不宜長若近日有
能作楷與行者亦求寫之擇用庶不一式也

卷二

詩

一徑南行親知皆有惋惜之言况得
無微處于中乎人生榮辱重輕日
前安足論要當遠付後賢耳父為
隱者子為新貴誰能不嗤鄙父為
志士子承其志其為榮重又豈舉
人進士之足落議也耶况勉矣一
既但見好書遇才賢勿輕放過

卷二

詩

餘無所囑五日字與大火

其晚已抵山同行者錢王兩先生湖山
好又相對甚樂惟恐此樂之不能久家
中諸事汝宜努力料理勿輕以擾我則
養志之道也先生到館若莊中未端正
且生縣間侯稍備葺而往亦可惟先生
指揮行之顏子樂來其禮亦請問
先生徐親家於十日迎凌先生應

卷二

如何之質之先生若到時我不在汝宜代
我往徐宅通其賓主之情恐凌先生
有所不可否處不便即直路於新主人
也其贄禮之禮與親翁言俱宜豐厚
掛像祭祀之事可已但云俟我補行也
打起精神凡事留心勿忽游習我
在家時 廿首燈下付大火與辟惡同看

自出門日之順風三日半已抵鎮江
為糧船擠塞兀坐兩日乃得出江
於廿四日進城寓楊瑞民家一路平
安適意今日始發書至切北家尚
未到而坊人口角者尤多頗佳云
去年秋冬北家回程墨不絕口雖如

卷三

千書來上早去矣但有一說可慮
者云此間坊賈止許外路人來此
賣書不許在此間刷印未知此說
如何且若光景作商量耳汝兄
弟在家諸事須留心不可仍前百
事不帶讀書當精勤於時文看

書精細茲揮盡致即此是講學
即此是好古舍此而博求高自位置
不為穿鑿之邪說即為迂腐之粗
談此等書在雜矣此等所傳之切之而
於大小尤三致之者家中看管地內
無老成警醒之人一班都是睡魔五

卷三

三

甚厚念茲錄事小火燭事大不可不
小心怡察諸切小心加意調護倘有
學小不安非不得已者慎勿輕易服藥
吳五拜字心家待選印完即寄來
此間並無一冊也并致之有使人來者即
附信慰我船回書此字付大火所惡

廿日寄信從新整船上歸到否此間
北客陸續有到者要等全場會墨出
方買書而金陵姑蘇近地買者甚眾
氣色殊噪也吾所家快者得黃
俞邵周雪客兩家書甚富而恨不能
盡抄耳今寄歸李伯紀梁谿九本集
可向曹親翁處借福建列本一對無

卷三

四

者方錄出亦可省些工夫又晁說之嵩
丘集七本書到即為分寫較對速將原本
寄來還之兩家極珍惜我私發歸者
當體貼此意勿遲誤勿汙損也黃家
有楊鐵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數倍
吾欲查對抄全可簡出寄來刻本
二本又宋景瀛鈔本二本共四本在娘房

牀後斑竹書桌上宗鈔本有木匣可
將刻本併置其中俞邵索我家
書目看便中寫來并發出明人集
亦錄上渠尤要者經學及史料雜
家也趙東山訪春秋集傳吾家有
否此間有之無則當抄歸家中大小
平安有便即寄信慰我此間書一

卷三

五

發完即歸矣然書籍留人戀
難釋意且在此結夏大約秋初作
歸計耳家人帳目汝兄弟打起精
神算催勿使拖延我不在家即是
汝輩露頭角處我一向寬度正望
汝輩振作勿蹈我弊習也

五月十三日字付大火辭惡

盛六船來收初十日字知舉第三孫十分
歡喜可小名京還以志吾遊也大媳薦
中安健須慎調理汝母及大小各好
吾甚慰念此處書甚行但北客陸續
來未旺云大約今歲在秋冬極盛為房
書故也施卓人歸寄抄本二種作速抄
完付來第一勿污損切囑寫來書目以尚

卷三

六

未全可并史料雜書皆開來少則
吳五州處書目併借寫來可也西崑倡
和詩黃度書說二種黃俞邵要借看
簡出寄至回聘禮物借用五州者須
問價即納去程墨大題此間隨即隨
發蕪州杭州蕪湖寧國皆來要書因
待北客未盡發去故未暇寄回俟吾歸

帶來耳 桐鄉當物有火爐一票不可
遲誤可即往贖婦 鍾姊要德人物
此兒戲中無益之費吾不與買之所以教
之也暑熱可畏舟行尤苦吾大約新秋
動身晁李二集仍用老板內將油步包
書入夾以防污濕勿誤

育初言字付大火辟惡

卷三

七

卷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以父弟為彼此之甚費商者多
沙軍細與酌不可已則何人為代
卯慶甚、多悔期大約在七月
月初早別路熱怕行耳——山西
陳祝家字一封信即也

少月身官字付大火解云

卷三

九

張楊園先生手帖

望日之夕與兩令子與載臣霜威宿於東
莊夢書檢束二字贈無黨覺而思之
不為無義無黨平日終是此二字分數
少康節先生稱風流人豪然往書此
用意可知已所以百泉山中能冬不爐
夏不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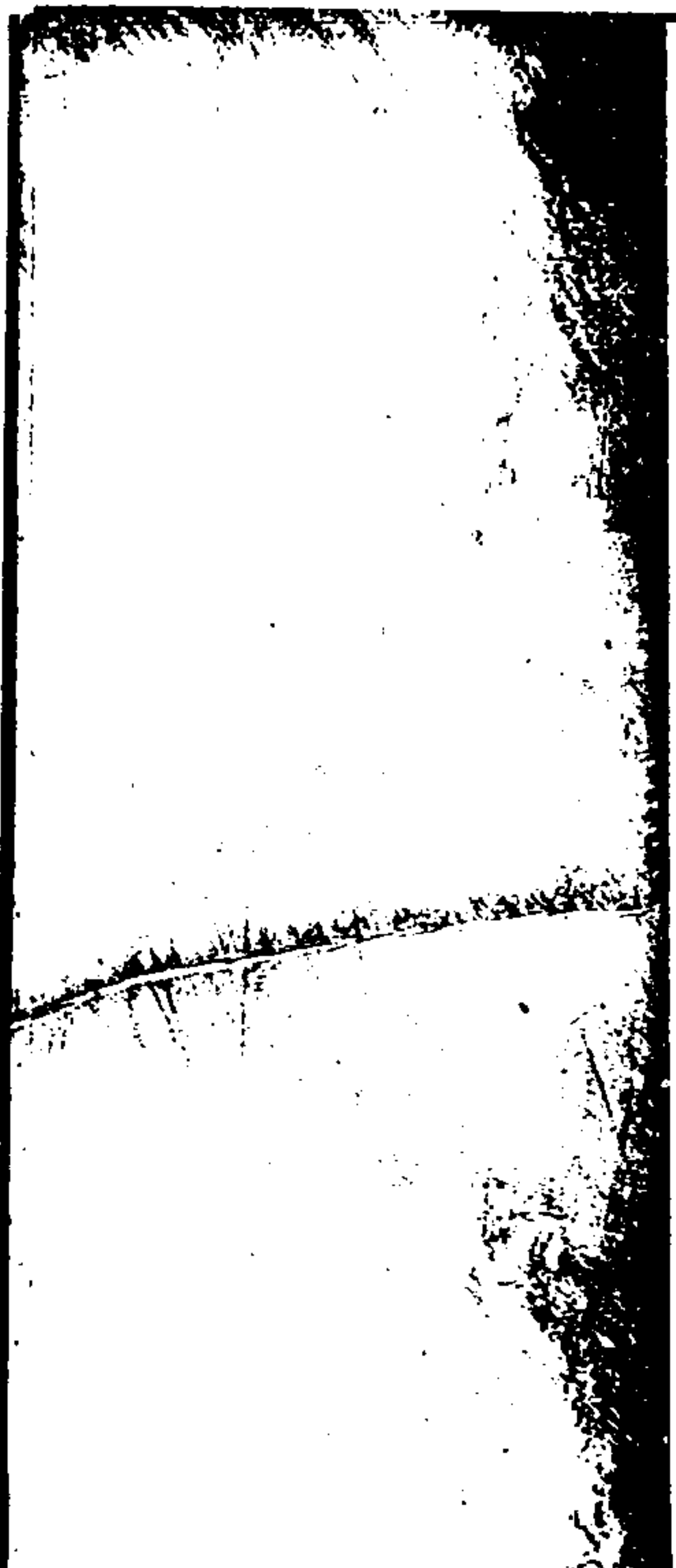


凡我書冊器具沙等不得擅
自取去費我為免此我家不
子沙軍宜之、家以者取用
者必請為後了或整時秀用
當少意其友要加戒、今暇時
得樓上為中、為我整理一書沙

卷三

十

筆向本拖開在、一簡道能承接
清抄齊正尤我所喜也



大火明且日先携書新筆
研被褥至莊將我廳中
桌上書本除時文及沒要
緊書且留其餘盡數帶
才到西廡本看少何竟
忘却摠兒不用心沒料

理今後凡我有字出須牢
記件之要者回書及

小子自付古之

於此兄案頭見汝字欲聚精會神謀治生
之計此無甚謬乃云文章一事當以度外
置之此錯却定盤針連所謂治生之計
通盤不是矣吾之為此賣書非求利也志欲
做法鄭氏則其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
不先足備正欲使後世子孫知禮義而不起
謀利之心庶幾宵讀書為善耳若必

置文章而謀治生則大本已失所謀者不
過市井商賈之智孟子所謂蹠之徒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蹠自居乎昔孟母之教
子再遷近市孟子戲為買衾母曰此非
所以居子也去之學側平成孟子吾之使
汝輩賣書固失孟母之道矣吾向不復汝
鈍而復汝俗此等見識乃一所謂俗也醫

俗之法止有讀書通文義耳今乃欲度外
置之其繇俗而趨於汙下不知所底矣喻
義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實人禽中外之關與
其富之而不通文義無寧明理能父而餓死
溝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與汝輩同之者
也豈願有一蹶子哉字又云若再悠悠過日真
無所立身其語似奮激有為者乃其所志則

卷三

十一

棄文義而趨利吾不知其所欲立者何等之
身也古人戒悠悠正為無志於學耳若志
在貨利則其患又甚於悠悠矣此種鄙
俗見識其根起于無知而傲之而不勝則
惰之而不能改則自棄之者必自暴然則
汝之所謂聚精會神以治生者乃吾之所
謂悠悠而真無所立身也已則自棄乃托以

質地庸下夫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如其不能
故曰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加百倍之
功則愚必明柔必強今汝實未嘗用力而曰
質地使然天不肖承認此罪也此係汝上達
下達分路關頭故痛切言之淵明詩云夙
興夜寐願爾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吾
亦無如之何也朱虎脾瀉已止今時帶紅

卷三

十四

積然神氣健旺無之慮者目下嗣欽降婁
四剛皆患言感甚劇數夜不寐憂勞不
可言賣下銀有便即寄歸前銀盡買
紙將來婚禮在途修房備物需用甚
急也餘言汝兄能悉之十月間汝兄不出則
十一月初汝亦須歸幫忙也待後信
再計汝兄病三陰症頗懈故出未

有宜期耳

月廿六日字与辟惡

卷三

十五

尚次字都到行李物件俱取明昨吾往
嚴差市宣成故不及寫字今歸知船
為未開又附民諸已坐出見字內讀書
執事原無兩義讀書以明理為要理
剛則文自通達於人情世故亦無所不
費故曰無兩義若讀書止求文法字句

卷五

十六

執事只求貨利私欲則自然兩相妨礙
矣其根原只在立志正大用心精細萬
實其工夫先在讀書義剛白次古人
文字能達吾言斯盡矣非執之念句
調弄筆頭而謂之讀書也甚望汝歸
而被吾脫人石月汝之瘡勢未愈如何

須酌一良策汝于十月初得歸為妙
翻刻之說酌事勢以未必確即有之
報長不及其之月哉剛文合選若是許
伯積選本甚好得之惜太便昂耳六
合之說果否果則大暢也以及賣下銀
仍始汝規矩為封原封勿併攏帖上

卷三

十七

細書以便查對行舟從字不及詳細
俟後信三弟媽恐在十月十九日須十日
到到為佳 十月初七日字与存惡

廿百朱之船出寄補大題三摺字一封空已收
得矣目下家中皆安好只愁旱涸車庫
為苦再數日無雨屋後塘亦絕流又不
免荒亂之憂耳冬菜子聞南京者
為佳寧國一帶俱年之在京買子可
糴升許來試看然此須白露後半月
下子乃佳不可遲也萬莖子亦需之并

卷三

六

尋來蕪訪其種植澆培之法汝先出
門大約在中秋後重陽左右若汝意
欲遲早其間亦無所不可汝自酌寄
信來說可也在外切不可廢讀書雖
忙亦偷空為之秋涼須備寒衣因汝
婦在母家不及問之若欲製新者汝自
酌用可也 七月十六日字与存惡

掃一研無有即有而刻
古送人是歎技也義
所不可況擅用他人物乎
凡與人^交皆當心存誠敬
苟不可不揆義理有

曲阿之意即應對進退
周旋間皆然不可要用人
便不管自己無所用便一
縻簡傲去因此一事發
此^時存記不專

指此也付出玉盃一板可用之
否則別覓他物亦存忘

作文不可畏難即未能佳且做去多
做自通越編越生疎矣凡人何可
量只是自畫便了却一生耳怕人笑
便終受人笑不怕人笑更何人笑得
我也勉之勿忘四月廿四日字与府惡

卷三

廿

必以何項悵無禮于二酉
使字訴我甚失處親戚
之誼凡事不可以利傷義
物云不足聽也之席片
要緊更得如林为妙

卷三

廿

出外舉止須莊重謹厚與人溫和語言
簡雅切勿輕躁與人取笑局中諸事留
心覺察習勞學節自奉須刻
苦勿作高興妄費之事及置買游
戲無用之物得少閒即讀書細心
看大全溫誦古今文字有所見即作文
以發之勿游閒近日前大火帶歸文
書
獻通考續集及關正集見書舖有
正集可買補之遇古書為家中所
無者勿惜購買此不與閒費為例
也見吾相知者皆致候云病甚不能作
書

我在市中兩月昨始歸家汝兩
次書信已收市中皆安汝向不更
事近能稍任外務不以為苦此
可喜也但凡事須詳慎勿以
風若輕躁妄為實失之累意
毋息而能則庶幾無大過
矣難令人諒解於此可不讀
書受成約此乃氣高志代汝
寬以待之其修德也先事而後
書也汝字侯後便下再也也
正月朔六日字與陳

沈書升來信物已收書不妄動亦只得
耐心信命不應便起妄想汝在寓無人
提撕便恐墮落早晚不可不讀書
便是提撕法也不可妄有作為及燕
辟佚游滛浪作鬧此家損根本不可
不做受成已出其尊人期其速歸故
勢未能出欲遣大火未代汝而日內郡

卷二

廿五

邑有試事汝兄為汝地不意弄假成真
勢又不可出汝須耐苦月許待此間商
量人出更代耳茲因魏親翁北上
便附此 五月廿二日字與降婁

張祥於吳以擔閣廿二始到正在懸挂也
生意冷淡或趕新客到尚有想頭不
則何以卒歲耶 朱氏昆季用情深
厚見時致我感念之意然我有要
言囑汝不可因其情至或以事干請
或私為委曲或為旁人所誘用損其
昆季感誼敗我家清若堅守之志節
汝年幼無遠識恐墮落此中切戒

卷三

廿六

廿三日衣刻字付降婁

青芝魏親翁進京一信想尚未到家中皆安但念汝
獨自久客正令汝先來代在外能細心任事服父兄
之勞而釋其憂即人生分內第一義也第不可
廢讀書廢讀書則流入市井汙下而不知矣勉之

六月初三日字與降婁

卷三

廿七

山中初聞橫街火災甚為尔憂今
知焚在屋八間何以堪此又聞以賣
基地与方家其價亦不為少第
此價到手先須打算後路吾意
非贖屋即贖田仍是拉還糧之
用乃可若未算後路而先賣銀
必然花費打散雖吾亦不能自
保而况于尔乎至或言放典取息
或云托人做生意此皆騙局立盡之
道不可行也此中事宜須待我
歸汝令且与家人算计何處產
好宜贖價須若干以便脫產置產
若畢竟無產可贖則此地終不
可賣又當別圖起造之法也

卷四

汝先婦先此如字十三日字占四房燈
有銀約秀才不肯迎父母想人
家養子何用不知此時父母存止
若何一向去在腦後忽然寫起
牒子又須用這老頭子我不忍
見此名牒可為我還之具云

待他父母歸後終與相見也
牒字

東嶽廟係吾家之菴自

祖父以來世之僧人居守近聞道
士希圖攘奪雖僧道皆屬異
端然

祖父遺規不敢輒有變更也吾
病不能出燈可主持嚴戒道士
毋得多事吾家斷不容也
牒字

聞日來外間狹邪之風甚熾富
室子弟盡為所煽壞舉國若
狂可恨可畏洵肺根未牢
宜更加警省以彼曹為懲戒勿
輕出門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慎後關

番

四

門簿一本諭帖一張付到此是
為吾姓讀書進德修身齊
家之助當分付家人共遵
守之勿視為泛常虛應
事也辨字
仁左姪覽

大州偶被親族匪人所誤今幸
悔悟家門之福但恐此輩孽
根不斷仍來煽惑特設立門
簿着爾等衆人輪流值日管
門如

番

五

四人乃騙誘罪魁今後不許
往來除拜節及喜慶行禮祭掃
不論外餘時不許容此四人進
門如值日不行阻住查出重責毋
板仍罰追飯米倘此輩恃強

直闖不聽尔等勸止許尔等盡
力推攔蓋此是誘壞尔主仇人
親族之義已絕尔等必為其主
正是忠處不作衝撞論即有
是非我自與理端尔等無畏

卷

六

也特論

貼四房後門內不許損壞

從弟至忠字仁左 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
先君子教撫之偶惑一妓遂至流蕩先君子嚴
加禁督始而懟憤終迺悔悟末年翻更勤儉家
賴以不破焉公忠記

葬日已擇在十月二十外兩三日內
其柩抵之日擇本月初七日起工
其次初十日亦可但此係大事又
事非一房須定期計議俾
當不致臨期有誤各房須料
理費用衆家事極難做必公

卷

七

誠和讓奮發義勇乃克有
濟惟賢者勉之耳并祖考與
諸姪孫

移居匆之五無以為意准愈少
許甚愧汝

祖若在定有一番怡昧惜不及見
言之愴然今推汝
祖意與汝銀一兩雖不多亦當

念尔

祖也時上婦省母兄勿致跡離
去字稍遠間隙易生慎之戒之讀
書作字務本向上近正人遠市
井游愛此吾之憐之期望者也
仲祖字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
得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忘日有
進詣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
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
其病生無意思故無曲摺生發今特寄與程墨
一冊金正希黃陶菴稿九一冊吾吹竿木集一本其
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為吾甥對證之藥當細覽
之家中尚有婦太僕之唐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

文字甥宜惕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技則徒
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為甥計急力關生徑使心
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瘻增劇
連年吮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
垢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為僧結茅埭溪
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
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搦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
之文緊不能批看故甥文字不及動筆也苗兄

劉元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
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
數言德史之晤間為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餽
口之心為醫更必不精其沈甚長俟歸時面言
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自愛以副
遠念五舅女與 朱大甥 六月廿二日

朱大

十

男子志在四方為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
之有然一身猶可以自解柰何以白髮之親
沈離塞上倘有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
之責歟甚至以故嬪為辭則三妃不從若梧
豈大舜及哀皇英之墓耶若以新恩得所
樂而忘歸寧陷其親于荒徼此尤與子
不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于兩間也
情切故詞直惟甥勉之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朱大

十一

晚如

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

示大火

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觔換直銀說與癡兒
休笑倒難尋幾世好書人

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豈是父書
渠不惜只緣參透達磨禪

祁氏恭臨濟宗



卷五

東坡洗心詩牧齋作轉語

和韻皆穢言也因作正解

和之示兒輩

養也須令極聰明奸黠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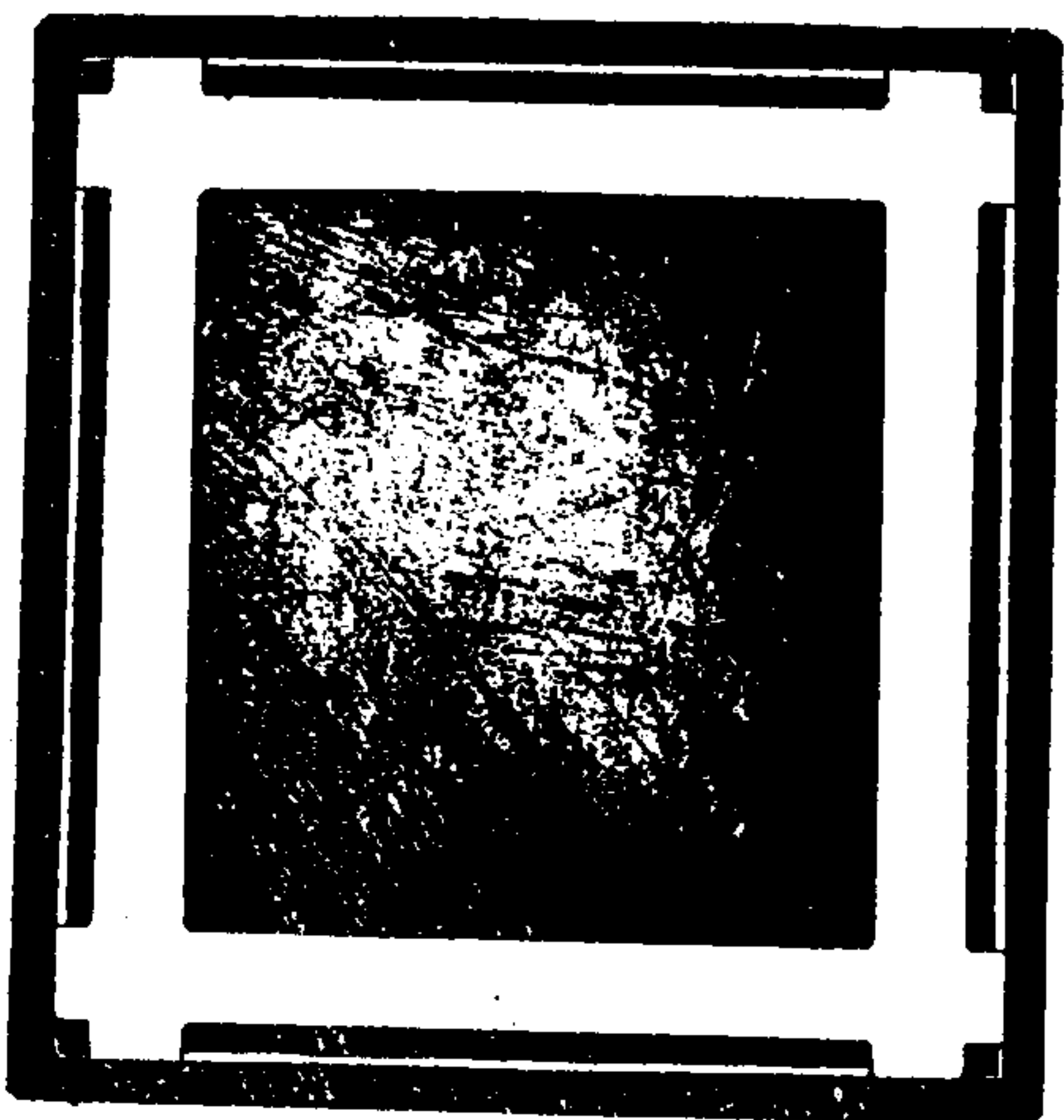
頑誤後生我道聰明還

卷五

未透沾之止為一公卿

井 田 研

卷五



做古溝
之意畫為
井字其式
先君子所
創也其石
龍尾

亦有村莊亦有經
籍出田南八田尺
禮耕家種學耕仁
獲合耦誰歟吾當
瓦石陳脩疆畝尔
勤斯台恥為与炎

哭阿慧文

痛哉阿慧今日汝死三朝矣阿爺阿娘
哥三皆痛汝不忍舍二伯一西伯母賜楮
幣一汝父執吳五疋一吾人吊汝今
吾台汝乳姆携菓餌蔬飯祭汝不能
飲令其握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慧汝生

卷五

面方廣額重下耳長垂珠陸準
脩眉長頂黛綠膚如凍肪腫如懸沫
母抱汝前十步外目光及我啼聲
震隣項頸肩脊屹如山立向手為對
握端持不自掉弄其骨度凝凝如電
無一死法生未半日即能笑如月以未洞

解人意呼之相親即捧面哺口吾有不
解母令為花鼻升即感山根作皺紋口
輔出頰以悅我其能何而孝女民心無
死法也阿慧之汝何以死汝初病瘧不
十日而腦不十日而痲瘋梅毒疔白舌苦
瘡毒即驚憂謂必有愛之而得氣

卷五

五

如生奉部位不犯要害進參芪桂
裏之藥傷難未然而肌肉神氣未
曾減換謂之不至死也汝苦藥每
服必強灌又持茶盞至即戟手拒
以牙嚙喉拒閉出鼻升後進少許宛轉
呼神其以難如以取母乳母姑息

胆姬兒汝少女便勸輟藥後之問斷
致危避之報信皆生也六月日多以須
往杭州念汝病不可離時高昇在海昌
市人未迎黃梅木由同往蘇州至因致
書回慧史病且危弟既替入者計駕
從此至吳便道也不斬一跋涉活此細命

卷五

六

悔未以待於此矣吾謂必之以鼓多友遂
放心至杭否則吾雖忍甚豈能推也
而去年杭州如日不見家報計已調
理平復矣因更清如寫目貨有錢具
字館人笑問吾君以五叱病新愈買以
也孰言廿七周而有阿墀之信乎五

阿阿瘳然後久次日竟不至但遣童
迎晦木耳童謾云廿三日且至遲則廿
六亦不謂也病劇於廿三日身執酒馔
家人安奠吳門之約又中者歸因
往五晝夜夜衣衾歸地始畫墀招
吾冒暑者歸已者及矣此是多方

卷五

術之疎而人之過也急外務而不防家人
以速聞使汝失治以死也吾殺汝不為誰
尤汝生於乙巳九月望夕終十月耳
吾名汝為慧汝母曰阿阿此不祥者吾
曰乃其所以為祥也今其果不祥耶
汝腫子能自會於兩皆在又我名曰烏

關此二小名吾每好汝自後而自應
者於於醉日命汝正名曰寧忠此
汝所末元也今以汝汝其能應否耶
痛哉阿阿慧遠衣委采啼音在耳
汝母乳母與乾一最到心鉢骨之
吾何堪行且權厝汝於識部囑汝

卷五

足小車異日名汝汝年汝附於吾
家之側占汝相依以誌吾痛也

阿慧第五今同第八弟附葬
識邨歲時六附食公志記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為書舡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為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即古人文字亦不得輕

卷五

九

肆動筆且自戒與書客買書當細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急忽焉也



先生倡學東南載束髮受書即知嚮往徒以一江之隔負笈稍遲壬申歲始得造南陽講習之堂而先生謝世已近十年矣徘徊廡序不能自已既因先生嗣子无鄙瞻拜遺像執瓣香之誼焉无鄙復盡出先生遺書手澤共相展閱中有家訓數帙其言尤深切著明載乃作而歎曰始吾知先生見道之高明也今復見先生躬行之篤實矣夫庭闈私語皆可告人立心之誠也造次指揮字必端楷持身之敬也巨細之務至理具存格物之精也一事而引伸之數善備矣至其間格言正論皆可以砥挽頽波綱維人紀抑是訓也豈惟先生之家若播諸天下繫世教實有賴因與无鄙共相簡綴成一編以垂惠來學此固載平生私淑之微志云爾
康熙癸未冬十月三原門人負廣載盥手謹識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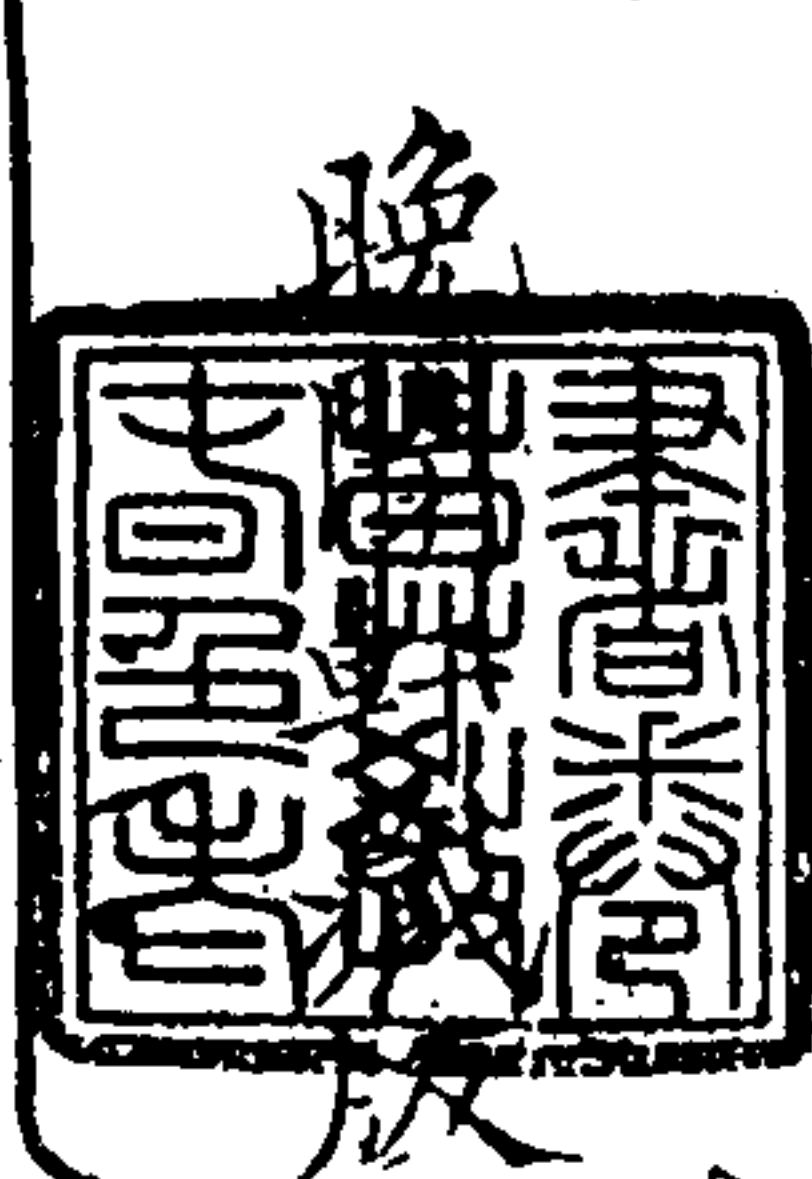
康熙丙申仲秋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

語正編

附慙書親炙錄



金陵顧麟趾梓

呂子評語正編略例

朱子而後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而氣魄力量又奮庭以發。抑朱子傳註遺書之蘊者。晚邨呂先生一人而已。今特尊之曰呂子。尊呂所以尊朱也。

宋末元明以來。儒者守朱子家法。闢邪崇正。代不乏人。大槩見粗力小。不足與斯道之傳。故亦無以撲異端之燄。杯水車薪。滅乃益熾。一經呂子辭闢。便如日月之出。燭火不復有其光。山岷海滋。聞呂子之說者。莫不感發興起。宇內得再覩一番經正。此是何等力量。

呂子之說。大約散見於時文評語。評文寔皆所以明道。則集呂子之說者。即謂之評語。可舊本以語錄講義為名。不知語錄乃門弟子記錄其師之詞。講義當自成一書。或自成一首。呂

呂子評語略例

正編

子自云生平未嘗開堂說法。則知本無講義流傳。而評語出。呂子手筆。初非門弟子記錄語也。此等名目。固已不得其寔。甚至有無限要義。拘於語錄講義之名。槩從節去。學者不能無憾。故不得不另為編集。

是非二字。不知世間必欲含糊過去。是何肺腸。是非不明於人心。此邪說之所以橫流。江河之所以不返也。呂子之說。只不肖含糊是非。不肖含糊是非。只為要正人心。人心正。則邪說者不得作。故嘗論評語之功在人心。直與孟子好辨等。不是尋常事業。附錄明云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言。間托於是。爾今必曰選家。且妄推曰選家高手。呂子所以屢歎不幸其形迹似之也。

呂子評刻時文。不過借為致其說於天下之具耳。認煞便不是。

究竟道理逼塞逼滿無往不是時文亦即其發見之一端批摘點勘只是此理言借尚看成兩概也

呂子評文正呂子知言處我輩閱呂子所評之文即我輩窮理處胸中眼中總可不存時文見識也知此意者可與讀呂子評語並可與讀呂子所評之時文

呂子是以評文發揮道理其就題論題就文論文針鋒各有對處如題係一節兩節一句半句上下截斷牽搭移步換形其文各有結撰而評亦因之以立論更有因文感發推論時或不盡為本文本旨所有然融而會之無不互相發明我輩讀書本只求此理之明時下講章越細密越支離儒先議論越開濶越通暢此意非俗學所知也

讀是編者須知每條前自有時文在而此為評語其議論推廓
呂子評語略例

處本不得槩以字箋句釋之義例求之要使呂子就書作傳註又另有說然道理總無二也

此編自成呂子明道救時之書與從來講章本頭絲毫不相比附時下動將呂子之說夾和蒙存等說數一例編纂混看此種冤苦直是無處申訴

時講惑亂益深俗學蔽銅益甚凡一切拘文牽義破碎支離之解從前無不誤中蠱惑直當徹底吐瀉一空方可與領是編之奧否則胸腹有宿痞喉間早已壅滯雖排列珍異強之使食豈能適口下咽乎

孟子謂仁人心也說得是程朱謂人之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呂子謂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又說得是告子謂生之謂性說得不是明道亦謂生之謂性却說得是荀卿

謂性惡說得不是明道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又說得是異者不異同者不同此間總須解人強聒不得

程朱直接孔孟呂子而外敢道無人真信得及無論假竊孔孟非毀程朱者直是異教兒孫吾道蠹賊即自負為尊信程朱者亦僅以為程朱者孔孟之功臣山程朱可漸至孔孟論未嘗不當理而語實出於隨聲微窺其胸中便有老大信不及畢竟勉強帶三分周旋世情在展轉遷流終歸異學俗學皆此一點勉強周旋處為之伏根試看呂子評語中孔孟程朱連稱並舉夾縫不必更著一字總由其本領印合洞然無疑寔見得前聖後聖道脉心原揆同致一其間縱不無些子屑級總非境地隔絕遼遠者所得妄加擬議評騭也時下貴遠賤近輕置低昂都是無知耳食人門外猜疑影響夢話名為呂子評語略例

尊信其實去背畔者無幾凡此等只在見地上爭高下所見不真不但不能尊信程朱即孔孟亦何嘗受汝曹尊信來

竊嘗謂四書之後當續以小學近思錄更集朱子語為一書與四書而七使萬世學者首先誦習痛下工夫打定盤針而後徐及諸經史庶不至蹉却路頭向來編朱子語者如蔡覺軒續近思錄葉雲叟語錄類要丘瓊山學的高景逸節要諸本皆有未安而呂子晚年欲成此書未及而歿徒為千古恨事今於呂子評語一編亦願與當世學者重加商訂一體先行誦習否則盤針不定雖窮經而博考註疏讀史而橫生論斷到底都成錯鑄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
呂子趁快說去亦間於章句集註小有出入然枝葉之失總無傷於其大本之同也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呂子所下之藥。多是薑桂大黃。時症不同。故也。然每以此揆眾喙。滋羣疑甚矣。此事之難言。

孔父談仁義。期其萬一回。聲者自不與。豈能廢神雷。東海老腐儒。歌哭出蒿萊。其樂有餘樂。其哀有餘哀。噫。呂子固不得已耳。

朱子文集語類中有問目極長。而答止一二語。一二字者。無不收錄。祇欲由此得理之是非耳。此編兼載時文及他評者。卽以時文他評當問目也。

文仍其姓名。評仍其字甫。或卽仍其書名。總不欲掩是非之由。以便查考。

間有數條合爲一條者。取其意義貫通。彼此相足。庶不失呂子之意。非敢妄爲比附也。

首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此朱子讀法次第也。今遵之。

呂子評語。研窮精微。辨析同異。其於書義文法。皆歸斯理不易之極則。雖若條分縷析。其實同出一源。不可分而爲二者也。但編次雜和。不便觀覽。今以發明書義者編正。其論文則別爲餘編。一並付梓。庶學者得觀評語之全。

惡書三十首。以理則透宗。以文則絕頂。正呂子所謂道所生之文也。今亦附載各章之末。若謂必守溪鶴灘而後爲經義正。則則余不敢知矣。

余之爲此編也。恐其評本久久磨滅。不得已而出此。固不能盡得呂子之意。且收拾雖云略備。而遺漏終復不免。呂子評本未至磨滅。正須尋求。此編不過爲窮鄉晚進無力全購者地。

呂子評語略例

四

正編

非謂有此可廢評本。亦非導人以簡便也。

此編自壬辰迄乙未。繙閱反復。中間以事作輟。凡四年而成。胡君虹山與余季弟須上。更互商訂。又幾一載。同已章分節次。黑白瞭然。若呂子生平評文公案。則卷首數篇。自道已盡。而此編之指要亦明。故不敢復以己意輕爲之序。懼褻也。

康熙丙申仲春晚聞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隱閣

車鼎豐

謹識

呂子評語略例

五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十三條

卷之一

大學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傳首章至傳七章

卷之三

大學傳八章至傳十章

卷之四

論語學而第一

卷之五

呂子評語目錄

論語為政第二

卷之六

論語八佾第三

卷之七

論語里仁第四

卷之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卷之九

論語雍也第六

卷之十

論語述而第七

卷之十一

十 正編

論語泰伯第八

卷之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卷之十三

論語鄉黨第十

卷之十四

論語先進第十一

卷之十五

論語顏淵第十二

卷之十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卷之十七

呂子評語目錄

論語憲問第十四

卷之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卷之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卷之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卷之二十一

論語微子第十八

卷之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卷之二十三

二 正編

論語堯曰第二十

卷之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上

卷之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卷之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上

卷之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卷之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卷之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

孟子離婁上

卷之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卷之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卷之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卷之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卷之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呂子評語目錄

三

正編

孟子告子下

卷之三十六

孟子盡心上

卷之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卷之三十八

中庸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卷之三十九

中庸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卷之四十

中庸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

卷之四十一

呂子評語目錄

四

正編

中庸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四十二

中庸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內附懋書三十首

外附親炙錄八十九條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蘓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騎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為程朱而所為儒者亦自以為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為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為靖難殺戮殆盡厘存

呂子評語卷首

正編

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據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為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羣情之所欲流起而決其離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為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為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佔戶畢取其簡便穢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

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為法以本註為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勿泥即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為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東臯續選附錄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幢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為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况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

呂子評語卷首

正編

也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寔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根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與張某南邨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知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為斷友人遂謬以為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所聞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

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指趣。為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會有揚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即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二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復翫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細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

答潘用微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

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源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

呂子評語卷首

正編

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不得其真。而近世闢揚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謂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著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姚江之罪。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密。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點術。窮陸派之狐禪。率臆妄議。自知粗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復高。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

其弊病者輕。而論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間。蓋猶有所未確矣。讀貴師質疑所論。剖決精詳。絕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菴陳清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傾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為心所存。慎獨有獨體。一貫為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為尤甚。然不幸其淵源誤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與吳谷大

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疑果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

呂子評語卷首

四

正編

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即所為漸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為道憂。而亟為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為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已耳。故得彼之所為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為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既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為王。則所是為朱。可知也。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為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為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寄街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為非者

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即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已。一開斯域，馮度其文，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為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海，遇颶濤，羣以盤鍼致戒於舵師，非其伎嫻於舵師也。眾賈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答吳兩若下同

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共論者。今茲惠示，有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呂子評語卷首

五 正編

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蠢頑僻固，是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為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書，即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質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為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闢于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為此，則亦可為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闢于聖絕學，原未嘗為講章制藝而設，即定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為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村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

初非為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為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為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行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于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為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

六 正編

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况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言，毋亦猶是而已。且闢王學為內篡，告子為內畔，佛老為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為內篡與。內畔與。外寇與。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謂斥守仁，是猶魏吳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服矣。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為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為一先生者不同耳。由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

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亦不必不叛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某實宿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跼伏荒勝日趨彘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病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謠

呂子評語卷首 正編 七

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憮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明辨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截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

呂子評語 正編卷首

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與施思山下同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人於事理文字都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握粟尚可言忠孝况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某衰病日深鑿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一事卽微問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謔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却路頭耳若謂第逐蠅蠅生計第雖不肖不至汗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

呂子評語卷首 正編 八

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適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篋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煨水磨之功卽曰子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牒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問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有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惚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

六三

字不足為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為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模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為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其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答葉靜遠

呂子評語卷首

九

正編

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毫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為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糊塗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為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為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與何或問於吳子曰。吾聞晚邨之為人。也。佞倭涼涼。多否少唯。遇車蓋則疾走。聞異音則掩耳而逃。與人言至科舉種子。未嘗不

痛疾而雪涕也。顧沾沾焉取時文批點之。而吾子又為之流布於天下。吾甚惑焉。吳子曰。予豈不知夫是書之過至於斯也。雖然嘗聞之晚邨矣。讀書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讀書也。秀才未必能讀書。然而望讀書。必於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識字也。是則方其指偏旁。描硃墨。便當以此事相責。又何問乎時文。而或曰。不然。逢年者以山林為桎梏。避世者以軒冕為塗炭。趨軌既岐。器業斯別。晚邨獨不聞乎。吳子曰。是未知時文。又烏乎知晚邨。昔者程子遇碑於途。有禪子同過焉。讀之曰。公看皆字也。某看皆理也。又語學者曰。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但於上而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今晚邨所見為文字。語大學中庸孟子之理。而公且以為文字。即晚邨所見為文字者。而公又且以為必得之道。其滋惑也不亦宜乎。如凡為隱居

呂子評語卷首

十

正編

必當仇時文也。將世舉孝弟力田。則去父兄廬墓。舉博學宏詞。則焚經史典籍。舉高蹈丘園。不求聞達。則蒼皇反復。為馬首之巢。由而可哉。晚邨則以為文字之壞。生於人心。而文字之善。又足以正人心。隱微深錮之疾。其將廻魯陽之斜曛。障支祁之潰浪。經天行地。一反其常。固非一手一足之烈。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而且擎拳撐脚。徇往獨來。行路之人。揆肩疊足。而不顧咄嗟晚邨。其舍此識字秀才讀書者。而安望耶。東萊有云。假試課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其有豐獲焉。或者不失晚邨意乎。猶以為房書也。選政也。是蕭公之崇佛。達磨以為毫無功德者也。代序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言。問托於是。爾先生之言也。蓋詳天下有志之士。由其言而得其所不言。則是書為已多。

屢讀偶評而不入視不過時文而已則其於先生之言固終無得矣雖賣告奚爲乎故偶評止於此補癸丑大題附錄

右纂錄文集十三條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終

士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一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大學

知此字多而
在子學內不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彎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

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經一章

黃淳耀文上古有治無亂由其上下交修也中古數百年而一治由其綱維在上也末世數千載而無一善治由其教化不立元元之民自爲賢不肖也嗚呼存則人亡則書聖經所爲作歟辭教化不立民自爲賢不肖三代後大病在此

首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

指為學之方。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曾子推論大人為學當如是。亦未嘗為學宮補典故也。時文每因序語將大學闢入地制立說。迂混不切。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不則為國學大學碑記失之矣。

王庭文今日者異端紛起。各學其學。而非吾所謂學。將學有不明。未俗為趨。各道其道。而非吾所謂道。將學之道有不正。急須標表其大云云。此與中庸首節同旨。

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

歸有光文自夫先王之教不明於天下。而學者失其守也。而不知

人之立於天地之間。當求所以盡夫人之道。欲求所以盡夫人之道。當求所以盡大學之道。讀大學者。遍地皆是。有一箇半箇。見此意否。

章世純文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故大也。如封己自私焉。小矣云云。只這箇見識。便卑陋不可言。明明德止至善。皆為民而設耶。如其文三綱領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秀才胸中。只見得做官做皇帝。便是盡頭天大事。可笑也。

陳子龍文王化必本於內治。故人主不可以無學也云云。人主

以下奈何。聖經如許精義。一概拋置。只講皇帝家裏事。即皇帝

家事中。亦只講妻妾子女事。豈復成大學制義耶。

不論甚道理。事物工夫。總要粘煞在帝王身上。以此為大。總要歸本到權變作用。以此為高。不知此正見其寒乞相也。

秀才不明理。見陰符素書。便信是王佐秘略。與村僧談天書寶劍相似。真可笑也。

黃厚耀文聖經發為己為人之學。云成已成物。則得為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歸有光文聖經揭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矣。蓋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者也。評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又歸有光明德非吾心之體乎。評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艾南英文語道而不要其至。則隨其境之所造。而遂自以為足。評

古今學術之弊。只此。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

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歸有光文止至善其成終之學乎。評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節。

凌渝安講聖經至此。董采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

知一邊。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為支離。遺外而求內。自立直截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為定靜。而愈

見猖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為入門下手之要。即中庸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為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吃緊為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貼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此題文苦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良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以要借幾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四

正編

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作此題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止字貼定至善。至善貼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懸空說止。未有不向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艾子。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此便是混話。依于子作一篇。雖極細心。也定是夢呓耳。所謂止者。即止於至善也。離至善單講止字。深不是。淺不是。不深不淺也不是。

止字貼定至善。說知字方不落空。

異端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五

正編

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于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障。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慮。障空虛近于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子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

明新各有至善。知得即指止至善。說明新知得。即止至善在其中。

歸有光文知者所以明心見道而達其機者也。見道上加明心下云達機便墮異趣。大學之道固在於止至善以要天下之終。尤必先於知止以開天下之始。知止至善則自始至終步步不同。豈待終而見其止乎。

文南英文知止而後有定。可以一蹴至者也。由靜而安。由安而慮。而後得其所止。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此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為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工夫如下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即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憑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繁目。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六 正編
分明所謂到慮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文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先失其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足自得。則是知止有定工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慮又分出一節工夫。反以為重矣。况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工夫起乎。直謂之支離。不懂經義。可也。知止統貫五者。五者各自相因。慮字次第較重。有字換能字。煞有意在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止都無工夫。忽然摸著鼻子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安。主所慮。慮主事。得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一有是義。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

源去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為遵章句。寔不知章句為何語也。

知止節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賾。粗心人。不肖講究。乃喜為空玄。僥倖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踞顛頂。誰復反而為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五而后。有層次義。有不著層次義。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為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有定也。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七 正編
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是識得箇路徑。

歸有光文念慮純一之後。澄然者自有以涵天下之寂。而淵默之地。湛乎至虛至靈之體。此妙明也。非靜也。

黃淳耀文大抵一定而不能復動者。異學也。而其弊寔生於求動之過早。異學無求動早之弊。到底動不得耳。暫定而不能長靜者。俗學也。而其弊又生於求靜之過深。俗學也不知靜。靜不生於境而生於我。故境有寂感。而御之者常一。靜不從知止之定講來。自然錯會。劉安有言。恬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若委衣。其用之若發機。可謂幾於道矣。曰。此老氏之道也。道其所道。非吾之道。此蜀山人董五經之類。終不為程子所深取歟。陶菴崇禪而輕道。不知禪却從道偷來。○靜安分貼心身。慮字界微有不同。皆章句的有。當時以叛註為高。必無有

依此說者獨陶菴毅然据之可謂狂流一柱矣及其疏析理要則仍受彼中法乳故知貌為傳註之無當於學也

東原云云。而後能語氣一路追趕每句重言上一字

不重下一字。重上一字言固也。然須總根知止來。安字必須

貼所處上看。今都空說向心去。顧麟士謂似首楞嚴未說可知。當時名士。各為追尊傳註。其定駁雜難與言正道也。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為知得緊要關頭。比上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

黃澤以為天下有制心之事。是道內以宗外。而一物得以相困矣。若此者皆不安使之耳。上項病却自不知止中來。不關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八 正編

不安事。不安只是處事不能精詳耳。又辨析之精。至於一無疑義而後得此安。則人之所為臨事而究圖者。業已精治之於先。事矣。翻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又研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籌畫甚能。而當局多謬迷舛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憧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慮與知一原分界。須看得澄瑩。

能慮是臨事時見到慮處。比定靜安較重。

歸有光定靜安慮。心學相因之妙。一至於此。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為學之物。無以心為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為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

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況此三句兼身心事物在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為。如此則四書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不止此節三句矣。

自知止至慮。只就知邊說。自誠正至治平。都是得止。

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與得兩邊境界却別。

得是得至善。人多混說。

物有本末節

此節總為上文示箇下手次第。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者而言。

羅萬藻文道之不傳於天下。雖聖人不能傳也。故古人之所不得。不詳者學耳。異端道有別傳。聖人之學。即傳道非道不能傳。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九 正編

而傳學也。但道與學字須分明耳。

孔自洙文道之所在皆物也。學之所在皆事也。道亦兼事物。學亦兼事物。不可分也。但物就理之自然說。事就人工當然說。在二字中分貼亦自有理。

至善不可名物。故但指明新而至善。即在本末中。本亦有終始。末亦有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後來要直截反成

鶻突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偽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故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捫掃一切。而後見本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

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則又妄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本末合來方成一物。此中便有自然之序。

事非物外之事。事物原不相離。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个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為者。即下八條目。

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致致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講章以為兼行說。夢寐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

故見知字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此只說知得大段。便有人門處。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工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點畫為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近道二字與章首相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歸有光。儒者功用之全。以一世民物為己任。而明明德於天下。固其責之不容以自諉者。今人必以明明德於天下歸之帝王矣。此是何等見識。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人言誠正致等不宜重做。恐侵傳地。余不謂然。經有經義。傳有傳義。必無聖經先為賢者留地步。而不說明之理。况傳文有詳有略。有獨有聯。有盡有未盡。不當以曾子之言反礙孔子也。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心中分別出來。為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為三也。欲修其身者。六句。子最憎作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授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蒙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常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邏者校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搏拚。斯間相似。有此大學否。

彭龍文。嘗論為善為惡者身之才。謂非才之罪也。又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只此句是異學源頭。又有善有惡者意之用。辨善辨惡者知之良。用字亦不妥。又古大人端躬建極。其欲修非不亟。而無為守正。早存於慎。修思永之先。豈無見於形神相宰。而為是主靜之切切乎。周子主靜指理言。若白沙則直是禪耳。語一而意不同。又古大人洗心藏密。其欲正非不虔。而閑邪存誠。早嚴於思慮未起之先。豈無見於存省相資。而為是居敬之皇皇乎。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又此大學漸臻之事也。聖學徹上徹下。無頓漸。若以頓請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善無惡之物而已矣。此句改得較近。然亦如此說不得。故聖賢只曰性善。性以下便不如此說。○開講四語。本於傳習錄。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之心體一句。其言曰。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惡者知之良。用字亦不妥。又古大人端躬建極。其欲修非不亟。而無為守正。早存於慎。修思永之先。豈無見於形神相宰。而為是主靜之切切乎。周子主靜指理言。若白沙則直是禪耳。語一而意不同。又古大人洗心藏密。其欲正非不虔。而閑邪存誠。早嚴於思慮未起之先。豈無見於存省相資。而為是居敬之皇皇乎。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又此大學漸臻之事也。聖學徹上徹下。無頓漸。若以頓請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善無惡之物而已矣。此句改得較近。然亦如此說不得。故聖賢只曰性善。性以下便不如此說。○開講四語。本於傳習錄。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之心體一句。其言曰。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

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一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接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証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証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三

正編

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此文結處。改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个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教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心兼動靜言

離意看卽意看而後正心之義乃圓。

羅萬藻又得道未易得心固已難矣。此是和尚話。卽雪嶠謂了悟易得道難。正所謂支離耳。聖學得則俱得。何分難易。正心已無事。說不得無事。意者所求乎心之物云云。支離打成兩極。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今云意求心之物。不使心聽於意。將使意效於心。不使意自爲意。而常令扶本物以同居。則截然兩物矣。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三

正編

云道哉。只此陋見。橫踞胸中。道理必不入矣。制其心意。不可不起。空其心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爲者。以有爲之業。皆發於其意耳。告子達摩來矣。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爲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不謂之悖哉。固知帝王之學。與山林寂寞者異矣。聖學並不異。○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入經世。以奉二氏而慕之。只得以粗者自居。而又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蓋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未有不由此者也。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直截了當耳。

意也者。心之所發也。

方其未發之時。所以爲善爲惡者。泯而未形。此固無所庸吾力。自有正心工夫。卽中庸之致中。

者在。迨夫既發之後，因事而見，而所以為善為惡者，則形而既著，雖欲謹之而無及矣。此亦誠意中事，非誠意後也。文惟夫事物方交之際，念慮初萌之時，此却是獨之義。於事則無形而於心則已發，斯謂之意。此固是意，然只得意之初發時，乃所謂獨也。於此而不知所以慎之，則天理之微無以迎導其善機，人欲之危無以抑遏其厲階。只揭得慎獨意，不是誠意。全義直到治平都是，且誠意是用力，不是導機誠意中亦無過抑義，只盡其惡惡之量耳。

陳際泰文：心之不可恃者，謂其心之半者已得，心之全者又未必得也。合心與意而後全其所為心。講誠正先後大意不確，誤以心猶得半，合意乃全，不知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妄則心亦妄，意慊則心亦慊，無各半而互全之理。看正心傳有所忿懣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又陳文：意之所起，知之所起也。意與知，異名而同所也。此臨時所發之知，傳意者也。意之所開，知之所開也。意與知，異名而異所也。此平日所濬之知，導意者也。究竟只此一知，時分先後耳。又陳文：物之應交與不應交，意能權之，而權者又未必是也。則所為裁物之知，不可不預也。能權之便是知，致知亦不過能權之耳。孩笑之章，其忠烈之行，或乘乎意之所如，而自聖賢論之，仍然意之所如也。則學問之未深也。故良知但指其自然固，有不可以之為學道究竟也。楊維：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裏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

朱子是講自欺謂為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當誠，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真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為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為知也。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使虛偽閒雜，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為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慎獨為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為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真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楊以任文：意之生也，雖小人不能無疑，決其所疑，而意中之小人絕矣。意之生也，雖君子不能遽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成矣。此又說在意後矣。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

狂醉亂時皆可驗。然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為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黃厚羅文意動而不能自知。雖欲誠之。其道無由。知不主意動時。人惟一心。而意與知胥托焉。分者所以示此心從入之處。合者所以求此心歸併之途。八條目總是示從入處。未說歸併。文意之舍外宗內也。久矣。蕩而不還。則以心之所無者為意。先說壞意字。私欲不名。意之引外傷內也。久矣。紛而善變。則意後更無一知以照之。評有慎獨工夫。但不是致知中事。古人謂防意者必先於知。評只說誠不說防。防字便錯。大有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去

正編

病害。文知則一焉而已。評知亦不一。知至乃一。文惟百千萬端之意。歸於一則誠不歸於一。則不誠。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三日前。改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文以知觀意。則甚順。以意觀知。則甚逆。評多出觀字。弊病不小。此佛氏之覺照也。文雖不遷不貳之人。不無念起而後覺者。評須知有博約工夫在。文在大徹大悟之後。庸有息念而不生者。評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聖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為知。則知反在意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寔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單粘意也。致知上無先字。故此句急接不下欲字耳。時文便要做出無欲字之義非也。

文誠意在致知矣。乃致知則何在。評可知在亦先也。知與物。致與格。是拆不開事。故不言先而言在。看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層次未嘗不明。

歸人知之知具於心。而天下之理。亦非有外焉者也。外之物格。而即內之知致矣。評只舍外。便蔽內。不是兩事。伯安不徹斯義。主張陸學。疑誤後生。惜不讀此數言耳。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評說合即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何煩合也。或問程子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去

正編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寔。

文窮理者。果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隨博之事。可以遊行而無礙。評甚如此。則格物當為八條目之末務。即近來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胡說。知之將借物以廣之。評說成兩開。何在之有。且如此。則格物又在致知之末矣。

評人於萬物雖處一。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評此知字與良知無涉。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為人心之同。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為仁之至。以不慮為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

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為致。三字牽合不離。牽合則其義不
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為宗旨。彼自
指其所為知。既非曾子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
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震川講格致處
畢竟為彼說所惑。亂故多不的切。如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
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
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
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
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喫陽
明痛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
識。那得不喫他痛棒。

以致知為下手。而復以良知為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為調和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六 正編

之說。此一種謬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功。知至乃復知之體。
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見。如乍見孺子
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不可即以此為全體也。如
以此為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異端之知。所以與川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為定顛倒。只是不
循理。反要去理障。

山宗之程子訓為窮盡物理。而朱子宗之此。又朱陸異同之本
也。程朱吾不敢議。已。道理是公物。程朱果有可議。何必不敢
也。竊觀蒙之家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非
也。上九之爻。詞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尤
非也。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

不謬也。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正為不會窮理
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為
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為王者如
陸王之反。以禪為宗。是也。有自以為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
陸王之自以為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為所誨皆猖狂傲悍。日
騫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
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
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象
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爻辭原戒治蒙者。但克治
其外誘。不可攻伐太過。反為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
如此說經。真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物格而后知至節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九 正編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
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
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為學者指陳
大段便之知此近道。

作此節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纔
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
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既字。可得
而字。語脈朗然也。

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
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節一
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只作急口聲文。其為謬不在文
法而在義理矣。

而后不是大事了畢。

此是所後之序。而根原却從所先生來。

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后

真精神也。

物與知無漸次而有漸次者也。無漸次故考功可以不

言先無漸次而有漸次。故責效不可不言后。第一箇而后

向來混過。此文疏解的當。與上在字互相發明。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為至。

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知至是一大節候。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

羅傳誤。知而不愚於物。雖知有所至。皆妄也。即安得有至。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

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因致知二傳。此理少發明耳。

此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

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為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未正

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

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

充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連家而不連

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二傳。皆

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孟

獻子二節自見。然齊家止連國而不連天下。又有道理。

國與天下。疆界有限。而本末終始亦自分。

七而后終始之義。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未

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為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為新民之本。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

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謂各

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未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

天下為己任。則同末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為本。

各人當下皆有己物。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

為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天子之本。對天下言。庶人之本。對家言。

庶人齊家亦是新民。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

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

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陸文彩。文身有貴賤之殊。而修無偏全之理。括盡文身非一人

之身。本非一人之本也。此是了義。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

無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豈是皆以猶萬物

一太極。物各一太極也。不是責重天子。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為新民之

本。世無有己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

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端為有天下者言也。時文

每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為本。失其真矣。

須見自以至於壹是皆以八箇字。字字著是有力。

天子庶人。其本各修。而自以至於四字。却是這中間人類。止說兩頭。或且責重天子。皆夢驗也。

原從自天子說起。却不是責重天子。內王畿外天下。中間許多色目。自以至於不是虛字。人止做得天子庶人兩頭盡處。不知中間正大有人在。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未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物者。即新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為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濶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濶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觀。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為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采地治邑者。不消說矣。時文竟責重有位之人。便不是壹是皆以四字道理。蓋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為齊家是末治大同處。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並提以出本字。最為無理。

就上文八條目中。抽出修身為本。故時文每將上下七條目比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股說。

李見羅提唱此節為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考其論。固仍不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知止。因提止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末節

於薄者厚。未為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者厚極耳。使於薄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况彼既於厚者反薄乎。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一終

大學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大甲曰節

顧之念嚴諸天則尊而可畏如此則天字是外假天之明命體府含靈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想莫為莫致之表初不殊禮樂征伐之世故奉若職而飲若事則有慶越若職而息若事則有讓云云命字講得恁粗却著了因果報應之魔不止劉向五行傳某事某應之附會也天命二字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

大學

一

正編

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極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極總怪這一個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同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道以為寓言故佛家于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極也此文見處如是故精粗皆不的

帝典曰節

至德高巍則有蕭然玄然而不與物接之患無此一

種至德乃黃老邪說耳。御萬機而無疑持一心而不惑云云。明字根明德二字。此身心之功。非於事物機務用人。見其無疑不惑之明也。所指明字皆極粗。稍高談。又入黃老矣。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為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帝之視後聖其艱難百倍於後聖。視凡人其惕厲又百倍於凡人。克字若克字時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艱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益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真是夢也。

皆自明也節

疏上三書因致勉人之意。作傳本旨如此。

此句重自字。不重皆字。

大學

二

正編

傳二章釋新民

云云。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極即是至善。用其極即止於至善。乃以剛果奮發力致成功為用極。何其謬哉。甚矣章句之不可不熟讀而精講也。

明新非二物也。我德既明。亦可謂之新焉。此則可云。民德既新。亦各自見其明焉。此却說不得。新原就君子身上看。

首節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凡作帝王學問語。不可落理學套。既為其近於儒生。且非帝王事功德業。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之象。於此見于子見識之粗。本領之陋。帝王儒生事權不同。學問豈有異耶。事功即在

德業內必欲分說却看得德業小事功大矣即所言事功亦止是後世英雄帝王氣象與成湯王道無著從事功說到德業微妙又轉入黃老家當與聖人事功德業無著不論本原但欲張皇局面不知適成粗陋也

聖人不為事物之學則性而已矣事物即性學新豈只在性乎

苟日新重講為得朱子意此是為學人頭處下兩句方能接續工夫全在苟字上

玩註於日新下作一斷用則當二字轉下須得此意

苟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日主繼續義又日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此君子不指各位

極即至善也用即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證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了說如謂漢唐之

盛即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自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于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

左敬祖文新無極惟所用耳註明曰其極如何又說到無去文新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用也哉云云

極字以皆欲止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惟將用字與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下來虛字皆不當於理如篇中有新用新其極乎新之用等句其為語病不小而最悖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四 正編

與無為而治題破云無為而有為者正同皆求深而得謬者也

陳際泰文勢不必有所憑也深雪已勤即廢國而勃然誕受謂不

是此種論頭君子二字兼古今而言不是勉後世衰主奮興之謂也又在吾人精神間耳用其極非用力之謂更不是用精神

歸有光文君子知一事有一事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之一物有一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之天下無一事而非其身之所當為無一物而非其心之所當受則亦無一極而非其事其物之所當

用六評無所不用四字獨見全理文知至至之至此極也知終終之終此極也極從知得用易語至精文傳者之意蓋不獨為新民言而亦深為新民釋也

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為無非分內大學總以

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个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是文獨發明無所之義。道理尤高。淵尤精密矣。

極卽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卽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爲不然。皆自明句。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爲主。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五

正編

作文隱寓重自新意。無所不可。若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卽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歸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爲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卽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面自不走作。

天字是極字出身處。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看其與陳呂辨論可見。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

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興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

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差。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六

正編

詩云穆穆文王節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此節。明指个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一牽輓過不得。

五句是个大式樣。全爲學者說法。

止至善如聖人。斯爲無愧。而以苟且之心應者。人倫蓋缺焉。方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體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

人極之在天下也日月而不知聖人生而斯道有所寄矣道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文王是止至善樣子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出大旨不是以五者概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泛論五倫道理

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孫若士謂若作至善看可勝鵲突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為陸子靜黑腰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

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為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為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為君道之善而必如文王之為君

乃止善之至也

袁國祥禪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首事人此勢之最難者也然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廢此即浙學後人謂堯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下結識之類也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

揚雄文高其節以悟之亦見主有可攜者也龍比亦是敬與文王境分亦不同豈可抹彼尊此有二傾心之日猶挽以歸服事者非不為萬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此義過火吾身之誅賞惟君命下民之后離自天降非一人之私不可同論也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為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為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八

正編

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慝叛之心此昌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文於極情處未免有過當之論又不可不知

與國人交獨分義例不可混人為入君界內

此有題內題外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題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題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一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吳次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即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况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

詩云瞻彼淇奧節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

全聲文至善之存乎我。一止焉足以定之。評逗漏止一句。即見其失釋詩一絡索。正為不是一止焉足以定之耳。要之後來講止字。無不作禪會。

顧麟士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

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此論極

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九

正編

字。詩文本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緝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得釋詩體。豈不反客作主哉。後來紛紛從釋詩尋閑套。作備於此等評論。誤人不小。能於不能忘句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須知為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

如切如磋者八句。或將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寔。無效字意。註云卒乃指其寔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或又將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慄兼心意。要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看註自明。學修二句。是求止

恂慄威儀二句。是得止。分界最清。

陳人心緣物而有弗學。不自知其不足也。人心因物而蔽

弗修。不自知其有餘也。此義甚精。學修亦人人所事。如切磋

琢磨之學。修固自不同矣。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

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單講本原。此陸王之求知。非聖學矣。

陳今人之為學。其始擇之太精。而其終安之太粗。陳王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十

正編

之學。皆然。要之。自以為擇精而不知其粗甚也。又學未有從縱逸而入者。以為古人之質異。可以高坐而致焉。此大惑也。彼其於攻苦之途。視今人較勤也。學未有茂尋常而達者。以為古人之意高。可以過而不問。此大惑也。彼其於耳目之物。視性命同功也。精進之言。令人意永。可見好讀書人。雖所得有淺深不同。已教陳王惑亂。他不盡惑亂之至者。畢竟是不好讀書之人多耳。

學訓講習討論。所以別於修也。能侗虛說。今學則省察克治。亦可

統名曰學。

恂慄也。威儀也。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况迷入詩人本旨乎。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作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俗多以上二句為功夫下二句為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即至善至字也

徐曰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配之矣今又以恂慄威儀分身心甚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著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工夫乎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害身心即表裏也瑟憫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即恂慄之意當雷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瑟者嚴密憫者武毅又接云瑟兮憫兮者恂慄如此則是有三般解矣瑟憫不必解語亦太略恂慄威儀必靠瑟憫赫喧四字講出方精確玩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瑟憫等語氣耳徐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人於切磋四句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取此說則大不然下文有必當雷避者有不當雷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雷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是圖圖一句拆開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非上四句為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况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輩做前三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雷避者也

東谷泰文使僅一有斐而足當君子也則古之得名者不太輕乎吾以為此有別解也道字直指其實不是別解大士自己意見看有斐淺耳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憫赫

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為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寔有如此今却自已淺看了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筒扶同矣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怠正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泳歎淫泆其味深長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怠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第新民至善之實在賢親樂利明明德至善之實在學修恂慄威儀此却是止字寔寔要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請有光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後世帝王總不能出此四句後世儒者又逢迎立說故必無至善之治

陳龍溪謂創業之君有神聖之德其治天下之具不恃乎區區之法也而立法定制必為之詳盡者以為我可以無法而後之人不可以無法而有德化便有法制先王時不可無法後人亦不盡恃法可治也作法於祖宗之時必皆周密精思以為數世之用後人樂為循襲則不必輕言變通矣如此說漢唐祖宗皆可與文武比肩矣開創在大亂之後故能縱橫任意以成一代之規後世多所牽制則但宜整復舊章矣此更亂道後王果有前王之造而祖制不善豈顧牽制哉積弊之良多在世族夾輔之助尚有同姓所謂多才之國磐石之宗也

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覆育非根結繫屬之義。祖宗不可恃後之有人而不詳其法云云。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章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能立法則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沒世不志哉宋子所謂唐虞三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篤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詠歎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三

正編

從後世思超越於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於前王而已恰好形容出前王止於至善始得贊頌詠歎之神。

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為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評家謂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賢親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即淇奧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慄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賢親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

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樣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借來却空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磋諸義故釋以証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賢親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為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歸有光文。人君之治天下太上以德其次以法。法以法便是末世事。豈止其次。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四

正編

辭生於無情亦惟無情者乃能為辭。正說得健訟人揶揄鼓吻盛氣以入不知何故忽然銷阻方纔有下句疏解出來。

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無情不得盡詞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既明句蓋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偽耳非謂變易民志也。

上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此句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問合著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此箇道理離公看即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大畏民志句是推足上文就聽訟說此謂知本句是引釋傳意不

止就聽訟說到此謂二字兩意齊下不脫不粘有賓有主若直
作分註便屬添補又看成兩件失此謂指點之妙矣

大畏民志二句謂下句不當粘煞上句則得若上句道理原看不
得粗淺事理有分別其本無分別

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
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
盡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此神氣也

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
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活

聽訟是新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
本即此可悟

無訟尚不即是本就此指出本耳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五

正編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
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
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
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凡本必一而未必分本必同而未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
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事末不
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而或以無訟正
是明新要理不可作一端看毋乃說夢

其末散為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
之末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無不合者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即此
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
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
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
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
宜一一辨析今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
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
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金聲文大人無羽不以家國天下為念而其精神寔不在人當令
人精神常注我耳不費此作用此即是為人矣以一念通

天下之故者君子擴明體提陽明宗旨以一身定天下之
志者君子得止法參見羅話頭觀此而可以知本矣而知
可以至矣陽明以知本為良知見羅以知本為知止文之根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六

正編

源由此故說得極神妙處不離機權作用

附大畏民志二句文

得畏志之所自即訟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
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訟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嘗讀司
刺之職則曰斷中小司寇之職則曰登中是以知士師救法之
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遁者心難遁者法乃使天下不見
有難遁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遁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
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今由夫子
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震之於鈞金束
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為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戶口
版籍成隸於秋官以是知簡室之中皆閭黨已久納於大吏之
庭矣亦非特威之於狗象讀法之下也觀正月之象而思威其

為威也。幾何也。虞典之奸宄蠻夷。悉統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繼為兵戎。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畏之寔難。至於大畏民志。斯無訟之至乎。然而大畏者。民之為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為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驚。而一行之失。恐修士之知而戒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修士也。吾所畏之。故不存焉耳。遠君公之典章而不懼。而一禮之愆。聞賢宰之名而變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忽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於是憬然於經之所為本末也。命臣以簡孚。而必稱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德明。惟明之帝。而後能用降典之伯夷。誠誠於聞人。而必頌皇陶之淑問。謂獄之成於學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敬明其德之侯。而後能教淑問之皇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寔也。猶新民之說也。所以大畏民志。使無訟之寔也。即明德之說也。無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此自為本末者也。兼而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為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為明德者不一。此異末而共本者也。而而言之者也。兼言之而本在。而本在此。謂知本矣。蓋天下有求本之理。不更有求末之理。猶之夫子之言。得無訟之道。不必更得聽訟之道。故知本不復言末也。知本則本之自全者。其始無旁落之虞。其終必無偏舉之弊矣。不更言終始矣。知本則本之漸致者。其先無凌節之施。其後必無逆至之應矣。不更言先後矣。然此言可以知本。而不足以盡本。又何也。重華之德。豈殊文祖而放殛之典。繼乎平章文武之德。豈遜成康而刑措之風。遲乎孫子。然則無訟固不足以盡明德。并不足以盡新民也哉。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知本與致知。知字不相干。內考與外稽無異致。蓋古人以知為徹始徹終之學。而即以物為窮本肇末之端。朱子即物窮理四字之所以不可易也。略想徑微。可自得其為事。而事之在知。未嘗明據其然也。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天下未有其物。吾心已有其知。語有病。有則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此生人同具之知。無待於致者也。亦無無待致之知。亦從良知誤來。格致之說。其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悖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詎以為醍醐。而識者但覺其腥穢耳。於程子十六條有一二條不融貫。則此理不能明白無疑。但依稀近似得一二條。而又雜入後來離叛之說。以混之。連此一二條亦非真知也。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為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為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為狂乎。六合以外。存而不論。乃日用事物。而猶有不切者乎。須知有不足格。不必格者。於此見王伯安格竹子之謬矣。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天下有幽深之物。庸人不知。聖人亦不知。也只好說散碎東西。若幽深之物。聖人豈有不知。

離物以求者。人於冥寂泥物以求者。流於馳騫。異學俗學皆非格致。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視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物外為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為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為非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為外。認物為外。墮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卽以此歸之矣。

傳六章釋誠意

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吟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誠意直貫到底。故以下各傳皆說好惡。

首節

意之為非為是。晰之必明者。功已深於未有意之先。而意之為寔為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於方有意之際。故離知而專言意也。疏發所以專釋誠意之故。從來無此明。意之發而無不誠。其養存乎本體。乾惕之念。固操於已所不視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著於初幾。省察之功。尤厲乎人所不識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專釋誠意。人但知

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悞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不是說待致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為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為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時此地。為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清。遂使全有蒙障。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毋字便實用其力。毋自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揜覆也。實好實惡。誠意已了。自欺只是不能是好寔惡耳。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詩之善者。渾是一團天理。聖人存之足以爲勸。詩之惡者。狗欲忘反。聖人亦存之足以爲懲。惟善而不足以爲勸。惡而不足以爲懲者。聖人斯刪之矣。通於此說者。可與論如惡惡臭二句。總是

要發得盡也。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歸有光文欺曰自欺。欺之獨也。慊曰自慊。慊之獨也。下之字便差。是其隱微之地。而明明者。纖悉之必照。獨知知字。混入

覺照禪去。文吾亦惟重戒於斯。以辨善惡之真機。此處不辨善惡。但察實與不實耳。文由是知人心之初。止有此天。而一念

之天。無物可對。是之謂獨也。評獨字。謬解。近日講學。所謂獨體者也。其謬始於白沙甘泉。

慎獨不是又一節工夫。慎獨便是欺與慊分界處。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

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有意

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有意

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夢吟。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也。

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

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寔與不寔。在閒

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

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慎獨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寔。則自慊。不寔則自欺。寔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寔不

寔。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

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

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寔矣。時文於辨善惡與辨寔不寔。界頭不甚清。故於人所不知。已獨知兩知字。時混入致

知去。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

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未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為在。即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為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寔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做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為。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便是惡之萌。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意。誠則寔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即誠意。亦不是。存養省察。絜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密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為二。異學又欲混而為一。以彼為直捷。以此為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慎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為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為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

求其合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為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閒居為不善節。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閒居便是獨。揜者時亦是獨。病痛全在閒居二句。厭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

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工夫。前有格物知纔盡。後有誠意知纔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見君子。只卒然頃刻耳。而閒居以來。全身都到。

小人深。有慕乎君子之容也。君子之容。小人所最憎。誰肯慕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為偽。偽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貌為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小人之見君子。反從君子冷眼中。看出君子之視小人。反從小人心虛中。看出。此纔是還他人之視。已若作君子之視。小人則失語意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

世間偽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曹轉相覆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金聲文夫外豈人之所能形哉人不能使之不形耳看如見肺肝如何就中起念而默默與萬物相往來者是已不自隔絕其真機矣此可謂之誠耶氣即理耶生即性耶無善無惡耶使同志相聚不遇君子孰使掩護不違者是亦誠中之形自使人耳目心志而不可撲滅者也誠中當君子二字矣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為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慎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蓋

正編

雖指視自嚴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認誠字以為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寔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篇講誠中形外處畢竟要轉入這一邊討支離也只坐誠字鴟笑耳中外之應若影響然宇宙必無一可欺之人涉世亦必無可善吾欺之術有慎獨而已毋僥倖於昧者之不我見而致悔於彌縫之工哉結語透快極中後世偽妄欺盜之病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

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揜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鬼窟此不僅時文之病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入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曾子曰節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美

正編

上文兩稱慎獨此節正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眾之稱對人之稱即上文已字自字閒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眾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自掩不得眾人所指視即在乎此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書理從此惑亂不明矣能於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令人不得不慎方見曾子平日提撕省察之密與其特指此象做策君子小人為誠意下手工夫無不警切並可見大學於此節特加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

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換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拚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乎。句界限須清。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吾之有為。有不為。吾自動焉。吾自動便錯。非有憚於天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獲已。而為有不獲已。而不為。非憚天下也。只憚處便是指視。去非所惡。就非所好。則寔有所畏焉耳。大道何寬其若斯之嚴乎。便為所好惡。多少病痛。不得不畏耳。小人不知天命不畏矣。嚴處正是道原。吾所好則遂好之。所惡則遂惡之。何求不獲。而踟躕於高天厚地之中。正為不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三

正編

能如是耳。除非生安聖人。然聖人煞敬畏。至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若迫于人而無可奈何者。豈不謬哉。視指之嚴。與迫於人迥然。為己為人之別。豈可同語。蓋世之小人有二。以為天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視。而可以為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為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視我。而不可不強為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此即和尚之喫素念佛。講經受戒律也。也只是欺人。自欺者自己見得如此。却不如此實做耳。自欺之病。從無拈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甚奇。被淺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十目所視三句。是我足閒居為不善。節詠歎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十目節竟作小人。初看似偏。然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先輩亦主此說。上文此謂

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我足閒居節。又何須從新詠歎小人乎。以嚴為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

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為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有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十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為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為性。以無善無惡為極。故不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三

正編

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個嚴字。正希禪門人宜其云爾。評者又從為之辭。則惑之甚矣。吾為正希禪語曰。自欺二字。本無奇。被禪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也。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

富潤屋節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闢。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豈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個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時候在。人只以一誠意。混括德字。籠統沒理會。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撥。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矣。

字點撥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論語合身心而皆統於意謂意如何統心謂心廣即經之所
謂心正也體胖即經之所謂身修也皆本於誠意如此云云
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个意誠景象耳若
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
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為廣胖
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
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
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歸有光文懼之以天下之可畏而人惟恐其或陷焉歆之以天下
之可慕而人惟恐其不得至焉傳者示人以自修之意切矣
聖人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
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心不在焉節
心字須頓斷看便見得宰制羣動其關係至重

錯會
人心明湛之體本寂然一無所在也故無乎不在莫

真淳文當心之與波俱蕩也或從聲往焉或從色往焉或從味
往焉不可得而竟也此意似佳而隔上節說不正之故此節
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今要
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

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
重心正今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
了視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道心者合在不在以為妙者也云云楞嚴圓覺之臭涎
耳勦禿丁講疏之粗談直敢無忌憚人經義亦秀才大亂之道
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終
大學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

大學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羅萬藻文天下人之家不如天子之家審矣。大學不曾分兩樣說。凡欲自文淵大強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便不淵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首節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好惡從誠意章來。直到絜矩處盡。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故諺有之曰節

笑諺者。未有不為諺所笑。惟其皆然。故曰莫也。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况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羅萬藻文方其苗也。曰吾意中之苗不爾也。幸而碩也。曰吾意中之碩不爾也。意中之苗與碩。似有模樣。而寔無模樣。似有準則。而寔無準則。使其果有模樣準則。則亦有知之者矣。何也。無厭故也。

是苗之碩。未到穀盛穫多也。

此謂身不脩節

黃全饒氏盧氏說皆不可從。蓋因誤看集註。遂以首節為身不脩。次節為家不齊。寔則兩節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不齊意在言外。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此正看註精細處。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首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甲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通。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羅萬藻文窮其大國雖遠而非極。鏡其原。家即近而猶未。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而事在。

孝者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曲推變換自然明確。

此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用。

說理不說人，說教不說效，纔粘著人身說便碍。

只講立教之理，不將上下分配何人身上。孝字雖本身教說下，却只說得其故相通，不說其效相致。

吳爾雅人與人相聚而教生，**國**人只是此人，故教只是此教，不必重君子，不必合國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者也等字，更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會明白得一篇西銘，縱見得箇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却仍是事效也。

說理不說效，今人亦曉，而動筆又輒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善會註語，不著眼在君子，而在所以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并不指人之修為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的道理。若事君事長使眾，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眾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入魔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即為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四

正編

君事長使眾之道，即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眾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錢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眾，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

看先輩作此題，原只在道理上說，不曾著重人身，即說到人身也，只是公共道理，所以然，不曾著重在國人與在君子也。見理的當如此，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且從講章出身者

老死無道理。

在家為孝之道，即在國為事君之道。止在眾人公家道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著君子身上看，且不可。况著在承教之人乎。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慮於事君而教孝，亦不是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自有事，但其理通耳。

上節只說道理，不得侵事效。此節只說端倪自然，不得侵推行。

首節抵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此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五

正編

謂即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太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現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為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人言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

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又何以証定國耶。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為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六

正編

求字從令字生來，便須有法制號令在。此恕字只在政治上說。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此又引詩咏歎，自有深情，須於言表領會。

此處三引詩，與他處詠歎又不同。他處即在本文，此却說完又起，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脈也。緊提上文兩節而後，視出題中三箇而

后纔見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為下章絮矩之原。不是重行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

此三節而后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即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后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三引詩。詠歎指示簡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七

正編

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抉剔分明。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閒裏吟詩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于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翁。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

其家人如詩所云也。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焉國人各齊其家。而教成矣。從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教字法字終欠實落。得此一提。闡功效氣象次第了然。教家補出修身一層。尤得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八

正編

只家家父子兄弟如法。便是國治。教莫先于夫婦。說者謂易首乾坤。詩首二南。天地之大義也。故首舉桃夭以補孝弟慈之說。所不及。此意甚精。齊家工夫最要最難在此。

上一句宜其家人。從宜前說來。宜字須下得著力。下一句宜其家人。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現成。

桃夭。蕭蕭但說家。鳩鳴但說國。各止半邊。話這半邊。關合緣由。事理隱躍言表。俱在複一句中。點撥有神。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中之妙。桃夭。蕭蕭止言家。而補出國。鳩鳴詩。其儀何指身。正是句指國。中間却補出家來。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間責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

結此三引詩詠歎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在於身也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按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來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而與身對說耳為要發明此意因叫破治國不在脩其身不覺反悖於理此文人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不知看平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責重脩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根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與平有理一處有分殊處人但曉得理一不曉得分殊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于國而盡處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九

正編

却自須有道

首節

題句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

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

注重末句上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

上老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呆說似平天下重新從此做起者便肩隔不切

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著眼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裏又不得粘煞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絜矩句乃得其理

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清得興起與遂願層次不及清國與天下層次

此三句是說感應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十

正編

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故此三句只合虛遞

只為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

耳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意義極寔地位還虛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

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第國與

天下分界處不關發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

上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

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與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

切天下又加潤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

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

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

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平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云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仍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重却在絜字也。

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興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絜矩耳。非謂即興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七

正編

錢世學文自記絜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寔非空空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絜矩也。謂時作即以中三句爲絜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絜矩。視此皆謬也。第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絜而爲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若復回繳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常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國家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

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只重處之邊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察其心而失所以處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觀此則知絜矩之道是在與孝弟不倍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為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為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為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縮到家國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為是也。
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握著緊關處推行何如耳。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為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國與天下，一派顛倒，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剩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惟心之病。
吾於勾股側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為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

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

易也。絜者絜開去也。若正希之見，則絜歸一矣。吾見血氣心知之性存乎人，不必拂天下以從一君云云。絜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來，不從氣質之性商量。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為道，即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為平天下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為，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其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絜字亦倒說向內，倒說向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些子，此非小小語病也。
遺却之道二字，說絜矩落空去，仍只得上三句意矣。人謂絜矩解在下節，不重做為得，不知下文只空解絜矩二字之義耳。此重發平天下之道，何害。
書義來脉，有真有偽。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怨，是絜矩之原，而絜矩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真脉也。
藏怨誠求，矩字絜字之來龍。
絜矩即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脉也。致知誠意，乃能絜矩之根柢，又是前一節說話。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所惡於上節

說惡便兼好在內然於惡處較分明故止言惡耳。

上下前後等位正是絜字所惡毋以乃所謂矩也。

左右是並行人與上下前後自稍異交字是平等施與事使先從

亦微分彼易於移動混亂者只是解書不仔細耳。

詩云樂只君子節

首節上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五

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

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

好惡真源到此纔見自謙盡頭處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

民之好惡亦從天理上絜之况敢徇己私乎。

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

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

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

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

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已心民

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為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

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

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有即民心亦不望及矣豈不可哀也

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意尋源方是能絜矩真寔王道本領。

評家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為名識註中能絜矩云

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羅鶴齋文君子有能兼之分則當有能兼之情此之謂父母之地

地字好為人上便有父母之責正在道理上看

好之民惡惡之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曲體民情絜矩以誠

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百姓便稱我作父

母也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

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

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

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非必坐煞君

子自命也

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

鮮

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

善言人者必不肖老寔訟言如君子偕老之詩首章云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二章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三章云展如之人

兮邦之媛也若美之若惜之正深於言人也故古人謂詩最善

罵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

財用二字從得眾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即眾國財用

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

一此字是稟稟岌岌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有德是四句。腦髓與慎德境界自別。

諸有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

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若四句俱直根德字。不漏却題中有人。但有土有財六箇重疊字否。

人但為張大慶頌之詞。止寫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須知四

此有是難詞。非幸詞也。縮重上一截。直歸到首句。逼出下文。見

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方是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為

說者。適吐露其佞倖胸中耳。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欣艷。不知著一點欣艷不得。若謂因此

不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處。四句只一句。故下直接財字。

有德此有人。四句只合挨講。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

德者本也。節

一有即攝眾有所以為本。

艾千子謂德為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為財本也。財為治平之末務。

非財為德末也。余以為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

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

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

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

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未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

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財為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

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着意。則似專為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

身犯曰節

仁親以為實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疑。是順口便道。無

迎拒嚮背。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詭譎。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

本也。

秦誓曰節

人有相一國之才。有相天下之才。是二者不同量矣。獨

至舍才而論識。舍識而論度。則優于一國者。即可挈天下以付

之。要之相度。正是其才識大處。非無才識也。秦誓所以入經

以此。

無他技。不是寔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呂子評語卷三

其心休休焉。此句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著事為。不落作用。

不指風采。不論功力。若只在外面發揚。便成郭廓。

陳蔡之語。吾欲以休休之度服天下。因以休休之度為人主所用。

以託天下云云。著此念。便斬却休休之根矣。且題本從其心

看休休。文偏以休休轉出其心。是心與休休為兩件也。

其心休休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語。最難描畫。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謂有淡然而無欲粹然

至善意。此說好。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本領有大用。若字意乃盡。

若已有中正有曲成手段。

艾南英云。相天下者。未暇收道德之人。以養坐鎮之功。而先收材

技之人。以隆器使之用。無此理。但道德之人難得耳。豈反後

於材技况道德亦不止是坐鎮之功坐鎮雅俗乃無道德者其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

如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是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下半段又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有技彥聖等差不紊正是無所不容彥聖地位甚高能好而容之則又高矣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遺

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中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不是以一切渾蒙為容也能容總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即在能容內

唯仁人放流之節

此方見好惡極盡處正是仁人之能講調停渾融總是不仁耳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為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

邊看釋絮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絮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絮矩中一事其

義本一恕以求仁故唯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鄉原為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

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看釋絮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絮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雖恕之道亦如是

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絮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于所好處看不若於所

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唐應麟曰唯仁人也物格知至有以洞察乎善惡之機意誠心正有以深得乎好惡之道

尋能字源流人皆可為仁人是大學微旨唯字不是截斷語

好人之所惡節

通章只講絮矩為好惡容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

訓用人也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

錯略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至君子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即指

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絮矩之道也細玩章句則其辨自見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

絮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

道便是大學之道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此君子贊歎不得。

此君子以位言。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泰句說不去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著落。

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聞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為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厥潘文自記

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一言得失緊承慎德數節。三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易。止因上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寔各有專指。不可混列。以上只是說絜矩。故于上節特註云。

自秦晉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徐為儀謂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中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之眼孔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絜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重理財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宿。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體認註意精細。輕于主張。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立論名人之謬妄。每甚於庸俗也。

徐闢公此節之前。則為用人。此節之後。則為理財。然則此節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節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節所言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者。若不實結用人。則此大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二之字亦無所指。依闢公評則康誥之前已說理財。是康誥節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命。有財無財之命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得財也。失之者失財也。不然則二之字亦無所指。以子才刺子盾。得不闕堂噴案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總為邪說浸淫。以叛棄朱註為高勢。必然爾。蓋亂道。

橫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大道鑿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不止為平天下用。忠信人即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寔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慎慎獨也。忠信是絜矩前一節工夫。生財有大道節。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財者國之所不能無。而亦非君子之所謹。不用如此說。說說不謹。便看得私心小樣。說不必謹。便是諱言人轉計。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財足原只在民間。經理却須王者耳。中四句本平列。無層次意。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漚。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猶存之國也。一有意外之虞。智者難為圖矣。屢世蓄積。必有事矣。總之不必說到此。只川之疾。自然不足。恒足恒不足。只就日常說耳。天下賞賜錫子。特為鄭重。或有刃而弗忍之嫌。然而亦無傷也。此畢竟有害。非舒之謂。舒字總說自然道理。應如此說。向作用去。意非不高。然非大學中正常久之道。人人可行者也。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舒不止戒淫侈。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編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仁者以財發身節。

此仁字為下節引線。仁者二字漫置不得。張受先謂不重在以財發身。只要見得如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為平天下一大事。却是胡說。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夫財者大利大害之所在也。雖至聖仁人。非此無以結天下之心。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謂仁者即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食。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

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如臥子言其心術不仁甚矣。此處毫釐之差。不翅千里。

未有上好仁節

此節雖多疊句。而語意一氣急遞。總以首尾仁財為主。未有好義二句。只是過接橋後耳。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為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人惟看得中一疊。沒緊要。而首尾仁財其理又盡於上文。不過從三箇未有討口氣。總屬敷衍無味。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孟

正編

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缺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于義。義字只貼下有。有意思在。

無相感。不輕則激。不交則忘。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為。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臥子亦以為人之所設。耳。人亦齊等耳。彼既有高尊之樂。我復居臣虜之養。而又索能奉之乎。何處來此誕漫悖理之言。人胸中有此議論。直是生心害政。

孟獻子曰節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為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為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自陶石簣墨略過上二段。偏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說。其寔非也。

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只照煞馬字講。此與拾遺契而數齒。計富者。何以異乎。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姜織。蒲夫子。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孟

正編

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且此節重義利。亦無兼理財用人之說。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善之。只是信任之至。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為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髻鬣就傅。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為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即屬萬曆以來講章杜撰章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線。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學字可貫下。悅字却貫不得。以悅字作線索。也只得憑君說。畢竟牽強講到不慍。仍是時習也。只得憑君說。畢竟支離。

明分三不亦。如何硬要併攏。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正編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微上下境界。時文於首節止作誦讀話頭。次節止作交遊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贊者。更謬。此不是聖人自敘。

首節

吳爾業文。古人已往而已。復不學可乎。則理在天地間。有時而不流行矣。天地如何有不流行之理。只我便是天地不行之物。

設使前無古人而已。竟不學可乎。則理在吾心。有時而不流行矣。此意更激昂。流行便悅。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蒞誦典籍等了却。此

正是朱子所闢。為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誤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

講義耶。乃憮然置去。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于良知之習。以集註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為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為學。而為時文者。亦以為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

讀為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為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主者之必邪說矣。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二

王編

陳際泰。學者授于人者也。一刻或可領其傳。至如其人焉。則已難矣。學字欠的實下落。能領其傳得矣。無必如其人之學也。學。學者效于己者也。一日或可得其概。至忘于己焉。抑又難矣。忘于己。又不是。人要說得理高。輒下箇忘字。其實聖賢從無此說。習于入世者為日長。習于返本者為日短。豈有幸焉。此二氏之言。聖學入世。即是返本。食息起居。有至理焉。粗而粗之。精而精之。則學外更無他用之時。此義是無非學也。只是行習而不著察。即非學耳。此文雖王瞿復生。豈能復議取其詭俊。遺其正大。得大士之皮毛耳。理。理解駁雜。王瞿不至此也。安得無遺議。即于子謂此文有周有孔有朱有陸。一有陸。則周孔朱俱無有矣。謂之正大。吾不信也。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為至。

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為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為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為至也。

便說个合處。覺以覺乎其心也。謂覺字是本註。但道个覺心便入邪說。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為務外支離。然自以為悟本體者。于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

而字一斷。最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箇甚。

說字實真味。只在上一句中領會。若脫却講。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如芻豢之悅我口。若道印心是學。便不是。

說字種根。只是此心此理。

學本可說是劈頭道理。

學只是本分事。世人鮮知。那得淡洽也。

說即在時習內。

本無而有。驟見之說。本有而有。居安之說。此二意。但從讀書時體貼出來。便覺字字雖入人心裏去。泥學又不止讀書。

纔學便說。其說尚淺。纔說愈學。其說乃深。只是不歇手。自然日新。

有朋自遠方來節

黃澤編注。大羣不可一日渙也。統系分裂。人材日蔽于下。志士憫焉。一旦以誠感之。而知此理之的然可悟。則人心正矣。單說禪悟。則人心不正極矣。異端之學。譎誕乖離。蓋有名足以動天下。而實不足以孚鄉邦。力足以召朋儕。而行不足以信家人者。彼有聞而來。亦將有見而去也。開堂說法。徒滿天下。得毋有惕于斯言。

有朋句。定連上節說下。不為套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尚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假如為禪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為修鍊之學。則必有爐火之朋。為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藉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應者也。陶菴支有聞而來。有見而去。亦尚是說古者事。若近日講學。以勢利相成。以詐偽相用。君子樂得其官。小人樂得其欲。一道同風。爾知我見。何須迴避。故非無是事也。

不知隨地說。不專主行藏。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歎途窮事。不愠本領須說得不同。是成德至處。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个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于孝弟之故。未嘗黏煞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為質而下為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為質。下節為學。轉生支離。于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剝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五

正編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闕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為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于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為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為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

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首節

此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為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為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為字。與為仁為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文每每牽合為仁。即為人。不但不識為仁道理。并不識為人文法矣。

君子務本節

或云務本不連上文最難。為仁之本不旁及民物最難。直是胡說。謂務本句不可連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文也。至謂為仁不及民物。則為仁說箇甚。此等評論極不通極誤人。須闕除之。上二句畢竟是泛言凡事。不則下二句為屋下之屋矣。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六

正編

僅以兢兢奉上法也。言數言有名理。道隨本為大小。即見上下兩節分義。

其為人也四字。不過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天下人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為仁二字。只在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此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孝弟因人都淺看。此正要人深看。人都輕看。此正要人重看也。者字自有筋兩。

極言孝弟之量而及于為仁。非為為仁而推其本于孝弟也。時文好張皇仁字。以孝弟轉合。失其義矣。

或云此只是反覆申論孝弟。不重為仁。不宜實發。曰實發得為仁。廣濶。則孝弟之用大實發得為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精。正為中論孝弟。故不得不實發耳。

為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而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為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揚雄曰。君子思為仁于天下。則必有為仁之時。與為仁之具矣。語何時不是。何處非具。為仁自家及國及天下及昆蟲草木禽獸。王者布衣。皆有其事。豈待得時在位者耶。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七 正編

為仁無有事在。
為字中分量亦不同。

朱子恐人誤認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故引程子之說于外。要人認取。為字著。子說向周遍及物處。則其義自得。今但粗見此說。而不明其義。差排幾句。圈外註。于有若口中自為辨駁。煞是可笑。

道理說不去。只為脫為字解。看程子謂行仁之本。不可謂是仁之本。朱子謂為字當重讀。便明。

仁與孝弟交關在為字。為字明。則程註始字自明。

後世喜文自記。上二句是虛說。下二句是實說。註中凡事二字亦是虛說。朱子云。本是說孝弟。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其解自明。若云凡事類然。何疑于孝弟。便將上下看成兩橛。一誤。

也。孝弟為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即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于集註不合。或是未定之論。即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于源。則可。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于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其出于二坎乎。此非有子本意。朱子已圈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二誤也。皆不善讀集註之過。本字與道字對。立字與生字對。註云。其道自生。次云。仁道自此生。則道不專指仁也。本字原有二義。一為要約。一為初始。仁為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為行仁之本。却重初始義。總說个為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未為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之水。皆出于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于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者。仁民由于親親愛物。由于仁民。即謂第三坎出于第二。亦無不可。但親親為太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凡事用力于本。則其道自生。又見行仁有仁之本。行義有義之本。無舍一事之本。而務萬事之本意。此誤坐本字與生字對看。而道字粘住仁字。却不重看為字耳。

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為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于孝弟外另講為仁。便非本字之義。

為仁仁字甚廣濶。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老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齋自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第層級。止說兩頭。則爲字落空矣。

自親親仁民。仁民愛物。道理一路分派下去。天然自有等級。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于父母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遂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于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九

正編

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釋氏平等。便是倒行逆施。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費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寒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郵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母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子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愛之理。心之德。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三省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師傅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亦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不忠不必有心僨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盡己爲忠。盡正難說在。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不是忠。註云盡己之謂忠。盡字極難說。纔自說盡。便是不盡。

夫人日以其身涉于天下。凡有感。則皆吾事之所寓也。凡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道。則皆吾身之所接也。有感而有所事。事即有道。道皆吾身分內。極分明親切。但接字不當。接

字事感。不可以言道。自記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事皆省察自反耳。曾子只舉得三省。文却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深。不知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十

正編

敬字貫始終表裏。此敬字不必深求。只貼事字說爲是。信字又離上二字不得。信言言與事乃全。

信從君心與民相交處說。

說來毫不切敬字。不過于利害得失上審思熟慮耳。今之行也。疑之自我。民之反覆。則無以責矣。信字不過粗。故猶及申韓之信。若敬字則直頭不是。

陳際泰云事已行而更之。固非政體。要更的。便已行也。須更何

何

非政體。此卽後世刑名之見。治國之理。以畏慎爲先。而果決繼之。使非有小心沉氣。爲之審始治端。而曰吾言既出。無反汗焉。此後世刑名之士之所爲。豈足尚哉。講做了果斷。非信也。仍是刑名權術之言。卽欲破辨。而于敬信原頭不的。說來仍是作用。

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

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心計作用。

金鑿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敢以侵倖爲漏也。評此便是雜霸伎倆。不是王道氣象。文字宇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聖人正在這上。而還他個無過不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十一

正編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節非各尚。愛非姑息。時非廢怠。

節愛二字。人都在事機法制上。擊畫其下。稍不得不爲權術之言。于情意真切處。發揮當理。節字便淡然見。廉靜簡易之風。愛字便怵然見。惻怛深厚之致。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註中論所存。未及爲政之義。時文頗吟。喝心字。何曾一句道著心上。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圖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將心字糾纏。若云求治于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謹信三句。本文無貫孝弟意。然重孝弟。亦合務本之旨。固不妨自見發明也。又不可與穿鑿傳會同語。

莫小看了汎愛衆三字題目。胸中有一篇西銘道理。一本小學意思。纔發得義蘊盡。

學文雖末。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有餘力三字中。便有敬者用意。文不只是文書。不只是著作。不只是小學堂課誦。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卽志道章游藝之旨。今童子六七歲就傅。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茫然。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十一

正編

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實真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卽做到極處。與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淆。

易色。只極形賢賢之誠。不爲賢與色較。若但于賢賢後轉合色字。是賢與色比並說。一件仍兩件矣。縱好亦只成賢賢如色。非易色也。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知其身為何如之身而後又知為何人之身則必能致之矣。證今人但知庸鄙富貴之身耳。此看得其字不苟。未致前身字原不輕。自具泰山巖巖氣象。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偽之弊。盡而為此言。非欲廢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

入時人手。便做成子靜六經爲註脚。伯安格致爲義外。害道不淺矣。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之意。分外光明。方是有功聖學。

世之所謂學者。或窮性命之旨。天地不足爲高深。而考其行已未盡。則來浮夸之號矣。或負恢弘之才。國家不足當經綸。而按其本原可議。遂爲偏僻之器矣。後世號爲名士者。其平生所得。不出此二種。熟于良知之學者。則兼此二者。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却讀書。某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隨言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問。有更甚于流俗者。是爲妄曖昧。又過于小人也。三代以前。人倫忠厚之遺。時見于士女之末。三代以降。名教傷心之故。輒發于談道之人。今之講學者。其底裏更不忍言。

杖親拜賊。大約皆世家名士言之可痛。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

此爲已有學者言。則不固三字原指既有之學。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古

正編

揚以任交。當其學也。終身爲理所愚。而攻之則瑕甚矣。不重之爲學累也。理豈有愚人者。此卽陸王攻程朱之說。重不重爲學使也。君子蓋未有不重者也。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今必要說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拗。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

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沈受禮：世之人顧以為盛容飾貌無益于學，內治謂何耳。自來異學之攻正學，不出此旨。

主忠信節

通章重學字，陳定宇說也。然是文章線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游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為主，故重學字。正為重忠信也。

無友不如己者節

陳察：我擇乎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乎勝已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我擇乎如已而相締，則友又將擇乎如已而與我相締，兩濟之方也。母友不如已，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污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乎。若必求如已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已之病根也。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五 正編

過則勿憚改節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陳察：今日因循，其後必至于甚。即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慎終切盡誠盡禮說，教化另有條目在。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

慎追也。為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首節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

五者正要說在外面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冥頑庸鄙皆可信。故必問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人做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符在手。是五德皆鉤致之術矣。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六 正編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斷聞政乎。沾沾為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狹點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為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即犯死語矣。表

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為子貢斡旋語意。令

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為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鍼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為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為此三字補滲漏耳五者只在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五者只在相見處可見處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七

正編

不必更追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亦無不昭然矣

人總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人便要就上而別尋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夏官明 玄德升開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即命之也

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問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即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夫子之求之也 正指上句也 夫子之求之也是子貢巧作轉語求字即在得字內轉出正繳足

上句不是上句下轉開也

溫良五者與問政何干而必得若此真不可解此不可解中異乎人處已起

人之求亦有得却非夫子之得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要知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之見蠢滯如此知和自是世上一種高明曉事人方之拘儒矮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六

正編

漢千百倍矣有子還是急為不知和者說乎還是為知和者說乎將語脈思看道理思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

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得這嚴肅煞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堯柴柵繚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為我設

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

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于君親揖讓于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于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

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于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

行乎大意祇是如此正希為佛學看得知和而和一流高于儒者固宜其曲為回護耳

貴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如正希言和却在禮外矣。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禪和之和也。于子病其太費周折。猶是語句上較量。不知其本原受病深痼在。

題固是禮之用和為貴耳。正希文却說做禮之本和為貴。僧洪英云。汝行茶來。我為汝擎。汝行益來。我為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說箇甚麼。于頔問藥山如何。是佛。山召于頔。頔應諾。山曰是甚麼。悟此便知正希之云矣。

只講禮字。不要講和字。和字本無可講。只於禮字中見之。纔著意單講和字。便是知和而和矣。

由之。是凡事由先王之道也。由之。是小事皆出于禮。下不行。是禮不行。自不得渾看。

有所不行節

孟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纔覺得和。便是知和而和。

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是。稽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為和。其錯却在知字。

黃淳耀文和為之內。節為之外。和節不分內外。如此分。則理倒矣。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簡禮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為內而禮節為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

因字生來。若將恭信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遠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於失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遠字原在我。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因字與朋友之交不同。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親是當下事。宗是徹終始事。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閑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高才略過人。無地以起聲譽。見名高黨盛者。或因以取濟一時。然而世之末路蹉跌者。何嘗非振人窮困者乎。依傍以求成名。隱忍以就門戶。後來悔恨不少。收羅道廣。趨從不遺。小善見修。能飭行者。且因以緣為同志。然而世之前後易轍者。其孰非傾人邂逅者乎。林宗以得孝子。石齋以得逆徒。知人之難也。

陳際泰文千里尋師訪道。則其情專。專則意在得人。失焉者寡。所

患者非為是事。因旁舉而及之也。其大小一理。尊師取友。自以為精擇。而誤投門戶。終身陷溺。如陳王之徒。遺害末流。亦失親而不可宗也。居恒論品定交。則其意開。開則旨在正合。失焉者亦寡。所患者。勇于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此却是自。已過惡。不算在因字帳裏。結伴作賊。亦可講親與宗之理乎。

陳子龍云云。顧備南。儒者不知時事。徒好窮理。至於此等事。則茫然不識何代矣。此章語。定為春秋列國會盟交際而發。惟朱紫陽能知此解。故其解末二句。則有曰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儒者口道宋儒不絕。解此等書。便漫不留目。何怪乎困守章句而不曉大義也。評雲間好論史事。利害成敗。凡題必歸之君國。便於發粗議。張大言也。聖賢語言。理無不舉。如大易象辭自天子至匹夫皆可占。若謂交交必指天子而發。豈可訓乎。作者偶。呂子評語卷四。論語。正編。

然習氣可耳。評者便以為理解當然。何異向癡人說夢耶。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時文每于起手贊頌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定不好名。一贊頌。則于好學之意失矣。

上四句一氣追注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面前。四句血脈。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失神矣。首兩句似粗。却是入門徹底大界分。

須先有所好者在。故無求。儘有無求者。又不是好學。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為何。若下面不是。連無求都不是。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已得也。

錢謙益始焉求諸己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不則就正。

箇甚麼。既焉將合諸師友也。講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歸。近則就講學者必差路矣。須先定路頭。而尋有道正之。有道亦多虛偽也。

鄒珩文。吾儒學道。為庸人所怪。無為君子所惜。吾專力致勤。背眾情捐世有而為一事。而為一事。則庸人怪矣。吾專力致勤。論焉。則大不可也。讀書人志趣卑陋。至今而極。不但八股也。如詩古文詞再進而說經講學。總是一派。不求實得。自置於古人。止欲騙取世上庸妄人。互相盲稱。賸贊。不畏深山窮谷。大有人在。遠付百年。公論自出。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看就正一段。偉論獨發。學人文人。俱宜奉為龜鑒。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呂子評語卷四。論語。正編。

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王庭文俗學無論焉已。亦有世味之外。逍遙無營。止稱達生。而無當于聖賢之正。名理之中。勤苦有獲。或入異端。而卒恨于毫釐之差。學問之事。良不淺鮮。豈徒曰吾學之而已。又豈徒曰吾好之而已乎。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于道何曾見得分毫。文能發明此理。真是舉頭天外。或問園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于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為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

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是借第一節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固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註始于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題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圖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理索然矣。學問中人。未必盡無諂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造。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

首節

子貢無諂驕地。段亦儘好。

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貧既絕諂。貧且無聊。富既戒驕。富且無味。非樂與好禮而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此義確然。若中無所據。果然難過日子。

晉人任誕。正從無聊中來。

樂好二字。須有本領在。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箪瓢。舜禹之恭已無閒。境界無窮。全在離貧富看。如作樂其貧。好禮以爲富。便不是道理。正爲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爲指出樂與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却無諂驕也。朱子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二節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答說。萬曆以後。竟寫做話頭公案。書意始漆黑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畫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重在言詩也

許可只在知字。知字只在旁通處。不關切。磋義理也。

陳之遷文自記。子貢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

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

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

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然雖如是。畢竟不同。子貢

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于學問

進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

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

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

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時文粘皮帶骨。所謂守枯椿獵犬也。

好談禪理者。定奪拗人。凡當靠實發揮者。必處入虛境。及當融會

脫灑者。又偏要拈住不放。如此兩節。即白文亦離貧富說矣。而通篇纏縛。使子貢見地超越。觸處旁通。歸本學問。及聖人誘進義理。發明詩教之無窮。皆死句下。其病固不減走空也。要其胸間。實有奈何境。緣不下處。故每於貧富窮達上。介介不能釋然。其平生刻厲處。亦正不釋然處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終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

論語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團圓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為政有德相似。細觀其理自明。

為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為字以字都不是。若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為政。即分德為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囉虞黃老之德耳。

為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一

正編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點譬喻以證之。自以為高。而不知失語脈也。

揚以在。為政者之如辰居星共也。此自然之勢。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以德外原無如是之象。居所而眾星共。正以譬

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話。一大半

道理正在下句譬喻中見。與上句說盡而下引喻作證者。又不同。說天象。正說德包在言內。今却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

相感應者。然更失遠矣。

言世經文。天建日月以經之。立五緯以治之。布二十八舍以期之。

然世動而遠者也。日月亦緯也。緯不隨天動。二十八舍為經耳。又有運而近者。斗杓是也。又有運而近者。四輔是也。若指

近極則天樞句陳數星耳。斗杓四輔如何數得著。此皆鄉里無稽之說。并不可謂之搬衍學問。且於居所衆共意何者。此句中須有上句在裏也。

北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頗其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賈生置鼂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歟。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二

正編

自古君道未有求逸者。卽無爲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煞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爲逐章逐句尋解脫法門也。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讚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全首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圈外。

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須知不廢全詩。大士文謂得實而捐其名。歸真而忘其途。而一經之義統矣。此莊周筌蹄糟魄之說。聖門無此旨。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破。卽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問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

要知後人要抹去淫邪。正見他滿肚淫邪。怕人提起耳。

知其爲邪。卽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作者惡切實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做。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譏詆。謂既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卽爲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極講。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爲斷。今卽序論之。則桑中蠓螬。氓丰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哆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爲高叟成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爲斷。夫說

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叟咸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為左證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于日月乎。時文雖藝事。然務圓通而惡切實。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附此章文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駟辭取義焉。夫詩三百。無非思之所為也。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駟之言。無邪者蔽之。謂詩之大旨。則如此。今夫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嚴而詩之治心也。以柔。嚴則可畏。柔則可親。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盡出。與後世共見焉。則柔焉而嚴之至矣。諸經之治心也。斂而詩之治心也。以生。斂則不流。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制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至於情之博極。與天下並論焉。則生也而斂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詩者。習於柔而失其嚴。樂於生而昧其斂。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聖賢行事而為之。下者紀之。或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為之。論定之。讀之者。震震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即震震然有一聖人之意。行於其內。若夫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為。其所紀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又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四

正編

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是。而為之論定之。讀之者。忽以其心為征夫游女焉。忽以其心為狂且怨婦焉。忽以其心為窮愁之民焉。若以為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立乎其前。有一聖人之意。行乎其內。則讀之者。忘之矣。而吾謂此其不可忘者也。忘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為。而可以為經者也。詩之所以得為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中。而又不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外。是可即駟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維何。曰。思無邪。蓋思之本然。有善而無惡。故讀令德而知其褒。讀淫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喻者。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善而惡惡。故因其褒而令德明。因其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五

正編

刺而淫亂止。詩教不更言其故。而無不自得者。反情之學也。先王之詩也。以人心之詩。行先王之詩。是以人心之善。無所緣則易沮。忽於詩。遇我心焉。不意如是之纏綿而無遺也。豈惟無遺。將我心所未有之善。亦旁推曲引而達之矣。人心之惡。無所鑿則易藏。忽於詩。發我心焉。不意如是之淋漓而難拚也。豈惟難掩。將我心所未知之惡。亦充類比醜而盡之矣。其所以能達且盡者。孰使之。詩使之也。則非詩之能使之。思之無邪者使之也。而聖人已立乎其前。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明此者。不必執詩之為善。而後感。詩之為惡。而後戒也。惟房哀怨之辭。孤臣孝子。引為至性之事。昆蟲瑣屑之理。達人哲士。得為悟道之原。六卿之餞韓宣也。蔓草同車。百拜而廢。晏饗之重。季札之觀魯樂也。邶鄘及衛。三歎而頌周禮之令。如必執善而後感。執惡而

後戒也。穿鑿附會之說固其思而無邪云乎哉。此讀詩法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于圈外說同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為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文必須平列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為妙。皆是胡說。免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

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後世擇術者知所趣舍耳。如何偏要兩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為妙。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等評論。俱從小人胸坎流出。非小小語病也。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六

正編

首節

文選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為偏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為政刑也。題義本如是。乃鄭鄭謂政刑不甚說壞。方是正始元音。其意似當時重政刑。必要周旋以為吉祥。真小人之中心也。總不曾曉得政刑原不是不好底耳。

道之以德節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耳。時

文便講做政刑後。商量變計。直是可笑。

云云。于政刑弊病相關。儘見明切。說至德禮道齊。實際却無把鼻。何也。緣其于德禮二字源頭有差處。看德字。其高入于虛玄。而外不過慈悲廣大。看禮字。只成聖人作用。不是天命內事。此其所以無把鼻也。

禮因德。德因天。禮亦天也。

齊之以禮。却又有本有用。

道之以德。貼身先說是禮。却不可專指君身上。

此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于身。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為善。則伯者躬行雖闕。何嘗教民為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則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散為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深。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此章原為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固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未一。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為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為禮之本。非謂齊深于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為不同耳。不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七

正編

可因伯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

上語耳。

子曰吾十有五章

聖人終身只得一個學字。數件止是學中境界。人只將下半截逐段敷揚。便似孔子別無甚事。候忽過却十年。到彼時突地如此。不知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个名目教人耳。

到底學聖人立言本義。循序漸進。聖人身教大意。

此其理之固然。而豈聖人過為卑論以就天下也哉。學雖聖人必以漸。是破千古頓悟之說。頓悟者和尚之道也。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八

正編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歟。曰。生知者知之易。不喫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恁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悟哉。

六箇而字。字字有功力。有火候。有味。而字說得不容易方得。

年歲中有實際工夫。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

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為。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道理境界。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聖學不已。逐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个大節候耳。不是憑空過却十年。忽然摸著鼻孔也。

也。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徹始徹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教人也。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徹始徹終事。聖人言語。句句真實。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九

正編

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況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于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祕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為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為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為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力行。而以知為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則知行原十分畫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

此章是聖人自敘最難下語。節節要說得切實。切實處須見得聖人分上高妙。高妙處又須道得語氣尋常。數者缺一便不成此章說話。

此題所難。以夫子口氣寫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讚頌。所以難也。時作大約通犯此病。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尤可笑。

首節

志學是徹始終事。

陳際泰文丘岡已不安于此也。然于學特有其志耳。看得恁輕耶。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志學時便有此矩在。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十

王編

志於學三字。拆舉不得。拆講便有病。拆學字貫下尚可。有以志字貫。自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

四十而不惑節

熊伯龍文學至四十。心通于萬事。而所擇者明矣。評擇是志學中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五十而知天命節

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

龔章文論天理之流行。性命本安于各正。顧功力未深淺之而流。

于數者。深之或入于幽。解此纔見堯夫加一倍法。程子不屑為也。卑之而滯于迹者。高之亦遁于虛。釋氏彌近理亦在此處。又不可不辨。

六十而耳順節

洪圖說五十而知天命。尚有聰明之未淡也。耳順正是聰之至。如何是淡。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節

說个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个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時文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本心之學。不是聖人之道。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為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十一

王編

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為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為至聖。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為心學則不可。

陳際泰文吾人立身之道。以規不若以矩。拈个矩。便生規。秀才粘皮帶骨。不可著話頭如此。

孟懿子問孝章

從懿子不再問中。便見其錯會。纔得聖人第二節用處。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歇後語。其辭氣極活。

極冷。惟活也冷也。纔刺入人心裏去。

人但做得憂其疾。則一謹疾便足完孝矣。惟長幼出入知恩貴賤。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子夏問孝章

色字有率任之非。有文貌之非。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為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為。然則真樸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溫實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于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它。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金聲文

吾惟恐學者之直領吾言。而漫以為有得。故吾言每引端。而不竟發。使自思焉。使自疑焉。云云。從聖人用處看出不違。妙有因緣。然他却是禪門作用。南公謂寶覺若不令汝尋究。到無用心處。即吾埋沒汝。文回亦何用違吾言耶。吾但與終日言而已。浩浩矣。辨擊之下。反未免失天機矣。吾亦何庸吾自發耶。

吾但得回之私而已。畢教二子矣。心精之出其實有不可磨滅者矣。描寫法王接引方便。與獅子兒脫羶擺柱處。真是萬分精彩。要之于聖賢公案。不會夢見在。看他發揮亦甚警策。有甚麼脫謬處。曰。只是發一句道不著。其餘說玄說妙。一總不是。如愚不愚。緊相呼應。呆看愚字。即犯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反與下段無情矣。

如愚二字淺放。却深合。深求定謬矣。

如愚只是不違外貌。

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但摹取如愚不愚。則退省句。必多一番打點探聽。做作。又說得聖人神

張鬼智。稍冥窺覷相似。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何消做作。

足發在身體力行說。不是在辨說上發明。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

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

須是顏子之足發。若曾子後來又別。

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

此題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眾妙之

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

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

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視觀察者。然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圈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墜入自私自用智之術。流為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解。極精刻處。正是極忠厚。方見聖人成已成物。智以行仁之妙。于程朱所以註脚之意。亦許君親見矣。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鐵釘或不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張永神交。要非違棄人於不肖也。要非輕諒人于中藏也。惟其不違棄不輕諒也。則衡鑒必詳。甄別務盡。可知聖人許多法。只

完得一个仁字。原誠至明生。自是聖人事。下此惟詳慎二字。終身行之無弊耳。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張邦祚文。若此者可即一事而徵之也。又可即一時而徵之也。一事而以由安皆著。于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視觀察也。須有次第。須知此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誇其神鑒也。
陳子龍文。夫人既有當世之慮。則不可以不知人。評平居日用。便

可不知人耶。世固有大奸。不可忽也。不必如此說。自古以來。理自如是。尋常人物多如是。人情日深。鉤距日密。雖聖人豈能坦然以遊世哉。凡人情偽。自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為末世好噉而聖人為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如所云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為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歸有光文。君子之學。其始也。未得于吾心之理。而有待于天下之物。如此說。則天下之物。與吾心之理。兩件矣。其終也。則不見天下之物。而見吾心之理。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夫形而上之道。皆超然有得于意。言象數之外。溫故知新。是日知其所不知耳。非故為形下而新為形上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以物應物。而天下之物常無盡。必有所限而不通。以心應物。而天下之理無不足。隨取其心而皆裕。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于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人之為學。以見聞自帶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焉。說成兩開。便入心學邪門矣。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為聞見而新為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為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五 正編

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為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為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為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謬。大全之跡駁。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為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為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為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如所云。則當云棄故而知新矣。況故非障誤。新亦非止境。今日之新。明日即為故。豈可以新故分物與心形上與形下手。先生此篇理謬不小。而人皆未之知也。恐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六

正編

誤後人不得不辨。

故自藏新。新原是故。只是一件事。

必知新乃見溫。故用力却只在溫故。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為實得。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

黃淳耀文氣象之偏全。至相遠也。所就既卑。則雖慕為一時秀傑之才。而已覺其難至。所積既厚。則雖加以生民貴美之譽。而亦有所不居。今日眼中。但得時貴庸流稱許。已過望矣。故曰士

先器識。君子之應物也。無成心。一官一曲。惟朝廷審命而與之。功見名成。遂以為適宜。此任而不知其餘地之恢恢。後世論人。但從其迹。故學問轉入功利去。不知古人雖成大功。其分量原不在此。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小成之士。正好從器上用工夫。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是現成指點語。是論君子。不是論言行。

先行句。即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知之事理也。若云

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龍其文自記。此章比顧言顧行。訥言敏行。較深一層。其言乃

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

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

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

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

著落。

先行後從。原不是謹言道理。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

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提其言二字作主。而以行從分看。先

後。其意自明。但將言行對看。便失之矣。未有言時。先有其言之理在。

是因其言而思其先行後從。

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而矣。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只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論。不先安頓得其字在前。便先提言字。後出先行。總不著痛癢。皆坐看書無眼也。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從之是從其行。非從其言也。又須知是從字。若竟以言字代之。便無意味。

而後從之。是合上語。非對勘語也。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為此而先行也。

論語 子貢曰。夫子之言。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宣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已。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強分輕重。只為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錢文 宅心廣大者。容保與覆載同寬。私意之未克。而遠言與人。難矣。惟君子故能周而不比。私意未克。一語得其要領。氣

類之合。其中有天。君子不拂其天。則宇宙之渙可萃也。事非無隆殺。而隆殺以公。不以私。則無一人而不得其所。此理須從西銘得來。周字中分寸越精詳。氣象越廣大。

陳際泰 性孤峻者之不能周。猶之性寬裕者之不能介也。不。是此理。伯夷性孤峻。却正周而不比。柳下極和。却不以三公易其介。何言不能介也。吾人之事。以周而始。以比而終。論前。後周即始終周。比即始終比。其根源不同也。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祁虎子問一門戶。要人于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薦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為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為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不思則罔。如秀才記誦一生。於身心世務茫然無知者多矣。不學則始。如良知家作為顛倒。善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為打掉了窮理工夫。

錢文 為之思以求其心。思以求心。是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

楊文 學而不思。學乃為累矣。學無益耳。何至為累。風雅求其恒。典謨求其質。有可直闕以明君父之為尊者。特其慎思之所及。不可為未學者道也。不思之人。猝乍有所得。便自以為是。必不肯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但闕亦不止為君父之尊。學之迹。皆其顯聖而托好者也。宇宙大矣。豈無以所學欺天下者乎。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為。皆是讀書不

過其中一事耳。今只將讀書二字蓋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好。遂謂學足以欺誤人。此自己見識粗。却反誣了道理也。卽就讀書論。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如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耳。徒說大話。亦屬粗見。

子曰攻乎異端章

且是亦多途矣。又安用以是而攻。是道一而已。豈有兩是攻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此章須作四層洗發。首句空說箇知之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字。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中所自有。一層。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之之道。一層。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于理蔽一也。

子路病在過火。其不知却正在此。朱子所謂知與不知。終無界限。和那知處也不知了。非不及冒昧一流。

知之不知。是不自畫處。蓋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

不知。便自畫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不終于

不知意。貼知之不知。卽此是知意。貼爲知爲不知。

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

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强蓋矣。是字直指當下。由此而

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耳。人謂不補爲高。則又隆

萬後叛註之論。

聖門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

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編

知而肯終安于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于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卽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麓戊辰主試。極誠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袁了凡讚歎以爲程文不依註。千古絕唱。自此以後。說書論文者。無不奉其說爲至善。本領一差。不自知其惜。騰流轉于狂禪。而尚自沾沾寶護。以爲聖學固如此。不大可哀也哉。要知此理。畢竟殄滅不得。

子張學干祿章

首節

干祿不是不講言行。是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子曰多聞闕疑節

寡尤悔統承三節工夫時文說來止跟著慎言行耳。

兩段寫出一片兢兢勿勿鞭辟向裏只求免尤悔之心通身氣力盡注到則寡二字方得聖人語意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功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未了語。

或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詞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深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深苦也是一般未嘗好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五

正編

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章靜宜文凡入之心不可使之暇也暇則必有意外之想得而入之。評開字最是學者大患也只是不志于道耳。

言寡尤叠二句正難之也不是過渡開文。

二叠語正是難詞不是慰幸詞。

言寡尤二句寡字說刻苦有得已不同上寡字。

言寡尤行寡悔此亦複上起下過脈題也而有異凡過脈即上文

叠述無層次此題却與上有層次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未

全寡之詞也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為寡較進一步。

在中只在寡尤悔看取。

金聲文即莫窮莫殫真有數奇之時此數奇也天不之與安知善于者至此亦不廢然返也曷若存其真至之性以自立于學問

之地而後見吾不朽之學自在祿外。聖人云樂亦在其中可知學亦不必說在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

時節因緣于此欠精細便有信不過處在其中但指上兩段乃切實事又尋向上一層如存其真至之性云云于上兩段上面

添出綱宗是看得寡尤悔還低在便有發視祿字意于世間一切法都不涉轉說遠去不涉聖學了也。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免於坎壈枉為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陳際泰文祿不求而在是天下之所爭趨也。評也不可著此意。

呂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五

王編

一定之時命與一時之骨法不能自更。評有子平五星又有揣骨相法直恁粗雜看大士一肚皮塵精見識只消一箇麻衣果

老打鏡鉸和尚足以動之矣才士只如是。何處更講學問也祿在其中亦祇可口頭說紙上寫耳。夢寐中畢竟信不過在。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勵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道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

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行如今秀才祕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

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只是私心夫子純說天理只合自盡其道。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

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于計較者也。

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于己。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為舉教並重。非為教重于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黃淳耀文。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諾不欺。彼蓋以為道固然也。亦何嘗逆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于此哉。論行不行。已是第二義。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無所不為。自夫人有無所不為之心。則其術終于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譎。又病其窮。語二語兼盡。一行敗而百行盡。屬可疑。片言虛而千言盡。為飾說。方見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曰殷因於夏禮節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正是答知來。不是徵往。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唐順之文。如三綱之正。五常之敘。雖曰肇修人紀。而實則繼禹舊服者也。乃若因其時異勢殊。而損益以合其宜者。不過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耳。凡此皆著之簡策。而昭乎其具在者。不亦可知也。或云。損益句須拈二所字。包括甚廣。非專指質文丑子而言。可知。正謂損益之理。原非沾沾就簡策中索解。

此文實有未盡處。其說苛而無當。看他用如字。乃若不過凡此等虛字。則包括甚廣之意。自見。原未嘗偏枯執著也。可知。指商周之禮。若不從簡策考訂。即損益之禮。何據。而知觀聖人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病於不足徵。亦可見矣。此種議論。總欲叛傳註而談虛玄。薄文字而憑心悟。非小小語病也。

炎甫英文。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敗。而後國隨之。其從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見因革損益。只是一理。文乃一變而至於秦。所因所損益。俱不可知。何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閒。三綱淪而九法斃。不旋踵以亡。惟所因而不因也。秦之亡。正見可知。罷侯建守。所損益者。後世反由之而安。則未始不可知也。後世由之而不安耳。

百世可知。只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周因於殷禮。所損益耳。邵子

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圈襪裏。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識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具此識力。便可荷庶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見義不為節

不為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腳。凡人于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

論語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統禪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若一着狠斷。蓋失之矣。

呂子評語卷六

季氏旅於泰山章

說殺字。是危迫語。

從殺字中看出聖人謹微治僭之嚴。從弗能與辭氣中看出冉有平生見義不為處。只一句見聖人抑亂臣教退畏弟子許多用處。

不論聽不聽。只論救不救。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觀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玩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不善為君子而君子之念。即為搆爭之端。為名則有此理。念如何無得。此便是禪病也。一念之爭。已無復君子之望。

根本有失不在望說。寬遊之以禮樂。而是與非自相酌於大道所為化。一世以忠厚和平之術也。此意尤不好。要到無是非處。是老莊見識。不是忠厚和平。

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

揖讓兼下句言。粘住升字不得。揖是揖。讓是讓。匱圖不得。射時始終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升字飲字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漫混不得。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若另有其爭一轉話頭。無論道理不是。並文法都錯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二

正編

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于夏方別進一解。時手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解於詩哉。夫子忽通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與篤實者言之。此說未必其然。穎悟之人。偶觸而已。求其辨擊於單辭之間。曉暢於百物之貌。而忽然旁通。則非穎悟之人能之。而篤實之人能之也。畢竟穎悟者能之。禮後之悟。

使子夏因論理而及之。則雖中有特見。而終不離夫子之範圍。即論理及之也。好聖人所許。為得言詩法耳。豈謂凡說道理必要不着相耶。以大意為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

言詩也。此非子貢之穎悟也。後人之粗疎耳。又以文詞為有本而精詳乎訓詁。此篤實者之言詩也。朱子稱漢儒訓詁。有味是也。然却不是子夏此章話頭。夫子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屬之商。猶之於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屬之參也。夫有傳有不傳。非獨屬也。且即此二案。可見聖人之喜與子貢言者多矣。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申公得之子夏。遂以為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詩。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正編

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為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傳亦託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深永。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不專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潛心。所以得篤實與穎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求其解。此習性相疎。自託高致。豈足語穎悟之讀詩哉。近人為經學。又務為穿鑿牽輳。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為高。如郝敬季本之流。直六經之盡賊。又豈足與語子夏之篤實精詳乎。

首節

子夏疑處在素絢合一。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

子曰繪事後素節

繪事即詩指示。不如俗解別借一端。繪事正解。人作通其說於繪者。謬甚。

曰禮後乎節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乎。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四 正編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於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禪。一着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非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陳際泰文。有情而必有禮。有禮而必有文。有文而必有文之繁。情非禮之本。文即禮也。文勝乃繁。聖人知禮之所自生。而探文與繁文之所自起。且慨然於禮先而併謂先王所制之禮之為後世嚆矢。而欲後之。然此意不得言也。即有先發之者。而此意故不得顯也。禮本後耳。欲後之。便不是。如公所見。乃不得

言不得顯耳。聖賢所說並無此意。先王懼天下之求且欲故制為禮以給之。先王懼天下之瀆且亂故立為禮以防之。而先王又懼天下之輕且疑故繁其禮之說與隆其禮之名以尊之。禮自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來。聖人循其道而行之耳。如其言則成先王撰造以束縛天下之權術矣。其所謂不得顯言意正如此。直是從源頭差起。乃子夏一旦於禮等於文而後之。是將等於文而去之也。子夏平日未嘗薄禮之教而翻空見奇。其識量之不滯意可美而端不可開也。故夫子弟陰為風賞云云。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為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自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五

正編

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大士看禮字。原都是老莊與晉人見識。故其說謬妄。至破壞聖人之言而不顧。首尾只是言詩。不捨詩纏禮。因得賓主之正。然禮後句中。子夏所見最精。聖人正喜其於實理有會耳。將詩禮紐合。固落魔魔。然單講善悟。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禮後句。見理儘高。故聖人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樂許之哉。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為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

呂子評語 正編卷六

鎮州羅荀也。

惟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為其篤學能通悟耳。大士文添出重質抑文等論。且牽扯到詩意。要重質。如此言詩。乃極下等無靈性守枯椿獵犬耳。聖人且將憫其愚。不屑教誨之矣。豈有許可之理哉。

艾南英文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乎。蓋其材近於質者也。即灑掃應對下學之意乎。蓋其學重乎始者也。子貢子夏兩許言詩。案俱為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為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灑掃應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六

正編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榘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為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歸有光文其尚忠尚質。建丑建寅。與夫則壤成賦。建中錫極之類。讀夏殷之書者。猶可想見。夏殷未嘗無大畧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能言足徵。二者缺一不可。高斗魁文吾言之杞宋徵之。言之者得所徵。而增一信徵之者得吾言。而益一據。因以載之。周官為不刊之典。布之昭代。為無弊之謨。一禮雖廢而不廢。云云。可見夫子意中。有多少設施在。

一三三

徵之不足夏殷已然矣其無使後乎夏殷者復歎夏殷哉此朱子所以請脩三禮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白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為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日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其說較正

或問禘之說章

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為臣死則為鬼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魯以此祀周公也而不知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殿薦謂之尊周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七

正編

公可也郊之配也稷也禘之王也魯也與周公何預而謂之尊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况所祀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勳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又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入能正晉伯之非乎王之弱而遷必嚴史角之報衰朝且然而况於成王之世以是知魯之僭其山來未遠而姑託於成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

艾南英文禘者審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

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為然也左傳曰烝嘗禘於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殺於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耳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密也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何從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中庸之言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魯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八

正編

尊先王而維其教於不廢孔子何人以此狗心鬼肺疑之其病總坐不信聖賢語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則未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於是乎鄙倍四出矣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首節

若只並列二者較量與其二字尚屬門外漢猜擬從媚與過來人商量到媚與還有未盡善處箇中狡獪大有衣鉢流傳箇中滋味大有機關講究與其二字痛痒親切方是媚與人轉變語是媚寇人指引語

世道炎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通極有主意極無主意只在寧字中描出自己攬權勸人附勢齒牙如對

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儘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媚竈者未嘗不媚與。但專精者竈耳。

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賣弄。近時公然講究以為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歸有光文云云。此節周字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文

中云政云法皆鶴突其疎。此文字是贊詞。非實字也。郁郁乎

文哉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拆說不得。提出文字重講其疎。

此從意與中庸不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

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歎美。無處著不倍之意。其疎三。其

病總在誤看文字是忠質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

看得註中禮字精確。時文以文救文等謬說皆從此生。

論語文之不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云云。此論周之禮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九

正編

極贊其美。無寓刺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之意。言周禮之所以

善。緣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

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曹順之文。彼夏禮吾知其尚忠也。一於忠。或樸而不文也。云云。此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三

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較論三

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

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從周。是論理。不論世。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為文之故。非周

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

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

矣。

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

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

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方見監字本

原。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

鎮。皆可為法矣。

此與中庸為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

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

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

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

未之從耳。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十

正編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周末文勝。非周監二代之文也。周末人正不從周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

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

錢之壽文。一代創造。實因時之所當然。遂於天下以不得不然。此

纔是損益可知之理。其樂趣於文者。人之情為之也。而其不

能即至於文者。又天下之時為之也。皇極經世書。可以上迄

古元。下及來世。只此理而已。禮始於唐虞。而漸其於夏商。使

不必相因而求其明備。則文武之所為者。禹湯先已為之。而豈

必待於本朝作述之才。文明漸開。雖聖人不能先時也。使

禮不必求其明備而已。足以致治。則禹湯之所為者。當復仍夫

唐虞。而又何藉於君相多材之世。天下之數。有者不復無。在

者不復返類皆如此。

附此章文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禮之所以文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人又合周何適哉且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勢而爲之坊使天地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坊者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勢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坊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止而不流歷世聖人反而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尚之說者曰周之先王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其說非也官天下者其事疎家天下者其事密故言制度自夏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十一

正編

以下比二代爲最盛父子兄弟之間材多而識遠則其監之也精如象係於文者象復成於公旦已大遠乎首坤首艮之文下武始於武者雅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濩之作又不若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時自朝廷以及比閭鄉遂典章服物釐然具備先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違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夫天下之事自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汚樽土鼓昔且以爲文矣而欲於瑚簋絃匏之世汚樽而土鼓焉人情之所不能強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矣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靡文也夫天下之理即正而生變而既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芻今且以爲文矣而置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十一

正編

於關雎鵲巢之側采蘭而佩芻焉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爲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爲之也

子入太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語氣便揚揚迺失聖人氣象矣

陳際泰文禮之傲也非病於衆人之不行病於衆人之不知是字是令之知禮豈一端而已其行之之際有可以義起者焉

其本之之原有可以意會者焉。原不曾有每事問之禮。却正是禮意。是字明確精通。禮之不明。非一人之故也。見所以任辨之故。聖人問人非議。多引過宛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每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陰私。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為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章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正編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禮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原有主皮用處在。

不主二字。一以奮武備。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射本是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劉子註。不貫革可也。所以進天下於能射之路也。能貫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方見不主全義。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讀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

後世計。至深遠矣。多難之秋。樂言儒者之備。但令人皆學射。射皆學禮。則舉朝之卿士大夫。登之疆場。皆將帥也。儒者不知兵。吾先謂其不知儒。

陳啓源。蓋古者無地而不建之射。無人而不教之射。以利其用以安其生。故懸弧者射之始。投壺者射之細。其所以狂之者甚。設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所以愧厲之者甚。詳而有法。而又懼其以武競也。故於禮射一端。以寄其權。吁。何其至也。故當時士大夫皆樂爲之。而服習有以自強。當時左右相衛者。皆士大夫。故緩急有以自恃。古之道如此。理實如是。此三代以上之人材。與三代以後所以迥乎不同也。議論絕大。非末世經生之見。

金聲文。先王爲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也。故雖處無事之日。不忘武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從原頭來。此一重見識極大。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爲威武之事。節以禮樂。不主皮而閑習其道。盡其自效。正是先王盡力之用之道。孫吳可使婦女市人。蓋亦得其道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即是尚力。主於中鵠。即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爲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文從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解。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其識見甚高。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誦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古

正編

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畫布。并其皮去之耶。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賤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首節

記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妄。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偉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覲面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節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即在愛羊上轉出。

聖人無日不是大道之行。一語所寓甚遠。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五

正編

定公問君使臣章

人知父子是天然。不知君臣亦是天然。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皆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自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而君臣名。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為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即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為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脩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然非後世曲學阿世者所知矣。

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六

正編

金聲。穆穆皇皇。反以無所加於臣下。而見君上之權。道得好。君莫尊於秦。君臣之道絕於秦。後來尚未能復也。宋差近古。

陳蔡後世之人。主以尊君卑臣為治。此病自秦始。後世遂奉以為君臣之定則。其實失其本義。而治亦因之日降。人君誠計及於已。則使臣不可不以禮也。君輕其臣。君因以益輕矣。以功利誘之。禮之本絕矣。且無禮則君已自輕。不必說到後效也。為人主者。必知君臣之分。何自而起。而後不難禮於其臣。此義甚精甚大。太古之初。未嘗知有上下也。眾與爭並起於世。而後就其大者而聽命焉。就其尤大者而羣聽命焉。皆受天之所司。而為志業者也。天君誠無所甚遠於其臣。而可獨失其意乎。天字是禮之原。

文陳良臣不與君爭進退生殺之權而獨爭此區區之禮且人臣而皆以犬馬自爲人主亦安得而用之秦以後人臣都自待以此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受天之命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臣者受君之命者也則亦無適而非天之命矣豈可悖其職守欺其至意而墮萬世之綱常乎道理極高秦漢以後君臣不聞斯義矣自三代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脩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尊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七

正編

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趨不得耳非先生誰能見及此者

品量有大小忠只是一

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楊以侯文事君非以爲分也還問此心蓋有不容已者焉奈之何有盡者遂有不盡者也分即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僞而心真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刻意爲血性之言遂離却分義而單取真心不知忠字却正在君臣分義上講出真心乃得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

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

兩句本平何用側說或以爲得對君體非也

艾千子二語得稍似春秋時君臣爲確蓋以一人禮天下以天下奉一人則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矣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魯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七

正編

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五侯九伯事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曾不分體統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述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者乎

只言作詩者而文王后妃自見

關雎只美后妃忘却文王是漢儒解經一大脫卯

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

先不依註妄以序說為主徒見其不通耳后妃得淑女為三夫

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

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道云無傷善之心

則又太輕看了太姒矣總是不細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

有佳文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

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為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

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為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元

正編

支離無理又甚矣

入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小耳故曰王化之本

其缺道律之而不視其違耳論不論詩只論夫婦則關雎二字

何處著落只為他胸中看得夫婦之理甚便褻又道這便褻即

聖人亦不過與人同勉强說箇不淫只是鴛突帳耳論稱正誼

以節歡娛則將處乎二者之維論歡娛與正誼原非二者看成

二只是私慾耳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自宋以來學者皆穿鑿傳會以解經釋傳而禮家尤甚然其胸中

尚自有所憑恃也今村子腐豎亦以其肆心白腹效為之鄙叛

更不可堪矣學者慎勿以宰子為托口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

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

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

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

禮為器小何異探簫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器小者固難為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

首節

功名器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

也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子

正編

事遞補不得

或曰管仲儉乎二節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補出王佐

作為則器小本論自在人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

古大臣學問深謹氣量果毅即坐明堂朝百官出入居處

用天子之制宴享好會用天子之樂而天下卒不得議之為奢

為僭論此語便有病在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

然則管仲知禮乎口氣極緊是急為不儉解也

或人禮字即從不儉生來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即將不儉為知禮耳

由夫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

豈僅知禮細玩然則字乎字口氣彼尚以為未足擬仲也。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

不儉曰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心中已不暇顧。毋矣。不

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

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

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

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

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無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比音一

種。講其節奏之善。蓋為大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正編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即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所謂可知者。只是審音粗淺道理耳。深入便非。

止在聲音節奏上講。可知處正不粗淺。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

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

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

音節本可知。不是不可知。亦不是別有不可知。

作文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

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蹊路。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

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翁純嘏釋。乃聲音自然之理。樞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

不可易也。

五音十二律還相為宮。人驚詫以為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

知也。虞廷搏拊百獸率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獸哉。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

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

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

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

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歸有光文苟不考於聲音之際。而終始之理。舛而不明。則浸淫於

流。洩沉湎之歸。而烏足以與於先王制作精微之原哉。淫樂

之害。都只在聲音上差去。理極精。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正編

少孤喜嬉戲。嘗於度曲。絃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蘆吹

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眾律高下一定

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

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

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從之與始。作以成相應。不與純嘏釋同例。

純嘏釋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嘏釋都是從之中事。

以成統上始。從即貼從之。段亦純嘏釋並說。不單根釋如。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湯不換藥。仍

是浮詞亂話。翁純嘏釋。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為

主司所塗點。相傳以經學古學為戒。以為不但無益。并且害事。

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為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附此章文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可知者如是。昔者魯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而特恐奏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第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微以考其變。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情。忽而成方。忽而成文。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還主之均。而一律之自為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廢之位。而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論語

王編

七音之自為周旋者。非運會之所能更。然則帝王之制。其所以歷千古而不忘者。非即此天地自然之情。根於人心者深也哉。得人心之樂。而後可以求天道之樂。故樂其可知也。凡樂必有其始作。拊為父而鼓為君。會守者咸具矣。自無聲而至有聲。蓄之者厚。自有聲而開眾聲。出之者盈。殆翁如也。闕略而參差焉。非始也。凡樂必有其從之。治以相而訊以雅。發揚者益出矣。廣大則易於容奸。而獲雜者不得入。清明則易於離節。而促數者無由生。殆純如也。噉如也。絳如也。侵淫而純繆焉。非從也。以是始以是從。凡樂之一成。盡之矣。由此而六成焉。出以此。由此而九成焉。降以此。六九變而成不變也。由此而小成焉。分以此。由此而大成焉。合以此。小大殊而成不殊也。蓋考樂在儒者。而作樂在有司。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舍易而求

難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故幾上下而議典。衰末世之暇。腹每喻其微。而當日之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矣。抑有司不與儒者親。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而就濫。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永而成。克諧隆古之鳥獸。咸通其教。而後世之伶倫。不識其方。識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矣。况俗吏熟客乎。

看夫子。又有天下。封人眼孔儘高。一下蒼涼語。便為此老所呵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誅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論語

正編

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手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

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歸有光文蓋聰明未優於聖域。而又有嚴疑肅殺之氣。反之亦入聖域。但有安勉之分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終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太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

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

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

失更遠矣。

金齋文仁之為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魄力。有可以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一

正編

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正

希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蓮

池七筆勾耳。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責

不仁者。不觀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

金齋余嘗見畫工。摹師之最高者。雖益無粟。桁無衣。曾不足以敗

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

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為耳。聖人下此二句。正

為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其

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旨趣。與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清濁之別。

其為邪妄則一也。此處一差。轉說轉謬。吾即此文為正。希先生

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真。則皇皇求禪。亦凡情也。而責禪學

者。不察其理之不一。而罪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辜哉。

得其道而謂之仁。知其道而謂之知。君子之學止於仁而未至焉者由於知焉可也。此意甚的。後世但欲於心體悟仁。走入差路。只為不向致知下手也。

子曰惟仁者章

如是以遊於世。苟能淡漠相遭。渾焉大同。斯上治也。巨古無此事理。此便是佛老源流。分別倫類。有所區異。不得已之心也。好惡是天理上事。不是後來設法。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碍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却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二

正編

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為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張理

今於羣倫當前。汎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萬物豈有所惜哉。淡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吝好醜不辨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老氏之道德。必為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若夫對物忽而歡愛。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可知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

熊伯龍

無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是非聽諸無窮而已。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憑於有我。而道不問焉。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粘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列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

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為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三

正編

黃真聖賢吾與之。不敢以我定人之聖賢。不肖吾疾之。不敢以我定人之不肖。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邪

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能不必講到入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

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

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文於上邊。只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間。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

皆有未盡。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為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為智勇矣。

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為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間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四

正編

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即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避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

者何事也。

趨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隔闕。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纏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為取舍。而下兩節為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腳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五

正編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而矣。

揚以在文。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夫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甚於以道而猶怨貧賤者也。難成者名也。難必者心也。云云。維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貧賤界頭。善為擺脫。儆醒之言。正奈何這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這四字利害耳。千子以為輕富貴貧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連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貧賤。吾却謂其輕撇仁而重看富貴貧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貧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歎骷髏。呪孤魂。唱藍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為下乘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為斯言。維斗謂死說無違不去道理。理終不透。請問誰

能死說這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總於仁字沒理會。故紛紛胡謔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簡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難。以擗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偽。皆是臨深為高。要之貪癡虛偽。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為不貪癡不虛偽。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為之。為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為之。為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書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六

正編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為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且如此說。又是不遵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非為仁而不處不去矣。

陳際泰文

云云。首節前便插入仁字。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

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便是極頭田地。而未節為仁境界。反淺如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意也。做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為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顛沛。都是倒說。重首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又觀人有留心於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為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為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為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湊之。極為悖理。而六家文評反贊其妙。譏註為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為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七

正編

啟頑時諸名士講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無道仁也只是守得這箇。便是粘煞首節。要混而為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為粗疎。

首節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難盡。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磨足。何待得志哉。不以其道字。謂不當得而得。時文提唱道字。頗不合。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安有無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

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為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為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即是為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故此節突接為上下之關紐。

陳子龍云。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註不處不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八

正編

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

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陳際泰云。不處不去。為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為此。必有大

美者以奪其情。則亦所以求名也。吾子之以可至之實。又予之

以可居之名。云云。註求名予名。一派偽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

大患。奈何以此誣聖教。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

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

都被此等說。數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真聖

賢豪傑矣。而可平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立。當

責之實。用之不行。常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

用。是為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為作偽。作惡作偽。聖人之所深誅

也。而以名欺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設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讚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頃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簡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

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語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

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

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例。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

違只是間斷。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九

正編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更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著工夫也。

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鬆

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

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罅縫絲毫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而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

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纔

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

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鴛鴦難狀。故借反語托出。居敬主靜。是有養真定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是倚籬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免於造次顛沛也。

陽以徑交。天下貧賤者止知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又止知富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隨其後哉。此却嚇惡欲者不勤要避造次顛沛。其說先達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為功。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呂子語卷七

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為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正編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輒作生安一流看。因以次節為學利。末節為困勉。強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安勉為別。仍是錯鑿。

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邊去。此尤不可。若謂木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拗其說以為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到底不曾為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即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復下兩句重聲讀斷。便得神理。

好仁惡不仁。兼資稟學力說。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註解二等之事。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為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為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為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才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為仁工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煞有事。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余向文原批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評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為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為自然。下用力為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為好為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知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

仁本無尚。好仁者真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王聘文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遲疑。有之矣三字下得燥快。蓋字下得遲疑。承上文我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燥快。振下文我未見之詞也。
論有必也。天下而有力不足者。或偶出於氣稟之偏。而昏弱之甚。固已為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此箇未見說得明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閑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迷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黨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歸有未也。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此却倒也。正觀

過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為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為傷語氣乎。

黨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無惑乎其支離蒙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字便粗。外惑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易動。往來憧憧。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無義則內外皆病。模稜混帳。總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看。概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天下之謬。

天下之謬

也。於其應事而已。應事即居心之病。如矯用而一於舍矯舍而一於用。云云。適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偏廢。矯救相反也。舍有舍之適莫。用有用之適莫。引義而從已之心。說成義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帶。而後能辨擇。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害義處。尚看得模糊。故義與吾心賓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為是者也。

適莫作通套。不可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止也。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為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時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此義。固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倡狂。此本天本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洞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為一。此之謂比。人因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錢禮。明通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偕寂。而羣生萬動之原。先立其大順。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偕作。而堯舜事業之大。仍處於虛。比字內。其涵養省察工夫。兼事前事後道理。徹首徹尾。淺人不能道著。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為極。自晉人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為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為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為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夙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為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為君子小人須得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

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據意有專務意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六

正編

是放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有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有為國以禮明其不讓程

子謂達得便是竟舜氣象其理自見

何有二字須從禮讓與為國關切原頭體認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為何事平生願學韓夫子宰相三書

獨不能古人不免受訶矣

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已明

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

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

陋不得將聖賢言語拈低來矣

所以立之患不在立位時天下舉人進士一旦授官直是茫然不

得不靠幕師衙役矣哀哉

求為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

可字中煞有寔學在許庸豎冒濫

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為可知談何容易

今之處士冒濫者多奸黠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令彼

清夜自狀其所為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

公負高名於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為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

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為始

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

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

也

黃真語原語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為中下

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為至此始悟豈非說夢聖門傳習誰

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

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即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

渙然冰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

唱為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為中下人說法猶混

得去夫子一貫亦為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為上乘說乎曰

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為中下說法

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定。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極曾子之言。亦不曾瞞過上。極也。

呂子語卷七

論語

六

正編

陳蔡之難。聖賢和証以二。云云。謂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証相字尤不妥。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蟠踞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為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箇話頭看。當時極通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背天下秀才化為異類也。

陳子龍云。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惟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借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以貫之。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境象如何。

唯字。疏解不得。描畫不得。敷衍不得。空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頌子矣。算定真積力久四字。等討下落。自然天外舉頭。却又脚踏寔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值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穿鑿公案。多墮狐禪家法。

自記。子出者。時可出而由也。俗解有謂曾既唯則子可出者。謬。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謬。凡無可著解者。當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連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敗闕。

只一箇忠恕。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呂子語卷七

論語

九

正編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寔却在盡已推已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為門人指示非正。頌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達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能健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忠恕一貫。先將分際看得書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間。凡道理到難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者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有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言。作曾杲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稀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者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三 正編

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平常道理。故其蔽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憑他平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禪家搬土爲金之說。以禪話經。淺陋鄙倍。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此誕易也。此又一謬也。予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寔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此。不體註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邪遁。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直寫集註大全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其寫來。虛字襯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君子小人。是指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極。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卽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閒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三 正編

可兩不相妨。常人之心。與義爲何扞格。可知其間有物。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須從格致用功來。此是喻之原。喻義喻字。極神明却極謹嚴。時文妄欲求高。增出圓融權變。有心無心。種種俗解。影響鶻脫。直說到無忌憚去。須一舉而屏除之。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單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寔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
寔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
之深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
後之大不利此非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為小人而其等高下懸
殊不能深喻者其為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
似後世不察每為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
孟所指之鄉愿令人竟望為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
痛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于靜謂科舉純是
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為之只是
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寔際
見賢見不賢尚有定盤星不走

不但見賢見不賢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
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
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劑不入况時文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為諫者
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
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為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
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為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即是懼懼即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
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寫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
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者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
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
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狼熱肺腸狡黠機械不妄想因果受
用即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為申韓其失略同皆
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者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適高便有
弊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
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
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
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
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蓋然言表。

不字必字。正為脩德者壯膽厲志。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看德字不真。多落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陳壽云。天下之大。天下人之眾。而謂無一人足相然贊以增長。氣勢云云。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亥已斬矣。天下之大。天下人之眾。而謂無一人足相繼起而角為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尊奢云云。此派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為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軌。此大惡也。

世間齷齪猥瑣。一倡萬和。論訛成羣。晝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為貴。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為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句為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諷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數所以致辱疏處。正有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諛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語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章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然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裏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正編

佞字正是。不佞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透。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樂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為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為仁之基。

子使漆雕開仕章

楊以在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愼。評謂仕為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愼合看。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看壞耳。

羅萬 仕學之途惟聖人能一之。賢人亦未嘗不一。但有淺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迨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兩蓋。乾却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為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蹉踏却不道聖人高於禪處。正無此針錐作用是。未能信。不是虛言。鶴突語。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呂子評語卷八 正編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具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契之故。懸空參解。即障禪魔。著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為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峻矣。看此理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宦途秘訣。不則索性拋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篤志。意靠實地說。已不多得。

金壽 又聖門之士。皆聖人所熟鑑也。然亦有非常之想。忽出聖人意料之外者。其才可。其志不可測。評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是。現在未來。初機後箭。皆有著落。又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

謂仕。云云。解釋使說相關。與漆雕足目分兩。及未信境界空濶。直道得洞然無疑。爭奈一個斯字。疑團如栲栳。種種皆沒交涉。硬差排箇仕字為靠實。不道此去倒屣三十年在。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墜處說。上蔡不安於小成。只是兩箇反面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

徐為儀 艾千子謂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摹出意不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篤志二字。照求信意為切。而兩意自可包。又謂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實際。非虛講光景也。時文槩將其斯逝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

呂子評語卷八 正編
談空說說。殊可厭恨。謂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矛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有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時文謬指斯字。渠自著魔。妄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千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按捺一箇仕字。不下在。

如千子之說。信只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為漢唐以下人物作

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全盛文 震世之業苟有天人時勢以就之何必其才有餘亦多有以嘗試獲成者究其實地未免小人僥倖也。漢唐以來只是這一班人多故起人妄想越無人物也。

田方來文 自謂人苦科目資格限人進取韓富歐范皆山制科不問人才復有踰此徐晞況鍾皆自吏員累績才人如水貯器蓋同則同孟方則方何有鄙夷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公甫吳康齋者固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責陳吳也但欲行伊尹之不顧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道而後可今讀陳吳之書溺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矣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四

正編

附此章文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開之自見為更真則其所見為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為功名之途故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出其所長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瀰淪而難盡者矣。聖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而授之其仕也量盡於仕者也其未仕也量亦盡於未仕者也。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書不得而知也而夫子則知之深驗之久施之當其時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欲然退夷然遠也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猶人之見也哉天地民物之大謂與吾身無與者此其人先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吾身與天地民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投之而不益其所固有誰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刑政之微謂皆吾心可略者此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刑猶多得其闕失之端則其細微有蔽焉者矣古之人一夫之不獲而具曰子辜一物之未格而具曰子疚誰則能精詳如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之而為聖賢者信之而為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第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為賢之所不可域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詣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為聖賢者祇未信其為賢未信之自有其殊塗也而忽見一斯為未信之處則已為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固於其先規模因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所謂斯者何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曠然之識耳此豈較淺深於疇昔者哉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效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器限於其外氣象因之以不化矣開非所志之篤其所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毅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意也夫子嘗以微觀及門而無或喻者也一旦得之於開雖欲不說烏得而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果未可以仕者也自子說之而後知開之未可以仕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以為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五

正編

功名而聖賢以為性分之事也。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吾儒亦豈能以無本之學。出而為用於天下。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則遂為千古之分途。三代而後。誰復論及此耶。然必

不可不論三子地位儘好。只是仁字難言耳。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

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謂見大意也。

仁字無不并包。然三子之事功而夫子不知其仁。此何說也可參

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一問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於仁如何。而曰未

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

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歛起。天理漸

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槩

難說。至於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

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

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三子展步。即在其中。然非此章正旨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

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

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雅當三

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

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識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

令人識得箇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

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首節

夫子每提回賜並說。煞有深意。

看聖人好與賜語上。可知聖道非知得盡。畢竟做不到。故知字最

重。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閒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節

聖門以聞知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即以聞論。即以知

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

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流入人心已久處。

問某甲過在某處。曰在無十無二處。在并無一處。在并無知無

聞處。

子曰弗如也節

自見不如。與人定不如。迥別夫子所與。正在自見耳。非斷決其弗

如也。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死。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

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連作隨波逐流看却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自知自屈只在當下勘驗。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此章文

與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令之自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八

正編

子取進之且學道而必捐聰明去知識此異學之所以為教而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實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有所歉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遺而散殊之分無由盡故聖人其樂得夫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之不至則為之取其已至者以震其所未至即其未至者而勉其所必至正所以教聰明教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顏子其同科而相近者不乏人而夫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賜也哉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如回者止有一賜而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以知者不類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是為知累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

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微子言賜亦固知夫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為此非真回此非真

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子固知賜之不敢望也微賜言吾亦固知賜之不敢望也子貢則以為自有真回自有真賜也回有回之聞焉回有回之焉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

於默識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為之引其端而知輒竟其委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似於一之中無復推詳

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以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渺也而用素熟於億中斯入之也有獨得獨得者得之少也特聞為之開其往而知即逆其來雖緣感

為應應復為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將迎對待之間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真回矣賜果有真賜矣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九

正編

回未必真回賜已得真賜矣所謂愈者信不可愈而望者信不敢望矣弗如矣而子則曰未也微賜言吾固知其弗如也分之有定者受之不可不順使回舍其靜悟而從事於推測之途回有所不必而未嘗無得於回使賜舍其思維而從事於自然之域則賜有所不能而先已大失其賜矣賜之能順受其分也吾與其順受者也量之無涯者求之不可不深使回實其明廢而不必圖格致之功則理不虛集回亦有弗如之賜使賜養其探索而亦不必希神奇之詣則識有漸臻賜亦無終弗如之回矣賜之能深求其故也吾與其深求者也此又夫子所以去其自安之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者兼質與學說

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為剛之體如何為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中根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只須實講根有欲故不得為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

即慾之不得為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欲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十一

正編

根也慾焉得剛有此病必然敗露自古無能瞞過者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二句之為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為仁而故於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為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本是恕却說入仁字正見子貢不會親切用功來於言語中自然流露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非爾所及本是抑語

仁恕具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兩邊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

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或欲并此二字脫離則又異說毀註之過

仁恕之義發於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為此言

文章可聞處然有工夫

可聞正復不易子貢平生工夫都到

不可得聞是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可知有多少工夫

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

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為聞者必非聞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十二

正編

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可聞非容易不可得聞非效外別傳

陳際泰文非謂性不明人無以為生也而特於道為至尊亦非謂天道不明人無以為立也而特於道為尤尊性不明則生有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於人最切但急

不易明耳豈僅為其尊耶若然則亦可聞可不必聞者耶

教不躡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

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啟禎時文都混入

宗門了悟去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言會真聞

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躡等正之解者

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

言

言

也。即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躡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躡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橫說來都錯。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躡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躡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於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躡等之神也。須知教不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五

王編

躡等。不是聖人有其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躡等四字。呆淺即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說來止得教不躡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脩爲。夫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文章即性道。固是油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於文章

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勘透此理。則夫子之教。子貢之見處。兩邊淺深前後都到。下半節道理。已無所不徹矣。

此章是從學人悟後。見得教者用處。老婆心切。教不躡等是題理。悟得教不躡等處是題神。延平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呆詮不躡等。猶是塔中人語。正須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

羅文正文末段謂可聞不可聞。亦據子貢當下見得如此。終不能定聖人之淺深。此意更覺舉頭天外。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五

正編

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

不會開得文章。性天定落處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勤於效法而失精微之意。高談性命而乏經緯之端。其於文章性道。實未有聞也。後世論學。亦只此二弊。惟程朱之教。兩邊不漏耳。

後世講學。只揀無言無隱與點諸章。正是求深得淺。

子路有問章

此章是記者貌箇活的子路神氣如對
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

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

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問之後行未盡
之前此問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
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未能亦正在能中見得

惟恐有問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只重行恐問所以狀其行之急耳

只是形容子路勇行到極處惟恐有問正畫出他行前所聞之急
耳

呂子詩語卷八

論語

古

正編

此是記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

都是記者空中設擬形容非子路實事也人但向惟恐二字著想
則未之能行句先坐煞實事已死記者句下矣子路實不曾有
未能行時即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行正見他一
聞即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其妙只在通節活看

但就一霎間摹畫出全體精神原說全體不說一霎也故必須從
前際後際無間際摹畫出來仍要還他一霎間事方是十相具
足

此為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
是記者描畫真身妙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問斯行
章如何時文只曉得贊不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即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
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即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
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行已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平生行實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
玩四其字語脈則上四字直指子產到恭敬惠義字纔合君子說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
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曰南陽

有八百柔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
是子產真面目若徒作學問事功泛論則春秋列國名卿皆用
得著終是通套禮物耳

呂子詩語卷八

論語

古

正編

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
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
透此意方切子產平生

子曰晏平仲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者其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
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為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
有剛道作用而久敬落宋人埋路也謬說如此亦可笑矣余每
見人稱揚顧說書合傳註甚不然之

自免然為叔向易為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問之不若
齊之甚也故特表著之
題云善與人交文却云善與惡人交矣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為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金聲文君子於朋友常事勢之變。道亦有時不能不窮。而全始全終。何遂無術。道豈有窮時。道窮而用術。固知所謂術決非道矣。平仲所居則功利誇詐之國。而卒莫之忤也。所立則奸雄危疑之地。而卒莫之嫌也。善即指久而敬也。他却以莫忤莫嫌為善。自然以敬為術矣。**文子**敬字只作淺淺看。色貌俱見。更無餘憾矣。久字再須鏤刻一番。乃佳。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為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善正善其敬。非善其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看。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為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為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今贊其敬字無餘憾。而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即久字另鏤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也。論文之難如此。

郝京山魯昭公二十年。晏嬰適魯。見孔子。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分誼落落如此。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於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見。**京山**云云。徒見其胸中一團私心。故議論乖鄙。直不足置辨。張爾公辨其論未確。遂並欲洗釋晏子無沮封事。此又可笑。然則謂孔文子敏學好問。將不信有孔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六

正編

姑瀆偷之事耶。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越委婉。越森嚴。俗筆竟斷其不知。失其意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首節

三仕為令尹。四句。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志私忘家。舊令尹二句。是他為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合來完成箇忠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日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為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七

正編

再斯可矣。只說思之道。不是議論文子。

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文子只說斯可。不甚貶駁三思。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

不貶駁三思。則其謬也。直誣聖人矣。而可乎。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感。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評家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是武子之愚。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為
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
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
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
思愚愚可知矣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即其不避艱險
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為不可及也即使當日
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
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人錯看愚字都作其知不可及
矣

錯看愚字不中題解猶小事使人遂看得武子是吳闔人所云詐
呆子將謂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六

正編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為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
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即其愚處便是不可及
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即是功利一角此吳下人之
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
其愚豈可及耶

徐敬業之死綱目予討賊之義不得以螻臂當車為誦也
人多於愚中講作用狡獪乃深也黠也非愚也然武子之愚却不
是冥頑懦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窒滯之愚須知其用自在

註云知巧之士所不肯為武子不可及只在這肯字
甲乙問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為知巧而不知其身為狗彘即死
難中亦有知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為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章

唐順之文蓋道非有志者不能進也云云今不是無人只是無
志不是無志只不見大意志不篤耳

狂士之成章兼內外說方見斐然全相
斐然成章然曾用工夫來

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為裁

子曰伯夷叔齊章

陳際泰夷齊以體繩物而纖芥撓焉乃所以形自性之本夷齊
以化齊性而舊惡忘焉亦所以居物情之安如此則有兩般
矣體用分矣須知清之中本如此所以為聖之清
畸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為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
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為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九

正編

聖人胸次遶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獨
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
較分明不可犯濫此為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
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金聲文以商受之貫盈也亦既避之矣及其濱於危亡又為之叩
馬焉斯之為不念也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
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為受為天下古今君
臣之義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斷在前案在後案後著斷語不得

此辨直非誅微生也

顏淵季路侍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而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透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掂斤播兩

子路曰願車馬二節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小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為須與體會著他是甚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子

正編

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貧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一部史記沾沾於任俠貨殖講好義作用而不知其皆私欲也一本老子沾沾於仁義道德講無為不犯手而不知其皆自私自利之極也明此方於聖賢用處不錯會

若只在貧富上評品看得子路僅僅賢於富而輕財者則凡貧而慷慨者皆可與子路分座矣

伐施看得粗淺便不是顏子景致善勞說得空虛更不是顏子工夫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體會親切方是亞聖分上事學者心上事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或曰

此正巧於講無伐施意曰正為巧處有病在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天地缺陷正賴聖人補救三句是聖人痛切心事

歸有光文聖人者無為者也有心焉而已聖人在位而神化行

日無為若夫子言志正自有為不為有心已也

安信懷中體用畢具

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

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

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帽子便失之千里

三句要道理大不要言語大即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

表襟其大纔有一點恢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

須知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天地氣象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子

正編

崇禎間墨卷下者墮坑落壑上者不過張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

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為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

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子曰十室之邑章

不如語氣純是一片誘掖勉勵深情一經俗手臨撫便似聖人絕

世自贊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

論語雅也第六

子曰雅也可使南面而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夫雅可使居南面者以其簡耳而顧以伯子當之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首節先主簡字不妥看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仲弓一問夫子一答仲弓又一辨此間煞有意理

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舉敬與簡對論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正編

敬為學術事功之本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居敬有居敬之義行簡有行簡之義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

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此處人多混過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截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墮義

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人只說得所居不同便是顛頂過去

方其穆然不動之地一念萬幾真若有紛隨不違者焉故

紛隨定也居敬說來不的他看得敬字恁勞攘危苦所以要打破敬字文結繩亦日遠矣孰能勉而效之哉畢竟看得他是第一位文盛王攬御世之權則臨淵集木之懷但隱隱可以自知而決不示諸形迹使萬物遂得以觀其淺深敬不可見耳豈不示以愚天下哉也只是看敬不濟此種見解都是二氏之害文惟敬以運其先云云敬不僅先終始皆是○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於敬字不的連行簡都說不著緣他於敬字一向厭薄不曾見真面目來

子曰雅之言然節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正編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須見聖人語意前後交通處

要見得此句是夫子意思不涉仲弓事

子華使於齊章

楊以任文請粟辭粟為友良也為吏廉也聖人豈傷其意云云評聖人明斥其非此却做就他推廣意豈不誣聖言乎滿肚皮奈

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為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有此種趨識誤學

人不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王世顯文自世之衰也。天下爭以粟爲重輕矣。以粟爲重輕。知有粟而已。選恤其他。士人取與之義。廉恥之心。被司馬子長教壞盡。今日幕賓遊客。誰不以遊俠自命。貧士責望於友朋。熟客干求於津要。得志則侯門之鷹。失意即喪家之狗。讀知有粟而已。違恤其他。亦當怛然汗下乎。

首節

金馨 冉子必周於此。此世俗之善事。而非仁人君子之所難行也。論不論難不難。止論當不當耳。若以難行爲事。將可不行者。而亦行之耶。子華非不敢自請者也。冉子胡不思焉。子華雖欲請。不敢自言。亦禮也。况只論夫子用財之義。不重子華。

子曰毋節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廉者設法也。本句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意重。下句意輕。本句直。下句曲。本句是身。下句是尾。本句是正論。下句是轉語。一字爲句。須畫斷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宜以混略之。此皆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駢角與犁。毛色之美惡。豈即罵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達。一問處在此。

心齋坐忘。故是老莊家言。今人多引爲實証矣。

南 夫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豈以久暫較哉。不較久暫。何用下三月日月字。又計回之於仁。已得之天機。坐忘之表。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只二氏有此契勘。聖賢實從離合久暫處體驗來。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即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附此章文

有大賢之仁。有羣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夫仁一而已。而心之不違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夫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勵之歟。且自人有仁。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顧仁存乎心之中。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四

正編

於是乎離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久暫之分。定仁之爲仁。亦爲之去。而深淺於其間。夫仁則豈可有去。而深淺於其間者哉。吾嘗以此靜驗及門。而各見其故。殆無以過回。人心未有不與仁爲一者。私入而爲之二也。私烏能遽入哉。此必有授之以隙者。而後彼得而乘其間。方其隙也。我能覺焉。即合爾。及問焉。則反與私爲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爲歸。藏之地。故不患夫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親切之意也。人心未有不以仁爲主者。已勝而爲之敵也。已烏能遽勝哉。此必有示之以離者。而後彼得而攻其弱。方其離也。我能操焉。即存爾。及弱焉。則反以已爲主矣。雖欲自還其初。而終與已有憑依之勢。故不慮夫已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回也何如乎。回無異仁也。而其心異。回亦無異心也。而其心之於仁。

異夫人事深者。天機日淺。回又非離人事以為治也。日用飲食之故。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即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蓋未能臻乎不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嗜欲去者。清虛自來。回又非守清虛以為養也。見聞言動之微。無一之不體於心者。遂無一心之不體於仁。循之及於三月。始未能泯乎不遠也。然不遠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也。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視仁也甚尊。以為甚尊而致及之境。生以為甚尊而危疑之情變。以危疑之情。當致及之境。吾見其飄搖而靡定矣。又况有甚親者引之於後也。心在既分之時。其視仁也過難。惟其過難而游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惕厲之功頻。以惕厲之功。挾游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居矣。又况有甚適者狎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理欲不並域而藏。各視夫心之所喻以為向。所喻在理。所向在欲。其偶也。所喻在欲。所向在理。亦偶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立。各從夫心之所習。以為歸習於微。雖危而即歸於微。可必也。習於危。雖微而即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由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違。以馴至於無可違。而後知仁之真無異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五

正編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此與武伯章迥別。武伯章原是論仁。闖入魯事。便顧賓失主。此對康子說。因才用人。却正合旨。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時文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關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不獨稱論

三子。此義未有發明者。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粘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為儒也。

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為己為人註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六

正編

形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為己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為己是正解。固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為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脚。即犯為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即無為小人儒。亦止在君子自己身上勘驗。自己意中分決。若從勝小人。慰君子立說。亦正犯為人功利之私矣。此等處。文人求文章好聽。全不體會。然正係學術是非之關。不可不詳析也。

陳際泰文。有人焉。衣冠儒也。笑貌儒也。而叩其中。雖儒而不同者也。若是者。分於大與小之間者也。亦有心中無愧怍。而見道不弘者。然畢竟儒之大小。亦只分於義利公私。君子小人。分邪

與正辨之在心術。君子小人。分大與小。辨之在學術。安得有兩樣。君子小人。學術即心術也。

講功利便不是君子。只是成敗利害上熟。便是小人。可不畏哉。

子游為武城宰章

有聖人一片大道為公。選賢與能。心量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看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真宰相功用。時文一派妝點大話。直是膠粘不上。

雖二小事。正深信其生平。

觀大略。意從楊氏說得之。然楊氏之意。言子游精於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未嘗是從前至後驗過語。不是一番事。正是又悟其如此。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不至。亦以為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怪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歎其賢。從為宰之始。至今日。從其至。想到未嘗至。方得情事之真。盡義理之至。

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箇幕賓。游客輩。做秀才。敗壞殆盡。須從大處看出。二事關係。方是子游舉此。以槩子羽之意。做秀才。即當以天下為己任。此時靡所不為。安望其後耶。

今日奔競秀才。異日豈可居民上乎。

陳際泰文以貌取人。雖神明尚或失之。其人雖寢蓋在儒俠之間。

評毫無俠意。俠者七國盜賊之雄。不可以論士君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莫厚禮。聖人嘉魯大夫。所以罪主兵者也。夫誰敗魯師。而使之

反以殿見乎。云云。凡論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

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

以為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直。必無

許多隱謎。蹊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

以為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

旁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

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

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

論以為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

尚以為他意橫汨。况爾人閑議論耶。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

本義。如篇中說不伐之美。只一筆帶過。他不是怪此意。也是要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八

正編

寫那邊意。勢不可在這邊逗遛。使其主意不顯也。

入門策馬。辭未出口。非為之反敘功紀事也。此正是伐與不伐。毫

釐千里分界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出由戶。亦是道中事。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

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

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今講學者。都將事物放在道外。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誰能何莫。相呼甚緊。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說白文如此體貼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塞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有批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九

正編

為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批荆川文又謂此意我在後好却如何曰在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同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後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唱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君子學者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為渾然此論文體非有別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人字合下句說兩生字微有不同

是生也直直即在生內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為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此直字與毀譽章直道不相干

直為性情學問之主程子所謂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直字謂定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慕直之義能定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屏至老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

刻直則是生固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

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作生初之生要追原

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來而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

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

思議自無此病震川先生第二作較首篇講生字更切實第後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十

正編

幅直字又攙和良知家言學者於此理有絲粟不徹便夾帶鶻突况彼家之說惑亂最深鋼士大夫中其毒者如油入麵不可洗滌雖震川不免何况庸輩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

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爾後人誤解程子生

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為看於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

說是重生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

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即失所以生

之理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皆所以完此

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為直之害

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

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歸有。事有因襲而教學者。或非此理之由中。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非有所因而學之也。直故也。教學亦是直。與襲取不同。如何說壞學字。此亦中良知之毒。

羅萬藻。人有其朴以盡天年。而豈煩聖人之憂乎。無聖人而人心不三代乎。聖人無聖人。人心便不三代皆幸免耳。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而豈維挽之與乎。况維挽之。而人心終不古乎。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卽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人之生也直。亂賊之幸而免者。與之講名節。說倫理。說法律。總不足以治之。直以不是人爲例。則人類之憤洩矣。

子曰知之者章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十一

正編

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鞭策。大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

不如二字。或奪人。或奪境。用處無方。

者字中有多少資學不齊在。

上二者亦自成一地位。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下二層原都在知字中做工夫。

爲學於知好。煞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金聲。學問者。精神之所居也。佛學只是弄精神。從莊子精神聖人之心得宗。子靜伯安又從佛得宗。正希好言精神。是其源流把柄。盡若人也。雖索其厭苦之意。而或無從也。又况其進焉者哉。道得好。厭苦也曾從事來。今人直是無干。然正希於聖學。但有厭苦。遂覺異學之可好可樂也。只從知上錯起。一知則一息百年。可不更求知也。禪家有大事了畢。聖門無此知法。學有所好。易若無所好者之落落。竟無一事也。渠乃以無無無亦無爲極樂世界。聖人之言不附禮樂。不附政刑。不附理數。而空微於性與學者。惟吾夫子有之。中庸曰。夫焉所倚作此等題。將何所倚。倚學耶。倚才耶。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知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詭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此文之字。却是西來大意。故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于子嘗闢禪。此評却正是禪家機用。于子落其圈。而不知耳。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義鬼神分別處。便是知。先難後獲。主一處。便見仁。

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則遞說。縱作交互。或總講。定專重鬼神一

邊發論矣。况今所講之鬼神，乃漢唐後一氏所言之鬼神，并非夫子之所謂鬼神乎。

論語 既敬鬼神而又遠之。遠與敬是一義，加又字便兩背。

敬與遠固是一申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為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謂事鬼與蠻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於為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為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以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例者也。厥豎每拔此句以為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闕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敬而不遠，即祖父亦黷祀。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仁者就現成指點。

先難後獲，自是兩層意，却只是一層意。

先後是心，難獲便有事在。

後獲不是終於無獲。

陳際泰 又無功之獲，仁者所不恃也。總無是理，何止不恃。日用之經世，共目為尋常，而賢智何以費其參証。難只在日用

尋常處耳。蓋理在奧窔幽阻之地，而重累以求，庶有遇焉。即萬無所得，而意可以自謝矣。是差做工夫，非先難也。如其說

將索隱行怪，亦仁者之先難也。又理雖本無異量，仁者終不以

為己獲也，而必欲致其難，迨難之而卒無加於先至之物。仁者

甘焉，亦無是理。畢竟不同。只宗門不離故處耳。說來說去，只

成一箇求獲之心，而故迂其作為以取之，可以即獲而不受，終

無所獲而故難。天下安得有此拗弊。仁者蓋天下本無不難而

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

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矣。文只求先後二字說得纖巧，不覺正墮功利窟中。

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不可只泛言難。

論語 難字不即粘為仁上說。先難後獲固是狀仁者之心大

段如此。然謂難不即粘為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

之事理日用乎。此等評論，誤人最不小。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四

正編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遲暮，即是痴人圓夢。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

落魔外邪淫矣。

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為樊遲下手着力處。非此即是仁，謂

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點，與其言也，初不憂不

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去做知仁也。

陳際泰 又論仁知之心。註中分事字心字極精，併作心字不得

又務義而敬遠鬼神，此不務利於外，而乃得以身世自利者也。

先難而後獲，此不務利於後，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通篇只說利，顧麟士謂照粗鄙近利四字立論，不覺為之失笑。

豈儒眼中真著不得墨潘一點粗鄙近利，乃舞雩章註粗貼辨

惑之答鄙貼修慝之答近利貼崇德之答在彼章各有比屬不得混括况此章並無此意乎即移彼章之註以詮此亦須兼有粗鄙二字如何只說利

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指點直捷者字方見分曉務義兩事若不足為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初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避之失而告之正為此也從此至知仁之全體正有次第在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是就兩種人說不論其理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五

正編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自為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追論過深推舉過高便失此理

三股隨意舉似說簡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題正不喜如是

樂水樂山只為他便是我所以分內外不得

知仁本領與樂壽相關最難著解但將非知仁與偽知仁與知仁之淺者勘驗所以不樂壽之故知仁本領自出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都從周分都從道分若時作則但魯近道而齊原悖道矣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同自周道來却有不同亦是起先有弊病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爾菴文謂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弟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所以為變及至魯至道處須有著落

魯只要修舉振作

道字明然後可以言變

王半山蕪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夫

正編

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為更張豈在半山下乎讀蘓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撰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根撥也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大呆便說難道如是耳此雖字神理也

孟子乍見惻隱未嘗非仁之端誤只在從之耳

仁者當此自有恰好應付大用

黃真乃聖賢以道殉身苟不係乎君臣父子之大者終無死地焉兄弟夫婦朋友當死處也須死而死而無益者聖賢不輕

以責人夫亦存其身以厚天下也只論當不當不論有益無

益不論存以為天下。所哀者井中之人也。所可哀者不必皆井中之人也。不是不救此一人。只無此救理耳。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堯舜猶病正無損。能近取譬。即施濟理只如是。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

陳康侯云。愛仁之難行者。未知仁之有妙用也。不是另有妙用。只是理明不如此愚耳。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幾元。或怙終。倒戈乃徒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為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精於智義者自能會之。

金鑰。情迫則不服。審利害勢急則不暇計成敗。正仁人之心。過處却在此。仁者不到情迫勢急。早已審計。到此却不見其迫。

急。不自卹其死。又烏能卹萬物之死。不自愛其生。又烏能愛萬物之生。子每見任俠者流。即不敢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仁人之道。德替人情耳。却是釋家見處。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聖門論仁。正

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

是本性。不知踉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葛道士子。只為拽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自換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陳康侯云。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異端之說。既明樹其敵。而曲學之士。復小成其間。至於紛紛而無已。今日學者無成。而卒至畔道。不出此二患。至良知家。則併此二者。故尤難救正。儒術分而大道隱。天下各得性之所近。有同本而至於異末者。如陸王乃本異。非末不同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六

正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為。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眾。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為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為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首節

在子貢說來。不見博施濟眾之難。

金鑰。若斯之難也。則事於仁之過也。賜行勉之矣。彼三月不違者。固瞿瞿然在陋巷中。而一匡者器小也。不違不在陋巷。器小不關一匡。莫將事字一例看。壞何事於仁。猶言何為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為實字。其失在各義文。

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即以博施濟眾為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不得不辨。

聖乎不是住語。施濟是仁之事，却不是仁。

夫仁者節

夫仁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暫置不得。

欲立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凡人之心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為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略不得。混渡不

得。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九 正編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都混過。

但事不若是之難耳。事可詭而出之者也。不說到此，只真心博施濟眾也，做不來。此子貢博濟之說，夫子黜焉，而獨取足於心也。原不曾獨取足於心，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眾，專求諸事而不

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眾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

須知而立人而達人，却實有事在。

歸有堯舜。天下無心外之仁。混語似是而非。此中有良知家當在。亦無仁外之心。其有仁外之心，所以有求仁之方。論

仁之體者，不外乎心，而求仁之功，亦不外乎心。子貢乃欲擬之於堯舜之所病者，多見其空虛曠蕩，而愈不得其原矣。子貢病為泛濫駁雜耳。空虛曠蕩，則徒求之心之病也。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也。凡為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缺少。然氣拘物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為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物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

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作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闔，佛性遍滿法界也。

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闕闕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於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時文都說得一

偏。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而字是兩層，不是兩層。而字是通貫樞紐。

此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底。此節正對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眾可謂仁乎。時文俱混說。

能近取譬節

歸有光。物我之未一。知其必有以間之者。而務為強恕之功。

與上節分界的骨。註中強恕意。正從之方二字體認出來。

此與上節一滾不分者。固非強別安勉者。亦未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不要只講近字。須講取譬及方字。推行交接處。煞有寔際工夫。非反照即得也。反照即得。仍只是上節耳。

能近取譬。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附此章文

觀聖賢之論仁。善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眾。未嘗非仁。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而以此求仁。已先失其本矣。誠取譬於立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夫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事也。而以爲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內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闔。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實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此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體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即全夫天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即然勢不及。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求仁者之所以實致。而可爲昔者子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眾者焉。而猶幾幾乎未敢信其爲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爲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任者也。必博施濟眾而爲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仁。

仁然後可有聖人爲帝王之仁。無匹夫而下學之仁。然後可。不

寧唯是。必博施濟眾而爲仁。則聖人不能。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匹夫。聖人爲帝王者。不能。不如匹夫。而下學。彼水土未平。

頑讒未革。誅極未措。鳥獸草木未時。而君咨於上。臣儆於下者。所謂帝王而聖人者。非耶。然且不得爲仁。又何遽爲聖哉。嗚呼。

何其難也。夫仁者非難也。仁者之心。何如乎。已欲立而立人矣。已欲達而達人矣。非有所擬議而然也。非有所準量而出也。吾

正吾性。即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即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體大都如是。仁之爲仁。豈有歉乎哉。而抑有歉焉者。則反之

不能得其通。而推之不能實其力。亦未知夫爲仁之有方也。仁之爲道也。極乎自然。而求仁者。則必出之以強。天地萬物。皆與

一體有強合之迹。我自盡其所強。而自然者。即得乎其中。仁之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爲道也。本乎大公而求仁者。則必驗之以私。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我克擴其所私。而大公者。即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悟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熟悉夫飲食之故。生殺者。志氣之舒慘也。厚薄者。手足之親疎也。澤必遍乎百昌。固精微之自周。治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憾。下學非難幾。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眾而爲仁。何以處夫匹夫而下學者也。并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

論語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為理不當作耳。

信好二義相須却是一齊都到。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

止是謙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

古不好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為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

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

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取紛紛亂道其病總

呂子評語卷十

先從不信起。

趙衍文鑿知自私之士其患在於無傳而其端始於不信**病根**

只是一件**一**則信其所信非吾所謂信**今人**聞舉陽明之

失如聞父母之名而於程朱則短之不遺餘力何也**一**則信

猶不信不可以為信**今日**風尚又一變篤信紫陽者某却不

敢輕許**信**信好為述之本信又為好之本理自不易**道釋**

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為胡

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

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

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

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

為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

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况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為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今人好談經學著作紛紛斬駕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全然

不懂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為兩觀

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為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真可恨也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圖書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

可笑而謂詆古昔仰侮聖言蠻村駭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

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疎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會

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子曰默而識之章

呂子評語卷十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

艾南英開天明道之事古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緣

而起也意者其在語言文字之先者乎**默**識不是生知神

悟如此說不覺皈依棒喝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

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

明削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

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

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為智仁是子

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

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遠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

之極至可知越平實越自詡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

人分量不賴此處擡高。要擡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請拈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擡高作聖人之極至耶。以默識作言。統下兩句。未為不可。固不必定以三平為不可移易也。但講默識多混入拈花微笑別傳。斯則大謬不然耳。默識便是知止境界。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上三句總要道起末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實有箇現成人在。

子之燕居章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寫得開曠神奇。是讚贊冊。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甲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黃浩翁能道光風霽月四字。故朱子稱其見處甚高。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為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天天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憑各人舉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

摹擬出箇活的聖人。固是難。摹擬他摹擬之詞。又是難。形容平人尚多不相肖。况形容聖人。而欲得其容色之微乎。申申天天。記者已屬擬似。千載下如何著筆。都在向上一步。尋討。方見聖人分上事。張子三十年做不到。也須到此方知也。

子曰志於道章

道德仁藝。公共名目。工夫全在上半截。四句總看。見兼該交養。涵泳無間之妙。遞看。見先後輕重之義。各看。見用功得力。親切不同處。

於混沌以為不必分。為於殊途。嗚呼。是為知學問自然之理哉。學者之病。不出此二者。而下一種尤害道。末語所見甚高。志據依游云云。須不是聖人強差排名色。

首節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志於道。即大學所謂知止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依於仁節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四

正編

日月至。亦是依中事。但分久暫淺深耳。

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合。為其看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為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為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傳耳。

已分明。然謂子韶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替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放入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游於藝節

游藝是徹上徹下事。所以終道德仁之後。陳際泰文一事不能為儒者之所恥。云云。便看得藝淺甚矣。如

此只成玩物喪志耳。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工夫精微也。假如灑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為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而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為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為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五

正編

游藝自初學至成德皆然。不可說依仁後方可及此。但至成德後游處自不同耳。

游藝不坐煞在依仁後。志道據德時。皆離藝不得。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歸得。凡六藝之訓。先王之所以為教。與之出入進退俯仰左右。而優游於理趣之博。使之接於耳目。動於四體。而從容於日用之際。則有以見夫道德性命之非內。而事物形器之非外。蓋

交養之功。如此其密也。自金溪以來。總不曾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沾沾於束脩者。論可笑矣。

子曰不憤不啟。章此意便是。

子曰不憤不啟章。

舉字中殺活。縱奪作用具在。

是四隅中隨取一隅。故一即是三。若坐煞一隅。則三在一外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郭滂交功名之故。取衷於道德。則已素。兵武之略。歸原於學問。則已優。居是世也。為是事也。不問何途之操。聖賢處此。必有道耳。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六

正編

到聖賢真無不可處之時地。亦不分大小事理。如是如是。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首節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為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惟我與爾句。語脉最難襯貼著。一點矜誇傲負之氣。便失聖人當下篤信實證。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

曾點暮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矜乍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

子曰暴虎馮河節。

雖說行軍所與。然必也二句。指平生大段言。不粘煞兵事。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子行誰與。却不於行三軍時擇取也。說至此。仲氏之氣不得不奪。臨事二字。包舉甚大。聖賢豪傑。王佐儒將。都在此間安身立命。常人之懼。多在事。事後須臨事早為。

懼字精神。正與血氣之勇相反。是子路對針。

單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黃真羅文 士大夫之器之識。必有以超於一將之外。而後可退而

為將。卓論。須知用之則行。本領自如。是文跳盪之姿。夷大難有餘。安一身不足。評夷大難亦未必有餘。文內力堅定者。恆先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七 正編 天下而有周身之防。智略恢宏者。雖即小事而有什全之慮。

孔明謹慎。在苟全二句。便可見。後世以粗疎不事細行為豪傑。大誤。若斯人者。當其入為周召。出為方虎。則從容而兼文武

之寄。至於弛兵解職。而奸雄無賊亂之謀。曹操解兵就國。不

得。可知是賊。不幸萬方糾怒。九字驚騰。則談笑以折敵人之

衝。至於事定功成。而寬然有未施之智。最善形容。學者胸中

須常思此種氣象。文謀而後能成也。懼而後能謀也。重在成

此云謀而後能成。却倒。蓋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

然於理却甚有發明。

成字兼決斷果遂之意。乃見全理。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萬全。正是成。附

卷先生文。只見得謀時一半。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逆億術

數為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億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

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三句。是反跌語。激出下文。甚言不可求耳。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為此語者。特以明

其決不可求耳。是點醒語。不是婉商語。如不可求。主命說為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八 正編 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為下等人。不得不如此說。不可求。是受多少折磨後。方肯死心塌地。若尚留餘。猶不足使庸

子轉省也。如字神情。見心勞日拙。小人在自做小人耳。然中道而迴車。及行

迷之未遠。從一點醒後。即能猛省勇改。便是聖賢豪傑矣。諸公

得無意乎。從字兼得失說。身分乃高。要之得亦是不可中事。

策蹇而應不求。聞達陳狀。而試高蹈丘園。其醜態更甚於馬頭籠

下。季札聞韶日觀止矣。夫子聞韶日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

子在齊聞韶章

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
習既久深歎之詞。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助輒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
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
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
國君社稷為重之義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
議論心事都誅盡。

陳子龍說者謂衛輒為君而迎蒯聵以奉之。此似是而不達於
勢也。夫國人悅輒而惡蒯久矣。假令讓以位而國人弗悅。徒以
虛名奉之。則父之圖子也不旋踵而徒為天下笑。此說有病。
輒不肖耳。輒果求仁。豈計讓後成敗利鈍哉。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九

正編

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
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
知於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
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旨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已不止衛
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自明盡。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節

怨字。正要從典盡氣平後看出。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善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遺憾。則天
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衛事。猶未可援以為
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

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
矣。

陳子龍心之仁。可必得者也。關於事勢之仁。不可必得者也。仁
在全天倫。與仁在全父命。與仁在全宗社。與仁在全宗社。與仁
子知所去取矣。故二子而無中子。有中子而不必賢。有中子之
賢而不必立。則伯夷窮而叔齊尤窮。即得仁且怨。以非得其所
求之仁。故怨也。果別有去取。出於天理之正。是亦求仁得仁
耳。夫何窮。且夷齊所行之外。別有仁可得。則夷齊之所求者非
仁矣。惟其心止在天倫而毫不繫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如此
文計較。仍是從國起見矣。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
家事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違背也。
不為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十

正編

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
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論語云云。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
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
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
熟後便自樂也。其次又以貧不累其心。為樂者。此却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
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用見處未的。於諸病雜犯不少。

嘗云。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乃自稱家徒壁立。吾無隔日
儲。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其沾沾得意。亦止斬勝於

王濟之已耶。

又辨聖人者樂天而忘物者也。樂天也。隔在有其樂而樂天。貧富只一般。中間無不如意。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為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迴越。又將聖人放低來。奏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分際。豈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觀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觀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膻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十一

正編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為道為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管思。此氣象來。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非樂陋巷。箪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亦在得解。橫說豎說。都是。翫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

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竟世純文明於天之道。而於人有餘祭矣。此可易言也。哉。不是

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即天道也。易以道陰陽而道貴其中。用處其正。以中貴陰陽。而陰陽已不能齊也。三畫之卦。中一而過與不及。居其二。六畫之卦。中二而過與不及。居其四。如是而天下之為中者。亦已難矣。以正律陰陽。而陰陽時相詭也。當位者有矣。而已有重剛重柔之患。不當位固矣。而又有所應所乘之差。如是而天下之為正者。亦又難矣。提出中正二義。可見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又在易得失之說。皆繫以吉凶。人即輕於是非之際。而莫不懼於吉凶之間。以吉凶深明乎得失是非。故其道可以喻於愚民。而本之陰陽。以為端者。在神聖又可深求而不盡也。易中得失是非自見。但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十一

正編

易主卜筮。故以吉凶言多耳。非以此動愚民也。若將易只在吉凶禍福上看。只此一點意旨。便與易理與聖人學易之理。千里萬里。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為課程也。

是記者久而見得。指出示人。非夫子懸立教也。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孰之平日參之。

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是雅。情景義旨乃得。

此題寫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未嘗立定齋課。須列經義如近日

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親炙習。日久覺得聖言不離乎此。看

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理。唱贊不盡。皆在所字皆字得之。

聖人初不曾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是記者留心總記語。亦是記者悟出聖人用處。皆雅言句。記者亦無限意思。

首喝一句。末又復綴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我字句讀斷。兩者字自相照應。非字與也字相照應。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字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箇。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為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若呆寫好古。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敏求。神理失矣。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為學而知。於理亦無害。我字兩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字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邊耳。

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因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為避求知而反添。

出不居知。同為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功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豈無幾何之知耶。但是生知聖人也。廢不得好古敏求。此是孔子實狀。却在自已口中難下。孔子說生知。是極尊崇。不可思議之人。故曰我非。今將生知自已說輕。便失其理。且如其言。乃良知。非生知也。

謂夫子自已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實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為生知。猶為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須體會此兩重。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四

正編

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為生知。實不自知其好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既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誘人。一片深情難盡。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

夫子實不自以為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子曰三人行章

三人行。人字中有我在。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暫。愈說得人字微。下師字便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透。愈說得三人行是暫。下擇字。

從字改字便透

此師字。正要看得極活。一必字觸處遇之。

聖賢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五

正編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二三子疑團。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只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忠其所自盡也。內以盡己。故無所私於己。外以盡物。故無所靳於物。信其所不欺也。內不以欺心。故無二三於心。外不以

欺人。故無巧詐於人。誠忠信二字最易混。看他分別處。各兼內外說更好。

四教直達至處。徹上徹下。

戴曾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靈。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閭門。古人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視近之俗學偽學。不更可憫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首二節

斯可矣三字。原不是慰幸。亦不是絕望。

善人懿行也。天既善矣。尤以人而成其天焉。質既善矣。又以行而佐其質焉。分疏善人確。若但言質美。何至不得而見。亡而為有節。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六

正編

亡而為有一流人。儼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疑。君子善人。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憂之矣。

子釣而不綱章

釣弋非仁術也。正是仁術。和尚放生會戒殺文。却是

不仁。天地之大。且以殺道行秋冬。殺固天地所倡矣。聖人不欲求高於天地。與分過焉耳。天地以殺道行秋冬。本不至理。釣弋正聖人奉若輔相處。如云分過。不但不明聖道。并無忌憚於天地。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

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為不仁。故聖

人無是爾。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

不知而作。當下便罪大。不論後弊。

多問二句所以然道理。及聖人用功處甚精。目為支離務外者固

非。只作博聞強識者亦淺。

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強記也。

拳拳非失。識字中有功力。

多問二句。是聖人實歷。次字謙詞。不是泛論求知之道。

歸有先。即物以窮理。由象以識心。而吾良知之不蔽者。可以有

覺矣。良知所重在不學處。與此各一話頭。况如此言。乃姚江

呂子評語卷十

之良知。非孟子之良知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

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遠字。原為陷溺後一種人謂之。

計一日之間。晝為夜息。居處與人精神之微。逐而莫能以

自淡者。何限也。聖學之仁。却不離此上說。我誠解一念之

縛。達觀乎天地。無有如吾仁之大也。我欲仁。不是此境界。誠

欲之。我此時即不敢謂習俱捐。浮氣俱盡。而我之耳目聞

見。已別有天地矣。此是說動處。不是說盡處。幹補得好。然他

所下語。却純是禪。須辨取似是而非。誠欲之。我此時即不敢

謂聖賢無功。任道無程。而我之俯仰出入。已杳無身世矣。亦

不論工夫幹補得更好。在禪家便是更須保任。仁之為學也

來。不知其所自。往不知其所歸。雖志仁之堅。非必能專其力以

守吾仁也。可知正有工夫在。雪嶠亦云。悟道易。得道難。似此

語句。真令人莫辨。等而上之。有依焉。而弗去。則欲之極。而無

欲者也。無仁可至也。上等不復見。欲至則是。却不可謂無欲

無仁可至此。語病不小。遠不遠。吾亦不能解其所以然也。欲

仁者自驗之矣。繳轉乎哉。指點意好在。慧能亦云。密在汝邊

○通節大旨。為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

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覷透此意。真說得精靈

警動。然他所言。只是禪。與聖學迥別。蓋指示反求。機法相同。而

其所反求之本領則異。此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也。不近不

足以惑賢智。試從吾細批抹處。思之自見。

呂子評語卷十

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

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

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為最

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

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看實。做不特理

謬。直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首節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疑問。

孔子退節

揖巫馬期以下神情。俱從上退字接出。孔子不多一言。亦不許詞

敗多一言默然而退司敗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處發泄逢人便如孔子急欲發泄出來不必定是巫馬期也實有此一段迫不能待神情

黨只在言論上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有國人之謂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愚之上加一吳字昭公固不得而罪之而聞者絕倒矣此一時情事想當然

昭公只以孟子二字諱人耳如經傳中孟子聲子之類未有書國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銀計耶

玩君而知禮而字司敗意僅以不知禮日昭公為猶輕也

章世綱文云云艾千子國語一段司空季子逢君之惡附會其說以要懷羸耳大力奈何信之據以入文雖百世不通自周人始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九

正編

然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同胞兄弟可通婚姻也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婚姻也無稽之談聖門所不道古書中說數害道者甚多不可憑以立論使竇倫內亂而日亦猶行古之道也非其說之罪乎艾評甚有裨於世道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若坐煞歌上與鏤冰畫脂等矣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盡數只患不肖聖人模樣耳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不會時儘他鋪張拏揜轉寫得記者沒意思聖人小家數也

而善而字自活相不會有所專指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

附此章文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間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恒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其入之也深故一善而眾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慎而周密故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詳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也廣大而不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善而天下受焉於何見之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贈會而賦雅頌之章猶存拜賡規諫之義問里謳吟而來倡和之什不失采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也子與人歌子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為作者之所未傳或情深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為歌者之所未覺此有取乎歌之善也子與人歌而善子亦猶是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欲其善之與我洽也聲輟而善隨逸焉則彼之曲折未盡出也夫所謂曲折者人能之入未即解之子解之子又未即能之如是而人之善隱子之善亦隱矣必使反之則人所能者亦解焉子所解者亦能焉而曲折乃盡出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發矣漸而即焉喜其善之與我親也理得而善斯秘焉則我之吟域未盡化也夫所謂吟域者人有之子未嘗無之子有之人安得有之如是而人之善微子之善亦微矣而後和之則人所有者固有焉人所無者亦有焉而吟域乃盡化也然則一歌也而聖心之精且深也如此其虛而感之

大也如此其誠敬周密也如此其和易而安詳也如此其公而無可私廣大而不遺也如此此可為天下取善之法矣善之來也無端其往也亦無端寂然而生我無以留之則竟謝焉矣我不欲謝之則亦竟留焉矣其中至曠其外至庸無心者不能取而有有心者取之聖人所以有窮理格物之學也此可為天下與善之則矣善之大也無量其細也亦無量紛然而至以一人盡之而已盡於一人矣不以一人盡之而并盡乎天下矣其用萬殊其體一本有心者不能與而無心者與之聖人所以有存神過化之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解尤明又能文之士方馳騁於浮華支詞漫衍而世皆求工其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所已至云云韓柳歐蘇諸公皆不出此言其餘尚未能及此耳

韓歐亦止是為文章帶得幾分道理耳况其他詞章之陋者乎文字照註作言為的

躬行君子四字罔圖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罔圖出

而不可不有益於吾之身亦自關古今之問學然舉而措之而或不能無疑於其所行文人名士下梢全無把鼻如是如是

天生聖賢之意期有以獨貴而立於世之所不足使做做焉為衆人之所公為則亦衆人焉已矣如此說却是虛僑之氣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意極平實况躬行亦衆所公者但不宜耳雖不尚文而躬行未盡亦不得為君子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曲有直却只是一氣轉注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

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應不恥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兩概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為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義不知他輕文

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

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為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以為是然則其所

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

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己維度。辭其名而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徒謙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即指聖仁而言。為字煞有實際。不厭須從為之看出。蓋惟為乃易生厭也。

為之謂為聖仁。脫却聖仁。空講為字者非也。

或謂為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為之謂為聖仁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汝曹偏不曾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為圓通而惡切實。故其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為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呂子評語卷一

論語

三

正編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不能學。只指不厭倦為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子曰。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槩。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

分別出曠達一流。方見君子真相。

坦字。不應與蕩蕩分對。

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

陳龍文。君子之得志也。布公於時。推誠於眾。而小人之得志也。矯情欺世。常懷他日之虞。小人之長戚戚。亦不專防人禍。此章言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眾。寂靜感動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禦世也。以率直之性。而當陰相。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伺察之人。則君子必敗。小人必勝。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今日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為大。

呆子也。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

只做溫威恭之妙極。是若做六件支對。誤矣。

是記者形容。聖人未嘗自知其然。此意亦人所共知。但於自然中。

看出聖人自有工夫主宰處。有積厚自流處。乃為有學問之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一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曾
翦商連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為然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
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
如太王武王即當時庸眾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
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
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為重有天下
為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太王武王同也
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為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一

正編

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
下心腸天懸地隔豈儒先看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
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
正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
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已而興於
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
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
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
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
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
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王三分有二原是紂
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

而人歸其為翦商何

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
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
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
實始於元儒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
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
今日哉

金事固有出聖人之獨見而未一一明言者千載後誠不必
臆為說而反以舛詩經左傳不是千載後臆說翻案者自成
舛耳太王遷岐九十年而文王始生季當是時固未始有神
聖之胤也此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
翦商矣承父志於幾先不憚飄然長往則季之賢既無以加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二

正編

於伯而傳幼全屬私愛古公肇基王迹必不懷此敗法亂紀之
心也此之謂以庸腹度聖人太王翦商不是謀叛傳幼亦非
私愛伯與季亦不在賢否只志業不同耳夫子知其微而却
侯封乃曰天下句吳一往乃曰三讓可知天下二字如何
在聖人必有以稱之而吾與今之人皆民也當時既不知夫子
復不言又安以庸夫之腹度聖人以千百載下橫臆千百載前
曉曉焉為之說也哉正謂有不民者其說可信正希自信不
及一樂作民觀耳况稱其子而究其父漫為太王翦商之說
乎翦商是周人頌其祖之詞決非寃也○君臣之義原為天
下而有太王為天下而翦商武王為天下而伐紂泰伯為天下
而讓位王季為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
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
 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
 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為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
 遺也泰伯自不欲為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為故三讓以自全耳
 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
 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猶王季受之不為貪又謂論其志
 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
 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謂二者
 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
 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
 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
 頌其祖而不為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三

正編

脩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翰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
 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翦
 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文中所
 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讀集註
 哉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上事太王原非陰謀只
 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
 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
 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諄矣王
 魯齊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於古今之通議天地之常經實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

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
 所以為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
 耶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為難

一去而君臣父子二義皆安方見至德老生偏主讓商讓周者皆
 誤見得一邊耳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累
 所以為至德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乃為得中故曰處君
 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泰伯之於君臣父子皆是變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
 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為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四

正編

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即夷齊叩馬
 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文只寫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
 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城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
 針孔固未足與論此也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
 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
 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德極其
 至也

民並不得而稱其讓蓋讓亦是夫子推論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禮記文選云君子審於禮云云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

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義發於

禮之制於世也。先王恐其繁難之故。乃於議禮之中。逆

計人之所易行而受之以簡。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

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言禮之大者多簡耳。

非禮主於簡也。禮之行於世也。先王恐有愁苦之端。乃於行

禮之外。陰飲人之所樂就而私之以和。禮如何有愁苦之外

陰私。數字尤謬。先王並無此意。禮之用和為貴。亦言禮中自然

之道。非禮外另有和之作用也。此二比流入晉人之旨。與禮意

正相悖。恭而無禮。多卑諂意態。非繁難嚴苦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五 正編

對定執政大夫講。非取門而潤綽也。首言君子所貴。下言則有司

存。正為孟敬子箴規。移向他人不得。

三者脩身之要。為為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近。乃得其

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慎獨省

察。此脩身之本於誠正也。曾子平生本領如此。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須從斯字矣。字極輕快。口氣中討出極邃密原頭。

斯字從君子體貼出來。工夫在動正出前。

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云

云。都說向外去。非曾氏旨也。斯字如此說。似只致飾不至於

暴慢不信。鄙倍而已矣。斯字必宜如此。存此以正俗解

之謬。以生安之質之不易。幾者責諸俗吏。聖賢而不近人情。乃

爾乎。戚說非也。朱子曰。斯字來得其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

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

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

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

顛沛之違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也。曾子舉簡現成。樣

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

平時以此涵養。臨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幾者責俗

吏也。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二句重看。即得其旨矣。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脩平日用力工

夫在。

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字則養氣

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

氣字之說。

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辭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

處。倍處都不鄙。不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問在。顏子也。

以能問於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上說。

能多中階級無窮。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晉人情。恕理造。總是私心。唐人唾面

自乾。一發世情。瘦瘠矣。

從空中畫出一箇。顏子須知。顏子意中。原不會有此數句也。硬擬

議入陋巷中行狀。便是覲而千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名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當留則留當去則去。去亦是不可奪。

末二句承上三句一總說兼才節為是。輕才重節。曾子並無此意。與字也。只反復稱歎以決之耳。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為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為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為一局。總以奪人為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為弘毅也。兩邊看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為方無一不透。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七

王編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秀才先不識仁字。在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首節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毅不在長久看。在長久中暫處短處看。乃精嚴。

看本節。似上句虛。下句實。看下文則下句之虛更虛於上句。

仁以為己任節

仁字略逗。重讀。落以為己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為己任。或以己任仁。便失語氣。蓋此四句申明重遠不解說弘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是興於詩不是詩可興。此中原有功力在。何章意只就現成說耳。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

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

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而不得其意。只辦字眼先後見耳。說

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若為求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

則意理淺薄。不見三於字之妙。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

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味乃出。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為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

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此是其氣象甚功用。其為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八

正編

妙也。

此章道箇經學便可笑。夫子時何曾有六經之稱哉。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口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

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

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

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詩禮樂只是人心興立成本品。原不是聖人強人心所無而為之

說。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真

以人材為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

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

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

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繇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咩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九

正編

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時文多用胡氏說。作竇意。雖轉合正義。然其意即流露輕淺。詩禮樂之見。不可不察也。
黃真乃為學之煩且勞。莫甚於古也。而有中人之性者。皆可底於成。為學之簡且逸。莫甚於今也。而有傑出之才者。不免即於廢。則以性情耳目之間。古人之為養者密。而今人之為養者疎也。三代以上。人材易成。成來亦遠勝後世。其故盡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
科目秀才。誰其知之者乎。而況民乎。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沒也。
可使不可使。說作兩句便非。其實只是一句耳。
由者必要如此。知不知則存乎其人。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不可使。不是不許知。知固聖王所喜也。
不可使。原是要他知。及其知。原是上所使。如此看乃圓徹。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十

正編

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稍或深解。鶻突。直以聖言為老莊申商祖詐之祖矣。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便害事。強不知以為知。究竟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意中才字極輕言下周公之才極重。

陳縉云云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從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況可因周公而泛及大臣論乎。

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倚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觀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細玩如有使字。虛神。則抑揚之間得矣。

金聲云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評通篇主意護才。却看得驕吝不當大事。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易足觀也。哉。害道在似是而非。聖人本義。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於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題後申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為性。如婆羅提所

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為無善無惡。則其用似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為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於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為世法周旋。善字終成假合。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為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障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用。李卓吾稱曹操馮道為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毅。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慙。恥。呂子評語卷十一。論語。正編。東西那得有學耶。子曰篤信好學章。

陳縉云學者苟不明於治亂之故。則亦無用學矣。評倒了。苟不學。則無所當於治亂耳。世道日更。情變益急。人之處此者。蓋難。聖人不會為此立說。治亂雖異。道不易也。聖賢奮揚之期。俟時而動。吾嘗觀其遲遲於前。而汲汲於後者。彼固知天命之有在。而時勢不可失也。漢唐語耳。非聖賢之有道則見也。意中止有漢唐以下佐命人物。極為刻發。觀托總不出此境界。無他。只在首節之理少理會耳。此章全以首節為主。首節。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為用。危邦不入節。

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子曰不在其位章

正為在位之謀難盡何可出位他謀。

說到謀得縱好亦不是謀而無善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啟頑間以山人而橫議

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掎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羅萬藻又大小要詳所以敘進其局者國家本自有格節後世病

却坐此所以吏治日下格非位之理也。

子曰學如不及章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三

正編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策一步耳唯其精勤是

生恐懼唯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

也先輩以上句為功下句為心亦是照註合說故截講而意自

一串近日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癡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爾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

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

節功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

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孫月

峰變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人以為能脫去講章習說不知萬

曆間以蒙混合一為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

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真方能脫去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粘帶此所以為舜禹耳

不與本事歷代聖人之所同憑空得天下却是舜禹之所獨故特

舉二聖只之字而字也字便見不然竟似堯湯文武便不能不

與矣

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獨舉舜禹言者正以其未嘗有天下

而忽有天下尤人所難於不動心也

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

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

不與真源則憂勤靡厭無非不與之意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四

正編

則其得之也若受重負天下之憂勤與於已天下之歡娛即不

與於已矣此意的的見聖古天子實如是後世以天子為極

樂之境那得不貪戀爭較哉

古之天子為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

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

此其所以巍巍也

金鑰說遇之窮也且又有無天下而與焉者矣與字錯所謂與

者以有天下為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今要說

得高并將事功都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為天下憂勤所以

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為天下萬世為與則

舜禹之不與荒矣

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

一流人合看視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忌無荒一日二日萬幾。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

許由巢父正看得天下重其道非也。四岳等看得天下難其德不及也。

不與不是絕無干涉。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

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論戰爭否併純是私意。看

巢務薄四海畸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

今人纔說排遣便是不能排遣。纔說超脫便是不能超脫。

只見得妙明同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

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而止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

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而却正與英雄畸士及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五

正編

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

皆敬畏異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

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

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上節是德不可名。下節乃指可見者。斷宜判別。

首節

大哉句統兩節。為字兼德業。

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暨細者只

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只重無名不重民字。末句只為無能名帶出民字來。意不在民也。

全在民身上做智愚巧樸者。亦癡人說夢矣。

則天無名不是黃老家玄化無名之道。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

此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此節不

握住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

潛布意。止說做玄同默運清淨無為去。則不可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成功文章。自是兩義。將文章併附成功看便不的。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耳。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歸一無名

是老生常談。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六

正編

上無能名指其德之高大深遠。此節指其功業文章之可見如何。

此節又仍是民無能名可見者自有功業文章。無能名者自言

其德原是一順說話。亦何必作反語掉轉。大槩妄論皆起於看

註不精細。於是創為混帳。不分明之說。以為渾融真不通之甚

者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首節

舜惟以其至德。故能有五臣。亦惟遇至德之堯。故能有五臣。看下

文唐虞之際。一句便見此意。

孔子曰才難節

才難忽然一歎。不知影落何處。若著虞周。若不著虞周。千古傷情

盡在裏許。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十一 論語 五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問如此則金正希文已深得聖意而千子以為不盡比附何也曰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正希所見却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感慨却是絕不相比附處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於唐虞盡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甲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呂子評語卷十一

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金聲文

云云云云本文語意原是贊周德非謂殷之棄才而周受之也贊周德則可以括殷之棄才而周之私其才若就才則漏德矣有二三服事毫不關才說故外註有別斷為一章之語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則用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棄才周亦受才却只是以服事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之德可議其十人之才亦只成亂世之才矣此不特漏德並漏才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

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為至耳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為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為而不為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順天應人武王原未嘗有損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為至耳或曰三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併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陳子龍云周之才如此豈復能行堯舜之事乎然則唐虞不及周才耶其時義當革耳豈為才多不可安入下哉又嘗讀書至夏商之際湯有慚德而仲虺作誥以釋之於是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於心而其臣不然也虺與湯皆為天理至道

呂子評語卷十一

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看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文已而讀泰誓之章見其上稱文考之顯德下稱羣臣之同心於是又知周之臣久欲代商而文王弗許也管仲狐偃霸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為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附孔子曰才難三句文

聖人忽有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慨古語之有當焉夫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爾今夫言有理至而事不至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有事

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實焉。此先見事而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人辭先之意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人意後之辭也。於是乎記者既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遂述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古今之天下。不恃一才為之也。而未始不以才為之也。無一日不生才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用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隆古以迄今茲。將有治而無亂。才之為才。烏有不足哉。而吾謂誠如是也。則才賤而不足貴。可畏而不足惜。自隆古以迄今茲。亦將有亂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生。非亂之至也不生。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生。帝王之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用。非亂之至也不用。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用。蓋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用之也。帝王能用之而不能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亂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用之。當其亂之至也。帝王不欲用之。而天地故生之。當其亂極而將治也。帝王欲多用之。而天地且吝惜而不盡生之。若是乎相需殷而相遇疎。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非帝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有不用者。氣運之所以開。有生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得已而生。帝王不得已而用。知其不得已而用也。則生之者益少。知其不得已而生也。則用之者益慎。吾今而知才之為才。其不數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雖帝王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為未嘗生。生則不可量也。以為未嘗用。用則不勝計也。而又有異焉者。亦既生之。亦既用之矣。當其時。都俞颺拜。何如其隆也。奔奏先後。何如其眾也。由今思之。而以為異焉者。且不獨由今思之。而以為異焉也。在昔先民有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九

正編

言曰才難。斯言也。其有感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亂之至而致思者耶。其亂極而治而以為不易得者耶。是殆未見夫天地帝王既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咨嗟愛惜。顧慕而遠望焉如此。使其較量於都俞颺拜之時。考論於奔奏先後之內。吾不知其咨嗟愛惜。顧慕而遠望者。又當何如也。即以彼所言。思我所見。信乎否乎。不其然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無間。只事事中節合宜。非有奇異也。

禹只是一箇完密之禹耳。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十

正編

禹只是箇禹。不曾為有間處。脩飾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繫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刻毒說問字。不能微妙說無字。

無暇論及問。正是不足處多。

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問。求至於問。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只在細近處說問字。益見神禹之難。

問字是吹毛求疵意。

問是後人吹求。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

問字在尚論者看。方是求問然於禹。

問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吾字不是

開字。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開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
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
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源。是推進一步語。
只好在末句中說。非首句開端意也。

問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為之末。四
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關筭縫處。雖無傷於聖人全體。然
已得開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間然。

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時文求深。反看得聖
人低矣。

三段是隨舉事件。無不可以見其全體之精密。無間不專在此三
段也。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三

正編

禹之無間。其神理在三箇而字中。

音問至禹而人主之富。始可自樂。禹雖傳子。然封建
公天下。仍唐虞之舊。何云始可自樂。若可樂。則堯舜樂之久矣。
此等議論。只滿腹貨利娛樂重耳。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是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
段推勘極致而深歎之。非復衍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不是子所罕言。只是子罕言。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
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
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
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三件各自分說。一者牽聯比例。則弊病百出。兩與字。乃記者指數
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

此語遺事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偽。
卧子切齒程朱之說。甘自外於儒者矣。不知禪門良知家。其偽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一

正編

乃甚耳。為人不失大節。立法可濟生民。雖有未純之論。何損
耶。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聖人既沒。其流
益深。言利極於戰國。之縱橫。言命極於魏晉。之玄言。言仁極於
宋氏之講學。嗚呼。使聖人復起。將何以廓清耶。三罕言各有
義。詳中甚明。若以其皆有害而無取。則仁豈有弊害耶。且將宋
氏理學。與縱橫玄言一例看。奈何入室操戈。至此其病。只陰服
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
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為也深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此題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
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
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與。與蕩蕩

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存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間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違。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看書真確。但愚見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為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孟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二

正編

子問之節

要撰聖意立說。須先體會聖人氣象詞氣。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深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覲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聽話頭。貽誤後學。故終當以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為的當不易也。

孟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三

正編

子曰麻冕禮也章

此節須作四段看。麻冕禮也一斷。見古法當然。今也純一斷。見變法可慨。儉一斷。見雖變古而尚有此義之善。吾從眾句。乃見聖人取舍輕重可否之意。以起下節。儉是夫子解之許之之詞。

吾字便見主持自任之重。眾字便見習俗流弊之非。眾豈可從乎。於不可從之中。此猶可耳。正是持正處。不可作圓通語。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於流俗中。強擇其輕可者為引誘興起之說。

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譏與叔孫維就希世之作同出於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聖人用處仍是理之自然。

金聲文日用之儀衆有共趨苟非大無禮之事而猶有說焉以處之則夫挾先王之禮度鯁鯁尺寸以相繩者其亦可以不必矣。**國**猶有說說字便非換義字即得且語間有厭薄禮法之大意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四

正編

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換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反俗與聖人子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評家又有謂儉之一字聖人從變化中勉強看出他一段好處此種議論極俚極悖一入後進胸中如燕燕入腹雖藜藿不能吐大黃不能瀉矣言可不慎哉。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瀉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凡萬物之相感物自來乎我自往乎意動於中而物應於外是引外以賊內者意也。物感何害往來所絕者私意耳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無者求之而益有者也而佛氏諄諄告人必欲使人盡去其所有則其心有畏於天下之物者多矣易如夫子坦然不廢人間之事哉真能有者乃真能無也。公自不知禪之說耳禪正如公所云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無豈道理執者不落色相之謂哉楊復所金正希皆精於禪其文索性說禪。卧子不知禪爲良知家及萬曆間講章所誤耳。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五

正編

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度無度也有數無數也無用智之累無建已之患云云。似是而非似聖人之神化然而老莊也爲人門下弟子全不識認先生模樣塗抹箇牛頭馬面來便道是吾師真法身如是豈不可哀。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首節

太宰之聖先看錯下子貢聖字便與太宰聖字不同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節

多能原是聖人分內事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曾說低多能時文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

固字正對上者與口氣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眾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眾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蓋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是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子開之曰。太宰知我乎。節。此節撇開子貢。就太宰說。撇開聖。就多能說。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為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六 正編

絕流弊。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為無知。只肯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為誨之意。人謂生知。正從兩端得來。

竟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未句生來。

此節要通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為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只不居有知。而自白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誨人亦當如此。似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為誨。俱宜竭盡。不專誨一邊也。何如。兩端中原自難盡。不是空殼兩端。

以知為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明圓妙。亦於文不通矣。

萬曆間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七 正編

正是本來面目。其為道害。不辨易明。震川先生文實講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深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真知。卻早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為闡禪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尋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於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自古文人無當於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仰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侯也。然顏子入道功侯源流已盡於此。

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

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為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首節只歎道之高妙。次乃稱教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時文先將首節說做錯下工夫。則首節已墮入陰界。瞻忽立卓。竟分聖魔之隔。一謬也。究竟欲從末由。與瞻忽無別。二謬也。如立卓爾。別作悟境。不靠定博約實地。反寫入陰界中。瞻忽去。三謬也。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八

正編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己融會不掩。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於禪宗。後謬出於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徐爲儼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然曰深知而歎之。正指喟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

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脚。非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脚。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未始繳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於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昧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奢逸之物。將文禮卑。適實功輕。却等諸猷門棄。而好崎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深之過。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爲吧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九

正編

仰鑽瞻忽。是猶欲爲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引釋解儒。皆首節贊道之說。故之嗚呼。復所卓吾。怪僻亂常。爲程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吧瞻講學。又矯故說而過焉。作俑流瘴。功不掩罪。此外之嘍嘍置喙者。益無暇縷辨。予懼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歎之者也。故預爲摘出。以明正學。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闢禪悟。而欲舉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

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繇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為仍即高堅前後者固落邪禪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至龍谿所謂真實之見呢瞻所分參提資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十一

正編

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於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為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話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瞻忽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已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為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已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脉自貫今於首節先離却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夫子作次節

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會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為着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十一

正編

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却一問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會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

首節只言聖道之妙不是顏學之窮

仰鑽瞻忽未嘗差誤且此是喻語非實語

仰鑽總是形容高堅耳非用力之誤也瞻忽亦只形容道體

仰鑽瞻自說處原只說道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

了欲從未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會移動也。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予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此節是統說。不與下二節分先後。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倘恍。固落狐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

夫子循循然節

出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主

正編

上節原說夫子。從夫子轉出夫子之教。理本如是。若從回轉。便多一枝節。此迷悟妄說所由起也。

此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

此節是卓立後。見得夫子老婆心切。用處不同。

循循善誘。直從聖人赤心體會。若僅從教法上稱善。尚隔一膜。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為一顏子。

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非文弗博。可見博雜邪異之非博。非禮弗約。

可見本心空悟之非約。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為顏子而設。即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為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時作挑弄我字。便似悟得文理自在。我不煩騎驢覓驢者。此說大謬。

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

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主

正編

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

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輒云文禮本我自。并有我不必

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會

有加於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彼言題

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文博。以我禮約。即得耳。

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

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

子。較難學耳。為甚反如此道。只為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

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特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不知

文禮是聖門樞柄。兩以字授受何等用力。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

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於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所云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或謂題甚平實。但係悟後。下不得平實語。此言大錯。悟得聖道。方能下平實語。下不得平實語。便是不曾夢見在。蓋其所謂悟後。正二氏之悟。與此題毫無交涉也。

或問見二氏精華。過高則有之。如何反粗。曰。二氏看得世間事理。一切皆粗。此不是世間事理粗。正是他粗耳。故凡文字求過高。講妙悟。其說到事理平實處。定是粗淺。看此文寫文禮二字。直是礦查籬草矣。

孟子曰。不為高不堅不前不後之地。念不可以頓至。正告之必滯也。反莫若借以徑。此却是鬼窟。正希未免墮落。他看得文禮也是話頭。博何關文約何關禮。彼未遇夫子之人。豈無文禮與。亂道。先生今開孔顏之教。尚不識文禮。彼未遇者那得有此。正希癸亥年作。据其自識。於是年遇師付法。直信所言與顏子無異。以此為其源流公案。則可。若道做孔顏文字。即是大慧果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人之計。入室操戈。為異端作賊矣。

欲罷不能節
講末節。語語是顏子自言其學所到。而聖人之道之教。恍然象表。方是喟然一歎神理。
欲罷不能。還是夫子妙用。到竭才。纔是顏子分上。

竭才。只在博約中用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匱。口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即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任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問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

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見。

美玉有多少等。此是第一等。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契之。大力輩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待賈正聖人之沽。玉本難沽之玉。故賈必須待。見不待不得。非故索高價也。

待賈而賈未至。原不會辜負。愛則違之。非為王也。方見待字中聖賢毫無缺望。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賈

高。非衰世之所能沾也。然聖人未嘗有歉於玉。只能盡待買之道。雖不沾猶沾耳。待不是守株做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而高譚異端之道。此為邀求。非待買也。緣他本是砥礪。閭門諺謂燒料玉簪價還透。反賣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具足。

孟子往來齊梁。而卒不肯枉尺。聖門嫡傳如是。果是美玉。未有不沾者。果是沾美玉。未有不待買者。世必無不待買而沾之美玉。而千古媒銜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買。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沾不沾。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六 正編
為玉而已不為玉矣。省此言可畏。今人自視。豈惟砥礪。直矢

概耳。不然。何輕躁若是。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鵠。今自顧不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鵠。是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欲居九夷章 聖人憤歎之云。勿實下荒唐註脚。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聲容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為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僭其聲容儀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做

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件講不得。時文輒以詩樂並論者非也。

正因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簡樂正。便說簡雅頌得所。兩件一時同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黃厚樸文 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此是源流通變。然工鼓匏吹。與謳謠同發於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季札觀樂於魯。在襄之季年。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札之聞二雅而歎也。是二雅未嘗亂也。札之聞頌而再歎也。是頌未嘗亂也。居無幾何而遂有人焉。一朝紊之。豈理也哉。六十餘載。要亦非有人焉亂之也。孔子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孔子反魯之後。非能更定雅頌篇章之次第。而使之得所也。樂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七 正編

正而雅頌自得所耳。兩件各有殘缺。釐定併說不得。昔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足以徵其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也。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漢儒不足據。明儒又足據耶。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脩詩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而為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簡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箭。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

考之以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為據。未嘗臆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為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為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註中幾闕失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獨稱雅頌。南軒謂舉其大。蓋南與國風易以其國正之。而雅頌較難也。

國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大

正編

漫云詩與樂同出於一原。正詩即所以正樂。至問正詩如何便是正樂。則仍歸吟嘯矣。皆由平日讀書論古。只向圖圖處著眼。不會於破碎處尋取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道意。

循分盡理中。有精深之義。只在平實切近處說。已足見其正大。看事愈卑。意愈切。六字。正以放低講為得也。

子在川上曰章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慎。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念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

章之旨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其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為體四字耳。

此章時作必不肯及道字。皆袁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為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為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剽襲異說以為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千子正其謬而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鶻突在至韓求仲謂道體不息若斯水。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

國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大

正編

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為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却云不可擊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就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漆闇矣。正朱子所謂如清曉謎。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越沒把鼻。弄成不龜兔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

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

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贖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須從人心自舍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老婆心切。

此題但寫得達觀者淺見也。從其自然放乎無忌憚者。邪學也。泥意名象。隨解生誤者。腐陋也。離此數歧。方為見卓。

附此章文

川流與道為體。聖人見其不容已之實焉。蓋道體之隱於人心。不若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舍。本然者如是。當然者即如是。夫子又豈有隱義哉。今天道兼動靜以為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每於其動示之。於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子

正編

可以悟而異學亦以為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為然。此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既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聰明自得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時。忽見夫必動之故。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於其道也。暫而不有。觀其悟之所由生。多得之於偶動之物。而未嘗有得於恒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端也。恒動者其實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實見道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

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何所歸也。浸假而無者。違矣。方其來也。與我相迎。有者據之。無浸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子

正編

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為無也耶。方其往也。與吾相積。無者玩之。無浸假之非無也。庸詎知無之。所以為有也耶。使浸假而來者。輟焉。有輟其有矣。無亦輟其無。浸假而往者。滯焉。無滯其無矣。有亦滯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逝也。有者亦逝也。今天夫川。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浸假而又為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今日。而川之今日。殆不可得而私也。以是知天下未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益新者。有如斯與。吾人遇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浸假而又為後人當前之川。吾人與後人得共留其當前。而川之當前。自不可得而留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當前者矣。而其通而益久者。有如斯與。如斯者。蓋不得不趨於變也。一息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古。屈伸嗙吸之微。密為推移。而晝夜之事出焉。晝夜變而在晝夜中者。無不變也。而斯其最著者矣。蓋不得不負於常也。終古而無常。即不可以一息。元會開閉之數。遞為通復。而晝夜之常定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者矣。由此思之。斯之自為逝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夜之能使不舍耶。抑有不捨於晝夜者耶。逝之自有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為逝耶。以是知有體者。即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者。見體而不見夫體之者。異學之所以虛而無據也。見自然之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聰明自得之士之所以暫而不有也。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物生乎氣。氣必乘乎化。化必統乎理。理必本乎心。理也。化也。氣也。與物為不舍者也。而物之自為舍者。心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於復復者。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真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於獨

獨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真無間矣。

子曰譬如為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為學之義已在題先。

只一進字。有嘔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為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

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只要人知得有矣夫。便自不得不鞭策。是此章言外之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世間鄙士夫。假

道學。其病總從沒志氣來。

天下大任。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方可以大有為。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三

正編

於天下。

子曰衣敝緼袍章

首節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合頭便

說煞子路。是山也。衣敝緼袍云云。不但似子路實有一番故事。

一即語氣亦無此空曠靈妙矣。

從狐貉者比擬。只得旁觀之取。與立者尚可強立。虛氣崖岸。惟從

與立者心坎中。自現種種境界。思議旁觀寬處。自己更當不得。

子路終身誦之節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為至守。而勿遷四字。從他意思

中形容出來。

昔人云。士大夫讀書不要錢。是本等事。何足驕人。第近世尋以此

驕人者。亦不可得。

子曰歲寒章

為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著一點悲憤

怨尤。便是木。不懂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

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

知。乃成其為松柏。

此題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激烈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理義

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崎節獨行

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

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

曉得箇荒枯得喪耳。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嵌巖。嶠崎間。奇蹇艱澁。人力又從而掩蓋磨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三

正編

滅之。欲透復縮。讀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負氣耳。亦猶鯉魚。終

被輿蓋沒殺。聖賢正於此處。自脩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嘵嘵

一餉也。感慨悲涼中。能鞭入學問正脈。便真有肩頭肩大擔氣

魄。覺龍川粗矣。

本領正在歲寒前看。

松柏原無求異於眾意。

先凋者原自得意。笑罵由他。好官我為。不能留芳。亦當遺臭。此一

燈相傳不滅。

子曰知者不惑章

三者原是達德。不可以不急脩。此立言之意。

後世豪傑。分上多於聖賢。分上少。知仁勇三字。反因惑愛懼意。看

得粗浮。

一第 0122 丹 書 卷 日 五 十 第 4 頁 三 十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曾熾焉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憂懼必到不惑憂懼此方成其為知仁勇必夾說乃盡

子曰可與共學章

首一句包全節俗亦云爾但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則所謂進道立權又何所統貫乎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闕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為學已非矣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正編

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遮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為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經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為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故程朱起而正之

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鶻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為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乃必當然耳權必非以私利動也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聖賢處之亦以為日用飲食也而聞之而驚學之而狂則才非大耳不是才小乃見道不精明耳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正編

驚以疑焉其不能權者如此腐儒所執愈堅遇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活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敘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為郝敬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因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為詩者未必知此夫子

斷章云爾。夫刪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反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沃。思無窮乃精。

先儒固以為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評此說本之陽明。以己之淺識。反疑古人。輕於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讀矣。夫相如之上林。良史譏其勸百。淵明之閑情。末學詆其微瑕。使聖人而與人以好色也。詩何必刪。公於自衛反魯篇。又云無刪詩事。何也。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僻。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廢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掩。不相假處。即天子之事。三代呂子評語卷十一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美

正編

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為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為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然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削惡事以杜奸。何為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耶。其意止欲拔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於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深可痛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三

論語鄉黨第十

歸有光云。天下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天下之時。非聖人不能通。不能盡道。不足以通時。不能通時。不足以合化。一卷鄉黨如此看。

孔子於鄉黨章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人多只說得夫子中禮之難。未見夫子不測之妙。合兩節乃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章

首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文只作相對酬談。失其呂子評語卷十三

論語

正編

就尊卑體統立朝蒞政處。推出所以侃侃問問當然之故。論辨固精湛。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問問也。須得聖人界分上事。

君在節

蹴踏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要從蹴踏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三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謂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執事章

首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量度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章

當暑袷絺綌章

冬裘夏葛。聖人亦猶夫人耳。異處全在下邊。當暑袷絺綌五字一氣讀不頓斷。

人只作當暑衣絺綌耳。要看袷字。袷字中便逗出下表而出之來。

緇衣羔裘章

裼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製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歸有光文

以裘之黑而自取於衣之黑。吾何容心焉。評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裘裘長節

短右袂。註明云便作事矣。腐儒必欲換出許多意義來。直是可憎可厭。

齊必有明衣章

首二節

必有一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必有一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食不厭精章

首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啜飯著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為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畸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饑而餽節

饑餽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埋沒多少道理耳。

向使聖人為之。亦復精絕。豈杜實易牙所能。髮毫末者耶。

鄉人飲酒章

首節

呂子評語卷十三

論語

鄉人飲酒。正要說得平常。

廢焚章

以孔子觀之。孔子亦鄉人也。以記者觀之。只見一夫子耳。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既焚而不問馬耳。

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天子即問。也沒粘帶。知此方見得聖人胸中如光風霽月。

君賜食章

首節

須照註中無故二字。了畜字結果。非放生也。

朋友死章

朋友之饋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而等殺纔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今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

雖字中饋禮正多但不拜耳非輕友惠也雖非不三句讀却只一氣急下意原一申

寢不尸章

須說透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環環碎碎分明畫

出聖人樣子

孟子評語卷十三

論語

四

正編

升車章

須是鄉黨畫出孔子他人只做得曲禮文字耳不是正立內顧疾言親指別有箇聖人道理只所以必處不處自不同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有道理當然有聖人必然又不知其然而然

色斯舉矣章

黃澤文鄉黨一篇記聖人之梗槩略備而獨以為聖人一龍一雙終其身不遇禍災者時為之也故變文以况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聖人固無非時若以此况聖之時却看得時字小樣文昔者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為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身也評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權詐傾險學術其時高手就上而推出一種順運先機不消犯手成火燄生蓮水而滾毬作用陰符素書子房得之以典漢文景因之為清淨之治後世以為至道迥異殘殺不知由申韓管商而溯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別耳於聖人脩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會有分毫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孟子評語正編卷十三終

孟子評語卷十三

論語

五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四

論語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作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評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為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愛其病止是鴛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者此種議論成之也

呂子評語卷一四

論語

正編

金聲文窮禮樂之宗則君子之名本不必有加于野人語開口便

見一切有為法皆是假乾坤本無禮樂聖人作之而驅一世之人旅旅踰踰進其範圍也乾坤便是禮樂先進於禮樂取其足以洗乾坤之陋則已他看先進便是外飾多事乃至後起之英傑然以其身委禮樂之途而精神足以深入頓覺作始之粗將周公不如後狙之適性任真乎胸中見識純乎二氏為政先看禮樂是聖人作用之過即先進亦不是道總是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之意學士大夫正人君子為聖經文字皆作此見識蓋不但披髮野祭矣天下何得不大亂乎君子之名雖以與後人而意不在也評君子除却以位言皆有道成德之稱故首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詭易其詞而下又云云乎若謂

因時異名則聖人亦太游戲矣總之一入禪學則天下名義原無定位可以隨我顛倒也是他見識如此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奢淫勢利儂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健德為避轉相效慕爭倡優市井之豪嫉禮義廉恥之說憂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閒而未之能也徒增我太息耳

首節

前輩後輩只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野人君子句乃時人之言先進後進句尚須活放若直作時人語止得輕薄譏訶口角聖人一段維持慷慨深情無從領取矣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正編

如用之節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

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来文字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

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遵

王猶次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矣

須是憾詞見喜時作皆是喜中見憾矣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

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一句即作人言從未有此解然聖人於羣弟子從無稱字者而獨字閔子騫疑其不倫此解雖辨而有理或曰公最不喜人異註立解乃獨私沈憲吉耶余曰不然異註立解之不可者以理言也若文法字訓朱子有他說相似可通者必並存之未嘗執一廢餘也推斯例也則存此解正朱子意耳

時文混說便似國人與家人忽然齊聲稱道亦太懣懣矣須是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人不開是一氣串下言字一句不是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三

正編

之言二字粘聯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羅文止文却作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開之倒矣孝為門內之行豈有反自外始者且如其說當作人之言其父母昆弟不開之又似父母昆弟不開於人之言矣語氣顯然不如是

閔子騫後母事不可為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俚鄙者故孝字只以虛還為得但于子謂譽其子則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却不然虞書未嘗諱頑嚚夫子以犁牛之子喻仲弓可見矣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却是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嘗記溫寶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

年喪偶事小正為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為人夫為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妻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季路問事鬼神章

金聲文聖人之學至於知命可以無所不通學者守其可為可知者而已評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知可為處莫作兩橛看須知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知死竟

陳際泰文聖人治鬼神之說使人索之而茫然而其教卒不廢何者人心有不得已焉爾評自有實理非不得已也文鬼者所以為百物之精也其氣象光而有耀而以人道合之此嗜欲所以必先悽愴所以或見也評此數語入理然亦從鬼得人耳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今通篇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四

正編

唐順之文幽明之理又所以為死生之理也評此義不的莫墮入天竺國去也若云明生之理又所以為幽死之理則得矣

閔子侍側章

首節 此一節記敘原奇毫無言語事務默然列坐寫出各人生面神情當年一堂寂然中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魯人為長府章

首節

書曰魯人不直書為者之人示諱也亦示譏也

二義閔子立言之法即在其中

閔子騫曰仍舊貫節

魯人為長府其事未成若已成閔子亦不說矣

與魯人言此方是入情中理之語莊子所云達之入于無疵

子曰夫人不言節

因言而追說不言非美其慎重正美其當可也

必有中必字原指平素說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于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即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荆公極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五 正編

為此也今見有質重人終日寡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為人理一小事絮聒商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頽廢古之人君重一嘖一笑豈知老生嘖笑亦著實可重耶善自珍惜

子曰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為學非為聲音也

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

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子貢是合看比說夫子只是

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比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含糊糊不知過不及箇恁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為至意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并教子貢又賓中之賓矣

曰然則師愈與二節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個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個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斯世無中行之人而勇于進取者最為近道他日負荷之責未必非過者先之與冉問說話老大氣悶亦此意耳

吾道有甚庸之則而鄰於奇異者尤足誤人後世憂患之端又未必非過者甚之程子論尹張後來不爽毫髮

近世儒者深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接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謹厚之人以為差不走作然意思稍著偏陂則所取者率多乖角

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為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頽廢往往便於庸人又

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黃澤羅文再求以為吾明與季左而以季為魯此必不得之數也

陽為季用而離季于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將不得成不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 六 正編

然以求為季傾魯也者。則豈其政事之才。乃齷齪為權臣鷹犬。且其智又出尹鐸馮煖下也。謂再有政事之材。長於理財。為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為之謀富足。以為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再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而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再有所為。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某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為季氏傾魯。則失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此文說他陽為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山。看其解說伐顛與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評之為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為。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為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詭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絳灌而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七

正編

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從國策來。文人每為所漸染而不知。雖游戲文字。圖取新穎。然非小病痛。不可不相戒也。

四字好處。處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癡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慎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痛。生成如是。非後來生出之病。自道術之衰也。其師自以為德至高。其弟子至純正。茫然執所謂道者以告之。而不顧其才之長短。質之高下。一卷傳習錄。情狀如畫。孔孟程朱。皆未有執所謂以告如良知之說者。後來講學兼門戶。黨同伐異。更悖

道矣。苟吾徒也。皆至德耳。而不知氣質之閒。雖古之賢人。日侍乎聖人之側。而不能改也。也。然變改。但偏處終在。隊子讓濂。雅門人。皆稱質性甚美。間道甚正。豈孔門皆下材。而濂雅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隊子不屑觀濂雅。關問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鍼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為賢。而以間道許之也。傳習錄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此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雅門之教。更何如者。而隊子又獨宗信之耶。蓋隊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夫子每舉回賜並論。可知其相似。

揚回而抑賜。則失之淺盡。而無言外諷勵之意。時下便欲斡旋子。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八

正編

黃說得過高無分寸。亦是近來摸稜世情俗腸中流出。自以為妙。而不知其失更甚也。只兩兩開說。而言外諷勵之意。自見。

首節

艾南英文回之所以近道者。豈非以其愚哉。並無此說。乃老莊之見耳。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若愚。異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矣。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通不

足從也。

問善人只答善人恰好如是。

不踐正是不入處。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

看亦字紐子。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句所抑即在上句所揚內。

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上句中。抑揚

並到。

只不踐迹三字。便是未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

質美。非謂蕩檢踰閑也。此方是表善人之道。

不但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即迹字原

有抑揚之理在。

羅萬藻文高可至于命而其下亦不失為人用遵之可以寡過而

呂子評語卷十四

盡之以為聖神不難。惟其不能至命不能盡之為聖神。故止

曰善人。看亦不入室。明限其所至。如此說則不止善人矣。且只

不踐處過正多。不可遵也。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

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

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

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

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

看註自不為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

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

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為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

去迹為教。以無善為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

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亦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子曰論篤是與章。

兩者乎語氣從上是與生來。是要人識取真君子。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教由教求是正。後半只發明教由求之故耳。教亦屬推論賓意。

黃厚灘文視聽不疲于明聰。手足自供於翔步。盡進取乎。目自

能視耳自能聽手足自能運奔。此却是良知家講行字。非聖門

之所謂行也。吾向者一惟進之云爾。即二三子亦以吾為進

呂子評語卷十四

之焉耳。此進字不同義。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為

教學只有進。又曲為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

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

進道之進不同。作家失簡點。隨手偶拈。後來便流傳沿誤。不可

不指出。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

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為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

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脚。將

使二子共成一。樣不。應。恥。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

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所謂大臣者節

夫子此二句是古今大臣不易之準。

以道事君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即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不則道為希世之術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

道中自有格君大用。

以道二字極正大極精純但見正大而不及精純則浮氣乘之矣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

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為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為合道乎只為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贊皆以為活佛聖人矣。

謂道中有變化則可謂道有不同則不可。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正編

崇禎朝以孤立結主政黨論却是小人故其分別在道字也艾于

子文謂其氣有以命之氣字便不是本領。

陳子龍文

持斷國事不妨經權互用以濟其通而至于事君則一引而歸諸至正持斷國事亦即事君經權合宜是即以前

得分說阿世之學為人所窺一時雖若易合而後必為人所輕則功廢而身辱使人不能窺不為主所輕將亦為之耶

此等議論皆功利之病似正而實非不可不察臥子論馮功亮節張皇盛美定足震耀羣流一至義理本原處磕著粉碎矣緣

所見粗浮開口只在利害上計較此正義利分界根源於此不分明更說甚以道故知不講洛閩之學雖深談名節功業皆有

病也

不可在道字上看不是與己意不合。

不可根原在道字中已具止亦是愛君行道方見真大臣心事大臣學業。

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論者多謂不可句是不吉利語不宜重

發最是小人諧媚之見此種肺腸在家則為鄉愿在朝則為佞邪以至賣國收節而不惜皆是說中之莫謂文字小病也

須在不可則止一句上著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為不必然者也由求其臣正為無此句力量如伐纣與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路曰有民人焉節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正編

此是子路強辨非滑稽語須寫出一段勇往自是意思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罅漏百出當被夫子

一語駁翻亦烏得為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為務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節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奪理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惡夫佞比斥其非又深乃切責之非諒而寬之也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

之也。

自家斃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譏于鼻庭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為。未讀時何等。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纔苟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耳。莫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節

聖人意中先有次第而說此節

居則曰節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也。此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遊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悻俗。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三 正編

賜斷不至此。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是勘驗。亦是警省鞭策。彼徒作一通感士。不遇妄想。便非此等處。最足觀人心術。秀才應三場。只辦得一生喫者。不盡耳。無志識人。便不知不覺此意。津津流露紙上矣。

黃澤耀文 兩漢之士。多屢徵不出。唐宋之士。多獻書有司。非漢人皆澹于求知。而唐宋之人。皆急于求知也。玄纁束帛以加之。則上重士而士知自重。詞章記誦以取之。則上輕士而士亦自輕。其勢然也。雖然。無得于中。而號鳴大咤。則上之輕之也。亦宜。科舉壞人。先儒亦痛言之。然不正本原。而徒求之法。徵聘亦未見其賢于科舉也。詞章取之。而士亦自輕。理勢固如此。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目前紛紛。祇堪承當痛罵。更不足道。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並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從開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敝賦可知。纔見加字之危。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纔見因字之苦。即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句如鵬盤弩蹶矣。

天下勢力之勇不足用。惟可使之勇為真勇。

點爾何如節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為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三 正編

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為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者一段說話。已涌喉舌間。却趨趨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為曲隱。又不做呢三子。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言。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不要輕放過上半節。正於此看得理深。然無下半節見處。則上半節只成疎散。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跳過。意嶺去。其下者硬填天地堯

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夫子與點。自有夫子意中境界。點意中又自有點之境界。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耳。只道得外而事。卻怕差了裏面。此語似大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聖人所問者。應知之具。何所與。反屬點乎。喟然之際。可以觀其情矣。眼孔小在此。點云云。非應知具乎。聖人能以疏水曲肱。浮雲不義之富貴。必不能以山川優游。土苴有用之經綸。點言亦不是。耽山玩水。土苴經世。如其言。聖人直當疾點。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卷

正編

不與點矣。人清恬。雖聖人亦知自樂。而憂世之心常在。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件。禪子看心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為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暮春游詠。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正希于聖學。欠分明。便看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却正是心體粗也。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說。不能說也。就大全冊子。上巴攬幾句大話鋪排。只是看人富貴語。終不脫寒乞相耳。善治國者。其在無欲乎。獨許曾點者。正以其胸中豁然無物也。此意好。然只一半道理。點所見直達禮意耳。克己復禮。欠一邊不得。

三子者出節

上節各言其志。句重言字。引點說也。此節各言其志。句重志字。樂三子也。

此下曾皙三問。總為與點句印證。个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此兩節問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推敲三子也。但解照。由不解照。與點。仍止得言內。失却言外矣。

此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為邦之才。弟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許赤之謙。是為國也。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卷

正編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下節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開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復以決此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陳子龍文曾子本有故一貫之言。示之以無。顏子體無。故復禮之旨。示之以有。有一貫。即非無矣。四勿。即非有矣。聰明特達之士。方其耽思一室之中。宅心萬形之外。視夫所謂禮者。真束縛之具矣。及其與事相推。與物相接。而後知禮之不可廢也。耽思一室中。便廢禮不得。豈待接事物而知其不可哉。考氏以仁義為非。佛氏以聲聞為下。旨非不深。亦何可用哉。旨深如何無用。只為其旨邪異耳。身廁孔孟之門。而心服二氏之法。乳以為其道。實高於孔孟。但為秀才欲做官。欲事君治國。不得不用孔孟法耳。嗚呼。士人見識皆如是。安望二帝三王孔孟程朱之道。復行於天下後世哉。

克復是盡頭工夫。只好對顏子說法。已禮消長。只如陰陽剝離之義。已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

克己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已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已

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須見得斯義。克字兼內外。復禮處即見仁字。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為紅爐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捷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為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于克己下手工夫為多。

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已。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己而於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為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為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已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今此文重復禮立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非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已字乃私欲惡物。故云克。今多

混自己之已看尤屬顛預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

章世純文已為載禮之官云云評已字誤此已字一毫不可留者也故曰克

朱子謂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故知單主克已亦墮一邊在

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謂天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為克已之盡譬之治亂克已只是勘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後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正編 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透則下落分明

克復只是為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禮方而仁固只是一物

禮字易講從禮渡到仁字處難講大力文禮字太重仁字太輕走易路耳禮字易講只此句可見于子亦未識禮字禮非名物度數儀文之謂識禮字便識仁字做禮字毫不關切仁正可見禮字難講耳難講而重講之自講非禮之禮直謂之不是不可謂之走易路也識得時講禮字易仁字亦易知仁字難禮字亦難但有是不足安有難易輕重哉

克已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乾道坤道亦是今日無何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鶴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肯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槩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漏一邊是頃刻注滿此方是得顏子真面目也

一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天下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往講一日見全身功力講歸仁正為克復勘驗用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正編 一日不作容易說一日并見向來工夫總不是憑空說一日天下歸仁正是自考驗處

一日克復不是猝乍到此

一日是圓滿候不是發脚候

一日不是勉强起頭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為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即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為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為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已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為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思量偶然克復。便要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五

正編

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為非。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粗者以歸為歸往之歸。填入釋附話頭。其自以為細者。不出龜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闔之意。中開一條正說。偏不解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為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繡之以為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侮。得眾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於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闔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能取天下與仁體流通關切處。道得分

明歸字之訓為許與。自昭然確然。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

全聲文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人以天下為己。任云云。謂全在已與天下相交處。推行成文。自以為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誤。訓克已復禮。原未嘗為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故其所見之仁。亦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與孔門所言仁。毫沒交涉。天下人各持一已。勢不能以相讓。克正克其離開分競之具。禪家說得手悟入處。極高妙。及說到反面弊病事理。却又極粗。乃知其高妙皆粗也。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六

正編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已開隔。便不能歸天下為一。已既克已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捨入朱子所闕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獪。如晚年定論。程內微旨等書。皆牽鑿先儒以傳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不可以不辨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節

非禮勿視四句。正是克復簡要法。不是繁難法。視聽防自外入。言動謹自內出。已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于仁。視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視聽言動與已有分合。克與復有

分合。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正在非禮處用力。然不是淫坊酒肆道場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由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已字不同。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跛倚倨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為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為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為主。復之盡。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七

正編

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為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有二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二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為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于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辭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

非字勿字在內。在未視聽先下手。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微衰欠猛。陰翳消燦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所以視聽在心。故勿在內也。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非字難看。所以說至明。勿字難決。所以說至健。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為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

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八

正編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幹補闕文也。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坐忘也。

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煞是從四件

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顏寓言。抑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為則劇耳。不可為典據也。餘類推之。

仲弓問仁章

是說為仁。不是說仁。是冉子之為仁。不是顏子之為仁。方與朱子

乾道坤道註意照會。

敬恕所以存其心。非于心中求敬恕也。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為私欲所間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此中主客層次。須一一分明。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邦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一一分明。纔道得不錯。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人只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矣。

出門使民與不覩不聞。立在與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圖圖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九

正編

偶提出一兩件。輕忽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仁也。須言下見得此意。

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邦家二句。從功說效。鞭辟向裏方是自考之意。

二句是自考。不離敬恕。是敬恕盡處。下二句不是應效。要工夫到此方足。

夫子告顏淵。是為仁盡頭處。告仲弓。是求仁下手處。故克復便著。箇為仁敬恕。不直說出為仁也。無怨雙承敬恕。勤出。常有此敬。常存此恕。亦只作工夫推深一層語。時手寫敬恕。尚是求仁。為無怨。則竟是仁字圓滿境界。與天下歸仁一般。不看註中使以自考四字耳。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

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

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

司馬牛問仁章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節

此句從現成仁者說。仁者二字頓斷。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

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是仁者自訥。非訥言即仁可知。

總不在言不言著解。訥字方活。

曰其言也訥節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十

正編

其言也訥句。有兩層意思。說言明與仁字無干。說訥又是言中極

易。人只作輕率語氣者。于層次未見分曉。

從言之易見事之苟。從事之苟。見心之不存。心常存。在為前一層

從言推到事。事推到心。見不訥病根。從心想其事。事想其言。見言

訥之故。方知言訥不是訥言。

心常存。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夫子語氣。點撥不盡。正令躁人

尋思。為之易。言之得為訥乎。一反便醒。

周公賦文賢者知難。庸人之言而心動。不賢者不知難。即聖人之

之言而忽之。講學而詆程朱。亦猶是耳。多見其未嘗為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陳子龍文人當有事之際。惟內無繫怯。而後可以規其策。既有憂

懼則智慮衰而方寸亂矣。且曲為之防。形必先見。適足為禍患之招耳。此等議論。非不通達機事。熟諳古今。然都落權術。非夫子之旨也。若能正身以決機。潛引以遠患。上之有可為之勢。則行大義滅親之舉。季友於叔牙是也。次之見異趣於國。則有不和汚累之風。叔向於羊舌肸是也。內省句。全不體發本義。只說向作用去。且有此條例妙策。夫子不告之乎。與不疚不憂。懼正反。此乃造出憂懼之道也。豈司馬牛之所能哉。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量處向。之法。夫子因其嘗懷憂懼。故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為處兄弟之患而然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其間煞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得拋荒正理。而單講家難。況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二

正編

首節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曰不憂不懼節

不憂懼句。說得切。論意會。方生出司馬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平素也。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

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憂懼。

晉人情恕理遣。亦是強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為憂懣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支善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以曠達解之。得余為語曰。嵇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祇悲安得解。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編

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纔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悲。一時爽然稱善。

君子敬而無失節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是史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須知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為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為務外好高者。其求

子張問明章 6 反之句

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知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為贅行。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為明者也。其所以不明者。正唯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為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遠原不是另說。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勘得實。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

兩不行却不是老僧不見不聞境界。

論語 正編
金聲文士不通天下之故。而窮情偽之變。雖極其區區之誠。以遇

物。亦奚益哉。語多少學者犯此病。然須除出功利作用說。子貢問政章

首節

足字是政。人都做成食足兵足耳。

兩足字有足之經畫。有足之形勢。有足之利弊。有足之相資。

國家雖當無事之日。不可忘武備。秦室金人。宋祖杯酒。皆非王者之道。

兩足字有政事在之矣。二字有教化行在。

教化行中。民信原有本政在。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致。推帶說出。猶之救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

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說。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孚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而子貢可分為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乎。不及教信之道。正如救粟水火之仁。不是更無教仁之事也。

看之矣。二字。則民信即在兵食之內。看三者句。則民信與食兵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際在下。到三者又併說。

論語 正編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遽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夫子一直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貢一問。纔不做二件耳。故子謂首節宜渾。不應說三說兩。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

問而答之。如此。要之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首節即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兩不得已是對上節未發難語。若已足後有急。亦不至是矣。

子貢議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旨。謂足兵敢于去。去兵深于足。尤屬旁枝。

去兵正就足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

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此是聖人樸實真計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五

正編

古制之壞。兵食之所以不足。後別有足法。皆失信于民矣。去字中便有民信在。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何如。聖人應奇變却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腐頭巾說大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闕一不得。必不得已。即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揀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

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若只于兵食源流利弊商量。說來說去。止在利害上立脚。如此則守信亦只是利上事。不是義上事。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手聖人答處。不但不切。正相反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兩論互有高處。各有墮處。子成墮義較粗耳。近來逢墮義必周旋一番。極為悖謬。

子成之說。不下耶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子貢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六

正編

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鶻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黃淳耀文去文而質亦不能獨立。子成之激。殆不如子貢之平也。

評正為平中有病在。文侯不敢僭王。臣不敢僭君。以文在也。愚不敢詐智。不肖不敢詐賢。亦以文在也。子貢文質一視尚有弊。此却偏重文。抑又過矣。文去而丘園之子。不異于君公矣。亦有有章服而上下仍無辨者。此不可咎其質也。文去而頑隘之夫。不異于聖哲矣。朱子云。使君子與屠販對坐。並不

以文見畢竟好惡自別。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綱繆繁飾固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儉陋深思亦唐魏之遺意是兩得之矣。所以治身即所以治天下。文質豈可分用耶。通身弊病在此見識差去。如以此治身治天下是兩失耳。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開氣勢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却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通篇竟重文說。則病又甚於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源一體上事。若文中所云。則文祇是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為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七

正編

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如此。他窺見佛老之蘊以文為外假。非本體所有。却又窺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別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於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而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為質也。其虎豹之鞞耶。抑犬羊之鞞也。哭踊有節。以為偽。偽飲酒嘔血。以為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節

上君子是泛常稱呼。此君子是斟酌字眼。上君子就行上見。此君

子在言上論。上君子翹然自喜。此君子袞中帶貶。駟字只形容不及之甚耳。

文猶質也節

文質二字逗斷

兩猶字乃並混之詞。眼界高濶。而語有滲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首節

年饑用不足。則哀公單為用不足。想到年饑耳。與百姓何關。同一憂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為百姓不足。為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為用不足。為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為欲加賦以足用。而告訴到年饑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六

正編

有若對曰。盍徹乎節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鍼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即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節用以厚民。此是有子本旨。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

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度當時廢徹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壞井田不同。即

入私家者。亦必如後來兼并之弊。

曰二吾猶不足節

許札文云云。自來加派橫征。其勢行極暴。而其詞令必哀苦。定

轉蓋理屈而情怯也。要解自己先援護前人。要利官家先假借百姓。千古徵求狡獪如是。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鍼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對曰百姓足節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為若國用兩下錯絡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不曾論到百姓。只為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一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即是行徹。百姓不足。即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而語勢最突。人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如此說竟是有若呆勸哀公厚民。可云老不曉事矣。就哀公意中跌出足百姓來。大意更分明。方知有若也原為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也。

孟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九

正編

有子正對哀公二猶不足而言。意重在足君邊。呆講加意在百姓便失其旨。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答行徹正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道理重百姓語脈却為足用。

從吾猶不足領入。從用不足上商量。足不足兩兩分行。令哀公言下擇取。方得此節語意。

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絲。孰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即對副用不足實際。見不精切。

祇說得愛民足國大體耳。

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常理如是。然所謂百姓足與不足。須從行徹不行徹來。方是有若對答之旨。

孰與二字。是急接哀公口氣。回報甚緊。泛蕩閒說。神理緩散矣。

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畫。作取與之與。失本意矣。

陳際泰云。上下相臨者。權由贏餘以求君之權。而君權已復伸矣。

行徹豈所以求威權者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

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夫有子之意矣。君民一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若說必富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痼。當時文人開口便講作用。其習已深。不覺害道也。

孟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九 正編

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弊。至其施設之方。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問也。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強之田不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則千古未有善為之畫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鯁。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二句。李引

腊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徵應制最忌傷時。

張江陵進講。至放勳祖落日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深服之。故以此節重上。輕下。為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尤壞。人心術人品。

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

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卽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閣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首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卽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庸主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章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節

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編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在自盡。

四者爲綱。推極言之。遇人而皆予以分之所宜。政之理盡。而大道亦盡矣。

從古聖賢或能造乎其域。卒未有溢乎其量者。此方得疊字之義。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

摭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

首節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呆漢定做成折獄可以片言矣。

子張問政章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

君子之施爲。與功利之士。豈能大異。而獨其內操。子心者。靜必有存。而動必有守。此立本之道也。此是見識大。誤處三代之太平。與漢唐之太平。原自大異。不獨本原不同。治亂之原。實始于一念。是以莫貴乎專一。無倦是始終如一。與專一又別。所以戒其倦者。皆在于居之之時。居指其存心處。不是時。無時無所居也。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文于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子張才高意廣。其于治道。必不取卑雜之術。但少誠心實力耳。若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編

與他人言。必須辨所居所行之是非矣。

以忠只向裏說。方盡。凡講作用權術。其根本已失。如何得有政治。何以見得子張少本。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驚外而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却。此漢祖唐宗之治。朱子到底不許其同于三代也。只爲不是忠字源流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題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成字不成字。俱有實力。

陳子龍文操人倫之柄云云。評成人美惡。何論權柄。小人不幸而有其權。遂足以禍天下。小人無權。亦禍天下。○蓋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儻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為自己利害。康子患盜。便是盜心。做官不為地方計。只為自己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刻論也。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卻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黨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重

正編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君子小人之德。不是性術之德。乃分位之德耳。不分盛衰世皆然。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假。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假率民以惡亦假。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假也。

人每將德字混善字。便失其義。君子之德。只在勢位臨觀上解。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首四節

前四節見聖人分別指示處。如禪家權實照用。本色針錐。薦機不測。

子曰是聞也節

是非二字中。有實下趨舍工夫在。

夫人學術之未精。固有終身期無礙之途。而不知其不足以類萬物之情者。則邦家之赫奕。有以誤其所始也。如人初上學。志不過為科名。騙官做。如此讀書。那得長進。直至頭白老死。無成皆初學時一念之誤。夫人本統之不存。固有終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為中正之學者。則邦家之浮飾。有以蔽其所終也。一直錯到底。便得科名。有官做。只是騙人為主。那得有人品功業。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語

正編

夫達也者節

質直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為已務實之密。其中並不分輕重。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為質。章意於此無當也。

三句逐層講出。為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密境界。對鍼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須知此三句。雖為問達而言。然只合鞭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若句句從達字逆入。反似此三句專為求達而設。却正落了問家船去矣。

察言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上去。須收拾到為已實際。第看註末二句云。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

上三句總以無意于達為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盤

鍼也。
通塞原只管我。

莫窺其際。纔說參便成詐偽之術。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詐妄矣。深之則為老莊。刻之則為申韓。彌巧彌近。則為鄉愿。豈復有君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而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質直刻斲了也。此比子張之聞同一向外。而更加狡黠矣。其理亦平實易明。卧子豈有不知。蓋緣當時名流皆惑於良知之說。以無善惡而率真為本體。以權術功利為妙用。故於此等處直信為道理當然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夫聞也者節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分此向裏向外之別。

其心以為吾言行才氣。但得一人有力之口。即可以漸騰千萬人無心之耳。而莫吾非也。門戶聲氣之士的的如是。其流風餘韻尚可見也。若以為是。若以為非。則疑焉而不敢居。此自取之道矣。大官談文。名士講學。盡守此訣。夫一念而欲欺盡邦家之人。非忍而為之。其將何以為心。云云。當時朝野以聲氣為事。盜名之士。皆夸詞飾貌。以要大人先生之知。在位者亦喜援引為用。故此曹得售其術。而國運從之。正希先生目擊狐鬼情狀。借題摘發其隱。其刻深皆憤痛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後得節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所以崇德亦不可道得了。纔崇。只先事後得處便崇了也。

先後二字都有力。事得俱兼知行說。

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愛人知人。原只在自己心德上說。至樊遲著疑。故指出知之功。用

呂子評語卷十五

及人處言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告以下半截語。故亦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方見知

仁合一本體。前截以不說盡為良者。止為樊遲未達。及退問子夏兩重疑案。要

留他地位耳。到末節何妨透快言之。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兼仁知而言矣。而作文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書。又詆註為拘鑿。蓋惟禪機忌說破。以其法原說破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即第三節之「知」句。指知。下句指仁。亦本註語。但在夫子口中。自己疏解。仁知不得。然其意理實如此。聖人未嘗故作含糊。虛留以益其疑問也。流俗見解。由來已久。論文者方以為極則。令後人含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句。流弊不小。直當破成說看之。

首節

金聲文夫自天下之學術無用也。仁則索之天機，知亦盡之窮理。仁知之名非不美，而斯世未嘗一蒙仁知之效。索仁索之天機，當時未嘗爾。知盡之窮理，此有何不是。知仁正窮理事，聖人之言，有指體指用舉偏舉全之別，各有所當，豈得謂彼失而此得。取文無益宇宙之作用，雖內涵自性體，而外足以震耀一世。君子不用也。講作用起便倒，既內涵自性體，則必無無益宇宙之作用，可見他體用看做兩件。天下不盡可知之人也。此句不然，天下無不可知之人。人品原無俟知，知以為舉錯地，即以為鼓鑄地耳。知人知天，所以修身，合下便當知，非為天下人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節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毛

正編

陳子龍文為直而不免枉名，則憤然激矣。不必至此，只與枉混容，便使不動，即如通秀才考三等，真是氣悶殺人。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在智裏說，而仁在言表。

上節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樊遲退節

世嘉文自謂樊遲原有兩疑，專為知者之事，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富哉言乎，答專為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為知者一

層至所以能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仁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時解亦誤，自記甚明，然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為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破有兩層病根，只一遲之未達在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

子夏曰富哉言乎二節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此節眾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毛

正編

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

不仁者遠，是子夏想像出，方見富哉。註明云子夏已知兼仁知言矣。仁字如何道破不得，但不可提唱仁字，與言知斯開。以子夏原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富中體會得之，須得此意耳。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文字不似後世詞章訓詁之謂，會字不似今人鼓動煽惑徵逐譙集之謂。

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寫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為側注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來也。聖人四教

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賈。滿胸坎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今將仁字看做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五終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完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乎平實淺易。故叛註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譁。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為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為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為苦。我為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王道之至。

首節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正編

先之指民行。不可作先機豫事解。

請益節

無倦即在先勞中加勉。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會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會別增道理也。

仲弓為季氏宰章

首節

聖人語定微上微下。只論為宰。而宰天下之道已寓。然終是客意。每為貪體而堂皇。說做相臣事業。故屬隔靴。或欲一返而粘住。邑宰。則又氣象酸餽。只靈實說理為得。

陳際泰又先有司。然後大臣之體得。而朝廷始尊。體自當爾。不因之而始尊。又先有司。然後大臣之心開。而職業自理。大臣心也不開。又天下奇材絕智之士。往往以踞蹠不羈見功。亦往往以疎略不檢得罪。此只說得一種小過耳。須知庸才小過。亦須寬。不獨奇才絕智也。

趙循簿書期會之煩。不能無偶然之誤。苟將持大而苛細。則凡任事者。必且救過不遑。而庸人反以無過為稱職。後世銓選考績之法。皆壞于此。

特因下而有仲弓一問。遂令人看重末句。其實夫子口中。只三平。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二 正編

述出耳。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節
及力之所及者為之。爾所二字著實。舉字中分量正不同。亦只盡現前分內。吾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天下亦各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吾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下亦各以吾之心為心。直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氣象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而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須實見得此意。徒作大帽子話。便不是。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

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管接開短中取長。舉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金聲知乃眾人之私見。舉乃朝廷之公典也。私原以為公地。則直伸其所私。而不廢朝廷之公矣。其又何求焉。可知原不是私。後世舉固私。朝廷亦但以私防制。故大壞耳。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為。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為祿位計。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三 正編
而務得不知誰何之人而用之。夫不知誰何之人。果足以任天下事哉。極盡後世用人之弊。糊名易書。掣籤算俸。欲以得賢才難矣。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爾爾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毀生于朋友。而禍烈于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為此曹增多少利窟耳。何益之有。故子謂舉賢才一事。不停當竟滅却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首二節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蒯輒之難乎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譏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聖人只說个正名。大義炳然。今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亦是難事。大士文使輒涕泣郊迎。使賸務徑引避云云。乃純用陽明之說。不知孔子家奴道如何。

陳龍文父子大倫。國土重器。此句最誤。兩者並舉。則國土輕器耳。文兒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患。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區畫。然不可因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布置。輒迎賸致國。賸不受羣臣百姓請輒。輒請天子。賸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況當日衛又不曾真待子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聖人道倚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自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輒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豈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四

正編

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弗擾必當全魯盜。應佛胎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衛君之言。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節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卽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穢悖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也不與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下。總在事不成說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五

正編

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卽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不可苟者天理也。

陳龍文君子

于人國也。其失之。正者則大正之。其失之不可正者。則止之。使其足以有辭而已矣。夫而後知君子未嘗不可與謀幾事也。然則聖人且助逆爲惡矣。言不可苟。卽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關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今日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於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爲他謀固費。赴佛

屏之名。必須為他定中牟乎。為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佐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漸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好禮節

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訶之。忽然接說到上下感應處。兩不膠黏。又不足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本分事理。此際最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離根脫節。都成閒話矣。

羅萬藻文。學者慎無慢寄其情也。隱居求志。亦取古聖賢之為民

上者。規其事以自廣而已。小人句下。忽然接上好禮六句。正是粘連不上。只為眼孔小。看得名位懸絕耳。若從學字著眼。天

孟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六

正編

下更有甚事理不在分內。若云取古聖賢事以自廣。雖對小人句。却成淺陋。便是外郎誇堂官供帳。不是自家分內受用也。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上字只作君子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誠好禮義信。不說以此治下。則是不期然而自然之效。

信字體用表裏其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不達不能。在誦詩時已誤。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而牆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羅萬藻文。六經之為道也。使人高可以至于命。其次亦不失為人

用而已。吾姑取用焉。聖人原不曾低看用。用即是至命道理。學經無姑取用之理。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

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為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為其次之用。即分體用內外為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為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謂衛公子荆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抑揚推勘。于聖人言外四面領會。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

從公子居室上著眼。見當時僭竊篡弒之變亟矣。夫子善荆意用

孟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七

正編

子適衛章

處極大而荆之為善。亦不厘厘保家節欲之間。

聖人心體之不息。看無時非行道之機。而憑藉必有實地。施為必有次第。今日與明日不同。此處與彼處又別。究竟只一箇聖人之心。流行于其間。富教等字。須抉出聖人胸坎中物。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冉有鎮日相對立箇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籌莫展之人。纔

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呂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蟹之益不若耶。

子曰庶矣哉節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開隴滎河。遺黎故老。得不

動渭南後邨之涕詠乎。

只庶矣哉一句中。有多少景象。有多少心情。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再有問

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

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起處。一口敲殺。失其理矣。

惟恃其庶而不富不教。則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聖賢所憂也。

不然。則今日天下。亦大有人在。

再有曰既庶矣二節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

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兩加字最宜玩。因庶而議。加以富。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因富而議

加以教。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當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八

正編

日問答意思。既字又字之字。皆見實地。若泛論道理。即不庶亦

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始事治不足。繼事治有餘。初謀

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為不是。却不是本章精義也。

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教。其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教富。其法亦

相因。

看兩之字在下。正是在上者有實心實政。在富教二字。原只說得

大綱。其中條目次第。惜再子不能進問以發之。

富教中煞有條目在。却代夫子補出不得。若圖圖還他虛字。又有

何意義。秀才做時文。亦即可打登經濟。程子所謂朞月三年。皆

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

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

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遜志已見及此。而本

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為。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

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人

必具有架漏千年之識。而後可以經世。可以著書。

實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彼漢高唐太。猶不足與語

此。況其下焉者乎。

與曠才論宇宙。與名世指畫成敗。但犁然有當于心。鑿然可行之

事。然皆非流俗見識所到。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昔月三年。審時度勢。聖人正不是紙上經濟。看夫子相魯之效。便

見。

余竊笑一年而詢者息。一年而頌者興。一年而詢頌皆釋。云云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九

正編

程子云。凡看書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須思量其如何作為。方

有益。此可為實做三年矣。雖未必盡聖人分上。然亦在國僑東

吾伯仲間。後世如孔明庶幾當之。不似鄙漢只道得自己苟且

權術中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慕之語。從

來。赤子在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搔摩不至。反唇碎語

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竿雜處。悉其攪噬。而莫之敢較。而

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因殘殺而思善人。因善人而思是言。一片深情。直使鳥驚心而花

灑淚。

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

味不盡紙上猶聞太息之聲。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正。非謂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矣也。況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語。何可作罪案乎。

何晏也。何字中有猜疑。有究詰。有箴規。有嚴刺。

葉公問政章

子曰近者悅節

懸空著此二語。醞育無窮。惜葉公笨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為莒父宰章

陳際泰文主速者一往而慮不顧難。主遲者老成而百不失。一如此講。乃黃老以退為進之見。非聖人之不欲速也。欲速者正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十

正編

為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為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為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為進之說也。見小利者。非謂其為小利也。彼以為天下之觀止此矣。見字講得透徹。今天下營營逐逐。都坐此耳。是成大事不成之故。

看註云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言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即二氏任真無我。究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宛而正。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節

陳際泰文云云。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證攘為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為反經行權之說。所誤須微析之。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十一

正編

楊以任矣。堯以天下與舜。非遠其子也。不利於丹朱。則莫如不與。而歸訟隱矣。禹有天下。而郊鯀。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畔。則郊之。而績用弗成。隱矣。與隱字不相干。丹朱與鯀。豈攘羊之過。而可隱哉。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收。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謬矣。況他原不曾隱。歸訟是堯言。何嘗隱。九載績用弗成。史臣不隱而禹能隱乎。泰伯之隱。隱于父子。伯夷之隱。隱于君臣。天下於是乎享臣子之利。而不見臣子之害。以太王例攘羊乎。以武王例攘羊乎。泰伯之隱。二句。所謂鄙悖矣。隱是天理上事。豈較利害乎。君父之汎汎于天下久矣。尚皆隱哉。題本無君臣義。添設既無謂。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如其言。則湯武真篡弑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須見此處與仁交接頭地。

忠字兼恕義。正與仁交接頭地。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各句自有割開道理。又有會合道理。割開處看仁。未嘗欠小。會通

處看仁。未嘗擺落。中間又有親切關連道理。須見得徹。非影

響湊合之所能為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此題應逐節因問生出。預先已攬不得。亦各各分開說。扭捏團攏

不得。子貢如此問。夫子纔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法。先立箇

題目以待乎。故凡用體用才節等說。數摯起者皆謬。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借

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講說。每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三

正編

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句貫下三節。剝肉作瘡。皆庸人自擾

耳。

首節

錢禮文行已在清濁之間。此志不立者也。此言禍世千餘年。今

日乃破。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

挑得此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為。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

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為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又

其本末一無足觀。慨激澆忍。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

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污下。鮮不由此。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道意亦寓其中。

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為進。取有所不為。亦即聖人之所與

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

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說

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

與中行異。而可以為中行者。惟此。

錢禮文士之自立。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入道則同。人必事事求同。

心迹之際。所以多不可信也。灼然不易之論。世間人品文品

都從惟恐不同。于流俗致敗壞。不可收拾耳。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首節

巫醫句。正是極言無恒之不可。如粘帶疏解。便落小巧。且又須增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三

正編

而況一轉矣。善夫二字。是勉厲人語。不用虛文贊賞。實作指點

鞭策說。

若張皇巫醫。歎矣。不過借以極言其不可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黃洪憲文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為同。只是公私義利上辨

取文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

其平心以待之而已矣。程子所以屈服半山也。子瞻之不同

難言和矣。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

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朱子語。陸子靜各尊聞行知

無望其必同也。

陳際泰文外之待物。和而內之立節。不同。自兩事也。無事之時。和

而爭事之時。不同。自兩候也。或謂深山人涉世。與一切不同。

不知正為他將內外打做兩件耳。亦無無事和而諍事不同之異。君子之和而不同。一向如此。不分兩事兩候。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說來總有弊病。

不同即在和中。君子本自一直。為下句立辨。須如此分明耳。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同。

君子而有時似同非同。此却有辨。中立者。大約真小人也。

說和是作用便非。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古

正編

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

種子。特為比匪苟合一輩下鍼。不得不如此捧喝耳。易所云

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

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

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為害。而

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

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為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

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為君子。先須從自己立

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為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為彼用。只

此一點相為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

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立心處自召之耳。

啓頑開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

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

有被鋼斤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置。

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

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

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

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

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

第二段因上未可轉出。平舉兩種却不合。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主

正編

鄉人皆惡。在受惡者論。此意正當自省。不可但傲然不顧也。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

謂觀人之法。定取必于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為斷。是活法。是定法。

不憑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

間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善好不善惡。皆是已成後看得。是知人正說。

本說知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

金察文奇傑之士。決非尋行數墨之徒。以其身供天下好惡者所

敢議也。而不可以訓。而不可以此定天下之品。定天下之品。則

自有中正和平之道焉。關好惡天下所自有。聖人亦不求免此。

此種正希雖說不可以訓。然其意中畢竟以此種為最上。君

子存善不善之見以取有好有惡之士於世法之內而破善不善之見以陰相天下皆好皆惡之士于耳目之外則或庶乎其可也。看聖言低下一格。必要不存善不善與好惡為第一義。其流則皆好皆惡亦得。只是此病難除。觸著便發。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文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說。於是本義拋荒。詫異百出矣。

難易只一个君子小人。兩面看出如是。

上一句圖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疊矣。正為上句而字一滾渾成。故接講下兩句。

上句中而字須急遞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一。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六

正編

例看也。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為事說是兩件說話。欵傾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即說之以道。亦不為小人所揣捉。及其使人也。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季

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有意無意之間。人能知之。不能言之。看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此不特評文看書之謬。要知當時名士主持聲氣。其胸中只如此。

凡此等書。總要在相臣分上。張大事功。則必講作用。講作用。則必以權詐隱深為本。義理不得不踈蹊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之美。小人往往慕而襲之。吾以為泰非君子不能用。不是君子用泰。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畫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自不知。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七

正編

其為泰。小人那肯希慕遵效。肯希慕遵效。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惇惇怡怡六字。次第相生而下。所謂學以變化氣質為先也。在氣質上講。却不是氣質上事。

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于如字中體會微意。

登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圖圖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金聲文云云。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切切惇惇怡怡六字。

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六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惺惺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儻侗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為有滲漏矣蓋切切惺惺怡怡原指養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恒人安得有此今文於上句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惺惺如兄弟之怡怡試看天下之人有幾人能於朋友切切惺惺於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燕辟賊恩者即可見此意則其視六字亦太卑淺矣自放低了道理却云聖賢亦不過如此便是作聖言無忌憚良知家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佛眾生同具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正編

大圓覺智其根源如此要之切切惺惺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惺惺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鑿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何嘗拆看不得哉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申申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維斗亦習而不察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亦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

癰疽痔皆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都是王政設施與後世心術天懸地隔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六終

呂子評語卷十六 論語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七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兩穀字。心術則同意思自別。

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鴟突。須見得邦有道之穀。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益原于。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為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出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須看透後世庸臣巧宦與徵君高士。同一肺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評語卷一七

論語

一

正編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荦隱伏于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為主。制于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為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

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剷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杏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當別之。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鴟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為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敢信。恐其能自守。而不能為世用。云云。有甚干涉。總是仁字不解耳。原子正為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為問。克伐怨欲皆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二

正編

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為仁。而四者尚行。其為不仁可知也。今將原子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著。原子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為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為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

聖門之學。求仁為宗。仁雖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言也。論仁亦不一說。有精密嚴謹之教焉。有廣大流行之機焉。在聖人偶舉。無所不可。聖言遠如天。近如地。滴滴落窠。槽非禪家語句。比比也。驟使不行。而曰可以為仁也。此亦似夫子克己為仁之說也。克者內盡。不行者外健。正相反耳。以為似。只是看得克己粗也。天下之不行克伐怨欲者。必有能行

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邢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能於此參箇粉碎。方許他具一隻眼。

世純文 凡見不善而無譏者。近於悅其事也。近於悅其事。始於以身為之也。見善而無譽者。不悅其事也。近於不悅其事。始於以身遠之也。世間大約此輩居多。近日流傳衣鉢矣。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

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為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為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讀此不禁慨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為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忠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勞中看愛。誨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聖賢 教誨之名。先知先覺之任也。至義看伊尹相湯。訓太甲。是誨之至善。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天性既真。血氣自強。忠字只看做天性却不盡。忠固是真性。真性得學力乃盡。其不由學而得者。生質之最上。不可以律平人也。正希為良知之學。故視學問即為義外耳。

陳蔡 人臣諫君易。誨君難。誨與諫。總是責難。不必強生差別。至此謂誨與諫有不同可也。謂諫不如誨。更無此理。

子曰：為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為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呂子評語卷十七

四句原無歸重子產意。

或問子產章

首節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為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黃濁 鄭之行惠。與他國異。子產之行惠。與他相異。向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也。或謂此三語太過。曰：子產於三者。只小樣耳。他却是以智勇行其仁。吾是以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此却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問管仲節

奪伯氏云云。是夫子特舉此事表微之意。

陳子龍 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

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污，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傷身清素，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玷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卑劣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為用，先生所云亦有為言之耳。

附此章文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當世稱之熟矣。然呂氏評語卷一七

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各為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眾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或畧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為賢，亦足以大服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申，齊之夷吾，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未必無優劣之見者在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優劣之見者在也。而優劣已較然其不可易。今夫子產明察以斷者也，當其鋤強族，錙刑書，威期於必立，不避貴者之讒，決期於必行，不于賤者之譽，跡其所為，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強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民，以其術強國者，數十年殺僇之運，於是乎開，以其術愛民者，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乎厚，操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

正編

至於今，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意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雜乎王霸之間，則惠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討，君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子西，又何以稱焉？吾觀其人，知辭位之為義，而不知僭竊之為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為禮，而不知禮之為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舍楚之干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一賂，以買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士，敗於簞豆，類如是矣。然而夫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為是烏足以當吾責備焉耳。然則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而吾黨每深求其隱，得毋重疑其心，而名幾易墜乎？不知仲之罪，在後世效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大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教化神而政令簡，故被其恩者不以為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覆載之大。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忘，功過明而賞罰必，故受其怨者亦不以為怨，而死亡感泣，反深於放廢之人。今即觀於奪駢邑一事，至疏食沒齒而無幾微怨恨焉，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不易得也。夫雜乎王者，尚有不求其白之懷，惟操之者太急，故必怨詛於始，而歌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愧厲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已，彼子西者，既無王者求仁之心，復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及於亂，又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節是聖人降就世情上說。

正編

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云爾。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然此節却是泛論常人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誼。

唐順之云云。吳崑麓批云。非無怨者不能為此文。按荆川先生性最淡。潔刻苦。布袍蔬食。夜臥一木榻。不設重席。且清癯多病。其封翁愛之。托王畿龍溪為之解說。畿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荆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荆川恬然受之。夫荆川之清與封翁之慈。皆明德也。畿不告以仁孝中正之道。而漫為邪禪無道之言。惑誤荆川。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如是夫。然荆川之恬淡刻勵。幾於無怨。固為難矣。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九

正編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為處。卽是其不可為處。

人皆以廉靜貼優為短於才。貼不可為。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為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為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為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賢於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法。

有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為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逆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首節

若字貫四之字。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讀來何其鄭重。而作家視之以為無有。只備得成人作料耳。用作料尙在下句。此四句只一若字是實。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為。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為知廉勇藝合之說也。兩箇亦可以為是遞降語。至聖人方可為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為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說。

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見聖人用處心切。

呂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十

正編

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推駁於彼己之際。蓋不特三代直道之人心宜爾。而異地相慕。悅正恃有此念。可託和知者。明此意。可見人惡宋儒苛論古人。只是自己卑薄。並薄待古人耳。

周旋文子公明賈太好。反失聖人語氣。三乎字畢竟疑詞。謂夫子求詳其實。非譏薄人意是也。謂夫子是幸許厚意。却非也。聖人不信處極明。却正極厚。纔著一分周旋。卽失天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節。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口氣極輕而理極大。

輕口角說大道理。若不自覺其贊歎者。語語對上三不字。

其然是初問賈語。欲信而驚之詞。其語極突。其聲極短。時人即於此兩字中。寫得夫子目動言甘。陽許陰否。全無聖人與人樂善之意。此其所失。又不僅在辭氣之間而已。

其然豈其然乎。不忠不委。宛曲折。正忠太委。宛曲折。裊頭弄舌。寫得聖人不是。世情滑淡。便成尖酸薄子。此正是時下人心軟媚。

無骨病根流露處。豈得謂之善。摹口氣乎。須識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方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重。求後輕。求後且不必。况以防乎。其後則尚可以防則可誅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重。求後輕。求後且不必。况以防乎。其後則尚可以防則可誅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未泯。

桓公正而不譎。極贊歎不得。其分寸只對照晉文講。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然可以不然者。則亦聽夫人之自行其意而已。管仲召忽之事。是也。聽自行其意。便亂道。當云自審其宜。此所須於權也。

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二公子皆非當國者也。而分均以年年。

均以德則小白猶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當以先君之義謀國。而以宗廟社稷之重慮事。子糾不可。則以公奉小白。而稱義以止。

子糾不出於此。而輔之以爭。則二臣者皆得罪先君。得罪於宗。

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召忽之是非。當於此時論也。且於子糾無成。桓義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置之矣。是非隨時有定。

豈有無是非之時哉。但是非有至精者為難辨。此非聖賢不能斷之盡耳。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

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為之謀。入亦例也。管名為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傳襄之執政大臣。其義。

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為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與廢。哉。元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名但有從。

亡之義。無主義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

非當為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

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明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合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

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為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

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一章自分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節。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為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安得据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勲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

首節

管仲非仁者。與焉頭一句。事理未露。然子貢却先有下文。纔有此語。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

非字嚴直。與字寬婉。下文只是非字勘斷。此與字中。却有許多律例。比依駁辨在。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讐之義也。然先輩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疎。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歷歷講

究固難曉然耳。

文南英。信公在而惟所命歟。羣公子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分未定。而師傅之誼自尊。從公子者。非委質之例。則羈旅之誠已切。而殺身之情可緩。此論不妄。從亡即有君臣之義。使僖公之身尚在。舉夷吾也。鮑叔也。將遷以他屬。而更置焉。朝屬之糾。而官之夕屬之白。而官之仲。亦不得而自主也。此段于子自云。當時公子官屬。不知如何。然亦說得有理。余謂無理。僖公命傳糾。未嘗命臣白。信公尚在。則不得自主。信不在。則當以初命為正矣。社稷無事。而私門側室之黨立。此於渙羣之公。固已非矣。難說此太平話。鮑叔先奉小白奔矣。小白亦庶子也。一姓相承。未有瞻烏革命之變。此何莫非先君之裔也。當時諸侯公子。例皆自爭立耳。原非革命之比。如晉諸公子之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論語

正編

亂豈可以苟息為小諒。而呂卻為達節耶。彼匹夫匹婦者。見理之識必外。而自持之信不必精。故不可死而死耳。可以無死耳。非不可死也。諒亦不至於死。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未徹。多欲曲為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

之說愚猶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云為傳從亡與委
費之臣不同又云是倍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
則尤為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
命太宗為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

首節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

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
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問之曰節

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論若認真據與僕同升事牽合文
字謚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正編

正編

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為衛人改定
謚議也

此非翻前論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
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實其謚耳不
是辨文字辨所以為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為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
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文字重可字尤重重文字者者眼只在文子重可字者者眼不係
在文子越見得聖人立說義蘊淵遠以為矣三箇虛字神味亦
無窮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即謂靈明於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

其才其為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陳子龍

儒者之說則以修身飭行為主而人主之所急又不專

在此孔子儒者之祖平生戒人主以修身飭行為本奈何譏

訶之哉假令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

婦人而朝不納懷羸於室亦不至於霸此固快論然使桓文

能修德以用賢詎止此霸功哉衛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蓋

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君子

只恁輕相若只好治國用亂國無足用則非真君子矣本義只

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尙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

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

之豈止不喪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

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為急尤不可不修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正編

正編

身飭行明矣豈可謂儒者之論為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
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忤章

言過其實所以預知其敗

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

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忤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

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魯之三家無異於田氏夫子之一告不特正討賊之大義

且陰消其禍心也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

親近當討夫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若以討雖微三家義

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為三家而

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等。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兩

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

當犯時更以勿欺為本。

勿欺也。六字一片。總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犯法則犯為作用。作用即欺矣。

徒逆於汝心也。此意寫得精。人不能道。以此看萬曆至崇禎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七

正編

問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上正無盡。

上達中有強勉工夫。有漸次工夫。

上達直是希聖希天無可歇息。

中道便下。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達有上下。路只得一路。君來路我歸路。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偷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者忽欲下。下者忽欲

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墮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中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為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天下中立之人。為善善不至。為惡惡不至。往往介於是非之間。其實無此一位。不上即下。凡所謂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然愈巧愈下。品類之殊途。非必若吳越之不相親也。分界只一間耳。行能之變遷。又非若水火之不相易也。此聖賢所以貴改過遷善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六

正編

為己為人。總在隱微處分別。

為己為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為上看。同為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為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為人。即希世務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為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為人亦說。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為為人。是仍舊在事為上分別矣。只不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為己之事為乎。然請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為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節

何為一問。原山意外。寡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授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子之意。中矣。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方見
玉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良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自警策
耳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不著痛癢矣

陳際義良者一陽在上而二陰在下也

山土之高也土理疎而主通是二陰也有思之義焉

以一陽為主二陰非思義也

一陽也有位之義焉

也虛而能靈也二陰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巨

其上則一陽巨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為止焉夫思善游不

以極重之力止之未之或止者也君子之道術所以自托於兼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九 正編

山也

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良止與畜止不同畜止

為力制良止則安其所也要之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警省善

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

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字也各士多賣弄經學適以見其不精

於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濟只看此文

講良義多不合終難免在撰一字也

又陳文夫思無不之也若思病位亦病矣

用之妙如何便病人不善用其無不之乃出位而病耳

所為多無成者思病之也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

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

不必論到事與力

即多思而當然思乃虛行可以旁涉力以

實効難以遍圖矣此更不通思而當何病其多思而當雖多
只歸一理何害於力虛行旁涉原非思之當也君子知之故
以現在之位而域其思欲事之少而易成也欲思之少而易當
也全不為此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
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為不知位中至善
之所在以用其思耳

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

有聖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榜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

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

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十 正編

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為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瞭然

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

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

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為出位其語

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

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

說思也思為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正以位字

為主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首節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非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有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然見。子貢云云。

若是者。非學問之所強也。說人生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三者為君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此句都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為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語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為謙而謙之者也。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三

正編

自道之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意。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於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逆億。正為不先覺而生。

先覺針鋒之差。便是逆億。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所以能覺者。誠明先立故也。片言折獄。即是此理。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節億逆。即自私自用智之

痴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因人皆可為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會。

抑亦似轉不轉。一氣直下。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極矣。

上十二字作一句讀。則者字實落是一個人。

歸有光文定其心而不以物勝。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變。而我無與其間。然須中有理始得。震川此文道理皆從明道先生定性書得旨。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為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三

正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節

兩句一辭一任一答辨。一自明。是非畫然。雖語氣宛轉。不得用一鴨突語。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為進。道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

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避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闕。符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來的當也。

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為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子曰何以報德節

何以中有縱有奪正緊越或人句下作轉。

子既忠天下之不平於怨而有以相化更當思天下之不競於德而有以相勸謂以德報德只當下義不當爾不論勸不勸。

以直報怨節

論衡古之人有可怨不怨者忘其子因其身禍亦已烈矣而其德乃盛於君臣亦有以怨為德者殺其父庸其子憾亦已深矣

呂子評語卷十七

而其功下逮於民物謂所謂直也近人有謂禹不當臣舜者只坐未明此義耳。

直之理即在怨字內看得怨字分明便非睚眦者比。

後世借大復仇題目為奸人行私無上之助其弊實出於司馬遷史記遷借以抒其憤耳而流禍有不可言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節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然於下學中便要求上達便害事。

論衡吾耳目心思之所用俱平平然有寧靜專一之地而冥觀玄覽乃遂覺吾神明中之本無可知無可能也謂此一轉即入禪門去乃彼家之所謂上非聖人之上也一箇上字着不的一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的曰他上字在無善無惡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下學無以致人知上達又難使人知須兩邊說盡此處語氣最難臨摹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夫子自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論衡當說人交亂之時有志之士不勝其憤誠欲得而甘心焉而後將何以自立謂且不論後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

呂子評語卷十七

而有利於國君子豈避嫌疑謂不幸而多阻則將解甲而退從容廟堂之上而委蛇於羣怨此亦必無之事矣而我亦終不釋

兵以自斃至國家中分而莫定非自全之策也謂然孔子墮三都出藏甲而安然終老要之此章只于路身上事耳累及孔子亦太林連矣行廢皆命曉景伯安子路警伯寮若聖人謀國行

大義豈委決於命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

此將字乃暮月而可的可字謂此與孟子行或使止或尼

同意將行將廢謂其進退之幾兆非指治效淺深也若以道之將行將字作暮月而可字觀則將廢句又當作何解。

子曰賢者辟世章

首節

陳子龍文太上之士云云。賢者乃太公伯夷之倫。豈老莊等流哉。談諧黃屋之旁。戲弄王公之側。而隱現無以定其名。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避世矣。且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依隱玩世。與阿世希主。同一根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此一點心。直到聖人近際。方信得及。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陳子龍文百官至備也。三年至久也。而聽於冢宰。則且擬於王也。然而篡竊之事不作。旁落之憂不起。蓋所謂冢宰者。如殷之尹陟。周之旦奭。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此解亦未足為定論。後世親子弟。腹心大臣。何嘗不有。正不可恃耳。國君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美

正編

之不能終喪也。其說有二。臣子一也。以海內之大。而遏音樂禁嫁娶者三年。其不便者一。後世幾事日繁。變故多有。而欲人拱手而聽之。大臣。即大臣何以自安。而人將以議其後。其不便者二。臣子禮原不一。喪制本是親親中事。堯之四海三年。德盛感人。非故事也。大臣有不自安之意。即非古大臣。霍子孟便不如是。如喪卒非人主盛德也。以我論之。臣民則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使殿。而宮中上奠。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纓而出。如魯伯禽晉襄公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帝近之矣。果欲行禮。豈止宮中上奠。不受朝賀。若大事墨纓。則古之人皆然。固禮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為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送

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諒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後世只於儀制上講究。而復參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道古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為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盡於首句。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美

正編

全理只在首句。說到盡處。便有末句。離人別無安頓此已之地。人與人各調於適。即君子亦惡所容其修。君子本修人與人之兩相持不相化者。云云。君子原只修己耳。豈修人耶。他只要兩邊都沒事。便是修安竟却不。是修己以敬道理。如其意。修即是安。安即是修。人即是己。己即是人。一下打破。有何人已。有何修安。而後正希之宗旨。乃見用儒家言語。說禿丁妙法。此云云者。只做箇話頭耳。故其高也。落空。而其卑也。則人於粗且腐。安人安百姓。只在修己內。不是問效驗。修己中步步工夫不同。工夫到盡處。功驗亦到盡處。時文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

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途。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極言其大。末二句乃轉出極難意。

論語 惟時由再曰如斯而已乎。將窮修之所至以著之也。子路兩問意。却不如此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非欲推廣敬修之義也。此亦近來一槩周旋不欲說壞之弊。

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會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再答。但極其盛不離故處。此是聖人問答之妙。若抹却問語。則似聖人自己推演修己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攝敬字之意矣。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卷

正編

安百姓。從安人中轉出。須理會。方見再問再答。與下文猶病之意。處置一人之才。未必即其處置千萬人之才。而通一人之心。原即其通千萬人之心。是則也。也須看所以通之具何如耳。豈敢謂隨身所值隨人得力。盡有益於天地。盡無愧於此衷哉。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一篇兩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萬物各得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修己以安百姓。須緊靠安人句中發明。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止講得己與百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視安百姓之已。即安人之已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異歟。只為修之量有足

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而地分儘潤遠在。

修己以安百姓。不是鋪張開去語。乃倒縮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己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己與上修己分量已不同矣。修己以安百姓。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己。與安人之修己。又有別矣。不是修己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

安百姓。不是百姓安。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而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己便了。故曰安百姓。不曰百姓安也。一人便是人。千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猶言天下也。

呂子評語卷十七

論語

卷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格定去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貫即貫多得一元無所不貫子貢向者實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題有理病二離字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主知說而泛括心字與曾子章無別二病也

陳際泰又入驚於多學而識紛紛未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徑寸

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更覺其少相與詰其術而思徒業矣此豈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雜低頭中拜倒大善知識耳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志乎學識者故能游行於其際評家以如此說方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攪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黃淳耀文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外必有所疑焉只講貫不思

多貫則不遺遺則不貫文節節而求之統其大勢必多衝決銖銖而積之縱能利用未識本原一貫即在節求銖積處吾必先有一物為權衡而後學焉能先得此物則不須學矣即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謬不知他我字先壞了也心融神悟可聞乎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類隨亦不廢灑掃應對之事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二此異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發之兩予字固有意

首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在多學而識也

須知子貢有箇窠臼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

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轉關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頓快未

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

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滑非字澁與字正與上文與字

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相對

曰非也節

非也兩字直折非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

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

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

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為法顛倒錯亂廢棄

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簡甚麼朱子之言真
聖人精髓凡為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為邪禪所陷溺入
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簡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
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為支離
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原不是舍學識求一貫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固的然可破邪說
之妄

公看皆字某看皆理一非另有一物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三

正編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
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
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
再閱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
非靜坐得來

謝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疎然及看明道讀史
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
學識為敲門之磚以一貫為密室之帕皆孤禪矣若問曰一以
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
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勞遠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
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
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
一切都廢却貫簡甚麼談空浩翰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為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
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就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
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簡甚也充其說必
以為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焚決離不止至
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
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為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
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
箇話頭為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
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
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
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四

正編

此章畢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為之德德已協帝更不
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為也要之能紹
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
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受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
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為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為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

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為也。

唐順之文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其如有為何哉語不必說到此正可即遇見德耳舜無無為而治之德則先不足以協帝而升聞得人而分職矣豈待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哉

堯豈易紹禹早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歎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為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為恭已句乃極寫無為之狀耳

呂子評語卷十八

五

正編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

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癡人前真不得話夢也

恭已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已句只是繳足上句於無摹擬中作摹擬總要見其無為之至耳不是題之結穴處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已即無為又下子謂恭已所以無為皆將恭已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為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為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天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離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窟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陳際泰文生平浮誕輕薄之習久已傳入人心而一旦易之物固未忘其初耳語不必說到太狠惡只尋常游移不誠實人便行不去參前倚衡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六

正編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却不可盡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仰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註及非子貢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之入多以一二語輕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當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樂則自

尊貴而悅不若已故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

兩之字極者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仁者先資之具耳正不須此二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為

又須知求深固非真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為仁處

知事友之所以為仁為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

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事賢不是教人近貴時文有謂當其策名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

兩之字甚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

籠絡傳授衣鉢私營羽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上不徒以其名

高近世奔逐聯誼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物亦徒誇

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位耳道觀夫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也須果賢者始

不知天壤之大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所附耳道觀夫士之仁

者而後退焉自廢矣宋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此

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

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曰親賢大夫近仁士

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為賢仁乎夫子

為子貢問為仁所求者為已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

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為何而

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為己為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

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

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殷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

也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

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

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

外而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

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子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

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

奮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

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

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為萬世立

孟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正編

文子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

也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

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

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

外而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

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子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

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

奮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

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

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為萬世立

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既非遵王法古。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謂損益由我。目無古今。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言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手段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實。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

正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為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節之至。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九

正編

豈專美舞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典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之誅甚嚴。其者與語氣甚婉。直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重在知字。

惠之賢。眾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彼為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金聲文。管觀春秋之法。苛責賢者。雖一念之微。一事之舛。亦不難

被以惡名。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護。却是私

心。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遺阮窮。固管舉於朝

三仕為士。師矣。特未與立耳。此又不然。不行其道。士師即遺

佚。阮窮也。以子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知於其

家。抑亦不忠於其國。四語又太重。太斷然。是合平生。非論一

事。却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

尺度。絲毫不可走趨。是以為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

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十

正編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蹊蹺。此病正自不小。文

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

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為罪。則正希之疑

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為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唾面自乾之論不同。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

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為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為此倒角模稜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堂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末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如之何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羣居終日章

須知羣居各有當為。羣居亦必有同理會事。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十一

正編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握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只在事上見。義為主腦。而禮孫信以全之。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早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為。無所不可。譬如一物。先已無骨子。更從何把捏耶。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味為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畫斷。轉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為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偽。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為四句總成一事。義為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為得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十一

正編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自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為是。

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行。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遞意。

以上句為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禽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

甚精。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即在禮行處。

孫出須講得精。王半山無赤鳥几几氣度可知全不曾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為己若誤說入世

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總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日成義義成則

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南文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朱子謂信

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

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

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命其卒

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為質一句中了却矣

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內之

分而安勉之殊也看註云以為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

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為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

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甚謬亦坐

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

義乃安勉之別今日義外義內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

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孫信。

楊文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潔之行交於毀

譽成敗之後制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為其後者計也即是非

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不為己也如陳王以程朱為

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為所漸滅此天之一定

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禮孫信君子所以行出

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

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龍文云云即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膺人

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

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沒

世而稱不稱可自信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陳際泰又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翳史氏或至自失其姓名與幽

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嫌為其後裔即筆筆從沒世兩

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冽意有令人悽愴意畢竟悽愴意多凜

冽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疎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

不覺轉身又墮他圈積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

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

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

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郭洛文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名致之原即所以無求人之

理又君子立意較然。正藉此多虞多喪之心。以自增其愧嫌。聖賢心法。祇這些子耳。

羅萬藻又置已於古人之間。即道德仁義之已然者。皆足羶吾念。而使之意。意求過高。即墮入邪學去。即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又已之為我有。而為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已。累於求也。如是則求諸已。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已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向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君子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為人而已。今將已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今說求已。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已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為我有。為我累。是又說壞了已字也。其意不過求深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孟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五

正編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即君子二字。人品事理。變相百出。

矜羣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真偽生來。

矜羣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原只是矜羣之略過耳。爭黨即跟著矜羣便來。

莫道事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

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

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著而來。

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惟其不足於內。遂矯托於風裁。惟慢焉鮮主之人。多妄狗夫聲道。云云。此輩題目可敬。聲譽可聽。口角可畏。而孔可厭。心術可誅。甚而有不足誅者。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言矣。將偽君子行狀寫透。真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二字。更不用著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塑生圖。更不必向死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孟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其

正編

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為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敗壞日甚。蓋謂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為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不廢亦不是必用。

陳際泰又天下有心論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評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工。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角。其科旨以明示之。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如何併做一箇人。一串事得。生薑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磕著粉碎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知言。不以處自有學問本領。不則雖就人求人。就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為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為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輒云。閱世多違。應物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七

正編

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單拆身字。或與天下。一世作開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開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二句。只解恕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也。

子貢非先有人已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怨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會。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為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為聖學者。即禪學也。附此正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七

正編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強。檳做世道大關繫。於理既傳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煞。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開問事。必細布。及卿士大夫。聘交。賂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理。不在事件上分大小。即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家便大。而細微。近事便小也。

陳子龍文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為虐桀紂為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不必如此此禍却易見今且同是堯而非桀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為可憂耳

子曰眾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眾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特眾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己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論語

九

重編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為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眾百年之遠無一問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為者即在有覺之中但無為隨有覺為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即在人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

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章金牧文大道浩邈自有人而形氣智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為必

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評吾嘗謂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於斯自合文氣周於窳冥重淵化亦達於蠕鱗鳴躍獨是道周之而得瑣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弱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為俯仰指畫之評方見人字不小異端平等觀自以為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為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為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為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論語

十

正編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陳際泰文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至不改而後予以過之名評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為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墮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誤處亦不在尋常間

顏光猷文無益而知悔則前此之刻勵猶足為後日媿悟之資評此處轉關非絕頂聰明人不能文不幸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為終身不返之勢評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審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得不出於此耳。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杰。吾謂果是豪杰。必不為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杰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唯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為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為彼所誣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三

正編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衿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此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憂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疎略不得。

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泄之二節

莊澁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澁便是已知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三

正編

及仁守之莊澁。遂節要包上文遞下。將莊澁平排看。只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守統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令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

知在知及仁守莊澁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即知及仁守莊澁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拒之云也。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當知此。務為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次特所以不可不處。原在君子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為觀人言。不為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為有大受在。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即有小知。不得掩却大受。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寄。馮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凡說

出子許語卷十八

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遇上。

大受二字。強者牽人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福貴場中。作夸大語。徒流露一副粗鹵眼孔。一片庸鄙心肝耳。直向學術原頭討取箇

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眼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器識氣象。方見得君子盡。不可不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

不可不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世無隆功。由至人之量不盡。宋之不返於三代。不能知用程朱耳。今人尚謂程朱有體無用。理學無救於宋之衰。豈不

謬哉。

程朱之不見用。真足為三代後千年恨事。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患。而仁更無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時文。

出子許語卷十八

泛說箇正耳。

朱斐文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議之為忿為強者。皆諒之屬也。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止復鄭重。

耳。原批讀此文。方知因事詔食。而亦有誤人處。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

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

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

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
是不要可知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
一處謂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
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刺語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
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一二勤慎乃職
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
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即今讀文者自
已先搜剔此心讀文欲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
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能伯龍之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
皆非也又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慎爲本
而疑民震主之才俱無所施矣夫言僞行以權術作用爲事
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又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
之類也推廣言之正不堪問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教無類章
有類定是曲說邪教即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誥
類者即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
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爲不能達其實一
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備有許
多隔壁開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也當拈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
之則仍是所由起耳

組不免口至而實不至漢高入關三章勝後來詭人多矣
訓誥之言而或經夫生徒之輯錄又乃疑真而復疑僞程子
語錄云某在何須此又春秋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諫諍之
章字款未靖則煩蕪易故厭聽之心問遺之篇情好未暢則支
浮終有猜嫌之忌陸敬輿之封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達也
陳朝隱文好盡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爲簡也

至此三蘇未免氣奪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將
爲可厭也此荀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徇辭
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
所達者何今人但達辭耳
言之不文行之不達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
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
今人不復知本作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
同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
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

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黃淳耀文今天下之立言者若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奮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飾其
窳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
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聖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
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簡其廢。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
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承叔子固
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
達是達簡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為簡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
余嘗不自揣。欲取秦漢至今日文字。編為一書。分為四部。其大
旨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師冕見章

後世講學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於冕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論語

毛

正編

即不會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為道耳。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
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
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
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
而不知矣。

後進為文。只巴攬大話為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擡舉也。
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
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不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某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
聳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終

論語

毛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土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

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候有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

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正編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却與家字並說又正

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

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那分崩離析正不

均和安之患也四患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句不過引來起

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

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

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患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為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

蓋字一轉申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為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若坐煞

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正編

文子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

文德也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

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

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楊側不容人毋驕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

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

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

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

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

道為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為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為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為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論語 自諸侯以至庶人而適承乎天子者。權在故也。單論

權尚未見源頭。一有明天子出。則皆俯首而為吾用。何則。國恃封建以為安。尤恃禮樂征伐以維封建也。禮樂征伐又恃道。無如此柄之脫然去已而不覺也。柄之脫去。失其道也。非失其物也。譬則造物于中。衡人思取之矣。取之而非其所宜取之人。人思奪之矣。後世得天下。總亦是幸取耳。皆非所宜得者也。果宜得。則不論諸侯大夫亦視有道何如。說者謂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三

正編

唐節度之強。不始于河北之繼襲。而始于節度之有功。夫漢之衛霍亦有功矣。而何以不亂。蓋誅賞之權在上也。大將在軍。至不敢殺一蘇建。則武帝之威亦赫矣。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覽權為有道也。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觀矣。

宋廢藩鎮。其亡也禍烈于唐。可以鑒矣。

陳子龍文。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治亂矣。權在外者其亂陽。權在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為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命。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豎嬖倖。竊之以毒天下。而有餘。庶人遂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內重者也。唐之藩鎮。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豎嬖倖名之也。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陋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取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四

正編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為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節。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

陳際泰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

而後能取友謂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

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交游議論教壞

益益箇甚損損箇甚益矣怎便益損矣怎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

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

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道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在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兼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節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

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
欵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頓斷

上次名目亦只在氣質上說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困二種有

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敗故又與上兩

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

然懵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

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

時又要逐件思過方能寡過

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

籠補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前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單是臨崖勒轡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

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

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

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崖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驢覓驢剋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為一。反以此為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九思之功，大在未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明聰耳。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七

正編

陳節齋文：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尋常語默閒，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思敬敬，只在當下。豈為將有所用哉。言止說做著述，事止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隘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此題括身字，亦非要義。若說九者皆身所為，則一部論語，那一句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題用身字扣題者。自以為巧，予問事思敬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予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夢耶。或曰：其說有所本。予曰：何所本。有之。必是不通講章耳。

陳際泰又為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思焉。惡人正自有

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循欲，斯為惡耳。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爲慎思之法。今夫處一身之至慮而運一身之至實，蓋莫尊於思矣。而洪範直衷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夷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後也。通之爲睿，作之爲聖，慎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遇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旁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八

正編

景者至精率應焉，而簡佚者眾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好聲棄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蕩，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詭近，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焉，得而不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敬，凡此皆以順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欲也。恥於問則

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慝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非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于見得。尤心之自由。而為緣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操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哉。若此者。固非捷獲於臨幾也。一物之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雖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人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異流為絕慮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一務之末。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留而詳審。已不復有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晰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九

正編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岐。在曲學為朋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

兩見字補出真知。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曰。生民之憂未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為諸賢人君子。可以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只說民憂未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即上節亦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眾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

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已非通章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用。又都是漢唐下英豪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看出互根之理。每邊身分。更自高深。

易以在爻。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義只是此義。即君臣也。無古今之分。又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即完可達之道。伊尹之所以幡然也。又有必不可行之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也。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七

正編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卻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首節

此章大意為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為論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為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為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讓國死義。然此俄字却不為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云俄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因俄字下無死字遂發幻忽之想。蔡史家隱逸傳法以不知所終為結果猶傑之必云尸解。佛之空棺隻履以見詫異為文戲也。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極害道矣。生死窮通一也。聖人神於不死易不神於不窮乎。聖人可以俄隱何不可以死隱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金澤文曰到于今稱之吾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矣。必不然之理。曰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夫。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十一

正編

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謫史策未能改正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為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諧媚小人之過漢唐即未必然。況周賢乎。使當日即稱夷齊依文牽義之儒者盡稱夷齊又何以見吾夷齊之異也哉。夷齊豈以無稱為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曾見得聖人心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寫得聖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元以愛厚其子為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秘反說得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駢狀從真誠

中來。若今人于己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餽秘訣自負得託似巧實拙。此又陳元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管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究尋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強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于禽語亦是開示于禽語。但實演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元退而喜節

要其喜處全在遠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十一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首節

邵世義文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為重

評佛氏以先儒為伽藍異學誣朱子為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日不可一日諾吾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

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

裏也

裏也

自其性而言之有氣稟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

之變論只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講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

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

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稀夾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遠近之義至微以之看

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昭合無開矣後學不深究其理

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為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

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

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為本

體先已腹誹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

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

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

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

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

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

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

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

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揚以任文習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自不知性反誣聖

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達焉云云性

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純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

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支離并義理兩字

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並性字亦強立之名

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如此看性字

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

相遠之云實為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

言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

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
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如何專說功。天下之事
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
聽天地也。禽獸亦有習相遠處。性之所為。終有所止。人功
所益。其益無方。性固無止。人止之耳。詩書師友。扶之以多
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據吾故矣。
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
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
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
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為習者。乃正深惡教術
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為本體耳。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三

正編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子。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為獨
化者哉。習字。可歎聖人。大道理。為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
壞。據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昔李卓
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毆父。見告者。卓吾大喜。贊其子曰。此子開
千古未開之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爺罵娘。盜嫂亂倫。做賊逞
兇。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直
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痛罵。亦惡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
也。
又章文。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有。習善豈
性之所無哉。語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
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
明。焉得不胡亂為文乎。

又章文。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數。以輔進德行。大習存天下。
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此教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
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
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於相
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
書禮樂化教勸率為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
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
不指煞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四

正編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
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為縉紳士大夫
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
矣。
君子以位言。却是泛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
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
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
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
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併處若但呆疏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因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為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為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脚。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

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止

就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集

註受誦矣。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握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學

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中原看得禮樂

膚淺耳可知不能體註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五

正編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點耳。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節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

而意思自別窪隕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

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詞可得謂非當時一

番說話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

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夫子雖是偃言矣而二三子者其信夫子之所許也終不

如信夫子所自言即偃言為聞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

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牛刀之說尚未有以解

也疏明聖人不得不自解白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

前言戲之句庸眼着之止是找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

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子曰夫召我者節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閒不界小

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辭朱子云此與吳其為

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六

正編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

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悔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仁者何即吾心之行者是已仁理也行者心也如器之

載物器存物得仁固無適不在只心不存耳論仁為最初之

懿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此心此理原只

是一論仁為內足之良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

亦仁之行焉者也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內外之別要知

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為心存兩字極難說繼

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

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為仁也說于天下

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為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

為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正見處處勤勵事事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論者。猶顛預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

為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

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

為內。天下為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為仁

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

須有別。

時文胡虛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

為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

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

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嘆。

其事專索之動。而不及于靜。心存處正主靜。然動

呂子評語卷二十

乃與物相及。靜則相離也。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仁不可以一端盡。不可以萬有求也。於天下正是萬有

求。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達乎物。而外來之夷險通塞

亦不能無傷其中。不是無傷。總由中出耳。仁不可以矜持

居也。然得是說而慢焉。豈若恭與。仁不可以濶略守也。然得是

說而縛焉。豈若寬與。云云。矜持原非恭。濶略原非寬。正希看

得五者低。故如此說。看豈若字。皆是沒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

却徹上徹下。我不必求天下。而且可以操縱乎天下。我未嘗

失天下。而即可以出入乎天下。于天下言無適不然。非指廣

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金文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天下二字便錯。負高深之

情。則見仁有天機。意非不陋。五者以為不必行也。謂看非不二

字。則原以狹陋。五者為高。但為子張說法耳。及一一執而求

之。而疎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總非是聖學只說得佛

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于子以為句句見血。便為渠所瞞矣。

仁者雖斂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

固不患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都不是

莫贊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即異端之陋也。乃知

仁不必談光景。參倚亦有流弊。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

指忠信篤敬。焉有流弊。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

精神不假。講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

則恒河沙塵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

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于子以為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

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

問。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有五者。抑五者之即仁。子張又

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

未五句。纔見能行。蓋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為仁須于此試驗火

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于天下

局面也。

又金文欲任天下。先為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古

之聖賢皆帝王將相也。其見于六經。與平居師弟之間。答

皆如此。世人乃以酸秀才語代之耳。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

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

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文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

為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為分若此文之粗乃真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于子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除暴者為其格吾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搏噬之害人好回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藏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近世此害頗甚寧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愛身者為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關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不好學以明其則則昔人所為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為題目截去首句則作文須見手法耳。非謂詩可以興七句道理中著學字不得也。

學詩有潛移默奪之妙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典觀羣怨是人心。以是詩之理兩層看乃透。

邇之事父節

邇遠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舉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彙括甚富。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邇遠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遠邇。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

為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為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大士所云。不過備聞昭代典故與帝王事業為之有何關切。不為亦何至而牆。

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為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濶。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有其所以然。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十

正編

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為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為戒敢直提二字入論。白于子與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

玉帛亦不專指往來應酬。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為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蓄。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于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

黃澤耀文天下之可容人說者少矣。此意過高，却是禪。聖人無此意。語雖會心，經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可議者，為其害志也。皆經歷體驗之言，只語助輕重，便相去萬里。理雖眾著，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聞之而不信者，貴其獨見也。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醜而博，言大而夸，其意儼然自命為聞人，其弊隱然流濫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間，豈有學問哉。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莫便道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正編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為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為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為身家祿位，其黠者兼為交遊，則舉望尤重，不知其為交遊，正為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首節

鄙夫不是猥蕪關章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黃澤耀文今天下有鄙夫焉。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云云。王衍股造，不出此語。吾不知其底蘊，而誤以為有品，不察其伎邪，而誤以為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此兩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為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其未得之也節。

為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

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聲態盡露。

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正編

鄙夫必到甘為弒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君子順天地之撰，而存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苛，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為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子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有。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文。聖人有所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有所不測。無以示天下之深。聖人不測。即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術。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淺陋甚矣。道之在人。隱而彌耀。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遁之。都成詭幻。求一言之幾。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霸詐之事功。乃為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言耳。若作攀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迷天便是錯鑿。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迷。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金鑿云云。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正編

兩焉字。是歷舉不盡之詞。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四時百物。不可謂即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特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命意之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澹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禮樂之壞，崩。此語直刺人心，普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五

正編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為宰子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吳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即用于子刺子盾子，即善辭，能無驚塞。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口氣中有譏諷，有責備，有愧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即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容為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為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伴執侍生帖，到門即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為女子小人所養。且為女子小人所欺，以為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

論語

六

正編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澤文使父師曰我其行遜王子敢不徇國耶少師曰我不受敗王子敢不效死耶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奔周是以國外市矣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為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議論古仁人之所為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論語 正編
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是從殷看出三仁之仁非稱三仁之仁而係之殷也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耗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黃世純文魯可以為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為季世而三家亦憂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此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與有為也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為根源都在受之中流露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判得盡絕方見魯論書法發明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論語 正編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直露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規切勸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眾流句有照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讀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纒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為後代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為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向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

田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唯不識夫子為何人。並不識夫子是何稱。孰為二字。意思茫然。子路之問。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逸民章

金聲文。或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為世縛焉。則逸。世豈有出入。此是和尙語。然和尙亦終不能出。涅槃則寂。只在世間耳。又置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徽纆。而難自由也。驅惠連於浮沉上下之外。將籠絡於世而難籠世也。夷齊不降辱為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及惡世籠意。涉世而弗操應世之心。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却不是孔子贊語。即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節義中。况夷齊耶。况孔子耶。正希以出世為逸。宜其隔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逸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污。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董子之正誼明道乎。正為後世制治統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源。即毫不是周公心口也。

子路語卷二十一

論語

四

正續

陳際泰文。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矣。誰謂於此得之。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窺其虛實。此是功利計較。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不棄有不棄之情。有不棄之法。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庇狗故舊。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為所為。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固枕楹而為功臣者。又輒恃其故。眦睚怨望。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

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終

論語

五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闕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眾矜不能一邊。

大賢兼善說不賢兼眾與不能說。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十一

正編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担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參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際泰文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曰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曰小道絕無可觀者。固絕之使不得與。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曰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眾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陘。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己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撥。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

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文之謬矣。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

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恒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夫

者不相待，而吾所留者忽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罔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為我歸。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直必多未明，已為滅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觀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中，僅見一亡者，諉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奢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悟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為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罔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為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量，未敢慶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敢少也。故又不慮亡而慮能，能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艱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特無如優優者之不執一能也，卒無如優優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固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為今之所有，則後之無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論語

正編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為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也。亦必釋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逾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逾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致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畫得分明。則貫通處纒的。若不曾分明。而但求

合一。則一場籠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義。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一句是講出所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四

正編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認謂心存即仁。亦非也。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為仁。言為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

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

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

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鶩外。故於

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而一切。却正是分內

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

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為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講

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蛇足。此不知二五之為

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

志道之盡。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為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

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五

正編

書而益背道者。讀踞轉鼓琴。則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若要辦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

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

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重望。即聽言不重。儼然

溫厲。然而儼然溫厲全體。聖人渾然不動。安然不覺之妙。自見

傲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團團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為此也然其微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為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論語

六

正編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決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只是權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

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即在向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愷。第不知第一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孚浹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金鑿文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也。不用如此說纔如

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信而後諫。第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觀望鉤致之術耳。今人每主譎諷而咎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真求諫道乎。看得一信字確切。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

須見信處真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陳際泰文。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末。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兩件耳。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移。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踐大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義焉。如是者務本也。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即可以該可達而言。則本末分矣。且以見小節踐小義為務本。却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為說本程子。真痴人話夢也。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成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七

正編

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為本。則皆反末為本矣。其謬却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務而言。此本末即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既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譏而終莫之定。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註**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罪。豈聖人流弊哉。**文**子游之為學也。清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道也。子夏之為學也。詳盡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註**道教一也。豈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舉宗門教門大意。宣較一番。與言卜兩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正編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為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人空虛。而必以末為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評之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

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畧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著教未嘗無先後。便侵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侵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侵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侵下矣。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文子夏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註**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正編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為用矣。

此題費用折都為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為救正而發。

先要盡開是兩項人。方先是各盡本分內事。一著交纏。便墮牽合之弊。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只為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鑽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而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且無讀書種矣。無感乎異端。以讀書為事。理障也。

陳子龍文夫仕者既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懼也評看來真好笑文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評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菴金溪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世哉文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為矣云云評側重學字於理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痼之言於學者不為無補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仕粗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金聲文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為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為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評本義重致字如此重自字却隔一層而致字亦僅作用情用字看矣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為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為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面更不推求耳

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偽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獻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為孝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不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為孝乎其他可能能字指旁人後人之比做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最人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為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孟氏士師講此時孟氏士師語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陳際泰文為士師者索而得其情因索而得其致情之情即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蔽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評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真保祿位立視其死者却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為忠平反多者為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典嗣來俊臣方為屠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為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迥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

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

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為所遇事勢

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腐變易也，但處之

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

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武

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為己克己，為己克己，則

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為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旁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

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

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

義也。

一章要害，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鱗甲也。

首節

人謂公孫即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公孫是尋

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斷以何常

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云，正是立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

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未有不口塞矣。蓋通章

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

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

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

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

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

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

乎。只為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為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

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常師，故舍言那有

常師耳。學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為此道字

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

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

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

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

仲尼何師，子貢以為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

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

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為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此處文武離道字單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為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味。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正編 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為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為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為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為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收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為道德性命。以大為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謂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即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為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即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

呂子評語卷二十二 論語 正編 聖無可師。則反師眾人。蓋眾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眾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由丈間者。此非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靈天壤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眾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為學也倍難。而聖人若以為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堂。故天下弟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學眾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為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者，列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為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失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為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之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為學，豈惟文武？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為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文武，以為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為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肩數仞，絮量高低，但分簡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子比較，便觀而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為得解。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訶詆其無知，意無不朗然矣。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個門，便須有宗廟百官在道，個人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正在門內著想，不在得人者身上著想，直至得其門者，方說到得人者身上。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知便到一問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著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黃厚耀文中天以還。天下之聚散。凡三變矣。欲知繼三王而起者。

有盛隆可奏之機。當知冠百王而興者。有先後一揆之理。是

則有此理。可惜三代後。不曾有行之者。蓋帝王之所不及言。

者。史冊載之。史策之所不及載者。人心留之也。此理畢竟殄

滅不得。又神靈協應。智勇爭之而不能爭。論者終不敢謂符呪

之所示。符瑞非儒者之言。三代後無道之誇張。自秦人始也。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

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

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

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

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周有大賚節

金聲文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周豈能一大發帑以為恩哉。

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

財私周人哉。至是而後有大賚之名也。皆商家物。但藉周手。

於周何與焉。至此亦并不是商物矣。蓋湯武之有天下。公也。

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為周物。商為商物。以公視則

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

之天物也。此一章正講帝王大中至公之道。故凡從興亡感慨

發論者即成大錯。當其時為商謀者。急自散財於戡黎觀兵

之日。則善良蒙休。固自可以一時惠澤。留天命而却義兵。子

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好聽。維斗云亦後世急著。皆非也。

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

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

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

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讎。

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為。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為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

易姓收拾人心立說。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

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

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於是

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

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

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得

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

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

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勲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與滅國節

與滅國絕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三

正編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

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

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

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

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

代後隱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

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陳際泰文異端之入也乘其虛氣衣食以全其生喪祭以崇其本即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際而操其福利之權遷而無理佛教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教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眾節

陳示龍文帝王者善審天下人情之所在而有以致之。國義亦無

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偽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真實為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四

正編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

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

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

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為不是關其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却章

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

嘗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到上古無

為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胸中平成手段方不辜

負魯論結末主意。

擇只是減塑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若謂不可選勞却是待字義非擇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遣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窠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蔡取民者美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添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矣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聞此必不入改註矣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五

正編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為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為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為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為貪何仁之有哉作者既墮此病評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譏訶朱子之詞殆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為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無敢慢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驕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泰威之美

眾寡小大只是一驕便見

無敢慢而後眾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煞眾寡小大也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虛後無字實後無字統上兩無字泰與不驕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驕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眾寡三句人看來止講得不驕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景象

不但朝政學術人品皆壞在此箇根苗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美未便到恭已垂裳無為自化處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六

正編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有我所當為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為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為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人莊周謂其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鄙魔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一語透徹足破羣惑命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命雖至不通我安可同其不通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此却是知有不盡

疑團自存。我之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為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為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迺其大略。便是桮棬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無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論語 棄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知命正須辨此二弊。

不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七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四

楚邵後學雙亭氏車鼎豐編次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一

正編

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關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首三節

論語 云云。文之本領甚大。如仁義之原出於天。仁義之固有徵於情。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利之惑人。未嘗無小。小得利。而禍害更大。王霸理欲之分。正孟子全書好辨之故。此等處不是小小見識。他人說王道。便不著天德。講心性。便不合治功矣。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係。若止作一篇國策遊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二節

陳際泰 文仁義者。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利一身之具也。



為利而言仁義則失其大旨矣。借字尤可怪。是以為外鑠也。善利天下。與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所爭而謹祕之。云云。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友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為利以財發身之理。若此作說來。却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陳臥子謂先王制度為一人獨据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如此說。則先王純從利字計較出來。仁義之教皆成假飾。而利反為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二

正編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文要撇斷利字。見利之不利。此却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陳臥子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曰庶幾言之而已。仁義非實行不可得。孟子所至。惟望人主行之耳。豈徒言之已哉。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个利字。其心浸淫于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首節

顧鴻鴈麋鹿。顧字正從不欲顧不敢顧中看出。

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句。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中看出。呆說他玩物喪志。失之遠矣。

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三

正編

賢者二字。接口鄭重。而後樂此。從梁王心窩中作轉語。宛宛曲曲。當時諷誘深情。與好勇貨色等用處一例。

詩云經始靈臺節

通節意只要趕出末二句耳。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當重發以為意。跌起而字一轉。者力都在此處。民歡樂之。乃是未盡語。直趕到麋鹿魚鼈句方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首節

河東凶亦然。亦然二字。是梁王屢驗良方。簡便計策。若重新將河內措置覆述一遍。便不是梁王口角矣。

不違農時節

時在農。不違責在君。穀自本足。盡心只在不違耳。

樽節愛養之源在君心。其制未備先清君心。自是至理。

當法制未備時。即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始即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此節為始事。下節為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即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織悉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便不畜少畜者。少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正編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即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為。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為。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為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為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須

看註中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

五畝之宅節

上文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為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為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為。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正編

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鑿定樹桑。此是王政本務。若止說盡地利。則凡木皆可樹矣。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為仁政根本。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

謹庠序之教。二句。論者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細繹其指歸之所在也。時文脫漏義字。止說申孝弟。疎矣。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

此可驗也。

狗彘食人食節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此直打破後壁。扶出不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耳。無罪歲中。若補勸行仁正意。便成支離疊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歸有禮之作。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方其衣薪舉壘之初。掩骼埋骸而已。葬埋不已。而至于用器。用器不已。而至于為俑。是則世變之巧。繁文日勝。有以深發聖人不忍之心。而取其見惡之實矣。然則聖人將殫殘禮法。返之太古以為治耶。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為憎機巧。而追返太樸。亦單就俑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為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六

正編

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不可入聖賢文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首節

及寡人之身。身字。只作時字意。猶諺云到我手裏也。

東敗于齊三段。只寫得一恥字耳。要見得可恥之事不一而足。四顧皆是。

王欲施仁政于民節

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屬也。

陳際泰文

云云。我子。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

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弱者亦有之。救急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句踐輩耳。此二句便是王者微上微下微始微終。

本事如何只輕置。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勸教罪躬等作用為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已弔死問孤為霸者事。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予子謂省薄為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暇日即從上省薄耕耨看出。別無暇日。壯者即是省薄耕耨之壯者。別無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信。須說得聖賢經濟平平地。

其孝弟忠信也。特修之耳。

事父兄事長上。到此始知事。可知向來事不是事。

為要注到制梃撻秦楚。節節透露此意。此竟是文種商鞅生聚訓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七

正編

練之策。脫却仁政字母矣。故最忌有國策氣。

孟子見梁襄王章

大機也。云云。是理不是勢。是本不是機。此文畢竟像

高光不似唐虞三代。以對戰國時君言耳。所以不定與嗜殺

之弊。對戰國時言可也。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為戰國以後之言。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定于一句。只好虛就勢上說。以留下不嗜

殺地。不然。先侵占說。梁襄不須問矣。曰不侵占。只要不說破

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然不同

今止說得秦漢後話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

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

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為後世作符識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據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之事。始于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暴秦之混一。似與德全背。然須知秦之暴。止為漢得天下地。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八

正編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則苗淳然與之矣。則字極快。遲不得。矣字極信。疑不得。之字極有力。懈不得。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趙衍文。古之聖賢。將以建天下之事功。必先正其學術。秦漢以下。無人道此語。仲尼之道。所以綿延于富強功利之餘。尚存什一于千百者。以其徒之守道者。堅而衛道者力也。其記仲

尼之徒四字。是對齊宣開口第一句。今日得聞此言。亦是孟子之力。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非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非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于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若不講出無道桓文。只是虛氣自強。幾不一折而反為桓文所壓倒乎。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速。何也。只緣偌大世界。不曾見箇真程朱之徒。

仲尼許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此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亦方許讀書具眼。今人縱有想及此意者。亦只做得陪客翻頭。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孟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九

正編

餘于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脩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為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于脩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為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為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管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為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非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諒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為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義處言之
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
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
一事字則所指為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即孔子之與其功與
孟子之黜其罪宗旨分明昭合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誘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未盡偶然流露耳

曰有之節

歸有光云云為此題者不過從不忍推行帝王事業極言其
功用之盛而止安能于此心體用幾微及推行理一分殊與日
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微如此此先生深于西銘之學故能

孟子許語卷二十四

孟子

十

正編

會天德王道為一非淺識所可窺也○是心足王何等濶遠先
生却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教直看得九州非大陋巷非小
立人達人處處是足王事業平平常常切切實實人皆可為堯
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真

黃海耀文設言齊民之疑王為愛國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
不必謂之設也百姓生于齊長于齊鬪雞走狗而濶達自若
者天性然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駭之他國不易牛吾國易牛
則訛言四聞亦其宜矣抑百姓日見王日聞王擊鮮魚魚而斬
殺自若者平日事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疑之殺人聞以牛
代殺牛則獨以羊代則物論回惑無足怪矣與故友張佩
葱閱是文極贊其生新風雅余謂後二比尤佳而次比更妙佩
葱問故余曰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

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前一比見王政衰而民風媮
故議論輕薄此過在百姓尚隔一層次比見無仁政及民之實
雖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取又發得親切佩葱後看或問
謂此義朱子果云爾因相與歎賞理真則文自高不可以掩襲
得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凡人辨不得翻成冷笑恨不得翻成緩語此正甚于辨之恨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節

我非愛其財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
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警過

曰無傷也節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如

孟子許語卷二十四

孟子

十一

正編

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于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
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
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
痛癢相觸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
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思仁政皆包裹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
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
之謬

矣是道也不獨禽獸但用忍不忍之術不同耳之於二字不
落空便有理一分殊一篇西銘道理在此層次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宣之所謂他人者。即齊宣也。

夫我乃行之。上與他人字呼應。下與吾字夫子字呼應。我字醒。則上下俱動。別處夫字。是解說出來字眼。此處夫字。是解說不出口氣。我字愈親切。愈解說不行之愈分明。愈解說不出。

老吾老節

老吾老起。語氣直到善推其所為句方住。此處著未得醒問齊王。一著此意。則侵了今恩足以三句地步。而下文詩云一段。反隔斷矣。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天下可運于掌。句。但言治天下之易。不是言天下治之效。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已含善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終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欲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云云。自此以上。但切指出心字。自此以下。反覆盡說推恩。此正其轉紐處也。

一推字中情事無窮。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具。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回覺。普度眾生也。

正于分處見理一推行之妙。此便是西銘之所以然。理一處。是善推之本。分殊處。是善推之盡。

所謂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于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

際。權然後知輕重節。物之輕重長短。即在于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于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于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發政施仁節。仕耕商旅五段。多張大天下。挑剔使欲。以取王莫能禦句。不知發政施仁。止是齊國中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嚮風。而發施之本。又必在齊宣舉心加彼。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步步縮向裏來。方見上文指歸實際。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盡反其本處。又

一總收結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明君明字與吾憫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必使二字直貫到然後驅而之善句。方轉。

然後二字不僅照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末節庠序之教在。

王欲行之節

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終

孟子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此章宗旨原不在樂。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

曰可得聞與節

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孟子故布勢以逼醒齊王。

歸有德大賢與時君論樂。而使之自得其情也。是孟子用處。即是樂理用處。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正編

今王鼓樂於此二節

此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歆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臣始至於境節

金聲文也。今也令遠方之人。但一入其國中。而遲遲吾行。已有不寒而慄者。問禁後入。入國之常。然後敢入。是孟子自述其詳慎。非先有所畏而然也。禁之可畏。在殺其麋鹿二句。此尚是未聞禁條前語。未應先責齊暴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

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天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故好勇以下仍混纏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

後半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

好勇以下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棋布。各戰其地。即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獨自封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正編

建不行。則大藩重鎮。尙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為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孫屠臨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邪。故吾嘗以為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以大事小者節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苗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要指在安民不在怒也。

亦字不徒作禱頌。有激發意。有欲誘意。有把截旁岐。有開陳實際。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孟子晏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勸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樂民之樂者節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為憂樂。

樂字本不同。正要分明。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媚茲之應。

樂其樂自有實際。

亦字正在不同處得。

人開口便說無同樂。越說越不親切。不思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正編

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責重樂民憂民耳。

上四句分互看。樂以天下二句合併看。不是複述語。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憂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者非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

以字語勢急。直接上起下。過脈甚緊。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

此是過接語。以天下卽是上四句。非民字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

評家謂說到天下。方與下王字相關。反支離矣。

過脈語也。又與上急遞者不類。有天下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

照下王字。却只是上民字。分兩層說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

憂天下。玩一以字。則上下咸在其中。而語意仍攝在上。

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止就上文推想。不得別作爐竈。固然。又須知

上文是上下交說。此二句却止就上一邊看。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畢竟重樂民憂民邊說。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節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

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

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勝泰文。天子適諸侯。固亦行乎報禮。而爲之諱之。以自狩爲女

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則天子尊。只一箇諱字。大士以爲妙用。

不知其爲後世諱智。非王者大用也。天子適諸侯。固亦兼乎

察事。而爲之諱之。以出狩爲名。曰非廉變也。巡狩也。則諸侯安

諱。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但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

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

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古者諸侯常有不可動之勢。而天子或有不自安之理。故

五年十二年。必有以察之。此皆自柳子厚蘇子山妄論來。三

苗防風。何不可動之有。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

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

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

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人只貪發得下一層。不道刪却而字一折。

看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句在天

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語。其志頗規模原大。孟子

引以證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宣及景公。黏然諸侯講也。

熊伯通云云。起既云天子自行幾何。諸侯自行國中。則分省

行補助。其法亦多。鄉大夫邑宰。及後世郡縣長。皆可行矣。至後

何又專責天子之難行邪。且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土滿費繁。難

言補助。獨不可簡其儀衛。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

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

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達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餉。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善也。

苟能惠加於民。則雖大其苑囿。高其宮室。其民但知太

平之廣樂。而不非其上。故有君荒而國治者。患不及民也。後

世諧媚之說。無是理。君荒國治。亦倖免耳。豈可爲訓。文人要文

字好聽。不覺害道。

惟君所行也節

惟字兩邊說。是逼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逼拶極狠。非謂但憑君做也。

景公說節

此只是因事納忠。即在遊觀上。欲動出恤民之道。人臣因事效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遊之廟。避暑之宮。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為之辭。非格非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為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令人諧媚。肺腸自己流露耳。晏子回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為景公粉飾觀名也。

孟子卑管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耳。始字中具。呂子評語卷二十五。孟子。六。正編。

見斟酌。若竟以興發補不足。當王政觀。老大顛預矣。

其詩曰云云。不是美其樂。就其樂章中。揭出以美晏子耳。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任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宜納諫如流。會發有為。意尤隱然。切至。

此已不是晏子畜君。是孟子畜君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節。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為證。其自。自明。

義重王者。不重堂。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節。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為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為法。而但述文王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善於武周也。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籌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孟子。七。正編。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為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之政。為諸侯行王政言也。人以孟子勸齊梁。圖王為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為圖王而行仁義。即是霸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

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為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固非小惠之孚已也。只先之耳。

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清。則先字躍然透露。引詩止証四者。宜先與文王無與也。

舒矣二句。原非文王之詩。

纔說發政施仁。便寫得總大體。舉大綱。於縲寡孤獨。廓然不見痛痒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者。便寫得下車泣囚。出郊埋骼。瑣細煦嫗。於發政施仁之全。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於發政施仁中。寫出四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惻隱在身而全體畢具。是一件事。始信澤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一伎倆也。小儒纖纖小言。詹詹誠不足以語此。

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為此四種後不得。稍後而

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以

工者用心。必使天

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為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善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念矣。看

孟子評論卷二十五

孟子

八

正編

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為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為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為。而姑曲為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未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豈父豈真好貨色者邪。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為資。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已逢長。反借孟子之言為牌面。而譏程朱為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首節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

曰國君進賢節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語。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

如不得已。本無法制。只是敬慎之心耳。

卑踰尊疏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便非本義。

左右皆曰賢節

孟子評論卷二十五

孟子

九

正編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也不是疑。且虛心不違信耳。

左右諸大夫。不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槩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金澤文若復國人之言。竟與前者乖也。則竟以不可付之吾亦弗

之察矣。此匪獨慎君之用。鄭重名器以俟可登之賢。抑亦慎吾之察。貴惜心思以俟可稽之人。此意好。即居敬而行簡之道。

世純文他日禍福。我與國人實共受之。彼豈肯以虛譽借哉。聞

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始也明知

左右諸大夫之多私。云云。如此則觸處皆成陰界矣。此節總

極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

開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操用人之柄。法當以明為公。如不能明。即當以公為明。必無是理。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為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為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請托。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真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有以為某某孤寒。果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譴以為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賑貧。賑貧而舉報皆孤寒。乃為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偽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為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為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十一

正編

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但注看一慎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

泛拈尊親頌辭。不第失慎重語意。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竟接上文三段。推出父母之義。方深合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混作論父母而以進賢當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孟子教齊王行王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首節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他之字同也。

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邪。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今有璞玉於此節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齊人伐燕取之章

首節

不說諸侯多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是齊王膽落語。意中極恨諸侯。却沒處埋怨。極悔前舉。却向自咄強事。已決裂。詞向支吾。正皆是齊王膽落聲色態狀也。

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十一

正編

王速出令節

孟子此策原是正著。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從功利引到正誼。方是孟子方略。不然與策士何異。且其策懦退。反出策士下矣。

鄒與魯闕章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節

郭容又云云。秀才時讀此等文。未有不義形於色者。及磨一命。縮半通。又以為仕宦非此不可。何也。可知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好雄以至庸鄙。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首節

別於齊楚句。只就地勢言。即今齊楚按甲不動。已屬可思。齊楚交困我也。

事齊乎事楚乎。若只在齊楚較量。尙有法則出來。須見得不事不可。事亦不可。專事不可。兼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仇之。或事而本國即侮之。四路把截。無可伸縮置算。纔是兩手字神情。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帑。只將事齊事楚者為之足矣。此是緊撇上兩事字。孟子生平朴實頭學問。即當朴實頭計策。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首節

將築薛將字。半屬齊。半屬滕。在齊有謀意。在滕有疑意。有謀恐也。有疑恐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三

正編

苟為善節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為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為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句句收入裏來。方見得孟子內聖外王本領。

為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為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賄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為進。

陳際泰又國家承赫聲濯靈之烈。其鋒其勢而皆未可乘。如此說。便不為亦是奸心。欲以流離播遷之餘。希冀非望。有以知君子不為也。此金仁山之說也。然太王規模。已自不同。欲

以憂勤惕勵之身。驟用非常。又有以知君子不為也。須知能憂勤惕勵。便是用非常之人。

黃淳耀又善莫大乎復井田。明學校云云。方見為善實際。善字不還他下落。則王莽漸臺斗柄。與梁武帝佛寺說經。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學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是迂闊聽死商量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首節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俊偉。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辭氣閒有以感動之也。

太王邑岐。固是萬全之策。非孟浪為孤注一擲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三

正編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國效死。又不是。

或曰世守也節

死守是孟子本論。不是更思別策餘理。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為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為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此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錢禧又能守而後能去。能棄其世而後能大其世。非大聖人作用。

不能道著用便不是。況作用乎。封建之新與驅除竝起變通之時。資以成事。勢不能不酬。此便是漢唐作用。非三代封建之道矣。說來都是私心。於私心上講道理。正後世儒術誤天下耳。世以相承。有常盛也。則以能保為守。有中替也。則以能創為守。守字有義例。有作為。以創為守。太王是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節

唐順之云云。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入主才德力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強。開陳善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為望。滕君也。君字提重。擇字放活。正得深意。結末繳轉。能為太王不能為太王。兩平中自見歸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覓遷地也。歸重在仁人也。三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儒迂闊難行。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語輕看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基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曲戈之閒。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為。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首節

要看他日君出句。是臧倉開口處。凡小人設辭之工。其聲音笑貌。俱在開口處。

於君出上加他日二字。遂若成律例然。從來豎寺之沮撓把持其主者。率如是術矣。

將見孟子見字。只做了世情盡體面。是對臧倉口氣。

論語文一事之制。必有重輕。言及君之與士。而重輕斯無定格。何也。君與士總匹夫耳。道在上。則匹夫也。而君之否則君一匹夫矣。道在下。則匹夫也。而士之士又寧以匹夫貶矣。然不堪為。嬖人道也。至言也。庸理也。然今人皆駭聽矣。駭聽者倉之徒也。

禮義由賢者出。說得賢者一無足取。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堪。但賢者尚賴有此耳。不是認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

亦不是辭嚴義正責備賢者。是輕侮譏笑責備賢者。近人惡說是非二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詆之。嗚呼。

自宋以來。以此三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學之外也。

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學者何如。道學小有。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五

正編

此舉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亦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須知平公本無好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諾字何等快捷。

凡昏庸之於嬖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嬖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公曰諾。只一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將平公臧倉平日情狀渾身托出。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節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缺憾。感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

箇又要人喫緊著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黃澤耀云自古讒邪蔽明。忠信見疑。往往激而呼天。大聖賢則不

然。其用我者彼國之福。其不用我者彼國之恥。天何與焉。**爾**莫

非天也。**爾**至歷九州而相君。求一當而不得。則天意曉然而君

子亦不復使庸主執其咎矣。**爾**豈待是哉。到此纔曉然。則君子

之知亦淺矣。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

不行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雄豪

傑歎天意。却正不知天在。文中見識。只到英雄豪傑耳。

作此種題須體貼聖賢胸次。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程子所

以無憾於族子邢七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

與叫罵同出於憤恨也。

車德云云。**評**牽連臧氏譜系。子孫不肖。辱及先人。大堪絕倒。以

此知人不自立身。而造謠以上攀古賢。通譜以旁援今貴。皆小

人枉自勞苦之事。落得為古賢之所惡。今貴之所薄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 孟子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干戚猶惑。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

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

朱子力辨之。正為此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

陳際泰云云。**評**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

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

手也。必須撇開時勢。不粘為是。第是作所講德行處。但知作用

功利。於孔孟所言德之流行尚隔一壁耳。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當今之時

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勢言。故

此題要照時勢。又要離時勢。不照時勢。則無關會。不知孟子何

故忽插此閒話。不離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德。即侵下節疆域

矣。

上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義在。孟子文字未下時。已到

筆先。既下語。却留言外。突下孔子曰三字。正有理會。

正講時勢。忽入此節。人以為突也。多從空說起。不知此正辨文王

百年後與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

此孟子文章線脉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

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

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証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孰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為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為事。或為君。或為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為當路于齊立說耳。此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當今之時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二

正編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著關口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首節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小儒未解。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憤者。均為酒所動耳。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礎已定。四十以往。打磨鍛鍊愈精。

北宮黝之養勇也二節

兩人只做箇話頭過。遊下面子。夏曾子。尚未是地頭。况黝舍乎。眼

光一滯。全身陷泥淖矣。

孟施舍似曾子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句。似應立舍黝為主。而後卜曾僂之。然孟子原為論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瞥處。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

此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前正在此節。若泛作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三

正編

對黝舍觀觀面千里矣。

不勝之時。不能無用懼之地。而要自然必勝無懼之具。非為勉強無奈何之計。假一術以定其心者也。聖學正要打穿這後壁。原不在此處立脚。異端四路把截。只是奈何他不下耳。

孟施舍之守氣節

此兩不如。原是並列而分別出次第。非初以孟施舍為至。而後又抑之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歸有光文。自夫道術不明。而世之人妄欲有以立言於天下。如告子之徒者。而內外之學雜矣。只為這病根深。入士夫骨髓。故

此一宗至今繁衍。

金聲文求得舍失必應之機則當其不得總未有可頑然置弗求者也。**註**兩箇勿求總不是學無不求之理。捉破綱宗極明。不得於心是從前粗疎之病。正於此處受驗也。**註**不得正從向來勿求來。**文**不得於言是異日窘迫之苦。實從此處伏根也。**註**不知言便生心害政。豈止窘迫哉。**文**學問已注力於求心云云。**註**但說求心便不是。知言養氣皆心也。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陳子龍文異端之學。與吾儒者之道。蓋終古而不合也。而議者必欲強附會之。甚非矣。**註**後來講學。誰免此弊。今日反以客為主。雖大樽亦云爾。**文**凡人雖云心之可同。而不免於迹之本異。

程子云迹從何來。可知迹異者心本異也。**文**異端者將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儒方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註**此論極似是而非。他豈得謂知心而存本。聖學豈單為經世而然耶。如此說。則孟子養氣之道。反為功利之宗矣。自家本領。全然不懂。直看得儒者恁粗淺。**文**告子之所

謂心者高妙而潔清。使其終身為山林寂寞之流可也。若復不免於應世。則心亦何所恃而不動耶。**註**他寂寞處便失其本心。不待應世也。蓋其治心者非也。**文**大率道德之言。趨最上一乘。非不高妙。然豈能至於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儒而學佛者不皆佛。**徐闈公**觀於佛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告子之學。所謂冥頑。乃禪宗之所呵。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者耶。然總之不可以用世。**王介石**異端實有精奇之處。可以自樂。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註**看當年一時名士。作者評者皆是。此一副議論。已皈依禿丁位下乞命矣。國安得不亡。世安得不亂耶。此與王何嵇阮之壞晉。同為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為空言。無妨亂道也。如此文所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學專為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為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為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為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且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淡寂寞。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讓

異端。而自踞于末。以求勝。其不為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為二。判而為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遠出二氏下矣。安

得不皈依乞命哉。

陸龍其文自記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虚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寔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耳。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則又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歟。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為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為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文自記。為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六

正編

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為。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軸。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為洪水猛獸。比之為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七

正編

夫志氣之帥也。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只兩兩平下。用註中幾箇虛字。斡旋其間。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結處在此。却預為清疏不得。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既曰志至焉節

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略帶而出。此是公孫丑思量不通根由。既曰二字。是公孫丑思量不通口氣。

公孫之疑不在重氣一邊。而疑在至次字。以為既分至次。則自有輕重矣。

志固為至。氣即為次。丑只不曉得固字即字耳。

志壹則動氣二句。道理本位。畢竟氣輕。答問語意。却側重氣說。兩句若不平講。則語意不盡。平講而不側重下句。猶未盡語意也。兩壹字境界不同。其為動固不同。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著。况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不動心未嘗無守約涵養本然之功。然必知言養氣。內外交培而後全。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巧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兩我字對定告子。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節

此及下節。孟子寔得如此。此所謂難言也。非孟子善養。千古誰能道出。

至大至剛。是現成體段。却須於養後見得。

自天地之正氣。流行於造化發育之時。而凝會於體質。完成之日。則吾之體。即天地之塞也。原只是天地東西。故還他天地一氣。天地之覆載。固極於無際。是氣之充塞。是與之同流。蓋因其所固有。故取之而自足。不強其所本無。故擴之而自充也。到此方信得本來自足。人人不欠。全在善養者回想得之。所以曰難言也。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茫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九

正編

纔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為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段。卻只說做加人奪物制勝之具。已最粗鄙可笑。忽又

說到輕天地細萬物。又何其誕妄。蓋惟異端不知天故多侮小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有也。

天地之間氣雜而人純。故人能塞天地。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為之貞幹。充周土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為三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節

上節是氣之本來體段。此節是氣之養成功用。界限元自不同。人因首句文法無異。便看得兩氣字無分別。

上節言本然體段如此。此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清。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十一

正編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非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又云是集義所生者。下是字。便是此無是之是字。

此節是養成後於處事應物上說。正見用處。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為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餒字亦有分曉。矣配是一滾出來。要只是一氣耳。

至大至剛只說氣。不可贊道義。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是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滅。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

字指體段。

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為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為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餒字即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禪而叛註。其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為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黃為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為是。又曲為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十一

正編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是集義所生者節

義襲不必定是虛偽。只一二事偶合真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特外之耳。便不是義。

天下必無離義之心。有襲之者。外之也。外之而以氣必山義。則遂外求焉。外之則不求矣。外求者內之也。自告子外義。卻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襲義者之外義。正是相

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襲義是桓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深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為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為驚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偽飾。索性以不襲為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有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為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為彼學。故應作是解。千子亦從而兩視之。恐亦不免鶴突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此是推求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看我故曰三字。胸中別有告子一篇書在。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我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一轉折。俗眼迷離。輒將三勿字排頭平看。不第界限糊塗。即心字煞無安頓處。

黃得之氣之未充有二。一曰忘。一曰助長。勿忘助是治未充之法。不是因忘助而未充也。

三勿舊作三平說。極粗。其中卻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多一直看去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著落。遂有連正字讀者。然畢竟三平說

來正與助長卻復混雜。清自集註。學作兩截看。忘恰與有事對。助長恰與正對。加入其或未充一轉。枝葉相當。心字轉紐分明。而三者相因次第。又未嘗不具。道理到的當處。自然落槽關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助長也。此三句前單亦殊混過。勿字作三平看者多。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懼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則勿忘助。對有事。勿助。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復疊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即有相因意。亦是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翁。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為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子助苗長矣。題神只在一矣字。矣者。決詞也。了詞也。速詞也。苗長無疑。決矣。一日苗長。速矣。歲功已畢了矣。惟決。則倉箱在望。喜極。惟速。則獨得之秘。於極。惟了。則只消坐享。逸極。

何謂知言節

詖淫邪遁。非窮理者不能辨也。義外之學。正不解此。養氣工夫。孟子言之詳矣。惟知言工夫。至今人不會講者。

得於心為之。後世學者正被此意惑誤耳。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昧聖道為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性之所偏與性之所全。其各肖於所天。云云。此不是偏全是邪正之分。若偏全則害亦小矣。異端之教即幸而不得志也。其禍尚小。不幸而得志也。其禍遂大。此說不然。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申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禍如此其亟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關之辨之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老莊未嘗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即大士亦其一也。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伯宗謂幸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曰惡是何言也節
學不厭四句。過渡語也。直趕到既聖矣住。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
惟知故不厭。惟仁故不倦也。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追求其所以然。到盡頭。纔見箇智字。正得子貢知足知聖之妙。若先喝破孔子是智而

以學不厭裝湊之便索然矣。

也。故謂儒門淡泊者。只是粗心欠聰明耳。不厭於世事為愚。不厭於道德為智。此種極多。於世故非非。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曰伯夷伊尹何如節

可以仕則仕四句。道理本如是。聖人恰如是。道得聖人分量出方見四句所以然。
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曰然則有同與節

數節皆孔子為主。此節卻以夷尹為賓中主。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黃帝商末之大勢。不歸于武。必歸于夷。夏季之遺墟。不收于湯。必收于尹。此疑未必然。胡諸侯有天下。只論其理能不論時勢也。古者得天下以道。而其大則有以德者矣。道德不可分上。此老莊之謬也。

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宰我曰以子觀于夫子節

此下三節只實証一異字耳。無甚深義。
子我眼孔高。舌根妙。直是道得盡。然無證據語。令人信不及。天下秀才胸中。也只作尊崇過頭話看耳。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選家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令人夾七夾八。胡纏繆旨。反拋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

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若是則當云見其政而知其禮矣。緣他誤看了政字。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節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去

正編

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為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眾人與羣聖先筆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則復衍無別。於是造為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眾。羣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

盛字原是與聖人較量。不指及羣生。

雖其盡性踐形。不加於羣聖也。而其立言垂訓。以為萬世盡性踐形者之準則。則非羣聖之可與矣。孔子之盛於羣聖者不止此。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

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卻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子。疑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事半功倍。王齊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旨也。

首節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為。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去

正編

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也。

以德中體用具足。

以行都有實際。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

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不待有寔際在。

待大是有所憑藉。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

濟。

以力服人者節

心悅誠服。是人服。非服人。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人多以陽剛講失之。如七十句。固証悅服之誠。卻正見不待大之盡頭處。

說到孔子。大旨正為不待大。左証到極頭耳。

全旨只証王不待大。不大到孔子而極。眼目須清出。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

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

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

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開

客矣。

孟子曰仁則榮章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大

正編

如惡之節

大旨為惡辱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侮予。曰自求禍。刻刻在危

亡立脚從此看。及是時二字。是何意象。若泛作真閒暇說。筋弛

神懈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節

徐春浴文云云。從天字。民字。講出道字。握古今治亂之要。此儒

者論道本領處。及時畏天也。修明政刑。敬民也。

今國家閒暇節

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幸。下閒暇。是叢勝之閒暇。其閒

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

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前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

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前五節只空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

亦止在人情向慕邊看。

首節

須是王者之尊賢使能。此中自有學問本領。不同羣雄雜霸作用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巖穴招致之情。只是窮秀才自妄想

出身事。與章意無著也。須理會朝廷所以需汝曹者何。汝曹所

欲得效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頓盡。下文都在度內矣。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駟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

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尤

正編

言耳。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目者。猶然憑軾結駟之流。其所

注意。不過百鎰千純之寔而已。嗚乎。不亦難乎。亦由其胸中所

謂賢能者。無此榜樣。所謂尊使者。無此見識。如何操觚時平地

生得此榜樣見識出來。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正所謂聲氣之同。彈冠相慶。并非

市馬骨意也。

齊厚澤文。夫懸位以為招。而天下不勸者。為其盡人可以得之也

亂朝未嘗不用人。古今通犯此弊。嘗觀天下之士。望人主

之色。而不前者。有故焉。其共謀議者。近習嬖人。其操爵賞者。大

臣廷吏。則逆知其身之難進。而因以不進。明高。後世黷亂之

源。非先生身親之。不能痛徹如是。神廟以來。朝政天下事。悉稟

承於宦官。而施行聽之吏胥。士大夫拱手其間。自竊遷擢而已。

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為士大夫爭黨不知皆宦官之黨爭勝負而士大夫從之耳讀此令我追歎

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猝不能

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茂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卻便講

井田學較正為後來教養地也

不征而商已沐休矣况或併去其塵乎原原是兩法不應併說商之逐廢居也利倍羨于農其詭時也亦倍詘于農

然農有水旱年有凶歉則先王有捐租減稅之議以寬之通之于商其壅滯折閱與農略同獨不可以推捐減之意乎則但可議法云云恐不盡然然則所謂法但當施于折本之商如勤

君子評語卷二十六孟子 正編

情不可定盈縮不可算君焉得瑣屑而法之有有塵之科而商與農其法均有不征之恩而商與農其惠均寬農而遺商商之

所不平於農也也也不平不得農商均乃大不平耳先先王之道平民之道也也恐不得平看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

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塵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塵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塵故但法而不塵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

兩箇或字可見此作竟與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塵無夫里之布節
三征各有義指例難通用罪不重科將先王設立夫布與塵之法原頭講透情理自然明通到至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為擴充之的將堯舜事業都消納在大虛中來方見此是上一節註脚下五節總冒不然打成兩橛矣

此節原只指點全理非稱量事功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心之盡不是因凡人心之推出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

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

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意而未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凡後世之政未有不託于不忍之名者也而所不能託者其心故夫苛政行而民不服仁政行而民亦不服先已失其所起之本耳

說透漢唐以來賢主不可語三代病痼漢唐極盛之治人終不心服畢竟喚鐵作銀不得只爭得這些子

以行二字便見火然泉達意思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以行中正有事在便是擴充張本。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眾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眾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疊語最急。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先王亦有擴充但不同耳。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正編

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為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

充到盡頭便是先王之以之行。凡言三代不可復者皆從私心上商量耳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布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哉士者之興制度文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剝絕又復何望乎。

心為先王自主之心政為先王自有之政惟剛以相濟云云下擴充二字火然泉達皆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肥甘輕暖從乳襍中生活不肯畱心愛養固是由儒字躲根即秦皇漢武殺人如措至於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犯虛怯症非有餘症也太末蟲無所不泊獨不能援火燄之上仁道難舉亦復如是思之三歎此典言評也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制隱之心節

此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正編

卻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端字便有擴充在。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在蓋莊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憎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火電光其不帖亡於旦晷者幾希。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為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為所漸滅此天之一定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即貼在擴充然達上講不是知一件擴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孔子曰里仁為美節

羅文正本是不仁。却曰焉得智。聖賢之言儘可三思。能擇矣。然後問其仁不仁。彼尚未知仁。何暇遽論仁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禹聞善言則拜節

下之大處。只從此渾化其迹。非於禹之聖有加也。

大舜有大焉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第一句緊接上文說有大正在比較上看。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之詞。

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楔出樂善極處耳。有大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

黃淳耀文公之而不私。究竟非舜之能公之也。蓋善之量自如是。

其浩蕩焉耳。正是舜能公之。巧說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為善。

自是舜與人為善。善之量同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若謂非。

舜能公之。是即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眾生同在。

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於自家道理。不曾講究。親。

切而喜為高言巧說。文人每墮此病。後世多欲如漢武而曰。

吾欲云云。雜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既效斯皆岐人已二之。

矣。陳亮乃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治。何哉。或問公每謂陶菴。

為永嘉之學。今觀此文大結譏同前。得毋有未然耶。曰請看其。

上句云斯皆岐人已而二之。便見其真同前矣。漢武帝唐太宗。

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同。此便是同甫金銀銅鐵一治之義。

陶菴特不自知耳。而反訶同甫亦猶王伯安之詆禪也。

天下之善與天下取之與天下用之而與天下忘之云。

與人同舍已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忘亦忘人。

已之見。豈忘善哉。但以渾忘意籠統架空。乃二氏之說非孟子。

道理也。即下文與人為善與字。乃從取字推出。以盡莫大之說。

究竟大舜只得一箇樂取耳。

取諸人以為善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若呆粘舜意中作用。失之遠矣。

取諸人二句。過遞語也。上句接上。下句起下。

取與二義。總洗發善與人同。起下莫大。繳上節大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

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取字生出與字。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歸併止一層。

上句只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

到人。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處。

舜只是自為善耳。因為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取為與。是。

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為大小也。須句句是孟子推。

論。舜胸中著絲毫不得。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首節

非其君不事。要活畫出一清字來。即要於清字中活畫出一隘字來。若只寫得伯夷逃麟通鳳。遂成一口外頑民。是何道理。

孟子曰伯夷隘節

清和隘不恭。固並行不掩也。

不怨古人之隙。正欲別出古人之真。正是孟子闡微之

旨。

以夷惠為牌面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為牌面者。夷惠之自為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為參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美

正編

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為夷惠幹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惠非真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

共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共無情之鹿豕。入其羣而不亂。此

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俯以就人。所謂同流合

污者亦此也。惠猶得以成其聖也哉。一肚皮輕薄。如何說

得聖人。如此才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

不由耶。看日記自以為聖人身分矣。不知止到得莊列境界。

與聖人仍無涉也。但看得似莊列。一轉勢必仍入隘耳。渠所謂

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說時鄉愿一流。故

宜其以莊列為聖人也。大凡禪門欺壓。正求勝與汗詐偽一層。

不知遮上面不是者。正多。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之偏處。其

辨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故越深求越差去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六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美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管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儼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真腐儒之論耳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黃澤雅文經營天物者必收億兆之心駕馭羣雄者務集區中之勢云云此策士謀併之言非孟子所謂得道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為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也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為亦別於此不清楚正墮策士權謀

圖積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陶菴喜史學習于功利作用故未免夾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陳臥子文直以奸雄權詐作用當之正與孟子作敵矣

多助之至二句止是申論多助義無兩層

附此章文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訕矣夫天時地利固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致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理又自在豈其為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莫君子若矣而吾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屢盛而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言人和其視人和非猶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摩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為大異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殃不廢吉凶伊闕孟門不棄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然以弱小而或受久遠之圍以富強而僅效堅壁之計宜多易奏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故哉謂其不如誠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為尤有要也天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天下誰非助我者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正編

而自我寡之則并不止於寡。惟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關梁要害，不忌修謹，稱干比戈，不廢明威。然人和而有恃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仇敵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悖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為有國之需，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孟子將朝王章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為。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

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三

正編

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三

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

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

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非其道也。聲色貨利之私，凡可以陷溺其心者，衆有口

而莫能防。云云。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此是講得

除仁義二字外，凡為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

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非字不敢字，更字字著實。

學孔子之祖述，既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齊王如反手，

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語錯入枉尺直尋去，一見諸侯

而大以王小以霸，且以為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

然則趨朝又何害。不幾反與章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于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照管，便有病。

美廷禮文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

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楊墨同非桀紂，陸王

亦稱孔孟，新莽荆公亦說周禮。

非字要看。此一字中，有許多功利縱橫邪說在。

不敢中有許多委曲。陳字中有許多責難。陳閉作用。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

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莫

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

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四

正編

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

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道對王便是堯舜，即是諛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

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

曰豈謂是與節

分明說尊有三意，中卻只有一。分明說各自為尊，意中卻互相為

尊。三字中有平勢，又有側勢。方得孟子當下語脈。

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爵尊不得，竟說爵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朝廷亦

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

講德字，須見鄰國學問源流。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只說出

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

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賓主。爵為德之對。齒卻是德之佐。彼爵齒同貶者粗矣。

故將大有為之君節

文南英大有為之君。蓋嘗卑身戢翼。以觀天下之變。漢唐英雄行徑。豈可與語尊德樂道之君。視其臣皆吾平昔等夷。而常以握手定交。結草莽之知。一發與尊德樂道無涉。纔著此見。定到殺戮功臣矣。其君臣所番作而夜思者。固不必公庭之是谷矣。如此則非則就之。乃或就之耳。不知不召之臣。乃師傳。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為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為英雄作用也。此文全不道著。只演得一齣雪夜訪趙普耳。

孟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五

正編

湯之於伊尹節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管仲二字微讀。看得管仲一文不直下。不可召。說得管仲崖岸斯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而出。亦非極詆管仲。總要跌醒且猶二字耳。

孟子之平陸章

黃厚耀又距心何罪。皆齊王之罪耳。亦是各當其罪。距心烏得無。但須分首從耳。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己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謂大夫之罪本于王。推助未嘗不是。然有失出

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節

陳子龍又賑卹者。救荒之末策也。至論。惟人主於平時慎選循良。假之事柄。使之勤心於田疇。耕稼以阜其源。而又精計於貴賤盈縮。以制其變。雖遇凶歲。可無飢民矣。何必遠恃人主之帑哉。極是。然須從人主正心誠意。親君子遠小人。始不然也。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節

則必兩字。緊接上受字來。只好於未受前審度。不得于既受後商量。

求牧與芻。應無不得。而字一轉。頓然色沮。故而字前極鬆活。而字一轉。便窘。而字前極擺脫。而字一轉。便呆。其呆且窘者。無他。只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六

正編

要逼出反諸其人一條生路與他耳。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為之。

附此節文

齊臣自有得為之責。罕譬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有無所得為者也。非反諸其人。即立視其死。收且有然而曰。爾何無罪與。嘗謂國家受才臣之患。不若受庸臣之患深。何則。才臣之患。在敢為。天下其見其喜功之多。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患。在不敢為。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甚深之禍。而其罪隱。夫庸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害之計。切而匡濟之術。無聞。持祿之念深。而進退之義不立。故阿世苟容。其患甚

於殘忍刻薄之所爲。而庸臣之學術。長爲厲於民生國步之間。以平陸大夫論。有大夫所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焉。而大夫槩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嗟乎。其果無所得爲也哉。夫老羸之轉。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有所得爲者。在未轉與散之先。卽老羸之轉。雖欲不轉焉而不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焉而不可得也。此真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在既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先。固有爲之求之一法焉。獨租賑恤之德。沮格於下。施亦請之之無術也。悉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爲可信。審政府之通計。而措置爲可行。豈非所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有成例焉。不可以瀆告。有上旨焉。不可以逆撓。於是舉其不欲求。與不善求之私。而并責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廢矣。然既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者之政。因循於已壞。亦爭之之無人也。不以膏脂事權貴。則去就可輕。不以催科博殿最。則進退自裕。豈非不得爲而自有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盡仕宦之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孫。於是隱其不肖。反與惟恐反之意。而盡誘其罪於功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譬之爲人牧焉。既不求夫芻牧。又不反其牛羊。王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疾。齒幣蔽野。籠脊不羸。僚友徒屬。轉相秘授。蓋自受事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其死之一法爲極良耳。言及此。距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遂無所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如何之勢。忠臣以之盡瘁。鄙夫卽以之養好。若之何。浚民之生爲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正編

大夫養好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是情之必不得已也。必不得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僉士卽以之誣祿。若之何。斂民之命爲大夫誣祿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惟此引咎難安。猶足愧包羞集詬之倫。然而惜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詭時之學。嗚呼。此距心有距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距心也哉。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首節

今既數月矣。數月前。數月中。蚺鼃尚有寬解。旁人尚有觀望。卽從寬解觀望。盡頭處轉出既字來。數月日日有責任在。不是忽然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八

正編

管過真無可解脫。

用既字以吸下。人亦知之。但下文云未可以言與。不曰可以言矣。若吸可以言矣。則既字口氣極嚴極正。今吸未可以言與。則既字口氣極尖極冷。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節。

爲字只是別人事。擔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開極懈。尚且如此耳。

曰吾聞之也節。

大賢以爲齊者自爲。而言與去皆不必矣。曲折反失。當下當然之理。君子之居人國也。有輕世肆志。排難解紛之意。則不可受爵祿。爲其畫地爲限。不敢代庖也。都是詭玩心術行徑。彼國在可治可亂之間。吾亦置身於可進可退之介。高致妙用。莫過於此。齊人何足以知之。是何足爲聖賢之高

妙。孟子之留齊。為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為。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為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砥礪一事。但就語言。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砥礪也。初不為齊。何况自為。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為。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為齊自為。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為也。篇中所言。竟是魯仲連論贊。與孟子毫無關涉。仲連戰國說客中之高手耳。詭時玩世之學。豈可與言仁義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章

齊人伐燕節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孟子終有戰國風氣。口角頗刻。

燕人畔章

孟子評語卷二十七

九

正編

陳賈曰王無患焉節

南英文云云。庸妄人貶駁聖人。偏有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証據。看得聖人作為極迂疎。又要為聖人惋惜。出脫讀之令人絕倒。然且莫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鄙心術揣聖賢。謂古今智愚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

又文自記周頑民。殷忠臣。貶武王。護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即使殷可圖復以為忠。則微箕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不道之論。得此足破千古狂霧。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節

看周公弟也四句。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為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豈備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亦如無過。即此蟬螻之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節

古人身履天下之不幸。而卒不開後人援引之端。王莽援周公。曹操援文王。曹不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無傷于古人耳。反吾意以全名。不如順吾意以全心。心全而名何恤焉。古人之過。多從順理來。不從順意來。順意則真過惡矣。矯吾術以詭是。不如率吾性以存非。非存而是何傷焉。此句好。古人之非。乃至是而不易明者也。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為真過。一為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粗。以為是矣。而未止于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為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終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為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為率性為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節

仕宦衣鉢梯媒。恬無足怪矣。近來舉許家傳。最精此術。不禁為之三歎。

古之為市者節

黃子錫之云云。處處是龍斷。箇箇是賤丈夫。世界平沉。此性不滅。不須改換排場。大家團團拍手。真所謂會哭不如會笑也。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節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真是沒要緊即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則亦雖人而不算人矣

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子思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世柳申詳是發其所以然之故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節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栖齊梁諸

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真實本

事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為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

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縮歸實地不用一句敷

張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士

齊與天下一體由齊及天下有次第

天下之民舉安句有仁者之心有精微之學有尊王之義有天命

之公有設施次第之寔有審時度勢之宜不具此識見寫不出

子與氏功業

金幣文寬其情以畜君德大其心以觀世變云云二意見望字

中功用是聖賢心術作為

呂子評語 正編卷二七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與節

題極多窮秀才大言愈濶綽愈卑鄙緣其胸中純從時命起妄想何用知非僕微倖萬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善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屈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從天字看破宗旨方與符命識緯說英雄者不同

下文時數平治專指王者而言若其間句止舖張名世雖得自任之意然未欲平治則孟子之名世已在疑信之間矣處處根定王者王者與便是欲平治無王者便是未欲平治孟子之名世固可自必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此句正要連上句看方見其間兩字亦非約略莫須之謂

此必有即從上必有為斷其間即從上五百年為限須與上句看得成一又看得成兩始得

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

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

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

下舍我其誰看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

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

後為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故子謂並上

句說乃有著落之評謬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攬舉

不道古之名世乃攬舉王者者也

呂子評語 正編卷二七

金匱要略云云。評千子云不講名世。止講名世遇合之難。低徊感慨。洵矣。愚謂文之不濟。亦正在此。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與英雄不異。故感慨低徊。亦復情深。然畢竟不講名世。便是本領不同。自有沒交涉處在。

黃真乃古者撥亂反正。非獨其帝王能任之也。蓋必有仁聖賢人。翼戴其世。而後功烈茂焉。名世必王者師。翼戴只說得功臣耳。天之所授。不可強也。然大丈夫際此亦足矣。祖氣醜語。名世固無妄希天位心。亦未嘗不以浮雲視勳名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實。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正編

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况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相。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於三代也。

由周而來節
數時都從天降下民說來。方不同後代識緯之學。

陳際泰又今夫周。何以過其曆也哉。謂功德有厚薄。云云。講周過曆之故。又是別一話頭。此處數過。言王者之不作。不是覲覲改革周命也。不然。則孟子之志荒矣。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為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故聖賢以為憂。若周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為不豫乎。後世英雄起草澤。奸人生窺

伺神器之心。乃有識緯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符命識緯。便是後世欺天罔人作用。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只要說出舍我其誰四字。未欲平治如欲平治。特反覆以決之耳。若徒作悲天憫人之語。即沒交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正編

世純文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菲薄。而造尊聖賢之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慰。以同自証。遂安之為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治。開有不屑多問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進其奮志。未可以聖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尊凡庸之性而抗之使高。何嘗不是平分論。只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而尊之。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則又莫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以性善道一為抑退聖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為不然耳。抗

孟子道性善節

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對揚者也。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妝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一著揣測機鋒。即遊士之口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為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看下文道一。即性善句。引成瞞三段。即稱堯舜

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為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為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為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看。大士文誤認言必稱堯舜句。所以証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偏。千子批謂罵孟子。畢竟孩氣。總由性字未明耳。夫罵孟子。豈僅孩氣哉。

世多縱橫之策士。則所立談而取卿相者。每在計功謀利云云。方見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近世之智名勇功。總非聖賢所屑計。而惟循理去欲。可以為謀國之基。智名勇功。正是迂遠不切事情之論。即盛代之井田學校。亦非旦夕所得為。而唯法古立極。乃以得養正之本。此意更進一層。方知井田學校亦未務也。

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眾。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為也。

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為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通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捲惡與善同滅。所謂子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適而為湍水。又適為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世子自楚反節

獎許疑字。謂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言。但多說成世子真有辨難。話頭却不是當時相對機神。要知世子復來見面。坐立未定。不會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

堯與舜便不同矣。

成嗣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節

三段總為世子決道一之無疑。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鞭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為處。只引證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附孟子道性善節文

記大賢之告儲君。首發性善之旨。復引以盡性之人焉。夫性善之

呂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王 正編

說古今之所未發也。堯舜之盡性。又古今之所最尊也。孟子之告世子必以此。敬世子乎。悟之也。嘗攷禹謨言心而不言性。是性之名古未立也。湯誥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也。至孔子始明其理。然而繼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相近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子思則其理愈明矣。然而言天命。猶未嘗直指其故。言盡性。猶未嘗直指其人也。聖賢豈能異同。損益於其間哉。天下言性者少。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言尊而正。言性者大亂。則其言斷而盡。親而有據。勢使然也。於是孟子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旨。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起。有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忽善而忽惡者。至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胥天下而桀紂焉不止。孟子懼之。為之明其理。且立其名曰性善。而又為之指夫全其理。且

實其名者。曰堯舜。嘗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述不衰矣。至是勝世子就見。乃即以其說啓之。何歟。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宮。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由是進之以勳華。亦但充其義而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驚。今則宦官宮妾而已矣。習俗深。則必為之返其原。不則本基既失。而後此之敷施。何托乎。抑古之世子。其業成於入學齒胄之後。則大同之量。習於論說者既深。由是極之以綏猷。亦止尊所聞而行所知。故五帝程功而不讓。今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趣向卑。則必為之立其極。不則規模既隘。而繼此之法。制安行乎。昔者嘗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言也。猶此旨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也。世子又一無所辨難也。而諄諄然。而嚙嚙然。但聞其委曲而詳盡者。無非此理也。其指陳而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記之。

呂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四 正編

則以為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吾於是而知性善之說為至精也。人之未生。此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而已矣。而分而為陰陽。陰陽皆善也。自毗陽而亢焉。毗陰而凝焉。兩間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毗者非陰陽。則究不可謂所毗者非善也。化其毗者而善矣。惟天地實化之。天地亦僅全此善耳。人之既生。此理具歸一體。一體者善而已矣。而列而為仁義。仁義皆善也。自過仁而兼愛焉。過義而為我焉。一體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過者非仁義。則究不可謂所過者非善也。正其過者而善矣。惟堯舜實正之。堯舜亦僅全此善耳。此其理。雖盡悉其說。學士大夫猶或震之。況世子之問未深矣。而孟子以至震之說。加易震之人。以甚深之義。施未深之問。而且以難盡之語。試之以不盡之詞。信乎否邪。吾固知其反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井田學校之學。孟子於梁於齊皆略言之。而獨於滕君臣反覆言之者。何也。蓋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也。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齊梁之國。經界亂矣。強宗貴族以百數。遊士奸人以千數。故日趨於兼并。而滕無是也。父兄百官不欲許行。陳相亂政。滕未嘗無此患也。齊梁之國。壤地廓矣。田畝之多者幾及百同。戶口之多者幾及千萬。故甚難於整齊。而滕無是也。國整齊。看其人立法作爲耳。豈以多寡爲難易哉。齊梁之國。潤澤難矣。其賢者務於首功。其不肖者湛於聲色。故先王之遺法。埽地俱盡。而滕無是也。此所指齊梁與滕異處。得之。知此。可知孟子詳略之故。有先後無異同也。昔者荀悅之論。以爲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尙可爲也。本領不精。則必惑於枝辭鄙說。此駁雜之害也。安得此悖道之言。王者豈終不作乎。謂繼世時。亦不可行矣。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邪。卽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也。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於至善耳。亦皆此種議論。陷惑深。銅。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若乃無輕賦之法。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五

正編

而徒欲推兼井之徒。則破壞富室。其又昔人之所戒哉。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室耳。孟子井田之說。略於齊梁而詳於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於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產九一庠序孝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卽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於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於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覩矣。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卽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雖陶菴之賢不免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六

正編

井田使其說曉然大明。則雖封建竟廢。而井田可以獨行於天下。若廢封建而行井田。亦不必及諸侯之尙在。且旣廢則俱廢。井田安能獨行哉。自時厥後。西漢有輕稅之名。文景有恭儉之實。而曾不一議井田。則過此無復可行矣。故生漢以後而言井田者。皆迂也。元魏始行限田。而盛於唐之口分世業。然自

楊炎作兩稅而兼井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矣故生唐以後而言限田者亦迂也井田迂則出於限田限田又迂必也輕稅乎併冗官汰冗兵使百姓之力得以稍舒則亦今日之井田也輕稅又迂奈何陶菴亦為此言何望於學者乎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匡濟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七 正編

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邪畢竟不足食即今無學校而國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畢竟無士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士聖人知其然設為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馭之此亦自戰國始有耳聖人安得為此而設總不奈其離叛之說浸淫胸臆侈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敢直指斥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為先王不得已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節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者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為民非為君也為民正以為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為民事人君輒視之為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則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豈爾于茅宵爾索綯若兩句作兩通讀便覺其緩兩句作一氣讀便覺其不可緩

宵爾索綯見得是日中未了之事方無寸晷之遺引詩所以証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閒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民之為道也節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是故賢君必恭儉節

此節是制法之本

此是下而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閒然有次第有包攝有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八 正編

恭儉各有義雖曰養賢為民然分田制祿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偏并也若云賢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禮下行之亦大費支離矣

禮制相為表裏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為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

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為本。而參諸說證之。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詳味其言。真見好古。

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今人讀書。欲卒乍如某也。難。某煞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

不至於穿鑿附會非聖叛道如郝敬之解經不止也。

三代王者更制。純是天然當然。不得不爾。若謂開國創制。有不襲之名號。便是後世私心。

艾南英文好詳之過。其勢必至於簡。此夏商授田之法。所以變而為私田也。為治者方患其太詳。而儒者猶思復古之道。嗚呼。亦愚矣。詳便不是王道。第詳須精當耳。復古之精當。何害。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龍

子所譏。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

王酌劑。踵事加美。而貢之不善。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

文。請國中什一自賦。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評無此理。禹活到這時候。也須變助。舜之後。不能不帝。帝之

後。不能不王。此固世運之遷移。而非關於聖德之高下。帝王

升降。亦不可謂德無高下。但不損其聖人之體耳。且龍子自論

貢助之善否耳。非以此軒輊禹湯也。孔子擬行夏時。乘殷輅。奏

韶舞。豈非毀昭代哉。評者以為善。表白前人。周旋夏后。秀才針孔眼睛。真著不得一些影子。可笑也。若謂不可十分抹煞貢法。則孟子國中什一自賦。已早斡旋矣。何待公等。在龍子此兩句中。却絕無周旋表白處也。且令下文如何說去。

稱貸是何等事。窮民明知而為之。豪民明知而脅之。只緣有必取盈焉四字在上耳。

夫世祿節

有世祿。則宜審乎世祿之所自出。使祿而出於公田所入

邪。則厚乎臣者。仍不病乎民。固未嘗以損下為益上。使祿而非

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取乎民者。始得厚乎臣。是不幾以厲民者

病國乎。公田世祿相為表裏。與世祿非公田不可意。今日秀

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為表裏。世祿非公

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咋口不能道隻詞矣。讀是文。便要

看其議論之精。莫作叫破四鄰云。我已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

事也。

詩云。雨我公田。節

此節見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證之法。

此是孟子於無可憑據中。巧尋出憑據來。

公田只與貢對較。方合上善不善主意。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

孟子原講行徹而推本於助。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

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每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

公以狙公賦芋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蓋徹原貢助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徹法原以助為主耳。非徹即助也。

陳子龍文欲征私田者。必先去公田。去其公。而皆縱民所自私。則我可以擅賦之矣。**雷**雖想當然語。然理定如是。看宣公稅畝可見。故欲復徹。亦必先復其助也。

又我周自開關西土。公劉有徹田之號。而後世因之。蓋已數世。當是時。商有盛王。誰敢更其時制。**雷**當時實是徹田之制。想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為逆節也。**文**我周自征伐關陝。文考有九一之法。而周公大之。漸於四海。當是時。文為服事。必不變其國典。**雷**指陳周家情勢本末固宜。但謂改徹即叛商。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十一

正編

於後世文法。福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為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臯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為。將盡責以僭擬邪。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邪。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顧麟士上文既列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背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畊與收。畊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混一處。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畊私田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一雨兩祝。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一井

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好一日。假令今以眾農通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虞。且合眾私以耕一公。鹵莽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改助為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實也。**雷**

雷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朱子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兩人即又推朱子之意。殆不足為據。熟玩白文前後。義自相連。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十一

正編

貫斷斷主是說。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雷**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為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鋤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別矣。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奉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太略潤澤。則勸

公復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
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其至善者爲
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十一使自賦可見也

徹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
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徹矣近文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徹者其
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
井田則索性復助法耳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
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殷輅之義未嘗有必
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取
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
法悉同助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正編
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非謂周之法是助也若上文既說周
行徹此又說周行助不相矛盾乎蓋此節與龍子節是一套不
過申言助法之善耳是以助與貢較非與徹較也向俱憤憤

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
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
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
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
主故死徒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所論亦有矯
枉過正處中如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善不善是助與貢較
非與徹較却道得明快

漢文之恭儉二十稅一而其不如唐以後者有一焉曰
戶賦不革漢武之荒曠告緡四出而其勝於秦以前者有一焉

曰田賦不加至唐兩稅以後什一竟不可復而宋人乃有城郭
丁口諸賦則戶賦復出矣說者謂宋人議論多於事功而於食
貨一事爲尤甚謀國者尙鑒之哉其論主於輕賦不知法制
不善輕賦不可常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節
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
諸侯亦有國學不專指天子之學
學則三代共之總釋第一句立名之義四句一例共字別無意旨
若道重學而共則下皆字說不去矣
皆字總結上八句庠序學校皆明人倫之具也而所以明者徒恃
此法制之具不得須歸本君德身教所以之義乃精
有王者起節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正編
有字正不是望空妄想
有王者起是聖賢公心正義不是鼓舞諸侯代周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
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王者
必要歸結到滕君反生支離之病

詩云周雖舊邦節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卽乙爲見聖人大
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墮故又勉滕行王政見勸垂可繼
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
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詩野節
陳際泰文云云註中明云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箇

請字定於徹法微有不同處。此文謂野用助國中用貢為徹法而九一十一則孟子之所酌變。未知果如何。但云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疑未必然。即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既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為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一。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請字便硬掃徹法不妙。自是文人過火處。要之孟子即於徹有所酌變亦是因精而益精耳。

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非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正編

請字是孟子經濟。九一什一四字。孟子特地提出。是大宗旨。

徹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而字要有著落。

陳餘泰國中田之不可井者。未始不可耕。田之可耕者。未始不可授。未始不可賦也。有法於茲。什一使自賦。云云。國此則滕人固知之矣。滕之國中。恐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句不是勸滕行貢。正是圓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大意在行貢之不善。推出行助。非從助後變計為貢也。文中似欲從新行貢法起。則失其義矣。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助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卿以下二節

禮無厚薄。所以一孝思也。國恩意優渥。有限制。無計較。所謂法外意也。餘夫以二十五畝為斷。蓋服疇不逮成人。試之耕以觀作苦。俯仰無事經營。約其制以俟有成也。先王之法。深悉民情如此。豈如後世丁口版籍。徒作徵科之具乎。死徙無出鄉節。

黃澤耀云云。在他處嫌生枝節。別義於守望句。却正見王制精微。井田封建。聖人為中國生民慮至深遠。井田壞則兵法地利士氣民情俱壞。不止農賦之病。儒者不講。則王者何由而知乎。○守望二字。俗手只作防衛混語看過。經此一分疏。情事確然。故知天下義理。只是細細辨析不盡。却被邪說以簡易直截蒙蔽者多也。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正編

方里而井節。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傍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於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井制斷不可不講。後世取民無度。其弊坐規制不定。易於遷就作奸耳。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須從形勢事理切疏其義乃得。此其大略也節。

此略字。竝識大識小。亦不可得。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此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今人必云如何潤澤。則仍是孟子自己說。非在君與子之意也。

附請野節文

助不可不行。貢不可盡廢。通其意於徹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行耳。然貢亦有可兼者。以佐助之難行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即周徹之遺意也歟。且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更。然不敢顯畔祖宗之制。則必援返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術。其弊深於蔑古。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參劑朝野之宜。則必執非今之見。以絕其類。而矯激之過。其患即復於從今。此帝王良法美意。每壞於主張之偏甚者不少也。惟審乎地之所不齊。因乎時之所不悖。主古之善者。以兼行古之不善者。則善者固善也。復古之不善者。去今之不善者。以濟古之善者。則不善者亦善矣。如分田制祿。古法之最善者。助也。其不盡善者。貢也。兼善不善而通之者。徹也。由古法之不善。而為今之尤不善者。假貢而為今之自賦也。然則滕今日宜何從。三代之制互異。而其實從同。九一固取一。什一亦取一也。其為善與不善。所爭止在因革損益之間。近世之號亦陽奉。而其實陰違。廢助固廢其九一。用貢亦廢其什一也。其為不善之不善。所分直在仁暴公私之際。然則法古者。但得其九一什一之意而已矣。其詳不必盡合也。救今者亦去其廢九一什一之害而已矣。其名不必盡能也。此其道宜仍夫徹之遺意。而變通之。吾得而有請。嘗聞周制。國至四郊。為六鄉六遂。凡十五萬家。都鄙則在鄉遂之外。所謂甸稍縣。置者也。其於都鄙也。為之建其長。食采者也。立其兩佐。貳也。設其伍。大夫五也。陳其殷旅士也。置其輔。府史胥徒也。滕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都鄙乎。則謂之野而已矣。其於鄉遂也。比長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七

正編

里宰。下士也。閭胥。鄰長。中士也。族師。鄙師。上士也。黨正。縣正。下

大夫也。州長。遂大夫。中大夫也。鄉老。鄉大夫。公卿也。滕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鄉遂乎。則謂之國中而已矣。且古之都鄙也。叔伯之食邑在焉。公孤之采邑在焉。然且井牧其田野。是知世祿之必出於助也。於是小司徒制之。井邑丘甸。咸以四起。數則其體方正。方則尤宜於助焉。滕之野。豈無沃衍之區。足煩經畫者乎。雖阡陌久更。而都鄙皆野人。則復古也易。此不可不亟正之者也。正之者。亦正其九一耳。而必復夫助焉。環而耕者。既忘會斂之文。借而耕者。已受班秩之誼。如是而叔伯之所供。公孤之所御。庶幾其隆養也哉。抑古之鄉遂也。遂人以興勸利。毗焉里宰以歲時合耦焉。未嘗輸稅於郊畿。是知徹田之專行。夫助也。然而大司徒制之。比閭族黨。皆以互相聯。則其體奇零。奇零則可通於貢矣。滕之國中。况有溝洫之界。久供任地者乎。雖良法貴一。而鄉遂依君子。則輸將也。便此其可以兼用之者也。用之者。亦用其什一耳。即可使自賦焉。尊其征者。猶因斂賄之名。寬其征者。已損多加之實。如是而利毗者。及乎老穉。合耦者。洽其室家。庶幾其徧德也哉。蓋助法之善。本無不可行之地。况又有野之平曠者。蓋去國遠。則凶豐難察。故但行助。而縣正以斂賞罰。斂稼事。則亦無曠土惰游之患矣。或謂野兼山林陵麓。未必能通九一之規。不知隨地為井。則隨地為助。齒角羽翮之利。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自賦之不善。本可以不行之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壤何也。蓋去君近。則情偽易知。故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有定額。取盈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闢闢朝市。豈其盡同什一之際。不知

孟子評語卷二十八

孟子

六

正編

國宅無征則非穀無貢。園廩漆林之異。此輕其無田而重其非田者也。又何慮貢之流弊乎。况鄉遂地寡而都鄙地多。則行貢自不及行助之廣。且九一數厚而什一數薄。則行貢又正用行助之寬。徹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略備於此。

有為神農之言。許行章

首節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已。如山農心隱之毆拳納拜。專為惑天下耳。今日講堂實繁。羣相鼓煽。大率類此。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賢者與民並耕云云。異端之足以惑世。彼亦自有說焉。不盡其說而漫欲闢之。恐反為彼所笑也。

孟子許語卷二十八

孟子

九

正編

以其索性也。今之為小人者。皆不索性者也。今之為小人之文者。皆不索性者也。作聖賢議論。不曾痛快道得一句。作異端議論。也不曾痛快道得一句。然則今之為人為文者。皆賊所不屑者也。嗚呼。可哀也已。看此文見處。直透老莊之宗。方知許行立說。亦不是小小庸妄議論。道得他底底裏盡。正是自家底裏又精深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許子破綻。只在以粟易之一句。

以粟易器械者節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為。正是明知其不可為。又要他自己說出。所以不能為之故來。

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出他不可耕且為也一句來。

然則治天下節

有大人之事。與下句只差一字耳。然此人字非猶下人字也。此事字非猶下事字也。即此有字并非猶下有字也。引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止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

當堯之時節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鄴道元也。

汝泗入淮。淮不入江。朱子已明云記者之誤。而豎儒必欲牽合附會。令人嘔吐。

聖人不盡拘無事之知。而能平天下之險。即有變通。

孟子許語卷二十八

孟子

三

正編

亦必因其自然理勢。仍行所無事也。

后稷教民稼穡節

堯舉舜。舜使益禹稷契。但根堯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到。明出暗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樣。以后稷直起為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教邪。到使契句。又須別增使字議論矣。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楸。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為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為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

后稷教民稼穡教字。與並耕對。固是註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

故註下一然字時作每於言中自作箋辨。又似孟子為誰下註脚矣。

陳蔡之說。凡物過昵則狎。狎則褻侮生。凡物過昵則厭。厭則棄捐。亦生相敬如賓。即有間矣。有間即日新矣。說得好。夫婦離怨亦從無別來。凡物近於無恥者。則廉隅易於不立。凡物習於無恥者。則嚴憚易於不生。相敬如賓。即不名之為私欲。名之為禮義矣。可知原不是私欲。以為習近於無恥。猶是渾身私欲見解在。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於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愛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愛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愛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愛民如此。緊與堯獨愛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為重也。

愛民二字。是何等迫切如此二字。包多少事件。堯以不得舜為已愛節。

此下三節。大意只是為天下用心。不於耕耳。百畝農夫。分財教善。無名不與。總是文章賓客。黏著便滯。

堯舜之愛不同。不為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愛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愛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臯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愛不得止在禹臯。益稷契不與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此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為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為天下之大耳。

總見勞心為大人之事。得人二字。上文已盡復衍便失。謂之仁三字。又非本義所重。贊頌亦非。

上文數變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得人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思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思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所以必要得人之故。得人所以謂仁之故。其著眼只在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為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己愛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臯陶。自舜禹臯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愛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臯陶。此之謂大

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臯陶。禹臯陶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臯陶之勞心。皆為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為堯得。則

大小耳。舜禹臯陶之勞心。皆為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為堯得。則

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憂為更急，而勞心更大。古今來，人主為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為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為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為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節。

大哉君哉二段，貌甚冠冕，而其神甚空。只要引起不用心於耕耳。與此數語全沒交涉。

主意只說堯舜有所用其心，然語氣則要說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句句要說得堯舜絕似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豈字來。蓋以上數節，正是此節道理，却做不得此節註脚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馬世俊云云。陳良楚產也。講周公仲尼之道，偏就膺懲尊攘。孟子評語卷二十八。孟子。正編。

而言。蓋舍此則周公仲尼亦無道也。人以為批陳良之逆鱗，不知正得陳良之心曲耳。然又有說，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亦必無是理，所以為陳良計，只有北學一法耳。許魯齋位列台重，而以為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昔者孔子沒節。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為良耳，非真秋也。

聖人道个似，便看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到極處，便有可尚。在此破入，言下言外，乃有神會。

曰夫物之不齊節。

金文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必無是理。巢窟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即有物，即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文物之偽者，欲齊而情不可強也。**文**凡求齊者，皆偽妄不通之人，最怕分別，亦是至理。**文**一物而百其價，所以作物情而使之競者，正所以宣物情而定其平。**文**方見平價之說，亦不是小事。**文**以為不如是而精良受屈，枯敗倖勝，即一物足以干天地之和。**文**舉錯之理，即得。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為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為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未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徐子以告夷子節。

受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一本之義。孟子評語卷二十八。孟子。正編。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原只在人理自然，不可強處，指出天使。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厚從子之說。小可伯而大可王。從吾之說。則不免於窮而死。吾豈一節之士。齷齪自好者耶。顧吾念之。懷當世之具者。無求於人者也。有濟物之思者。無利於己者也。此其道皆不宜枉。聖賢不是愚人。正在此間分脊骨耳。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節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昔者趙簡子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正編

須知此節引來。只為範我馳驅。不貫與小人乘兩句。他處皆略。

王良之與嬖奚。所爭無幾。不要太高看。

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况不為王良者乎。

良工賤工。頃刻變遷。不足為籠統。此是王良身分也。孟子引來。只為節末數語。至於請復彊。可思。一見其長。以塞詬我之口。是又非君子所為。不可便贊盡王良。此孟子身分也。

朱輔文天下士乘其急投之頃。當事者援引一錯。誤入旁門。後日勉負蓋愆。亦已晚矣。門戶聲氣。慣以此術籠絡天下士。士之為所誤者不少矣。一命而戒裝候。此時良之聲價。進退。為奚操。後縱欲自正。所枉寔多。是以君子惜良之不蚤自愛也。

古今犯此者不少。戒之哉。非戲言也。

朱文賢豪長者。則身取備屠釣。而不以為屈者。正以屈身輕於沒名。恥狗小節。而功業不見於天下也。戰國時議論果如是。是以孟子爭之。其實此一宗於今為烈也。奚亦安能用我也。

銜簡子命而來。猶然為簡子使也。未嘗為奚使也。即簡子亦安能使我也。假才人之聲價。以增光倖士。是簡子為嬖奚使也。良未嘗為奚使也。借乘以善藏其用。即匪人可比也。老莊秘訣。晉人用之。而禮義乃亡。天下盡役也。舉世皆執鞭類也。而何必介然不屑。以明高乎。此轉刻毒。後世貴人心術。總不出長班掌鞭腹中耳。良蓋就奚以陰玩奚。而奚未之知也。且就簡子以陰玩簡子。而簡子併未之知也。好聽耳。君子曰。究竟良自玩弄而不之知也。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為良。始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正編

終善愚人。非自愚者也。此法巧者以為便宜。而其實拙極。忽又為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為魯仲連。次之不為東方朔。真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於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詭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為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掃除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

朱新采

正編

以為世不可一日無君子。故屈膝侯王之廷。徐以大其功用。以為君子不可一日無世。故伏處蘄茅之下。不妨少有變通。三代以下人物。不離此意。孔孟程朱與世儒爭毫釐之差。正在此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節

此節只對定行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依唯順也。節烈亦順也。只成得妾婦之道。夫子自凶也。妾婦而順道也。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

居天下之廣居節

孫奏文論人必以天下為重也。節重在廣居正位大道六字。虛張

天下壓行儀不倒也。只緣天下二字看在外面耳。

歸有光文以心而視心，則微末而有限；以心而宅仁，則博大而無方。節廣居之理乃精，此是儒釋分界處。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三

正編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首節

王庭文仕君子所有事也。及乎後世以富貴利達加之，非其質矣。

節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為仕。每從題前剔清，便有見識。然不由其道意，却又在下。孔子公明儀欲仕之急，註解未得。

曰士之失位也節

犧牲不成云云。只要點醒則亦二字。見得諸侯固宜耳，而惟士亦然。則士之失位也重矣。此是孟子借視法。

曰士之仕也節

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疆之時，正賴此為先資。豈為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曰子不通功易事節

於此有人焉五句，只恢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

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曰有人於此節

食志是彭更之遁辭，非食志是彭更之敗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曰湯居亳節

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為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

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艾千子文至

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

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害道不小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節

陳際泰文築不登大亂之數，所以殺湯功也。兵未至而怨之，何如

兵已至而迎之。故吾釋湯而論武王之事，何取悖謾之論。蓋

子兩兩引來，並無軒輊意。救民取殘，湯亦猶是也。

節末世用兵無術，故或用撻伐以張天威，或用撫綏以消逆

萌。二者相持而不相通也。豈知王者之征綏不兩時，直行其一

致之用於天高地厚之中。征以為綏，他人尚須一轉解說。此

看得即征是綏，更道得聖人心事光明，體用合一。可知後世經

濟事功總只在功利上商量與王政絕不相干。

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厥玄黃句。不是從新形容言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惡伐。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章

黃厚耀文古之賢君當其為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聞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違無難救也。今之人主論教既失於先時聲色又親於臨政此其視仁義禮樂若天性本無之物而重有所苦者夫奪其所樂進以所苦而復取必於立談之間雖伊周之佐不能謂三代後人主難與大有為病根只此數語

首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五

正編

莊歎之間言齊人之眾處非謂以地區也。

子謂薛居州節

王誰與為不善不善正對當時功利邪說言

戴盈之曰什一章

首節

戴盈之曰四字原只作一番好聽說話耳。

不己是本心來年是名義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唐順之文損日攘而為月攘則鄰人孳生之計其畜之也無窮而在侵漁之圖其取之也有限謂通身坐在貨財裏面打算分明是貪殘作用却偏要妝扮多少善政條議名色曰我愛民千古小人經濟派頭如視

月是甚言其時之久。一是甚言其取之少。如衡之有低昂如車之有軒輊。然任其低昂軒輊而其間有半不可動者。一攘字也。

如知其非義節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會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輒待耳。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

誠思速已則必速言於王以定國家之經制修井田平市價使大命足以相續則橫斂雖去而國儲富於今時矣富於今時則橫斂之去者竟去矣謂此亦是添出議論然本領甚大真儒者經世之道去者竟去一語可悲三代後講郵民之政雖善不可久以其本領不是不能復古法也。○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六

正編

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此半開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會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如文中云云。此隨已而具。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文於經濟本領極宏遠而根源一針。尚有未淨盡處。此正永嘉之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天下之生久矣節
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

治亂自以為橫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當堯之時節

此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後世之亂由人而其君自以為天。上世之亂由天而其君自以為人。此其所以聖也。

山川崩澗。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定法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繇在帝王。子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義也。西人論戊寅熒惑守心。謂當其畱。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七 正編

使禹治之節

水由地中行。二句。題而是從既治水後。見山高而水清。題意要從未治水前。想手胼與足胝。纔與孟子好辨不得已之意。互相發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妄語阿好也。

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人作一滾說。便似江淮河漢由地中行矣。

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於山而歸於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兩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水由地中行。聖賢經濟只平平地。與愚夫言亦合了了。宜洪範九

疇之說不見信于歐陽子也。

歐陽公不信洪範五行。只坐看道理粗淺耳。

堯舜既沒二節

夏后之季。不登大亂之數。殺桀惡也。其殺桀惡所以甚商紂之殘。而大成周之伐也。如此則古今善惡。但憑後人私心抑揚矣。抑且疑紂之惡未必甚矣。雖舊人之論。不可訓也。遲奄廉五十國於紂之後。而需之以時。所以明當時難易之勢。不是難易義當然耳。當時無周公。武王不王矣。即無周公。當文武之德。亦不得不王。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于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八 正編

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而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看篇終敘羣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孔子懼作春秋節

無毀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豈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為僭竊之事。直是痴人

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非指其位。指其道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

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

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

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儒不明大義。見天

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為僭竊以

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天子之事四字。只一公耳。凡人皆可取。特無孔子之聖耳。

從春秋硬裝凡例。配貼王者刑賞。皆落後儒之然。但明時無天子

有天子而無天子之事。孔子不得已。撥亂而返之治。功在此書

看老泉春秋論。純是私意耳。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九

正編

聖人作春秋。為天地古今衡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

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為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為

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

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

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

議論也。若為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聖

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

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

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

為。故為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

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

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

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檇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為一

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

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

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

削。烏在其為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

實經。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

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

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強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

人者亦少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

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况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

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十

正編

通。而穿鑿遁詞。以為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

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

曰三字。如何忽然接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

通自見。亦不足與辨。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

小。故不可不辨。

聖王不作節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

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

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倣然立說。而無所顧

忌。其原皆始於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

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于聖

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黃淳耀文今之處士未有能束脩砥礪者也辨有口者倡之於前
愚無知者和之於後云云評今之奮然爭翼邪說者皆坐愚無
知耳又士習之與民風共清濁者也憑軾結駟之流既日騰其
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雜言麗退而趨禽獸之路此佛
教從而入中國也又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馭
之使無傾越而已評周法豈不善只無王者作而行之耳法固
不足恃也

黃淳耀文為之和會者曰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
云云評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又
楊之言刻而隘墨又變之以夸誕共利則中於人心者尤深故
楊子之書不傳而墨子獨傳至理故今日佛勝于老○昔之
異端易辨顯在門外也今則隱然伏門內冠深矣故辨之極難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上

正編

黃淳耀文自古夷狄之亂中夏與異端之亂正學皆乘虛而入者
也評原是一路香火故佛教盛而中國衰又今天下從乎申子
韓非之言者若而人從乎孫武吳起之言者若而人從乎蘇代
陳軫張儀犀首之言者若而人吾皆置不論而申申于楊墨何
也諸子之學主乎功名從之者多傾危刻薄之人能欺人主不
能欺天下故言未出口而是非已明楊墨之言託乎道德從之
者多個儻好奇之士欺人主不足而欺天下有餘故身雖厄窮
而徒黨愈盛然則亂今日之天下者不在他氏而在楊墨明矣
評此一段議論精確明快不僅作制藝看能欺人主不能欺天
下商鞅王安石所以易敗從之者多個儻云云只看白沙陽明
位下儘多奇才異質可惜壞却許多人林又助此攻彼所攻者
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家終自若就其更仆迭起反

若陰相羽翼于天地之間如金谿姚江亦詆禪却正是助禪
文吾推其弊一則至于無君一則至于無父當下便是不待
推不論其至夫無君無父豈楊墨之初指哉初指便無君
父但詞飾耳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
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謂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
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
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為善勸人忠孝哉以
其勸人忠孝為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為其所欺試思
晉天下販其教豈復有君父哉昔者趙盾未嘗弑其君也以
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其
父也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夫楊
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引例不當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上

正編

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
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嘗讀列
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寔與老氏相根柢老氏盛行秦
漢間雖君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
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韓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辭而闢之幾何
而不以二子為大聖人哉孟子闢後今尚惑亂不已近日頗
攻及孟矣至於楊墨既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矣
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不惟存而已道近
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
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
天分儘高尚為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理明文暢真可不朽

但所云欺人主不足，亦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此後人主但有信釋道，無信儒者矣。

吾為此懼節

陳際泰文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不足以爲道。如此入手，是辨兩家道術勝負而設，不是吾爲此懼落脉。况聖道不是與異端論有窮無窮，有間無間者，且如此說，亦不勞孟子困得矣。看率獸食人，落吾爲此懼何等亂害，却只如此寬閒爭較。吾懼夫先聖之義，先聖之仁，浸毀於楊墨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無父也。從而閉之，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閉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併不得。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重發。見天下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三

正編

大亂大治，關係重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便不成說話矣。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宏大精密者，雖中智未能相承，而專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則其禍深創巨者，卽庸衆皆知所避。此先聖之道，卽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卽其宏大精密者，不得說做兩極。看聖人有藏頭露尾之智術也。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此節是總上起下過遞語，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此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專爲我亦欲節。

陳子龍文亂賊之人，其心甚怯，衆人譽之，則加勇焉。一人斥之，則或懼焉。故譽亂賊者，言雖甚微，其罪可誅。斥亂賊者，事雖無益，其功可旌。文舉雖死，而操不身篡，子雲一頌，而莽益自信，彼文舉猶若是也。而况於孔子耶。千古至論，儒者布衣而足以持三綱九法之大賴，有此義耳。春秋綱目，何益於當時，而萬世亂賊懼矣。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四

正編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疑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訛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訛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閉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弒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弒多。周天子未嘗遭變故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我亦欲三字，直貫下三句。正人心三句中，又特重。亦字前有羣聖人在，亦欲二字極自任，極急切，俗脫用柔腔，良娜。故作謙虛，既失好辨，拍歸亦非巖巖氣象。此最是今人心術間病，不可不講明也。

不好辨而辨為不得已不得已為闢邪闢邪為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為三聖之統在是步步趕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真精神不得已三字原從好辨中逼授出來

陳子龍文夫與人言者就其說而窮之不足以服人孟子正人心亦只就楊墨之說窮之耳惟破其所恃而使之索然無以自立於天下註楊墨至今種類未嘗立於天下只是賴孟子一辨人心畢竟正也人心之邪也有漸楊墨乘運而起日消其善以入於不正之域而人始為其所用也如新會姚江亦運氣所關也不是要用他只是人心都會獸耳大道日非化為殘賊驟以其說加人不能奪其所好而從於我明以其教相告不能捐其所習而游於度云云孟子正以說加人教相告為正人心法也對針楊墨之充塞仁義根承闢先聖之道距楊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蓋

正編

墨方是正人心本義此都落寬泛去孟子之好辨即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為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不得已直從我字貫來

歸有光文天之愛人也至矣云云從天字看出不得已是聖賢命根

能言距楊墨者節

黃淳耀文任天下之大事者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謀不決羣天下之後學以與楊墨角勢必不勝只是無此事耳果羣天下之

後學攻楊墨則已大治豈特勝哉此與軍國事權不同多人愈好只是不能得耳總不是此一家說話此是作用權術事矣不為三聖人之徒也者是即為楊墨之徒也者不距楊墨之徒也者是即不為三聖人之徒也者註逼授得盡可知此間無參和中立處凡為參和中立即邪說之尤巧者雖家茂典法人扇說訛而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前又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後天命豈遂殆哉吾道豈遂困哉吾輩於此緊著力正好獨立而不懼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為其教興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矜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夫

正編

心而為之說而其禍遂中於天下之人心而不可知象山新建之學淪入人骨髓遂令今日講學人皆其蝗蝻也可歎可歎文唐虞以前世尚無文章之患乃禹功既遠而邪說一作周道既溷而邪說又一作久矣夫邪說之為禍漸也須知後之一作其說更精於前之一作今日又可視矣商周之際世已多著述之才然猶不名一家而楊墨乃顯出其書不爭角立而楊墨乃各持其勝甚矣夫邪說之為禍熾也註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為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蛇於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

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襦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與師友寒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閑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該行。我便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他日歸。要看得極平常。不要看得太深刻。蓋歸固仲子之至情。特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以仲子充之。當不如是耳。

與之是母。食之是仲。

是覲覲句之根。在覲覲句。惡用覲覲。是窮酸傲氣語說時。仲子睥睨其兄。慙恨。是覲覲之肉。是富貴報復語說時。其兄嬉笑。仲子憤激。

以母則不食節

充不去。正在則食則居耳。使仲子反而求之。亦應不得吾心。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覲而

後可。

是不能充。非不充。

就不能充類之中。便有多少悖行逆德出來。非刻論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深之君。其下有阿諛順指之臣。相與蓋滅古法。而放意於兵爭之間。孟子逆知其後之無所底也。上述唐虞。下推三代。以待君臣相得之朝。講求其法。而措之天下。惜乎潯溪諸公。徒爲朱子後人。而不能有所建樹也。

首節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趨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

呂子評語卷三十

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

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節

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

欹側之勢。呆講亦失語意。

詩云不愆不忘節

詩云不愆不忘節

此節只是懲愚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法之當道。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過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為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

評家謂三段實有賓主。吾則以為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為法度耳。

孟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二

正編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人謂語意重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復上。即侵下也。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已在言下。

詩云天之方蹙二節

此二節總是泄泄之臣。無往而可。無時而可。無人而可。上截是士大夫之箴規。其詞不堪之甚。下截是里閭之笑罵。其詞更不堪之甚。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君。孔孟

柄柄皇皇。似與後世銜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為諧媚之言。諧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為迂濶不善進說。止是諧媚不恭議論耳。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溫公聞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為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諷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為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孟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三

正編

秦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首節

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而其自待也。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古今病根。坐此。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躡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人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

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孟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四

正編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畏規矩。

教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道，從遁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

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程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揚以任文云云。陳遜議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

臣有碍。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

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碍。豈必

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刪却四倫耶？最是不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

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

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士生後世，而懷事君之心，則凡古之名臣賢佐，其可法

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如是

講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

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人臣之事

君也，莫患於有差等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之所由。此義極

是。孟子非仁義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相其君而代

其位，舜之事堯，烏可法也。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

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曹丕等非其人耳。必堯而後事

則桀紂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法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未說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直

爲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爲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

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

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王祭而百神

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辟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

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

其事而卽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

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

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

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稱人皆可為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而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像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孔子曰道二節

東坡為君者必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為暴君。為臣者必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為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有以開乎不肖。是固便於天下之為私者也。必求如堯舜。乃能為湯武。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為私者耳。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為。道授到至處。不肖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為堯舜。即為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道三矣。總為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即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行有不得者節。

艾千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而唐皇。便欲鋪揚盛大以為冠冕。此乞兒望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福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命福即在反求處。

須見福命之原。反求自得。不是歆動語。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恒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簡題目耳。

孟子評語卷三十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豈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孟子曰為政不難章。

孟子曰為政不難章。

東坡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塞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後人主之德教順流而下。孟子但言為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善。今欲中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殺。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譬蠶却不可也。

自巨室之國。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方到得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天之道。主於扶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易也。已。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大。夫天豈亦畏強大者哉。其能爲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義。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膈眼孔。皆爲之一開。天下有道兩役字。與下役字不同。

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羅萬英文云云。大意歸重德賢是矣。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當時文人胸中。只有一副功利作用見識。於仁字毫無把柄。故其病每爾耳。然其誤。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善失天下者。有所以子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爲商解也。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子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知其熟於後世之史。而闡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証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卽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可入驢虞作用。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將義合仁字。是作者發明。非題之本義。且仁與義同生並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義之於君臣也。云云。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却指心性日用之全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為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為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點通易語氣矣。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若子評語卷三十。孟子。正編

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為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為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通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為。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為。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各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寔兩在字。以示人知所求。正要說得極通極易。一侈張天下平。便覩面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通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蔡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戚。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倫之樂。此為平天下者之害一。明切足破老莊之害。刑名之學。其法使人生之隘。用之酷烈。將盡喪其樂生之心。此其為平天下之害二。漢唐以後。經濟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文淵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以平天下也。陳蔡之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

孟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正編

正編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通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為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為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為極至。惜為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冒儒以闢釋。則其為闢也。適助之焰而已。如大士臥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斷之也。誠之改為思誠。固非異義。亦非敘非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卦象也。

首節

此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呂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三

正編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彙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於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方得微義。

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

誠。却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誠之用大矣。道著用便不是。能以誠動物。則天下

之人。皆可為我用。為甚要天下人為我用。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為我用。更不是。萬物莫不以情相感。而世之處平時者。以為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甚非也。

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壞一邊耳。世有屈平之流。蘇公伯奇之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則君子之

所自勉者。槩可知已。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此但作真心兩字看。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

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養賢闢大。杖策從王之比。

非後世養賢闢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似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出於恭儉而猶飾詐以欺世云云此論悖矣孟子要真恭儉豈抹撥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為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為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即與孟子所

呂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見成無忤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以道二字方見的切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首節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孰不為事節

評家謂此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復衍無味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皙節

若不見得在士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寫得曾背志出而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矣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為刺語矣養志養口體下面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曾說壞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并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呂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節

首節

可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為孝俗宦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為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為辭反責望於遺賢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為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格君心之非有正己本領在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

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達於事情不能為是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煞曾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

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己為重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近日奔競之徒不足言即自號名宿開然有聲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豈特凡人直顛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

孟子

去

正編

陳龍文既曰師矣則必羞言學凡為學究先生及諸藝術之

師皆犯此病故其道不高浪得浮譽為名士者亦然好為人師者果操何術哉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偽以欺世云云語倒始於作偽故立異示奇耳今日人師必有一定之軌

矣行止必相隨步趨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如有師之號也即稍有自見必無大功古聖人教人亦必有一

一定之軌此惑於良知家言譏侮儒先即前所云立異倡教玄虛誕妄者大樽亦不自知耳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

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己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即行已無玷亦非俊士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一輩顛狂耳此東坡侮程子而朱子亦謂必被他無禮者行已無玷尚非俊士將以無賴不檢者當之乎羣相倡和以惑當

時反以天下通明俊偉之流為未聞道而輕之都是良知家

罵程朱之說高自位置以疑學者反以古人風雅史傳之作

為不務本而黜之此東坡水心等謂程朱之說衰黃李贊之所宗也原其始不過借以為名高耳而人主者多厭而遠之

惟其遠之而無聊也故益自迂僻立徒黨以自慰將以孔文仲韓侂胄為正論耶此章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

以為聖賢盡人道若好為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為人之自為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或

借題抒寫師弊自作一則快談亦文人出奇處亦當依傍正學未嘗不可成名論不當佐邪說而訶詆儒先也即言人師之患

亦虛玄畸異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飾儀容而

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其所求並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

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為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

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笞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為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臥子猶祖述其旨公然見之制義亦可怪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見孟子節

從子敖後去見孟子必有多少不安處正要從見時體勘出來方

覺孟子一喝令人自發猛省。

須見責之正是厚處。

子亦來見我乎。突如一語摸頭不著。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是摸頭

不著語。是自信不差語。

一樣昔者兩字。樂正子數來極近。孟子數來極久。

孟子謂樂正子章

人謂徒哺啜也。四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

矣。

錢禮文正子不必有哺啜之意。則徒哺啜而已矣。徒字妙義要

之徒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為子弟營進不止于徒

者耶。學古之道而以哺啜是以古之道哺啜也。遠之則為先

聖淵源之玷。而近之則為師門禮義之羞。請事侯門。講學之

徒其間頗有未嘗傳習於先輩君子。而假借名號。且以媚大官

者。對此能無愧耶。然則士大夫學古之志。可不堅乎。也須

學得正。徒古不濟事。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為之實。先立

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

意也。以名字翻實字者誤。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別。便

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其害道不淺。

五件道理極廣濶。然其實在此。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

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

兄。真大顛預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

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為不是。然失其旨矣。

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

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

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知此乃見朱

子總註之精。喫緊為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

因中間不見關扭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

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講知之實二段。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

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

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

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為害道之具矣。奚可哉。

陳際泰人亦有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此氣勢之說

不足以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自不解經義。乃敢妄言

樂記之言。正明本也。不知者不服耳。家庭有父子。非有人教

其為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

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為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此

此

便是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溯禮制之所從生，而被從前天地高下萬物散殊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縟。禮之實之說，豈若是其迂濶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禮何嫌煩縟迂濶，但須明其實耳。且孝弟豈爭權者，人議其未解節文字。大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借觀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總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文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得以大士欺歷鄉學究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為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懂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手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地之相去也節

若合符節，只在得志大行上說。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先聖後聖節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盡。

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

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

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

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

也，則疎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黃澤羅文乘輿濟人，在子產當自有說，而或做此以從政，則未矣。

評不以此一事槩煞子產，則是若謂此事又有別義，則非古

制宜復而憚違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

今法宜變而惡拂世主之意，其做也。淫樂作，禮廢，而風俗大

敗。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漢唐以後，儒臣名相，不能反於三

代，病根只坐此耳。此非時文之士所能言也。世亂澤竭，民不聊

生，為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典舉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

煦煦子子，以壺餐為德，平反為能，而縱舍大奸，愚食人而不問

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

罪也。先生器識真得古大臣本領。至後幅所云直中漢唐以來諸名臣隱微深痼之疾。又無論庸臣情事矣。伊川先生稱范醇夫唐鑒云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若先生此文豈與時文論傳不傳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曰諫行言聽節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能言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自不同。

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強也。則臣之去也固非悻悻然以薄其君而君子其臣之去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二

正編

亦豈能恣然自處其薄乎。如此說去字。纔見君臣之義合當如此。不是曲護君子也。君臣以義合。合則為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羸秦無道。創為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文正得此義。若但以幹旋君子立說。猶後世諸媚眼孔中見識耳。

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為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即成矯飾。

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即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為服哉。禮字須看得好。時文家纔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舊君是章義。若泛作明良拜颺膚語。固是不切。近則滿紙新朝故主。如長樂老飲酒開卷。讀所自述更事各朝官階勳爵以為榮。思之無乃赧顏乎。以此為顧章旨。所謂自取敗闕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經權一道也。此句得禮本於會通之觀。雖有定體而未始有定用也。義本於物宜之象。雖有定理而未始有定形也。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以禮從事而不強事。以從禮。以義徇時。而不違時。以徇義。語有病。禮便是事。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三

正編

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為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為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為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為真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為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為良知。為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之不精。憑心妄斷。自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陳子龍文天下所共駭之行。嘗毅然而斷之。此無他。彼之所謂禮義者大也。謂精也。非大也。又有儒生之所謂禮義焉。動必規矩。

而言必準繩亦經文之陳迹耳。此是罵道學語意思甚隱悖。然世間自有此一流可罵者。因大人嘗不樂修邊幅之行。不深却富貴之情。而成其廣大。其私情亦自可見。章意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為大人之禮義哉。在外面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唯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此只到得晉人禮豈為我輩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四

正編

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為者也。

不為有為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為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實之。靠此發明。槩柄極正。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槩柄之槩柄。

楊以任文尋亦可枉。尺亦可直。止多一有為之心。論今人靡所不

為。而好談經濟。并非有為之心矣。又利鈍不計。生於寧靜者也。云云。不是此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為。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為。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誇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阮鵝矣。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陳子龍文。人天資不能高。神明不能妙。故依于學問之途。以為簡束之具。苟非性與天道。豈能舍教法而任心胸乎。謬談害道。自古聖人無舍學而任心為妙之說。又赤子之見。猛獸而不畏。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五

正編

入險阻而能出者。其心無所惑也。而大人亦然。不是此話。赤子之無惑不知也。大人之無惑。知之至也。大人者。不可以常理論也。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此文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婆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有境界。

曰深。須見邃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著混話。止是君子造道。不但脫深字。并道字亦錯矣。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時文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方字却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此節書朱子意重以道字從來只了得深造耳。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講自得既非脫却以道講深造亦非。

歸有光文道可遇而不可求苦心力索常不免於扞格之患歸可出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六 正編

知張橫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理生。

陳際泰文君子一心才用之府然無所取而益焉而僅憑一本來之心則赤子扁之於尋丈之室運之於數十年之久將有不能名一物者故心緣學問而有也歸此言雖淺然足破良知之謬心緣學問而有一語直指聖要。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源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博詳正為反約不可打作兩開。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徑旬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徑旬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歸有光文會之而無所遺然後通之而無所礙也合之而盡其大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歸然後又必四虛字妙甚題中層次乃出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粗人一槩驀去到先生手如粟粒入篩眼一點混帶不過如此出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七 正編

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根處截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屑不漏。○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為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從此等文字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辨也。

陳際泰文博學詳說人之所講歸陸王之學諱之耳聖人正教人于此用力安有諱者文心性之學與格致之學之相讓也久矣歸亦自陸王立說相讓耳文吾有道于此拈拾格致之學之所長以為之始歸原心性之學之所擅以為之終歸只拈拾二字已見其輕格致矣格致與心性豈二事耶文夫人精氣聰明之有餘者強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之間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覩於其間則力已疲而意亦悔歸然則聖賢何

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悔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氣聰明之不足者強聒之使遠參詣於太極之上其心必有所不悟惟泛之旁雜而使得於其中則機已啓而妙可通此說差近理但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博學詳說而又不廢其反約之功博學詳說約在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大士却分爲二惟其惑溺於陸王之說深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卽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意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徹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正編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證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也湯以任文善非養人之具乎以善養謂行善處不同非善卽養也服人者亦卽此善

養字有兩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道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

王慶章又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評養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忘善是黃老家言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評理卽善也

全聲文筋骨堅強而其志始可得而弱也以服天下有餘矣評志

何爲而欲其弱如此則巧于以力服人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節

歸有流之物之在天下也恒顯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每觸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評可見在物無非在我聖人觸處都是

從原而不舍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固是歸重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一道中緊要節目不得瞥過

苟爲無本節

祇是說水而雨未卽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卽是水而固不得謂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九

正編

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卽無本猶夫雨也亦可謂聲聞之本情也

君子之恥正不必以其敗露也

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陳際泰文君子重實之甚者其闊淡之意不復求名人皆知之君子愛名之甚者其護惜之殷轉而務實人未必知之評道箇轉便不是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潤可立待而益加做動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魑魍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首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萬物皆備於我。幾希耳。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人多云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十一

正編

存心之統是大謬處。

存字中工夫下文全舉。

存之不是贊頌。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

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正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

趙炳文云

存之正有工夫在其言曰。日生日長。而幾希自如。

日開日闢。而幾希自如。此其所以為存也。所以憂勤惕厲。無時而可已也。入時手。不過做作君子得之。君子盡之而已。

舜明於庶物節

君子中人品正多。獨舜之生安不同。

雖有光文。品彙之散殊。在宇宙之間者至賾矣。合之若不能以盡

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孰非吾心之所寄。人都在此處休去。

只此處不休。便明察。從其自有之仁義。以妙應物之感。初不

知天下有所謂仁。所謂義者。而勉以行之也。由非行不可學。

而仁義可學也。規摹生安體象。極其巍峻。正與人間路斷。而人

皆可為堯舜意。又隱約關通。蓋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

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歷敘大意。

舜也。起于田間。少而歷試其所留心于羣生之用者。精

矣。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物在于外。

故明用其大倫。在于內。故察用其細。物亦非外。倫亦非內。其

義一也。

庶物兼事物。

由仁義正是仁義盡頭。

隨時而起。亦異時而變。當然者即是耳。道理在聖人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十一

正編

身上看來極活。矢念而合。即應念而施。無不然者。總是耳。

唯聖人為然。唯頭等聖人為然。○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于

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

天理。所以如此。他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為精粗蟬蟻

却又錯了。此文看得獨好。只是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

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首節

看程子各因其一事而言。又云。非各舉其盛。聖人無不盛。可見泥

煞此事上。著解不得。然如近人空說存心。而以其事支綴其間。

做成混帳活套。尤無義理。

是孟子偶然節舉。各節兩件。不必貫串。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見聖人存心之密。

湯執中節

執中有多少境界功候。

無方是法。所以無方。有存之之心在。

無方原頭便是存之原頭。

無方儘受恢張。在上。有無數權術。在下。有無數條陳。感憤。然皆與成湯無涉。與孟子引据之旨無涉。句句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一

片簡在上帝之心。方是存之嫡傳正脈。

武王不泄通節

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意該矣。艾

千子乃謂岐豐邇。邯鄲衛遠。始克商邇。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遠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五 正編

直是粗鑿。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更入邪禪矣。又有謂武

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邇遠亦不然。程子云。恐人執煞。反

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

通融影子話頭也。

邇遠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

到處。不得以偏義粗義了却。

周公思兼三王節

思兼是聖人心法相傳一氣之妙。

三王四事。原不必是周公實事。總見其心如此。活看最妙。

思字中有經權妙用。

此心同此理。同一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

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

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

為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

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發。便將此不同之心。

認為良知天理。自以為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

事物之理。傲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

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合從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

非理有不合也。繼日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其行之急。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

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

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諸經為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五 正編

之政也。

孔子以後存法一變。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

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百家。皆穿鑿傳會。只向一字半字

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

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

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褒貶予奪。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

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

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

乘與檮杌。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

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為攻胡氏而併疑及孔

子更可笑也。

首節

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

聖人之道或書之策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自舜以至于周公固嘗引而被之天下之民矣其書之策者雖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自為若夫孔子之道則嘗書之策矣其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者雖亦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親見也。方見孔孟之道與文武不二其功用同也。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為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古

正編

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註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說不重詩亡。

陳際泰文王迹熄向之所謂詩篇詩教者已亡矣。春秋繼王迹

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雅降為風所以降為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降為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為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不是不哀詩亦不說詩教。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

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衡較詩與春秋者皆失之。

聖世絕交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徵詩之政亦熄。陳詩止王迹中一小事耳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為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謗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為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為風也王降為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耶。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古

正編

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為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為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鄙儒乃以詩為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

春秋因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首二句兩則字是卑之詞。

義字。即在事文上見。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吸吸于當時。以瑕數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謂春秋逐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失。然後儒一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酒自難以後世律例為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鑿。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尊攘子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鑿。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為異同。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也要知纒經聖人手中。便可為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隕如雨。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傳會之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首節

唐順之文聖人之澤。無遠弗被也。眼孔大志氣高。便見聖人之

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節

子未得為。太息深微。不指不親炙。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尊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造。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領會上一句。似有恨於不及親炙。而當時親炙者。未有足與斯道之傳。直待孟子以私淑當見知之任。與末章世未遠居甚近意相照。此旨隱然言表。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玩兩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首節

以羿本身之罪論之。則為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為減等。然此處減等。却即從首惡中做出。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證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為高。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意。人却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追我者誰也句。在作文者眼光。只在誰也。在當日孺子意思。只在

追我者。

死字出孺子口中者輕。在其僕意中者重。庾公之斯也。五字是也。五字若難言之。若諱言之。若不得不言之。其意中只是必死兩字。忽然接出吾生來。自使之不得不驚。

庾公之斯至。人謂此題只有一至字耳。吾謂此題方有庾公之斯四字。蓋至字有孺子意中之至。有其僕意中之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庾公之斯。則凡在孺子意中者。其僕意中者。鄭師意中者。至此方見其真面目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此章謂為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六

正編

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為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為主。便不是性為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

大意為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首節

南英文迹非性也。而非迹又無以見性。迹便是性。如何說成兩件。文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經傳言性了然。如何不可言。文性而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故。

而已。評宜言耳。非不能也。文方其無物也。性也。評有物時豈不是性。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之說。只就情字倒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為惡必濫。為善必滑。為惡必曲。為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為故也。故必以利為本。

利不是人去製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孟子

九

正編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天之高也節

陳際泰文曆元一失。將使民神雜擾。蓄害並生。評曆元失。亦不過曆法疎謬。何遠致此。況曆元亦止是為算立法得法。即不須曆元亦得也。文天體可見。而星辰不可見。評倒說了。天體之行。因星辰而見耳。文萬物相見於離。而眾星相見於復。評眾星于復。

不相見。天行則起端于冬至。亦曆家算法也。文其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五行之散氣者。既有定法以考其分。云云。

此是經星占驗。于曆法又別。曆家各宿經度。不過黃赤道南北有限之度。羣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經緯星度。逆旋之理。猶茫然。然已驚壓秀才矣。

北有限之度。羣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經緯星度。逆旋之理。猶茫然。然已驚壓秀才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首節

入門從右師看出。只有一右師。入門從諸臣看出。便有無數目中
之右師。

衆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
并無右師。衆人聚在一堂之中。而目不同意態亦別。

玩兩有字。原不止兩項。總是諸大夫無一不爭趨進退耳。錯綜嘈
雜。一堂如畫。

有進二句。總形容當時諸大夫無不趨踰貢媚。只留出一孟子作
案耳。拙筆便止寫得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描畫矣。從兩項中

寫出四面來。嘈啁雜沓。淋漓滿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與下
皆字。獨字作照。吾見今日拜塵吹籬。尻高首下。至有爲優伶與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三

隸之所不屑爲者。風俗至此。亦君子之恥也。

此輩爲右師所厭。此孟子愈爲右師所恨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節

驩原看得諸君子輕。故愈求得孟子重。原喜得皆與言淺。故恨得
不與言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首節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卽道心也。以

仁禮存心。卽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
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

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仁字兼體用。禮字兼顯微。存字工夫乃盡。

自反而忠矣節

悻悻於禽獸者。固福中之小夫。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
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

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
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晏安敗德。庶民之於禽獸。止爲專圖其便。而妄思自快。自
遂於天地之間。有志者所大悲云云。激昂刻厲。皆老學鞭辟

刺骨見血之言。余嘗於廣座。聞人疾禮法而談脫灑。因語之曰。
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所願慕。而不可得全者。

止孟子中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讀吉士

文亦憂之深矣。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只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
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臯契無不皆然也。

此章只論聖賢同道。並無歎無用聖賢之人意。空用感慨深情。都
成隔壁帳耳。

首二節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節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

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已飢渴。

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責不在已耳。

顏子便與禹稷同時。而不任其職。則亦不思。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

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已講。不帖飢渴講。

論語此與割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

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

在已字。**論語**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

也。即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

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禹思四句。都為下句著解。乃虛注語氣也。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大意注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

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

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急其急。便是參贊功能。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

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說如伊尹。說如伊尹。說如伊尹。說如伊尹。

論語君子出處之際。安可以不審其地乎。**論語**須看得道字分

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

其道為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專主

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為

顏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

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

子平生未見施為。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固側

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

知矣。于此處著解。不特禹稷是陪客。而顏子亦未即是正身。

論語云云。**論語**論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

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

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簞瓢陋巷。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

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

足以盡道。吉士于此猶粗在。只為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通章大意。原為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

明講顏子處。含醞。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

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期

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

章醞藉處。

閉戶只是地異。道本同也。

張翰公閉戶。非胡越鄉鄰。只為鄉鄰疎我。我無所施其救。外兩似

袖手旁觀。胸中却十二分皇迫。直是事勢無可奈何。**論語**須知禹

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已饑已溺。當亂

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闕。即閉戶只成個

閒人耳。不講到本領處。但說世親我疎我無可奈何。與禹稷顏

一第... 丹... 5 反之下

回直是沒交涉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節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須于虛字領會言外之意。

儲子曰王使人賙夫子章

君臣之間。一懷伺察之心。則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況乎來賙之人。非陰殘之奄夫。則闕冗之末吏。顛倒是非。榮感聞見。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矯公忠之貌。內結左右之人。譽言日聞。而賢者之去決矣。儲者孟子答語。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則齊王之使賙。雖疑亦驚。重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說壞齊王。并說得孟子答詞亦權詐。然其發揮人君伺察。臣下過失之害。直可作一則偉論。為黼辰之鑒。蓋當時有大司馬受一邊帥荔枝金帶。及他重賄。次日上殿。忽呼問昨某總兵金帶花樣佳乎。司馬伏地不能對。奄掖之出。次日即疏告病去。又首輔玉帶甚不堪。屢命易之。一日有鸞玉帶者。玉色製作俱絕妙。門客估値以千數。而索價止三百金。羣勸取之。相欲售。忽心動自止。一日朝退。駭謂門客曰。幾為公等所誤。今日主上所御。即前帶也。以是益荷隆眷。然司馬雖非人。而相實權奸。伺察之無當。而有天害如此。此大樽先生所以借題為諷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晨鍾之

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余謂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為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為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則鑽刺攀援。走空脫。直靡所不為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

首節

奔走貴人門牆。上之足致通顯。次不失警鳴。為閭左豪。是亦名士之終南捷徑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正編

則盡富貴也。此一種口角行徑。昔惟見門客方伎為之。後見詞客名士無不然。已是可怪。近則講師隱者。亦津津揚揚矣。

驕其妻妾。齊人平時無日不驕。不自此始。

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矣。究竟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妻妾目中已知之驕。是齊人意中未知之驕。真堪絕倒。然齊人猶以為未敗露而驕。此猶知羞者也。今人明明敗露而愈驕。此直不知有羞者矣。豈可與齊人比肩哉。

由君子觀之節

君子之觀。正與他人不同。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

人之觀極固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極刻毒。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終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為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吾與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

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尋常處映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為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正編
之可誅矣。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聖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摒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方見終身之難。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

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二

正編

大舜之不死。人甚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

殆也。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順令。看得好。親而不愛其子。

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如此說方是。

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

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

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卽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

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爾誰道足。下不會思來。越認真得可笑。是卒見舜。是。

沒意思語。是急中撰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僞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

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總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眞侂胃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陳子龍文

云云。徐開公

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

妙。今以吾郡文爲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洪湛江水。

寫內則之篇。此梁簡文之所歎也。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

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

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計較。此。

有天淵之隔。大樽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略理言事亦。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三

正編

不誣。此卽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

綱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號耳。

陳子龍文

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

警。此皆信古史之誕而成。論黃帝之後。如堯者。不知凡。

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

始行之。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封建之法。惟。

功是視。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言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

吾獨疑舜之厚於象。而薄警。警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

卒也。舜郊堯而不郊警。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

之議之所從生也。如公之矛。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

言俚情論古聖。眞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未有不以此者也。○凡。

爲詫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然。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
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
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後代鄙俚
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節

竟世純文云云。**文子**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
福書生。輕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
文字耶。勸君抹撇雞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
也。**評**于子先生此評。真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
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真鄙俚不足道。亦天
下無知小人之所嘗談耳。

艾南英文古道淳龐。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牖下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四 正編

之命。**評**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文**究其終于三危。似
爲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不敘之實。**評**其國自不敘
文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評**原未嘗殲其
種類。強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經也。當時好妄論
者。甚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蠻君
真可笑也。

黃淳耀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評**死于殛
亦戮其身矣。**文**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爲罪。固未可與共
驩並論者也。**評**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況工驩亦止流殛。**文**
鯀所際者。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蠢蠢之
智所能爲。**評**此論平反允懣。然鯀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逭。**文**
鯀所負者。堅強倖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世。**評**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卽滔天禍世也。**文**方鯀之
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共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評**帝咨
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曲爲之辭。**文**方鯀之不用其
子以登庸。不用其工以若采。而姑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時之
臣。無出鯀右者矣。**評**是帝所以始弗而終遣之故。非徇衆也。**文**
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爲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久。
是卽無異於鯀殺。**評**只此是鐵案勘辭。再無解處。**文**鯀雖殺及
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于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評**後世治河
止爲國計。然且潰決無功。必伏法。況鯀害及天下乎。**文**夫惟苦
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韓蠆之地。
評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蠆。與此論
極悖。**評**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五 正編

取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誅也。曲
禮。商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爲書。竄鯀於羽
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
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
悞。**評**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
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
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
而鯀曰殛。則鯀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
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出脫者。以禹
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
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
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非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金鑿父既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考。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六

正編

有庫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誠心曲術。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盡。

文自記處兄弟者固有幸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文自記因闕一名作。謂象化于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此論太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

格處制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

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于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

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于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

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

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于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七

正編

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

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

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

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明知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

寫做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

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衝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于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鶴突無益也。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

說與權文云云。以人子之至情。論千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出。纔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感鬼神。旁薄日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星淵淪絃極。咸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

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為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

至為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

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

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為天子父為孝之

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為是。為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

聖。而後能尊親為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觀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

是必以得此為孝。不然。莽操昭炎之所為。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語病。舜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李來泰以得天下為孝。而加功德於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胎令名于其親。其廣狹有間矣。謂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乃為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養餘智耳。豈得為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時文言。則古來作賊。窺伺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為孝。從臣父立辨。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何謂病。若但以尊養之極為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黃帝而郊。遯道所自始。而推之乎顯親其義。同祖。顯頌而宗堯。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篤。此見舜之

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漢議大禮之是非。見

矣。

玩註既為則當字。為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舜自以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二語真說得

道理盡。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詩云。永言孝思。三句。正

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

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

竊。皆可為孝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繼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鄙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為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為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為天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為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引詩只謂為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

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祇載見瞽瞍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子耳時文每喜醜詆瞽瞍以為笑柄仍是成丘蒙見識耳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聲文啓實賢禹亦以為簡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曰子子也哉

此是實義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以道統為宗祀也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理堯以舜為子舜以禹為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天降作君師原無付嫡嗣之義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為一耳知此則固當分看矣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譏豈知堯舜之未始不與子禹之未始不與賢也哉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于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接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當混看此漢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效道統即為宗祀付法者即為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為異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必以傳賢為定局則軋服不到之處必有為一姓之說與恢復之圖以遂私者而陰謀圖度之雄必有假恩威之柄收中外之心以覬禪者云云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與如所引禪廢慘禍皆家天下所致又何嘗為與賢而然哉

首節

金聲文 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肖節

朱均特未有天下。安在其不肖哉。況所不肖者二帝也。曲說出朱均。却詆孟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德所以格鳥獸也。附于河濱。器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憮然無所感化哉。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二帝之于賢。子肖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者也。如此却是私心。文度二子之材質皆中人以上者。苟假之事權。皆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亦不周。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編

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結識之說也。誅凶舉才。堯皆使舜任之。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焉。皆所以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晦吾子也。此是私心作用。惟二子知之。憤然聾其聽。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傲矣。於是迫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辭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為湯武地耶。且如此舜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窺聖人。凡熟于史者。其病每如此。

聖文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為天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并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為其子計也。二義的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久遠即上文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却是止說一人。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層意。時人撰此說。專為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節。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肖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與竟分體用為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編

為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開靡所不為。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即諺所謂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介不取。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陳際泰文道義見于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便見一介取與不是小事。古之有為者。恒致詳于平居之時。而力爭于毫釐之際。今之有為者。反是。一介之誤。不自一介止也。他日乘權用事。取與之于清議者。或重于丘山。此義疎不論後日。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由其見處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一第 2000 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湯三使往聘之節

云云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扼定道字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十四

正編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讀時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術廣廣國中無人對此真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子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

唐順之文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

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惠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如何敬畏于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認明命之旨著一點於

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吾將因其不息之體而通其暫蔽之機道本在斯民此等語無本領者必不能道卽讀此亦忽略過去使天下而復有先覺者焉吾固可以安于猷畝而無所事也今而未見其人也非子覺之其孰能覺之跌起誰字好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天下之民節

思字剝出聖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思字粘煞伊尹說如早晚做個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越做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十五

正編

越呆矣孟子却是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人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猷畝樂道

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一流幾不

免嶽嘲隴笑淵愧林慙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

夏救民正是猷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

渴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聖賢揆同趨一處

荀思敬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

正是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腸違道之君子法傲之卿士盡

可作匹夫匹婦觀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爲堯舜之澤而矯勵懲

艾之非澤也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匹夫匹婦卽民不過言其少耳不作兩層

堯舜之澤指除亂與治兼教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易墮入禪

去。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箇一个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分。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分。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為憂樂。如何見得遮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若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中事。天下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誇處耳。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孟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去 正編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為割烹左證矣。故此句須對下節講。

能須能。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為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實具危微之機。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後世非誇在眼裏。實實如此。纔是真自任。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已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句鞭辟向裏。方得開割烹本旨。

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

小意方是開割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畎畝與就湯說。就湯固為任重。弗顧弗視與器器却聘。亦正為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已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正是開關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為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于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為即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鬆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得緊。割烹之誣。不辨自明。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戰。
孟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去 正編

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認煞矣。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難疽章。於衛主顏雝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止為孔子與衛靈膠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扳搭許多眷屬。都是梯媒關節。人意中等願。因歎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娼。聯譜贅宗。以黷賄營進。陽陽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詡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桶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柄柄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閒或言之。特為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贊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臣節

門戶厲階。至今為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為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九

正編

外條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百里奚處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

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著人籍貫。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盡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粗淺看。

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匿圖利。是好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一

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句是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知所不為。賢見其品行必不為。忽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極跌蕩精妙。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

不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與亡之際。朝齊暮楚之徒。且將以賢名。而始進之羞。又其不足辨矣。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析關係不小。

好事者更無指摘處。為桎梏。以與亡去就。為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九

正編

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為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欲為君者。不論篡弒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喪身

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為疑。割烹癩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

卷史論辨疑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

聖人所為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

于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

多非謂其以清為聖也。勿寫人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是聖之時不是以時為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

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為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

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

時。而元會逆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

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唐順之文學未至乎聖。而遽欲為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

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曰聖之時。先須得

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時非聖人不能用也。時字是聖

人勘語道著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至聖之所以為聖

者。不外乎中而已。提出中字。正見發明。看末節註。三子智不

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評不必拈出中字。此俗服講究。非學者

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

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爾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似

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

故足為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

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

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遂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

明道文公為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伊尹。處尤極精采。

割烹太甲二章。闡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為湯武

為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

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

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眾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

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眾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旋音始於黃鍾。而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

則有迭為宮角之理。苟有兩胡而無清越。有隆大而無纖微。是

失其所以迭為之本也。旋宮雖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

集大成謂兼統眾小成耳。兩胡清越。隆大纖微。咸備是已。却不

論迭為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論有光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真知二字不切。清任和皆真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出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始條理者以下。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其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即從此見得。智譬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說。此節說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欲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異而聖益不同也。蓋孔子之異于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

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量。有甚宏遡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喻而得之。吾列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各得無謂清任和之與時。各專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

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極一氣之理。而必以備序者爲元運之周。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金奏。詩

出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四 正編

頌和平。必依磬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鏗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函。胡也。革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揜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而化之外。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于是憬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其變也。清越和平。詘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鐸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飭其歸。猶之有神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不第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
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此其理猶射者
然。射而不至。直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已及乎百步之外矣。
雖失鵠焉。若毫釐。固不為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其
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于清任和也。聖限之
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
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克盡夫賦受之量。斯散殊皆
可以盡性。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
能無明蔽。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于窮神。學聖者尤
貴得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
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
則智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五 正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昔者三代聖王。皆起于侯伯者也。身有正天下之功。而
其時之莫大諸侯。亦未嘗有亂天下之罪。使一旦舉封建廢之。
何以謝元德顯功之後哉。何故處心積慮欲廢此法。吾之
所因者勢也。後世子孫之所因者法也。法不足以維其勢。則治
之功歸于勢。而亂之罪歸于法。是天下無賴有天子也。故定為
一切之法。使後世變吾法而得亂。則吾亦無罪于天下焉。已矣。
看三代聖王。皆憑勢得天下。此却是大害道之言。聖王亦無
以法維勢之意。其法皆天理之自然。後世多此種議論。由其胸
中先有是邪。縣非封建之意。而發。吾聞先王建都。置諸四達
之地。使後世有道易以興。無道速以敗。則其視天下猶公器也。
可知無私安子孫意。惟是子孫不安。則天下亦受其亂。內

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欲避私子孫之嫌。而反成亂天下之
勢。非得策也。于是分天下為九州云云。只是天下不安子孫
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為安子孫而重
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以至在官
者食其勢。在田者食其力。而皆以為環衛天子之地。理勢固
然。然以此為制度之意。便悖。黃池爭長之時。稱王者忽降為
伯。秦楚爭伯之日。並帝者仍退為王云云。觀此為法足維耶。
抑理足服耶。將欲按王國之籍。而正其爵。按侯國之籍。而正
其祿。非命世大材。崛起在位者不能。須聖人耳。命世大才。何
卑。只在權勢功利上起脚。不見三代聖人全體大用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六 正編

為必不可復。余以為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
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
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
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
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
讀史至秦之銷兵為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
也。而腐儒猶以古為不可行。以彼為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
未之思耳。
先王之班爵祿。要於足以相馭而已。便只說得勢力
臣與臣不欲其太別。不甚別。則可通協恭之義。兼可為犬牙
之制。此却以暴秦之肚腸。揣摩三代聖人之法制矣。臣與臣
何嘗不大別。卿與中下士相較。不止十倍也。千里猶終不足

以馭百里也。先王固已無奈何矣。何不為郡縣。然則秦制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原無私為子孫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子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于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要亦以自利焉。其爵位祿入。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蟠于天下而不易動搖。如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七 正編

之初。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遙。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眾建而少其力。示易制也。此賈生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旦夕之任。不起于世享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拊循以自固。此郡縣制行。天下所以多酷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而進。起于無悍侯者。大而速。令自有其土而自戰其兵。夫何所不挾持而因以自延。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之說。雜揉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鉅。皆今說所浸灌。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聞。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

為不可及。專要尊秦以後心法也。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眾。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盡講入防微杜漸。制馭鈴束。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為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讀書也。千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

天子之卿節

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庸心哉。不然。意主外重。則侯服而稱王者有之矣。意主內重。則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曲為之防哉。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為之而非有私也。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八 正編

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讀此。覺如太陽當空。翳霧盡消。而世且必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為偌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個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耕者之所獲節

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獲。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近日此輩橫極。買一闕有至萬金者矣。庶人身辭缺畝。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後。實則稍廩不充。彼又何樂于在官。此俸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為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

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吏胥幕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後世民害盡此數言。

此節根源却在三節結句中。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呂子評語卷三十三孟子九正編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聲律之始于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為苦事。今

則皆視為樂事。惟以為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差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然在此節耳。不知此節固差之根也。

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為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為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圍。積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撥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蝗蝻衣鉢。并為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熹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周封建之法善矣而卒有六國之禍者。何也。代耕之法廢也。故天子尊。則在官者為陪臣。春秋是也。諸侯尊。則在官者遂為說客。戰國是也。說客另是一種。如秀才失職而為游客。

幕賓與衙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秦不師古，以吏為師，則向之所謂說客者，盡為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為揭竿斬木之徒矣。故秦之任吏，不始於焚先王之書，始於廢封建之制耳。畢竟始於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已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為賢，彼挾不貴以為貴。幕賓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賓謁客，煽誦成風。詩文講學為維落之吠鳴，布衲幅巾為馬首之舞拜，相誇為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陳蔡表文知所為命友之意，而挾者陋矣。不止一陋，為狗馬為子女，皆庸俗馳騁之宜，然無志于友則已矣。夫既謁吾徒而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老白相者也。今日聲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最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節

董植文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文無德以相使，即遇有可使者，反謙讓未遑，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繆致恭于王，順長息。

矣。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術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于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慈親昆弟相友，猶未為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五典之內，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以兄弟言之，則有兄弟之友矣，即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為怪，豈勝歎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連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不第側未得，并且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忘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之以千百計，謂非賢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震震。

然以貴收之耳。使其身生韋布。卽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爲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爲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爲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鮮不爲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于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卽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間。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輕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三

王編

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有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于諸侯。而權重于國。封地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卽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又不然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成于承旨藉儀之人。居勢者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慕勢而來者。而勢尊矣。有來而善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推崇之事盡。則箕踞少閒。遂驚其有屈已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跡也。此固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諛佞之風。又多開于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敢遽謂其勢之可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頤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有忘形之雅。知其必無正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有賴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樂道之誠。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卽合焉

而嫌隙生于燕媒之間。讒譖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聞聲影附。進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著。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爲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卽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布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之人。忽言歡于顯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爲非。交遊不以爲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所斥。亦五人之罪人矣哉。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西

王編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請無以辭卻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兆是端倪。端倪卽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大士文甚暢晰。此旨而不覺手滑時。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耶。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王撰文。輒大不孝。美諡以愧其心。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為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始進以正。為貧為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奉此為安身立命之術。

為貧者辭尊居卑節。為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尊卑所以為貧富也。

辭尊居卑節。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做物玩世之謂。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五 正編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貧仕固不為行道。然其所以不為行道者。即貧仕之道也。辭尊富

而居卑貧。即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

牛羊茁壯長。即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

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

子作樣子。豈為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文。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為貧而仕。宜若可以苟焉為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時而可苟者。此透頂之語。人不

解道。又使其出入無悖。芻牧有方。云云。會計牛羊中。即見全體大用。此便是曾點暮春一段。具堯舜氣象也。○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末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為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僕莫想容易道著也。

位卑而言高節。道不行句。應仕非為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為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為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曰君餽之則受之節。子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聞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未 正編 繆公此閒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

今日之臺無餽。正由于前日之亟問亟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遲。此

節讀得略快。中閒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撥念詩之妙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且君之欲見之也節。文南英文為其多聞而師之。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

可為師耳。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呂子評語 正編卷三十三 三九九

本為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賢。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願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為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七

正編

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層。只要襯出為未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為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為友古人。兩節一串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真不會誦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即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者伸紙紙筆。便要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言。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為二字要說得好。

能伯龍文云云。他所以見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為一箇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尚論古之人句逗住。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緣起方法。頌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

陳子龍文有志於天下者。必結納當世之偉人。而以意為之。此章原不為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又老師節儒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一六

正編

樂罷去。吾嘗謂講章所以招邪說。即此意。然只為茫然于道理。故并時勢不知也。又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又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又浮慕前修。強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與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執一說。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謫議。而通人疾其奸。不知世固有異同矣。古道未始不可與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其意專譏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況此豈止異同。匹夫崛起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瞭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然則不必誦讀而竟論之知之乎。全不是論世知人道理。頌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為明善。如孟子尚論伊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為善願論知為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但詆程朱并有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宋人盡貶漢唐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滿肚痞塊為害在此如其言將周孔不足專奉耶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為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為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即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為莽大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惟孟子為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孔子之為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教之好漢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齷齪之徒蠅營狗苟塗抹淫性居然共命風雅以逐臭攫金為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呂祖良云云從庸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吐其言之非又自以為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正編

正編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徐乾學云告子之言性也謂生而有性特其氣耳。後來紛紛總不出一意枝生。因氣之無善而謂性亦無善將反之以為功從事於所不易則天下滋懼焉。氣便有善惡不可謂之無善但異學最惡理字則不得不以氣為本耳。告子天性剛傲看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也。

陳際泰云告子外仁義非禍仁義也。外即是禍。聖人之為教也。有端有權而皆以性為言。不是聖人為言理本然耳。端者本乎其所有。孝弟之類是也。權者本乎其不得已。若禮樂繁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重之類是也。他看得這箇都是聖人安排添入說來聖人之道都靠權用枝梧。告子則曰。女性無仁義固不可不為仁義也。不徒取聖人之所添入者而壞之。併取吾人之所固有者而誣之。則告子之理不足。然則孟子為告子絕滲漏句耶。聖人添入一句見其底裏。告子非禍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其明性凡以隆仁義也。外仁義矣。又明何性。仁義亦不須汝隆得。為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為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為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為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為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首節

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此處提破。連後食色。孟子子二章。張本都見。陳定字以為脫一仁字。猶顧預在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為字。亦指義字居多。

陽明看義理都在良知外。此所以害良知也。性與義。告子本是一之。偏說二之。不是陽明明是禪。偏說禪不是一般狡獪。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栝棗為喻。而輕輕下一為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告子曰為。孟子曰戕賊。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視。能乎一跌。轉出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誣矣。順字對為字。故者以利為本。惟其順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闕佛。只與論迹。迹何從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為發。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孟子得力處。正在知言。知言之功在格物。

世之論者以聖賢之言性不重夫自然之說者非通論也夫亦深辨其自然而已苟涉乎人之所為豈得尚號為性邪聖賢正以理為自然性善者自然之極也又號曰無善又曰無不善二端之迹既無所托三品之論亦無所起也莫得而名之是亦物之最善矣以善為贊詞如釋氏所稱善哉此蘇氏胡說也夫為善人之所難而任性人之所樂此晉人亂道從古聖人無任之說然任性乃惡也聖賢豈成人之惡哉又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只是此障難開自陸九淵王守仁以後禍益深矣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潤下非勢也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以任性自然為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為宗雜合二氏之言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三

正編

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為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為回護者即陽明所云不忍牴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為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節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這箇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這箇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又勤之肅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

之性也荆川文將人字水字頓斷折入性字深得其理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本一欲立其教也立教正以本教豈末術無辨折証難之才而徒執其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告子理窮非辨窮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非有所謬也易不云成之者性乎而子思亦云天命之謂性其意大約相類耳易成之者性上有繼善句子思曰天命正以其善也此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告子生字亦不指幽聲墮地時如臥子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且夫人之言性者必以為我既知之而將以教人也故嘗指一物以明之告子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四

正編

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喻事物而為孟子之所窮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育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生與性二義也白與白一名也而奈何例之使曰不然而告子之說可明告子原說生即是性非二義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凡孟子之說難者皆言性之本異而告子之置對者皆言生之本同宜其有犬牛之難也性善是言本同本同者言人理也性善只一生有不同告子只指氣同者為性故到入與犬牛道理上說不去耳然而所以勤勤乎言性之旨則孟子是而告子非也此一轉即陽明晚年定論之奸計聖賢意在教人而性命之精者不言非不知也以為言之而無所益於天下耳聖人

於性命之精者無不言。公所見乃其所闕者。性命之精豈有無益天下者。彼告子者。既無教人之意矣。而好以性之精者示人。又不從而為之說。蓋欲以自然者自適乎已。而後世虛無之論。亦其類邪。即如其言將虛無者知本邪。告子正為不知本。故理窮。臥子却以為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臥子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臥子十倍。臥子尚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為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歟。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五

正編

陳際泰文。生之謂性。非告子之論。而固聖賢之論也。然而孟子致疑者。非疑其言而疑其指也。反說孟子疑。是孟子不解也。直敢亂道至此。毅然非聖叛道而不顧矣。天下何得不亂亡乎。更有一義尤無忌憚。有云孟子長於告子。非道過之。其辨勝也。然孟子能絀生之同性之說。終不能絀生之謂性之說也。辨而窮之。是佐之使粹也。其狂悖如此。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闕。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為流弊立教。故為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為聖人也。

首節

告子以前諸說其病根皆出於此耳。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節

然則犬之性節

孔子之時。識性者多。故言理兼言氣。而性自從理以重。孟子之時。言性者多。故言理不言氣。而性不從氣以輕。源流井然。告子之說主氣。氣則以天而輕人者也。告子正不知天。天即理也。孟子之學崇理。理則以人而成天者也。孟子正。要知天事天。兩漫應之為然。告子不得不應耳。非漫也。然則犬之性節。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而或求異焉。則物中之最不宜者矣。孟子道性善。正為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為生中有不同耳。強陽發其運動精爽。生其神明。因而循寢生欲。與物有期。而性之名歸焉。艾云。認血氣精神為性。大力之不讀書如此。余謂說他不讀書。他定不厭。只是讀他書。不會讀聖賢之書耳。生之謂性。猶曰性之謂性也。不通傳習錄最多此文法。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告子不謂異也。天下盡不謂異也。即孟子亦不得謂異也。蓋不異而天地萬物始立同也矣。大力不謂異耳。告子已謂異矣。今有罵章大力曰。大力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也。大力必怒矣。若大力回護此文曰。吾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犬牛等也。則犬牛父子無親。兄弟無序。夫婦無別。大力果自認與犬牛等乎。書生叛經侮聖。賢不自知其身之等於犬牛。然則侮聖賢。誹先儒之報。不待如佛氏之說報應。墮落畜生道也。艾先生此評。非罵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秀才不明聖賢之理。誤惑於佛老陽明之說。身入禽獸而不自知。同為人類者。不號呼激直以救之。不仁也。艾先生之評仁矣。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六

正論

公都子不能答節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于濼。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彼將曰子亦曰六字。如兔之脫。如機之發。少縱即失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首四節

馬芝文知性之善。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始見於氣者。然也。可善可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既入於習者。然也。有善有不善之說。亦可存也。性之偶殊於質者。然也。原頭只有性善。知性善之為至理。則三說亦有次第分看處。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七

正編

知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

董樸文一人言之。吾黨折之。猶懼其孤也。天下言之。吾黨或間稱之。則其涓涓不絕。而其流將成江河也。公都子雖賢者。儻固無慮。此吾甚患夫天下後世之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久且習焉。而不覺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節。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實辨講求。故以利者也。此及下節虛虛發凡。惻隱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黃淳耀文孔子之說。理氣參焉者也。故其言曰相近。孟子之說。論理不論氣者也。故其言曰性善。言本程朱便跌。疏不破。然

置氣不言。而天下之辨起矣。無怪其然。直至今日。則仍即其流行於氣外。與運用於氣中者言之。而立教可無弊也。流行運用。總在氣內。主宰却在氣上。無流行氣外之理。在天之氣。無善惡。在人之氣。有善惡。纔說氣。即在天亦有善惡。陰陽風雨之過不及是也。夫性。混今開今。可以意遇。而不可以迹求者也。吾亦安能直指哉。性善已直指矣。若云混開則性善上面尚有一層。反轉入告子甲裏。陶菴於先儒之說。堂堂正正。處無不洞達條貫。第其精奧未能盡。每欲向上別尋。此處未徹。疑團如枵枵矣。饑而欲食。壯而欲室。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告子達摩子靜伯安。皆以此為性矣。

而長安文天下有滅性之人。無毀情之人。性也。究竟滅不得。只是昧耳亂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八

正編

此情字。指未雜者而言。

此情字。即下惻隱四件。不是通後來流轉之情。

其情。正在不知不覺處看。

性為中涵。尚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為最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善為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為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下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矣。是此節註脚。若夫為不善節。

黃淳耀文大鈞賦物。授以冲漠之精。即并授以達此至精之具。謂

有羸縮其開。則是擇聖賢而多予之才。擇中人而恡予之才也。
謂謂無異。同則可。若羸縮則未始無有。

惻隱之心節

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
發揮至仁義不可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釋文將以仁鑠我。而君子見其假矣。將以義鑠我。而君子見其
假矣。**評**艾評此即告子義外之意。余謂不然。告子義外。正指性
之義而言。此所云假義文數。乃似是而非之仁義禮智耳。

鑠字但取自外至內之意。言本無而強入為有也。其銷亡鍛鍊意
又隔一皮。

惟統於心。故求之在思。

詩曰天生蒸民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九

正編

性情才已道盡。此節只証據。

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証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
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
此說。孔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
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
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見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即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泯然無間。
後來欲說即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
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
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

此一節引証。正見古人讀書旁通曲喻之妙。禪家竊之為不犯正。

位者也。蓋人之解悟融釋。每滯於本地而得之他端。所謂豁然
貫通。本如是耳。

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若於此復起辨論。即為支複。要解詩
與孔子之言。與性善之說。如何相同。又增添註脚。不得末三句
吟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妙。能看透此
節。緊對今日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止是泛泛引証。微情妙解。
自然迥出矣。

明道先生善言詩。不會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

唐順之文吾夫子從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人性之道乎。**評**或
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是先輩泥拙處。余却
謂評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十 正編
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時。不必加人性字。
孟子引證。却不妨坐定人性。況天生物則秉彝懿德。詩人已明
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破除之。

若但作孔子說詩一則。則懿德下又須補綴辨性善。闕三說論頭
矣。惟其引來。只當得自己說話。故白文竟住耳。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故曰口之於味也節

論者云。做心之所同然者句。怕混上文。便是粗心語。上文是就口
耳等說。此即就心中指出同然。東西語脈迥別。

陸文憲文不謂之心而謂之理。不謂之心而謂之義。何謂乎。謂其
同也。謂心固有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別。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只此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為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及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拈著理字。後來偏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問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僧某教張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為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以理義印証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註疏理義。故只在悅理義處著解。便深得程子註中之意。

宋 天下本然之一體。可疏觀以盡美。而後大共之詞。不得疑。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之以愴怛。謂理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鐵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為兩個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某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即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為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此章緊要在存字。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

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此一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日。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從此推論。舉皇極之元會運世。與靈素之蒼齡玄赤。一時確碎矣。

雖存乎人者節

雖字直起。應緊接上文說。

心仍在。只良心放失耳。

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閒稍靜。不耗散耳。

日夜平旦無刻不生。只平日易見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且晝。牯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亡隨其後。然則所為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嚴 此其時亦非遂有所為心也。不過氣焉而已。非遂有所為。

仁義也。不過好惡焉而已。正良心之萌蘖。但在氣上見耳。牯

亡時未嘗無好惡。此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下語

太徑捷。便有病。

相近幾希。貼定仁義說是。

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

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義而

單言心者也。此處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靠定仁義。

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牯亡之。

且晝牯亡。尚有夜氣一線滋生。至於反覆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

足以供所消。此一線漸滅。良心乃喪盡矣。須重發反覆二字。

不存是不存良心非不存夜氣也
不足二字危甚。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間惜亡
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特亡只指日晝所為不
是夜中亦復惜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為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故違禽獸
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心自有存之力原非聽命於氣此是操養正意
近於幾希者非氣存其心也心有息焉者也亡於反覆者非心
汨於氣也心無息焉者也所以只要存心未嘗求存氣也
所云違禽獸不遠亦只於好惡見之。

此不是言人為禽獸之易正言為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焉夜焉而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覆而後始不遠也每句作逗每段作
斷方知為禽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為禽獸之易耳可
畏哉可畏哉。

故苟得其養節

養字正教已放人用力正是存字源流

孔子曰操則存節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運乎形
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
乎操舍其為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
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
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
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

孔子所言與孟子不同一屬氣上事一屬理上事也孟子養之得
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孟子前後數章
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
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
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
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
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為物最活變不測惟其
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
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即聖人盡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
捉以做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為正不必黏煞操舍
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申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
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君子之不用小人間之也賢良入對即憂偏聽之奸而
急參衆人之論奸邪在旁偏有推誠之德而遂成拔山之難云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勇
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為善而
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為孟子之所以歎
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己而為智也孟子此篇
都講性道為學之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己之用不用說王之

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雲間好講事功，惡言理道，故其言如此，亦似為當時用烏程不信東林而發。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

此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弈之為數節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講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真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邪。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五

正編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為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為二。即此一分之中，使近日多少刀頭舐蜜人，喚回殘夢。

只認得一我字真，便得何加兩字之理。

萬鍾侈於家，不能侈於我。今人即以家為我矣，謬甚。

鄉為身死而不受節

或行乞之閒，忽然動念，苟留吾身，他日富貴，我所固有。今之屈者少，而後之樂者多，則不受者受矣。轉念即陷入禽獸而不知，以後雖知之而不得不然矣。紛紛失足皆坐此耳。若令未死之日，萬鍾之有，蕩然而無遺，行乞於道，非禮相加，惻然心動，吾又知其必舍生而取義也，而惜也。萬鍾累之也。今日富貴，明日行乞，又是一番面目心術，說得可笑可哭，蓋自本心。

喪也。但為利欲所驅使，為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不得，彼赫燧者無論矣。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處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尤為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熱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首節

指仁而即謂之心，不可也。指心而即謂之仁，不可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六

正編

先著此句好。仁而非心，則天理之粹然者將歸於無，而無所附麗矣。心而非仁，則此心之昭然者將墮於有，而失所主宰矣。不著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冲漠無朕之中，萬感未形，是心之寂然不動者也。即未發之中，而仁之所以為體者也。事變紛紜之際，百為妙應，是心之感而遂通者也。即已發之和，而仁之所以為用者也。心仁際分，歷歷體用一原，形而上下無精粗之異，顯微無閒，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心仁合一處，歷歷學者不但不識仁字，先不識心字，因不識二字，看此文直平易無味矣。能細會之，便識得此二字分處合處，賓主回互處，不然難言也。

義為人路異端，遂指為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

端自打成兩極耳。

義只人路。須人由之始得。

人有雞犬放節。

此章心字與他處泛言心不同。

陳際泰云：人有心而自放之，則仁病。仁病而義無不病。仁足以總

天下之義，義足以總天下之事。而心足以總天下之仁。義上

兼說仁義，此專說求放心，須有此發明統會。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此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

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

講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

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

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

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為

馬也。

根定首節說來，纔是心字真解。

學問之道無他節。

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邊說來方

得。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

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為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

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

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

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

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為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

也哉。此正繫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箇求字

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

心全無膠黏。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黏。有仁亦得

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却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

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

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為主，則原

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

其所弄之術，孫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

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靡所不為。惟其求

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

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詞，

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

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一作說盡話便

錯。

陳際泰云：大賢重事心之學。如此下語，便倒。放心既求，而心

之道盡矣。可以上達，正有在心。心失其真，學問雖勤，無補性

命之理。此金谿姚江之學問，彼自以為學問，而非其道也。提

真字便落彼家。古有至人焉，一意靜攝，曾不立學問之名。

古無此至人，其冊異邪。

又陳文君子之為學問也，不治其簡要，而先明其指歸。單說簡

要便落狐蹤。古之人，有假借之法，而昧者失之，則徒守其筌

蹄而已矣。不是假借，那一作，不是道理。苟明其旨歸，即屏

棄乎學問，可無咎也。這便說壞了也。一屏棄，便失指歸。若

人之本原，既已全收，而外來之迹，君子有以捐之。如何捐得

君子擴充變化。正多多益善耳。○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為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為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便復為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為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眾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真常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金谿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文中離處。在簡要直捷。看學問是假借筌蹄。緣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載籍誦讀當之。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其說豈止如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九

正編

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為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為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為當時陷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徹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個方法在。情時無人焉。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闊不說煞。可以改頭換面。每借空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其熾亂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之言。實不如此。如陸子靜講義利內外處。頗足動人。

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學者須就其中尋取孔孟工夫密實處。乃得。

體有貴賤節

養小定失大。養大却舉小。

養其天則小亦得養。形面蓋背。喻四體非邪。只本末主便有別耳。

吾目不能窺所未見。耳不能察所未聞。手足不能拮据於所未到。而恃此一物者。遂有以周宇宙而無困。明目張膽。

為親切指示之言。然亦得之象山龍川者多。此一物三字。便是陸家黑腰子。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日鈞是人也節

物交物所以交之由。其弊病源流。須與勘盡。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字

正編

自聖人以下。防交之害同。

二氏怕交而欲絕之。則交引之根反固矣。

心之官三字逗斷。其味自領。

楊以任文誠得其惟一者。又不必於心之中。分人分道也。然則堯舜賢刺支離邪。此等語句最動人。然最害理。視聞之惺惺。

莫非知也。深思以致知。古之大人。是以有自得焉。心得其官。

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此理自好。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

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

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為。

大體耳。艾千子謂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

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誤看得。

之意。致生謬解也。

艾南英自註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雜形氣理欲在內。思則得之。

思字。方是慎思誠意之思。惺然不蔽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樣看。則下文不思者。豈盡灰槁其心乎。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原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作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卽此第二箇思字也。

羅整菴心亦體也。顧此乃天之有意與人者。而謂非其大者乎。

此天之所與句。總大小體言。次句乃責重大體。今將次句黏連上句。謂大體爲天意所與。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官。非無資成也。但重在大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

立字中有工夫。

金谿所謂先立其大。立其所立。非孔孟之所謂立也。

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陳際泰文世之人必欲揜聰塞明。而後得以自安者。其內度敗也。

評異端怕外緣。正坐穴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單立這箇。

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又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羣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拈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卽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今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感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感矣。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欲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邪。故重看人爵。都是窮秀才眼熟科甲俗腸。非書旨也。而評家又以爲得欲動意。皆拜塵望火之見。此病雖在文字。而害中心術者。故不可不辨。

滿腹皮猴急科名。揣摩此題。如何不鄭重人爵邪。孟子正爲此輩

喚醒春夢耳豈肯更贈他驢邊枕子乎

首節

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個天命之性在此。是氣數沒奈何。何底聖賢只爭遮些子耳。孟子特提個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人知爵之制於帝王也。不知帝王之爵孰為制之。此一語下得天驚地動。豈經生家當所有。人知爵之宰於時命也。不知時命又誰為宰之。天并不是時命。故奉因果感應勸人。即是功利邪妄。有仁義忠信樂善之人。於此使其出於王侯之躬貴矣。使其不出於王侯。而出於匹夫益貴矣。孔孟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正編

修。豈以人爵從不從重輕邪。讀此知重人爵之謬矣。○文章不朽。存乎議論。議論高下。存乎識見。若識見出孟子所謂今之人下。而作此等題宜其蕙索無氣矣。開口能道帝王之爵孰為制之時命。又孰為宰之。只此已直抉原頭。將來分看合看。橫看豎看。無不拔地倚天。亦自有巖巖氣象。蓋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袁黃了。凡造為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此勸人為惡。非為善也。即使盡如袁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為善者眾。自漢以

來。為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為所惑亂矣。為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邪。獨此文講天字。洞徹公私義利之原。有觸於中。不避世之忌諱。附辨於此。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其共樂所以貴也。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

樂善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入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為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為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古之人修其天爵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正編

修其天爵。對定要棄二字說。絕精切。修字中。便有不棄根原在。修天爵。便與要人爵之修不同。人爵從。并與得人爵之人爵異。桓榮夸稽古之力。直敗露鄙夫心術矣。從之。是孟子說中所有。古人意中。所無從字。即祿在其中意。人爵從之後。須知始終脩其天爵。緊對下棄其天爵而言。不然。直是入關棄繻。為小人之尤矣。桓榮稱稽古之力。古今以為美談。不知最是壞人心術語。此李固所以勉黃瓊也。天爵有人。修在。人爵之從。正有天命在。錢世英因其德之大小。以定其秩之崇卑。自有位置古人之人焉。人爵隨天爵高下。視其學之淺深。以定其身之出處。更自有位置古人之天焉。此意尤未發。方見天爵天字。不是說

子安語能道位置古人之天。直眼空三代以下。巢許一流所修原非天爵。不算在帳內。

今之人修其天爵節

此章本為爭羶逐臭者而發。觀此節要人爵棄天爵兩言。正是孟子曲揣人情。嘻笑怒罵處。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此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梢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亡榜樣。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為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美

正編

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為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為耳。此豈非要棄實証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即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今一班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至。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目時文為敲門鞞。言得雋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為。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鞞時。已習成盜賊之心。

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為揣摩選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人之所貴者節

良貴即上章天爵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詩云既醉以酒節

孟子以仁義為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為飽。其彰著於外為聞譽。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美

正編

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時聲貴與一時市乞噴噴以為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為。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士苟奔走於要津。其勢可以無不得也。而獨不能並得其名。今亦并得名。但得齷齪之名耳。人主望其車馬室廬。以生資敬之心。則當之者亦足以自雄矣。此桓榮所謂稽古之力。其志識卑鄙極矣。何足以自雄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為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拶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餓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熟之是工夫。不是工效。

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俗眼只見得一節皮毛耳。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

熟之是從生做來。而已矣。是無所不舉。

熟之只是用力到盡處。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終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毛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禮者養也。即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紛兒。譬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究之亦情為情。安在其情為禮。屈歟。可以名禮。又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為聖人之假說也。彼尊太上尚玄同者。真是也。又于子。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尊太上尚玄同。不知大力身在學宮。借四書五經。獵一科名。何苦叛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正編

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為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為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為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如此評。不可不傳為學者戒也。

陳際泰文。聖人深沒其文於經。而旁寄其權於義。禮以義起。經文甚多發明。未嘗深沒也。若須深沒者。必非禮矣。

金重於羽者節

豈謂二字。固是設言一鈞之輕。正是反跌金之本重。未可以此為喻耳。

輕只在一鈞耳。固未嘗輕金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徐行後長者節

歸有光性一孝弟而已。此却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豈嘗有孝弟來。孝之盡而為聖人焉。率吾性之仁已耳。弟之盡而為聖人焉。率吾性之義已耳。堯舜之道與孝弟。畢竟兩樣不倫。如何關合得。提出一性字。則堯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渾淪。與孝弟關合處。尙費一解。於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堯舜之道關合。皆切實無疑矣。先輩於此理精熟。明通如是。後人扣盤捫籥。從何處討消息也。

而已矣。盡量之謂。正謂非高遠難行事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二

正編

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

仁孝盡頭。到怨處纔見。

小弁怨。尙無補於平王之孝。况不怨哉。

只論道理當如此。不是子平王以孝。亦併不是贊其傅之能致平。於孝也。講道理。不講事實。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為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

此論詩也。宜曰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

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

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陳子龍文。庶人之家。鮮骨肉之變。而哀怨之章。往往在有國家者。

此未確。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因亂而得立。則

太子固與於弑父者也。此與楚商臣何異。而諸侯不之討。卒能保有伊洛者何也。因亂得立。與於弑父。固正議諸侯不討。保有伊洛。何足証平王之孝。隋煬不以荒淫亡。將亦為孝主邪。天下未有其怨如此。而弑其君。攘其位者也。固亦有以怨而弑逆者。況平王原不怨。小弁詩怨耳。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靈武之事邪。君子不曾許平王。平王負弑逆之罪。肅宗尙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即不得為孝。豈可與平王同讞邪。人君之事。與庶人異者。一可以致亂。一無所貽禍也。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為衛君章。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著學者胸中。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三

正編

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節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真忠厚和平之至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節

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二節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

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學者須明此義。

宋碑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碑本皆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針縫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節

三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為人臣者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字。人臣人子人弟，仍結三軍不得。

臣子弟從三軍廣言之，君臣父子兄弟相接，又從臣子弟廣言之，以追出下王字。自是字至相接也，十六字作一氣讀，停歇不得。為人臣者以下至相接也，是推極仁義說行後景象，與上文對照。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四

正編

不可呆做實事。

仁義本人所自有，故即悅即懷。

朱錦文：臣而不仁不義，無以對吾君矣。仁義之臣，其臣必忠。云云。

評：懷仁義以事，即以仁義事之也。以字著力，當玩似此語氣，則

仁義與事君父兄兩分矣。

為人臣者以下，要見無人不仁義，所以王也。

上說三軍，此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個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弑奪者不少。然歲時團欒，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

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懷仁義，乃能去利，必去利，方懷得真。兩層義在。六句下插入去利二字，正不得忽略。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相接也。下文尚有兩層在，然而不王二句，是本節盡處，何必曰利句，是總繳上文也。字虛縮，若一經說煞，神理不屬矣。

利之效極於亡，仁義之效至於王。正要看與上段不同處。

去懷相接諸字，雖同上文景象一變，意義亦換。此中有實際在，諸字境界，正不得作一樣看。

孟子居鄒章

評：論交儲子不能用賢，而徒修往還，失相職矣。評責之太過，失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五

正編

孟子義旨：若鄒季子，齊相儲子，各以幣交，固不足論，特其報

見之禮有殊，是或一道也。在孟子正要論耳。豈受時不論，而

報時又有道可論邪？季為攝主，一旦有境外交，陰聘名士，亦

將見裁於法，何況委監國之重，修布衣之歡，握手而去，是殆不

可。故季子之不來，孟子之深是也。戰國時未有此律例，孟子

亦不避此，章意重交際子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皆有

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不重在用人好客，亦無孟子思用世

求知己之意，至謂季子居攝，法當避嫌遠害，故孟子是之，尤為

評說。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孟子曰：居下位節

評：茲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評亦非為照三子，故仁

字不必深講也。淳于發難為去就名實。故孟子述三子亦只敘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不知。

曰孔子為魯司寇節

難安頓在知者句。說得知者是固非。說得知者不是。下乃字反無地步。總在眾人中品題。知不知只作一例看。

知不知總是眾人。總是不識耳。腹背毫毛。鳥足為輕重哉。

鳳凰之高翔。鳥為不得而干之。君子所為。壁立千仞。其視淳于之徒。鴨鼠耳。然理自平實。道則中庸。固非高自標置也。又須得聖賢語脈。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六

正編

天子適諸侯曰巡符節

只謂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摟伐矣。故此節當講諸侯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若止在權勢統制立論。縱極恢張。止道得漢唐駕馭藩鎮利害耳。

本原不同。故法制亦別。須見王者所慶之闕治養尊。彼管商之治。開疆任土。養私人。納游士。正三王之罪人耳。

五霸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乎。即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曰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強駕馭權術正相反。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漢

唐也。

五霸桓公為盛節

若曰五霸桓公為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

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云云。道理太大。恐不是齊桓甲裏。或云假仁義不嫌其大。不知纔假。便有假道理。此嫌其真。難為假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周公之封於魯節

突然提出始封。孟子立言。大義嚴正。

只說周制深計。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略私心。賈長沙眾建少力。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七

正編

非王道也。直說得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儒者見本之言。纔服得慎子倒。

儉非儉。齊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必當損。萬無益理也。語勢對舉。意在語外。

君子之事君也節

道個道。便照上王制之不當好。道個仁。便照殺人以求之不容做而已二字。便見慎子所為。都是道仁外事。

陳子龍文人臣定其志而事君出乎道矣。道仁不可分。總是務

引其君四字一筆直說下。君必須志仁。臣亦須當道。非志仁屬君子。而當道屬君也。如何君臣各分了一件。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靡所不為。先自處於蠅狗。董江都之得為儒臣。亦只解道正。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視。今狙獮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顏鈞李費之悖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於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為孔墨為王霸。為儒釋。為朱陸。為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慎哉。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專就魯上說。雖是。然不免狹小矣。豈止狹小哉。直說壞道仁矣。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齊。又恐魯不肖。受畏懦之名。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偽妄。與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八 正編 儀秦之類何異。直說壞了孟子矣。總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便胡亂至此。

金聲文聲色貨利之燕。撻伐無敵之威。識時之儒。不能禁之。使不為。而正操以為引君之資。評意指好勇貨色進說。証引字極切。而下字有弊病不小。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豈曰不能禁之。使不為。而姑曲為之說邪。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黃澤羅文**貨殖如圭。精心計如圭。業已捐南畝之利而不居。則必籠山海之貨以自予。是民進不得蒙本利。退不得收末利也。民之所不樂也。評白圭貨殖人。應有是理。然如此說。其罪反輕。況果輕本利。民無不樂。但不可行耳。以中國之道治貉。則貉弱矣。果能以中國之道治之。亦必不弱。但非所欲耳。弱即彼之

說也。漢文帝三十稅一。其季年盡除民租。至景帝時。乃復致治之盛。幾比成康。豈孟子之言。有時不驗邪。曰。漢文誠乎貉者也。白圭詐乎貉者也。此豈可誠邪。文帝之道。究不可行。以其貉也。

聖賢論事。只有個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不是。不必轉變到少取正為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君子。亦只是利害起見。重於是非耳。凡為史學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嘉諸公辨論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章。不單道不亮。不單道不執。而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是要從不亮中做出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九 正編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陳子龍文為政在乎得士。強稱商鞅。智稱蘇季。博稱鄒衍。是三者。亦嘗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干當世。使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橫捭闔一輩相反。大樽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教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術耳。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總坐看善字不的。便生此病。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此章意。既不是富貴人說。潛符。亦不是窮愁人爭餓氣。平平實實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有聖賢之益。庸才當此。亦有庸才之益。徒作窮秀才。假豪傑。爭虛氣。說大話。直是沒交涉。

孟子此章不是為今日窮秀才歎苦

首節

帝輔王佐霸臣三項並舉正見凡要成得一個人皆如此此案也斷在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

董頴文 癡思羈苦其下者感憤怨懟者也或一折而入達情放曠

之域必反有夷然自遂者矣○稽阮之徒皆從悲憤轉入者二

氏中亦多收此輩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脚走入差

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

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為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歷

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傾者覆之耳

行為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十一

正編

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勞苦餓乏拂亂所為若不待動心忍性則今日街頭不知多少君

相矣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動心如何忍性一字含糊影響

不得

詹養沉文 人有何貧置其心於無用終其身無可用之事人有何

富運其心於不窮終其身無可窮之理○村農作家亦是此理

何況於大任乎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其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稍有

闕欠定到墮坑落壑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

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擔頭不

起原非豪傑也

所以二字矍然窮秀才莫認錯黃梁春夢

徒貧賤不中用虛氣傲骨不中用

全旨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若要熟須從這裏過

也時文輒作感士不遇賦卽有慷慨氣餒亦是窮秀才攀古人

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瓮齏鴉結者苦其心志大率不免塵埃

中安有如許天子宰相邪

陳叔文 人非大任之人不足為世有無之數則心志欲其愉筋骨

欲其逸體膚欲其充身與為欲其豐腴而順適庸愚之所望於

天者不過如是而天亦若不吝而與之○如此則科甲美官天

只是養養一輩庸人耳

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十一

正編

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為伏櫪壯心吾以為反駒逐臭耳五品

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

人恆過節

改作喻都說入學問不得作看透世情話頭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

趙衍文 憂患未必皆生而憂患中有生之理安樂未必皆死而安

樂中有死之情○此正存乎其人窮愁者不得便作護身符

附首節文

歷數遇合之奇其遇合之前可思也夫舜說諸人其表見於世者

大約從其發與舉之後觀之耳試數其所發所舉之由不出於

一而若出於一君子不得不致思於其際矣今夫人當貧賤則

未有不思及古之富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

無與也其意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後富貴人者。曰何其不異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與也。其氣矜也。不實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實見古人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非古人。則安得不取古人衆著之迹而詳觀之。夫古之生而富貴者有幾人哉。使運會有隆而無汚德業有全而無歉。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帝之末而有舜。當帝之終。王之始。生舜於其間。不於青宮。則於羣后。夫豈不足以徵庸而受終也哉。而必自歷山來也。則帝佐之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布衣而為天子者。猶有布衣而為相。則必賴夫舉之者矣。後數百年而有傳說。當殷室衰復之會。又數百年而有膠鬲。當周家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胄焉可也。望族焉可也。而一則於胥靡。一則於負販。則王佐之所舉可按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三

正編

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侯。則亦仍夫舉之而已。王降而霸。管夷吾之功尊。霸降而外裔。孫叔敖百里奚之業偉。此三人者。獨不可出之華閭哉。而或則於繫囚。或則於九澤。或則於五殺。則霸佐之所舉可驗也。當其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當其與世俱變也。此數人者。又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追意夫未發與舉之初。而後知與世俱變也。如此。而抑有說者。於畎畝。不即為舜。於版築。不即為說。於魚鹽。不即為鬲。於士。不即為夷。於海。不即為敖。於市。不即為奚。而此數境者。獨見重於數人。若為發為舉。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也。而抑有說者。不於畎畝。何損於舜。不於版築。何損於說。不於魚鹽。何損於鬲。不於士。何損於夷。吾不於海。何損於敖。不於市。何損於奚。而此數人者。必見重於

數境若為發為舉。其在數人者。正在數境。則又何也。悲憫窮愁。未必盡生。若相厚。生福澤。常以此參庸材。而或者曰。舜。聖帝也。說與鬲。猶賢輔也。夷。吾敖奚。直偏霸材也。是殆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雖聖賢不免焉。如是。即偏材不免焉。如是。謂以此難聖賢也。則其待偏材過刻。謂以此厚偏材也。則其待聖賢又過薄矣。然而非薄也。非刻也。若畎畝。若版築。若魚鹽。若士。若海。若市。皆可以為舜。而有說鬲焉。皆可以說鬲。而有夷。吾敖奚焉。顧其人自為之。非天意也。而天意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終

孟子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六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

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

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故先後二

字不宜說煞。

首節

首句頓住。朱子謂者字不可不仔細看。

者也二字。原指現成者而言。

首句重提多說入存養界上。不知盡即知至。至字原緊貼知說。盡

亦是知裏事。不是說得全其體用。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一

正編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寔工夫。若誤認本體統

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寔處。莫

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

是所見低也。

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為性者。是即萬物之

所以具也。心之中含正是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

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

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

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

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

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即理為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故附論及此。

歸有光。析之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二語真正聖學。異說不

解在此。文學之蔽也。由知之不啟。而支離之見病之也。詎知夫

窮神知化。有至簡至要之功乎。此卻惑於傳習錄。此章所言

知性。正講精詳。不講簡要。

只知性便是知天。不是性上又求知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此題誤處。大約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雜。和下節

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二

正編

裏盡心。卻在知天後。與下節又有不同。

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

在此。

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

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靠實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

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不如此拆剔粉碎。也不能融會貫通

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合。只是性字看得虛空。鶴突。則知字亦無

靶鼻。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一句。靠定事理說性字。

則不但知字有著落。并心天亦分明矣。

盡處見天命原頭。

盡心便有性字在內。講知天亦不在知性上。邊外邊推一步看。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

眾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為本體。達摩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是逆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呂子評語卷三十六。孟子。三。正編

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真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性天正為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為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此。聖學未嘗輕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鄭重分明。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順健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慎獨等。皆

名是而寔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正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定。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唯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此節紛紛。人道他惑在知字。不知他惑在性字。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內外為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孟子。四。正編

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文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闡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為異端所指為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然。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著落。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工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皆從極難體會處。而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今只將者也則矣。幾箇字體會得神。亦與集註心口相貫接矣。

存其心節

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

劉絳文一事也。我為之而我之心。有許我為之者。有不許我為之者。此則吾之天懷中發者也。**註**此中消息至微。故工夫全在慎獨。

楊以任文云云。**註**只見得一箇心字。於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其看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於聖賢所說性天無與。其看存養。粗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如不動而已。其看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熊伯龍文惟心之浮動而無如何也。則援天以動其祗畏。而今日奚庸也。云云。**註**所以事天。不是指陳功效。存養便是事。心性便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五 正編
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文人好為高深之言。反於理不親切。病每如此。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為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末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

問矣。天字即在心性中。另起爐竈。便不是所以語意。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為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為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為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為一。若事父事君。敬畏著天。便是與天為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州縣而知。即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又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六 正編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尤非也。存養工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熟後也只是存。無始終只存在這裏。始終只是存養。始終只是事。

妖壽不貳節

陳際泰文吾人即令身為聖賢。而不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評落此種邪見。便向禿丁座下。討棒喫。與聖賢絕無交涉。要知便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吾人即令道在尋常。而

又能相兼於神明之客。政名為通。若云做秀才不妨說佛法。此種議論。已入禽獸而不知。哀哉。凡人之謂死生者。數之立

四二四

不立非命之立不立也。數亦命也。古之至人得道而不立者。其精爽神明。人亦安得而見之。立命亦不為此。立命卽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死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污。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夭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七

正編

此章是從上章末句申明未盡。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此聖賢放下一格。爲庸愚說法耳。

此章正爲下等人說法。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益。亦不當求。補出此意來。方是聖賢正義之學。以文言之。是進一步之文。以理言之。是前一層之理也。大意在兩結句。是也者。也語氣指點得神。求之有道節。

非是求必不得。但得亦不因求耳。方是無益。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墨體求遇。其不遇者甚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卽有遇者。亦豈醜之力乎。全要從求得毫不相蒙處立論。又要從求得似乎相蒙處指點。方是喚醒下等人語。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首節

世絕文。物皆自我也。此爲天地之間。獨一我已。卽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惟我獨尊。絕不是孟子之言。文。物者君子之所狹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還天下之同矣。狹觀物。便是外義。大用我。便不是皆備。物我合。便說成兩件。不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九

正編

知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虫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又言文明乎我之備物。而可以善我與物之用矣。與字用字。都

謬。竟以物當衆生二字解矣。何言乎其備也。以不異也。謬

不可言。艾評以爲粗套。不蔽其辜。文。既皆備矣。我之一身。亦卽

遍散於天地上下。千萬億化身。狗子皆佛性耶。一派胡亂。其

謬與首作同。總差在物字。故以呼我字滿紙耳。連已物一體之

說。亦并非不是儒家道理。直從原頭差來。依他說。是萬物皆同於

我。非備於我也。備指事理而言。

陳際泰又萬物望仁於我。而我亦欲一一而仁之。此非作而致其

情也。未必便望及我。亦無暇去仁他。且管了成已仁也。若

盡萬物而仁之。云云。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今止將

做人物物字看。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亦粗鄙淺小矣。要之。渠並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和尚慈悲普度。諸佛眾生同根盡之耳。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內。否。曰在。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噩夢耳。即泛還萬物。不照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顛預在。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巴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九 正編

是一箇理字。憑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著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為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王恭先文自世之學者。不知理之本然。而以為在外也久矣。此句道盡。至今講學病坐此耳。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下面。彊恕而行節。

此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強字。泛作恕以求仁。籠統不切此章矣。

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

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作但似強恕則近仁耳。黃澤耀文仁從恕入者也。謂求仁從恕入則可謂仁從恕入則非。君子當勢窮之日。或反有不仁之時。乃仁有缺陷而恕仍存。恕能充長而仁復見。以其剝復之不遠也。此是經權曲直義。不可云剝復于仁。恕原頭所見未的。故講到道理至處多模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世純文事之得也。以其近者也。其失也。亦以近者也。謂是言理不止事之得失。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為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亦止見得一種病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十 正編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識羞者也。巾箱本頭唯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面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為是惡爛文字。真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心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為恥。而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文之心。即為入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勇生於恥耳。恥是千古作聖之基。

凡人得激厲之力為多。

吾嘗謂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罵之為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為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為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污下。亦不以為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倍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為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線索為傳。游俠館僉以鑽刺欺詐為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習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為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向之。惟恐其不及。孰知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十一

正編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趙衍文曰。人不可以無恥。而彼曰吾猶可以無恥。吾曰無恥之恥。斯無恥。而彼曰無恥不恥為無恥。而恥且無如其人何矣。夫亦思恥之於人何如者哉。此正推論上章之意。又古之人有以得天下而慚。有以易天下而餓。其所以用其恥者固大也。而下至於行乞人之所不屑。愚百姓之所不為。推其心。猶能卓然自立於天地之中。而竊附聖賢之後。一恥字。聖賢乞丐都在其中。所以為大。又為機變者。極之以顛倒紛紜。而偃然自以為得計。此意方不可救藥。又覺生人者多此一心。以固抑人之性情。而吾乃巧出於其外矣。非盡決焚離不止也。又好惡之良心一喪。而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與禽獸無殊。讀此而不慊然汗下者。非人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陳龍文曰。大凡士當所以進身之地。則氣必弱而辭必卑。何則。中

無所據。而所求於人者重也。所以士人不可於進身二字著

意。纔著意。人品文字都壞也。又上之人。即深崇廉恥節概之風。

而人猶挾揣摩瞻望之術。今日即復鄉舉里選。亦不免鑽刺

文以微賤之士。立貴人之前。而言高世之事。我意其必有忼慨

不顧之心。卓犖不羈之氣。但取忼慨卓犖。遊士未嘗無。只不

明道義耳。從孟子之說。以游侯王間。則未必遇。然退而可以

自解。若夫世之遊士。遇不過金玉錦繡之榮。而退且有父兄妻

子之辱。况乎困厄於饑寒。疲亡於道路者。何可勝數哉。今世

幕師講客。亦復爾耳。惟其內急一身之謀。外無天下之慮。故

辨愈雄而氣愈憊。意愈傲而內愈怯。彼固不可以窮。而又不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十一

正編

以達也。勘斷戰國遊士情狀。不異觀地獄變相。不知世間蠅

營狗苟者。又復如何。然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

為卑乞之具。風逾下矣。

陳際泰曰。遊說之士。白首無所遇者。非其說力少也。其說術疎耳。

孟子亦白首無遇。豈術疎耶。孟子此章。論道非論遊說法術

也。善說者在先定所說之心。而毋務以世驚之。尊德樂義

有本領工夫。不如此粗淺。彼自有德義以來。云云。達不離

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樂義處。作

一串說。不分窮達兩境。見地甚高。

人知之節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自待極卑賤。

孟子以蠶蠶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辨。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

此不是誇張語。句句鞭辟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寔。

澤加民從不離道來。修身見世。從不失義來。

歸有宛時窮而以窮處之。吾無所與其窮焉。時達而以達處之。

吾無所與其達焉。須想其境地何等。此節四句。須一氣連讀。

併看互看。方見此文見處。直起身萬仞之上。朱子詩云。浮雲一

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知寒泉

精舍中。體用一原。毫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文王為堯舜

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

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無涉。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聖賢云云。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為。在聖賢路上說。若

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

陳同甫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文於與字

暗貼孟子說。識力甚高。知此是作聖樣子。更說甚千塗萬轍。耶

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與。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

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禮法。敢為不道者。曰豪傑。不

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

才。欣然自以為有此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

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艾南英文。欲然不驚。若不知據之為大。而辭之為高者。此無他。彼

其氣誠有以蓋之也。說氣蓋。便落第二層低見。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辦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首節

徐致章文。伯行王事。而民適肖其伯之應。王亦即此伯者。於民之

事。而民適肖其王之應。故王伯之所以分。不在政術間也。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

矣。漢始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

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殺之而不怨節

趙炳文民間之飲蜡報田。無非王者誥誡勤民之事。云云。謂遷善

有寔際。便是王者為之。有寔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

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

王者。蓋指三代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

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即君

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

亦在內。見王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此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

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為民風。此節為主德也。纔說業。則德在其

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

專說德哉。

到底只在功用上說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葺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存之為純王之心只是過存前一步推原不是指化神也化神只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在及物處見

所存原不廢迹象而神字自在
神不說到化原蓋神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人之神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名法不同

此章不辨王伯善政不指伯術也

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

三代下善政非孟子之所謂善也

善教中不廢政

善政民畏之節

善政不是苛政民畏亦不是重足以目

善政得財與伯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柔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

苦之耳何畏之有通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惇德明倫得

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復侵上民愛矣

教本躬率所以能得心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著意在此便入驩虞

假仁一路此正誦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為儒也

君上之臨百姓百相求也以得民之淺者自與而以得

民之深者遜之遠皇上古之人其必不然然君上忽不自知而

分出於淺深之兩途云云自秦以來奉人主以堯舜下名色

便不樂然所行多桀紂之實只不曾實見得三代功用耳唐太

宗能假之便足笑封德彝矣况真仁政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為偽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

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

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

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

孟子莊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前錄文自善惡之說不明而人之交錯於心性中也心忘其本性

失其故天下於是乎無達道而聰明才技日紛紛而不知返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是孟子此章緣起。以仁義為外鑠者。皆不識親親是仁。敬長是義者也。而有良而不知保。則又不能由學以幾於不學。山慮以全其不慮。雖不學不慮。亦終不謂之知。不謂之能也。悲夫。評只為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為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為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慮。真有功吾道之言。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

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木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窈渺。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總皆禪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七

正編

學也。若聖賢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舜一而目。感時舜又一而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及其下須倒縮。不是趕注。若決江河二句。原在上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善耳。不可做成兩截。

只在深山中具足。沛然莫禦。不作兩層。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聞見後有此充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截。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

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腐豎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

在深山不異野人時。隨此二界。不入永康。即入江西矣。聖人全

體大用。在深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探。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

人渾然一善。深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

也。故及其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心不如是

則迹從何來。故欲辨邪異之非。只看今日大講師善知識。其所

為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瞞公不得。

吳爾堯文。觀聖人者。而不觀之於既發之後。則天下皆得守其虛

寂之體。而與聖人爭未發之境矣。數語判盡古今邪教。程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六

正編

論釋氏。只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是也。

陳子龍文云云。評此是說聖人德量渾然。無非至善。其體用之大

應感之神如是。非推頌其得天下之故。與治天下之法也。雲間

派好言事功。不顧書理。不知說到何處去。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不為不欲一層。為之欲之一層。無為無欲一層。其層次轉折。註已

盡其理矣。只須細心貼註耳。

無字有力。

無字斬然。截然。直是壁立千仞。略無攀援依戀之意。

此欲字。非理欲嗜欲之慾字也。誤混作慾解。連題目文理欠通矣。

為釋學者。破句白字。皆可悟道。其弊病必至此。

無為無欲。正講擴充。截工夫。便知有為所當為。欲所當欲在。若

止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深。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而已矣。是鞭入語。不是竟盡語。

文淵夫以為義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為不為欲。不欲也。時時提醒無為無欲。真不可勝用矣。**評**註云能反是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為時時提醒。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戴應昌文吾觀踰閑以往之人。亦未有不知閑之不可踰者也。而次且而前。一若不得已而為之。何也。即其肆行無忌之時。而四體之動。若或糾其所為。夫此亦何不得已乎。**評**罪竟胸中無把柄。以致臨時展轉。可見平日修名愛潔之人。不是寔有主宰。鮮有不敗者。言之痛切危悚。能使表裏兩截人。隱微深痼心肝。雕出。真今日學者一服黃昏湯也。

後世人品之敗。皆始於通脫。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首節

陳際泰文人於患難之來。身瘦焉而不為安也。心憂焉而不能暫釋也。曰此疾疾也。於是平日夜謀所以去之。是何其見事之淺也。**評**普天下貧士逆境人。都從此一轉墮落耳。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疾疾中許多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向來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王房仲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為軒輊。殊非本旨。**評**如房仲言。四節為歷數。取為偶及。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文者之過也。

有安社稷臣者節

悅字從憂危經營中看出。方是大臣學術規模。

歸有光文云云。**評**為此題者。大都以冠冕麗詞。吉祥大話為事。不知此不但文格醜俗。即其人心術品行。必為諸媚汚鄙之夫。正

容悅與社稷臣分界處。不可忽視也。看先生文。自覺涑水安陽氣象在目。○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惟先生能體會及此。

有天民者節

著天民二字。便是猷猷樂堯舜之道。不肖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澗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堂皇。不覺流露山買蹇驢。應不求聞達科肺腸矣。

陳際泰文鳴琴而歌先王之風。召之役則往。從此民字粘天字。言天之民。不可以位限。便有達可而後之意。呆貼下民。拙矣。

將有行也。未度其君。先度其身。曰是果無愧。臯尹不謂。八稱此意好。却不然。若自己尚信不及。不可謂之天民矣。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有大人者節

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為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天地耶。

此等題再攀不得大話。一攀大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王

正編

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賣德脩怨。而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然器識不同。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陳子龍文海內至廣。神器至重。此固非氣之所能蓋。才之所能周也。評為甚。只矜張這箇。又得志則卜宅土中。定鼎伊洛。開明堂而朝羣后。云云。評孟子所言。乃堯舜事業耳。又使非黃屋不貴。非袞衣不榮。非玉食不富。則所求於物者重矣。急矣。萬一邊巡差跌。即何以自解哉。評講急便不是。即不差跌。亦無以自解。故不得如此說。又我嘗怪古之異人。起自草茅。爰膺圖籙。自其道德。或學而能獨天表之奇。瞻視之偉。何修而得此耶。又豈命為

帝者耶。評君子所性。非有命天子也。此章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奈何說來說去。只在為天子有天下。上著魔耶。睥而益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祖唐太宗相貌也。

中天下而立節

中天下而立三句。孟子借大行盡頭語。只要觀跌出所性不存句耳。既非寔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

定字是大行已成景象。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以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王

正編

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有混帳下語。

金聲又無人無我之性。云云。評六字大錯。錯在本領。成已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子所性也。正希論性

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云。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禪學之性。為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節

此及下節。與其為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此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雖吟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

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工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

惟其分定。故無加損。非不加損。乃為分定。此處便見得。必須根心。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即是四

德之理。分別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

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

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為培植此

理於心耳。

所性是指已成全德。註中清明無累。是根心寔抵。生色是根心十

足處。

天下之物。未有憑空而寄者。則觀物者。必於其所根矣。

此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根心而出於自然。此亦足以驗同

然之理矣。根心亦不是說同然。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

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為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芽。却不

能使之根於心。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

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

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

自然同然。大士從頭說錯。而楊子常以為知分與蘊之別。尤大

士看書精到處。真以盲讚盲耳。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

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其生色以下。是所性之蘊。人多說成所性效驗矣。

生色只在根心上看。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克足處。指示實

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

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

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為處。任遠繩簡兩路夾來。方是不言而喻。

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啜喪。晉人風流。不啻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山疇章。

此章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

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

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孟子。正編。

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

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

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

在。不止易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子謂只在可使富

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著眼。正見

孟子行仁。真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

其政為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

富。不為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

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為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

同價亦可與聖人使救粟如水火同語乎。

首節

兩其字指民下節兩之字即指富。

管商之富足。正是不仁。均之使民富也。使字中同牀各夢。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

至是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

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

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即在救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

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便是在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孟子

正編

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

此題諸弊。都為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吝殘刻。爭

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

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

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仁字。只在無弗與上看。

富而好行其德。確是此章仁字。即足中有仁。又有足後教化之仁。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

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只是此章不及耳。

聖人治天下實際。即易其田疇四句。使有救粟如水火。即可使富

不可勝用二句。昏夜叩求無勿與。即下文仁字。聖人治天下兩

句。只為跌出下文兩句過脈語耳。非又另贊聖人別有妙用。而

呆敷殷阜景象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疆界分明。

首節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

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為孔子贊頌

也。近來紛紛拈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為

學者身上語。都自討支離。

附首二句文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孟子

正編

推聖人以作則而先得其峻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有孔子。亦猶

夫方之有鎮而嶽之有宗也。而要其視下之益小。有可與登者

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為未登者道也。今天下異流爭尚。幾欲

分一人之統而與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萬萬者

自在也。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恃

而不危。恃後之人有馴致乎其域者。以其身體之。畢然於古人

之俯視斯世如是也。而後知其高出於尋常者。本歷終古而不

遷。以待攀躋者之自驗焉耳。得不重思我孔子哉。孔子集羣聖

之成。古今不得配帝王。不得加。豈復有能至焉者乎。則高出於

尋常者。其孰從而知之。嘗竊不自量。庶幾願學焉。然而不敢驟

也。久之自以為進矣。百家其下矣。而孔子如故。然而不敢止也。

久之自以為益矣。諸子其後矣。而孔子如故。然則孔子其可至

者耶。其不可至者耶。未可知也。則所謂高出於尋常者。又孰從而信之。雖然。以吾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度孔子已至之所見。恍然得孔子之爲孔子矣。殆猶登山然。而或者猥曰。孔子者非積累之所致也。非有根柢之可尋也。又非離羣絕俗。睥睨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蹴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飛越上下乎。能平崔嵬絕臬與。施峭嶮一視乎。曰。不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此論孔子之爲孔子。猶問登山者之所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以成孔子。而第論夫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以能登山。而第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尊己也。而有不得不尊。非有意於藐世也。而有不得不藐者。其所處然也。今夫魯。負環瀛帶沂泗。兼隸邾莒。奄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登東山者焉。則以爲無幾。魯其微者也。東山其下者也。今夫天下。南極吳楚。北抵燕代。東漸齊魯。西逾秦晉。徑非不遠也。而有登泰山者焉。則以爲不盡。小魯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之。鮮不笑而却走也。後有登者。輒自信其不誣。準此而推。魯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衆山皆絀矣。天下不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絀矣。然則人固有在一國而輕於一國者。亦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而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屈於天下者。亦有尊於天下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屈者也。且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魯與天下。非真弱小也。然而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此。况以不可限量之人。臨羣焉淆亂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東山泰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者。何也。東山泰山可長存而測焉。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相繼而及焉。而孔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不可幾及也。不知孔子亦止一先登東山泰山者耳。奕奕者自若也。岳岳者未嘗頽也。人各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談之。曰。不能一蹴而至也。不能舍原麓而飛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絕臬等於刻施峭嶮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爲終不可登之地。而且并疑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語孔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雞鳴而起章。率爲利者節

陳龍云云。雞之徒。只一箇徒字中。種類行徑不一。被先生提出一番毒罵。足令今古稱快。然其徒正繁。衍視罵如救封銘贊。當復奈何。

欲知舜與臧之分節

人只做得利與善耳。須是利與善之間。問字微極快極危極。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問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寔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寔矣。但在指點界分上著眼。須還他用工夫地頭。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利。便是利。便是跖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金聲文脩身之學。卽經世之本。不可分。亦不可合。以分而執之。爲偏。而合而參之。不知其終乖於大道也。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墨脩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節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他只借此立說夸誕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別其本指只是一箇

吾見從佛教人其害未有不至虧其至親以自利者則又墨者之互變也故孟子曰無父

子莫執中節

充執厥中授自堯舜一以貫之傳於孔子精一以執其中一以貫其不一中爲聖人之一也尋出中字一字源頭後世假借經傳字樣以說其法者皆坐不識經傳本義便受其惑亂此間執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然獨得專一於爲仁爲義之精神尚未盡其長其遺漏於道不已多乎勸進一層然道理全錯到得盡其長早已走作了也王龍溪趙大洲謂朱子推出精微之理與二氏正是此說自記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榻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看自記正希真得禪之肆矣于子謂此卓吾機鋒套也聰明材力之士走盡天涯終歸吾儒平說看來平說更深好新反淺今日勸天下後輩必須熟看五經四書及朱子全集性理大全庶幾古文時文二道皆可挽回正希語不必效之其言極正顧謂平說深而好新淺猶是文字上較量其實只有是非不可言深淺也他只看錯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

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趨真實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荆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竄入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痛切明快真有衛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入於羅利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慎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首節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豈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即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勸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即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節

楊以任又辭萬物之利而恐其盛害絕萬物之樂而恐其盛憂亦不能不以之爲心害者也臬許等人正奈何這軒冕不下亦是爲心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章只論和爲主

介字只在惠之和中推勘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為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為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陳際泰文 宇宙有貞肅凝固之氣。而人得之為介。介蓋於和。而寔以釀和。此微而造化。顯而聖心。莫不皆然。冬之所以為春。貞之所以起元也。

孟子曰有為者章

艾南英文 天下事以有為而成。亦以有為而敗。此有為是好一邊。只激厲其必底於成耳。

陳際泰文 人知無為者之病乎。道不知有為者之益病乎。道云云。

評 不到得益病。看猶為二字自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首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至

正編

章世純文 性材質之朴也。而待飾而成。待飾而本性之事固少矣。

評 以真率為性。乃老莊之旨。而晉人所宗。非聖賢之謂性也。又學之所入者有止。性之所入者無窮。學亦無窮。安有止也。又

思慮也。謀為也。非性也。**評** 性之不是無思慮。謀為。第其思謀皆性之故。曰不思不勉耳。又天命也。非性也。**評** 天命即是性。性

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從性之講出身之來。纔見此理之合一。

人皆可為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全。故皆可為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出假之者耳。

聖賢只以學利為主。此章正為中人說法。湯武亦只做得箇影子。

正不必膠柱。

王子鞏問曰士何事章

曰何謂尚志節

艾南英文 士當其窮約之時。而天下從而信之。就從而信之。亦自信得如此耳。又聖賢有所恃於無為之體。而性焉安焉。居

仁由義。言其純熟。非性安之謂也。如此則學利以下。俱不能尚志矣。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以造次荒亂其神。不必說到

此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位行事。而其道已具。故曰尚志。今云出而任天下。則仍說事不說志矣。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來管樂公輔。套子鋪張。只紉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涉。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至

正編

附居仁由義二句文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知仁義之為事本矣。蓋居仁由義。士之尚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又安有事之備如士

者哉。聞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無一非士也。學而為天子。焉。學而為諸侯。焉。學而為卿大夫。焉。

學而為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因乎事也。蓋其為事愈簡。則其為人愈微。職遞分而眾者。事因乎志也。蓋其為志益薄。則其

為事益少。故可以統乎諸侯。而為天子。統乎卿大夫。而為諸侯。統乎庶民。而為卿大夫。自大夫以下。為庶民。統乎人者也。小人

之事也。自大夫以上。至天子。皆能統人者也。大人之事也。先王位士於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界之以事。若曰。自此以上。皆

若事。自此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遂得為天子諸侯卿大

夫哉其所學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而為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備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備屬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而與無事等。若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此其路則在義如此矣而又不得為大人則其事亦不若何怪天下之重疑其無事也。雖然吾特慮士不尚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耳。果居仁矣一體之愛至則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至極之誅殛不廢于帝廷放伐不傷於王世總以全夫愛之之方夫愛之之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由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散殊高下之宜與之同得極之受禪而不疑其泰力征而不病其貪總以協夫宜之之理夫宜之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間矣。由是而卿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備也舉而措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備也。全而歸之者也。蓋帝王之功各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因革損益歷代皆有不得不偏之業。士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凡有時勢之所不能外及夫為所得為止成其一代之勳華或反遜此純全之體聖賢之出各從夫君國之所需故鉅細污隆名臣各有不得不官之責。士惟無君國之可定也。故凡有君國之所不能盡及夫見所可見縱極此一臣之經畫亦僅分其廣運之餘。由是觀之大人之事惟士能備之耳。轉而問世之大人其果何事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陳際泰文人之信人當權其大而後議論有所本而不亂。然大與小之辨。又不在衆人之所矜與置之間。要之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是衆人之黠者。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皋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皋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皋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廢。此為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下易父。此為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逃後皋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惡皋陶必須出廣捕牌。舜須毀形變名姓。即迎舜返國後亦須斷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末節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不肖應科舉有志者且然况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歸有光文入知形氣之私為吾德性之累而不知所性之妙。常依於形氣之粗。四語便是聖學與異教所見不同處。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性也。

南英文凡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善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色之於天性一耶二耶。此是內外交接之故。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文人徒見目有禁之勿視以為明。耳有禁之勿聽以為聰。不知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此正所謂天性也。心為神明之舍，亦居腑竅之列。心亦只是形色，其作廢聖之理，則天性也。○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此文離處畢竟奈何，不下有內外兩件耳。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開口第一句，人便信不及矣。更何踐之云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論

正編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即是用力量字面。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

或言須擡高聖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擡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寔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

須得指示意，得徹策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徹策意從唯字托出。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唯不能踐也。今人做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人於此題，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為得引進眾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

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脚不著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其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為此症下針。須從聖人之異乎人，所以能踐處發得。唯然後之意透，則引進眾人意，意中自到。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有者，五教之中有此也。遂句本君子。

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時雨化三字不拆。

正為有不化者，故又有下四教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論

正編

有私淑艾者節。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首節。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夫道豈孟子囊橐中物，而可意為高卑顯秘乎。世之師以欺其弟，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

使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可要好，而只怨前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節。

其敬率三字，最要看得好。見羿只有此敬率，每日如此教，每人如此教，特不為拙射變耳。若請作羿為拙射，守其敬率，則失之矣。君子引而不發，節。

因上文敬率而言，故所指為君子之道，而話頭則射也。呆講射義，則泥。以射喻道，亦多轉合之迹。借射字言語講君子之道，是一是二，須融化入微。

不發非隱也，隱便有權用，不是中道而立矣。

陳子龍文：其道之不立，而為引經義，稽文學，故學者博而寡要，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三

正編

而難循。此亦中道之立也。陸王以為害其道耳。又其道之不立，而為崇虛無，任情性，故學者習焉而不詳，變焉而不成。渠亦立一道，但非中道耳。

能者從之，句須向學者身上著意，不得仍交付教者甲裏。

能者自能，不能者自不能，教者總無所用其私已徇物之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陳子龍文：平居而納身規矩，有長者之風，彼固自以為有道矣。遇物而頗立牆藩，稱先王之教，人亦許之為有道矣。而一旦當變革之期，名教所係，則首先承順者，必在盛德之人，曲意同心者，多有高名之士。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強之術，皆為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為一種說數，以為道理。當如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徇人者，未有後世講

假道學而失真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為是也。大樽先生曰：擊當時門戶中人物不堪，故借題發作一番，不謂數年之後，竟應斯語，獨先生能不負殉道之義，嗚呼！賢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此章本三種平講，陳大樽文專取上二項，而以下節為救上二項之弊，似以下一種為賢矣，非書本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梢有一分，歸于

一本三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三

正編

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况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于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關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套，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張嘉珍文：邇降衷之始，人與物同出于一原者也。同是此句，然

異端指氣，吾道指理。又自成性以來，而親疎異矣。本吾愷惻之懷，適如其分而予之。此之謂本天之道。仁而弗親，非靳其親於民也，必有宜用其親者。只此一喝，可見義禮智都是仁。文如保赤子，亦特擬其誠求之意，而恩施原自有殊。此墨氏

誤解處。又萬物一體。亦止形其一體之象。而曲成要自有道。佛氏平等普度。不能度一物。而反害民矣。又德以懷之。固仁也。卽刑以威之。罔非並生之至意云云。仁字中大用正多。○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卽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虫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忤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看此文說來。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不是天理自然。不明一篇西銘。也不能停當如此。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倫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屣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卽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原頭一薄。則下梢全推不去。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多推不去處。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級上。見得箇渾倫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首節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卽是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卽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終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甲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首節

章世純文云云。謂于子譏其引據義例。謂不能盡舉。且未知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此題不舉案以斷義。則無字如何判決。若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語。則三傳俱可疑。又何從得真解也。但求其理不悖於聖人之道耳。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成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為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出子評語卷三十七。孟子。王緒。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會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首節

唐順之文傳疑本史氏之體。容非綜核之真。愛憎出一時之情。或有揄揚之過。講出文勝則史之故。見古來文章定有過實處。理本如此。蓋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於書也。把柄在此。

差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不盡信者。正為信之篤也。

孟子正恐人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博舉史傳。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遺。甚以為疑。後乃悟此理。每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

信書者也。伯安舉良知而非孟子之旨。舉致知而非曾子之義。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告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為為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疵。即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慎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說淫邪。遊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獪。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為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淆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迹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篡不仁矣。即讀此章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為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吾於武成節
於世務而講斡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如

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作文者曲為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為斡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齟齬于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齟齬者。以其務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為晚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下之耳目。即此為欺天罔人矣。尚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援聖經。闢邪如韓歐程朱。反扯入護法伽藍。宗杲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斡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三 正編

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人皆貪發首節。輕點末節矣。

失僅文義耳。而關係不小。所以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于簞豆者也。其妻子生徒且心鄙之。况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迴絕。總只是此一點心腸裝扮。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並與隘與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若言外別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典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四 正編

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

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薑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為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活。正犯麻痺狂譎之疾。非大有以滌盪

之雖參木不能補益也。

孟子此章意致濶遠。句句別有精思。不可捉摸。

即今日便是百世之上。但不肯奮耳。二程十四五脫然欲學聖人。朱子自少謂聖人可至。今人那有此志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為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

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

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

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為君臣父子之道。

人不合仁。無從為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

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為道。其說極支離。難求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五

正編

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儻侗更甚。仁也者人

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為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

其為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仁與道分合處。尚易解。仁與人分合處。最難說得親切。

不難在合併。難在分析。仁字人字道字。各有本位。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為大。又對

分出義理來。故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文云合而言之。道

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為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

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

見得道理出來。

陳際泰文。合性與知覺。有人之名。合虛與氣。有道之名。張子言

心。故曰合性與知覺。人則兼形體矣。虛與氣是性之名。非道之

名。此皆不懂先儒之理。而妄為改換。斯不通矣。

又南英文。道也者。物特以通。通物無私。而名之曰道。仁者所以

為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

謂通於人物也。只坐看得仁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為道。竟將此

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

耶。

金聲文。其自為合也。超其環外。可以出世。而游其環中。亦即可以

經世已矣。此是和尚胡說出。世經世原無分。且世如何出。只

有涅槃耳。

附此章文

體仁即所以盡道。貴于人見其合也。夫仁與道皆因人而得。名者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六

正編

也。知所為仁。即知所為道矣。言者宜得其合哉。嘗謂上下定位。

使無人焉。成能于其中。則理之顯藏。可以不設。又安有紛然不

一之名哉。惟子茲藐焉。混然中處。聖人因為之。推其所由。生日。

是有其本然者焉。性始之德不一。而統之以仁。仁兼眾德也。又

推其所由。成日。是有其當然者焉。日用之理不一。而統之以道。

道涵眾理也。聖人又何樂乎多為之名哉。固欲人返而得之。即

推而行之已耳。乃各立而說。紛爭乎其名。而漸生其命名之

實。於是乎人與仁離。即仁與道離。不寧惟是。並道與仁離。異流

者起。病支離之學。而且謂聖賢文字之銅也。豈非言者之過哉。

蓋天下物在而則麗焉。未有物之先見。則之一神。既有物之後

見。則之兩化。要亦為之論晰。則然而使無是物。則則亦難稱。固

無分先後者也。氣形而理付焉。觀氣於至虛。得理之冲漠。觀氣

於至實得理之流行。要亦為之研究則然。而使離是氣則理亦難見。固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仁必極乎廣被。此猶從施暨言之也。百骸之理。而疾痛之必應。此憫恤隱之所自生矣。別聲被色。無不見天地之心。有返觀而識其充周耳。仁必驗乎散殊。此猶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愛養之必至。此太和變化之所各正矣。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故。有當前而悟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附於人。以自著而究當仁所得著之處。又不可以仁名。抑人之質滯。必存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既全之時。又不僅以仁顯後之人。遂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仁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仁以體道。而所以能體者。惟人為之凝聚也。故就仁而言。元善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遇尊而作忠。遇親而作孝。羣倫政教之大。皆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即吾身不容闕略之事。非體用之一原哉。人以弘道而所以能弘者。惟仁為之曲成也。故就人而言。網緼一游氣耳。合之於仁。則曰明。而及爾出王曰旦。而及爾游衍。經曲威儀之細。皆吾性不假強合之迹。即吾學不能損益之天。非顯微之無間哉。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裁制而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知覺而智出焉。由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勝其分。苟知其合。止有此人也。義即人之所宜也。禮即人之所履也。智即人之所知也。信即人之所守也。亦且盡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首二節

趙衍文今所貴乎士者何也。以其為聖賢所取。則不復為庸眾所子。今人欲兼收之。宜遂不為聖賢所取也。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為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為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為純粹中正。于是于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為世之為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櫻眾喙矣。

詩云憂心忡忡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八

正編

孔子之苦。孔子知之。文王之苦。文王知之。

善學孔子文王者。當學孔子文王之自理。此是孟子言外正意。不然。則是人言不足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陳龍文云云。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非止謂明事機齊號令。大樽有慨于崇禎間時局而為言耳。

言耳

自私用智非昭昭

陳臻問曰齊微章

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為己為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

原是道性善與關生之謂性之旨耳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

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四辨析毫釐如繭絲牛毛一針不亂

則道理自切實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

章世純文云云只一箇性字沒槓柄以下道理總無準的有時

道者便佳有時亂道便謬此病于子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識

只是他看得孔孟程朱與老莊羅雲達摩儀秦嵇阮及近日陳

獻章王守仁李贄等說教總是一樣可彼可此絕無是非邪正

或反倒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嘉

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爾也

首節

須見不謂性即是天理當如此不是君子強制天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節

只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

明則良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人於義字

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疑團也

中庸尊賢為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不難尊非

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智帖賢說正是此

義

智之於賢者如安嬰不知孔子豈非命耶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揚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

後來昌黎為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

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可欲之謂善節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

此到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為實理而在人為實

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為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

人之本旨也

可欲從公共自然處說來乃得其妙此所謂本天也

義重可字可字從公共自然處看離可字講欲字便多混誤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正編

可字與欲字拆離不得

陳際泰文語善而待去欲是無以制欲而用於有欲者云云此

欲字却混私慾之欲不可與可字粘連者也如其說便入二民

宗旨矣**張受先**題疑我心者二十年今日始解得**陸大士**此文

語語流露教外別傳與柴柵經繳之旨總以無善無惡為極則

勉強附麗儒門之說直是掛搭不上看受先評可知當時一班

名士總不離禿丁位下求方便言之可哀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

字耳故接句即下其為人也然句則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只

講天下之理不帖著善人則不知孟子之所指矣

有諸已之謂信節

有字從善字來

其人便謂之信。

大而化之之謂聖節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節

不可知兼內外說。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陳際泰文。天下有奇人焉。妙其一偏。且與來事為通也。云云。不可

可知專指此。在異端亦淺陋矣。且此豈聖之一偏。○神止言其妙。妙止謂其難測耳。大士意中。便以鬼物幻術相形。類何其陋也。

樂正子二之中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土

正編

二之中中字。在合縫之處。即離之間。精進人刻刻在中字中。但地位則日異耳。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章說盡聖賢婆心。非針椎籠絡作用之比。

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

愚強弱之民。盡為彼所收。而反以儒為淡泊也。然為所箝椎棒

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

泊為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

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時。闢楊墨者。惟一孟

子耳。孟子方忠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尉

方其追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

編置之法耳。

趙衍文。昔之楊墨。類多堅忍不拔之操。足以自有其千古其氣方

張。則其徒日盛。故雖勢孤援絕。而身不辭好辨之名。謂待此等

人。只有一法。曰殺耳。朱子看五祖六祖像。以為必作綠林者。謂

此。今之楊墨。漸有渙散無聊之象。相與危疑而莫定。其勢已

衰。其情亦已竭。則惟尊聞行知。而功已在能言之列。此等可

憐待之。亦只有一法。曰受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有原是常額。其變通全在用緩耳。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

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

三而發。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土

正編

或云。以催科為考成。為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

陵相公為之備也。此言真可痛。然吾聞當時有司。尚有寬法以

甦民者。朝寧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

然吾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通。而官蠹

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

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

繇此其選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問之曰。節

殆非也。看下一殆字。滿肚皮疑團不解在。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不忍不為二字尚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

全書充之而朝廷之上。可以禮樂刑政殺民物。草野之下。可以學術議論殺人心。凡恣一身一時之快。而不顧天下萬世之流毒者。莫非害人也。**評**既知此義。奈何先生又勸人讀傳習錄耶。得毋認賊作子。反以正學為頭敵耶。篇中句句追入人心去。緣其於已分上。實曾用工夫來。不同勸裝欺人者。然極其微妙痛快。却只是黃梅老婆心。與孔孟原頭有別。又不可不知。此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而極推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

孟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三 正編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首節

不可言近守約。亦大有習氣病源在。須知近遠約博。原只一理。此而字實義。而字若寫作神妙奇特。便非。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為難也。如此纔點得善字醒。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

君子之守節

陳際泰文天下之事。不可以相擾也。必受之以廣大。居之以深靜。云云。**評**此黃老之言也。堯舜到底只一兢兢恭己耳。**又**侯甸男衛。區畫既宜。而獨以祭祀禮樂為政事焉。而謹持之。**評**約處。豈在此。脩其身。須有真實工夫。本領天德王道。是甚精微。却只說得恁樣粗淺。可見朱子告君必正心誠意。後世秀才猶厭聽。何況當年孝宗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非以干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著眼只在祿字。故是秀才小見識。且此下二節。已離堯舜湯武言矣。膠住堯舜立說。則哭死而哀句。如何帖合唐虞事實。下節亦難著湯武身上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為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蠹王斗之徒。亦能為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真寡者。謂不為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為主。而仁

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文所見亦止。到得虛靈不測邊。作其答王遵巖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為隔壁聽話。於是放捨抹殺。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領。雖坐破蒲團。踢翻醋甕。未有不蹉入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于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狂者又不可得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五

正編

楊以任又窮於天下。云云。因萬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狷。故又發明此說。非揣量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為狂者不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遽思別授哉。且又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亦天下所窮耶。不辨而知其謬矣。

楊維斗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皙收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於何地。琴張曾皙收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

曰。何以是嚶嚶也節。

人都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愚弄惑亂天下耳。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嵇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為斯世也。此二句得宗者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

君子原兼堯舜孔孟言。堯舜有堯舜之經正。孔孟有孔孟之經正。人因見庶民字。便將君子專屬有位者偏矣。玩通章與下章。自見此全部孟子歸結微旨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倚。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之丁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崛起。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六

正編

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闕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為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見地到此者鮮矣。

難處只在經正民興。到得無邪惡。却是一滾話。觀註自明白。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興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

任堯舜與孔孟其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此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箇不善。故只好說箇無善無惡為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為善。陽明亦教人為善。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箇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而不自知其非也。只在似是而非處。反之為正耳。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含糊。纔辨白分明。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正編

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為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並揚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為得。此正是鄉愿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最宜玩。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速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

眾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愿處亦誤以為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式樣示之。其悅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于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

天下紛紛。總緣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或云經正則庶民興。句是過接語。只宜輕點。予不謂然。君子與邪。應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墨膠。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惡也。只為天下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實學奇才者出。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章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愿。破鄉愿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望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稱夷惠為百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問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于參朮。正是此旨。

所取于狂狷者。也只為興之丹頭耳。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正編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愿。因及邪惡。邪惡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為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惡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既明。則眾邪皆自滅熄也。人于經正。或泛說異端。及照邪惡。則反粘煞鄉原。皆未得其義。

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選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微為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夫子一眼燦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舍徵聘而製制。

之弊。孟夫子一眼燦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舍徵聘而製制。

舉誠未見其可也。大夫陷溺深不可與入道。正為無真讀
書儒者耳。漢興之鄉陸。即戰國說士也。叔孫通公孫弘。媚之
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
傳。史遷與微巧之直不疑。處調之周仁。同傳深譏之也。然則漢
治之卑。正為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尊
用之。故衰豈可與晉之清言同案哉。後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
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即
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惡興。釀致生民之禍。
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
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場耳。
曾何補于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為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即繼以列聖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正編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領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
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
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

所知之道一也。時位不同。則其所以聞知者自異。

聞知見知。確自有授受源流。雖孔子不自居開創。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

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

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隆異端密室傳帕之習。不過

以此為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為其所惑可也。要

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為証。聖人之道。若大
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為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歲千里。若合符
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
於此事無毫釐交涉也。

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寔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
敘羣聖。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終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正編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首節

子思子有見于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自而以爲無諸已而強諸人也故推本言之三之謂緣起亦是一部孟子源流

震川三作其一用意在第三句蓋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個之謂正爲第三個之謂而設其二用意在第一句羣言淆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將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一

正編

兩箇之謂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皆有不可易之精思其三又將首尾二句并入中一句道字統作一件看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只爲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有天有聖有物故非合不攏丟開天與聖與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與人物總在這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即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看到此處亦先生醋甕翻桶底脫時也要亦只在因吾之所固有六字看得仔細便自七穿八洞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開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

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開却有一折

羅萬藻文聰明靜恭之德一自然者相與動而動之止而止之中正仁義之極一不已者相與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時欲強執氣質爲性而已毫不能有其氣質如此說已落氣質矣而復云毫不有氣質何也且此時何時也墮地時耶大悟時耶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氣質爲性耳文天有命亦天所恃以自生而以生天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此却道若然亦只講得生不講得命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二

正編

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文子子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評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此文與中庸之旨毫不親切于子之評亦說夢耳

黃淳耀文立說以原性子思氏之教立矣

評將聖賢書亦看成異端造立綱宗作用矣子思未嘗有教與孔孟一也

文辰蟲亦有報本之性微鳥亦有摯別之性而物偏而人獨全此句中不分別人物文順性而行曰仁曰義評將仁義看後在外此病根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前則不獨內邪非性雖仁義亦非性也

薛大錯。此是異學之以無善為宗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後則不獨仁義是性。雖凶邪亦莫非性也。**評**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為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陶菴見處畢竟以生之謂性為原。以無善無惡為極。說來說去。不覺流露宗旨。

艾子翻來覆去。只講後一截天耳。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粹至善處。此最初一截天也。氣質安能雜之。**評**其意祇欲援天字來。擡舉性字者。然似云凡人莫非天。凡人事無一非天耳。與性字何涉。與天命之謂性何涉。先不識性字。因不識天字。無論其講後一截天。即批最初一截天來。總與題目膠粘不上。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編
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真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總與這道理不相入也。

陳子龍**文**人或生通神靈。百行懿美。或智昏萬物。質器頑愚。豈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評**宋諸聖賢于此辨之悉矣。大樽自不去理會。胡叫喊耳。**文**今吾告之曰。性本無所謂美惡也。於是始知天無可居之功。而命無可怨之實也。善乎莊生治金之喻。此固知夫性命者也。**評**竟反了孔子。何論子思。告子無善無不善。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直為聖諦矣。善莊生正拈出。辨香來。**文**天者萬物之主也。而命者不可知之物也。**評**然則命又誰主耶。竟以命字作算命字解。自以為新奇。不道徒見其俚鄙耳。總被無善無惡一說惑亂無窮。當時文人學識都如是。天下安得不

亂亡。大樽先生君子也。然其所見至此。余故謂後世論人學術。與人品當分看。不得以其人而遂信其說。亦不可以其說舉其人也。

必兼人物言。其理始盡。不知何故。人不肯說著。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上說。

率不是用力字。率性之謂道。原指理氣不雜時。就上句中說。

評有**文**由仁而後有惻隱焉。由義而後有羞惡焉。**評**惻隱四者情也。亦所以體道者。不可以貼道也。**文**推之至于水流物生皆此類也。**評**兼物言極精。于子以寬混抹之誤矣。太僕此文不精細處。在理氣之原。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先生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四 正編
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性之謂道。只說个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羅萬藻**文**云云。**評**以自然為性。天以率任自然為率性。其謬自百出。中庸因言道者淆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此外非道也。文止却謂只要率真任性。道不妨各別。不亦異乎。

陳子龍**文**人道甚曠。然皆性之所有。而率之。人何事焉。**評**只可謂率字不假人為。不是人無事。**文**人之欲為。天既已為之。而授之。**評**非欲為。當為耳。天如何為。**文**四體之具。未嘗學問。各適所當。豈有所區而分哉。總同歸于安便。以習天道之既備。**評**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為道也。**文**要

荒之民罔嫻禮義每趨所能豈有所約為異哉然必同有嗜欲以行人道于無窮亦必不能離君臣父子之倫即禮義也豈專以嗜欲男女行人道哉文章情欲俱為莫遏之勢文明昏濁總屬自然之宗然則桀跡皆道耶但以無善無惡為宗則必至於可善可惡可善可惡則善必不如惡之便利矣可畏哉讀書儒者而不明性理反相率皈依異類不至背人道為禽獸不止天下文士以為時文游戲耳此豈僅時文之害哉

論道可竊性不可竊云云竊則俱竊不可竊俱不可竊如君言性即可竊矣然而非也故不可竊也此篇于子評謂醇疵各半君以為大疵而無小醇其所謂性乃無位真人也所謂道則翠竹黃花淫坊酒肆也正希與熊開元論道要得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娼席時謬妄相等即是此義不知其所謂性自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五

正編

欲率之而不可以率者也但看大善知識其所作為定顛倒則其所見之性決非聖賢所謂天命者明矣

性字非氣質之謂率字非徑遂之謂

看率字清則性字清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看道字清則率字清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

脩道之謂教此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脩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為性只為脫却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

本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脩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

論道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顧人繼天之事亦當使人與有功焉說來百懈便無聖人也得古聖人治天下使天下無勉強之難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說來百懈便勉強也得自然也得其實不勉強為得且如何全與今試與之看率性固道矣道之中猶有差忤也道如何有差忤人之氣稟不同以有差忤耳率性皆道也道之理亦不當若是多異耳○只為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于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于天而為此多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六

正編

也勉強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得不然者非聖人能與之而易之難之惟吾作弄也他總見得真性以外一切是假合故毫無親切之義

脩字只在過不及上說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脩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孟子自記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言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糅處到脩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于道家夫使天無於穆不已為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

為自然。則桃當生李。牛當孕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禽。何緣春夏
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自記甚當。然謂天無為自然。猶有
一半近似。至其文謂教為聖人有為不得不然之機權。則全謬
矣。教雖聖人所為。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
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
性。原無二理也。

又自記此節註雖兼人物言。然玩脩猶品節之也。則就人言處
為勝。不必以裁成輔相。將物字講過半也。且恐作成盡人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題耳。照註兼人物說。本等不錯。忽又自疑
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耕火耨。斧斤以時。數
罟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即似盡人物性。贊天地化育。理本合一。
又何礙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七 正編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著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在其中。
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
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
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即如
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歸然也。害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又
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
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
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
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于儒矣。
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於道學矣。郝伯常謂

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甚于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譏詆
腐陋者曰道學。而村夫子。點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
下而外于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
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教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教無異事。
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是乎亂。
此等書。不曾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
講章數語。便自以為程朱。一經辨駁。磕著粉碎。一場沒理會。少
開不得。不走入差路去。只看所讀所做文字。與這個異。但是口
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便了。不道是生員切已事也。

道也者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八 正編
道也者起。便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此子思之意。非臆解也。
道不可離。因為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
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

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鍵。下十二章至二十
章。皆發明此句之義。須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纔見
人自是不戒慎。恐懼不得。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
與下意相照。却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癢矣。

戒懼是統體工夫。兼動靜言。
工夫只是無閒。前後際如一耳。

此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覩不聞。而戒慎
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于此。亦戒慎恐懼。則無

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觀聞為真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矣。必從觀聞說到不觀聞。斯理方圓實。吾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歸有光文心者道之會也。心存而道與之俱存。心亡而道與之俱亡矣。評如此說心字。纔是聖學。異端便指心即道矣。

莫見乎隱節

上一節工夫是總冒。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觀不聞。乃語言之妙。為包括觀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于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慎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繁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九 正編

省界眼。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會拈一放一也。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

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時文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隱言暗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將隱微說入心境。秘密處。即近世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為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于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陳子龍文云。評隱為暗處。微為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莫顯矣。今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祕巧當之。則是隱微定惡。而顯見定善也。隱微亦有善。顯見亦有惡。豈得獨抹壞隱微

乎。

楊以任文夫人五官皆為天用。百動皆為命移。惟隱微之際。冷然自知。可以用天。忽翻一念。可以衡命。不的。冷然自知。仍為天用。忽翻一念。仍是命移。君子正求合天命。未嘗欲用天。衡命也。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

誠無為。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于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機也。此二句即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

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十 王編

此也。獨只是已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眾人時亦是獨。

問餘選評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于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泥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為靜。而睡則尤靜。人心有一掛念。躁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為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泥。如龍谿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愴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

統體慎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斷綱。開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為敬也。若龍溪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為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十一

正編

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在戒慎恐懼後。若學者下手次第。却須先從慎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歸有光文 夫人之所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焉。而說則云所為性情者心而已。

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為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故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為混亂。若俗說謂已發一。如未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却是胡謔。兩件都不懂也。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

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為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意 未發之中。自戒慎恐懼來。使無戒慎恐懼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常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病瘧。當其未發瘧症常具。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愠矣。大力認未發作時。是以有浮遊罔象不盡絕之說。子子硬主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脩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瘧者病也。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也。如其言瘧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瘧之臟腑也。須服瘧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謬。不待辨而知。不足以評大力文之是非也。第大力文所言未發。乃禪家前後際斷。萬象森羅。空洞無外。虛白清鏡。火珠靜月之見。與俗人平旦夢覺。懵然無知之象耳。非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學者於此細體會之自得。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十一

正編

歸有光文 云云。此文膾炙人口久矣。然吾終病其于戒懼慎獨上欠一截工夫。蓋此養成性體。非偶然合節也。子子于此節書。看得鹵莽。硬主張要根戒懼慎獨。故其言云爾。後且從而和之。真吠聲之類也。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太僕文之佳。

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為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故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為混亂。若俗說謂已發一。如未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却是胡謔。兩件都不懂也。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

正在中節處說得自然。人皆有之耳。其後不佳。坐回顧未發。他作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此却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此則太僕過高中疎處也。

云云。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乃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話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于陳湛以慎獨獨字為心體之妙。皆聖經之齟齬。學者不可不辨也。

金聲。人之生無不自天來者。一入于天下。而順之有喜。觸之有怒。云云。生即入矣。天下非天乎。何惡乎其入也。且問從何日入來。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固即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者。評二語好。然能字即是病根。認作用是性也。或喜或怒或哀或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編

樂乃即其應喜應怒應哀應樂者。評應字便的當。然他說應字却從心起。文以未發為發。而其所發之地。仍與萬物相忘于未發之天。評互說極混。他只要打成一片說。要之發而皆中節五字。即非其所喜。文役于喜怒哀樂。則失性。離于喜怒哀樂。則終無性也。評二語未嘗不是。而其所主却差。其大謬總從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得宗。不覺弊病百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鄒引文道之名大著于天下。而中和之謂。亦可以不立矣。評性教中和等。本固有之理。聖賢為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強立名目也。由斯言。將道亦強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文入于平實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纔求高。即浸淫于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

徐為儀 中即性也。和即道也。有謂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

不可謂中。謂和說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然似岐。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即性。和即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著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云。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四 正編

千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慎獨。最為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為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為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可醒耳。千子只誤看天下二字。為此二字所震。便不難遷就書理。以湊之。不自知其眼孔淺。心竅粗也。天下之大本。達道總。只作一箇道字看。艾千子謂不根戒懼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耳。乃云。若槩指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工夫。直證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

工夫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異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既戒慎而後。可名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

致字工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即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致中和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五

王編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致字若說得自然。連上節都錯。但說下手一節工夫。怎便到得位育。若不是君子。豈容易至此。但粘煞君子現成身上。又不是緊接上節吃緊為人語意。蓋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粗疎矣。

致字是就戒懼慎獨積累純熟到極盡處。方有此效驗。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于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

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存在。以位育為盡頭實證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文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物育。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為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意。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成若為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六

正編

正聖賢接引之意。莫淺小看却也。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了百了也。時文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為粗。要將位育倒縮入內來。不道求精得粗。只為忘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地效驗。偏要說入性中。真說得三界唯心。總不是中庸境界。

實見得天命原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日用證明。不是參虛頭弄大話。始得。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空虛去。只看末世做擾汨陳災沴天厲。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

物未嘗不位育。即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音義云云。天地位育。信不及。只有萬物育。還好講人功。於是只在這上面說。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育。便是天地位育。萬物。只說幾箇蟲。位天地。只說幾箇節令。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書為迂腐。不去理會故耳。

照定註中心氣二字。詮發位育。方有个著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地位萬物。育分別焉。字義解入微。方是千了百當。

兩焉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數。又何必修省補救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七

正編

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幾。猶教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首節

仲尼曰三字。是萬世之公。若徒作尊祖義斯淺。

君子之中庸也節

音義文。道統之亂也。吾未懼于入小人。而先懼共出君子。君子之中庸也。句。其實止與小人對勘耳。出君子便是入小人。更無中間一種。文。字。題止如此。而文能副之。則是先民第一種文字。吾所不懼者。正恐題未必如此耳。問如何見不

如此曰。小人之中庸句。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看此文意。要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是不如此處。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君子之德。兼性學說是。看註中君子曰德。小人曰心。則德字自兼質學講矣。

君子以德言。後來學者都在此住了。須知這上面正難。

湯霍林。君子時中。分兩層不得。然又不得合講。白文明下而字。

一轉。故註中特以又字清之。如何分兩層不得。此正講圓融悖傳註之說也。

陳子龍文。以時中為用。則先貴于立本。此章引聖言以釋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文却倒縮重君子。於理無礙。實失章旨。蓋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大

正編

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大樽將時中看做君子。應用機權。故反輕置耳。

時中二字拆不得。

君子只是說个好人。時中只是說个做得恰好的事。無忌憚亦只是不中庸耳。語語射定。無忌憚講。方見重而字。時文多放開說。

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船去矣。

君子不頓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字不出。時中即不從戒慎恐懼得來。不從戒慎恐懼說時中。即與下無忌憚無關會矣。

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木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獷。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

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時中正對無忌憚。若將戒懼意講入君子二字。而下截只道得個時字義。亦解題未精融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為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于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兼中庸。中字根戒懼恐懼。方是一滴歸海。水屑不瀦。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徐為儀。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為戒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說約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九

正編

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懼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此解最確。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講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懼恐懼。正解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懼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懼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懼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

戒懼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人莫不飲食也節

此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無窮。纔見指點領會之妙。每見近文通篇某講道字。複疊上文。至末略點意趣。索然。或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為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癡人夢語。不直腹痛矣。

陳曰。人莫不飲食。書法與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政同。若必從飲食轉到不知道。又礙數層矣。贊天地。正是贊仲尼。說不知味。即是不知道。正復不同。彼是以彼警此。此是以小喻大。仲尼天地分明兩大。說天地即是仲尼。故補仲尼。成蛇足。飲食與道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編

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警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故必須轉出道來。正在層次賓主分明耳。陳說非是。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吞上過也。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也。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道字夾和警說。或于題外另講。不是對論說相輪。即是畫蛇添足。語脈盡失矣。

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人都混過。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上智慧。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人亦都混

過。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節。及孟子智譬則巧節之理。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親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編

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為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為法也。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

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若說舜止靠此以為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須兩邊說透。

惟大知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益大。

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為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

大處。非舜之所以為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

以與此。便得此意。時文竟似舜單靠此以為知者。誤矣。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

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為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眾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知之所

以尤大也。舜好問而好察。適言此舜字。即統下四句。與末句作呼應。若粘住本句便非。

此章重行處意多。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佳。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問察只是無遺。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編

歸有光文取善貴公。而不能精者亦同歸于私而已矣。評此言甚精。可見好問察適處。便是聖心之知。

兩好字難。正是舜之所以大智處。

問察以成大知。無不解道。正惟大知故能好問好察。此一層不透。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著大舜身上。

好問察處。正是大知。說做疑了問。不是舜之問。說做沒緊要問。又不是舜之好問。

四句逐節說出。問之中。雖適言必察。是蟬聯兩層。若看做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

適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文一步緊一步。

陳龍文持善惡以用人。云云。善惡指言。不指人也。若人之惡者。則四凶堯所未誅而舜誅之。聖讒說殄行。侯明撻記。象刑惟

明豈得隱哉。不自用而取諸人，亦謂用善言，非用人也。不體認註義，都成亂道。

執字極方，須看得圓。兩字極板，須看得活。端字極偏，須看得全。

兩端都只是善邊事。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執是衡辨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閒別有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為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暨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調合兩端而為中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王編
用中不是參和。

執是執用，是用若謂不必分析，不但不識文字，并說壞了道理。自己憤憤猶可，直是誤人不小。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為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眾人適言，正為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歸有光文 中道散于天下，惟擇之審而行之至，則天下之中。聖人之中也。子靜伯安不肯此句，故終身墮魔外而不悟。

子曰人皆曰子知章

陳子龍文 云云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上半段乃比與體與中庸之明行無關係，即上半子知，亦不過自以為察知禍

患耳。初無以智害人而反受害之說也。

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鳥喙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鳥喙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章

正為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個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呆贊顏子，便失其理。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著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得一善，只是一二之一。有將一字說入玄妙者，大謬。

一善說得太玄奧者固非，一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服膺不徒是心上記得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

不及者跂矣。反覆玩味言外之神，方恰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強章

子曰南方之強與節

一望三與字平也。然翫抑字語氣，則而強與南北之強，自見側勢。又細翫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又自有側勢。此無他，只緣意中先有一子路在。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概。乃是君子之強處。

歸有光文 云云 艾千子 時文以致中致和為此節和字中立字滿

紙可厭，存此正之。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先儒之說具

在千子之評甚正。後有評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黨錮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強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為內為精。以事物世故為外為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

時文不通。使學庸白文。竟重用一字不得。如和與中立。與中和之義。何涉。而近文每見撐撥。不知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強之矯。重在下半截。而字不透。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一片矣。

兩而字有分看。側串看。合併看。顛倒看之理。

曹原交流有二弊。知人之不足禮也。而故諧之。其流為玩世。知性之無可制也。而故逸之。其流為蕩情。晉人高處總不出此弊。而陸沉由之。至今中于士大夫之心。而塗毒生民者也。

中立尚有私見客氣在。子曰素隱行怪章。首節。

彼蓋以平淡無奇之說。不足聳一時之聽聞也。而必出于非常可喜之論。後之著書立說。以簧鼓一世者。其心曲被此道盡。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倡。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閑關錄。學部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

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不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事。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乎中庸句。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為弗已。白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遷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將兩句強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難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遷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孟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美

正編

唯聖者能之。即所謂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兩句。乃見能字全理。註語甚分明。若只贊不悔遷世。何足云唯聖能乎。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為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為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為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空贊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為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

末句颺開。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他人轉說轉遠。似于前而數章作復刺語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終
中庸

毛
正編

呂子評語 正編卷三九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九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通章只在道體上說。黏住君子便鶻突。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

首節

傳際泰文。君子之道有所兩而兼焉者。云云。隱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文竟看成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關異端。不知正墮入異端之旨也。大約禪學以隱為宗。以費為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為宗。以費為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焉。曆間高頓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為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即此文所謂兩而兼焉者。蓋當時諸先生議論淵源本如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編

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須知即費即隱。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人意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奇。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處。正自奇。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例看。方說得費字完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方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闕少。然在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兩邊皆同。徹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界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稀奇事。便不明語意矣。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二 正編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為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耳。

小原與大一般。總是費也。以物言之。小與大異。以道言之。小與大同。詩云。鸞飛戾天節。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茫自失。此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

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却正在糟魄煨燼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鬼國。

自古體道多在靜處。觀道多在動處。此節即氣化上看出此理之察。

云云。此題形容心體活潑。昭著兩開。方與君子之身相切。見得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專講陰陽化機者。非是。通章始終只說道之費。並不在君子身心上看。即文止文中。有身心語。然亦言此理之具於身心者。無不散著於上下開。非謂君子以此用力也。兩開無非道之昭著。心體如何昭著於兩開。此千子杜撰謬論。終日譏禪。而不知此說正為禪所誤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套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獨根源在。喫緊為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

是兩重公案也。信乎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真消息耳。黏

金聲文。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不載大。故為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為不知其飛。魚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淵焉精於飛魚。精躍意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歎於人。而人亦無以傲焉。魚則焉。魚察也。文下。遠邇高卑。子臣弟友。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鴛鴦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鴟鵂。莊生皆以爲逍遙遊。固知焉。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察。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隔甚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于子不知禪。反爲所瞞耳。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補密實。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四

正編

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計。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復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複衍也。

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

原只指道體。不黏君子。體道意自在言表。

焉。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此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

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此察字在天地。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邪。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卽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卽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五

正編

此節是結上文。依註發揮明了。自然關切。先輩於題後另歸重君子作結。雖於本文不傷。也只是信章句道理不及。巧作狡獪耳。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卽括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府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文下。造端猶言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卽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開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于子之言非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于子言。

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卽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閒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案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六

正編

評家云。聖人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邪。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邪。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學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卽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閒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七

正編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鴻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不曾做得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無處不充滿。正無空隙。如鳶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俱包裹在裏。

不是離小爲大。只總籠看便是。及其二字。原根上句來。

隨處皆是。故曰察乎天地。看鳶飛節自見。

言天地中間無處不充滿也。非空指天地兩位也。

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先後分合之

理釋然矣。羅整菴一生疑團。今日如桶底脫。

子曰道不遠人章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他處詩辭點撥得。此處詩詞點撥不得。略加一兩個虛字便侵下故也。

執柯三句。是上文轉語。又是下文興語。

此節書之與摺全在說詩一段。有雪隱鷲飛之妙。

已不可云遠矣。然以為猶遠者。由其胸中自有極不遠者在也。此

猶字正與毛猶有倫。猶字相似。

抑其過歧其不及。無過不及為中庸。中庸人道也。於第一個人字

提開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得

淵源。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八

正編

陳子龍文道本自然。然而有不能自然者。君子不幸而生於人之

後也。君子生於人之初。亦不能自然。生於人之後。亦妙合自

然。何不幸之有。吾觀君子創立紛紛。要使其足以為人而已。

使其初未嘗有變。豈非始終自然乎。生人之初即是變。至今

始終亦自然。此皆異端不知道而以太上為言也。通章總為

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入之道還之。非以我之

人理治之。所謂以眾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

改而止方說者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

令其遠人以為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文中以自

然為道。故於書旨不甚清切。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眾人望人一句不出。翻

入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

該庸眾。然民可使由之。如為子之必於孝。為弟之必於悌。豈可

云不至於大不孝。夫不悌便已邪。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

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誑語。以眾人

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

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

義。只如此看。

補遺章又人既自治矣。而君子猶多為治。如誘以禮樂。董以兵刑。

云云。評纔見以人治人。不是將就便了。然實非分外事。

匹夫亦有治人之道。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

治人。何不可者。只為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

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九

正編

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

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公共的。故曰本天。可知外

而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底理。

事君不在君上。求箇忠底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

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

盡矣。程子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

在心為理。亦即此謬。

金聲文今之學道者。皆以為實有一物焉。可藉以治人。何拙也。評

禪家這些子。又不是邪。但不欲以道名耳。他黏著道理。便怕礙

人者。正坐不能知道耳。吾以人治人。以人改人。人之心思力

量。蓋已確然。其可以自理矣。又於道何藉焉。豈道果另一物

邪。正所謂為道而遠人之言也。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曆開最。雖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闡。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

以人治人句。原可兼人己。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璿以為因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為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三字費解。故云爾。

忠恕違道不遠節

此忠恕是說學者事。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十

正編

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

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

歸有光又忠恕者求心之術也。求仁求道。獨不可只言求心。

施諸己二句。註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

忠恕與道有分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己二句。與忠恕又有分

合。要各疆界。絲毫。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間。施諸己二

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此中賓主次第。然有義理。蓋脩

道以仁。求仁以忠。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

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如此節節推

去。其分合之故。亦瞭然。意象矣。

君子之道四節

惟夫子謙詞最難體貼。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

本無不能而姑為謙讓之言。則是不誠之尤。愈非夫子身分矣。要見聖人毫無閒然。而所謂堯舜病諸者。竝行不害。方是善言聖人。

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以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句束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若此處一滾直下。則末三句。竟是曼情割肉。自責乃反自與矣。且言領行二句。前後。又如何闖入君子邪。

楊以任又凡人不可一世之意。不得不為父而低徊。此意好的。則豈為父貶。此意不好。豈勉為父禁。天下無可奈何之說。獨

不可用於人子。此說用於臣。則弑君。用於弟。則戕兄。用於交

遊。則賣友。豈獨子不可用哉。有兄有弟。而形氣分矣。有兄有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十一

正編

弟而妻子故紛矣。兄弟多故。原於此。分者翁之。紛者樂之。

皆於弟子責之。兄固有道。能弟則能兄矣。止問吾何以子

兄也。寧計兄何以與我也。程子解無相猶矣。義謂只相好。不

要斯學。正明此意。施報起而情衰。先後明而誼薄。友所以不

古也。此乃老莊之見。施報如何不起。先後正慮不明。事父

事君。事兄之君子。朋友固其後者也。事親當知人。獲上在信

友。原無後之理。賢人傑士。天之所以遺天下。而吾得之以為

友。云云。何必如此說。即一介下士。誼亦如是。不然。尋常鄉黨

間。便當後施邪。脫友謂我能。而我不能。則賣友實甚。我許

之而不能。以比之賣則可。若此言。則友不知人耳。何以狗之哉。

陳百史常觀其聖論。與後世情事夾雜成文處。後世情事未

嘗不可發明聖論。但須以聖人之義理為把柄耳。今其胸中有

最上一著則斷絕情緣本無往來為之宗而於世間法又不求
事理但取血性率真意氣激烈為之用故其夾雜成文處皆與
聖論無涉

難體貼在下半節上四段正在自責忽然接出庸德二句中開更
無轉遞故拘語句者多主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脩身上自謂
得口氣不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費起周折仍舊增添
語句則於口氣仍未嘗得也看註中以自責自脩一句畫斷上
半節後繳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
德之上中間自有一段意思

自庸德之行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讚君子而責已自勉
之意在其中看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

顧麟趾蓋嘗妄論此節自庸德之行二句以下當急口讀之君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二字文法為倒出註於頌行頌言下云君子之言行如此則
上八句自然一口急遞君子二字為倒裝文法矣麟士何得勤
冒為妄論邪**楊子常**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
庸德以下是勉人細讀胡不語氣較合**評**庸德以下總是說君
子而自勉意在其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饒氏之云
徒生支綴

末句本緊指庸德以下六句慥慥只就行德謹言說非統贊也亦
非從言行勘進心神一層也

慥慥不專指心是指言行數句而言
慥慥二字直從庸德句貫注下來君子一句是倒裝文法不是到
此方省得是君子而歎美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首節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
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
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為耕農夕為天子其素不二也從過去未
來顛倒回互看出止有一個現在之位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
看出君子止有一個素位之道方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
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
胸中卑汚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有義不可妄
求一是有命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
公私之閒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

素富貴節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程而入裸國也或問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
個甚無入不自得是得個甚却不反為僧總駁倒邪

在上位不陵下節

此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
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邊無非坦坦處故曰無
怨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
正為願外者搜根刮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
不願外極頭

首四句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
己字從外面求人四圍逼攏看真見得外無可願處只有正己忙
耳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

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為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覺有味。

不正己之不求。不算不求。

就物以求勝。必逐物以成移。是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而其外隨之也。云云。從為己為人分際。針砭學人立心隱微深細處。不啻血流涕洟。情講到正己真實工夫。却只成空架。不得不道人高玄一路。可知陸子靜講科舉義利之說。亦能使聞者感泣。而無解於其黑腰子之魔也。故學者須步步向切實處討下落。不然終不免陶菴所云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耳。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

歸有光文世惟營營於外。而所以自視者常不足。是以覬覦於非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編

分而責之天者無厭也。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

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變動不居。無非居易。

居易不是泰然無為。

直到樂天境界。都是居易。

二氏之曠達。非君子之居俟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本文只論射。不推勘君子。

孔子只論射而比之君子之義。子思只論君子而比之孔子之論

射。各人倒說不得。

夫子自言射。射是主。中庸引言君子。射是賓。

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個反求。從人所不見。不媿屋漏。直到無聲

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直是天淵。反求直是聖人立命之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高遠卑迥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即在卑迥。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迥。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迥而妄為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迥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迥上用力。逐步積躋上去。行得一步卑迥。便到一步高遠。卑迥不定。高遠亦不定。卑迥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編

迥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

序也。惟其高卑遠迥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

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人只看見兩頭不曉得中間實地。故意字

都落影響

白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

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

闕遠。故指向身心上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

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作此題者。動云高遠。即在卑迥之中。但

求之卑迥。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

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迥

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迥。便得一步高遠。迥

遷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偶舉一事做個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又何必於不遠人外懸牀架屋乎

首節

遠邇高卑只在行登處說

此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處也

著力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即高遠高遠即卑邇者亦非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說如此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去

正編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從要順父母推出所自便失神理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嘗謂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

附妻子好合二節文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而溯及妻子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及父母皆無高卑遠邇之見也子思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發明矣嘗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

之象道無層累而有層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生者也對待者漸進之極際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山而不至也層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層累亦不已故當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斯不至者亦馴至焉此其故虛擬之亦可實證之全舉之亦可曲喻之如吾言道而有遠邇高卑而對待之象視此已行與登必有自而層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過焉者立一高遠之境以求之卑邇之中而不可得也則廢然返矣即不及焉者守一卑邇之說以求夫高遠之忽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廢然返矣何則是猶見於對待而無見於層累也是猶見於層累而無見於漸進之實也無已則與觀於棠棣棠棣言兄弟也言兄弟而忽及妻子矣言妻子而又及兄弟矣則又觀於夫子之讀棠棣棠棣言兄弟兄弟已也言兄弟及妻子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去

正編

妻子兄弟已也而夫子又忽及父母矣是說也可以喻道矣天下一事必有一事之理而一事之理既盡則必有不止於是之用萬事必有萬事之推而萬事之推無本則亦終不得彼此之通今夫妻子合而兄弟翁焉妻子若卑邇也兄弟若高遠也兄弟翁而室家宜妻帑樂焉兄弟若卑邇也室家妻帑若高遠也妻子合兄弟翁而父母順焉妻子兄弟若卑邇也父母若高遠也由此推之當其未合與翁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未可以為卑邇也及其既合與翁以及於順已必有不止於是者父母又不可以為高遠也若是乎高卑遠邇之無定位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必有實功也道之有序亦若是而已矣得其意而通之妻子兄弟父母皆道也而皆不可以盡道也何也就詩人言之妻子之道也兄弟之道也亦不必其為父母之道也若以

為父母之道有不盡於此者矣。就夫子言之。妻子兄弟之道也。父母之道也。不必其言。君子之道也。若以為君子之道。又有不盡於此者矣。然而有順推之勢。無逆施之理。有不期之效。無失實之功。大略然也。然則君子之道。又豈外是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從之顯於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六

正編

首節

鬼神兼事物身心說方盡。

鬼神之德正在這曲伸機絨上看。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三句纔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個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成兩件了也。

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遺。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問體空之說如何。楊子常稱其無形亦體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即物。

也。天地開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為皆物也。此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耳目便以氣行。若鬼神亦無於人之耳目。而原非無於耳目。評

者。也。耳目即自體。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寂。苟有隕落。有消寂。則其體不堅。而有不實。至若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壞滅者矣。其有乃不更實哉。隕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賓以肆祀。則能通其感。應。何於善淫。則不失其禍福。昭昭乎為物司命云云。此等見解。不但儒者鄙之。亦為禪子所笑。依他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

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洞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

又言。鬼神之才性。好何善而察惡。云云。子有老友。每呼人為鄉光居士。或問之。曰。鄉下光棍也。何以稱居士。曰。凡鄉下光棍。必為僧人募施漁利。必拉佛會放生。講感應篇果報。造神鬼靈。顯誕妄。以動村俗。故云。聞者皆笑傳其言。不謂文人亦止得此。鄉光居士識見也。

使天下之人二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睹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九

正編

羅萬藻文凡人皆具鬼神體而不宜更作鬼神念射度二念但觀

其岐未觀其體其意暗照下誠字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

鬼神此義在上文兩節內發或末節後推論則得若此兩節實

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

也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

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正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

忽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即戒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

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拚誠字

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人

心當實又是言外義不可反客作主又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

神不傷即其隱隱體物者是也若以為人而別有鬼神使之是

衰世之鬼神也鬼神使人祭格之理不分盛衰之世皆然衰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編

世多幻妄之鬼神耳盛世之祭祀豈無鬼神哉其意欲專指人

心反昧書理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

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

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夫微之顯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

妙全在四個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

是天地開靈機妙用極杳冥恍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

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

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拚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拚九字是統言鬼神之

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開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

人身上動止云為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

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黏煞祭祀則受訓詰之蔽矣章句云不

見不問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即顯也隱即微也

微顯二字作兩截說便無之字矣若只作微顯無閒寬套話頭又

是顛倒說得非微之顯也

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一順一逆皆是併說其

實有便是誠

顯者之不可拚如此也鬼神之體物也微者之所以不

可拚如此也誠之體鬼神也細看欠妥微顯分誠與鬼神不

得誠體鬼神乍讀似可喜乃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

歸有光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為屈伸為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編

往來是固有不能自止者而發揚昭著之如此信乎天地之貞

觀隨在必察而所謂物與無妄者於此得之矣又于誠字即

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依先輩作文何等直截

停妥謂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為德猶言性情

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

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

說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

舉其中此太僕之妙於言誠也若謂其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

理矣於此見于子於此理猶隔壁聽在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即不知其

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尚有疑礙則

猶未達此關也。

文南今之論鬼神者非意其為誕則駭以為怪不知天地間實有此消長之理則實有此消長之氣所謂實有者即誠也。自其氣之合散謂之鬼神自其合散之理謂之誠其實有此合散者即誠也。誠之靜而鬼生焉誠之動而神生焉其一動一靜者誠也。評一動一靜者道也。鬼神之德也其實有此一動一靜者誠也。物得誠為始而來而為神矣物得誠為終而往而稱鬼矣其能往能來者誠也。能往能來其能只是鬼神實有此能則誠也。疑鬼而疑神者總之有形之屬無形者亦是。食陰陽之實理以成其聚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是也。云云。如此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頭說個盡但須見得合一處耳。於鬼神看得精者太精粗者太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響要之他看誠字先不甚確若云理之不可拚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誠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誠在天地之間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為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葉龍泉謂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為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為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

間孰非誠之為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為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鬼神而實天下無不實者此意看得分明如此夫三字自活。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為下半部誠字張本於此實見得個道理如此夫三字指點語意百倍精神。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為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在靈奇恍惚皆為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實有則誠也須見得分明。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登高遠來蓋高遠莫高遠於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為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為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看透借鬼神揆出誠字之旨離鬼神說黏鬼神說都得如此夫三字指天畫地說來其聲未寂。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為大故引夫子此言。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為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却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

中庸

正編

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于中庸之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為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為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為本而孝為末。則必為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為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章意只就說孝。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即是大孝。非所以為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證之旨矣。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開階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

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知此則首節德為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即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中庸

正編

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首節

聖人未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只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為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為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為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為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

自為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為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
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者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
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德為聖人。尊富饗
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
不知德為五句。卽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
曰如子言。則德為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
與後德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
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
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
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極至。以此為聖人。以此為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
為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為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卽下節
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鯀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
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卽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
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為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
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
為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
極至之意相反矣。

舜之德為聖人。止一孝成之。看典謨所稱自見。
唯舜之德為聖人。純自一孝做來。故中庸獨舉之。
只是以孝為聖人。不是以聖人為孝。
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為孝。

徐闡公德為聖人是全句。尊為天子非全句。德為聖人五句一
例。安得有全句。有非全句。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卽下文大德
字也。德為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
者固非。卽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為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
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為主為綱者也。
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為賓為目者也。直當平舉。
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為孝也。或謂孝為聖德
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為大
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
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四 正編

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陳際泰文舜之所宗者堯也。則謂己之祖宗何。祖宗原不改。又
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既得舜之
天下。亦必遂奉舜之先。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
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為祖宗。而皆以天下為餌。豈復成聖
人乎。唯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命文祖。
無奉堯之先之事。舜受堯禪。其子孫不失為大國之君。則禹
受舜禪。子孫亦當不失為大國之君。此義不甚悖。然不失大
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為子孫之保哉。○饗保之福
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
無此事也。如大士言。舜切切為饗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
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為

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
饗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陰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
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曰
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
終祖宗。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
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
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
唐虞廟制義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節

大德者。大孝也。非根德爲聖人句。泛說德也。脫了孝字。講便與全
章大意不相關矣。

此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五 正編

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卽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
皆歸本於此。一句泛論不得。

此節大德指大孝。末句乃推廣庸行言之也。

故天之生物節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裁傾。不可對德字。裁乃對德也。

詩曰嘉樂君子節

此是引周詩。不是證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却指周。詩文未
免說做中庸亦引來指周矣。

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
以見道之費。虞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

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鍼線。則文王之詩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
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
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通章只在舜論。不必增出周來。
到此原是說舜與周無涉。

甚帝王尊號。秦以後事。詩中多稱君子。豈獨嘉樂也。此說陋
天之祿君子也。其因在德。而所以然之故。不徒在德。德亦
一人事。一人了一人之局。天必無此隆施也。宜民人正是德
之應。德豈是一人事。自了原不是德。此等議論。亦自佛學中來
若非嘉樂顯顯卽人卽天。而曰以獨知之地。潛與命通。吾未
見必得之明徵也。如此說。直疑殺孔孟矣。引詩只取德命以

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達天。則無時
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漏不足憑矣。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上大德必得靠舜說。此大德必受籠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
總結。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
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
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
理。須講得通透。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世無大德之人。卽天命無所屬之矣。世無受命之人。卽
權謀有所好之矣。卽孟子天下無道。小弱役強大。亦天也之

說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歸。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大德不是為受命。只大德必受命。命即在德內。

命原是聖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

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附嘉樂君子二節文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傾覆。物之於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七

正編

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言費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覆。如是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視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為物之裁者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為天之培之者也。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乎裁。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近也。而又不然。天無為者也。以人之有為。而天之為著焉。亦人為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為有為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為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固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

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一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

天。言令德之君子為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寵貴為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

大德也。德人所主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所主。而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既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惜其所

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繼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

以興。小不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為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

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八

正編

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移其氣數。故無德可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為得天之難。而不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氣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既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庸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嗚呼費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開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

又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

以證中庸者子思也。荆川文時中無忌憚等語。吾終病之。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為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為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回之為人。子路之問強。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貼合智仁勇道理。父母其順。夫子自言詩。又何曾為道之遠邇高卑乎。固哉艾子之論文也。

首節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靠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為而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九

正編

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為。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作述俱在德業相繼處。不以取天下為說。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武王繼太王季文王之緒節

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為而為。在後人觀之。太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續緒焉耳。

續緒專指剪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剪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機。言欲避剪商之

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剪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為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闊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為。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續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續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為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顯名我所固有。特不因是失耳。不失中自有學問本領。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十

正編

不失兩字最難寫。輕率不得。又斡旋不得。世人不曉此義。便有輕于非聖者。原其禍本。是自子瞻論來。蘇氏文章。害人心術。豈淺評耶。

武王末受命節

世純文。武王既沒。道在周公。公引人臣之分。亦可委遠時柄云云。評人臣也。委不得。使周公是異姓亦然也。文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文文武各無闕欠。周公自有成之之事。文可以創置。創置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於有以見異。以明新朝之深恩。理當然耳。豈謂新朝必須見異哉。此等論頭。即害道。文事有所繫之。而後重繫之。文武則無專已之嫌。周公制作。原不曾繫文。武名下。不會避嫌。此論亦害道。功有所歸之。為安。歸之文武。則有不忘之思。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為。為文武之所不及。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姬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功弘矣。被之以德。聖人所以高其遵德以為功。一倒說則德成假矣。

此是孔子敘論周公之事。語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立說自解。亦不是。史臣紀載筆法也。強造一番淋漓隱痛之言。都是後世人心迹。聖人如青天白日。用不著一分陰氣。

又章。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觀禮意。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以稱天以諡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此實理非權借之法。太王王季。於道當王。故可稱天以尊之耳。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固文之祖與禰也。此說稍曲。交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七

正編

追王之者。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獨以情而議。而又兼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後世議禮。只講情耳。周公直以功德當然。非又兼之謂也。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淵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為盡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為文王。故追王正文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為王者。而為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文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處正下章發源。但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為制作之本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七

正編

首節

章大。指達為變通。誰非變通者。究竟達亦大之義耳。評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淨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越說得粗淺。達孝理體愈高。大力知變通之非。而仍以大釋之。其不曉通謂之義。亦猶夫人耳。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為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為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夫孝者節。

夫孝者三字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為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善繼述所該甚廣。據註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粘於伐商立論。乃時文之粗也。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繼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為訓也。人多貪發上章。呂子評語卷四十一。中庸。正編。

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詞。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繼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為績。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于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此章須明此義。事志只就禮制上說。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春秋脩其祖廟二節。

不是以春秋二節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耳。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祧主時禘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禘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成在耶。

宗廟之禮節。看此節禮制。子孫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禘禘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于太廟。則非春秋各廟時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為一也。太廟坐位與屋制不明。而以後世擬議。則北牖南向。南牖北向等。呂子評語卷四十一。中庸。正編。

語皆可疑矣。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為行次也。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浹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費處。到末節明乎郊社數句。漸推開闊。遠作結。此節勿即夾入封建黜陟。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踐其位節。此節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為王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歎。而武成後乃為孝哉。當稱文考。

秦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不可以時說害正理也。

陳蔡云云。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固。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大士看孝字。只好用在文王。故其說如此。不信指先王固孝之至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節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五

正編

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只就制作精備處。見武周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況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為推開乎。

郊社禘嘗之於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得個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今人看道理。只是所以然處不的。

黃厚耀文。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為祈穀。十一月行之為報本。而總必以陽之類求天。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而總必以陰之類求地。明此便知併后土不得與天地陽先陰後者也。即有先後必無合併。後世天地合祭。漢始于恭。唐始于嬰。故蘇軾主合祭。而劉安世力詆其說。然事鉅費繁。人主之出益不得不疏。故合祭非得已也。論大禮只合在道理是非斷定。豈可遷就向功利去。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刪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蓋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為高。雖見亦必反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六

正編

之。於是曲說橫行矣。附菴亦未能免俗。而又濟之以典贍尤足。以警世。然非陶菴之幸也。

不言后土省文也。註中明白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撇開后土。直是不曾讀註。

五峯以為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為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為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名詁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陳際泰文。大報天而配以祖。而五帝六宗皆天神之分合而主之者也。故以圜丘饗之。天神非上帝也。乃四時五氣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之屬。大慶成而配以禴。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為

尊。至於社則地之尤卑者也。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即是祭地。但諸侯羣姓亦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祭於方澤。致地示物。彪也。而社不與焉。此是祀后土大祭。而天子自有社祭。亦所以祀后土。非兩示也。祭有大小耳。五歲而禘。所以本始出也。故王公與焉。始祖配焉。而審親與別尊。所以因之者也。大禘只配始祖。無審諦意。審諦只可訓禘禘耳。極尊尊而配以祖而已。祧未祧。皆始祖以下而昭穆之者也。故以禘祭祭之。若時禘以禘為尊。則嘗亦有禘若大禘則又未嘗禘也。極親親而合以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為尊。至于嘗則祀之尤卑者也。亦不卑。惟嘗祭無樂。則嘗專為飲食而已矣。非為儗鬼也。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文明禮義者明。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 正編

有禘諸侯只有禘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併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大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禘。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嘗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眾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為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為貴。禘取尊遠。禘取合祖。豈以廟主之眾寡為大小乎。如園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亦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為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為商大禘。雖為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為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豐稷。祀所尊而但領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為大禘。豈禘祭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為

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微詩。其以為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禘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魯稷何為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祭莫大於禘。論語中夫子謂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嘗乃是四時常祭。舉其一耳。嘗祭小。禘祭大。今人徒欲對仗相稱。既于嘗祭補出禘祠烝。因于禘祭亦增出禘祭以相配。不知合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禘禘嘗禘烝。則禘亦曰禘。烝亦曰禘。呂子評語卷四十。中。禘嘗亦曰禘。將何說乎。此向來假借沿襲之誤。

羅漢文禮與義相廣云云。禮便有義。何廣之有。看註中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分明的當。必不遵信。強生支離。徒見其不通耳。

從來禮家只成得碎學問。須是明其義。
黃厚耀文此之為禮。起于未始有治之先。評有禮即治在其中。理無先後。但明與治有先後耳。

陳際泰文人必有天。而天子祭之。諸侯不得以分干。此何為乎。云云。評禮義豈正名分之云乎。禮達於治。義蘊其精。當于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為有魯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為主。而後微及名分為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盡物。安用更明耶。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孝之實也。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祭之本也。後世尊親之禮。未嘗不極其隆。却于此義無當。故于治國亦無關。

哀公問政章

故為政在人節

此節緊接人存政舉說來。要看首句故字直趕下語意。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此節發源。取人而脩。道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便實證。則是若謂要避下文。而併入取人中說。妄謂此處脩身又別。皆謬解也。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脩身非專為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取人以身。言有此種身。纔取得此種人。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脩不脩說。人多坐煞脩一邊。說做不脩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即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即脩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脩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脩身為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為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楊以任文。王霸雜用。君子猶有譏焉。蓋道愈盛而仁愈衰也。即達道。仁即達德。盛均盛。衰均衰。無仁衰而道盛之理。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意。脩道以仁句。

開出下文

仁者人也節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此節總為修道以仁一句註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

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黃溥權文仁不可不詳其用。且不可不詳其輔之之用。詳尊賢亦

不是義之用。此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

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

合來祇是一個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輔濟為用

也。

東察人主之量與仁義並大。要當依其先後緩急之序。而後

用不窮也。此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為大。尊

賢為大。專為下三句等殺為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為大就仁

義中指其所重以為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

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惟親親處用力。方到得博愛。此中已隱然有等殺在。

親親為大。非親親為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

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即是理字。其本則

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

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

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

直敢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

此節從修道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

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個仁字。故曰此節

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為二。則為仁義。再分而為四。則有仁義

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

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

而仁以親親為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

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為知人而知天

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

玩。只為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

看也。

或謂荆川文單扼修身與層遞語法不合。不知此節層遞語法不

同。倒縮至修身。正是得語法處。

此節為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

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

脩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為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

故曰此節書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

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

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下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為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脩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級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錢之壽文 自人而言之幾以為有厚薄惟我高下惟我之心而亦知皆天為之云云此儒釋本天本心之分也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稍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陳際泰文 人主之孝與眾人之孝不同云云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閔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牽隘矣不道即匹夫事親亦不可不知人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遞不得不如此也

將四句一滾急遞看去一滾倒轉看去則思知人句不消幹補疏闕而其理自圓也只在註中兩箇又字看得精細

陳際泰文 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眾建而為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眾建而為臣評所見者太可知君臣從天來非詐力之可強制也

章世純文 父子之相與天地托焉以衍古今者也夫婦之相為天

地托焉以寄生化者也昆弟之相差天地托焉以廣旁生者也昆弟也只在衍生蕃育為道則三倫只該併入夫婦一倫耳且止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何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開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縲索天下者耶其矣其鄙倍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為朋友父子亦可為朋友兄弟亦可為朋友夫婦亦可為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

超出三界故求脫離人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僧俗禮拜于下叢林分職辦務墜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偏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為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蓋其說本於陽明而熾于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

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或生而知之節

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提清。一也。根源自見。時文混混沌沌。不知知行箇甚麼。

六或字。兩一也。總為下兩等人說法。另提出生安。則此意分外分明。

放置生安。驅策學利。並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

章末愚明柔強結處。關通聖人望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

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

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流俗所壞。

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即時文不肯學做

好時文。亦是愚柔之至。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

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

也。

及其成功四字。有多少艱苦在。莫略過。

開口便敲煞一也。兩字。翻使展身無地。不道成功兩字。談何容易。

及其兩字。正是功候到十分滿足時耳。

好學近乎知節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

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

質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恥與知仁勇相關。近之所以

然也。好與力與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近之功效次第

也。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

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猛厲。

陳際泰文。仁者使於人不使於己之事也。故人主自然行之而不

能。而以天下之故勉其力。已誠有所累焉耳。云云。先將仁字

看錯。只作得惠術說。又講到使人不使己利己並利物。則純是

人欲計較之私。連惠術都是假貨。正與仁字遠背。此不但不懂

孔子之所謂仁。并不懂退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言凡有所知

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于心。非行仁之謂也。況其所謂行仁。又

只講得行仁于天下。與自己身心毫不相關。與上文三達德下

文知斯則知所以修身全無理會。即其所謂行仁于天下。亦祇

是世間鄙俚勸善書所云做慈悲利濟好事耳。非聖王之仁政

也。未有聖王之仁政。而便於人不使於己。天下利而已有累者

也。又其講力字。人以為得激厲哀公柔懦意。不知說做了近勇

非近仁矣。

上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此三近為勇之次。勇即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

知之知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節

大匠作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榑榑榑。居榑榑。無不備具。顧其間先

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倣而為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

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

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

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

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云云。至天下畏之下。又有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為註脚哉。

修身則道立節

原是修身以道而身修則道立。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天下之有道無道。觀一人作君作師之身耳。上失而求之下。雖忠臣孝子。不能起其敝也。朝失而求之野。雖端士大儒。不能振其衰也。程朱其奈之何。人言朱亡於道學。不知朱亡於不用道學耳。

三代之際。略于言性。而詳于言道。一切超器之學。隱而私之。而一效其事于修身。明乎私者之無與于物耳。評修身外別有箇性命之學。要隱私。又無與于物。可知其胸中畢竟以禪為高妙在。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賢不混大臣。尊不混敬。不惑是從尊賢得來。不泛從賢士大夫說。即尊處見不惑之心。方極精切。

又陳文。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絕其萌芽。此大計也。雖致小怨焉而有所不恤。漢時議論。豈可入三代。三代封建。非一姓之私也。蓋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陳子。謹事之將定。大臣之事也。事之已定。人主之事也。已定後亦賴大臣不少。如曹參守法。豈非大臣事哉。

威權。狎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忽相因。君雖有小明。盡於忽矣。簡於其臣以責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猜。臣雖有遠智。詘於猜矣。眩有二端。其在君者。人共知之。其在大臣者。則獨此文及之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為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懷之與畏。自是效之自然。若謂為畏而懷。便是五霸假仁。不是王者之懷。

楊以任文。政固不舉之朝。其于二三友邦也。乃可專用德矣。云云。評九經序次。以內外遠近排來。非謂至此纔可用懷也。如所云。則懷前另有作威法耶。抑上八經是威耶。所見只坐勢字。故雖根本修身舉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貊。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

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方見凡為天下國家不虛。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屬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為得。蓋當時勢能抗拒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崔苻好究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為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為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煞。做舊懣。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豈是三代懷畏氣象。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于仁。以下奉上出于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為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為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題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體用具足之義。

熊伯龍文。文武之與由藩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為天下與為國家也。何以異。此宋祖由藩鎮而廢藩鎮。成祖由親王而錮親王。皆私意起見。非文武之政也。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邦之心。則天下之視其主。與視列辟也。何以異。此義却是天下無王。則霸者得以威天下。

會王孫文。相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強而見勢之弱。遂以弱勢議先王而忘其強政。是未明于懷諸侯之效也。可見封建論之謬。唐之藩鎮。自失懷之之道耳。唐之亡。于藩鎮何尤。

齊明盛服節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命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為此九經也。若為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為天下國家而脩身。其脩身已偽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于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章世純文。敦本崇源。將以為可推之恩也。且夫卑其親者。無尊君

焉輕其親者無重君焉。親親為他人而親。其理既倒。誰到尊君重君。一發是私心。連仁之根斷矣。吾特祿位以為仁。至戚可矣。才者可矣。其疎者。傲狠不類者。若之何。用之不窮。莫如好惡。則雖祿位所窮。固自有所以處之矣。同好惡。不是濟位祿之窮者。三句原是平語。如此則好惡句。又分出層次矣。至謂戚與才者可位祿仁之。而疎屬不才。必須同好惡。更不通。疏屬位祿。不過殺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戚。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同其好惡。原從天理起。不從人意起。

尊其位。三句單講一情字。便極真摯。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真摯。道理氣象。越小樣。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

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

正

編

猜忌殘忍。至削奪禁錮誅夷。為王者罪人。即黃屋左纛之隆。龍長枕大被之愛。眷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即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道理熟爛。便見得都是天德王道。上事。

君臣大義本乎天。則敬體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人主私意輕重也。大臣之功在不眩。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

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為任使。

官盛任使。原不是增設冗員。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掾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

辟僚俸。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

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為。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

事不掣肘。程子所謂雖作永安尉可也。

世之所謂做大臣者。皆其焉。外示其經邦論道之文。而內無倚重之實。則上下之情疎。上飾乎陰陽調變之體。而下懷牽制之憂。則君臣之誼薄。三代以後。不收大臣之效。弊病只坐此數言。

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

有何事可為。人主猜忌為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

賓客。自辟僚佐。詞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

正

編

趙普尚能補贖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黃厚齋云。大臣不敢擅權者。所以尊人主之勢。小臣有所役屬者。又以盡大臣之才。不是盡才。亦無尊主勢。意君相皆天所設

以為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濶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尊主勢及擅權僭擬等語。猶是末世見識。大臣之體。則小臣得膺耳

目之寄。以簡察台司。後世用相。病多坐此。甚至以宦官監制。此相業之所以卑微也。

忠信重祿。本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

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

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吝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從田園而來，則宜力之暇，亦念身家。固雖人情，然在臣心中說不得。此等處最關人志識，不可苟。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後生民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哀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

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一篇西銘在。

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換勸字，是合上下兼目與效而言。正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第從臣民意中一寫，便似士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

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

唐順之文：因勤惰而上下其食，類族辨物，勸者不嫌於豐，而惰者不嫌於儉也。豐者不以爲恩，而儉者不以爲怨也。稱事極相懸，總是當此造物自然之道，所謂奉三無私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脩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脩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

凡事豫則立節

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

是豫其事也。豫字中藏有一字。題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其所以爲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今文泛作凡百事爲總要，豫習豫做，與

書義脫離矣。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豫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爲兩箇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達道

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理乃明，而下文文明善誠身，所以爲豫之道，方一脈貫通。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

道德九經必本于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金澤文云：中庸前定，即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說，其所謂

前定。乃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耳。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怕為理所動也。正希見處如此。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先王鄉舉里選之制。即授于平日相與為競之人云云。不是他立說。要復鄉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則信友獲上。皆說人後世朋黨。去窮士。聖援引于所知。達者忌要求于故舊。一部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餘于乎。甚至植私以爭門戶。營賄以廣梯媒。又大奸惡矣。如此文方可說到順親誠身明善去耳。

我苟有家庭牽制之憂。而欲以身許人。異日且為朋友

之羞矣。此荆蒺之義耳。家庭牽制。自不礙于信友。看舜有瞽象而師錫。獲上尚在未底豫之時也。文親之好不一。則順之端甚難云云。順不是隨其所好。順者即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論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肖從而肖之謂順。信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先生大約為其時結社走聲氣。一流抒寫耳。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為杖母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為偽妄所誤。此又足補此文之一義也。

主於有定。則不能通方。而不免於委蛇。主于無偽。則不能禦物。而不免于術數。甚矣誠身之難也。亦不必言其後之不能

誠只是誠到底也。總是錯。故不可不先明善也。其遇善也以純一為誠。而遇不善也以權變為誠。講人作用去。即純一自有裁宜無兩般誠也。自記今人以老成為長厚。以庸懦為養望。如是而亦名為誠身乎。蓋此輩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明乎大善也。大善者。用殺用權皆善也。雲間諸公喜談作用。而惡理學。故所見率如是。蓋其時理學多偽人。無怪其惡。然豈可以此而并亂聖學哉。善豈有大小之分。用殺用權何違為大善。大樽或有為言之耳。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上二句言理。下二句言人。分界斬然而有人。纔有此理。合處自見。誠者誠之者。分界亦斬然而有誠之者。而後見誠者。合處亦見。人有兩般人。理只一般。故下二語可分兩樣。上二語不可平分也。況大旨注重誠之者一邊。連下二語勢原不平乎。

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圖。圖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此句且虛指理。未說到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為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若一邊。然只要完得上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為側重下截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正是借誠之托。背出誠者耳。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

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或說人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

博學之節

五之字根善字尚有及者。五者皆為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誠字根原多拋置者。

此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限盡然。人都將誠之者三字朦朧過去。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不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正編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

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上四句相聯而下。是一串事。末一句與上四句對。又是一節事。問從學來思辨亦當從學問說下。不得憑空講思字。

羅漢文辨所以辨吾思云耳。辨所思之理。非辨思也。行又

所以行吾辨云耳。行所辨之理。不可云行辨。且行則統上四

句。亦不單帖定辨。天下之理。苟有不徹于心者。簡之可也。亦簡不得。但是學問中裏事耳。天下之理。苟有不安于己者。

闕之可也。不安則還當慎思。不切要而可疑者。闕之耳。文慎

思所以去偽求無私之道也。無私去偽。不切思辨之義。蓋思

辨是惟精內事。

學問思辨行。雖人而其真至之神。動于不容已者。即天

果如此。又是聖人之思勉矣。中庸明分天人講禪學。畢竟要合天人為一。只此處錯了路頭。一路道理都不的。

有弗學節

此節是困勉之事。則一能十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不得。總是誠之中人。此處纔分出兩種。

果能此道矣節

此道緊貼已百已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顛預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拈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終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一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章世純文 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既發而有其辨。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邪。彼蓋以誠為內明為外耳。謬甚矣。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迂直各別。須體貼註中虛實。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

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個甚。篤又是篤個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為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曾閔。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箴耳。知而故愚之邪。是為狙公。不知而受其欺邪。是惑厲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遠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為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與。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每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豈惟不識性

字。直不會識得盡字。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掃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漸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林寶文 見有利而後謀之。見有患而後拯之。以此謂仁。謂義。功利之所在而喪其懷來。盛德之不終而忘其彝秉。以此謂道。謂德。其亦未觀於盡人盡物者。自秦漢以後。極治之世。其本領不過如此。朱子謂陳同甫以聖賢事業。向利欲場中比較。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上言性。此換化育。上言能。此換可以有義理在。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閒。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參贊都是實事。不徒作頌子。贊天地。只在盡人物處看。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却在天地身上看。

以後形而下之器也。道器本不相離。無形時。安有上形下處。道即存。如此分開不得。人必不能中立於道器之閒而無所處。則偽之所積日以下。而誠之所積日以上矣。然則偽豈配器哉。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語類道家。旨則經術。此四句只道得氣化上事。雖語近橫渠。然橫渠也多言氣化。不是指聖人功用。橫渠說聖人處。然精實。此却止是廓落之言。無當經術。大約諸公見理不真實。便以廓落為極至耳。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二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上六句有層次。下四句文法急變。道理無層次也。上六句有理。有分殊。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直捷。下四句本無層次。只是疊句文法。人每換演口角。致失之支離。

附此章文

推誠明之全量。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統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兼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

言道首言性。性天命者也。天不僅於一人命之。蓋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人命之。蓋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

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

其性。而物與物隔。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為自

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人岐。人與物岐。人與天地岐。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

盡性於人之人矣。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

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幾也。天下之由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

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為生知。以生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事。由仁由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為天。

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已

推誠明之全量。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統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兼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

言道首言性。性天命者也。天不僅於一人命之。蓋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人命之。蓋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

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

其性。而物與物隔。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為自

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人岐。人與物岐。人與天地岐。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盡性於人之人矣。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幾也。天下之由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為生知。以生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事。由仁由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為天。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已

以推之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事。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遂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育不至。育至而化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即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克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之後。而後見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參天地也。實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實可以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實能盡人物之性。而後謂之盡其性。實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具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其次致曲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陸文事文次不一其人亦不一其功。曲字正各不同。學利困勉

皆是。

曲只是誠之一偏。纔見曲即是誠。本非二物。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羅漢文性之所有者曲也。則是非曲也。誠也。謂曲亦是性。則得不可謂性之所有者曲。誠與曲混不得。曲之所有者誠也。有之斯能之矣。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廣大者性之居。而必端隅以自循。此誠之謹。忍而息於其微也。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實耳。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理看也。惟人無權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五 正編

而後聽於天之自至。則凡所謂曲者。本天之事也。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却是人事。

歸有光文云云。遂句回顧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樂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此義時人未解。有問馬君常稱其形著明內俱暗藏箇致字。即此義。曰此却又別致。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實。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煞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耶。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須見分曉。

附首二句文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又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為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止一原氣有萬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惟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之質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夫理全而氣又全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夫理全而氣偶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近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足幾者耶。不知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七 正編

人之品量雖甚懸絕而以誠視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視之則皆為其次而已矣。何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恒庸其未得為誠一也。自恒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為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為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統於理而不分。此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實者得則虛者無不得矣。故性見於誠之後氣私而理公。私者盡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遜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翳惟致曲。曲之困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即其所困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

所以為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所得本也。即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為積累也。今夫人有偽妄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充盈而不能誠者也有虛間而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也。惟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給於曲之勢。亦惟誠無或離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共極於誠之原。一曲之自有一誠也。眾曲之止有一誠也。彼以順行而有之。此以逆取而有之。彼以統同而有之。此以博求而有之。彼以神靈而有之。此以漸次而有之。其所以為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而近健者剛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恒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木者仁營勝得金者義營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故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八 正編

天地之性難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極又豈有吟域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齊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機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識緯術數之學哉。

頑祥妖孽。無人不可。單說帝王便講不去。

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寔心。則實理在

我故至誠如神也。善通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善通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見動只在善通四體。知其見動却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知得。

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善通四體事。善通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為此為見此為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陳際泰文 惟動以誠。故可前知。不然世之雜然而動者固多矣。其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九 正編

能盡信之乎。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鮮矣。正于雜然而動處。能盡信之耳。又詭而動者之不足據也。詭而動。即是詭足據矣。又浮而動者之不足憑也。詭有浮。即可憑。曰動乎者。即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纔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誠前知。只是理耳。豈董五經之輩乎。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然不云禍福而云善不善者。註云理之先見者也。程子謂董山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久靜氣虛。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偽。雷於心目者異矣。前知須靠定理字講。

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金聲文 人之於善莫不雜。而至誠者但得一善。學之於善莫不膠

而至誠者又未始有善。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正希宗旨如此。觸著儘著。無非這箇耳。凡入禪學。則一切文字語句。無一定名義。皆可假借為言。雖破句別字。不礙了悟。吾儒不然。字字有下落。彼此不相混。其極頭合一處。更自分明。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定地頭。却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

唐順之文 有一善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云云。章朝滋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誠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善通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 正編

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道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荆川語本無病。且正見其體晰之精。

曾世純文 天下之物。莫不能效幾先之用。而人不能。物無機。人有機也。善通四體。雖被鑽。彼亦不能神。豈亦有機耶。又一心之靈。四體之動。我以機智自用之。則天下得而用之矣。越機智。天越用之。所謂不善之動也。又物之能為吉凶先者。又豈不至神也哉。物為吉凶先。物寔不知吉凶也。又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

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為至誠也。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大力却要至誠離人道而學物。真是可笑。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人只發得得一幾字耳。

無者不可知。有者可知。隱者不可知。見者可知。靜者不可知。動者可知。不於其寂於其感。道所以正天下之聰明。此邵子加一倍法。程子不屑為也。知所有不俟其既有。知所見不俟其既見。知所動不俟其既動。不於其著於其幾。至誠所以豫天下之觀省。日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理顯然。至誠只爭一先字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二

王編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為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為實理。而在人為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為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為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節

此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為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白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為貴題目。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為兩白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王編

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樂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為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大極。一物各具一大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

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須看透此意。

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

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為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亂拈不得。

陳龍文 人之心術不同。而意所自發者多堅。迹所強襲者易敗。云云。良知之說。其蔽正在此耳。陳龍文 備術而談天下。彼亦曰誠。故自成者如純忠純孝是也。自道者忠孝而可行之於君親。可達之於後世也。此處用不得格板。全在自家理會。方不為儒。

術所誤。故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至誠如神。神者權也。論理之家。皆皮毛耳。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為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偽也。此皆為良知之說所誤。嘖嘖。假道學一餉。分毫不可。書言。閱幾社原批。知當時一輩名士無一辨道者可歎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邊。言責重在人耳。即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在物為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吾今而觀於物。未有知其窮且盡者也。云云。終始正指兩頭盡處而言。非循環不已之謂。不誠則其初亦無從有。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物耳。不誠當就人心說。不當仍從物之本然說。君子於此既有得於其理之不易矣。而內外精粗之分。不得不舉而實之。以事說成兩極。其意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為天道自然。誠之句為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即君子之誠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今將不誠無物看入無始以來。尤為謬妄。惟其終始句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陳龍文 天下之不能無物者勢也。而君子不敢以為必有。甚要無為甚怕有。

誠之實有工夫在。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時文只是仁知性也。

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

成已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

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已處。括此意則作。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

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章世純文誠能兼成者有所以成之者也。所以成之者誠也。仁

知乃因兼成而推論及者也。君子於此亦求其端於仁而已

矣。至於及物也。而又資之知矣。仁也知也。是推本語。不是用

功語。且仁知並言。不得分次第。若云及物又資之知。然則成物

又是一樣。何以云所以成物耶。天下之事。固有無術而可行

者。其近者也。家庭之間是也。無術而不可行者。其遠者也。天下

之人是也。以術為知。豈可言性之德哉。且家庭之間。即成物

也。仁也知也。本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

德。誠則實有諸已。其誠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

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

成已成物也。且又分別出求仁知次第。又將知說做權術作用。

然則求仁而不能求知之術。則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必須兩

件各求。又何以謂之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哉。直於理解不

通。

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

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

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

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

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

性道不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外內三字。乃

與性字相應。

性之德也。三句三也字。上兩也字更急。末句較緩。

中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末句却急直不得。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

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

即節首誠者二字也。一滾並作固非。即就性德自然順下。亦未

夢見在。

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

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言外補自道則可。題中平

繳自成自道則顯預。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

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

誠無息為頭。不誠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然尾。此三節照應也。

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

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誠不誠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

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

誠不誠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

即無息也。

不息則久節

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不息乃久。久乃微。道理未嘗一也。然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微人多說向粗外。

陳子龍文古之聖人莫不有見於世。方其未見。忘乎微矣。而未嘗不以爲驗也。彼異說者以爲綿綿存之。不勤于用。其誠與否孰知之也乎。此等論如何動得異說。異說即有微亦非誠。至誠不見其微。其不息之誠自在。

徵則悠遠節

陳際泰文云云。當時悠遠博厚高明。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刹那間事。滿地野狐跳。家得大士文竟實說在功效。如沉翳之日一明。然大士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七

正編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強將悠遠亦分兩樣。以精神功業支配。理便不確。微以下皆指功業。功業皆見精神。不可分也。

高明二字。須從博厚中刻畫出來。大士文只將高明作文飾看。而謂至誠但遲待約守。不急役於此。此豈博厚則高明乎。且自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博厚高明悠遠爲事而漸次做成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至誠載物覆物成物。煞有寔事。自當從功化及物處講。

正在用處看。三代後太平。用措總到不得載物覆物成物甲裏。

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

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當當辨取。

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微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

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於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六

正編

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所以之意。

博厚配地節

註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也。若講似載物配地。覆物配天。成物無疆。便是第三節義。非此節矣。

如此者節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此節與上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

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賓主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其氣之適合為不貳則已哉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今夫天節
此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寔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若說天去覆萬物覆得幾何即覆得盡時量亦盡於此矣須是萬物覆焉只增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寬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為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

凡作此節中文每將聖人治功綴合至誠以為得章意而不知其

寔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關會在耳註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貳不息即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

詩云維天之命節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未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須得中庸引人意。

天之可見處是不已文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寔一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甚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為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為物不貳不貳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

人將亦字看做中庸斡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分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文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就詩言詩不必更費唇舌。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二

中庸

大哉聖人之道章

首節

通章先有下四節。纔有前三節。先有下二節。纔有第一節。首節先有道。纔有聖人。先有聖人之道。纔有大哉。

大哉。突如與歎聖人之道四字。拆開不得。此函蓋乾坤句也。

大哉句直貫下兩節。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

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云。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道不必人而在此。說似與待字語離。却正與待字

義密。

洋洋乎發育萬物節

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不善講峻極者。先定却道之分量。而後極之天。恰好充塞。假使天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飽綻處矣。善作峻極者。只定天之分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峻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大而無外。

優優大哉節

揚以任文。君子以為三千三百皆儀也。云云。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

之儀固精矣。無忌之小人。其初皆以行禮為意者也。無忌憚小人先無天在胸坎。則曰禮豈為我設耶。安能以行禮為意哉。禮者道之至。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君子非徒汲汲於行禮也。不使德性問學出於二。而使德與禮出於一。而至道凝矣。而禮乃行矣。此段議論見者以為重禮字。而不知其正漸滅禮字也。必將一部三禮盡數燒却。而獨存無體之禮。乃謂之真禮。則聖人之禮亡矣。此章原無重禮字義。即以禮論聖人之道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脩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脩德。故禮與道為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為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偽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既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殺三千三百為非至道。設有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

如稽阮之真矣。嗚呼。此豈文章小失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誠大非禮何所附麗哉。道亦不靠禮為附麗。禮便是道耳。聖人作禮。禮作而道不廢。其中後有作者。無小不備。既盛美矣。然而習之者不樂。非禮不善。其洋洋者不及聖人。而優優者不可見也。若論晉人胸中。便在禹湯文武時亦不樂也。當世之於禮。亦云習之而已。卒其所云行者。非其人不能也。待人而行。行其道。非行禮也。天地萬物。禮儀威儀。皆所以見聖人之道。單贊聖人之作禮。既落村見。因看得道為自然。而禮屬假造。遂謂無聖人。禮無當於道。不可行。害道更甚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致廣大句與極高明句。最易無別講。致廣大。字字貼私意。說講盡

精微字字貼析理說界限方分明。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其可見者大焉而已。即欲自言其內之所存。聖人亦不能。這大字與首句大字不相涉。廣大不是外。精微亦不是內。又天下之事無窮而君子悉引而歸之。已斯博業之正矣。廣大不指此。此乃精微中事。其意以事功名物為廣大。而以內體玄渺為精微。又似廣大屬道而精微為君子用功以求廣大者。此與中庸何著也。

謝于道教人知求精微於德性。而反遺天地萬物之理於吾心。則虛而不可用也。方知陸子靜原不曾尊得德性。吳草廬原不曾識得朱子。人知務廣大於問學。而不會三千三百之禮於一原。則泛而失所歸也。此博學宏詞訓詁事功之無當於聖學也。二段大有發明。直可見江西永嘉之學都無是處。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三 正編

溫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已知已能與良知良能自別。人每以德性之知能為說。故多誤拈其定非也。

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在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唐順之文云。廣大高明二句。本說來一片。至溫故二句。忽然分畫有德性之知能。有問學之知能。豈下二句而以二字。與上兩而字。文法意義各樣乎。其意謂已知已能不足言德性。必良知良能乃合耳。不知知能即德性。義理節文即問學。非謂知能各有兩種也。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箕倨不以為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自有安頓。却無後來講學穿鑿之謬。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四 正編

陳子龍文吾觀往古廢興之故。君子亦嘗進用矣。而始之未見有赫然動人之功。既也。又無以為藏身之固。而卒為小人所困。逐世甚痛之。然我以為此君子不明于機。不察於勢也。亦是欠修德。凝道無不驕。不信之本領耳。豈論機勢哉。此四句言脩凝之君子。無往而不入於道。是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尊道五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勢。而巧於作用也。巧於作用。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且此重足與足容。不重有道無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大樽有感於崇禎年門戶之關耳。

陳子龍文當貴功名之樂。豈必身自享之。用其言。與用其身。無以異也。發足字高出意表。然又須知。即不用其言。然其理自足。與於有道也。足以與者。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習為吉利軟美。

之辭活脫膚浮之法。雖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亡也。是以典中分量高下更自不同。直須向未作文字前道取一句。

根抵脩疑。憑依不倍。推極是典之氣魄。力量規模聲勢無所不盡。却只得君子德性問學中事。方是中庸道理。時文鋪揚盛美。但說成太平粉飾一流耳。與上六節何與。

與謂典起在位。若僅在言之功用上說。便似後章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義矣。

國既無道言而取禍。不言而未必免禍。自一事也。要之即不容。而其足容者自在。朝廷之上。猶有可樂身日在小人。

中而安若泰山。人或目其然而忌之。而君子獨用之以自委蛇。於鋒鏑交加之地。將推尊長樂老耶。此一種作用。今人極有。

傳之者。小人而無忌憚。非君子之默容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故朝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之為也。天下或以口舌爭。或以身命殉。或以括囊避。或以隱忍留。君子皆曰未也。有心以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無道時紛紛景象。有許多人品行術。觀出君子甚好。但追到要緊處。却只成差路作用。故讀書須明道為要。

世人隱於山。而聖賢隱於道。上下治亂。日與共事。則人不能測之深矣。保身非隱也。只是大隱作用。揚子雲於此自誤。一生人所共習者。千古巢山之癖。下而不上。然而不語。乃得道之士。神力充別。其入世而不以喪吾存者。又不在道也。東

方朔戒子詩至矣。○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

路作用去。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今天下節。

不倍是今天下真精神。脩疑是不倍真血脈。識得可倍不可倍道理。則戒懼凜然。自生忌憚。今天下節。正不得擬入大同一統。此節是上節疑証。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故所稱大同一統之盛。亦從先王制作功用氣象規模而言。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

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為下不倍義例中。豈識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起手即從文武周公說入。後言大同一統氣象。皆王道之大。正見不可倍道理。而評者反謂膚語未合。不亦異乎。

三同字只照上三不字。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饒雙峰謂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五 正編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六 正編

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夸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為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兼愚賤用專言為是。

看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直從周初德位說下。今天下三字。鄭重宏正。方見聖人為下不倍之義。不止為勢位而言。

郭滂文 凡世之敝也。必從其虛者先疑。而後定從而壞。一點畫有不遵一聲音有不協。而又何有於月吉之頒。一王之詔也。**論名** 論是垂胡文定謂大事皆起於細微。可知文字不是些小事。六書之學。為之未有不穿鑿傳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 **正編**

失尚小。或即以解經又佐其穿鑿傳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雖郵札必以蟲鳥見及。某却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首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做得有字微。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此節是極贊君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亦不是考功效。

註中明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時文每只虛空說道字。

遂使其言益渺而無據。

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原却在本身內。

考建固不是著工夫。然須有定事。考有考義。建有建義。如何刺斜。裏做比方譬過。

論世純文 君子之道甚大。所以自計其失得者亦大。不以失之其身。失之其民。斯為失也。**論巧言害道** 失之身。失之民。根本差矣。豈得以三王天地解哉。**文** 援世所萬不及之倫。而始受其屈。此可謂之屈哉。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即謂贊美可也。如此則一味大言。便是君子之考建乎。秦政新莽亦與三王天地妄擬。亦將贊美其善乎。其言甚辨。儘能形容。張第考不謬。建不悖。正見君子不驕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此箇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 **正編**

氣象却正與不驕相刺戾耳。

劉思敬文 陰陽消長。化工變化。工之窮。皆慎防其悖耳。**論天地運氣** 有勝必自復。而人不能。亦此理也。

論 我自疑而天下之不能信我也。亦自恍惚矣。我自惑而天下之不獲相見也。亦如後人耳。**論** 不必說到此。若不能知天知人。便天下信我。我總不相干。**文** 君子以為後世必無奪吾是者。或其人非聖。誠不能無乖異。非是而君子早作之師已。**論** 此段發揮得盡。陸王之學。必非孔孟之徒。後世為所惑者。皆不能知天人之理耳。然正希意却正主其說。**文** 自無疑惑。豈誠有可

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論** 無疑惑固只在本身內。然如此說來。亦不必質俟矣。不亦驕乎。**文** 子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

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微民之理矣。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止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雖名理瀾翻不能

呂子詳語卷四十一

中庸

九

正編

遮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節

只為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誕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

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諸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固於習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鶴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闢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稍定一折而入於邪矣。不靠寔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

迹也須做箇題目人思議知字便不難下也。光武亦符真宗天書總緣不明理天者理而已矣。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節。不得但作頌美昌華體須知此正是算過之窟。所以動行言而世為道法則其根都在上文後語語合是故語服乃佳。

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君第教學之事而特重之以紀綱之設者也。可知殿廷原是書院書院主異端與殿廷主殘暴一也。

呂子詳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

正編

世字即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仲尼祖述堯舜章

首節

全章舉仲尼以証天道此節言仲尼入聖之功祖述等字若不着力則非精義若說沾沾地依傍規摹又低過天道地位也每句中須不漏此二解。

此是推本仲尼之學之大而聖人之不待學處與其學之渾化不測處須看得四面圓相。

金聲文仲尼出而遂以精核之史立萬世之師說得述字小樣祖述不指著書立說也此是孔子所以得中庸之道源流何等地位却在功用上分疏即其功用亦復何等乃作此小小見識耶。

倅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節

上兩句意在無不字。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為下節張本。泛講持載覆轉行明便失之粗矣。

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為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

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陳際泰文君子非無不持載無不覆轉之難也。能用之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之難也。兩譬如無側重意若說用則焉知持載覆轉非用耶。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陳子龍文天地之所謂道者非人意所測也。道字蒙混。其事

見于效法者我得而論之而天地之道亦因以明。此是只就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正編 天地而效法者在言外。非以效法者明天地也。儒家嘗好言

理矣。理之弊可以論大端而推之毫末。必有所蔽。理明豈有

毫末之弊。何以冬之末可以成春。月之行可以在日。求之一

一而不紊者。非理所測也。惟理能測之。但精理者難耳。術

家嘗好言數矣。數之患可以論細微而窮其終始。必有所失。此

此則有之。道指四時日月運行度合。如黃道白道之道。文中

多誤解。此只說天地自然之理。雜入儒術理數等論亦無當。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教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

一為教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教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化字即川流中看出

教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教化者在耳。從小德

看出大德便得窺會。

大德不在小德外。教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

不透。蓋意中專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

籠統不動者為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

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

也。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為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

從知其為大德也。末句精義在所以為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正編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內也。

胸中是仲尼。口頭是天地。立箇仲尼在前。而以天地說之。故仲尼只在天地裏面。此字所以

字。如見其指點親切。否則雖知說仲尼。仲尼畢竟在天地外。

附末句文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為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

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指之以明

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

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即在人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益易。信之益難矣。而吾以為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信其耳目之外者哉。今由萬物與道而及小德大德如此。此伊誰之德歟。推

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麗矣。忽而生天而麗於天。忽而生地而麗於地。忽而生天地之間而麗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得之為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已。極參伍變化之際。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間而聚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得。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為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為天地。誰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吾以此言天地而人喻。吾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喻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意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此則真吾意中之天地矣。此以為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之大也。言天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此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矣。不言天地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廣覽也。人各有一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見其所以為大耳。見其所以為大也。此則真吾意中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焉而止。吾言大亦至天地焉而止。彼之言大。大以象。此之言大。大以道也。大以象。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大以道。謂非大不足成其為天地焉。爾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而止。吾言天地亦至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天地。以分殊。此之大天地。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為大焉。爾然則天地之不一私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地。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然則天地之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三

正編

不分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分。則大天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共有其大。又如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章

首節

此章言小德川流。正在分處。用一籠統寬套好聽語不著。

此節先論其德。未言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足以二字。定要

離用說亦是偏。

首五字通章所共為能字。通章所共提出首句是矣。而或只提得

天下二字。若以天下之任屬至聖者。却不是本義。凡言天下至

誠至聖。皆謂其德天下莫能加。非謂有天下也。

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言天下莫及。意非有天下之謂。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四

正編

陳際泰文云云。評五者皆言至聖之德。并箇字。字字平放。只聰明

睿知四字。統下面四德。却無輕重低昂。至每句中四字。又如何

用軒輊。自欲造一番閒議論。竟不管書理作何解。總之見識粗

莽。全不體會道理。將世間極凡猥事理。與聖人分上一般看待。

文人犯此病。非小小也。

郭曰。聰明餘耳目不任而任心思。餘心思不任而任天性。聰明

便是耳目之性。睿知便是心思之性。

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

偏欲蔽。不能完其固有。大賢以下。脩以復之。然其為聰明睿知

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

者。故曰。惟天下至聖為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

泛贊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單以此為足

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宜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

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

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

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者其下不識

此意而欲疏聰明睿知又為此章要主發見處說便講到功用

上不知不覺混入知之德去只為此義看得不分明耳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則足臨意亦別

見氣象

足臨之理在聰明睿知上見聰明睿知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

惟天下至聖五字臨字義已盡到不待臨字恢廓大體也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正編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圍於心

性中攝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訕服

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

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茫氣略自有籠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

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

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如此况至聖乎

容執敬別即臨之事也

寬裕溫柔諸德皆聰明睿知中所有容執敬別四事亦即臨字中

條目故有臨句極實亦極虛

艾千子臨字比容執敬別不同容執敬別講入內邊細密處去臨

字講向外邊極大腔廓處去謂此一段總貫下四段則是若

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
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
無內外之分

溥博淵泉節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此又就上足字言其克積之妙

人能說小德之充積發見却不能說出天道小德氣象來

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怨便離不得忠之

意也

溥博如天節

會同盡萬國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焉省方因四時天子時

出而見天下焉云云此等鋪陳粗淺不足發至聖見敬之蘊

而千子以為顯然道理人不能說何其陋也亦只是陳同甫漢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正編

唐即三代見識看千子自作欲有謀焉文也只到得後世英雄

作為可知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節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總攝一凡字中

極言其德化所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賴至聖治安之故

尊親也况至聖功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敬言信行悅節矣到

此處忽又補出治血氣德政來豈非尾下安頭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首節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則已兼

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非二物也。

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
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為經
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此二章總極言聖人
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
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
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
造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
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
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為為能二字
下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
用矣自經綸入之為立本即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七 正編
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到解不通
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劉昌言文在天下為經者在至誠則為道在天下為本者在至誠
則為性在天地為化育者在至誠則為命配說道性命大有
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即首章三句之理耳猶
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即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
一今若文中云云則反分而為二矣况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
人物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為經在至誠
為道云云尤為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
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賓主易位不可不
知

天下常道皆名經而民藝為大

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為甚以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此心與天理不二方是默契處

楊氏在文云云不奈何滿肚皮誣妄悖謬之說皆顏鈞李贄之
涕唾也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為育而以寂滅消沉打散之為化
從此悟出本來為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為至誠
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德事業皆無可奈何
中應化因緣公案此豈孔氏宗傳之道乎然論者皆不知其說
所由來也但驚為渺音曠論而已秀才讀聖人書潛化為異物
而不自知不知凡幾皆起於文章之務高逞妙而不講本理相
率而自誣聖人真可歎也

肫肫其仁節

陳子龍文云云此就上節極言至誠之藹是甚精微道理如何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六 正編
只拱向九天開闔去無他只是心粗見小耳

註云非特如之而已今說來止得如之義皆因先立箇仁淵天在
前而以至誠轉合憑他說得融渾總成兩件耳
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
在無倚中看出

大經之本於仁盡人所有但至誠之肫肫能經綸之耳
此章就至誠存主處言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敷
揚一番不但仁字浮汎肫肫字亦無處著貼然欲於經綸上加
深一層說又不得所以難也

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
便肫肫其仁

金聲文綱常名教宇宙所賴以不朽也而自後世之儒者主持之

其浮薄不情之狀亦甚無可觀。不知其所指大約祖二氏
譏儒者之言。彼原有所倚而出耳。倚其身以正天下。稍不借
不忒焉。而其意已無餘也。倚天下以理天下。各相維相制焉。而
其情亦易盡也。至誠舍身與天下。亦無處見其仁。意指自了
與繼繼兩失。直是異說。諸家評其翻仁字精深。亦為好高所誤
而不能辨也。至誠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也。一家焉耳。亦并
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
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看西銘
便見其非。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
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為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箇妥當。不曾有一
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
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
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箇自私自利。
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荦剝絕。安得更有
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
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
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
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
王不窮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正
如不昭篡弒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
箇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真。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

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
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痺影響。只辦得形
容擬議。唱喝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

其天從知字體出。不從化育生來。
至。今試以化育之所不至。為其天之所至。則尤浩浩矣。何者
此知不與化育俱盡也。在儒者為無極而太極。然此文見處
却從華嚴唯識得來。莫被他瞞過。論知能之感與一人各有
一天。彼此無容借也。而必歸於體之所全。則隱眾人之天。而其
天獨著。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
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為聖之時。與各聖不同。然此却從釋氏
諸天得來。

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正編

此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
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
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固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
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
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
雖日間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層
境界。喚緊為人。領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固字達字。逼
人到盡頭處。真箇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
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弗能知也。只是反覆贊歎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謬。

詩曰衣錦尚絀章

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闕然二字為甚。衣錦尚絀是為已立心。闕然是讚尚絀。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况闕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闕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為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為失旨矣。如云闕然之功之效。自闕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闕條。至闕掘天下於闕。則又刪却然字為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呂子評語卷四十二。中庸。正編。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首節

為己為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頰頰汗下者。惡字真如桑茶董。如避穢惡。方是自己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此君子指現成說

闕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絀之不外飾。非有闕然之道。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

金聲文道有所以章。闕然不是所以。天下莫不奉宗。君子而君子。惡以其身立萬物之宗。闕然亦不是逃名。性命之事。

脩其在我。原不令斯世斯人。得以共閱其淺深離合之端。人自不能閱耳。若云不令。君子無暇多此作用。非有德業功名之想云云。闕然則君子何思想德業功名。便不是闕然耶。正希之所謂闕。有想便不是。

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已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綱所以尚綱。不過言其不表。褻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綱而得錦也。倒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為功。自居也。

徐為儀已物分貼簡溫綱。按未確。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者。其大段如是耳。不曾說到入德功用。亦不是君子以此三件道理為的。又何從分別人已哉。簡與溫貼闕然。文與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中庸。正編。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闕然。重闕然者。所以貼為己意。不知闕章總是為已。而日章尤是為己之實。淡簡溫是綱之襲於外。貼闕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為己。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誤。

衣錦尚絀。美原在錦。不在絀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綱也。文理。錦也。闕然。綱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綱正所以為錦。闕然正所以為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綱。故以為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為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而越闕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

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卽成兩截。其淡簡溫卽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簡不厭道理，外面又做造簡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濃艷相對，淺淺在外面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漠，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况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雜和其說不得。

上文已知大段向裏，此又下手處見簡把柄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王編

上四句正說間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看註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頗有來路，而知字亦講不得太精深也。

此卽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簡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

云三句一句緊一句，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做風俗風。

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

此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說得分曉。
詩云潛雖伏矣，節。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脚，凡意念初動，事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己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王編

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人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紊也。

金聲文 君子一生有耳而不敢外聽也，有目而不敢外視也。收視返聽，墮黜聰明，不是君子之內省。內省不疚，亦遂泰然而無惡矣。無惡不是泰然，泰然便有惡矣。功力有專用之地，方其不疚於內，未必周旋之盡無失也。如此說是硬把捉耳。

內足以尊乎其外，則雖有非有刺，冒天下之惡，而有不辭，評道出外邊又恁粗，要之禪學趕到內來，是空無，放到外便是無忌憚。內足以勝乎其外，則雖人宗人述，享一世之名，而亦有所不動，不動豈卽無惡哉。其省之深也，極之潛天潛地而

一念不起註此是正希宗旨到處摸著鼻孔○禪學最怕分聯
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功夫不得分析况工夫又可分節次取
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殺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
一申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不獨正希為然也正
希借題目白樵說法耳原評謂俗氣與魔氣俱盡真正道學吾
謂俗氣與道學俱盡所存但有魔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
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
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
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着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又與惡於志有分

詩云相在爾室節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正編

正編

此節與首章戒懼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
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
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詩曰泰假無言節

陳子龍文云云註此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之妙非為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純從勸怒起見觀而千
里矣

詩曰不顯惟德節

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
奏格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步
步各有實際淺人不能詳乃好言渾一直捷以為高其實粗疎
沒分曉耳

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
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註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
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為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
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看註其德愈深意到此正是不鬆懈處
此節須照上節進一步說方見德愈深而效愈遠意若止籠侷混
說不第兩節層次不見只篤恭天下平五字氣象亦不真也
此與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深一層耳非壓
倒一切也

到此是極處篤恭天下平總是形容

不是到此纔篤恭也不是過此不消篤恭也不是為天下平而篤
恭也不是篤恭必然天下平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正編

正編

歸有光文穆然者聖人之容而已而不知其由篤恭以致之也註
謂山慎獨戒懼則可篤恭即穆然聖容也

又潤一分耳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
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

此題久為門面膚廓語蒙翳得此真撥霧見天矣門人管天錫
余之淵問中比並承上兩節似於功效界分有混而謹獨一節

又似脫離曰是誠有病病在起比下不一提清耳朱子謂自尚
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已

之功效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二
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懼

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截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慎恐懼足以括慎獨當善會也。

此是中庸盡處。方見下節所云。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詠歎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詩云予懷明德節

此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推深。

毛猶有倫。他處有字極粗。此處有字極微。有只與無爭耳。

無形無用虛無無為許多無字。一絲掛搭不上。大力好談虛玄。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毛

正編

寂滅到此却一場敗闕。何也。此無非彼無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呂子評語正編附刻

親炙錄

刻評語正編將竣。呂子門人寒邨先生出所記親炙錄一冊見示。余受讀終卷。隻語單詞。靡不體認親切而詳記之。實與評語相為表裏。而其開微言大義。又多有評語所未及。昔伊川稱明道語錄。惟李端伯得其意。斯殆庶幾矣。因急擇其尤切要者八十九條。約略以大學論孟中庸為次。附刻正編之後。而其論文數條。亦于餘編末附焉。惜其平日講習議論。及其門者。大槩視為舉業泛常。不加記錄。遂多不傳。嗚呼。嗜學如寒邨者。幾人哉。聞姚江馬鏡侯尚有錄本。而余故友震澤金君元台。口授數條。余亦竊記而藏焉。訪購裒集。合為語錄一編。以公同好。姑俟諸異日云。康

呂子評語附刻

一

正編

熙丙申孟冬車鼎豐識。

自古及今。聖賢講論。只有一道。更無二說。可以參和。

朱子見地實高。直是聖人已達一閒之顏子也。

朱子之學。至方遜志沒而遂無傳。

學者先須篤信了。然後去學。啓禎開文士作文好背朱說。何嘗不讀集註。緣他不肯篤信朱子。所以見異便遷。若篤信時。即有與己意不合處。亦必詳加思辨之功。反反覆覆求明。而後已。既不篤信。只是師心自用。小有不合。便已畔去。更不去思辨。最上一層。終無由到矣。故我願學者。且只守著朱子之說。奉之當如神明。著蔡。即使其學果有不是處。我且只依他做去。看是如何。久之當自然有合于我心矣。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感也。中虛。然後能感人。而受人之益。若信之不篤。則已見鶻突于中。安

能虛而受益乎。

世間只有兩種學。異學俗學而已。異學者以六經為筌蹄。其說猖狂恣肆。顯與傳註違背。俗學則又依違于文義訓詁之間。自以為遵傳註。而于此理毫無所見。徒成一種學究氣象。庸陋卑鄙已耳。二說之外。更無學者矣。又曰。今人別有一種學術。却將老聃瞿曇蘇秦張儀王莽曹操和合為一。自以為集大成獨闢去了。孔孟程朱。真可怪也。

今時講學之徒。開口高談性命。卒遇小事。便不能辦。偶然為鄉里處分一件公事。便紛然終日不決。或以租債來還。即自算帳不清。總由平日所講。不務窮理。尚事訓詁。於聖賢分上。毫沒交涉。若窮得理時。與鄉人催租。便自有箇催租的無過不及之則。到邑中納稅。便自有箇納稅的無過不及之則。方是明體達用。方孟子評語附刻

是道學。

學者患不能立志。今世間儘有聰明之士。只是不肯堅立志向耳。為學最要先分主客。主客既分。則雖酬酢萬變。而常以文章義理為主。外務不能累矣。

為學須循序漸進。不可欲速。欲速則便生正與助長之病。但將文章義理。時時涵泳於心。勿使閒斷。久則自然義精仁熟。豁然有得矣。若讀書。且只從容讀去。時日既積。自然富有。不可限量。誇多鬪靡。徒致不熟無益也。

讀書時亦當養其心力。勿使驟竭。假若一日能讀五張。則且只讀三張。常使心力有餘。方能精熟。

一日語達曰。精神薄弱。且勿強讀。只將聖賢書潛心玩味。自會養得完好。程子亦云。吾受氣甚薄。三十始完好。至四十而浸盛。只

理義充足。精神自然完養也。

一日又語達曰。讀書弗憂其河漢。只要有源流。今人不尋其源。惟務涉獵。故不免有望洋之歎。若從六經一路讀來。元非浩博。蓋後人說話。大槩祖述前言。其一半多是前人文字中所有。假如先讀國策。後讀史記。便已有一半熟文字。便省却一半工夫。到得積久。愈讀愈簡。莫習醫書。先看六要。後看準繩。覽一半已是六要中說過。便不須著實去記。凡看何書。俱用此法。

學者必須心細。方看得書中罅縫。出譬如鍼鋒。從桌子上移去。一遇疏罅。蹶然而入。若指石曰。雖徑尺之溝。只一滾過去。更不覺也。

問講說何書最好。曰。吾最惡講說。書理之不明。講說害之也。

一日池荷盛開。遂待立先生曰。昔張潔古觀荷葉而悟其形之肖。呂子評語附刻

目。遂製積木丸。用荷葉蒸飯為丸。取其清陽之氣。能直從水土之下上達也。其徒李東垣因廣其意。造補中益氣湯。尤為精妙。

乃知明於醫者。觸處洞然。無非此理。蓋凡物之理。原自如此。一草一木。無不與造化相通。其理則皆具于我心。陽明乃以格物為鴛外支離。渠本不曉格物之法。而妄以強詞奪理耳。如言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使民不成。去友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諸如此類。悉屬強詞。大學本意。謂有父母。即有此孝之理。

故隨處感觸。雖一草一木。皆可悟到父母身上。而反之于心。原實有此理。則我心之理。即在一草一木可見。一草一木之理。即是我心之孝理。所以貴于格物。豈謂要孝。只于父上去格。要忠

只于君上去格。要交友治民。只于友上民上去格。方謂之格物。

哉如其言。則荷葉只是荷葉。如何可通到人身之胃。善格物者。只一荷葉。論胃則可通胃。論別臟腑。則可通別臟腑。不論醫而論別事。則又可通別事。總之此理一耳。理豈有不通乎。

問慎獨義。曰。註中實與不實意。要看得好。不是起初善了。中間忽然又著一點不善念頭。故謂之不實也。若審別善惡。仍是致知中裏話矣。只爲此箇爲善去惡念頭。有時到中間。忽然不著緊了。或動于外誘。或阻于利害。初時甚是真切。到此便漸漸鬆去了。則雖猶在這裏爲善。而此意不求必得。猶在這裏去惡。而此意不務決去。此便是不實的關頭。此箇關頭。方其鬆動處。必有時刻可尋。故謂之幾。然却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故謂之獨。今人多謂某滅却心學。不是。不知聖賢原多只在心上用功。某亦未嘗滅却心學。只是才說心。便有箇天在。不似釋氏之以心爲學也。

學也。

呂子評語附刻

四

正編

程子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二語說得最精。釋氏將心置天上。只見得我心爲大。便自無忌憚。吾儒却不敢如此。見得惟天爲大。這上而更有天在。便自當敬畏。天者理而已矣。理便有一定不易之是非。不憑理而憑心。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必至於顛倒錯謬。狂亂失心而後已。

釋氏中設佛像。旁列諸天。乃其寓意以爲象教。佛者心也。天者理也。明乎心尊而理卑也。釋氏只要打掉一箇理字。故雖有本領好的人。一墮其說。茫然無所憑據。臨事未有不鶻突。莫知所措也。

二氏之學。只是全無敬畏。視天下何事不可爲。吾儒却要常存敬畏。非直是要敬畏乎天之謂。其敬畏處。我心便是天體。試看天

行健。天何嘗一日不敬畏。天有一刻不敬畏。我與若都無倚託矣。東坡譏程子何時打得這敬字破。他亦只是溺于彼說。不知這敬字却打破不得也。

人心有主宰。卽夢寐中亦能把握。吾少習居卒伍中。往往喫烟後。遂不能禁。一日楚中杜退思前輩來訪。某相見極歡。方陪杜坐。某旋起入內喫烟。及出。杜已知之。詰某某不敢不以實對。杜嘿然良久。忽歎曰。不謂公亦如是。某時聞言。若刀斧齊下。流汗沾背。無地自容。自此遂絕不復喫。然猶時時夢喫烟。喫時忽然猛省。輒震掉而寤。如是年餘。方不復夢。乃知古人書觀妻子。夜卜夢寐。良有以也。

人家未有無盛衰者。無盛衰。是國無興亡。天無晝夜寒暑矣。豈得有此理。但嘗見人家盛時。便有不可復衰之勢。一衰卽倒。及其

呂子評語附刻

五

正編

衰時。又無可以復盛之機。此不可不念也。要在當其盛時。必使其後可以衰。可以衰而復盛。當其衰時。必使其後可以盛。可以盛而不卽至於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葬用漚清。朱子法也。某舊時竊以爲不然。張考夫何商隱皆以某爲非。及觀家禮附錄所載。朱子已自貶其說。蓋漚清爲物。遇寒則凝。遇熱則釋。夏月必從四旁滲去。況用時乘熱灌下。棺中必且受其炮炙。於心亦不自安。某於此等見處。多有與古人暗合者。又知書貴早看。某若早看及此。曩時卽有以正張何二公之失矣。

問東漢君子賢於東晉。是否。曰。自是東漢人品正。然太矯激處。其弊必變而爲東晉之脫略矣。東晉人物。爲害最大。先王之道。一

壞于秦至漢儒稍知講求晉人出而倡言曰禮豈為我輩設耶於是縉紳之徒翻然改轍先王之教漸盡燼滅貽禍中國匪細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息蓋自老莊告子而晉人而象山陽明說雖屢更而其淵源則一也

遼問不違如愚是知亦足以發是行否先生曰謂不違處是知則可若是發則動靜語默皆是不必定是行

問一貫義曰今只說會子平日有見于用而無見于體此誤看註中語也體用二字本不相離但析之則隨事各有其體而合之則又只是一箇體會子隨事精察緣他只在事上見得各有其體耳却不會得聖人之心渾然全體流行處故曰但未知其體之一會得來一體時便自無所不貫不然却未免有精察不到處蓋聖人亦只是力量大故其體無不該猶天地之氣無不舉

也 呂子評語附刻 六 正編

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先儒以為大儒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不求逆觀故先儒以為有儒者氣象三代以後人物庶幾只有孔明問孔明才略似管仲其學問殆過諸曰然又問孔明于伊呂何如曰觀其事後主亦何減伊尹之于太甲耶又問鄴侯似孔明曰鄴侯固精細然不及孔明氣象大問昭烈德過漢高曰高祖氣局大惜時無孔明耳 門人有有過被遣遠侍先生于觀稼樓先生因謂遠曰此處便當見不賢而內自省矣爾輩皆賢者決不至此然要知此只是利心所致耳學者最先要于此立脚得牢孟子一書惟辨義利凡義利源頭不清則充類至義之盡即到此矣

是又訓曰今日在此處不可只求作好文字而已須尋向上一層去始得凡人內有所得者即默然靜坐時自足動人昔張考夫所得亦甚淺然往常與人相對不發一語人已歎服乃知感人有真有真處也

人能明於義理見得是非為重利害為輕自然能處困而亨矣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昔高且中常患貧形于憂歎余語之曰公憂餓死耶餓死事古之人有行之者夷齊是也吾能追蹤夷齊則大愉快矣又奚憂第恐雖餓死却仍不是夷齊是則可憂也公亦求所以為夷齊者而可矣遂因進問曰淵明其庶乎曰然其所學近乎老莊不失晉人遺習耳

因說鬼神有人言無鬼先生曰公只是硬不信不濟事也若一日略見聲響便道是有矣須是親眼見鬼仍只是無有始是真知 呂子評語附刻 七 正編

不然只如阮瞻變作無鬼論徒為鬼所揶揄耳 笑府載一人牘尾署云事忙不及寫大萬字故以方字少一點者代之今人處事大率皆然只是都不覺耳諺所謂餅口弗掩掩甕口者此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未可以為仁曰此只論盡量不盡量不爭自然與勉強也雖能制之使不行中有一毫未能淨盡後日便不可知如醫家散風邪不會散盡忽然復發必更甚于前須要散得十分清楚然後徐投補劑使元氣日充自無復發之患矣故克己克到十分淨盡然後只去天理上用功更不思其走作也 為溫飽之高人易為寒餓之高人難人要到貧賤患難至不堪處直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毫髮不動方是學問昔嘗語黃晦木曰吾幸不至窮乏故不為苟且怎便見得勝公等處正須俟某

飢寒迫身時看某何如耳。

吾輩今日須立向上一層。不可只在中等界上游移。立在上層。便站定不下來。若只在中三等界上游移。到後來氣衰。必一跌下來矣。人品大約有九等。上一層有上中下。中一層亦有上中下。須居上之下。不可只爲中之上。

何先生輩。隨是人皆以爲不可接。此是以不肖待人。卽此心便已非仁。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須知天下無不可教誨之人。只爲人性皆善故也。

今人最患無所用其心思。又多開思慮。此是學者大病。論語君子有九思。又曰近思。曰思不出其位。此是何等樣用心思。奈何膠膠擾擾。終日只將開思慮混過。有事時卽思此事。若無事時。此中果能湛然寧一。戒慎恐懼。固是上達工夫。然此須是功候熟。

呂子評語附刻

八

正編

時方能初時豈能把捉。既難把捉。須將一事做箇題目入思議。勿使其心散誕無所收拾。如諺所云。放却爬兒。拏掃帚者。常常有一事在心。方才不易走作。蓋心如轆轤一般。不收拾在正經思議上去。則這一刻開思慮便起。故當以我御心。不可聽心之自爲起滅。心旣收拾在此。則周身血氣都聚。用得熟時。凡事之來。可坐而照。今人應事忙迫。總由平時用得不熟也。

因命達較對刻文樣本。曰對樣事亦不易。須細心逐字對過去。昔惟張佩聰能之。凡書經其警校者。卽便無錯落字樣。餘未之或能矣。只此便是視思明。

一日晏集。先生問在座曰。早上有雷。諸君聞否。皆起對曰。不聞。先生曰。可知是不能聽思聰。

昨病中親友致書慰問者。輒以用心太過爲規。不知吾曹用心只

有不及。安有太過。聖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無有因病廢心者。且用心亦不能致病。用之得其正。安有致疾之理。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二語只懸空說。不分好歹。推而言之。聖人體信達順。而四靈爲畜。卽是志壹動氣。仰觀俯察。而作八卦。卽是氣壹動志。

有俗人來求醫。便辭以疾且告以不可之故。猶因請不已。先生不悅。嘔血遂發。適論志氣。因曰。人來求醫。吾便因怒致疾。亦是不能善養氣。壹動志也。

問以虛受人。虛明與謙虛二意俱有否。曰。虛明意似隔。此處只重謙卑。大意謂不自以爲善。方能受人之善。蓋主受人說。卽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虛明是至誠無私。便不是虛。是實矣。蓋心有欲其虛者。有欲其實者。客氣欲虛。天理欲實。能

呂子評語附刻

九

正編

虛則能實矣。

居喪用計帖。古無此禮。但當立治喪一人出名可耳。如或未能。復古則當第稱不孝子。不當用孤哀子何也。假如繼母在而喪父者。稱哀則傷繼母。不稱哀則蔑嫡母矣。此所以有礙也。又曰。抑末也。親喪所宜自盡者。正自有在。復古者應不自此始。

井田自是良法。封建學校皆必本于此。萬世不可易。或謂今之田不可復。非者。真儒鄙俗之談。今齊魯宋衛之墟。不耕之土。不知其幾千里也。從而畫之。當時疆界依然也。若大江以南。山陵林麓之地。先王所以度地居民者。亦自有法。載在周禮。可考而知。今人自不會讀書耳。何得妄言不可復。井田復然後封建可復。陋儒又言封建不當復。正不知廢封建後。國祚日以促。禍亂日以慘。此又何說也。試觀周衰。王室雖與。諸侯雖強。然當時有

徽狃犬戎之亂而終不能以為禍秦廢封建凌夷至于漢魏而遂有六朝之變唐之藩鎮跋扈不臣然同紇吐蕃反為中國用宋廢藩鎮而宋之天下遂與莽狄相終始此其明效大驗也是故嬴政趙匡胤萬世之罪人也

錢侯于禪學然會用功來故于儒禪分界處辨晰甚清諸公都不曾曉得禪徒硬不信耳欲明吾說之是必先知彼說之非有謂後生不可使觀二氏之書者吾獨不謂然邪說誣民幾于不可致詰正當使學者徧觀彼說深窺其底裏所在其破綻方不能瞞朱子所謂惟其識得禪于靜不能欺也孟子知言亦只是知得該淫邪遁之說耳深知其說然後直攻其邪無所逃匿譬如辨假銀者目中之徒見真銀忽有以假銀來混不能別也惟于世間一切爐火之術一一看過纔遇假銀自然被他當場捉破矣

呂子評語附刻

十

正編

問禪家改頭換面之說波蕩後生惑溺賢智其害甚深且大若初時只勸人為善亦似較近日只為榮於利害上講便多不是纔講利害即是私心聖賢之道以公為善以私為惡且如行孝以為子事父母必當孝而孝其孝則出于公心若謂孝於父母則子孫亦以孝報我是不為父母起見而仍為我身起見也其孝即私矣惡矣塗遇俄人惻然哀而與之食其與食則出于公心若以為明中捨去暗中來是與食之時非哀其餓也望其報報相遺也此心即私矣惡矣故釋氏為善只以利吾儒為善只以公

近世士大夫喜言善惡報應其害不小先王教人以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為不論報應故古者人人明于義理降自春秋天下雖已大亂然其時往往以匹夫之賤有害于義理猶或觸愧而

死或不食嗟來之食而死了然不為死生禍福所移齊桓晉文心迹雖假然當時事勢欲為秦孝公事何難而終已不為非力不贍也知義理之不可也直至戰國蘇張之徒出而橫議與暴秦繼之以坑燒先王之道蕩然無存純以自私自利之心行權謀術數之事蓋其所知死生禍福而已佛氏因之以操其術而入中國愚者既惑于報應之說以為真有此事聰明之士亦知其說之誣也則又惑于脫離死生之說於是此土之人拱手歸降無一能出其圈套東晉人物尤尚虛玄遂使神州陸沉中原塗炭連乎近世陽明之學徧天下其說尤猖狂狡獪偽種流傳薰人骨髓學士大夫所聞莫非此說遂羣以事理為障視官府如傳舍當人國若兒戲為害匪細良以先王道熄正學不明無有起而大聲疾呼申明其害者此孟子所以不得已于辨

呂子評語附刻

十一

正編

楊墨也聞者勿以吾言為腐得吾說而存之後有作者庶乎知陽明之害道若此其甚也
問陽明事功何如曰陽明安得云事功當時天下全盛宸濠乳臭子全不知兵雖時無陽明其立擒必矣又且借援張永犯祖制結交內侍之禁故當時曾掛彈章謂其學本異端功由詭遇二語足以樂其生平矣且即以功論陽明之功而當封則于忠肅真有再造之功者又當何如當時也先之強奚啻百倍宸濠土木之變何其靖康當高宗時李綱趙鼎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而不能有所為者而忠肅一人不動聲色徐挈故物而還之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其視陽明之功為何如者然且

陽明林濟也白沙曹洞也故陽明又能兼白沙

嘗有舉王陽明與劉念臺並言者。予應之曰：此便不以其倫。陽明豈可與劉先生同日而語哉？劉先生講學雖本陽明，是其見理不明處。然中心却誠實，陽明直是欺罔人。烏得與于君子之列？白沙甘泉與陽明同一詐偽，傳至許敬菴、敬菴傳戴山、二公較誠實，惜學術不是耳。

有謂某不當闢陽明者，曰：學術卽有不是，先賢未可輕議。余應之曰：楊朱墨翟亦是孟子前輩人，然則孟子亦輕議先賢耶？又謂譏彈太過，余曰：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非譏彈太過耶？其人曰：豈得有此。余曰：請看傳習錄其人，然而退。

或舉傳習錄中語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心之不存。此一語似與聖賢無別。曰：公正不知此語大有病在。言語無序，病在理不明也。凡人用心說話時，豈便能皆有序乎？若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理之不明，則得之矣。曰：亦足以見其心之不明，亦無弊。七政運行，當以曆家右旋之說爲是，儒家以爲左旋者，非蓋一順一逆而後成文章，亦是理當如此。

問月中暗處，或以爲地影，何如？曰：若是地影，則月行有東西南北之遷移，地影亦當隨之而變矣。何以不然？大抵月陰精陰體，必有虧欠其形，當有凹凸暗處，當是其凹處，光有不滿耳。此說亦從無人及。吾自見得當如此。

據西人之論，凡日月星辰之變，皆有常數，非可挽回。然王者政令自與天通，要不可不修省。不然，天變不足畏，又豈有是理？學者先須明于辭受取子，然後義理可造。今時拘謹無能一輩，于此兢兢不苟者，猶有之。若恃才講作用者，未有不自以爲雄才大略，無所不可，不屑屑于這上計較，試觀古來作用之大，何如

伊尹。伐夏救民，真是開闢天地以來未有之事，宜其雄才大略，無所不可矣。何以必曰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耶？可知取子關頭，煞是要緊。後來才略如漢高唐太直，可以造三代而終不能者，只爲這一箇關頭不曾打透耳。

問平旦之氣與浩然之氣，二氣字同否？曰：不同。浩然之氣，須是集義始有。平旦只是此一點清明之氣，如一潭水，日裏攪得渾了，到夜閒定有一番澄清。浩然之氣，雖生平本有，到皓亡時，此氣亦隨而亡了。平旦之氣，直至皓之反覆方無，只緣此氣甚微，故不能生理義耳。

曰：與腹爲嗜欲之門，聖人所以賤之。孟子說苦其心志五句，今人窮秀才幾人不然，何不聞有一人可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只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譬如禪家棒喝，挺然直下承當，便應立地成佛。若承當不起，卽死於棒下矣。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今時窮秀才，何嘗一人一日不然。譬如將千劬擔子，壓在各人肩上，肩挑不起，卽被壓倒。旣已壓倒，天亦不復顧惜，所謂傾者覆之也。有人極力肩舉，不肯被他壓倒，天亦必幫扶他上肩，不使蹉跌也。

問八卦卦義俱好，惟坎獨無德可象，何歟？曰：以陽陷陰中故也。然陷於險而能出險，卽此是德，所以能出險者，以雖陷而能得中故耳。

赤雲問中庸首章，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心性二字。請問曰：心是虛靈不昧之器，性是健順五常之理，惟其虛靈不昧，是以能包

藏健順五常之理。若單說心便差入良知家去矣。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大始問天命之謂性。此性字當指善而言。但不論偏全否。曰性兼人物而言。自當不分偏全。又曰性道俱兼物而言。如馬能行遠。牛能耕地。即是天命之性。惟馬有行遠之性。故可乘。牛有耕地之性。故可服。馬之就乘。牛之就服。即是率性之道。馬不能生而就乘。聖人爲之絡其首。然後馬可乘。牛不能生而就服。聖人爲之穿其鼻。然後牛可服。即是脩道之教。且在物亦各有偏全。馬不能皆良。牛不能皆健。即是其性之偏處。服牛乘馬。即是聖人盡物性處。

赤髮又問誠無爲幾善惡。莫是慎獨之獨否。曰幾訓意則得。獨則非。

呂子評語附刻

丙

正編

中和二字兼心說。中是心與性合併處。和是心所發之情合於天則處。不可便將性字替中字。情字替和字。

延平未發之說。亦是有爲而發。大槩因馳逐之輩。不肯靜養者言之。不是要人只于此處用功也。如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好學。亦是此意。不是謂靜坐便了。若陸子靜合眼端坐。求悟之謂也。遂曰延平之意。莫只是戒慎恐懼工夫否。曰然。

問朱子論呂與叔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爲中者而執之。竊意延平先生常令學者思未發時氣象。恐亦是求見所謂中者而執之之意。曰延平所爲中者有實理。正欲人于此時體認天理。非釋氏觀心之謂。某嘗夜半起視天體。見萬籟闕寂時。大氣運行不倦。于此可以見人之心體矣。

延平先生力量甚大。看來似只尋常。忽然撥轉一箇朱子。何等力量。朱子早年已浸淫於彼說。不是延平誰能救正得他。錢侯曰。此理明時。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學者須要到此境界。方住先生曰。此亦無他。其要只在改過。若能于日用間。動靜語默。隨時體察。有過即改。不怕不到此境界。

問費隱章夫婦之知能。何以必說到居室上。曰不但是夫婦。全章都是說此事。正見其爲陰陽化育之妙。問如此看來。爲飛魚躍。正當指生生不已處說。何以大全無此說。曰此是大全謬處。而今且看應始交。必高飛。魚生子。必上躍。引詩二語。正爲此也。故註中特下化育二字。今人先看得此事。鄙褻不堪出口。不知此却純是自己私欲做主。故然。聖人看來。正是天理微妙處。全部易經只說陰陽男女。詩首關雎。書先釐降。瀉洎。誠以此乃天理。

呂子評語附刻

壬

正編

人欲分別關頭。于此能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即是化育之妙。即是與天地合其德。故中庸此章。特指出此事。示人以求道之原。下章便說子臣弟友。譬如行遠章。復從夫婦說到父母。蓋夫婦兼統仁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于其中分別出仁來。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于其中分別出義來。由父子而推之兄弟。爲仁之盡。由君臣而推之朋友。爲義之盡。夫婦是大極。子臣弟友是四象。子臣是二老。弟友是二少。

問舜其大孝章。曰大全說來。都是以下五件做成一箇大孝。惟某看來。乃是以一箇大孝。做成下五件也。若道以下五件。做成大孝。則堯何嘗不爲聖人。何嘗不尊富饒保。何以獨稱舜爲大孝。自古聖人未有不孝。惟舜之聖人。則尚是一件孝。做成其他納。撥竈門雖都是德。然總不若其孝之爲大。所以四岳舉舜。亦只

說他克諧以孝。堯遂妻之以二女。直至于受終陟位。豈非尊富
饗保皆從孝來。是其孝為何等之孝。所以說箇大孝。中庸引此
以明孝本庸德。必如舜之孝。直到如此地位。方是庸行之至。若
如講說所云。則王莽曹操皆得謂之大孝矣。

凡驕盈猜忌二者。最是害事。漢高之得天下無他。只是善任人耳。
以齊楚之地分王韓彭。令各自取。此為善任韓彭也。若將韓彭
置之麾下而後用之。則為羽所擒矣。韓彭何能為哉。任人一事。
非但有國為然。今朋友間託人代為一事。亦須開誠以待。若猜
忌中生。則鮮有不害者。弟覺察不可不明耳。既以託之。須是開
誠布公。始終信任。方可。故學者度量不可不弘。心思不可不密。
師友之功。只在思辨。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即非學。知一
邊條。日却居其四。可見誠身全要在明善。明善必須師友。師友

呂子評語附刻

共

正編

之功。又只在講習箴規上。可以效力。到得立誠。雖師友不能為
之助矣。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今日於此講論。謂遂于程朱之理。毫無遺憾。則吾不敢知。若其塗
轍之正。與所以講論之心。一出于誠篤。此固吾黨所能自信者
耳。

某六七歲時。精神甚弱。常有夢魘之患。至十三歲。即自知于書理
上講求。十五而後。此理爽然。見得後遂不作邪夢矣。

某於醫道。亦只從集註近思錄中得來。

凡事到精義入神地位。只是一箇切題而已。如度曲亦然。每唱出
一字。自始至終。不離某音。即是擅場。故精於醫者。必先審病因。
一切變症。俱從此轉出。乃為切題。

壬戌正月。見先生于驛司橋舟中。先生曰。去歲幾登鬼錄。今自分

得必死症。不久於人世矣。修短有數。所耿耿者。胸中少有所知
識。嘗欲得同志幾人。相與討論。尚有幾件事。可以發明。今遂無
可傳授。虛負此知耳。

癸亥五月。先生疾病。一日。人問疾。先生曰。夜來覺更甚。以今日却
交芒種節耳。因問交節何故病甚。曰。人在天地氣中。猶魚在水
中。魚不見其為水也。然無時不與水接。人不見其為氣也。然無
時不與氣接。人與氣有一息相接不來。便成疾矣。故值節氣將
交。病每必甚者。緣日月一交會。則天地之氣一變。天地之氣變
而人身之氣變不及。便接天地之氣不來。所以甚也。又問節氣
以何為甚。曰。霜降立春二節前為尤甚。一足收斂之始。一足生
發之始耳。

呂子評語附刻

七

正編

是日晚。待立耕釣居庭中。先生曰。適來靜坐默念。吾行年五十有
五。然計來生於此世。只可二十年耳。自甲辰以後所為。方可謂
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從前三十五年行事。愧怍不可勝悔也。
又笑曰。吾行年雖短。然他日這篇行狀。却自難做。平生更歷境
界。真難殫述也。

先生常自言。教人于小學工夫處少。故見學者言動有不檢束。輒
痛懲之。以下遺事

先生每見人閑走。便不悅。曰。此只是心思散誕耳。

先生教人。大槩以讀書窮理為主。而輔以居敬涵養之功。謂近來
一種良知之說。銅破人心。不致知而務力行。則必為冥行。不致
知而講主敬。則流為虛寂。故吃緊處。必以致知為先。譬與高明
之士言。必戒以持敬。而與誠篤之士言。却只教窮理。

先生接引後學之心。惓惓不已。四方有來學者。必喜。然遠方之士

不輕引見。或以門人而後進者。亦必令於近地且居。久而觀其志趨專否。然後納拜。或嫌門牆太峻。先生曰。今日學者徇名者多。務實者少。不得不如此。況這裏門風淡薄。自然來遊者少耳。先生與人講論。其人或不悟。必反覆開譬。俟其明曉。乃已。雖終日言而不倦也。

外間不知先生者。輒議先生迂怪。先生嘗曰。吾亦自是常人。鴻達後來見嘗見先生者。未有不歎為和易可親。釋然于外間之謗議也。

朱聲始先生嘗曰。晚村十三歲時。跳擲花壇間。忽軒渠顧余曰。今人崇尚陽明之說。祇帶朱子。吾讀集註。但見其與聖言脗合耳。余驚曰。君子乃爾聰明。但尚須沉潛。未便自是也。晚邨兒時便關陽明。今人乃謂其有為。而然豈非說夢。

呂子評語附

大

正編

有謂先生關陽明。是欲與近日姚江之說相左。而然聲始解之曰。甲與乙相爭于道傍。姑無問其孰是孰非。忽土院中出一蟻。大聲嘗甲云。汝與乙爭。是尚欲殘吾蟻耳。聞者不抑揄大笑乎。

康熙丙申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語餘編

金陵顧麟趾梓

知閣車痛板

呂子評語 餘編略例

呂子評語餘編略例

呂子之評文非為評文也。即以評文論，亦自獨有千古。近代諸名選家不足論。六朝唐宋以來，論定詩文者夥矣。有一足與之頡頏者乎？有目者試取從來評語，細加對勘，當自得之。實非予阿好也。

呂子所評者時文，其實古今文字之變無所不盡。正惟其不止于文者無所不盡，故古今文字皆不能出其範圍也。讀者僅以評文求之，毋怪其與時選一例看承矣。

呂子論文最惡顛頂，故雖零星偏曲，辨析研窮，必無剩義。正如江河之水，曲港支流，罔不充溢。學者于此逐字反覆潛玩，即可以得其原本之妙。蓋此理本無微不入，心思不到，遂使義理有遺，非細故也。

呂子評語略例

徐編

呂子于先輩每論一家，必各揭其精神命脈之所寄，憑他用意用筆，奇詭要渺，而是非真偽，疑似不容瞞過分毫。即起歸唐諸公于今日，亦應頹首受判。知言之能事，至是而極。于時下文字，雖不無節取，恕收，要多大槩指陳，以本文證合。著語分寸，令閱者高下了然。其泛論源流派別，又隨處發明，彼此互見。故編次但從各本摘錄，善讀者自可融會得之。若以詞理體格分類攙和，或反失其本意之所在，且亦無從查核矣。此編本即正編之餘，故凡已見正編者，皆不復載。如辭達章中云云，皆論文精義要語。然正編既詳，茲槩從略。學者參觀之可也。

各本序例記言附錄，皆出呂子手筆，雖非評語，而實評語之弁冕也。今于關係某集者，仍就某集評語內首載之，其有通論

文字及雜出他集者皆附見末卷後。

文章之變自當從原評本逐一講求此編亦止節存其槩其就

文細論處多不能詳錄簡棄更為不少閱者諒之。

竊嘗聞之呂子門人寒邨叟云先師之有事于評選也非以為

時文也閱人心之陷溺而為是納約自牖之方也然必其為

文也而後可與之論是非藉非文也而又奚論乎譬諸人焉

五官具而後可與言五事五官未具則將不得謂人矣而何

恭從明聰之足云故曰文所以載道也自世之為文者一以

詭隨捷取為心遂不惟理法之是議而惟流俗之所尚是趨

正聲既微淫哇迭起末流波蕩變怪百出始為輕浮佻達繼

以訛諛俚俗而文章之法滅亡盡矣然理義人心所同然使

人人去其詭隨捷取之心而從事于文章之正道則必有以

呂子評語略例

二

餘編

釐然辨其是非好醜之歸而自厭薄其目前之所為者又云

先師謂文以理為主理精則文自高蓋指夫徒事于法者而

言也若直謂之無法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夫文之理與

法有合而助之功焉而其事尤莫先于勿助長準斯說也則

余是編或亦不戾于呂子之意而卷首數篇學者尤宜三致

意焉。

康熙丙申仲秋晚聞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七條

卷之一

歸震川稿內摘錄

唐荆川稿內摘錄

卷之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金正希稿內摘錄

黃陶菴稿內摘錄

卷之三

江西五家稿內摘錄

呂子評語目錄

一

餘編

卷之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錢吉士稿內摘錄

質仁集內摘錄

卷之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卷之八

東臯續選內摘錄

慙書內摘錄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外附親炙錄六條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目錄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首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于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羸危者將安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闕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闕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

呂子評語卷首

餘編

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

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兩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為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即為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為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即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繆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為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晰明此理而已理之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既曰

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為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之。以為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為文。非藝也。論語之所謂藝。註曰。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註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况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為佳文。不則相與辨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殺之哉。足下謂諸子皆

呂子評語卷首

徐編

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誠有所未。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為文。愛其筆力天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批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為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即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為。則當辭之於蚤。先期而來。及會而偷。可謂誠乎。晨訂而午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眾友羣集。即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儻忽逃會。可謂無禮。

呂子評語卷首

徐編

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亦寡矣。不勝人即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微訛他人。務以立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傲岸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才。果毅之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歎。以為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為已虛受。一擊不中。輒思幡然。屬棄。豈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既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學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為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為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為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動賢豪者不少。足下既見某說之非。即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証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悟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繫千里之足哉。與吳玉章下同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然既云不譏游藝。不敢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友。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譏之非之乎。且吾所責於足下者。為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

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為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曰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為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即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為文哉。凡言語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愈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為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即已何必強為。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若既可拈題抒寫。則應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

呂子評語卷首

四

餘編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為樂。未有閉戶私構。乃為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即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為文悅人耳目。為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為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即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即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則將仁可不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推足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即欲使友朋歎服。

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曰處應下拈寫。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為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曉曉徒辯其未嘗非師譏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歎為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道。則某罪豈可追哉。惟足下察之。

呂子評語卷首

五

餘編

兩兄文各負奇偉。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贊。兩兄之為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為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乍更。為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為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為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為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為為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為。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

文亂此不可不辯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為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噪罵。取以覆甌黏壁。鋼其流傳信從。如蘓氏烏臺案。宋門偽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為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盡出矣。答何簡範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為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莪也。枝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媸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浴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時雖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為芝菌也。養之者厚也。

呂子評語卷首

六

餘編

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知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缺為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為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鈔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為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誠必有所緣而缺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為長安聲樂第一。而屈于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擬科目。徽榮舉。為仕宦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黃金帛乞數言為光寵。幸載名字。彼方矜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

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為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為學之法。即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為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為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為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為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

呂子評語卷首

集序

七

餘編

累于斯乃見耳。古處齋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為父。弟復為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躡取為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為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難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凡。退筆幾籠。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鈔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

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為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為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覓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為拜塵黃門。由賣尚書。吹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甄契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為也哉。為其美官也。為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銚鋪。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閹。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裝而趨。又何甄契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為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

呂子評語卷首

徐編

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為媾精。以嬰胎為孕育。其視棄妻子。直徹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為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徹屣之以度世。或徹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為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為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証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為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假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

呂子評語 餘編卷首

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為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為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為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為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為大言。至汚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史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一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為之。故一省備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

呂子評語卷首

徐編

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為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為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為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

五三五

腴然後視文字也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一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况其躁進躡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東華全集

晚村語余天下藝事皆存而時文獨亡余竊疑其過反覆偶詳而歎斯言之不我欺也凡藝事細瑣皆生人之嗜好足以留之故精多物弘雖戲幻無益若可與至道相終古未有舉天下蹴踏哇唾之物而猶有不亡者今天下惡時文也至矣理學家曰害道也志節家曰失足之資也經濟家曰於世無用也詩古文家曰不可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此數家者雖甚惡之實皆不足以亡時文何者佛老陰陽醫卜書畫歌伎擊刺工賈之屬道不同無不相為非笑然其術益精而傳益久者外人雖惡之而為

呂子評語卷首

十

餘編

之徒者深信而篤好之也故天下惡時文時文終不亡為時文之徒者惡之斯真亡矣據濃油之漿抱凍壑之甕秋蚓寒蟬哀吟達曙與昔之篤學好古者何異然若有所迫脅驅使大不得已而為之願斯須做棄以為快者何也凡夫集註章句之所以尊周程張朱之語之所以至六經諸子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之所以合前輩作者源流家數之所以分體製法度創意造言之所以歸古今典故記載成敗議論之所以辨茫乎蕩然一無所關切而別有一應應麻糊腐爛之具羣目之曰時文夫如是奚而不亡然又不止此也今之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其初未有不起家時文者也或終老不能為或為之而不精或精而不得其力於是乎逡巡遁逃取名品之最高者托焉試使數家者拈題伸紙吾知其於齷齪麻糊腐爛之外無他發明也故為理學志

節經濟詩文不成退而為時文之徒猶有足觀者今皆為時文之徒不成退而為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宜其蹴踏哇唾又特甚而不可返也文字藝之一時文又文字之一耳世家遺澤凝結於斯嚴師良友四方倡和資助又略備自少至壯其志氣神明精力非此無所用如是則圖一時文而尚或未成忽焉即以此不能時文之人無祖宗之澤師友之資少壯攻苦之力轉而求聖賢家傑所欲然不能自必之事朝為而夕報成焉其亦難信也今天下幾於無不惡時文者然而道益害足愈失於世仍無用更不足以名今而傳後則時文之不足惡也明矣惡之甚匪獨時文亡其為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先亡也使皆頹首抑志而讀是書理學者於此得邪正之準志節者於此析義理之微經濟者於此審功利之非詩文者於此辨雅鄭之故則晚村之所

呂子評語卷首

十一

餘編

存豈特一時文而其所救正者又豈特為時文之徒而已哉大題

右纂錄文集七條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歸震川稿內摘錄

震川全稿成先生閣前後序文皆不悞後於初學集見是文後

曰是雖不言制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略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

曰太僕以古文為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文即文耳何古與

時之有曰古曰時是二之也又以古為時則太僕強造為太僕

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宜矣奚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豈竟與

古文同耶先生慨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即與子言古

文夫騷賦有騷賦格式矣奏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

式矣其為記序書啟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喻說下至演連

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為騷賦

某以古文為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則公必笑之何也蓋略格式

而專論文則均之古文不可贅斯名也夫既略格式而專論文

即時文何異焉然則時文皆可為古文乎是又不然其不可為

古文者雖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唐荆川所謂以大地為架

安頓不下者皆煙消草腐與今之時文同也時文之足傳者經

緯終古光景長新與古之傳文同也惟今人視時文必以烟消

草腐者為正宗見有異乎其狀者若馬隊之驚豪馳也而又不

敢遂非之以貽笑於識者於是乎有以古文為時文之說故善

為文者自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以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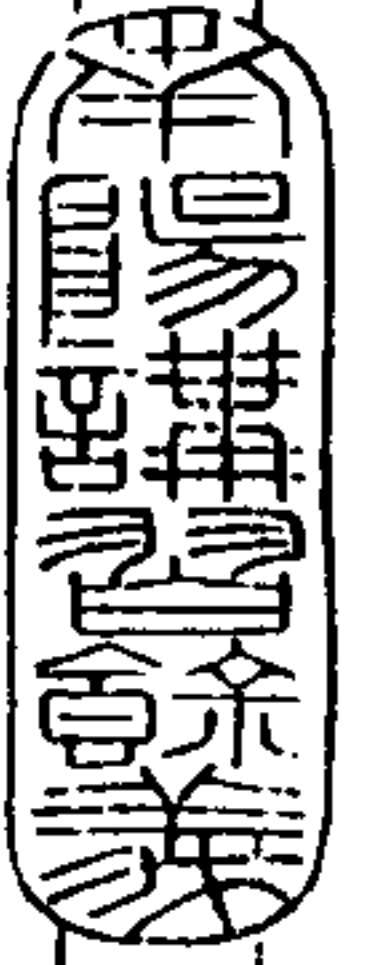
焉而何有乎時文其不能一者時文則時文而已必不可為古

文者也非不可為古文不能為時文而已矣此可於先輩驗之

王守溪羅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菴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

也

也



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

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

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

一而已既已一乎則以此序太僕時文也又何為而不宜小子

志之而亦求夫太僕之所以一者而已矣記言○錢牧齋題歸

州同時奔州世家應任主盟文壇海內名流如王鼎職貢之會

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相與論衡始為

數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為人序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為

古人之學苟得一安庸命而為之惟庸命而為之惟庸命而為

也介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與庸命而為之惟庸命而為之惟

行水上淡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于載有公繼其轍陽子

錄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聲牙論曲不識字句者為古絕佳

身而無不及也此以熙甫之學問種牙論曲不識字句者為古

同流不為俗學所漸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問熙甫上公車

貨驛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

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子肅懸廟碑以進熙

甫讀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周書魏鄭公傳

後按冊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巾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猶

有餘味宗伯每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及及如此今之君子有

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好子固者乎後山一瓣香吾不變其

托矣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裏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

云云何足以論先生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泚筆直

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

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

矣豈學者不當以法論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即虛

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

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太

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覺何况欲他人知之為之賑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無出落方妙此文真不愧斯言其胸中自有鱗鱗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煨燼揣摩形象何足以論先生之文乎如中二比博掄變化於語句之外得兩家之神乃人所夢想不到者而陳名夏張自烈之徒無知妄論以為失却三與字以乎字代之非寫生手夫與乎皆疑詞以上而文勢用乎字宕下故即換乎字以接出倘恍之致有何差礙而猜猜不已此直自供其不通耳於先生何病乎。

其常理處皆得力於經學非講說之所及亦非古文之所生也其不當理處則務欲於經傳註疏之上高出一步此則講說與古

文之通病太僕習而不察耳。

長句用三十餘字惟震川先生有此神力他人便覺冗漫矣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註尤見精神袁黃不通文章之道妄肆譏彈而改為佻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

也。凡秦漢之文未有不粗枝大葉者此震川先生獨得其神也。秦漢之文未嘗不粗枝大葉然非以其粗枝大葉為美也。震川精於理密於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氣渾浩流轉斯為獨立若粗枝大葉不過言其不修飾耳以不修飾槩震川且并槩秦漢無論其淺陋且使後世黃茅白草盡托之古人則其言貽誤不小矣故辨之。

文至不可方物蹤跡惟神於鑒者能勘驗之次亦須近其境乃與咨歎無知者且以為率易為短縮唧蛆甘帶鴟鼠嗜糞如以清

泉沃之但見其煩惋不堪而死耳。風水相遭於澤陂則舒雲蹙鱗繁縷亂霧至乎滄海則橫流逆折傾側潰旋放空虛而棹無垠天下之奇觀止矣然皆自然之勢也。

凡天下為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為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閑文做作者亦為不見正意胡亂綳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他如何有。

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肖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即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換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體認精密則易落圓軟惟先生文愈精密則愈見剛大之氣蓋其

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

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令我不覺失笑爾欲知此自須再翻箇筋斗耳。

不起峰巒不設鱗窟而其逕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烹煉古雅則遇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紙花只好插瓶掛壁一到真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為恨事可想其未出之蘊。

質實之文多結滯闕滯至先生則愈質實愈見其滌澗浩蕩如江

餘編

四

體認總不在口角詞語之中故與圓軟家似相近而實相遠也

笑倚合章文云云。文至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之處直是絕迹

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

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令我不覺失笑

爾欲知此自須再翻箇筋斗耳。

不起峰巒不設鱗窟而其逕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烹煉古

雅則遇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

紙花只好插瓶掛壁一到真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為

恨事可想其未出之蘊。

質實之文多結滯闕滯至先生則愈質實愈見其滌澗浩蕩如江

河之流其中魚龍土石品物萬變總不覺其有此不可與爭斗斛之量也。

絕不向語句下偷腔竊氣。老老實實只講正面道理。此所謂札硬。塞打死仗。鬪力而智在其中。諸君即精於兵法不能敵也。

人之過也節文云云。如此文方可謂之圓緊。未嘗不是王濟之一家法。然非王濟之所能攀躋以其從古文翻身也。後來如許子遜李九我亦講圓緊。則又王濟之罪人矣。

機法圓緊而氣勢儘寬闊。不入圓緊家數。此從古文出身之不同處也。

極圓極緊其圓緊者理。非機局語句之謂也。機局語句講圓緊便成軟俗。正與此相反。

大江大河終古崩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為氣浩大也。不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震川之氣却有本。

王荆石作太僕誌銘有云。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可以語先生之文矣。

不向肢股間藏鱗露甲。渾倫磅礴。取大意於語句之外。真僧繇點睛法也。太僕嘗云。中有寶物。混於數千卷鳥言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豈欺我哉。

言當於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真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方於此信得及耳。

只是理真。故氣足。不發明此義。憑他論文高妙。僅僅皮毛上事。對仗圓稱。必多紐捏。那借之談。體認曲折。必多軟媚甜熟之調。震

川何以不犯。只看書的當。氣從理達故也。

純用虛字轉側停頓。近時頗講此法。而軟俗之聲聒地。看古人於此直恁神妙。請學者即將此做箇題目入思議來。

又一路空漾。而時以實語確語補綴聯絡。氣與題肖。理亦與題肖。如千子言。直不知震川之文矣。震川之文。純就理體直達而氣與之遊。所謂一路空漾者。皆理之確實為之也。若賴實語確語補綴聯絡而後與題肖。則時文義襲之病。震川所異乎流輩而可上追古人者。正在是耳。千子所見。止在章句之間。宜其言之陋也。學者以此言求震川。則惑誤不小矣。

陳百良凡文用之際之間諸字。皆四六體。非古语法也。古文如漢人疊用之字。文勢錯綜。無可復議。若時文比比分合而疊用之字。則篇句復冗。不成段落矣。按先生用之字。文法固有太複

疊處。亦其筆勢熟慣。不暇洗琢。然初無損於長江大嶽之觀。以此指摘先生。已屬夏蟲井蛙之見。至謂之間之際皆四六體。非古语法。時文疊用之字。便不成段落。真不通之村談。直謂之胡說可矣。

歸公文繼韓歐。渾涵羣品。而其說理最為樸實謹密。後人徒欲以寬衍夸曼儼之。不知無此種樸實本事。則其所謂以古文為時文者。皆贗物也。

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直是用不著。亦無許多閑工夫也。

小題說大道理。人都在外邊裝貼上去。故大而無當。震川在裏邊舉起便得。只是道理熟。自然大。此真偽之辨也。

文無訓詁迹相。亦不落空混機鋒。總是見地著實。故下筆超然。但

求超然則不超然矣。

以後儒註解入聖人口氣。此是先輩拙朴過火處。須善會之。至其精神透越。自有不可掩者。又正在老實拙朴中得力也。

隨地曲折。得手應心。如萬斛舟乘風坐溜於大河長江之險。宛轉自在。一瞬千里。觀者驚歎其安流。不見舟中轉篷捩舵一片細心巨力也。

張爾公行文高視闊步。展拓盡態。自是游泳古文得來。後人不善學太僕。僅得其似。則流而為庸為鬆。為一氣順寫軟靡不振之病。須再取稿中簡勁深老之文讀之。得其堅凝之氣。然後可以效其博大。**評**太僕之博大。皆從實學得來。正與庸鬆軟靡相反。吾未見有學太僕而為庸鬆軟靡者也。救庸鬆軟靡。正當以實學。不當以簡勁深老求堅凝之氣也。有實學。則氣自堅凝。不則

名子評語卷一

張爾公

七

餘編

簡勁深老亦偽妄。諸評但知講文氣。故讚與規皆皮相耳。是亦無實學之病也。

凡為文不肖正而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乃生旁敲借擊。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而實講。豈不斷絕讀書種子耶。讀先生文。當求先生何以能至是。

累隆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憎實做。為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為也。風神淡蕩。其力浮於筆墨之外。又無脫落不舉之處。深於古者乃知其用意耳。

大學之道節文云云。謂精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而

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過於此。正使賢儒指摘駭亂於其下。豈足動先生一軒渠乎。篇中直用六經成語。正是化工手。而或且譏之。妄人不知好惡如此。震川嘗自謂已未墨中。用齷齪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破醜詆。丁未中庸位。言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六節。批一粗字。因歎舉子剽竊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為何物。豈非屈子所謂色犬羣吠。吠所怪歟。先生文品震世已久。評者猶云云。何怪當時之按劍也。

物格而後節文

云云。文子

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字。則為上節矣。此文尺寸不苟。**評**子子所稱。稱其法也。吾所圈識亦指其神於法也。然法雖高。可以慕而得。震川是文之不可及者。在其逐股實講道理。皆深造自得之言。非時文鈔撮之所常有。不可

名子評語卷一

張爾公

八

餘編

以套仿求也。但多讀書講究。則自見矣。學者勿僅在圈識處泥眼。圈識者。時文之準繩。不圈識處。不可以槩語須其人深造而自得之。乃信斯言不妄耳。

題苦空行無奇。則但於局陣求異。好新者為凌駕破碎。仿古者為挨講轉換。技止矣。識者觀之。其空行無奇如故也。太僕拈來。便句句有精理。令人尋繹忘疲。此有本與無本之別也。

題多排比。人或以巧法經營。或以氣勢運轉。總不若先生以理為行止之官。而法與氣自赴也。

輕淺淺寫出指要。詞不煩而味自足。視添撰浮夸。都成孟浪。支剩多。則本義益障耳。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寔。惟太僕能備美耳。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蕩間。令人

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穆文王節文云云 **艾千子** 一氣奔瀉瘦硬蒼嚴 **張簡公** 簡鍊精

確而長江大河之勢自見 **理** 至則氣達達而不泛溢於支辭

則簡簡而曲折運意於不窮則理益厚而氣益充此瘦硬蒼嚴

而長江大河之所由然也千子爾公見其氣體矣百史謂其率

爾操筆何微妙之存其諸弊者無與乎鐘鼓與

會全題之意如家人之面目雖夢寐能舉而後以法寫之故者筆

如生震川嘗云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以

為不似也其必有得形而不得神者矣人皆從耳目口鼻大小

肥瘠求似故累墜支離耳

行文之或整或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知其然之趨郝伯

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其與節文末段若太僕當時用非體亦

子評語卷一 **震川** **九** **餘編**

必別有風致而彼忽單行又見錯綜疎宕之妙乃千子以為前

整齊者後必單行已成呆話而百史又貶其散為疎緩則又粵

雪蜀日之見矣

疎 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為古者乃所為真古也

艾千子 先生之文以氣為主有以澎湃浩瀚為氣者史記之封禪

下華書之類也有以精悍圓緊為氣者史記之論贊類也然皆

其氣而御之時文以排偶為體而能本史遷之散為整體變

不傷者其惟先生乎 **東** 東鄉但知文字體氣故說來說去

散處要之震川文字之妙在理蘊精到高人數等故出

耳論氣已落第二義况整散粗迹耶

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曾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

之家終不可以入道也惟先生於此理顛倒橫豎

如一故區畫疆界能絲毫不混

每題中有縹結盤錯及闕竅屈曲之處經先生營構便無微不至

而渾成無迹更難蓋他人專於此處講究賣弄亦在此不得不

叫器有迹先生只看得理足而妙法自在其中原無意重此故

自然無迹非別講無迹之法也別講無迹則又有無迹之迹矣

艾千子 前整者後必散 **此** 此種醜論似高而實卑若以為活變而

反成死法誤人不小不可拘也即前整而後不散或前後皆散

亦復何異

文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

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非比到底

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勢到局成神行官止

豈有一定之法况文之佳惡初不在此千子每以此論大家古

子評語卷一 **震川** **十** **餘編**

諷多見其陋也

勝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

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此耳

忽於中間宕開一波是古文用閒之妙却正使題意精彩百倍若

不當緊要為真閒真閒則謬矣

精密道勁如神禹鑄鼎細悉萬象之真不特其型范之奇非人智

所及亦由其採金煅鍊之精足使纖毫畢露而大物渾成學震

川者須見此意

文中引用成語雖多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又別自意義朱子講

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

足為大家病也

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為知者道耳

隨題寫意。意到局成。若無難事。正使人經營竟日。越差排。越不。當乃知作家之難也。

其見理真而高。而細而活。此數字缺一。便不能到先生田地。蚍蜉不知而妄撼。皆韓子之所謂羣兒愚也。

周公成文六句文云云。是絕大絕奇文字。即稱之為高文典冊。

猶屬皮相。直看透聖人全體大用。得其制作所以然。從禮字原頭說下。精粗義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其理之大也。把握大意。破空橫行。不屑屑依文演氣。而題句無所不盡。又未嘗有溢思。開筆寥寥。短幅讀之。如長江東注。滾滾不盡。此其文之奇也。于子稱其推體至情。尚落小樣。餘子譏訶。乃鴉雀笑鵬運。更不足怪矣。

文至簡當地。真不爭多些子。後來只是開套頭。儘力添捏。具眼者

呂子評語卷一 震川 三 餘編

以為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理解精熟。手筆高古。故變化在我。無復繩削準擬之勞。視世間講格式講機勢者。皆蟲蟻自作穴中語。病者聽之。驚若牛鳴耳。

古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漫漶不緊嚴矣。文之古不古。

高不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亦有波瀾。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說法耶。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而後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境。此種妙處。却源於莊史而禪家竊之。為機鋒作用者也。

畫家寫面影及樓臺殿閣。必帶二三分側勢。不爾便動手不得。惟

先生文處處是中鋒用筆。正面實寫。而縱橫跌宕。變化不窮。豈非化工神力。

春容大雅。詞義鴻懋。方是盛世臺閣文字。緣其骨法尊貴。望而歎為天神。若肥頭團臉。苟取榮膺者。到處都是。是為賤相。豈足以言冠冕哉。

驀直寫去。如大江東注。隨地為曲折。却只是一脉。赴海其氣足也。

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敘其略。一時遂以其文為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鍊詞句。尋議論。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于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寸於衣褶著色。求工巧。

呂子評語卷一 震川 三 餘編

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空摹大話。便不精深。精深則氣局不大。此兼之難也。

周介生渾古之極。先生短章。常有勝於大篇者。陳百史震川長篇。渾浩不愧歐曾。至於短篇。寥寥數語。言既短縮。而意無餘味。亦當日偶為之耳。必以短勝於長。過矣。雖寥寥數語。而言簡意

厚。自然含蓄有味。正使後人竭力婉發。無能出其園中。此真先生不愧歐曾處也。百史以其粗心。求古文形似。其自為文。亦膚廓緩滯。無足觀者。宜其尋佳境不得也。若介生所云。則又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先生文長短各極其妙。以多寡較工拙。總屬菜餚之見。此等評本不足存。恐其說足誤後人。故錄辨之。

題苦平板無出色。只坐看得道理粗淺耳。於是講變局。求新論。支空架。出偏鋒。總於粗淺中尋方便法門。越裝扮奇巧。徒自呈其

粗淺之至也。入先生手。極庸腐事。更見精新。此豈可求之體勢。名句問乎。

楊維筆勢飄舉。力大則輕。力大則輕。四字。極善於論文矣。然使人望洋而怖。以為不可學而至也。吾為下註曰。力之大者。只爭見識高一層耳。問見識何以高。曰。只在看書仔細。看書仔細。豈不可學而至者乎。

字字還他正位實地。不弄一毫花手。此是絕頂力量品格。吾嘗笑陳同甫。自謂不能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而又自詡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古未有不能研窮。辨析而能堂堂正正者也。其所謂堂堂正正。只得一箇粗耳。如震川真。再稱堂堂正正。惟其精於義理精微。古今同異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其神奇處。而精深雄渾。理至法高。勇者不能

程其力。智者不敢徇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朱子集註。字字秤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為。亦不能知矣。

發明於庶節文云云。陳百史參用易語。為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經尤難用。正苦人不可借耳。學者為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汨汨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為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据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但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看此文者必

以為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太僕真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且懸此境界。以俟異日。莫便一笑置去。

吾論文最不喜說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震川先生圓處。却純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之所為圓者。非真圓也。

凡作大文字。固須間架高濶。然間架實恢擴不開。須從識解求之。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即無生發。是生發得此訣也。變化字宙。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地矣。

如題須運旋無迹。曲肖白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大氣舉之。朱子所謂弄死蛇者也。

如水落槽。不欠不溢。如金入範。不躍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爛熟。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為樸鈍。不識其

縱橫自由處。直是生龍活虎。

文章裁製。須有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中境界。全不如是。及其局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成死板法度哉。

物交物句文云云。此等題極易作。織雉之言。縱者織雉。即落晉人籓籬。入莊列香火。與孔孟風馬牛矣。看先生著語。字字深微。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儒高座說經。彼捉塵尾者。直無開口。貼脚處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令人鈔套古文。惟恐人不知。此真偽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奇。固不易。縱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縱跡。然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

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

文到淡極渾極其身分高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猝乍也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闔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時手非無偶致靈機然只是閑文架子多耳如執鞭講究單靠與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同與塗乞無別矣真本色人不是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文有國手爭先一著要自不多正復難到也

唐荆川稿內摘錄

荆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

求上焉遂為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駁駁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荆川之學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宣稿未嘗敢竄入異

呂子評語卷一

荆川

去

餘編

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剔寫

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而得

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荆川先生熟

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餘諸公則不過時

文而已矣於古人實無深得也艾于子刻震川稿而以金正希

合焉正希文雖佳然以當太僕夫何敢夫何敢陳名夏輒欲以

茅鹿門駕震川而詆荆川為未進於古法予嘗笑謂牧豎譏評

今古雖顛倒淆訛而人莫之責以其無知耳與之辨論即兩牧

豎矣言記

荆川先生文寫人物則畢肖其生摹語句則新脫諸口敘事斷案

則活現目前描畫情理則曲盡世俗皆得史漢之精思而其排

場伏線章法段落機趣句字轉換之奇變亦熟得其妙然此猶

文人之所講也其自言於陽羨山中悟詩文末技如羊棗昌歆之嗜不足飢飽人於是取程朱之書讀之半月乃知其發明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此類書近世英敏博辨之士以為老生爛語束閣不刊觀雖徹精於文字竟不於老死而無聞觀先生此言足見其用工迥異於文人固宜其為文而自胸中流出天然合度而得意却在筆墨蹊徑之外也

先輩作文定靠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朴實有法度有學識處

文獻不足一句文

云云荆川守溪乃逐字發揮格荆川拿捻大意成文較王先一著亦未嘗不是逐字發揮格但荆川熟於史漢氣局大轉捩變化無迹一時捉摸不著不似守溪門徑尋

呂子評語卷一

荆川

去

餘編

常易入耳德不孤德字直擒仁義廣居大道說是儒者老家當然使艾于子必嫌其引孟子語以下選家必訶其落立正位句矣論文不講實道理而拘牽章句語言豈復有儒者之文哉

凡立局須先識道理題中自有一段道理便有一樣章法以達之自無強揆之迹吾故謂法生於理也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蛇此後人以為不必然者古人以為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

喪而不能至者也

只道理圓瑩簡淨說來沒弊病便是先輩極高本事後人要講活

脫不著迹却便弊病百出矣

時文增出若干閑議論總於本義不足本義既足者筆不多守守

守守

皆精金玉。回顧閑議論。無非蠅凡蛆帶矣。

其排場一線貫串。令人如見。其妙得之子長。其鋪張綜密。關照精細。無處不周匝。其妙得之孟堅。

或謂只以已意詮發。究是討便宜法。不知此非討便宜也。本可以順而故斷。此不能順也。故謂討便宜。若是題道理。於口氣中斷乎發明不得。若但以含糊渾話還之。亦是討便宜。然一無所發明。有何意味。先輩於不可發明者。必要發明。而生出爽敘夾斷之法。正是犯難出奇。與討便宜者相反。奈何反以此少之。有其來去變換起沒。真是憑空不測。茅鹿門以為文通造化。非浮譽也。

文字不特作者難。即知之論之亦良不易。

布設不遠不近。層層出奇。步步有法。忽起忽滅。忽起忽收。却只一

氣流出。任他平淡空虛題目。到手便有不測變化。非精深於古文。未易領略其妙也。

漫空起雲。雨點却落在天外。此無中生有之妙法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汚齒者也。

通身起伏照應。法律精嚴。而得古文變化之妙。一氣游行。不留影跡。所謂繡鴛鴦看金針不傳者也。然此亦為凡眼言耳。果具隻眼。有繡鴛鴦。便瞞金針不過。

季氏將伐章文云云。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荆川先

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曾文字不可不深味。此法不起歐曾。歐曾學史漢來也。荆川熟於史漢。故能得歐曾之妙。但知歐曾其法便死。不能及歐曾矣。○文定批是文。其圈點勒截。即用荆

川看史漢大家法。荆川取之。疊山迂齋。今鹿門八家文鈔。乃荆川本也。鹿門綴評焉耳。讀古今文字俱當用此。則眉目分明。見作者命意及法律不苟處。○所圈勒止指其關目局段耳。其妙處須看其鍛鍊全題有略有詳。有提有放。有縮題內有補。言外忽起忽落。爽敘夾斷。無一句沾帶。無一句遺漏。筆法句法字法皆得史漢大家之精。乃能有此。不可以逗圈處粗心。忽略念過。此先輩所謂著不得許多圈點者也。

秋月直上。碧落如洗。太虛中稍著雲霞。便礙萬里清光。蓋欲虛實不雜耳。文至純以空行得神。其言自是高深。于子看做平常頭。中語者眼低也。吾正謂高深語亦有川不著處。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搨。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奇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時人漫無把柄。略曉得有立柱

作骨。呼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為無難。正如弋陽腔說九宮十

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之。况真崑腔乎。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荆川能縱橫驅駕。點金

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竈。俗眼訶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諢為妙耶。又云開後來習套。吾未見

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總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

不通耳。

通篇做題字。並不露題字面眼。今人定滿紙呖呼。要人知我做此字者。定不會做此字者也。

先輩法度之精。鍼線之巧。至荆川而備矣。而純乎大家古文氣骨。

局而甚宏遠。不僅以精巧自顯。此先輩中所不可及也。其線索之密。如老女治機。分線布經。提拽皆有度數。錦文雜組。要只是法細也。

萬物並育四句文云云。荆川答皇甫柏泉。自謂其文所謂宋頭中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正如村俗匠人。不欲呈技於輪扁。故不敢請正其詞。諷皇甫也。至矣。此等文若不從太極通書正蒙會其旨趣。那得此高簡的實之妙。近世名士。祇求秦字漢語。却不曾得秦漢家奴脚汗。便欲調詆宋人。視荆川此等文。又將何如也。

文境高古。老紫如深秋。登玉女峰。羣山之顛。萬木之杪。皆在脚下。上而日月星辰。亦別無他異。然天下奇觀。却無過於此矣。先輩論文。品以本色為第一。荆川亦謂具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

呂子評語卷一

荆川

九

餘編

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人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情不真。理不當。即顛顛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文之妙。亦只是步步逼得緊。變化從此而生。

摹寫語氣。如新脫諸口。其中鈎聯起滅。轉摺倒互。曲盡其妙。而天趣橫流。一筆揮就。須知原不在語氣上摹寫也。

雋巧終不能勝老當。故知凡文求雋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文至冰清雪淡。直是難得滋味。出須不食烟火。老仙可與畫地爐共語耳。便是急流勇退人。到此也去不得。何論俗物。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之所能為。亦并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開口自然流動。得其神理。乃能搖曳夷猶。

荆川之文。一題必有一樣法度。至什伯千萬之不齊。其法豈可求乎。可求也。但舉一切講章與時師指授之陋法。一洗空之。至於盡忘。然後取白文諷詠。得其自然神理。節奏如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批卻導窾。因其固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為。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只此數語。足以盡荆川之法。所謂一題一樣。什伯千萬不齊者。止此一樣而已。

昔者趙簡節文云云。洪濤汎流。渾灑旋洑。魚龍沙石。神物百變。皆挾之而東奔。斯海內之奇觀也。請問講先輩法家。此為如題。挨做否乎。陵駕才情否乎。敘事著議論否乎。為案為斷。眉目有不分否乎。股法段落。合繩尺否乎。若知必瞪目直視。欲發聲而不知口處矣。

呂子評語卷一

荆川

三

餘編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清真刻削。不著脂粉耳。不著脂粉。而精彩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矣。

問有餘句文云云。就曾哲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沂水胸懷。就曾子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即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司馬遷為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荆川文。從史漢得力。正為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段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荆川截搭題文。人但見其流走圓融。一氣順成耳。須翫其中鈎縮。提串顛倒翻跌之妙。如李營丘畫樹。必無一寸直枝直幹。而千霄拔地之勢。益奇。慶曆以後。講截搭題法。皆從此得宗。然不能尋其自然流轉一氣無迹之妙矣。

有真情有駁辨有比例有判斷此題外之堆垛也先案後斷則敘處呆板夾案夾斷則忙亂支離此却將題中題外堆垛以一鑪鎔鑄而出之或插入敘記中或提出語句外或增補閒情或簡省文法可長可短忽整忽斜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敘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略東漲西塌情事不殊境界頓易此所謂化工手也惟荆川得其奧耳

組織記事問答忽在語外忽入語中有形無迹用筆入神此精於史記者非時文揆講之所有

五言及句云云國杜子美詩最多拙朴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鏤人情正於拙朴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曰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

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為宗而其譏當時名家消磨剝裂於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冀為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利國人驟聞華音不省為何說其唾罵如此正有得於少陵宗旨耳此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真爛漫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修飾字畫為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斯可矣... 云云... 大開大合一筆鋪排彌望千里蒼蒼莽莽不知所歸乍覽之似拙鈍似疎漫其間經營細巧神針暗線錯綜洄伏皆藏於拙鈍疎漫之中評者遂以為文勢不聯貫幾乎笑殺荆川也

孔子之任至末云云... 隨手布置縱橫由我妙合自然令人其中者如武侯江邊亂石迷離不辨所之此等力量荆川實自向

班馬密室內得其寶鏡三昧來只看他中間六段渾藏隊伍首尾此班馬章法鋪演之妙也一結開波獨見情蘊含蓄掩映此論贊寄託之妙也寫孔子行道句句發明孟子受餽却不曾夾插此傳志用意之妙也後人不解古人作法不但不能為拜且不能讀輒敢評為順衍成文不得其筋節所在豈非村頭陀妄訶法王曠劫當墮阿鼻者耶

雙峰瀛天中間石梁懸渡清秋空嶽無纖毫雲霧虧蔽居人以為本體如常觀者得見真形遂成奇絕要知此等文不是古人不持寸鐵借刀殺人趁空打劫不煩言而意徹此自描活遞之法即禪家縱奪機鋒正在回互得之

雜揉游績自具錦機烹鑪煅錘自開丹竈還題位之自然造吾文之奇特乃知呆講換演者入死窟凌駕跋扈者落魔軍也

開合轉側起沒斷續逐步變換意境屈曲無一節馳騁寬衍而其氣直達其勢雄勁蓋必變換屈曲而後成其直達雄勁之奇此古人之秘密藏也歐曾以後於荆川見之學者熟玩自得其妙馬君常謂直還本題略加翻跌便極變化今人無此識力不可下此手然不可不知先帶有此法門其說已極庸陋或又改之云不可藉口先輩有此法門則直禁人作本色妙文矣不知此正是先輩正宗初非別傳異體何不可下手之有吾正苦人不可藉口此法門耳要之此曹看來原是馬腫背也

荆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學者正宜參之
道理真則不消賣弄道理熟則不待安排

一氣旁薄直達而屈拗蟠旋無一筆直下節節相生相顧或偶或單若有股法若不論股法其中紀律精嚴又復游行自在神通至此直不可方物矣

時下謂經無可用處聞之不禁啞然公自不會用耳如詩經誰不讀來乃竟廢為無用真在此一讀也然今人讀詩者又有穿鑿翻案之患則其罪又重於不能用季本極無知妄作或謂荆川受其說此誣也荆川與季書云願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眾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其教正之至矣

呂子評語餘編卷一終

荆川

三

呂子評語餘編卷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為渾灑踴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開風氣冗弱茅革彌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為古學救之以精鍊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於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

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後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由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啓禎閑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以上目後跋識

呂子評語卷二

黃葵陽

一

餘編

上下照應之法至先生乃精成弘之所未有也然皆於實理發揮自然照應是為天巧慶曆以後乃求之詞句間至反屈本義以就之則悖亂矣

凡扼要語爭道理精實不爭語句濶大

生財有大節文云云認自論文者以圓渾為宗則優邵宜矣然此是自將時文放低不入古今文體論耳若以正法眼觀之道理真氣象大法律高手筆古豈有出黃上者乎試再讀邵作自覺容悅之意多大人之風衰矣真讀書者自辨之此非時文小事也

小講古人直入上脈不為全題巴攬其法極高今人定要說盡似有法而實非法也

上下縈迴一氣其中縷索絲毫不斲金鍼在理不在法也然法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精密矣。

文貴潔靜精微。然精微不真，則潔靜亦假。故行文鍼線，只在看書時見得道理瑩貫處便是。若謂細鴛外別有不度與人法，直是瞞天誑語。

作者之文，其精神與題意相副而止。莊子所謂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斯幾于化矣。陶鍊既精，其精神跌宕，皆古文之自然。不可以工拙長短相形似于天馬也。

士不可以節文云云。**宋羽皇**二句語勢呼應甚緊。上下俱著實不得，因謂上下俱著實不得，故近文多用空詞架過。其所謂著實不得，以有下節也。然下節只礙重遠不礙弘毅，則第一句未始不可著實也。即第二句不宜說如何重遠，然重遠之所賴乎弘毅，仍未始不可著實也。竊謂書中總無著實不得題目，都被

呂子評語卷二
一粗心人輕易立論所誤，讀此應悟。凡題目自有箇著實而不礙處。大家正於此見神通耳。

文字論法度機神，猶是古人皮毛耳。古人難及處，却在命脈。識得命脈，講來方有歸宿。

文字亦在是矣。須知朴直二字，亦對今人言耳。此正古人之巧妙也。今之巧妙，乃古人所不屑耳。

後來講提縮鈎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穉即鑿，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截搭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攔絕之法。此文字以自然大雅為第一流也。

每比各有義無一義複合而節次相生，極開合反側之法，亦無一法板滯。古人于一句題，變化精密不可叵測。若是只是意思多。

道理實也。

凡為吉祥冠冕之說者，其文必膚鄙。其人必佞柔。正君子之所謂不吉祥冠冕者也。

逐節過脈，用意都在上截，落下如錦機一片，不見梭扣之迹。此法先民所未講，自先生始精。

脫然心口之間，了無難處。此是道理到熟時也。

後人攀躋不上處，止是道理說到極平實，滴滴落落，窠槽耳。**王荆石**雅淡中帶沉著，惜也。才情俱盡，探之易窮。此陶柴桑詩似稿而實腴，李營丘畫似簡而實厚，鍊丹成黍粒，鑄劍作香丸。候也。荆石之云，徒見其本領不濟。

有理有事，有情有景，有敘有論，有聲有色，有照有用，數者一滾流出，摘之無所不備，按之不見其迹。官欲止而神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文至此化矣。

頓挫泳歎，淫泆深長。此西漢文字之妙。歐曾得之，加澶漫耳。看得此理無纖芥之疑，如自已胸襟流出，詳略轉折，悉當其分。其閒忽用一二筆襯筆點綴，更覺分明有神。此大程子說詩之妙也。

民事不可節文云云。**楊維斗**句字多照全章，意有餘於題外。

士先輩作長題，不用提掇照應。然或失之太直，萬曆中季以提掇照應為工，失之太曲。近日失之太亂，調停古今。此可為法。

楊錢二評善矣。又須知其照全章，若不覺其照全章，提掇照應若不覺其提掇照應，但順題發義而已。細按之，知其用意深處。近日沾沾于照下提掇呼應誇得法，標題吟喝，惟恐人不知其所為者，及按本文，却全無意味。此非先輩之所謂法也。

未流論法。只在分股立柱。挨次陵駕爭高下。此猶是牝牡驪黃之相也。古作者之法。却在精神貫注。一片空行。於無可蹤跡處。自立綱宗。如高祖入淮陰軍中。更置部署。雖多多益善者。失却兵符在手。此自在兵法。非諸君之所知矣。

小題布置生發之巧固矣。而尤難其典雅醞藉。今文即有其心思。不得其學問運用。開口便俗。徒增醜耳。

金正希稿內摘錄

崇禎初一變為古文之學。多以馳騁浩衍雄深蒼勁為勝。先生獨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詭。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心為之移。又迷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正希舊文。稍遜近作者。少渾灑之氣耳。乃知古文以氣為主。文氣隨理變。先生文俱從刻削而得。初時所見之理。依傍儒門。故繩尺謹嚴。而于儒之精微未盡。故氣亦澀縮。後通宗門旨趣。文亦縱逸。不可控制。然其弊病亦不小矣。予止解文氣。故其言然耳。吾謂古文之氣。必以理為主。

文子子 湘州以縱橫家見長。微雜禪鋒。視正希殊異。吾終不以彼易此。但涉禪鋒。必以縱橫見長。本是一家眷屬。正希先生最精于此。湘州不及耳。予子之云。適為正希笑其被瞞也。

小講下每用散行數筆。即徑點全題。正希好用此法。然有出奇處。亦有突盡處。須相體用之。

夫子溫良句文云云。題有正面認真平衍不得者。若從夫子呆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于語外洗出不關權用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竟向邦君心目中看出夫子。向旁觀心目中看出邦君。心目中夫子。五者之妙。都在得字中映出。四

面貌取全神。盡是畫相邊事。儘著神通。於聖人本位端然不動。此即蓮華色比丘止見色身。不若須菩提巖中晏坐。却見法身也。

其描寫空虛。撰狀不可名言。意象是第一種妙手。

維斗云。正希之文。俱是以題還題。而隨筆曲折。則議論波趣。亦因之以生。如夏雲奇峯。頃刻數變。春水縹緲。波紋愈遠。最善形容其文境。

雄剛之氣。却能出之澹遠。故奇。一著浮器粗莽。便不成氣質。

艾子子謂用子書有迹。便誕而腐。用史書有迹。不妨為拙老。史根秦漢。子雜六朝。其質異也。余以為未當。史失之粗。然尚實。子失之悖。多虛妄。不經。以理異故耳。

古不足羨。羨其所謂古。非今人抄經撰子以為古也。古而奧不足羨。羨其所謂奧。非今人浮誕險澀以為奧也。一種淡處曲折處。吾所服膺。古而奧也。淡與曲折也。俱不足為正希贊。即有勝人。亦止是皮毛上等第。相去有限。須得其至意直流處。不肖為擺設體面之言。所謂心不負人。面無慙色者也。

正希自云。無有高妙處。但俗氣得片時不來眼前。吾以為俗氣亦隨人意見。正希所指。只是時文混帳套頭。其為俗氣也。醜而易見。若和尚講語之俗氣。既腐且俚。開口便腥穢。正希又自不覺也。

艾子子 正希文痕跡盡化。整齊之中。時出不整語。學者當觀其氣勢。旁渾雄處。不必以解題銖兩處繩之。文必理為主。而文氣足以達之。乃為至耳。今但以其文氣佳。而反不必繩其解題之謬。抑何悖且陋也。即論文氣。所謂磅礴渾雄。自在神骨。神骨

誠磅礴渾雄如震川文板板作排偶體。未嘗不古文。今但以其單行不齊整處指為古文老手。即離理論文亦陋之陋者矣。此最易疑誤後生不得不辨。

宛曲題文須宛曲以肖之。固也。然多學婆子舌頭以折腰。鼻頸之態。吐麻糊綿軟之聲。無論聖賢氣象。即古今文人才士亦必無此沒骨頭猥狀。正希文曲折回斡。如絲絃蜿蜒蘆葉閒出沒風雷都是神龍變化。

凡一語徑了者。白語不放了。而其上下中邊乃無所不了。極刻折中自具清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于此境領取其微。

葉滿空山。難尋行迹。松際微月。清光為君。不必更作奇特。留連詠歎。中令人不能自己。此文情之妙也。

理淺而意致極高。從莊子得來。
六
餘編

惘然不盡。是莊子妙境。
漢魏齊梁。追琢光華。極其古豔。然纔著此相。即減却品地。故文字以本色為至也。

他人精彩。標騁眉目。惟恐人之不盡挹也。獨正希先生不肯令人淺測。巉之削之。闕之固之。幽潛之中。其光鬱然不可殫斯亦文章之一奇也。

開端遒然。有意不盡。最高之境。題之搭合。本無義理。做作便成穿鑿。所謂生薑樹上生。只得由他說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洩。

文最不易得。賓主關照。四平八穩。今人乃以粗疎為大家。武斷蠻做為古文。不怕深山窮谷。大有人笑倒耶。

德符節文云。評敘記體須有此排列。時手怕平板。輒用總筆帶

過。自以為高。不知正是沒本事也。先輩用史漢法力。正在平板處。出色後人不能為矣。

風號雨溢。海嘯山崩。皆助其輪囷鬱勃之氣。不作悲涼處。是十分悲涼。子長千古擅場。只是會得此情致耳。

正波後又起一遠波作結。是古文深致。亦自史記來。
子張問十章文云云。評全副精神都用在前三節。此處精神透

以下堆垛。盡如落葉微雲。隨風消散。是少灑脫灑脫。便灑脫。却只得走空伎倆。到先輩樸實頓地。不覺磕著粉碎。此正希平生得力處。正是他不濟處。又不可不知也。

思致斷露。不隔絲塵之翳。而筆頭靈變。步步勾留掩映。故極露處。越包兩有不盡之味。

正希之文。每以轉為曲。以曲為圓。他人之圓也。熟斯其圓也。生熟
呂子評語卷二
七
餘編

則俗。生則古。一從古文出。一從講章時文出也。然他人學為生。則野。斯其生也醇。一從古文自然得之。一則仍以講章時文之

枵腹而貌為古文也。
尺幅謹嚴。其中丘壑頗耐登臨。只是法密意精。法密則意有根據。而生發不竭。意精則法有附麗。而變化從容矣。

以古大家手段。行先輩揆講如題之法。安帖中皆有不可控勒之勢。不可方物之思。此妙惟震川獨步耳。正希乃與之爭席。後生

不知法度。或粗知死格。而不知有真趣妙境者。不可不讀此種文字。

自全局以至段落股法句字。無一不堅鍊老辣。如名將結寨處。雖

溝柵樵汲之細。皆有精意。然只此四字中。亦帶得巴攬俗氣。此是萬曆後名家流毒深於文者自知之。

俗調常從老鍊太過來。

正希文必有開闢之區。令人目矚魄動。終不奈許多禪何。正說處

又忽然敗露馬脚耳。

其至性懇摯。必破膽出血。不肯為皮毛冠冕之詞。顧太求激越處

亦多過頭語習氣。

令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祇成婆子舌

頭。一味軟俗而已。正希文婉曲。直是龍變絲弦。劍飛白練。

蕭蕭散散。自具清微之趣。如與江左諸賢塵尾相對。雖名理不入

聖域。然不得下世路商量。

輕置正面。從對面旁而別出新意。令觀者於尋常巷陌中忽開靈

境。其弄奇討好處在此。然其本事不及先輩亦在此。後來才人

得此方便。儘有生發。然手筆之高古。思路之幽邃。又不可得矣。

高子評語卷二

正希

八

餘編

氣骨蒼峻。手法變活。文格至此。已不勝其高。惜乎原頭不是。動輒

走作耳。

他人為古文。皆貌為粗硬而已。能以雄悍之骨。蜿蜒妥帖于行間。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為。而未嘗有不關之符。不密之縫。則正希

其至乎。

題苦于闕濶蒙曼。人正希手。不覺眼前空曠。行處自在。亦是瀟灑

有得之樂。故凡有題能窮我者。皆當於見識上求出路。

道得明暢圓利。此熟極能脫時妙境。不可以揣摩到也。

洞民生之細微。得國計之弘遠。方是名儒經世。有本有用之文。秀

才時不具此等器識。下梢只成鄙夫耳。

其心精所注。能使無堅不瑕。真文中之虎也。惜其自瑕處。却在好

為異說。若肯依正說。豈不更勝耶。蓋一時習尚如此。雖賢者不

免也。

禪者指道學為腐。不知腐正禪之病。禪必去語言文字。然又不得

不用。雖極力造奇。然畢竟無知言之功。視語言文字皆極粗。故

隨手拈用。無非淺鄙。淺鄙斯腐矣。勿枉誣道學也。

文至正希。真可謂直抒所見。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矣。惜理不精耳。

其不精者。乃其所自以為極精。而不屑為此開之精者也。然不

精正在此。

其精為江西者。其粗必為永嘉。此一家眷屬也。

文子語。場中能矜重典實。盡洗鉛華。非老手不能。然主司大半漸

染時趨。安能識清古高質之文。不足責也。被于子罵殺天下

主司矣。然則文不可清古高質耶。如正希又何嘗不遇世間畢

竟清古高質者少。良主司正苦未覩耳。

高子評語卷二

正希

九

餘編

文章之道。求深乃淺。求奇乃平。若夫淺而愈深。平而愈奇。

吾子正希見之。歐公所云漢人之文。能以文言道。世事。嗟夫。既

謂之世事矣。世人安能以文言道。如漢人哉。求深存乃真

平淺。此精于論文矣。顧所謂以文言道。世事也。須知世事之有

王有霸。有古有今。有聖有庸。豈可見叔孫之綿蕪。即稱三代王

會。魏晉五代之受禪。儀注。即頌舜禹天命。哉。戊辰以後。文日高

古。論者乃謂文字不足關世事。不知此等處不辨。直與聖學相

悖謬而不知。雖高古適成亂亡之音耳。

莽莽蒼蒼。提筆直走。其中奧區幻境。無非妙用。若不知有界畫而

界畫極森嚴。于子且為所欺。可知其變化狡獪矣。

善用蹴踢之法。便使題中節節見精神。結末寬闊有餘地。然講蹴

踢便自有俗法。求古秀靈變為難耳。

以縱爲攻以鬆爲刻寬下網逐步收攏來此是變伎行詭秘傳
文人卽得之爲通題妙法

殺人只寸鐵解牛只芒刃作家得手無多子直是運用不窮彼弄
刀鎗靠椎斧者越多越不濟事

言云云看文字當得其大處如斯文看其結構
極奇潤而鍼線又密對仗極精工而變化無痕凌駕極超脫而

鋪敘不苟氣勢極浩直而曲折無窮真文章之雄也若其滑稽
擊刺處雖極痛快故是遊戲小道耳賞識落此必轉入謔浪尖

酸一路是亦作家之滲漏不可不察其流也
凡得力於古文則變通有法必無束手坐困之事

名手作請談亦尚有雅趣不似近人俚鄙竟是街頭乞錢語
有云云入今人手未嘗不淋漓花簇盡情痛快

然終是熱鬧處見長無此冷峭意味要之能熱鬧而不能冷峭
便是那一邊人物種子文品卽是人品看此文可想見其氣象

矣
凡虛位能實發又不攘奪只是理多而心細耳人謂其落想如萬
弩齊發予謂當翫其挽強引滿不肯輕動弩牙時當之者自須

山摧城陷
意著而語不著神理悠然無窮此是法外法小可未易語此

空靈空渺曲屈盤旋只如家常白話此最是文章上乘然不從漆
園老子得來亦徒爲村姬之白話矣

千子云釋氏如宗鏡錄華嚴論皆六朝文字一義須數十句乃可
了堆叠踳躄婆子舌頭安得以吾輩歐蘇之筆言其理而出之

簡易直截讀之明快觀正希作吾所望者有屬矣又云微言妙

理當求之如來諸大部中千子頗詆以禪學爲文者而斯言又
如是真可怪也要之渠只曉得禪不可入文耳原不曾曉得他
道理不是此一派識見最多也不止千子
比典體最忌著想刻煞故極意生發處俱要包裹于吞吐宛轉間
得掩映逗漏之妙

金在苑先生節義命根也同時許多修飾秀美者真同糞土耳
驟而卽之若平淺淺耳經人百思而其味愈厚其用力都在人

思路三四層後故從皮毛尋之不遇也遇及時他裏面游歷不
盡

正希真得禪肆其文刻警英雋如毒龍餓鷲又當於格外賞之如
看莊子不得以理廢也

不無砂礫剝蝕要其精光難掩望氣者夜中自能識之斯爲真金
耳

黃陶菴稿內摘錄
文境殊清蒼思力亦果銳不向人家色籠

邊拾取狼藉之物真作家氣魄也惜被本心之說所誤與聖
學不相比附程子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後有作者不可不

慎也
文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夸辭不過奄寺之頌美吏胥之謀

畝而已本之經矣而不熟于史則于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
機勢之變不能發據明快惟先生兼攬其勝

明於事理者語不必多自能深中要害所謂曉人當如是也攀古
今臚件繁說來說去祇是頭巾膚殼話頭聽之多少瞋睡

研山小景耳。自有危峰邃岩。曲池陡壑。則觀者駭矣。然猶形具也。至晴際生烟。雨前出潤。若有雲氣為變。斯為神物不可測耳。此之謂筆妙。

比喻亦古文作用。今人都駭聽矣。

大開大闢。直放直收。衝突重圍。蹂躪百萬師。如出入無人之地。大家氣力如是。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熟於世故。見今人之變態。要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透明耳。摸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生文視之。較平平無奇。過人處。然彼皆蒙而易心。苟取富貴矣。先生獨不負其言。乃信浮華之不如真實也。

呂子評語卷二 徐編 凡熟于史學者。必重論事而輕說理。好牽引而略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如此作亦自雄騁可喜。然看得

而不求聖意之所在。最是害事。崇禎開極尊此派。雲開尤盛。陶菴先生閱博淵靖。而綜核史家。故亦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捷給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效其贖也。

先輩大家止發明本文。必不肯龐雜一義。其有別解旁枝。則見之大結足以盡人之才。辨而又不失本文。此大結之法妙也。

古文老境不嫌觸俗眼。但取義的。在人情物理極淺近中。發出至工絕巧人不能道之文。可知不能

文者。只是目前家常日用事。不會理會明白。更無處別尋奇妙。

耳。

今人襲用時文。莫不恥笑。襲用古文。若不知恥。何也。吾謂盜古文與盜時文等盜耳。看此批以盜襲古文為可恥。今則對題抄時文。不惟不恥。且以為妙矣。相去止三十餘年。而廉恥道喪。習俗日污。下至此。可歎也。

老法家鍼線精細。但每于正而却只淺淺地演過。可知意有專精。則力無兼到也。古作者不肯弄小巧狡獪。亦正為此耳。

先生文却又一字一句不似秦文。每按入目。必為拈舞不能置者。何也。明眼人須于此際覷見。如其語可知學古在神氣不在此際當不復云云耳。

屈曲達心。是蘇氏筆妙。論斷題有駁駁處。有出脫處。如老吏引例斷案。雖屠伯不能加。雖慈父不能釋。非關名法高也。只是的當移易不得耳。此便是子長千古傳神手段也。

論斷與步驟曲折相生。層層開放。路路擒拏。圓轉中見其緊峭。史論家辣手也。矩則之密。皆運于巧思靈緒。故天然映帶聯絡。有絮飛樓畔燕度。簾開之妙。然須知靈巧之源。生於博雅。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矩則。則但成俗法。曠劫入驢腹。無出頭日矣。故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功夫。但于時文尋

活套捷法必不可得。

作君子於而不爭等題。便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言。藹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俗人于此。大都亦作和平。酌劑之論。然所流露者。祇得其浮偽圓融軟美而已。疇行者。則又多傲岸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楮墨。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之非流俗所能有矣。讀陶菴文。自見斯意。

一氣渾浩流轉而出。不設欲併欲散之意。天然雄深峻厲。題面安頓。他人費盡老力。却變化于起滅轉摺之中。立泰華之巔。俯視人開雲雨雷電。皆在脚下。斯亦壯觀也。

雖詳於史鑑而不深達治理。則不能為體要之論。達治理矣。而不透人情。則雖淹核明暢。而不能使人刺心動魄。此陶菴史學之精也。

原批理致題。非幽微深妙。即當明白顯快。然微妙者。畢竟不如明快為上。要知明快原從幽微深妙翻得出耳。若無幽微深妙。便不成明快。

文至情理真切處。雖房老可曉。雖聖人不易。自是不朽。**節文**云云。如是文。安得謂非古文。不足繼歐曾大蘇之後耶。故凡為時文不傳之說者。必于此事不運。不能而謬自託于古文。要先不解古文也。

節文云云。當先生之時。門戶之關正烈。妨賢害國者。以詐忠要主。眷其攻之者。又多以傾軋為事。先生蓋借題以抒其憂憤。故異常剴激。雄快其結構。拗捩又自變滅不測。此氣生

于情者也。

先生文開合甚大。不斤斤于一二句上。討人喝采。故知其用意者希。

起收轉側。出沒回翔。皆有大氣運旋其中。使天下好論頭。大套子。吉祥富麗詞句。皆屏置不敢。疥其行閒。自熙甫以後。久不見此體段矣。

評家謂陶菴每於貞邪消長治亂倚伏之間。搜隱捕微。不遺餘力。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凡為文能具此心此手。又何時文古文之分耶。

陶菴自謂其文如說書。此有讚有罵。何謂讚。前輩之文。如題起訖。言簡理足。不增不減者是也。此言理如說書。原無說書聲口者。也。何謂罵。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

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直是末等廢障矣。何以文為陶菴文。如讚者。則尚未敢相許。如罵者。則文氣高雅。亦萬不至是。看來自評不切。其所謂說書者。要只在貫穿過通結構上講耳。此是行文機巧。非說書法也。說書高下。只在理真不真處分取。

陶菴於典制文。好補題外事例。以示博辨。固多昔人未發之蘊。然於旁義生枝者。於本論必不盡。先輩所以不貴是也。文章貴體。體視氣。氣視理。惟多讀書。講究自得之。不可于詞調間求速化之術也。繼求速化。即落卑賤惡俗之派。無體可言矣。陶菴文議論。駿偉經生。從何摹仿。曰不難。多讀書自會。長章題緣路。結營隨方布陣。勢到則變幻自生。不復有烏蛇龍虎

之迹。看其鎔鍊之妙。每令題目化於行間。何處更覓渣滓。他人以假古文湊題目。生吞硬嚼。中氣空虛。不能蒸腐。運用徒見其完穀不化耳。

開中公案。指出妙義。是古文逸處。

戰國之刻峭尖雋。無秦人之雄厲。則不大。無漢人之寬闊渾浩。流轉則氣脈不高深。

讀書識大體。故典麗中風骨嶷然。此大臣氣象也。其起伏瑣結。法律精明。而從容閒暇。非采焯焯。真有天神之度。

時文手學古文。只苦猥近軟便。無可脫變處。古文手為時文。又苦硬盤直放。佞伉不相入。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耳。力量如陶菴。乃不覺其為古與時矣。

陶菴於此理儘粗。故外腴而中枯。望之蒼然。若可珍。咀之却瑣。餘編

無入心之味。

寫駭子語。不難詼諧點綴。祇恐太涉鄙俗。雖有尖巧之思。熱鬧哄堂。是村場笑府。非文人筆也。看大家運用。亦只得通行機趣。然迴不可及者。難其大雅耳。

閒閒散散。順筆勢為欹側。而題自赴之。若無意於結構者。每至斷崖絕壑。便旋開輕身。警過不覺其險。過後迴思。輒令人怛戰也。以題之情事。發我之憤論。悲刺。以我之章法。化題之節次。說詞。此是古人自立一家之妙。却是古人脫化於前人規矩之妙。

滕文公問章文云云。簡括全文。極有法力。是古文筋節。却又出以俳偶。而自見高老。余每笑論文者。必以單行散體為古。真不知文者也。

達心而傳。以沛然之氣。故循勢出險。皆有江河之觀。非支架補綴。

之所敢近也。

長章文。看他開發迴絕處。議論與章法。綜引處。敘事簡鍊。不覺處。過接奄忽。便利處。轉拗游行自在處。件件得子長之筋節。

魚龍沙石。流轉洪濤。銅鐵汞鉛。雜投丹竈。隨手變幻。自成一則古論。使題目融液其中。無復見糟粕煨燼之迹。及細按題目之腴理。無不密。體度無不稱。點綴無不完。又未嘗蕩溢域外。此真奇觀也。

長題以剪裁高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免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趨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看陶菴長題文。何其閒暇。所以能閒暇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為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至其筆法之高古雄勁。又當別論。

呂子評語卷二 陶菴 餘編

起手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超遠不測。轉關押尾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閒架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段落平側。題回轉周旋。良工心苦。讀之仍自然。正大冠冕。此老手善於變法出奇也。要得其正。詮處精實。端疑此却不因法變。昔友高曰。中嘗戲謂乞兒弄蛇歌。若真讀書人。唱來須各樣。吾云。正苦近日讀書人。都作弄蛇聲耳。一時噴案大噱。讀陶菴而未嘗有顯者句文。天然大雅。信讀書人。真是無所不可。

其博雅皆從經術自得。非若近人。古典但本之時文者也。故雖有疎處。亦高於依樣葫蘆。數等。

周室評語章文云云。所貴乎閱博君子。熟于典。故知古今制作之本。與治亂之由。能發先儒未詳之說。則雖旁引遠據。正見其通達大義。腐豎每守死格。嫌其增添議論。余最不然。其語然。

增添不著理要。議論違謬聖道。却不可為訓也。此文于疏敘開頗多補義。孫若士云。層極議論。文氣多漫。與勁手不類。若其盱衡時勢。籌算古今。固與封建五等論並驅角力。余則謂層極而中理。益見其勁。安得漫。正為盱衡籌算。只在子厚士龍籬下。其病蓋不止氣漫也。

增補典制義例。是賣弄博核處。然多不著緊要。先輩大家非不能。蓋無暇及。亦非所貴也。

文章要看開淡枝節處。正是宵察。必有此方。見大家數。

不為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甘苦而生。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漢唐以來。孫此者。吾獨服陸敬輿陶菴先生。殆其流亞歟。

呂子評語卷二

附卷

六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

江西五家彙內摘錄

評葉獨詳於江右何也。呂子曰。吾於是乎有感也。三百年制義之作。壞於萬曆。極於天啟。而特興於崇禎。亦即壞於崇禎。崇禎之興也。由江右。而其壞也。由金沙。當其壞也。不在壞時。每伏於極盛之際。於其興也亦然。由成弘至於嘉隆。非無小盛衰也。然理必本於孔孟程朱。而文必摹乎周秦漢唐宋。故雖小衰皆盛也。及萬曆之變。則不然。初變為村師之講章。繼變而為佛經語錄。是二種者。似乎異趣。而其實一家。蓋以俗學始者。必以邪學終。未有講章而不歸於佛經語錄者也。然其文實俚鄙。不足以塞學士大夫之意。天啟間。乃又變而為子書。子書猶古也。如莊之奇。列之逸。管韓之雄。峭。荀揚之勁。深。彼又不能為也。弟剽擬其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餘編

纖詭險仄之語。以傳其俚鄙之思。甚至篇中無賊殺寇盜。即不稱名。搗呼。文章至此。可為大亂之極矣。然究其淵源。實淵觴於弘正中。陳王之學。故曰。壞伏於極盛之際也。江右艾南英。于子出萬曆之季。與其同鄉羅萬藻。文止。陳際泰。大士。章世純。大力者。倡正說於天啟之間。論題則復稟傳註體法。則準諸先民。而又盡破帖括之習。直取周秦漢唐宋之文。以行之。即王唐歸胡之格調。亦鎔釋蛻解。而自露精華。天下翕然信之。於是崇禎初年。始知以古文為時文。峰起瀾湧。名不一家。則于子之力也。方是時。金沙有周鍾者。復社之盟主也。其選文行世。亦與于子埒。然人品心術。固迥然沉瀆。井泥之不同。即其選文也。亦一誠而一罔。于子篤於論文。周則借以為聲氣籠絡之用。故艾選持論。斷斷雖同席者。不相假。而周則包羅遷就。無所不可。於門戶

豪盛之家。尤逢迎姘媿。故艾當時即為世所欲殺。而周雖身敗名辱。至今猶有護惜稱道之者。其所操術然也。于子嘗從講於東林。為復社者。亦傍東林之後。以故于子篤於同學。又篤於論文。不惜與之力爭。其譏訶切直。固有人所難堪者。一時聲氣之宗。皆大惡之。不以為愛。朋友與文章之道也。而直疾其異已。然以于子故。東林不可斥為邪黨。乃嗾四方之附和聲氣者。環而攻焉。力反其說。以浮靡為宗。以理學為戒。蓋自是而崇禎季年之文。復大亂而不可救矣。自戊辰而辛未。而甲戌。文氣日上。此于子之說行也。至于丑而靡。而庚辰而癸未。遂蕪穢不治。則金沙之說行矣。故曰興於江右而壞於金沙。夫以天啟之極弊。而艾與諸子奮其間。及其與南中爭而亂也。則在戊辰己巳。正當崇雅黜鄭之時。而已音移律變。然則盛衰倚伏之故。不洵可鑒。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二

餘編

哉。于子之言曰。文章之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王蘇而大振。故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斯言也。千古之特識。即起左莊馬班韓柳歐蘇諸公於今日。無以易其說也。然而于子亦有未盡其道者。知以周秦漢唐宋為文矣。而其為講章佛經語錄偽子之病。猶在也。知以傳註為理矣。而其為陳王陽儒陰釋之根。猶未盡也。所謂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一時之文。亦止乎此。而不能駕軼乎古人。此則于子之所少也。天下之求上乎于子者。固當因其道而加精焉。即欲攻于子之失者。亦必於此鍼其病而琢其瑕。躋當時之文於成弘嘉隆之右。則其足以壓倒于子不難耳。奈何不爭于子之所少。反取其鄙棄不屑事者以攻于子。是猶結羣羊而角猛虎。適自喪其生而已。

於虎何傷乎。黨力既消。公論益出。于子之說固可以傳信古今。而當時浮競之文。久已同腐草死灰矣。豈不悲哉。宋元祐之政。足稱盛治。惟能去熙豐之弊也。其不能上擬三代者。司馬韓富諸公之所少也。繼元祐者不紹述三代。而紹述熙豐。則不惟失元祐而必至於宣和靖康矣。崇禎文字之壞。何以異此。夫一江右制義之盛衰。無足深惜。吾獨感崇禎之初。直足越成弘嘉隆。闢宋制以來之所未有。而為諸浮薄黨爭所敗。不特不能與且覆滅焉。豈古今聖賢之源流。有不可復振者與。抑氣運使然。所謂廢不可支者。於文字亦然。與然其為升降得失之故。亦概可睹矣。此吾於江右之文。獨有感也。其附以楊澹餘何也。曰以文品相近。且生同時。產同地。故并及之。無他義也。

羅文止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三

餘編

四家之中。獨大士名極噪。至今羣稱企之。固未必盡知大士之美也。震其氣魄。議論又多且快耳。次則大力。猶有推之者。亦驚其鱗角異眾。疑其為靈者也。至羅先生。則知者益鮮矣。然而其文實踞三公之上。以其無色聲香味之可悅也。故民無能名焉。爾嘗序其品曰。羅為最。陳次之。章又次之。艾終焉。問楊維節之品何居。曰在章艾之間。已而曰。前評殊誤。羅為最。艾次之。陳又次之。章終爾。楊較鬆薄。艾之識力高出前輩。非諸子所及也。或曰。昔者艾于子吳次尾諸家。亦嘗推羅為第一矣。然其後譽漸衰。得毋日久之論為是與。曰不然。昌黎之文。李習之皇甫持正已極推尊。然至宋初。猶無信之者。待歐陽永叔出而後。千載無異詞。故近則以親信者而傳。遠必以明辨者而定。竊聞四公之為人。也。陳曠朗而傲。章豪宕而鏗。刻艾則剛正簡。

直而不能容物。惟羅沉靜澹易獨無矜競之風。此四公之人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皆密然。陳章皆為南中聲氣所攝。致隙末於東鄉。而羅獨巋然。始終無少間。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曠朗豪宕者易搖。而沉靜澹易者難動也。故擇友者。但觀其文。而其人。之性術可得矣。或疑有文者。行多不逮。曰。無行之人。文雖佳。定有病在。人自不察耳。以上

四家之文。外間皆震大士。而奇大力。文止之譽。頗黯淡。然其文。潔靜幽微。典雅。不露聲色。多含醞。不盡之妙。不屑與人爭朝夕之榮。其本領甚高。三家不能上也。當時千子。次尾爾公。諸評亦多。以第一許之。絕非阿好耳。

三句文云云。其氣體則端凝和厚。其風采則典雅高華。真盛世之音。然此為人所共見而易知。學之每成膚膩。蓋徒從其氣體風采求之。而不得其本也。須見其義理精醇處。皆經術之深。是王者儒者之道。更無一後世功利駁雜之意。攙和其間。尤豫章諸公所難耳。

文千子每於拘處借處鑽穴。因鎖引入正解。但恐後生效之。無中尋有強生事耳。**評**粗中有細。拙處生靈。披沙得金。往往足寶。只恐後生讀之。悶塞無味。反致厭棄耳。若肯無中尋有。強生事來。便有一分生機。可救矣。此文止一服奪命散也。

思必入人之所不思。寫必出人之所難寫。刻苦之至。乃得明快。文止文於一切塵翳。并世間浮華。皆吐棄令盡。自闢清微一路。不容熱鬧人尋味。可謂峻絕。清微瑩徹。絕不為邪說所障。惟其明也。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為最上。

文止刻畫中理處。真有敲骨打髓之能。皆不走人心熟路。故驟覺生澀。久之味出矣。

上老老三句文云云。**文千子**平實。但不耐咀嚼。**評**果平實。未有不耐咀嚼者。此非平實。乃腐隔耳。

凡語欲放活。只當於意思。言句內。用縱脫。則道理圓整。乃真活也。若以文法說破。要會悟。要得指點之妙。即非真活。反著不著。相之相矣。

先輩只老實正講。而意思深厚。不覺其敷衍。是最上本事。虛含下意。便是隆萬後巧法。以隱約不著。迹為佳。若今人實此訣。便滿紙占奪。反成容易法門。取壞古法矣。

文千子題緒甚煩。當以簡淨畢之。**評**且不論煩簡。先須明白此理。分合貫通處。講得清切。為得。支行便是冬烘耳。

高著眼孔。境象甚寥。邈廣博。自非恆見所云。讀朱子齋居感典詩。寄思物外。而不託仙佛之間。學者得此意。為難也。語語似有餘閒。却都是題中筋節。無一語落開去。閒正是其筆妙耳。

宛宛摹寫。一轉一折。皆有幽微幻渺之思。以引之。使人不測。却味之百過而不窮。文境之仙也。筆意超然。不為理題所困縛。是文止勝處。但能切理而超然不受困縛。乃為至耳。讀者須於此得箇進步。

考諸三句文云云。**文千子**高華典重。與題相配。**張爾公**文情微削。正少典重。**評**艾所取在氣骨。張所求在神韻。故典重二字。亦移步換形。要皆未為至論。理鴻深。則氣骨神韻自然典重。但於氣骨神韻求取。不可得也。然視世間以濃俗詞句為典重者。一

家之論迴絕矣。

老樸醇古氣脈深厚。此種文極難看。時髦反覆數番。終如嚼木札耳。於此有箇見處。身分已長進矣。

著眼在題目之外。盤旋激盪。不使一筆粘著。亦不使一筆疎離。亦不使一筆游衍。亦不使一筆徑盡。若颺在千萬里。不可思處。落

頭滴滴都入眼裏。此種非細心靜會。不能急切領略其妙。文止文總無一點浮埃。無一絲烟火氣息。洋其行墨。清齋微噉。生

人遠意。間有理不精穩處。誤其經營之苦。然其思致已迴絕矣。**天下有道四節文**云云。相題之簡勝。自立行陣。出奇渡險。寂然

不覺。乃神勇也。其勇在智略。不在戰鬪。故舉艱鉅如輕纖。令人翫其營壘處。足生千載之思。其意有餘也。

清空遠引。機致飛流。他家滑薄。一過意盡矣。文止却耐人翫。其味厚。其便利中有溫蓄也。

其言必令人微會乃得。足知其烹鉅之苦。**陳大士**

大士為文。以夸多鬪捷驚人。故多湯成少精構。多段幅之奇。少全體之美。今集凡有一篇半首數比之佳。固無不錄。其有大謬於

理者。恐後學別見。反以為奇而效之。則誤世不小。故亦抹存。以見瑕瑜之不掩。

近日坊選好竄改刪割人文字。然以施於時下之人。猶可。今且汚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人。學問淺薄。雖有稱為古者。其底裏不

過講章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共語。然猶有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况乎先輩之文。源遠流長。雖極粗率之調。

觸戾之詞。必有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渺

不相及。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是非。今豈特堂下哉。

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大士之

文。粗服亂頭。不無敗闕。亦西施之病。捧心成妍。奈何以講章時

文之鄙穢。關廁其間。續狗於貂。點金為鐵。不畏天下後世。或有

通人笑罵耶。以上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脈細淨處。是為老作家。凡

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文即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

有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局雖碎。而章法首尾有體。股

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呵成。轉轉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

文之所有也。又有一種略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

淡點冷逗。疎疎若不經意。而迴不可及者。有直破中堅。樹立可

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

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雜。入情過快。多

俚俗之談。發抒急盡。傷神蘊之妙。艾千子譏其心粗手滑。此則

先生之所不得而辭者耳。

一線到底。而翻騰跌宕。不見其針脚穿度之迹。此法極精。熟於史

漢韓歐。乃得其妙耳。

不沾沾比櫛排組。但曉暢立言大意。於肢節漏紐處。提揭得了了。

自足領略其妙。然須手筆高古變化。

大士手筆。但見猥陋耳。

因不失其詞文云云。嚴介人機法絡繹之妙。所不必言。所難者

中講史事。而無一事及史。蓋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以

是徵奇博耳。今之作者。則胸中先擬史。中何人。其人何事。而後

發而為文。宜其所指彌偏。所舉彌漏也。所謂今人擬史中何

人何事。猶是崇禎間文人語。近亦并無此擬作矣。要之講史學。作四書文義。已落下乘。故朱子力辨東萊同甫之失。如大士所言。亦不過較他人多擬幾人幾事耳。所謂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除是聖經始得。如易卦象爻。足盡宇宙之蕃變。惟其理至也。史學只就事上商量。每反以古今成敗利鈍。掩却自然道理。雖或有億中之辨。亦只在人欲功利上分明。安能令百世事無不該乎。

圓悟之言易工。切實之言難到。山無峰巒起伏。即為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即成死水。文之佳。正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

每從人生有初大源頭說來。道理極大。通體為之劃然。文字不具此識力。必不能到古大家門下。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八

餘編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面意理細曲處。皆包貫得到。從瑣碎枝節尋湊合之法。雖細布成局。不能達也。

先輩極奇橫文。於法律定不走作。

維斗稱大士文。皆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而特故高巍其貌。奔放其勢。幽渺其思。以示不苟同於先輩。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輩之迹求之。余謂不然。大士之高巍奔放幽渺。自有佳者。不佳其佳者。正可以傳註大全迹求。而深得先輩變化之法者。也。其不佳者。則故為其貌其勢其思。而實無當於傳註大全同於先輩耳。

大士文中有雅有俗。須別出之。其俗非世間甜熟之俗。乃老辣過也。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文人須留意也。

大士文粗處儘多。其著意似不著意。閑中筋節。却別有光彩。如柳

州於鉅鉏潭西小丘。剝草斫榛。而後嘉樹立。美竹露。奇石顯。正賴善遊者耳。

立於題外推論取意。刻斲易耳。得窺渺洄洑。烟波微遠。最難。然畢竟是討便宜法門。先輩定入虎穴。取虎子。其神韵又別。此非大士諸公所能也。

大士文全在題之空際。著思議。看其出落轉捩結束處。見作家大用。讀者當細玩之。此即古文手法也。然題之實際。却多輕瞥。過是他做虛神不暇。及却正是他不領不濟處。若先輩定發揮得實際精足。而於出落轉捩結束處。又得古文出色機趣。此其所以為至也。

長題雜碎題。看其搏挽有法。點逗有手。筆中照有巧思。已足以豪若總攬大意。更有宏論與議。則作家之體備矣。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九

餘編

文章大求雋快。未免落纖纖。亦何害。但纖則必傷義理。

筆筆放。放活。放致。愈活則真相愈圓。愈鬆則結束愈緊。精悍中仍寬宕有餘。淡折有味。此又非粗疎貌古者所曉。

古氣盤結而成。有勁矯之力。有悲壯之音。又非衰颯淒涼所從出。乃所謂鈞天之奏也。

鎔鑄全題。自造鑪範。隨手匠心。皆歸妙法。此種文。若不精熟於古。從何夢見來。

利弊所以然處。能鑿鑿言之。千人共曉。看世間再說不明白人。真是氣悶也。

三疊文。法人所厭。大士用來。却可喜。只是意思多。不是文法湊合也。

沿山驀澗杖策遊。閒。不過領雲烟丘壑之勝而已。忽有奇禽怪物。

壽翁毛女隱現其前然後驚為神仙之境。

大士文每不必其有甚精之義。但隨文勢轉振。爽然如人人欲出諸口而不能遂。而此能出之。又無不以如此出。亦無難而試為之。又不遂也。

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為弊也。則未免有剜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大士亦復舉儼口角。却不似近人軟猥惡俗。正如弋陽與崑腔。不必較曲白做作。只排場鑼鼓間。雅俗迥別矣。

直說與魚章文云云。原是上下兩截。出後作合論。其法甚井然。只為筆法縷帶花簇局陣。自生奇幻。令人眩惑。不能界畫耳。然

申插之法。有巧有弊。不足為作家驚歎。只一種情致。低昂頓挫。淋漓不窮。隨筆起伏。曲摺皆成神趣。此真子長之遺。而韓歐得

之以千古者也。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十 餘編

圖繪抑揚。自有纏綿斐妮之妙。自蔚宗以還。只杜牧之李義山能拾其遺韻。

大士文語多奇創。汨涌而出。其粗疎有不暇擇也。學者慎取之。得其雄駿。足以破凡猥陰蒙之病。

每以淺俚之論立說。而使人忘其淺俚。筆高故也。然學者不可不知其淺俚。

用意必名雋。舉止營構。迴絕凡近。如入深山。遇異人。冠劍服食。無一不起上古之思。

實講處多苦無精義。此所謂本領雖奇才博識。不能襲取者也。就大士所見發洩。自有精力。若深切義理。其光芒不知更復如何。

故學者貴乎見道分明。即為文字言。亦非此不可也。

熟於人情事故。發揮明切處。至理亦出其中。

淋漓痛切。適宕鬱沉。得歐曾之神。方有這種景致。此不可以文法套借者也。

筆力高古脫變。故出沒穿插。皆有奇趣。朗朗如聽鄉談。了如開家信。此大士先生不著意而自成一奇也。惟其自恃此奇。即亦是不精密的當之所由來。

句文云云。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快即成至文。同也。第情理透矣。而其所以克治宰制之要。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流雜。百氏之術。未為得也。茲則醇乎儒矣。

其結撰純是古文。雖有粗疎處。令庸目不敢指摘。亦文中之魯連太白也。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十 餘編

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文。便無此蹺蹺。一味作諧誕之思。不復管題意。是何理會。令讀者眩其奇。而喜其妄。不妨以天地聖言佐我戲詭。此弊病豈淺小者。然皆自漆園

惹嶺得來。文人每溺之而不知返也。

題義全無體認。其病正坐題外運題。題外運題。只為不曉題中。道為無聊之策。

短幅文字。看其寬閒曲宕。縱橫突兀。有多少境地。

論極情事。必有根據。根據經術者。精當典雅。根據後世史集者。多不合於理。而情事亦謬。

典制茂實。非所難也。進以大氣。繹以宏議。錯以峭辭。而鉅麗之觀備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凌夷之言。而務為諂阿吉祥。自

稱冠冕有體。是秦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

極繁重堆垛之題。入大士手。如孤帆破浪。線索在我。風水由他。下
峽橫江。千里瞬息。旁觀為之驚喜。舟中人甚平平無奇也。

六朝琢句。效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嫌俳悶。文家遂戒不
可為。而并薄古人。不知其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鐵石皆能
開點。如陸宣公。偏以俳調見奇。永叔子瞻。時為工句。而氣體自
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大士賢聖之君作。多用六朝唐句。而渾
浩流轉。不見其組鍊之迹。亦其流亞也。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於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為真奇
橫耳。非茂葉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有頭目手足也。頭未
訖。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其心尖。其手快。故能層折批剝。無所留剩。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餘編

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為鈍根封錮者多矣。

機法高。議識警。大士此種。得古人意深。人偏賞其放誕。不善取大
士者也。

風神摇曳。如江風送烟柳。感人正在無定處。

以粗淺形精勝。令人意朗。此是大士長技。

每從俗說。凡情刻出。痛苦深激之言。如名優演淺俚劇本。自能令
觀者墜淚切齒。非劇之妙。優之摹擬神也。

于子謂大士文。句字多俗。俗字最確。但其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句
字也。以其句字為俗。則彼有詞矣。古人粗枝大葉。每不揀擇句
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

大士文有初閱。甚莽蒼。細玩數過。亦復多幽勝之致者。如入筍簾
中。忽拾香樹。如歷蕪穢處。時遇芳蘭。要是異珍。不肯近迹。正耐

人斲採耳。

清辨洮洮。言短旨永。此摹晉人醞藉也。一雜俗話。失其妙矣。

大士文每善於轉曲處。別出慧解。妙趣相生不窮。

凡文與題義及上下文。不相比附。即有奇情偉論。總屬粗疎。看先
輩不肯如此。不是不能施設。施設來徒成痼瘡。故不為也。

大士文轉折處。極靈警。但好為尖新創闢之言。反成小家子輕薄
兒套頭耳。

章大力

讀章文。常落其皮毛。而指其骨脈。但知章為子派。此為皮毛所掩
也。其回斡雄勁。問架簡潔。自得古大家之遺。而思力刻深。每於
奧窔族賸之間。別開幽徑。窅渺冷峭。其味無窮。第不耐粗心人
領會耳。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餘編

章公文以刻削堅果為宗。意之所極。無微不入。境仄力盡。亦無留

餘得之子家為多。故當時以為子氣。然亦自成一子。非抄套子
書為之也。其自信過銳。多不顧其安處。頗好逞杜造之見。是則
其短也。

振筆直書。如寫家信。如與鄉里人話。故津津不已。曲折飽滿。皆真
意所自生。更不須脩飾一句。大家最上品也。

看題字不甚親切。故時見腐談。凡腐談皆理不真也。

醒語。先輩之妙盡之矣。江西社中正多了。求勝出奇一轉耳。要
亦平常中無真滋味。故然。

大力文大開大闢。大摺大摺。勁力強詞。瀾翻霆碎。真得老泉之悍。
東坡之雄矣。若與論題目道理。即索然氣盡。且縱與逞一奇快

耳。

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整愈稚。愈新愈俚。大力於時文。未窺西京以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讀書之罪也。**國文之**古在神理不在辭句。並不在俳整放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廢百哉。千子之言。似高實過。善學古者多讀書自會耳。

文有短短數筆。而結構段落。一氣盤迴。其中丘壑甚遠。局勢甚寬。開此大家小篇中藏巨法也。

學公毅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逸處。不徒摹肖口角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千子以為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古

徐編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至深極微者。出其手下。不覺鬆脆新鮮。見者以為我意亦爾。而百計不能達。非其口吃指擲也。心粗則渾耳。

行夏之時句文云云**文千子**此等題蘊。人人所知。人人能用。何必大力。且能不用星官曆家言。方佳。亦不必盡去人人所知所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的。確之說。而發明聖賢實用之至道。乃為學者之文。若但臚星官曆家子書稗說。以逞奇博。而無當於道。是為浮薄之文。人云亦云。庸雜無意。理則村教書之文而已。此則意欲為學者而不能。亦未免出入於後二家。固有之矣。

文人好搬演舊話。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借以支架。一則要聾聵天下庸陋耳目。然庸陋雖震而不敢宗。徒為

老學所訶。故不足為也。

文千子古人為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所謂爾雅者。無俗。無鄙。字也。三字經。四字句。強學公毅。而詞句皆鄙。不成文。看大家文字。從無此。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自有似樸拙近俗。而實高古者。又不可以一格熟眼觀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文來。第下字有欠透當者耳。直曰鄙。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為最不堪耳。

大學之道節文云云**文千子**意境粗淺。何不澄氣凝神以出之。亦非氣不澄。神不凝。且請先明理耳。理不明。澄氣凝神何益。越澄疑。越差遠去。

大畏民志一句文云云**文千子**上句講太多。下句講太少。且不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可。少亦可。不是時多少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古

五

徐編

總沒帳。其病只坐好巧言。纔弄巧。便亂道矣。不肯體認註理。欲自撰新奇。未有不成都繆者。

文章有禪家殺活縱奪之法。如大力不得於心。兩段文。先說破都不可。是殺法。前半放可字。是活法。趁他可處。儘箇盡。是縱法。即從可字殺出。不可來。是奪法。

文字到理透處。真能推排豪傑。展拓萬古。其機陣之靈變。骨力之蒼雄。又因之而益奇。

逐步刻劃。每成粘著之病。求巧得拙矣。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自然靈變。

大力文實好逞其博雜。千子砭之。最中其病。然博雜不足病。病於此。理無定盤針。便為博雜用。不能用博雜矣。

萬物皆備章文云云**文千子**此等文在淺學者讀之。必以為古。以

為削。吾正病其不古不削也。從古未有以新削為古者。亦未有以減字為削者。古者莽蒼樸拙之謂削。削者曉然于勿壁立無可攀緣而上之謂以減字琢句為古削。但見其稚耳。鄙耳。無節奏頓挫。無波瀾耳。千子所貶者。以語句言耳。抑末矣。題之理解全不是。又何論語句哉。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古削。第其古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上之古削。故不貴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削之真妙也。

艾千子

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為奇。已而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刊落。為樸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為江郎才盡也。先生極恨歎。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疎略。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歎賞。其足以陵鑠古今者。可自信也。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為知文者。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盤大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臧。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剗羊亦無益。誠確論也。

但理境不精。則簡淡高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強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著。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落皮毛上事耳。

先生有云。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環。至江天萬里。目盡孤鴻。青山一髮。杳然天際。為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當時雲間諸公。極詆其說。要其是。雲間諸公。未到此境耳。文章到平樸簡淡。最難。艾先生於此。直入古人之室。故其衡論前輩。皆超越凡近。其自作。未能竟造至處。為是理解未徹。本領欠精實。要其於文字品類。非後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文無論虛實。虛中有厚味。不落空疎。枯寂實中有真氣。自然官止神行。兩種境界。都到方見作家本事。

千子文亦雜語錄機鋒。要之萬曆間腐爛。天啟間鬼怪。其源流病痛。都從此得來。

老樸之氣。千里在望。但未免茆葦亦樂生。曠衍耳。故文章必須丘壑。長江峻嶽。亦丘壑之極致也。

只是實做題意。則語脈自得。摹演口角。則題意無著。而語脈亦假。作家得法在此。

文章道者。筋脈處不在多言。犁然有當於心。千子文實講處不無粗。粗處却見老境。今人不能粗。正復近他不得。平正老淡處。正有滋味。所謂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者也。

安頓段落。穿插極有法。其轉折收放。筆力又極天矯。憑他顛倒拈弄。串綰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為作家耳。

楊維節

先生文刻峭清寒。固年數不永。亦勢不能多也。

先生之文。善於用遠。含毫落墨。泐然殊不著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腴。理骨脈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府突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民歎未歷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江右之為古文者。何為不與。曰。機部得蘇門風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浮。要其精蘊固少矣。微按之律。亦不細澹。餘文雖極變逸。然藏針線於繡文之中。於成弘規矩。固森然也。江右諸家。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之真法也。以計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大

餘編

學而時習章文云云。於下兩節見得地位甚峻。消息甚微。斷崖凍瀑間。聞幽香如縷。若遠若近。踏水破雪。曲討微尋。乃出疎梅數點。如是如是。所惜者。首節未得真地位。真消息。連下面止到得孤巖邃洞之奇。與三島十洲間所有。正不同耳。然已離塵世恒觀矣。

我讀其文。如過其人。在散仙古衲之間。所餐者松椽耶。雲霞耶。所行遊者荒山深海耶。所為伴者玉女六丁。弄龍馴虎耶。俱莫之知。雖然。其位下兒孫。必墮鬼趣。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灑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語榜腹捷口之人。教他鍊箇甚麼。

維節文清微淡雅。於熱鬧中別結一世界。總無浮俗之情。渾其腕下。然頗多粗淺見識。擱踞胸中。在維節固

自以為從刻鍊危苦中自得之極。致與他家紙上研窮者不同。然這上而更有在也。

立弊力之局。而無實力。量以駕馭之。徒見縑布之苦。此能驚愚俗而不能驚老僧者也。

飛仙去來人間。人以為變詭狙嚇人。不知他只自由自在耳。為甚諸人不肯自山自在。只為公等滿身都是塵土俗氣。自己纏縛難解也。○只可惜於本領欠親切。故道來境界。不失之過高。即失之粗。若此處理會仔細。世間更有何等文品能出其上。眼前空濶。指上蕭疎。是維節勝人處。但有中不中。把了處。若其中的時。不第能穿七札。直洞穴輪千九重。鐵鼓。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九

餘編

文氣極高曠靈幻。而見識粗在。故少古人境界。而自闢一塗。其思致幽微。而筆情杳渺。尋常路陌。自出新奇。則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玩其用筆超脫。忽去忽來。有意無意。有迹無迹。如神君之至。靈風蕭然。舟泊中流。旗翻墜雨。可思不可期。俱在雲霞山海之外。天下依口學舌之徒。從何處乞生活哉。

渾浩流轉中。復具孤情曲致。淡韻幽姿。此大家之所未有也。

凡文章輕重。看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未嘗有重何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討好。喜小巧。不精於古法。而自抒心得之弊。

筆勢天長。機局迴盤。以漢人之道峭。行宋人之濶疎。故峻而不寒。雄而不湯。

文章意致貴極高。凝潔淨。如清秋登嶽。顧視莽蒼。咫尺萬里。皆成

沉澁之氣然於嶽麓之郡邑亦不必了也。

惟天下至道有文云云孫若士文字大處在養脈細處在淨詞此

文小起內將題旨說盡是不養脈之過也篇中家人父子君民

親友種種雜見此不淨詞之過也謂小起為首五字作勢不為

說盡中後拉雜引倫類來講不無粗穢然亦多所發明吾止悵

其發明未盡為未甚真耳亦不為不淨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

儘亂頭粗服葉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活脫然其理既真愈盡

愈渾厚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

露不堪噉啜故文之精粗以理為斷不關詞也孫評故為庸流

說法耳

於本理無所知亦更不求知只就自己意見造為夸誕之言則但

有粗妄而已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三 餘編

全理盡在隱躍間而烟遮雲護止顯當面峰巒此文章掩映含蘊

之妙也

章法離奇似整實散一氣踳躓機勢相生曲旋直下莫不有自然

不可捉搦之妙此非變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

渺然落筆定從人思路幾層外破碎穿穴而出故極熱鬧潤綽之

題入其手定別有深微之致

維節文清微靈湛極盡幽思惜解題不的確有名理亦多玉卮無

當故行文以看書為主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為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為最

盛一時菁華爛熳偽材輩出其崢嶸足傳者如夏允彝彝仲周

立勳勒卣徐孚遠閻公王光承玠右及大樽陳子龍當時即為

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思以其手足之烈支維傾

折爭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

倚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炫耀辨駁足以鼓動者

又皆服大樽先生為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間

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赤腳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跡以

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為尤烈嗚呼其

平生相期許可謂皎然不欺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豈苟然乎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一 餘編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

為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蓋三歎而痛惜

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驟進乎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

正傳註矣而忽焉潰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

君子以為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

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即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

品以晉為高詩以王李為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為宗而

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為尤惡如猛獸毒藥焉至於波蕩陸沈

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為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為諸君

子之陷人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窳潰內外交乘兵罷而

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

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誤信良知後人之說以為宋

之弱不可為。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真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為鼓舞標格。不妨取之俊詭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為。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其所用者為王呂章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所用者為秦湯韓賈。由是以至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為挽者。即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庸劣萬輩。流俗頹壞無足為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真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師承文選。然其本質超然。皆不為體調所汨沒。彼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眩耀辨駁。足以鼓動者。猶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二

餘編

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縟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真源。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己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為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千古一塗。浮氣消。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而又何存乎。蓋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為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著于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為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記

先生文磊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盱衡簡點無辭矣。第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一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太樽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誤之也。不可不以為戒。

評家謂臥子文自庚午後漸即矩矱。看來其竟庸庸無精詣。所謂漸即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義理須實得。當時不曾用得工夫。雖能首不離舊見也。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三

餘編

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為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關其一妙。不成作家。

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視思明一句文云云。艾子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此雅句也。節而為融朗。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為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為主。若簡老質勁。自無此弊。子論用詞之謬。最是文人大病。

蓋簡鍊古法也。而鍊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即此文所指二句。明達雖欠自然。明爽然猶帖耳目。若融朗則尤不典切矣。

大樽文亦多撮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旨。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章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模糊。雖格式合拍。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朗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滂沛騰踴中。多短節峭勢。得子瞻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為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為題。大費營構。在古法以自然還之。竟用搭題線索。蓋慶曆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脈運之。浩浩莽莽。自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紀律森嚴。此易為也。其間運設屈曲。起伏變換。而迴環一氣直達。無復界畫刻絕。非熟於古者不到。

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言。只如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偉不羣之象。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為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為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逸才。足以駕馭陵暴。故雖用浮重之體。而自見風流。

蓋以其裁折正史。澤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論。不襲考工一語。良亦不愧斯號也。

切而適。則大非以誇張也。切而透。則曰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精核。而自然淵大。自然高昌。即珩右號之為新。亦惟切理而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醇

便可陵駕古今矣。

瓌麗不足奇。雄古不足詫。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嘯傲騰躍。只在繩尺之中。斯為異才耳。

天成異質。一騫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掣捩。總非凡近可翫。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偉。驚憚四座。叙欲其閒密。似闕略而機勢極適。緊點綴欲其藻采古雅。不雜時艷。備斯數者。足稱著述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俳儷為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為之。能不傷雅耳。

先生文義雖不密實。能以言論丰采動人。手腕悍利。舉止高闊。見者自不敢輕相簡點。當時氣象如是。

波鱗浪殺。雨暈風輪。皆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樂。義蘊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豁之氣。世間塵翳。總不得浣其虛明。而自有其虛明之塵翳。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騁。則騰驤出奇。受銜勒。則踟蹰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法之病也。

典制題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並垂。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帖括之習既深。諸書遂等為異物。工掇拾者。又墨痕不化。遭人唾厭。歐子備有諸體。液而出之。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等文為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歐子乎哉。

看左傳叙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五

餘編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叙來又別。國策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師法。非掀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叙事。其顛側詳略。閉著眼口。聯鎖波瀾。皆于長遺則。大樽先生規摹得其法。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是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撮拾墨痕不化者。故是純賊。原不算規摹古人也。試舉似荆川先生之規摹史漢。則大樽又祇覺其墨痕不化矣。然而荆川先生亦止是規摹得妙耳。無他奇也。

然正古之所謂吞剝非真能摹古者也。李于鱗王元美以此法為詩古文。雲間因襲之。未嘗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訶。故元美初薄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兩公好學不已。故卒能轉悟。彼終身白強者。徒見其不通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讀其稿。變化生動。逸興遠神。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人為圓斯軟熟矣。而吉士圓中有方。濶生勁之氣。人為密。斯恬滯矣。而吉士密中有蕭疎宕逸之風。此方是大家圓密文字。世間講圓密者。皆畫狗而自題曰虎耳。外面寥濶無窮。區宇皆鞭辟向源頭處來。故其跌宕波瀾。皆有星雲游岳之氣。字不多設。而義蘊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開遠。如此乃是當簡鍊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曠然。如泉下峽。如金流冶。皆自然道妙。所見者真。便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清真。脫手自然。瀟灑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割截題自為起止。此古法也。慶曆後用摯綰鈞鎖。其講究益細巧。然但見其穿鑿纖瑣。而古法漸漸矣。看吉士所作。何嘗首尾不恰好。

於書理剖析晶融。無絲毫疑隔。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而老實講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訓本句。於道理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中。乃知枯樁竟免。故是無靈性獵犬耳。

有謂吉士墨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為波瀾也較。呂子評語卷四 七 餘編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凡文鋪張濶綽。推演高空。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益永。舊人所謂樸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界無多。而洞壑深幽。令人裹糞束炬。捫歷只在此中。倘恍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云云。吉士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真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雖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佳處。正與四段無異耳。

可以託六章文云云。粗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真樸之意。行乎其間。此遂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青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為東林復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事之鞠凶。與諸君子之適言是爭。不潰於成。亦可見其概矣。

創闢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閉門造車。挨遞中天然一片。委婉中骨力斬截。與時下婆子舌頭迥隔。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酌之文。易流滑悞。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摹也。

逐兀有精義。便不見其排垛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理使。僅於股法局法。講是非者。真偷破餅餠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鍊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不賴鋪張矣。

呂子評語卷四 八 餘編

張受先文字以氣象為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已足。面蓋羣家矣。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幹獨存。一虬一蝕。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咨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裊。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縈拂。不放一筆粘煞。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每字必有頭一皮門。而思議亦必撥棄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塌虛餒。是為老作家全以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君道文云云。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徹義利關頭。拈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關笋。民縫。但向講章

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脈。總是一磁粉碎。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斤兩極重。此煉丹家縮母法也。上瞻下盼。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蓄洩之妙。皆從恰好得來。天下知勇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不類周秦以下文氣。又不犯子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窄奧為奇。此為真古。

文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祇是讀書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見。小縱則逝矣。迅風揚帆。雖遇仙島神洲。固不得泊也。澹宕之中。自具銀鈎鐵畫。正使刻琢者喪神守。粉澤者露穢形。乃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玲瓏。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理路清極耳。

呂子評語卷四 九 餘編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况別章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詳謹。曰。當理即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妄以為當然。相傳世守。直諺所謂周婆制禮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吉士備矣。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高濶。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局節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當。皆源本經史。稟裁義理。鎔煅變化。而出之。字字秤停。不可增減動易。斯見學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却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緩矣。一滾下。則促盡矣。此精於取急氣者也。

肅括高疑之中自使博茂寬紆之氣斯得漢人之方多也。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為制作之才。

長題看他斷處接處轉處採碎處倒插處回環互組處忽生忽滅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易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韻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淋漓鬱律磅礪蒼涼惻惻動古人之心摩靡隕吾心之涕所謂文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欲迴非可得之行墨繩削間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拆斷處其妙却在蜿蜒貫注處筆筆討好在前一層乃知直喝題而為得古法者真笨伯也。

開章首句題不難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兩蓋得渾然兜裹得不露

呂子評語卷四

十一

餘編

十一

一、固由氣大能籠罩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虞蕩溢也昔黃麗農語余匡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一泉皆出奇秀人方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質亡集內摘錄

吳爾堯文云云看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

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

處處將兩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

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

無難處却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嘗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肢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沒西出終不

測其去來盤舞之所文到絕迹凌虛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涼。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灣灣如沿山蔦澗每至暗石危磯必有奇響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與遠疑其為仙區靈境矣。

道理見得高濶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白撰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目下是為真奇。

搭截題組織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異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為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搏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即成敗關後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呂子評語卷四

十一

十一

餘編

是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掣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鈎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

陳大樽有之耳。

陸雲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為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阡陌。

文不患無穎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異人但筆妙便處處異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曾讀亦不能盡用

筆之變。

為翔縱掣欲近故迂如阜鵬盤旋赤霄之上以雲霞為出沒其用意止在乎蕪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胸無識趣則所揚翻皆庸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字挨講得古法而不見挨講痕迹總在逐字意義上著力原不曾有講格法意也單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而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觀其軍容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峰巒起伏奇險幻生造意破空窺攝通體極營構之新巧然皆循自然之勢無槌鑿之痕蓋得之于長多也。

吾嘗登雲岫東望大荒思虞淵若木金銀宮闕在有無之間心與之遠於文境空靈縹渺恍惚遇之。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之轉要轉得理

呂子評語卷四 質七集 主 餘編

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筆頭愈轉愈靈靈却不在轉處。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博換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夷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晉人名士風流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殺右截百羞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

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白俗若馳騁材辨則勞靡浮演而不知

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麗農兒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魏晉下氣質而其肯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雒閩之言

斯可以稱大雅矣。可笑近時做虛字不論意理神味只將浮調襯還他原字以為如

題得法看能手候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唱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聲調問吾斷其必無長進之理。

此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日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古今文章難盡正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詫異也看其人拈起一番又覺雲山改色。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唯正希可與語此耳。

文章重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藩鎮無服

呂子評語卷四 質七集 主 餘編

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手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繁積堆垛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頻呼空喝祇覺其

淺鄙者又何也以此知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凡以俚鄙為真樸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樸越古雅

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殺之三言之三開想當然一

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篇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

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頗有善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

狂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

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

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醜輕而力重與時文巴攬形似語直有

野狐獅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訖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

如身坐堂上勘驗堂下之甲乙又如重提公案回互入門之賓主

一絲不掛自露全身寒水長空隨過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

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勢以多變為奇意以善蓄為美

慶曆以後講提挽中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

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中插也然以語時人

反以為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里談巷語無非錦

呂子評語卷四

集

古

餘編

囊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

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操縱自山真

遊頭樂事此等境界那得不向古文採取

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豪翳則舌根生瘰指甲出

疽矣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為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

可厭蓋舊文以理為層疊以意思為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

可貴也

繁憂隱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纏綿筆墨間自是真氣流行

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尋常見解到才人指下便另闢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

嶽事不同始笑釋氏恒河沙世界老氏異地水火風故為大

言奇事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議禮文字特醇古有三代

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據實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

歸於不學即觀所謂據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唐詞而已

於禮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固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

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

為勝皆非自得者也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媮薄之意所

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削薄矣後世經濟家言

非過於縱橫捭闔即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魏晉文選之雕

呂子評語卷四

集

古

餘編

組而無理以為之主無氣以為之運故浮綴促數而日流於怪

穢吾兄念恭即因其法而主之以經術故追琢精工而辨說不

離於道運之以大家故機勢浩瀚而開合自通乎古以今觀之

安得謂周秦魏晉之不可入於制藝也特人不能用耳

談理入微而出之明顯平實方是學者之文

只為看得題目艱隱舉筆輒成結轡胸中多少石塊泥團眼前多

少迷陽卻曲必無曠放之作以其膽怯也真作家亦復何奇但

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曾見有甚棘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

膽大則文自逍遙恣恣耳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為未必然者

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即歸支離悶澀若說得出底即

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

耳。

章雲李文。人驚其詞諛。染戍亥間習氣。其實不同。戍亥時文。競趨險怪。稗乘佛子。雜成蕪穢。雲李皆出入經史。稟酌理義。第其鍾鍊。聲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但鄙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

文無典雅為本。秀逸為骨。強為大言。竝議徒增鄙俗耳。讀初唐箋啟。使人悶塞。

忠信重祿等題。不怕不婉曲入情。正怕太入情處。流露諂媚肺肝。不見古賢士真性氣骨耳。伊川先生曰。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憤動不動。又是乞也。近世以諂媚為仕宦第一流。大家不覺其醜。公然見之文字。是亦士之恥也。

出言有章。荷荷皇皇。此彼都之遺也。近文以諂諛吉祥之鄙詞。自呂子評語卷四 賞七集 六 餘編

以為得臺閣冠冕之體。不知其為諂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却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間。得城中真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為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為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為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為崖峽所束。則洪瀑飛懸。為平行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綠洲嶼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用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為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為大將。

淮陰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讀耳。

渾身筋脈。盤結鈎貫。自首迄尾。天旋回旋。如常山率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會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輩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即粘語不典雅。即窘意不雋穎。即呆做。小題須具此三樣。缺一。便不成手段。

奇情諷辨。如優孟勞倚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至理。雖極橫溢。終安密法。此為入水不濡。人火不焦之技。

勢險。故觸之則應。節短。故能以寡擊多。怯制勇。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徒驚歎其旗。旗火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屑屑於字句規摹。元氣空行。神遊法到。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為不中式者也。

文章有跌宕借用之妙。其靈機峭勢。從南華國策得來。呂子評語卷四 賞七集 七 餘編

全局有全局之古。段落有段落之古。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古。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古。一者不備。即犯刻鵠畫虎之譏矣。

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定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妝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判也。

逐字拆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倒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

題目無窘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子。運用亦是莊子。如拈馬蹄為端。忽然及乎犧樽珪璋。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到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真切處。自家體貼發。

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得云云。鴛鴦盤互。盡金針組繡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絕無董穉佻警惡習。吾嘗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所不為耳。不然。只成腐鄙。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葉而繁。必非能書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見。奮臂疾書。而於分枝疊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為竹。

憑空游戲。似出意想之外。然皆箇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自不走一綫。方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舉。能變重為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礙。吾揮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絕也。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間。頗知

呂子評語卷四

質七集

大

餘編

踪跡。又為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爵祿等題。作者每好為大言。而實無見識。衲被巾箱。餽釘抄撮而已。其最善者。譬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園庾。錢帛樹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澹蕩。未嘗有意絕塵。而居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

讀封禪書。極鋪張刻畫處。令人自見其譏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襯帖。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折。早已平鋪一局段也。故掉弄時態。與貌似如題古格。總不足與言文。文之佳否。止在平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齟齬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惜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質七集

十九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不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喃。婆子絮語。醜梨。附排場科誦。枉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望招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真偽。行文先辨雅俗。不雅則不可以為文。不真則文何以為得失乎。近之論文者。皆以偽作真。以俗作雅。須以真雅之文藥之。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旨發端。後來演成長段。正反皆碍。所以為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草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重三疊四。不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真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影。其勢反低向下去。

云云。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旨。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膚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蹊路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說得極淺近入情處。正極其精深。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最

開人筆徑

真體貼人。下語自然親切。有譚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己。較他人許多格言警論。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文。易作真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吟呼。如遇君子仁者之類。則唱歎不已。回賜由求之類。則聲喚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題有吾字。我字。亦必叫喊不已。如諺所謂開門十八儂者。真惡聲也。豈耐聽乎。

歷節循聲。氣和義足。先輩之真度真韻也。有轉必束。隨束即轉。散行中界限斬然而首尾回旋照顧。是會子固開架法度。

如此君文刻意瑣鍊。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睽過耳。閱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罅隙。獨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即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錘煉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慶曆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文到信筆疾書。屈蟠起伏。排筆夷猶。若可逆若不可逆。一氣自為洞旋。真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為無我法在。吾於是益信伯常之言。以淳穩抒寫實義。以縱蕩蹙起文情。令讀者忽而疎曠。忽而震驚。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龍伯龍文云云高足潤步不屑挨層剔弄其勝理又未嘗不精

密視今日鼻頭側頸翻來覆去作幾句閑套子唐荆川所謂婆

子舌頭話是少衰氣○道閑稱雪樓變時文險怪為舒徐浩

蕩此君庶幾近之今又醜穢刺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為潛

溪遜志者一起而滌盪之耶

曉人之言不在重達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盡

胸次不灑然指下決無超然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

思路論頭也凡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前半只停埋攤布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幕正在日欲落

時光微萬狀老手每於此處見奇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彝劍履之氣

文以氣為主有氣方能曲曲而助澀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

一往粗直亦是無氣朱子謂死蛇弄效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

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胸躲閃不成文矣不怕不

率便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繁無一句不冷愈冷

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穀而得其

真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

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如石于無所爭章正在下四句頓

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

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足况今日之詞句那得

有高華哉直謂之卑劣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門面好看話頭滌盪淨盡粗人

視之以為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纏繞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圍使逸

其出路乃其塚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

得停頓鍊養之法故其筋節處皆氣度從容無弩張之迹令讀者

如飲醇醴而坐春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層題裏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

肢理皆聳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開異人耳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四 餘編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雋是說苑韓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則覺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

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

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即有宕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扼要即有蕭

散處以取勝

龍伯龍如有傳施章文云云短節險勢峭徑幽蹊疑其解滑

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縹緲鴻鉅如此此大家之奇古非

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西銘理

之至精也穎封人申生伯奇如何拉雜闖入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套承後有套起中有套聯套通

天然一篇開文架子黃口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搭開

文架子。豈不啻力殺人。然不知彼法之不可以爲文。曠其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猶人。如雲擁蛟龍。頭尾肢爪露見沒滅。正於不相聯續處見其神奇。

用筆古雅者。每於忙中取閒。極容與之致。

通快中有溫藉。惟其倚也。奇肆中有回斡。惟其老也。

雄瑋駿厲之文。須看其入理細處。

時人鋪演。縱極弘麗。大約如梨園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

切而警。一句移換不去。乃真弘麗耳。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

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部妄耳。

著力都在空際。故落手極輕。回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

者。

五

餘編

五

文有鼎彝之氣。夔龍饗餐雲雷。款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

一點閭門青綠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舊人。合作壓住。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舊人。精意矩度在

故一番推出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冲夷。若不經意道之。而談言微中。意思深察。不盡

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危苦

艱肆中烹煉來。亦不可得。

不衫不履。神采自是異人。如歷幽溪靈洞。隨步變境。非意所及。回

領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烟火世界所有。

難重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檄而定。

淮陰將兵神勇。只是得大要。明分數耳。

只是口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

不會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備於湯霍林。如司馬牛

問仁章題。落首句云不悉其何以爲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

切。此庸鄙法也。中云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本安在。以切言

觀言。抑思夫能切之故爲何。此惡爛調也。而今人方尊秘以爲

宣城之派。亦嗜那逐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

霍林爲之。無識者遂目之爲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

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汚下。而日趨於模稜鄉

愿之路也。文字在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

六

餘編

六

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卽此細事可

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永。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今之貌爲

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臭腐爲神奇。所爭在氣脈。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麟文字。千補

百納。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蕪澀澀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愈巧愈拙。自取敗闕耳。作家得

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二。

先輩樸實。頭寫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湛。次則輕輕。蓋以

活脫醞藉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

凡論文有須關提者。有須幹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

當論字樣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斡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羣然噪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即脩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迥。緊方得古文機脉。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寄托開遠。一唱三歎。有烟波無盡之妙。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為真渾融。今之所謂渾融者。乃不尷尬東西也。文名曰渾融。其理解確著。筆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為神品。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七 條編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為衣絮棘中。走向拙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有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箋疏氣易。入經史氣難。行文貴自開雲山。豈可依人籬落。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擅場。氣度在步驟醞藉。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復順逆之法。精故不窮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闥甚寬。趙千里於片縑盡長江之奇。只精於縮法耳。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度敷愉懋密。此為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實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脚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為臭味。直使薰猶無別。吾甚惡之。

凡為閑話者。皆實義不明也。毛濯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頓跌排宕。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八 條編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累墜題揆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得適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為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為主。筋骨之渾脫處。即是氣度。其流利處。即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摹古大家文。須得其精髓。不在排鼻。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文不易承當。一繫字。文到繫處。視外間紛紛。非濁流即牛蹄淺水也。然作潔淨文。必須理足。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是難事。

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麻糊慳懣語。深於此者。得之非果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

法也。逐節拋鍊。虛實環生。全於關鎖。結果處著精神。裁剪合度。

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碌碌地。只辨空點。此是遊方扯空。

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為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點過過去。虛處却添出許多閑文。扭

捏周折。所謂颯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

呼聯絡之痕。而一氣滌旋。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

解。

文有正解。既明。俗解翻為我用者。此亦因糧用。間巧於制勝之師。

呂子評語卷五 九 餘編

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白撥過去。亦意義與文

法之分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省渺出之。令人纏綿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

謂真趣也。靈氣也。

奇宕文。看其虛留語氣。奔馬乍收。衝勒具有神力。

其所發越。都不是尋常胸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

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聯看平實處。下手一刀

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或一車刀鎗。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也。

同是挑剔門庭。然人以調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

處。皆成銀鈎鐵畫。此子論文。所以執理而不執文法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闊。若向題外游衍。題步反極窄。故作文妙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集。最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

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斡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最難此快馬輕刀手段。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

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向來佔畢。瑣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直

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作短文。須無繁枝刺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

見處簡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脉。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

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摸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十 餘編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

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會明白耳。

看得親切了當。便奮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氣度春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

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華瞻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出

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沒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瞻之謂也。必以議論為主。而氣魄輔之。使

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為高華。若填綴字句。

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寒賤骨度。不可

易也。

文如水菹陸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璋鼎俎之色。而無餽餼蔬

筭之氣斯為可矜可貴。

寫理如話使讀者犁然有當於心。是為至文。人總說不出。而美其名曰渾融。吾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采之韶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不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手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死格子以為法者。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為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庸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經千鍾百鍊而出。故只尺幅中。亦如陸朝犀象。水截蛟龍。魚腸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純鈞不足以方其利。

唐德不勉而中。云云。極瀾翻排竿之文。却筆筆合。縮得下句住。須玩其回幹吞咽之妙。胸有寶輪。腕有轉軸。出之不窮。按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手寫此處。眼注彼處。此若極盡斯巧。然後來許多動下開文活套。雖巧拙高卑真偽之不同。亦濫觴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真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為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著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關扭出沒處。故舉艱重如輕。九此道得也。呼喝照應。文法亦自采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淺法而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著緊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妄冀一遇。普天下作一樣寒賤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賣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煅鍊切

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遞架輕快。以為奇。便不識短文之妙。唯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

題本艱遠。而我亦以艱遠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懦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闊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撥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為也。

說來玄雋。又正當不入狐禪。此能善用蒙莊之妙者。文章靈變。全在看題細實。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昔人謂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如鳥隨風。魚

隨龍。師眾隨湯武。不則如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鸚鵡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脈真。則文自奇變生動也。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斑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吟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刺。定不知其佳矣。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文致適適簡淡有夷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癸未以後文字皆續做不復顧題之語脈虛神此種文出自自覺
塵囂頓除犁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
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
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例便有
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而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
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者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
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為親切其次或是隣
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狸獍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三

餘編

一句精湛一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
字正身耳更有其奇特事

凡一句題宜悟拆割層次之法步驟既清丘壑亦遠若只鶻崙做
去非空油即登架矣

疆界畫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渙忽之態此那得不
向神氣求之

善用架空白描法者惟其理路極高而筆力極奇矯故轉轉折折
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惡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

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

用經語為肌膚用古筆為筋骨其煉融浴而出之故其體為古語
其音為雅音

引證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著相便討好者相便
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

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著意非著意似筋節非筋節似脫落非脫
落此真古人疎拙瘦硬之妙近人見如矧括駭鍾鼓矣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可順蓋用逆勢則一句是一句一層
剝一層瀾翻雲湧勢不可遏讀至終篇却如一句方住若用順
勢則數行之後語氣溢然止矣

典制之文疎則議略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一義也詳於古而
不室於古晁董之所以為大家其風軌如是

經制題無議論堆垛隊仗只是神祠中鹵簿縱極煒煌無生人氣
王平甫謂文章格調須是官樣然實不止於格調也有官樣議論
不在刻畫而在唐皇有官樣詞彩不在切露而在流麗吾嘗聞

呂子評語卷五
於前輩館閣亦云此為順取榮譽之善技矣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古

餘編

凡文章賓客粘著便滯脫却便疎漏善用帶過之法不落色相却
正見其色相爛熳之妙

章法一片股法相生題外映照有情題中截合有體其間呼應起
伏開合反正之妙無所不備惟精於先輩者知之

長題有主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挨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
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討取這符在自
家手裏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虛滑以求直求快題中
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

文章間多弱句每以其求風韻太過反落庸調也故筆力須鍊令
天矯愈曲而愈健乃佳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艾東鄉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離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實疎老之文難於細一望以為得之及息心靜氣久讀而不得其間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徹古今但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拘字字要周朝口角恐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據以立論學者慎勿以此騁奇騁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得罪名教曠劫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腐野聞之警懼異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五 餘編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肩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閱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駢驟取勢者每不肯實講正而此正其不濟事處

行文洞筋擢髓又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插得妙頭現尾沒東坍西漲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模糊影響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到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夥挨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駕冗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平易極真切然試教時手為之又格格闕闕矣乃知其平易實切者正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終

大題 五

去

小題觀略內摘錄

時下文字皆自以為有法。而其實無法。統命曰顛預。顛預之患。由其初未嘗精講於小題也。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渾舉崖略。猶可鋪張成篇。小題變動不居。半句隻字。稍有增損。即全理為之改易。邈不相通。不得其道。坐受畫虎捕鼠之誚。故有自詡尊宿。而猝拈枯窘。閉筆失措者。其思素浮。驟遇生徑。則苦澀而不能入。其間架麓忽束縛於險仄。則昧布置之方。然後知其向所為鉅篇鴻構。原有所未盡也。先輩大家多從此用力。故於大題之窪突肢腠。曲盡其妙。而機趣發乎天然。無泛演怙懣之病。今之學者。自初為文。即不講於此。而遽求速化。逞空鄙之胸。造曼繆之習。微倖苟得。反取其套數之緒。餘以為小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取諸詩。近代叛攻朱子者。謂朱子於詩廢序說。而入之淫風。不可訓也。然桑中氓。非雖序亦以為淫亂者也。其詞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以爾車來。以我貺遷。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又何狎褻纖醜之曲盡也。不識當時師儒將廢此數章。而不講習歟。抑別有說焉。而序又不足信歟。曰。此其為刺也。夫為淫亂者之詞。而所以為刺。又烏知夫蔡肖唇吻者之非。所以為戒歟。古來稱文章之雄者。曰左。曰司馬。左氏於弒逆荒亂怪誕不經者。樞寫尤精彩。司馬氏傳刺客佞幸奸雄權詐者。極意刻畫。令千載下覽者如壁觀焉。使二子者。而在今日。幾何其得與於斯文也。夫美惡是非邪正。人事之必然也。聖人立言。詎不專取夫美者是者。正者而必反覆互對舉之。何也。孟子知誠淫邪遁之言。而後聖人復起而不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易。正以是也。故狀善而不極善之至。不足以感奮。狀不善而不極不善之至。不足以創懲。極其至者。善與善不相蒙。不善與不善不相混。化工賦物。萬彙流形。皆自然而然。盡古今事理言語之變。而至道行乎其間。此小題之義。通於詩。即凡為文章之法。以進之性道經世之學。無有二也。又何顛預之患之有。代

小題為初學從入之門。門徑一誤。終身墮坑落塹。如蠶入腹。後雖知而求治。難愈也。故子弟為文。須先遠俗派。如時下油口活套。兒曹習之。旬日便肖。不數月輒成。使之解脫。即生龜蛇。簡白首不離毛病。凡為父兄師友。當如妖魔狼蕪。以遠之。不可以不厲也。

小題所以盡文字之變。除是天地間義理所窮。心思所屈。無可復生處。則已。有則必須生盡。故是集家數最博。不以成格限之。不

以偏嗜障之然其中指歸固未始不一也韓公云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初取所喜者引之繼取所逆者治之漸推漸廣無所不學而後能自成一家此之謂得其性之所近若專守一格而不知變未見有得者也山淺及深自正盡奇是在教者因其材當其可而施不陵節焉耳

小題尤重者法法無定本只以恰肖題位割清上下不可增損移撥為率近日鑿油滑之非法思有以變之是也然不得其真必以籠疎為大方以蕩軼為才情以脫落為高致此無法之弊與非法罪均程子所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非變之善也又有一種假先輩講說印板泥塑困縛文人心思坐置腐爛無用之地名曰死法壞却後生好材質不少學者知非法無法死法之不可為法則真法出矣以上附錄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三

餘編

文無古脉無心得縱合拍只是郵俗講章支節不可以言文猶演義盲詞之不可以言史也說理題能無一不本訓詁却無一點訓詁氣味尤難得

立柱分股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使板煞字樣又成甚文字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復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必呼道破即以為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或仍不免於合掌倒亂復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為不讀書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為主莫墜死套于下

小題文得大家氣魄尤難似不工而工似不密而密非可從套數求之故難也閱近文如點徒與猗吏獄辭越舞文律例越欺罔無情直是死囚活計耳

前輩論如題法謂文之全體義理不可亂耳非指字樣也近見

雖曰未學等題中比必用雖字直起或作者偶然為之亦是雖字假象未是正身借作游戲法耳遂相傳為不易之式極可鄙笑如孝弟也者股尾定以也者押皆此類也

凡文波瀾映帶處巧而不鑿不穉其得法只是善於用側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為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當醜調即在聖賢口中自作吟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究竟下何會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狀耳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四

餘編

如小車無軌等題今人都避實蹈空矣然則據捨者即得為實乎曰是不然凡典而切於題者即為實不切於題者即為空如確是小車移作大車不得者即實也寫盡一部考工記俱屬兩句通套用得者即空也彼徒於形貌求之毋乃論文之下乎

凡虛題入手即出題面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必失之露先用虛翻取勢入題後逐字鈎劃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攔住方極得步虛之巧

搭題提挽為易過文為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庖丁之解牛所謂恢乎有餘地者其間原不容刃然而割然已解躊躇滿志此手法不傳也

搭題不難於提縮穿插之有法而難於轉換融鑄之無痕時手遇有反坫等題只會簸弄虛字如云有之者誰乎夫誰得而

有之技蓋止此耳。見有考核詳明箋疏華瞻者不識之曰太古與則謂之為不靈動。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然典博矣而用意處句句有對照。然合處恰收住語位。此所謂法也。有法乃為典轉。否則為堆砌而已。

文之妙在鬆。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傳。則無閒文。衍調一句閒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庸。率不可以語鬆也。情形不真。意致便改。故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極致。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點染視貼處。皆出入風雅。滿幅經籍之氣。此為雅音。今日除講章俗文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而欲求大雅之復作也。難矣。

凡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逼。至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假先輩論法度。分做者必不可合。截做者必不可併。不知能手即股股合併做。而未嘗犯複疊合掌之病。則以其意思多。論不窮也。故講法則死。得意則活。

沾沾上下呼應。縮結法愈密。氣愈弱。綳布紐捏。都成兒戲。安得更

有闕議浩氣耶。故作小巧文。須具真本領。大氣魄始得。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絲。骨塵煤。愈袅娜。飛揚愈見其蕪穢耳。

凡文惟其義圓。故機趣皆圓。機圓便俗。義圓便雅。

張文 云云 其摺振也。超忽其起滅也。幻詭令人不可捉搦。不可正視。不可摹仿。得南華之神奇。而理法又適

在園中。其孰得而近之。○章法離奇。倘恍。意論橫恣。莫當三句

一滾屈盤。不作挨聲討氣之迹。而逐字層折而出。此精於如題

之法者也。時下以喝露強排。膚衍軟觀。為如題。正未夢見在使

熟讀此種文。初時茫然無依。傍處久之。悟入。把柄自生。自然縱

橫如意。無不合法。其樂當自知也。○而也。雖亦諸虛字。一氣看

來。方活。纔著呆行。便失神理。故虛字有緩有急。有虛有實。有合

有分。不在節節逗唱。字字印描。此又精於做虛字法也。

連章搭題。聯結渡卸。諸法不難。難在卷舒出落。純以灑氣經行。若

得之無意。而極力用意。所不能到。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澀縮。澀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惟理足。故

每股可化作數股。每句可化作數句。惟氣達。故以數股數句為

一股一句。而其中頓折盤旋。沛然江海岳麓之觀。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凡虛題善於曲折。處埋藏正意。於縮咽處勾留口氣。故極透露。又

極含蓄。而醞藉冲夷。無近來麻軟習調。甚難。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為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雖欲花簇生動。而

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疊。徒增醜態

耳。

凡作疊字如申申天天與與切切惺惺等。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

今輒以空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疊字挑剔之。皆沒本領人無

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撥不動為妙。若庸構則換却詞語。彼此可通套

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作文一落筆即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畫一尺樹。必無一寸直棧

此即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

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鄉黨篇數節題映帶之法亦人所羣趨也所貴考核詳明詳明矣又要穿插穎巧穎巧矣又要筆力傳古其此三者為難

點綴都從內則周官便使最易俗題出之皆新奇然所謂新奇者自有在也若復於周官內則中求之是即糟粕陳腐耳矣

凡題字點染多意識少即就無意識處生意識連點染都活此是空中樓閣法得之可以不窮

治察以贈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又難在刻劃精切運用無痕處耳

虛題法論之最悉矣然又須看下文層次有虛一層者有虛二三層者題而離同而下文各異則局亦隨變矣如雖疏食菜羹與

馮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雖車馬句其而酷類然彼處車馬要看得重此處食羹要看得輕彼題虛二層此題虛止一層也故一樣雖字却是兩樣是又

虛題一解 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之

音節古峭難在有排宕之氣機局緊湊難在有寬遠之神讀歐陽各傳總論法度森嚴中自見變化神理高淡中自露精采

故方幅俳儷之文只如散行文字此深於古者也 有下落語還他有下落不破語還他不打破儘覺境界無窮只是未說近時善於撲斷說近時善於屬間既說了善於活說

題本以不解解之作者必強作解自取觸礙究無是處此即禪家

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也巧者即用觸礙反面層層翻駁只留正位不犯君來路我歸路人生會有相逢處又生方便法門

割截題不患不知首尾生情之法正患泥法而背理徒見惡俗似有法實非法耳如孔子與之坐至使者出一題坐出二字為首

尾關目固也然坐字有意理出字無意理苦於對照無情強為牽奏於是將出字穿鑿出許多俗解寫得夫子與使者排場做

作皆有機鋒公案非背理之甚者乎此自以為首尾生情而實不知以虛對實之法乃所謂無法也若其安頓自然有意理者

還他意理未嘗喧奪無意理者還他無意理未嘗枯寂而關照有情神氣一貫乃大家至精之法此邪正之辨不止雅俗也

無一股一句不恰合題位此法也其中賓主正反皆以奇思出之馮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巧也而其奇思皆從經雅中議論證據而得學也法生於巧巧生於學此所以貴乎讀書也今人不知五經為何物而紛紛論

題論文以為法應如何雖然以其粗心白腹為之曰已得法矣無惑乎其日趨於汚下而無法也

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插者在起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

一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暗度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也

凡游戲尖巧文字使俗腕為之定成演義笑府最墮惡道故非明理而熟於古者不可妄作也

偏將人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彩此非大家老

手不辦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題必有要猶之先王設險無地不到然而秦之殺幽鄭之虎牢則要也。得此則勢如建瓴矣。

案在前斷在後或先立斷而案應或案斷並行其法皆本於左傳惟史記善用之。人多謂左傳每先經起傳亦不盡然也。左傳原自成篇編次者以經附絕之耳。

廬陵與高范二司諫書句句罵他句句却原他寬一步正緊一步退一步正進一步凡文用此法正是深文非平情也若認做為彼出脫即為作者所愚矣。

凡為合傳兩人非有甚同處則其文不奇兩人非有甚異處則其文亦不奇非有甚同是以磁引銅也非有甚異是以水益水也。

此須於遠近離合之間思之便得其理。單句題惟換做故層次應接不窮惟拆做故翻覆出沒不窮非手非鶻齋即亂竄便窮矣。

敘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話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摺自天矯起伏自縲紲矣。

單句拆做固得法矣然人能拆做不過顛倒空行能逐字有巧思乎。即有巧思矣能逐字有來歷乎。故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但患腹枵。

文境幽峭雄悍而步驟出落又自然安閑此從柳州集得來非時文中所有俗眼針割不入定以為削淡無味矣。

老手高人祇是巧生於熟熟生於切。能手須玩其空中落想處按頭落筆處必從人四際路斷忽然開

門。出異樣神奇却正是順行穩步鈍漢悟此生多少無碍真實法。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樸樸而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樸樸而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長題難在折處折處須極縈紆搭題難在渡處渡處須極輕快。明理而有爽氣纔不入講說家壁落此是身分高貴處。

雖極盡盡題必有遠神須向言外遊行雖極空實題必有正旨須在言內理伏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相題之訣只在善拆善拆便層出不窮若割圖寫則無變化矣用意之巧只是善借善借使字字雋異若呆實寫則無生發矣。

引證題敘事天然議論天然不患其不能整齊但患其不能參差之妙。整齊只是平庸參差乃見奇巧但又須尋作參差不覺作參差之妙。

凡題位甚窄者逐節作緩緩可也。開不可也處處關合章義點逗翻轉皆所以避開也。文無開筆便是奇巧。

凡提挽以掩映為巧直犯為拙做上句便隱然有下句在巧也。至其做下句處竟若呆挽上句者拙也。惟有意者能為巧人所知也。惟意盛者敢為拙人所未知也。

理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凡做極空活道理其妙處只在靠實。

凡文劈頭盡情駁翻逼到開口不得此下不為大謬即成大奇。是亦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然議論痛快處每不免蘇氏縱橫之病又須分別。

呂子評語 餘編卷六

文無典據不成其奇。然使搜遍周禮考工奇文竟安在。乃知仍在吾看題之頃耳。其法若何。曰。只要看得題字碎極活極。方能用得考工周禮等書以成我之奇。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句。便在下句。做下句。便在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方謂之無閒話也。

割裂題。全看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自然也。無奇巧而講渾成。則膚泛而已矣。忙若題。全看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粗鄙而已矣。

文貴雅而昌華而則。日見枵胸俚吻。集濃醞之鄙語。奉吉祥之乞詞。自以為得金馬玉堂之訣。不知其於題為膚。於文為俗。於品為污。於心術為邪也。

凡轉筆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即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撞壁住。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於空滑者鮮矣。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度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度以為摹寫也。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為奇。不足以為橫。文只有襯托法。如為長者折枝題。先出長者。見得長者之命極重。襯出折枝極易來。一襯法也。既出折枝。見得折枝本易。結轉為長者。况乎有長者命在。亦襯法也。

層層逆入。故其勢益奇。其氣益厚。其鋒益利。假才情俗儻。為其曉得頭一皮粗淺翻頭。亦自翻逆勢。却是朱子所謂只弄成一條死蛇。不濟事。

頂上句陪伴本句。即是糾纏。就上句脫出本句。便極清楚。一邊是從詞語上膠粘。一邊是就意思中褪出。老雅妍醜。迥乎其不同。如徒以頂接上文為秘訣。猶皮毛之論耳。

文有一定做法。無一定局法。凡奇文無確切根據。是為野。非奇也。

如此轉。偏如此轉。人不能轉之意思。看他轉出。人不敢接之。子看他接下。凡有出落。必令我不見其蹤。突然而出。令人大驚。此皆非時文家所有法也。

文有文之轉折。題有題之轉折。能使題之轉折。隨吾文之轉折。不以文之轉折。隨彼題之轉折。則得之矣。

吾嘗謂虛題看虛字。若豈惟民哉。句題。虛字却在兩頭。不特豈字一點便盡。即哉字亦不可點。何也。哉字氣勢為豈字所促。一點之後。再轉不去矣。只將惟民二字層次拆翻。豈哉二字處處遮攔不放。末幅始出豈字。結句始煞哉字。非故為做作也。題勢不得不然耳。

小題生發點綴。村學究皆能想及。此所謂臭腐。非神奇也。其點鐵成金之妙。只在用筆處。得用筆之法。則尋常意思。皆成靈異矣。敘事題。却又於題外別尋情事。尋來又正是題中緊要。一句勝百句。一筆省百筆。故妙。不然。即是節外生枝。屋上架屋。極累墜題。舉之若無西人精於轉重。奇在輪外。用輪耳。皆關智不

關力也。

援引典據使俗手出之皆成臭腐故著色之妙亦如以素貫錢作家先要尋取這索子。

惟雅而巧愈巧愈雋巧而不雅都成惡道故必大家數方能作游戲文字。

凡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文至矣情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知有忠孝也。

句句用突勢而能不竭者得轉換之法也轉換須先識死活以活路開以死路合自然轉換不竭矣。

凡空虛離遠之題須急尋根帶用一救衍閑話不著此是文家活路亦是文家死法。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三

餘編

凡著詞語只依稀彷彿者正如官司捉人只得其鄰附眷屬非正身也天造地設移易不得離意思無加自能使讀者驚心動魄方知詞語原從意思生也。

還他步驟段落而段落步驟之中能見筋節此所以為巧若使段落糊塗步驟竄雜先已撒亂旗靡矣更從何處設奇乎。

凡搭題因挽挈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為挽挈者大巧也學者當仔細參之。

陶士行之竹頭木屑方其藏之皆棄物也及其用之則至寶矣人不肯於平時收拾棄物顧欲以備倉卒之用難哉。

文不翻駁不奇翻駁不重亦不奇翻駁重而後有危險有危險而後有驚駭有驚駭而後有歎服然非大力不能舉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

搭題尤甚。

雄瑋之論盤屈行墨但覺妥帖正如毒龍蜿蜒於禁法指鉢間直絲絃耳須知此是翻海擎雲力量。

人謂但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若謂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苦多絆紮只坐欠理法成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即走入拙工死路曠劫無出頭日子。

用題中字而作鈎搭最易牽纏無味而能手但覺其靈快何也彼以字而此以意思所謂意思者只於賓主反正間取之而字而隨之以出若徒以字而則糾結填砌而已矣。○又須玩其筆妙人亦此意思。采亦只此意思而寫來自別只是脫盡俗調新選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自開看其轉折出落絕不猶人人所枉費氣力而不能達者每其省力而出色也。

今之小題家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為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者緣不讀書不過鄙俚杜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挨家比戶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乃得。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內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為指。故卑汚者既有低腔墨裁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粗疎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二家厥罪惟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收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於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為之救正。孟子所謂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為斷。不講風氣。不講收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膚淺板腐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

呂子評語卷七

文之高下。不當以格法為定論。

論文無死法。只看義理切當否耳。

文之貴賤。只在看書。書理切一等。文貴一等。

變幻文章。須看他針線不走處。

局隨義起。似奇反正。此於理有真得。方能自立門戶。非世間齷齪變法所能影射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真。曰實。曰醇。不真。則雖有如無。真而不實。則淺薄無味。真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厭飫之神。

節次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畫家之瀟灑。曲家之裏字裏音。琴家之半甲半肉。詩家之不病聲律也。揣摩者撫榻而不可得。乃變為甜俗。真末代兒孫矣。

節次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畫家之瀟灑。曲家之裏字裏音。琴家之半甲半肉。詩家之不病聲律也。揣摩者撫榻而不可得。乃變為甜俗。真末代兒孫矣。

熊伯龍文云。隱憂者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學者便成套語。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骨也。然又須知氣骨尚未是盡處。緣作者精神止到得氣骨上住。故文極蒼古。而意理疎薄。後來之一折而為浮套。亦其勢然也。故論氣骨者。又當求之意理。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為歸。而上至西漢而止。若周秦手法。與心口隔闕。自然運用不來矣。

施閏章文云。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為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縐褐裘烏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學之紈袴。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為貴重。而流於穢怪。乙未以

後。以講章為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為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有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極雕鑽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為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體。體脈理皆以神遇。諒然已解。如土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精思。溶殼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

呂子評語卷七

後。以講章為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為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有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極雕鑽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為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體。體脈理皆以神遇。諒然已解。如土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精思。溶殼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

後。以講章為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為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有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極雕鑽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為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之其軟者流為熟爛硬者流為俗賴皆自以為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作家之鍊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團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為鍊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倒角也

鍊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鍊之為言即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銳非去其鋒也不用努筋出骨却渾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鍊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為高在上為侵陵在下為添繞故不為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為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文以高簡勝者筆不竭鋒墨不盡汁而筆籠造化於尺幅之中畫家之逸品也時人以枯窘當之猶俗工作雲林法謂之禱事則可謂之雲林則非

近人苦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專以挑弄語氣為能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故欲講虛實先講精切先輩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奇

無時人閑套頭亦不涉老教書講章語意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為大雅之音

目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細不入細耳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蘊畜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却純用其緩凡得氣脉於古則其手腕健利有力舉題中所有皆成輕便故出

落高而轉運快人視為若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唐德惠云云謂明快老橫是所長也儘多空疎則於理欠精確文人每坐此病庸流讀之反棄其明快老橫而實其空疎以為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秦人燔書而追罪燧人氏也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有肉迥練高融此當行作家文字也然理不細實便使數者皆減却聲價不可不知

題面堂皇選者多取浮詞俗調充之太要是叫街喝好語耳晏元獻譏李慶富貴曲詩輔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貴語也又窮人強作富貴詩云脛挺

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絕倒時作正玳瑁脛琉璃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為真富貴氣象乎

呂子評語卷七 四 餘編 名手舉一切堆棗醜醜之物與一切方幅潤綽之態盡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采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空快文每忌輕佻淺薄而作家橫衝直突所向無前但見其光昌老鍊其空快有本也

挑逗描摹時論之所謂有法有韻也然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市毬以不沾帶為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此說自萬曆來即有之亦以為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

能於題之神氣瞪目久注忽然提筆疾追其所見窮幽歷險只在一眨眼無所不到少鬆一步即迷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衣浴毒龍湫中手段方有此本分逍遙

評家謂語語著實是大難事看來著實未是難著實而當理當理

而自有發明斯為難耳。要知不當理無發明亦承當者實二字不起。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低者出於學究講章高者出於佛氏語錄低之魔人易知高之魔文人老學究浸淫惑溺而不知其為魔究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首辨而滌除之。

如貧而無詔章題概為空悟話頭似乎靈妙大類村比丘說佛法越神通越鄙俚耳刻繙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通箇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却不是弄舌尖狡獪可得。

化題之吟哇入文之爐竈所謂鎔成汁瀉成錠使俗子守之永飛鼎敗矣。

呂子評語卷七

五

餘編

餘編

隨題陶鑄乍散乍整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虛而得力尤在散筆句句立身題外古人講龍必於支股斷處烘染烟雲為不測烟雲奇則鱗甲更奇矣○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為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踪跡也見地高胸次灑落下筆自有箇迴絕處若只於前評用工夫不曉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使其更有一層留餘便不見其深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著處使其上更有一點芥蒂便不見其高兩者缺一則深者晦而高者滑矣此種文真可為浮淺膩鈍人却病上藥。

凡題多穢膩軟熟之調者得高峭雋逸最難今人即講古也只在

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前故其筆力愈彘穢也。

文字首辨雅俗讀其文吏猶瀟灑如置太白於殿廷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即不可以言文○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者墨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哆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為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志識即能變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猶難識辨故自以講章為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呂子評語卷七

六

餘編

餘編

無時文蒙氣無講章腐氣清淺中自饒雋姿名理此為真色當行強加巴攬差排便俗態百出矣。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不盡之意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也。

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於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夸大之語重滯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贊富貴非當身富貴者也骨氣之賤至此為極看先輩文止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為真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一書... 子... 8... 文...

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煞了時俗格式小講點
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
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
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言全題不承上文還
可點清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畫斷無此文氣所謂頭
上安頭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
不更謬乎

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清者不清則無法矣

唐德亮參乎章文云云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

下各自著實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輩最高本事固不用偷腔

換氣亦無暇掉弄開幌子也自論者鄙依註說理爲學究氣

訓話氣以不著色相不落言詮爲高於是學者日與理遠凡遇

呂子評語卷七 餘編

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異徑如此章但取授受公案與言語

同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概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

浼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強爲之講則又不

得不出於學究訓話膚鄙之塗以爲避註嗚呼豈復有書理註

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

實始於唐君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於古文後來之空滑本於

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

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

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

者卽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

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人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妙

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削籍

則一而已矣此一弊每足以誤高明故特爲拈出

論學云云卑庸之文不足深辨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

其非但牽於揣摩之說不卽棄置耳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

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

高下之別而其爲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舉以爲辨○魔解始

於正嘉之後若魔調則自萬曆中始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

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

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董列史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

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

其流裔也真學古者於此更當高著眼孔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話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

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

呂子評語卷七 餘編

爲愈近時名爲避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字樣便自

以爲得法作家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話老學究亦慨詬

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羣朽胸捷古之徒豈能出二氏

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陸燦子使漆雕章云云其見處煞高然有過高到那邊處反

見粗疎也是得會點分數多得漆雕開分數少學者不見此等

文字眼孔低境界淺終久沒智力正不得以粗疎失之

支無他奇止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籠纏繞皆用不著其文必潔

淨潔淨則轉折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

所擇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到則高矣

朱舜子之文云云此文迴絕衆人處不在解題確不在

局法古不在機神敏快只是說道理到十分平實是十分高妙

彼在解題局法機神講究者其淺之乎言文也此非精於經學理學固不能窺其藩籬亦信不及他好處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襲求入時只是骨性不改耳看其受貼處自有空盤排界之氣

文之瓌璋踴厲不可一世者難其肖像處使鬚眉生動耳若不著題目痛痒者雖奇麗吾無取也

文章稱情得體處即是正大莊嚴作家高人在此諺所謂有理不賄聲高也

奇秀在潤遠中來潤遠又在超脫中來令人久讀而意境常新此所謂自然靈氣

凡為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呂子評語卷七

附題

九

餘編

康體謙文云云端謹密栗北宗之長技也脫灑變幻南宗之長技也今南方皆趨平熟如此奇肆之作乃得之秦中朱子譏老

莊家精微盡為釋氏所竊却去做他經教之屬譬之巨室子弟珍寶為人盜盡却去收拾他家破釜破甕正復相類也

如早朝應制諸詩取冠冕臺閣亦未為不佳然也須切題著色語語典雅自見風神後來徒以乞僧喝采之鄙聲亦自附於冠冕臺閣則又當頌冤矣

古文中能縮大為小第一算公毅以短節促拍為排蕩縹渺之勢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公毅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為公毅失之遠矣

鄭梁文云云沈滄柱鄭子學本程朱詩宗晉魏作古文以方止學王文成為法獨於八股自謂不必用心憶鄭子以無意成交而

我以有意質之理學之人必能虛受諒不子憾也而有德者必有言若更用力於詩古文則言中工夫又加詳矣八股不過體

格異耳道理文法豈有異乎言為心聲書為心畫古人於嘖笑舉止足以窺人底裏况經營成章之言乎厭薄語言文字無如

王伯安然伯安所作八股理法亦未嘗不謹嚴也程子寫字甚敬云即此是學故謂八股不必作則可謂八股不必用心即此

語便不是學則其所為程朱晉魏方王者皆屬可議矣此雖一時應付之語然學者不可為訓

文章虛妙處皆生於實彼不能實者不能虛也以實為虛而筆情高妙令人摸頭不著如雨中觀龍挂蜿蜒分明

却不見其出沒起滅所在此種變化不向漆園家裏過來亦無從擬議

呂子評語卷七

附題

十

餘編

持正稱韓文凌紙怪發鯨鏗春麗然而栗密窮渺章妥句適文具此氣象甚難要不可不存斯意鈍根穢業妄思坐致榮膺宋人

詩云從來剽竊為場屋直是無由識古書屈指罕能官顯達到頭剩得腹空虛真堪愧悔死矣

舊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驚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了却便說了又說或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

凡於邊縫花草間牽纏見長定於正面脫略縱極奇快也只是空疎沒力量文字題中實義止苦發泄不盡何暇作交互繚繞閑文耶

文所貴者爽氣朝來玲瓏窻戶無纖塵之翳外間令舍糊糊不痛不癢美其名曰渾融不露我道是不會明白說不出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最是市井氣多。其典型則村教書而已。惟學者氣絕少。胸無意義。視題便有多寡虛實之迹。磊砢綳布。力已盡於支配。安得更有佳勝哉。作家隊仗精工。只是理足。自有天然之巧。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以超逸灑脫流動。則尤難。到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為的確。而驅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知出者。其所為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纏綿。兜裹之。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脈謂之胃氣。地理謂之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為文情。此不可以迹象求者。

文字到真腔的板。無處著一分花假偷換。若不從經學理學實講。究一番來。也無處討他消息。正如禪家語句。雲門曹洞。外間看呂子評語卷七。來尋常作家間之。下拜。

文以靜氣為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矜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從此推之。可以得靜之真。

文字到賄真實本。便無絲毫躲閃。那移處。不但隔壁寬皮。近也。不得便依。經傍母。是副才。不是正身也。都近他。不得其餘。論局。論出落。論氣體。論機神。皆不消論得。蓋理真實。則無所不備矣。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開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會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著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雖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為混。曰只講調頭。

不論義理。

時文亦有製局如法。氣度清閑者。可惜不會向題目裏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整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評家謂絢爛之極。乃為平淡清真之至。乃為波瀾含蓄不露。乃為局度最善。論文矣。顧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活套。庸術。麻糊皆可盲附矣。

目空四海。方能開人間未開之境。要其落筆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為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脩飾之所及也。

取徑於幽仄之區。游神於次寥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輩。呂子評語卷七。此較短長。

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逸。峻瑋之言。其間每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浮。只是脈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欲破俗士膠粘沉痾之疾。須得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却正用得著也。若更以精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轉。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亦無所附。

世所稱端凝閑達。只在詞調上煉成。吾所喜者。其理正而氣靜。自然端凝閑達耳。

時下文字。局法非不安詳。機調非不圓利。神韻非不渾融。然只欠

一切字。故乍讀之甚佳。細按之多不著實。是以先輩文字。本領只在意理。若單講局法。機調神韻。而不講意理。便成假合。

切題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則字樣露與不露俱佳。今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則主分貼者。不過以吹噓了事。主渾發者。不過以含糊混過。使作文者顛倒於選家無定之說。曾何當於題理乎。

適飛中筋節。挺露此之謂華秀。華秀在骨不在肉也。若不論骨法。則市井癡肥漢。皆可作虎頭燕頤觀矣。

先輩論文。貴平實。平非庸也。而况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况可以醜當之乎。按脈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文之峭崛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濶者。又必無堅鍊之音。此唐以

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所不曾夢見也。然

有平實之拙樸。有渾浩之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香月觀既展矣。云云。氣局甚冠。冠宏正。按之却不耐吐

嚼。以其詞多義少也。如何是義多於詞。只是意切。此文亦無題

外溢語。如何不切。吾所謂切者。非門面貼合之謂。如富之必從

庶講出。教之必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

富亦易富。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

精理。能洗發便是意切。只浮而鋪陳。縱極貼合。與題中精理膜

隔。不可謂之切也。今日人品。其病都欠一恥字。就時文言之。目不識經學。理學

賣菜傭皆可稱名宿矣。至活套之調。熟爛之詞。爭填闕抄。若以

不雷同為恨。互相稱歎。至下極汚。久而不厭。昔者套用別題文

句。亦必稍更變而出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且行。恬

不為恥。皆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

欲學古人。勿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

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坦然無疑。橫衝直撞。無所不可。隨地

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銅錫。都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而氣沛然

矣。但區區衲補幾句古文。麻布夾紵絲。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

景象來。

劉須溪謂唐人文字。皆界定格。段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

活。此亦文中關捩子也。

古人謂子由文界盡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盡。一滾說去。却好。悟

此關捩。提筆直書。屈橫注海。純以一片神行。真有篇如股股如

句之奇。

作家反正淺深開合之法。亦與世無殊。只是世間所講實義。都是

假稿名貌。最上不過尋得伴當副車。惟真作家。擒拿盡是正身

耳。此間相去却甚遠。

凡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

但覺其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其語之端凝。肉即是骨。又何骨

肉之可分乎。

文章雋永之妙。止在言中。而言外之味。翫之不盡。亦無他奇。只是

曲折影托。處令我所欲言者。隱躍透露。四而盡出耳。須知此是

說意理。不是說文法。

凡說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文未嘗不端練。按之皆膚套矣。

自首訖尾。如題挨講。而肢節斷續。一氣溶化。天矯蜿蜒。不可尋其
段界。此種神境。須火候到此自會。不易臨仿。然須時存此氣象
於胸中。雖凡胎亦能超詣。若錮於村講章之派。拘於假先輩之
形。視此種如仇敵。如天神不敢稍近。則曠劫墮落矣。

或謂兩截題總提起。非古法。曰。古有何法。法何必古。只在當理耳。
先總提。下面側分。亦有何害。但中後總做。則不如截做為得蓋
總做未免說了又說。多叠床合掌之病耳。若總做而不犯此病。
又何害。

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題論格則截做正也。分做亦正之次也。
分對之中。仍不失輕重賓主。與上下聯貫一氣之法。又其巧也。
而下語用意皆有精義。不作寬套大帽頭。則又在論格之上。
凡小講下即直點全題者。必欲自出議論。不便循題中次第而然。

呂子評語卷七

若既隨題挨講矣。則斷無直點在前之法。蓋後面挨講諸比即
是此一句。若點在前。則後皆復剩矣。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承當。為其不可以貌為也。於體格法度不
細密。則雖高亦為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為
枯澀。著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深古
學。又精於時文之法。淘洗錘鍊。皮毛落盡。乃見真相耳。

極散題偏做得極方。多寡無痕。輕重悉敵。若此題非此格不可者。
此局法生於意理也。方在意理。不在局法。方在局法。則為割裂。
方在意理。則為變化。

文無靈快奔逸之氣。縱極脩飾冠冕。如子陽鸞旗旄騎。陸衛警蹕。
總是偶人形耳。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調

則朽乞之調。豈可以此為傳註先輩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
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恥。故
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密疎美惡。

文有說盡之妙。有不說盡之妙。不說盡。却不是含糊遮掩者。得而
假冒。須有許多意思。道理。擁到言下。却不消費力。只以淡遠之
筆舉其大意。令人隱約盡見。此謂不說盡之妙。

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調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為斷然不
可移。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慎獨。
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選家見不根者。則云不根上。選註妙。見根
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孝廉何人也。乃可與
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任之變。文可變者。禁
之變。直謂今之選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呂子評語卷七

文有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踴厲。此不在尺幅論廣狹者也。彼以委
怯為和平。迂繞為春容。束縮無生意。枯澀無議論。為收斂者。其
不翅池蛙之擬法部。

文無適宕連演之氣。因瑣會。皆行尸坐魄耳。未嘗以嘯鶯鴛鴦。
自然排闥驚羣。得此氣。

以理學為經。以經學為緯。以古文之學為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
也。

人於為飛戾天等題。最怕實講道理。曰腐。曰執著。故寧取空滑一
路。不知實講則雋快。安得腐。實講則通明高脫。安得執著。彼空
滑者。未能腐與執著者也。腐與執著者。未能實講者也。總之不
會讀書講學。而欲猝乍到此也。大難。

所取手變格者。貴其凌空出奇。而更能發明體要也。於題義無得

而徒求異於章法掀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末已何以破墨膠鄙說則可

瞻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為體以古調為用斯光彩常新矣

典贍是易典確則難時文不論何題隨手填湊無他只緣空疎寬泛耳若語語有來歷不混借自然高華典貴

只川淺深反覆之法而意變變令人應接不窮此是白描中最高手渾身是筋骨不可皮毛仿之也

朱子謂李時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橫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

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以枯管枵腹襲取

套詞若村學童描株老弋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今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體格脉縫之精密猶是時文家所能若下語字字落儒者窠槽如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須曾實下講究來非熟爛本頭之所有也

康體謙凡為天下節文云云短文能手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單句此偏用叠句多用玲瓏簡貴此偏用縱橫排屏所云芥納須彌梯藏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短文講大意必撇過本文

若挨講本文則不及大議論此篇前後議論雄放以發大意中幅以古筆點次本文而仍不滿三百言可知俗所謂短文原非法嚴只坐才窘耳○重疊複嗽直以大氣舉之胸中若有一點

要短之意即不能奇橫至此

今文萎蕪如六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塗脂無一鬚眉男子安得衣冠劍佩顧盼矜如一洗巾幘不揚之氣

文氣壯潤若涉河海一時難測其吞洩之所在人以爲蘇氏父子非也直從漢人得來時文中有此實是奇觀學人即未能爲亦須見得放令肚皮開潤

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實俗也兩者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布設烘染聲調句字中求秀即未有不落甜俗者也

說道理直到滴滴落銅錢眼孔裏無他也只是熟耳如何是熟理實到極處心細到極處氣靜到極處

書子評語卷七 大 餘編

刻斲之文難於爽拔意論多而絕無支離悶澀之病只是理足自達耳

文無定體體隨義立只要明得定體之所以然則不定更佳

用經學最難而用易尤難非淺腐即穿鑿耳因謂易不可用之時文此所謂不善操舟嫌港曲不善作書嫌筆秃也

題目大樣文固須得體然所謂大樣得體有根本有大義有典則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亦爲讀書則見識經術不同若不會讀書而妄求大樣不過市井之夸談史胥之尊奉而已徒見其寒乞安得大樣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說俚鄙之習兩家分據門戶時互勝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便非真理

真古也。但真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凡題苦多。靡落語者。一著鋪陳。徒增穢俗。或者避而入於架虛寒。陋又於題之本體。不相得。正如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臺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文到說得震動精微。或訖以為粗非也。粗文不刻入。刻入那得粗。驚人者。只是氣之驚悍耳。然驚悍過火。處自有語病。亦須分別觀之。

看清義解。橫衝直撞。不問金銀銅鐵。信手拈來。鎔成一器。是甚樣氣魄。若無此本領。便精良至寶。都為爐邊查礦耳。故求氣魄者。必於義解。

呂子評語卷七

雜

九

餘編

熊伯龍文自記。文極透快。而一時名士。以我為腐。自立之難如此。

大約名士。先不識字義。如所云腐者。訓熟爛也。空朽也。吳惡也。然則今日名士之文。乃真腐耳。若實學至理。如終古此日月。而光景嘗新。正與腐字相反。故凡以理學為腐。皆不讀書不識字名士之言。

凌虛之技。妙只在鬆。鬆則層次不竭。而變幻自生。即本地風光。亦運用有餘矣。然須要意思多。乃有生發。不則鬆處皆成空殼。引述語。可前後用引者。大旨而中述其詞。或尚有下文。則止在前。半用斷。或前後俱未盡。則於起講略斷一二語引入。或轉側倚手。索性用斷。亦有之。乃有聖賢自言。而半斷半順。忽斷忽順者。又近來異事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實地開出也。名山勝地。終古登臨。

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實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忽耳。何靈之有。

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恢弘也。

論藝文禮下。句文云云。謂根上文。單通章。講此題針線盡之矣。

抑未也。其為根為單。俱要從議論發越。乃佳。有議論矣。抑未也。有讀書人議論。有市井吏胥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有原本。有氣量。其規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非沾沾記得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是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禮下民制。只消幾箇吏禮戶部。當該火房。是辦矣。近來議論極曉暢者。每不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臭味。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污鄙醜之文耳。

呂子評語卷七

雜

十

餘編

其訣不論題理。不用意思。止揀無破綻吉祥詞語。連之以回熟。寬套之句。調如乞兒叫門。喝采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名理高昌。一種不知反口何名矣。

換題實講。層層有新警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脈相經緯。股法不合。掌。句法字法。不油衍不虛枵。章法奇偶相生。參伍彌縫。如魚龍。此種是王震澤直下法嗣。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為妙耳。如何令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敷綴者多。驕駁解脫者。逃空荒。肯用深思古力為鉤勒。而虛實皆至。固當求之讀書人耳。

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見識高人。

文字得情不得情。與生死真偽。只在著眼落脉處。鬆不得一分。

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文有全題。竟不見踪影。不但格局。拜句字註解。俱不見踪影。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髓出來者。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同腐爛於幾箇惡套。醜調中而後已耶。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為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為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首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却教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資質。可歎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試易。當日極陋劣秀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抄蘇紫溪諸理齋。呂子評語卷七。

鑑一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歎也。今日之文。謂之描文仿文。奏文填文。俱可謂之做文。則不可。何謂描仿。奏填之文。必是易為。故信從者眾。比見此曹為之。亦復不易。蚓竅蠅鳴。聲悲思苦。竟有不能成者。則原未嘗畏難也。為人所愚耳。

理題無油口閑文。亦無努筋刻骨。得註疏之精。無一點注疏氣。平淡淡說來。如故鄉人道土語。如老成世故人談向來家常事。自然津津有真味。淺學者未許容易到得識得。

行文如砍陣。盡銳搗其中堅。其餘只須蹂躪而已。文須不落窠臼。始得獨出機杼。提挈轉落。皆庸夫意中以為不當如此者。而作家以為必當如此。寒蛟出窟。不可端倪。使扣盤搯。箭依樣葫蘆見讀之。亦當為破襲之舞。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辣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細實文苦悶澆。高爽文苦疎略。透過此境。直是迥絕。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砂石查滓。然寶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為醇粹之業矣。然入煨不得。皆鼎汞假物耳。真假何以分。曰實須見過書來。真何以不粗雜。曰篤信聖賢之說。隨所見之書而講究之。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捏始得。

凡用總提過文。固不如先輩直起直落之為高。然先輩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呂子評語卷七。凡文謂之雅鍊圓秀者。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脈意思。韻則玩其用筆著色處。文章到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氣貫。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間架出落。便茫茫地。驀過有何意味。

楊昶知者無不四句云云。兩大大比。雖是正格。然頓跌曲折之文。虛多實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次允特。索然無味矣。此用層次併做法。故節節瓏瓏峭峭。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為急務否。予笑曰。即如此。亦何害。村學究道聽得先輩有如此。揆講一法。便嚙口感亂人。未有了。曰。我法不然。果是生龍。一任橫行逆走。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

東臯續選內摘錄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著。道不著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著時。數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轉。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叠過來。方得。

虛題人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敬大臣也三句。題動云。臣即未言其效。何如事何如。雖其事其效未盡乎此等句。竟如小說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奉為虛題。祕藏法。選家瞎贊盲圈。若非此不可者。毒誤後學不小。

與其取油口空拳。偷腔白戰。使白丁皆自命為鴻儒。寧取實行簡。呂子評語卷八 東臯續選 餘編

鍊之文。端疑有法。切理鑄詞。不令浮豔得竊其色。笑庶幾學究秀才強飲幾升墨汁耳。

簡鍊之文。須有老氣。法胎珍饈。極芬腴中。貴有姜桂之味。遊人痛恨此種。只喜塵羹油肉。終是屠沽食料耳。

有論仲弓問仁章題文。夫子口中不露仁字。不露敬恕為妙者。此正學究強作圓通派頭。萬曆末年講章論文大都如此。為背畔傳註之由。不可不戒也。此章論簡恁麼。仁字如何要隱。只是要說為仁。不可說竟是仁耳。敬恕是鐵板註脚。如何要諱。若云題中無敬恕字樣。然則存心推心等語。又豈題中字樣乎。敬恕乃解白文。存推又解敬恕。尊講章而諱本註。豈講章字面反可入夫子口中乎。執此論文。將使天下視註語若鬼怪。必欲盡泯滅而後已。其害可勝言耶。總之解題貴乎切理。切理在乎體註。有

通篇吟喝敬恕。而全不得敬恕之理者。只算不曾做敬恕。有通篇不必露敬恕。而其理湛足。真是做敬恕。文之妙。正在切理體註。而氣韻生動。不在字樣之露與不露也。

同密之文。貴乎切理。如綿裏鍼。須有鍼在外。開所作同密。乃狐狸拜月。戴鸚鵡。嫵媚即得。謂有人氣。即非。

書家公案曰。畫沙。曰印泥。曰屋漏痕。止是要藏鋒耳。藏鋒便有鋒在。非癡肥墨猪也。論文亦須得其鍾鍊筋節處。

清異之文。必精于煅煉。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不堪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魄之可厭。乃為佳耳。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休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為造言之大端。即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裏生為訣。正謂此也。今人為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首雷同。如

父子。尚得謂之文乎。呂子評語卷八 東臯續選 餘編

文章著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陸離。彼以豐肌縟肉為色者。真穢相也。骨氣如何。只在法律簡鍊處看。布置全局。筆筆老到。自然高貴矣。

短文煅煉。如丹家銀母。一刀圭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于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疥癬豈能為害。若彫削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故文不必無累句。而氣局純乎古文。見識便自闊大。正不許皮相家向

此牡驪黃。擿索也。

法脈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著意于此。以為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名家不衫不履。清機相引。而段落鍼線。妙

入無痕。大呆子從何處覓生活。乃悟斜插簪。解散髻。非王謝家。固不須捉此耳。

文貴有真氣。真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一題眾拈。變格勢所必至。變而仍當於理法。正見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但自走難路耳。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縮以為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無變換。則窘于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峭之致。則稚于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文貴鍊粗以為精。非省多以為少也。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為老手者。其開架方圓猶夫人也。句語虛

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周所謂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為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白傅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用工來。

慙書內摘錄

冊子上言語。經捏已攬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是爛泥將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老蘇平生因問。升裏轉斗裏。豈之語。遂悟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

其妙。心知口難傳。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又行至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已忘前。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

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灑然。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淵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茂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癸未。開歌媚之端。變徵已見。已丑。得陶菴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龐遠。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別弄之法。曰回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為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

呂子評語卷八

各本序例

四

餘編

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為浮豔。而變亂不可為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于選手。通闈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子。奪兼數命者也。聚遠近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子。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陳手之甜俗。更甚于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後。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為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東阜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東阜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東阜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東阜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其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
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
己丑壬辰一返蔓緲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道
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
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圓熟機鋒況能闢嘉隆以上之籬落
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開盛行偏
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為俗眼所埋沒矣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為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空疎
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
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為何物而欲鍊飾詞彩不得不出於俗
談諠語臭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
為秘妙蛆蛆甘帶鴟鼠嗜糞良不虛也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五

餘編

癸丑夏余尋宋以後書於金陵得借抄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
藏本數十種又與諸友倡和飲酒樂甚留秦淮再閱月攜昔友
陸雲若墨選鬻於市市人謂風氣乍旋此書如熾激也余不知
風氣為何物旋不旋行不行何預人事見坊本有誦羣選劣狀
者快喜披終卷則故是向聲適自誦耳又為之索然或曰彼固
皆知文而以選為業方將以其書購賈聘煽童蒙津干謁鈞優
等高第贊帳幙榜媒慶宮室妻妾子女臧獲之欲其關切如此
得失交患顧瞻皇惑雖心知其非不能不順時也公殆無意此
數者蓋正諸余又烏乎正人心之汗下也久矣士不力學中無
所主而丐活於外惟知溫飽聲勢為志凡余以為理也文也彼
且以為利也名也而又烏乎正雖然公刻陸君書既續之矣今
增是集不更使陸選流通乎余感其言因合諸名本刪之其點

次得若干首以附今集後雖與外論不同然典型虎賁敗露黃
余其間苟取充塞可謂亦復不少嗚呼雖其盛又豈吾事哉

錄下例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
者如破承之貴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
脈而勿痕迹也提比之籠籠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
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倨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
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
句之當拆發也全章之剪裁有要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立
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疊也此宜童子試
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則豈非蒙師
罪哉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致敬盡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六

餘編

禮以聘名宿為師者亦自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
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剗敵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
僱工然不忠其無有也為師者因各營狗監以求進既得之則
嬰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為固館之術然且有
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眾或咸謂
二千五百人為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無人不可為
師也師既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惜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
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為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詭於是
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嗒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為選手
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弊而不可返今縱不能驟還於古
願皇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其講明之其為文也亦必取資於
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長齋之分年日程趙考古

之學范成法其在可仿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謠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娘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隊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為作者師也

自開闢至今茲其為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為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為變所驅而不能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天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汚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為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算猶故物也而天下且

呂子評語卷八

各片例

餘編

以為荒忽怪異莫奇且幻於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為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為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為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為文無不可定況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為盛衰理勝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即若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為春秋者如是其為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為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

復而為春必不復而為秋為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為治必不復而為衰為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干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真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澤者變而為清論者變而為正荒怪者變而為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於理始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推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天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實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為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

呂子評語卷八

各片例

餘編

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算凡為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為腐儒而已矣五科程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作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句字乃所以觀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

字因時為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于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即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凡例

凡文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而取俗惡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近時論文直至股尾虛字亦以乎哉為硬而止用歟字以矣字耳字為直而變用已字爾字此種議論不知起自何人知其心術品行必至污極下而不可問者至章句辭采古人無一字無來歷出於經傳為上出於子史古文者次之湯霍林用冰菽二字鍊經語無法艾于子猶譏笑其不通今則俚鄙滿幅王半山悔變秀才為學究不知今又變學究為白丁也是集辭而闕之廓如矣凡例

先生論文以意思義論為主不在機調意論達則機調自生凡一翻一正一開一折定有頭一皮膚既見識套數先到先生謂必須撥過此番然後寫真意思好義論出若人人心手必然萬喙一律者斷無可取凡例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 餘編附刻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

親炙錄

作文所以講明義理非止要文義通達而已世人多岐講學與作文為二最是謬見

詩文有三字訣曰熟裏生

詩文一道也編一篇長文於八句之中故求精甚難其妙都在神理不在詞句古人詩中嘗有一二語雪淡處却意味無窮者今人多不識也

問詩有含蓄者有說盡者是各隨體格否曰然然須是說盡處仍自含蓄不盡所以為難

或語余曰吾子詩固佳惜落宋人詩派耳余問宋詩何故不好曰詩本性情宋人慣說道學夫却詩中意趣余曰天生蒸民有物

呂子評語附刻

徐編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說道學耶然則三百篇亦欠好矣其人憮然又言詩貴有臺閣氣象宋人詩太寒餓余曰于美盛唐人其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何等寒餓集中如此類不一而足然則于美亦不得為詩人耶其人又憮然問先生所著文何如曰吾文不佳惟與人往復書中有議論關係者不可沒餘並不欲存之本意此去欲勉為之不奈今已病矣休矣異日將以此事付公等耳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終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恃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恃有學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即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尚耳此其意不過為取科第拾青紫之計即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為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為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

學規類編

原序

正誼堂

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既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

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親製訓飭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中士習端士行篤正誼明道於以持身而型俗凡所為修之家而慮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為真儒而出可以為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為天地立心為民物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

所可比而同也余以菲材謬膺

簡命巡撫八閩夙興夜寐惴惴焉懼以不學之身上負聖朝修明風教棧樸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勤宣令德振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摭昔聖賢所以為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學者使黨庠塾序之閒人守一編學共一規則夫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者一皆聖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我

學規類編

原序

正誼堂

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羣蒙其為功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為序時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境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英華醲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學規類編

吳序

正誼堂

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業有接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鷺湖鹿洞開辯難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僣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非為累匪細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既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御製訓劄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闕疆以公之學術有本功

用必宏也 公甫莅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為首務承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為學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

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境此真成己成物之實功也豈沾沾於文藝開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為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

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造於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學規類編

吳序

正誼堂

自濯磨以無負

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五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後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無不全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失其教之之地矣頑鄙者不辨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之術矣聞有大姿敏妙不安於是數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閭閻變而為刑名權詐閃爍打訛流而為恣肆苟偷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蕩軼規矩為廣大

學規類編

余序

一

正誼堂

甚者倡為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全才也今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開漸靡樂育之者靡所不至復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

堅積不絕如綫而勤宜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願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莫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之久確乎洞鑿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聞

天子使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夕愛勤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澱山陬自安聾瞶於堯舜之世於是搜抉百氏探摭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

學規類編

余序

二

正誼堂

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而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而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是而馳欲求免為庸眾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互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閩俗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公以導揚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為彬彬禮樂之鄉

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學規類編

余序

三

正誼堂

楊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豈乎遠矣層累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適命司徒敬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寢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與者有朱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為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

學規類編

楊序

一

正誼堂

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屆而尤振興賢序加意作人

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陰臨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人之理也余謬膺

簡命視學八閩竊慕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學率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

聖天子慇懃誥誡之至意而 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類編綱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為學讀書之次第彙萃成帙其所以發明

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闔士奉為標準確然有所持循若
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
助高深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闢為理學淵藪格言正論
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
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
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 先生下車未幾
卽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
還天理視世之剽竊詞章漓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
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 先生
平日之自潛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
學規類編

楊序

二

正誼堂

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贅
焉謹拜手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着弟

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真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

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
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
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
之歸因述 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
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
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

學規類編

蔡序

一

正誼堂

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激之天下古今當然
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
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
或溺於詞章或流入於禪學胡故齋羅整庵諸賢攻禪
學尤力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牛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
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
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
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
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
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

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
真有所不為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
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
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
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
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為心學之說恃其心
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為宗其流不為佛氏明心見
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為人大都
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
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為辨目今之人方且營

學規類編 蔡序 二 正誼堂

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為明心見性之學哉
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 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
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
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為深切若明學者苟能
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
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
蔡世遠謹拜書

梁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畢敷至於萬邦
靡不協和暨四十有一年復

御製訓飭士子文誥告多方用勗敏於黎獻懋哉懋哉越
五年丁亥

賴瑞南紀爰

命 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

聖教撫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為學規類編溯流窮源顯
微抉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開

聖教以啓後學帙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隆家
學規類編 梁序 一 正誼堂

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嗚嗚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
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彝之賦有獨厚哉蓋教之者深而學
之者懋也故其時俊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為可以
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動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干戈
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實學寢衰不思道
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替然
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其趣易撓雜而無本其行終廢
浸淫日下砥柱之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為學家自為師
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求諸儒所只德德切切不惜親
纒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

遠為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

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為士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慕古昔之醇龐繼前代之得失體

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德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絃不輟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矧聞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山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未嘗湮沒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唱三嘆之思焉蓋上為

天子慶得人而下為諸生加得師矣諸生盍思所以潔身

學規類編 梁序 正誼堂

浴德也哉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泮之吉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翁弟梁爾書於榕城之宣靜堂

學規類編目錄

卷之一

朱子白鹿洞教條

程董二先生學則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卷之二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卷之三

學規類編 目錄 正誼堂

布衣章璜為學次第八條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卷之四

諸儒讀書法一

卷之五

諸儒讀書法二

卷之六

讀經

論解經

讀史

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卷之九

諸儒總論為學之方一

卷之十

總論為學之方一

學規類編

目錄

二

正誼堂

卷之十一

存養

卷之十二

持敬

論靜

卷之十三

省察

卷之十四

知行

言行

卷之十五

致知

卷之十六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

卷之十七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學規類編

目錄

三

正誼堂

卷之十八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 | | | | | | | | | | | | | |
|------|------|-------|--------|------------------------|------|-----|----------|--------|----|------|----|---|-----|
| 揚子 | 文中子 | 韓子 | 歐陽子 | 蘇子 <small>王安石附</small> | 卷之十九 | 史學 | 字學 | 科舉之學 | 論詩 | 學規類編 | 目錄 | 四 | 正誼堂 |
| 卷之二十 | 程子四箴 | 朱子敬齋箴 | 張南軒主一箴 | 眞西山勿齋箴 | 思誠齋箴 | 夜氣箴 |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 辭文清謹言箴 | | | | | |

學規類編 目錄

| | | | | | | | | | | | | | |
|--------|--------|------|-------|-------|------|------|--------|------|-------|------|----|---|-----|
| 慎行箴 | 懲忿箴 | 改過箴 | 存理箴 | 持敬箴 | 慎微箴 | 六理箴 | 程子顏樂亭銘 | 張子東銘 | 楊龜山書銘 | 學規類編 | 目錄 | 五 | 正誼堂 |
| 呂藍田克己銘 | 朱子敬恕齋銘 | 學古齋銘 | 求放心齋銘 | 尊德性齋銘 | 志道齋銘 | 據德齋銘 | 依仁齋銘 | 游藝齋銘 | 崇德齋銘 | | | | |

廣業齋銘

居仁齋銘

由義齋銘

蒙齋銘

敬義齋銘

張南軒克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主一齋銘

學規類編

目錄

本 正誼堂

薛文清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恆齋銘

存誠齋銘

胡敬齋進學齋銘

衣冠銘

書櫥銘

卷之二十一

增損呂氏鄉約

卷之二十二

讀書日程

補編

卷之二十三

道體

卷之二十四

總論聖賢

卷之二十五

諸儒

卷之二十六

學規類編

目錄

七 正誼堂

辨別異端

卷之二十七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學規類編卷之一

古田施松齡

南平余祖訓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安吳瑞焉

全校

漳浦蔡世遠

朱子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學規類編

卷之一

正誼堂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
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

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

鈞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

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

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

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

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

列如左而揭之楹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

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

學規類編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版如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

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

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

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

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版如前升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版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版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藉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

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學規類編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毋浮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諱母及鄉

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惡豪很傲勿輕有喜色

衣冠必整

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

雖盛暑不得輒去幪屨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

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人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

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

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學規類編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勿草勿傾欹

几案必整齊

位真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局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版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

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汗悉

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

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口擊版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眾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

學規類編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序術

序之閒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

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

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

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為

凡為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

之意豈不美哉清康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喜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

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為文公嘗有取焉

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

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為羣居日用之

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

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

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

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

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學規類編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一日學禮

凡為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日學坐

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案靠背偃仰傾側

三日學行

籠袞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日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日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勿得叫喚

六日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日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

弄他物

八日學書

孫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學規類編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 踰臣覆校
侯官陳 錫幼吉分校
侯官吳春霖 壽謹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

永福林起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張文昞

閩縣林 縉

全校

古田楊振綱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間時惟建

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學規類編卷之二

十

正誼堂

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 成朋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

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剛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為文而求其所不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 呂氏稱程子處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留意科舉相從入彀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言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為鄉人今日便要為聖人須鍊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即可為聖明日固念即為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

一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眩不為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騫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為尚科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 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為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

於是取不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為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為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

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

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

如尸立如齊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

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思慮之多不能馴

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

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

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心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

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

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

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心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

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思慮紛亂不能寧靜

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

面役役為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

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

史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
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
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
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
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
謂欲屏去間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思
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
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
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
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
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
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
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
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
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

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
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出
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
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
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
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
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
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
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
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息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
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
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
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
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
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有
外邪容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

謂敬二首微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為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為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情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者日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聚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延平

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蘊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

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蓋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十

王誼堂

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已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从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入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自善我自我 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問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為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

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問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曾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之至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褊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為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

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茲往復從游數載

學規類編

卷之二

正誼堂

正誼堂

歸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某等構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宅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學規類編

卷之二

正誼堂

正誼堂

- 一 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悖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母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明望鳴鼓升取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
- 一 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 一 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 一 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 一 凡學以德行爲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 一 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師友會眾裁度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眾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同治五年夏五月
福建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終

學規類編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學規類編卷之三

閩縣胡 愷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安吳瑞焉

全校

福清翁葉峻

閩清鄭 郊

布衣章潢為學次第八條

一學以立志為根源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
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也夫天生蒸民聰明才力世多
兼之惟志有不立則此心便為富貴功利聲色所染誘
有志之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之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也同一
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之性命苟不能為天地
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不已也則此志一立此心恆存一
日千里誰其禦之一念萬年誰其奪之貫金石通鬼神
庶百年閒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矣不亦偉然大丈
夫哉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人胡為忍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為主意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
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靡蕩心不以科名
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

輔仁而羣居切磋商皆直訪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中沈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卽密相救止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墮行亦須愛眾親仁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玩聖經一篇豈有一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真知此者內外精蘊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真水滿汙池澂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慎恐懼爲持循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休不敢懈怠荒靈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色聞聲上柱竇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願諶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慎則精神敏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上帝之臨汝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驗之念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覺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

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效
處處親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檢察善無窮盡人多過差
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
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為或以過
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
懼熾火不熄終至燎原而徵之於微消流不塞終成
江河而窒之必豫遷必如大舜之已從人樂取諸人
以為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為之搖庶氣

學規類編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籬籬壞即修之則家之
寶藏為愈固風邪侵即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為極則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
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真能格物以致其知
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即此
物之異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
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是故命即
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即命之流行至善而
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為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充滿
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畢到孔子

自志學至從心所發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
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為徵信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
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
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
無根自任頓悟頓修標大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
夫立躋聖位不日舉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
心之註腳耳此所以人人得為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
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
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
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
己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而神心學又每每遺棄
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
靜功所證者真詮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
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格致
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細繹玩味之學乎論世
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
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舉過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為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為己之學好為大言互相標榜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廟閒坐嬉笑及將學規類編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誡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遊游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日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於詩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日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日無恆夫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況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報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吳叔章維貞覆校

閩縣陳 熊承臣分校

閩縣陳 涵子容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四

古山楊振綱

南平余祖訓

漳浦蔡世遠 全校

侯官廖鳳翔

諸儒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正誼堂

張子曰觀書必細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中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觀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應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論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 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胷次而驟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野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空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室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又守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喻卻教當時人如何曉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請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閒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察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整齊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泆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

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寬閒不可貪多 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極也是說得維精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會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日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

益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問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若己體認方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從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 嶮岨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

是爾更無別法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
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卻欲於一言半
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
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閒自然見箇道
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
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
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
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
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
若是讀小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讀正經行作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當思之讀便是
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
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
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軀軀不安一似倩得人來
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
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昔記文字不
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
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者實固不可及然亦須著
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尋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

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
讀別無方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
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
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閒不知
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
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
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
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尚莽記不得故
曉不得緊要處過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
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
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肯
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閒只是觸
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
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閒方會漸
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骨說這許多言
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燒滾
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會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閒卻
多牽引前而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講論一篇書

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表作一片方是去
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落心中皆說得
去方好 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
本文熟復著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雜
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
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放此心光賡賡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
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
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
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者此可見 讀
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放下梢頭鑽
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處則心曠看書細則心細
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
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
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
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
矣只就文字閉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
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
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何必讀 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
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
得抵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閒雜則
貫通地位口固足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去
理會得了卻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
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處不務精思只道無可
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觀書須靜
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聖賢之言
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連 讀書之法先要熟
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
更須反覆玩味 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
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會
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
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
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
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
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簡捷
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
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
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

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心大氣不得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
 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
 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
 得來方當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
 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
 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
 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
 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十一 正誼堂

旋推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
 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
 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
 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
 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
 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
 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設話夜閒如溫書一
 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 學者當以聖
 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

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
 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
 不可助長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
 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
 用得 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徧觀眾理而
 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微
 徑急而反疏緩也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
 之心少閒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
 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管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
 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十二 正誼堂

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
 到那精英處方是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
 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
 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
 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
 者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嘗看
 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
 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
 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
 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最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

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為佳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懶惰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們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幸 正誼堂

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合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悠悠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懶從容乎句讀又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

博取且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肯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若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游屢飲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幸 正誼堂

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白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又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卻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

意味詳密至於冷淡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
 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
 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然雖然用心探索得
 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贅牙無田地可安頓此
 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
 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熾熟方見
 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
 趨去不會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抽
 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正誼堂

心曉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消云
 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
 看一書若雜然竝進卻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
 用四斗弓便可洩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憚自己
 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
 細看積聚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
 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
 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
 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
 子細讀誦放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

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
 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
 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
 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
 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
 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
 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盪詳母略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區近毋遠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為
 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正誼堂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道上理會道
 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者
 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竝興寢食俱
 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
 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
 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
 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
 是長進又更就此關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
 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某
 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

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慮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放心熟少閉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纒安一物便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

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捏百碎 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學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徧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

一書 丹 貴 參 日 軍 之 書 第 2 反 文 內

故 讀書不義理須是得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
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留中
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且放置閉事不要閉思量只專
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人言讀書當
從容玩味此乃自息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
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尚待終日謂之從容卻
無做工夫處譬之前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
養之卻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縱有此心便心
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
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且
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
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
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
脈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
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
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
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
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出 看書與口用工夫皆要放開心會合其平易廣闊

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
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陝隘無處著工夫也
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
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
所處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厥論則非惟所處
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今人觀書
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奉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
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
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煞向何處
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
學規類編 卷之四 辛 正誼堂

要以致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逆等待
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
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提
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
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推將去不解得不
休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意
情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
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
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且將諸家說相比並

以求其是便自有合執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換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其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指關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汎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人

兩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居日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理又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可同日而語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緣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放入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如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懸艾與論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木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

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學得此
事不可自以爲了恐息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
之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已但卻又添了一重
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
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正誼堂

福州同福堂
正誼堂

侯官楊汝雪清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棧校

侯官葉世勳堯

侯官林啓迪

學規類編卷之四終

學規類編 卷五

學規類編卷之五

閩縣陳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祭

後學

福州張文良

全枝

侯官廖鳳飴

諸儒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
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
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
學規類編 卷之五 一 正誼堂

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
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燦然人只
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
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
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
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
而決矣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
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
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

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習中
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
多躐等好高尙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
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
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
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
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
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
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
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
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
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
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
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
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

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汎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
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
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
迫切汎濫之累矣 其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
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
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
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
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

學規類編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
然讀之不厭熟讀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
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句看
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
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
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
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
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閒每每加察其

善端之發憚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需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眾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閒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窮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學規類編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然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問看文字
 爲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
 卻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
 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隨來隨去見他
 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
 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
 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
 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
 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
 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
 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慮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
 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慮且漸漸
 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
 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
 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懸厲者觀書
 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
 書中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
 蓋太謹密則少閒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

且放下放開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
 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
 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
 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
 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須
 大段著精神看并起精神豈起筋骨不要因如布刀劍
 在後一盤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
 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 凡
 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急之閒者固不可專看
 緩急之閒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

學規類編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
 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
 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
 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
 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詰皆存
 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看今說求
 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卻說仁
 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
 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

渾淪底物硬去盪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
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
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破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
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
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卻有見時節若太
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又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
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向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
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
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八

正誼堂

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
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
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
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
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
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
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
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
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
將註腳看方有意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

飢不渴而強飭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論語至
於誦詰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其著意看字字思索
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
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
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
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
了不須更去註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
然曉得莫任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向他
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
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

學規類編

卷之五

九

正誼堂

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
以做出詳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
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
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
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精不會讀書與曾讀
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
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
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

何異 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
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
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為學之
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榷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
此為心皆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後學讀書
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
有等級 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
為可畏耳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十

正誼堂

薛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大有
得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
意若心雜氣雜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闕高聲及
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章句云讀書千遍
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
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
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
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
之類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做襟正
坐敬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
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
反為心害其聰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
索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
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
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
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

羅整庵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
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
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
似乎枉費心力若真欲求道斷不在此

學規類編

卷之五

士

正誼堂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候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候官葉筠軒竹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五終

學規類編卷之六

閩縣林中桂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蔡其默 全校
候官方 矩

鄞縣洪世翰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十一 正誼堂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思

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

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

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二 正誼堂

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刑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

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等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取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然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道理看剖析自分明不必去偏僻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

無曉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讀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四

正誼堂

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闕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夫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

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爲力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便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地高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腎開闔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閉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

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紹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六

正誼堂

也會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齊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

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釋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出於此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七 正誼堂

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八 正誼堂

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因以在堯時堯照見他心徇毫髮不隱如其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其滔天於絲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駁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因因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縯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詩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歡動和暢 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憲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

行專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記曰君子莊敬日
強安肆日儉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羅整庵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
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 樂
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
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
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
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無節
爾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九

正誼堂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
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
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
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
象東京士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
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
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
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費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
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向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
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經書有不可解處
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某解書如訓
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
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
與他看本看本則必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
必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十

正誼堂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閒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
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
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
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
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
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曾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 云更無蹤跡 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十一

正誦堂

正史後卻看通鑑見他姓名卻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編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編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前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編準擬三四編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遇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靡墜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閒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學規類編

卷之六

十二

正誦堂

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氏曰問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其罰罪合於律令
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
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
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
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
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
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
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學規類編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同治五年閏五月
福州
馬路書局
開辦

候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候官吳春霖青護分校

候官陳鐸幼吉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六終

學規類編 卷七

學規類編卷之七

候官張焯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

後學

閩縣陳羹臣

福清祝欽宸

全校

莆田卓如松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
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
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學規類編

卷之七

正誼堂

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
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
不可得而精蘊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
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
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
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
以鈞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
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
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
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

六五七

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閤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指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則隱善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絲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二 正誼堂

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

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係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係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閉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猶息息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人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

學規類編

卷之七

四

正誼堂

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一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易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宜煩毋略宜下毋高宜淺毋深宜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後微之閒空蘊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五

正誼堂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埋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一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

學規類編 卷之七 六 正誼堂

矣開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 二呂氏 希哲字原明 謝氏 良佐字 字滄夫 大臨字與叔 顯道 游氏 酢字楊 氏 時字 侯氏 仲良字 尹氏 彥明 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 中立 師聖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

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七 正誼堂

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誼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請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

朱子曰主敬致知推窮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新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如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瀆哉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學規類編

卷之七

八 正誼堂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
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日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為士其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為志言人便當以聖為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為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

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

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

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

微而念慮著而云為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九 正誼堂

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闕斷則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為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

此本雙峰說氏之訓

果齋先生 名蒙 字正 鄧人 早師常德小陽先生 名出 字溪 大

陽先生 名枋 號存齋 陽先生師法陵巽先生 名淵 字亞夫 巽先

生師朱子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稿聞之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一書言之學規類編

卷之七

十一 正誼堂

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於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着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故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

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心領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紉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為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

學規類編

卷之七

十一 正誼堂

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身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為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治復起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治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厚精神甚廢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

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若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為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為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為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語可為深戒豈非讀書為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為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為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

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出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向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為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貧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慮初建端禮荒陋非材夫豈其任承之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

學規類編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魏逢辛少峯分校
侯官馬申宏甫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七終

學規類編卷之八

閩縣胡 慥

福安吳瑞焉

福清翁葉峻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清鄭 郊

陳北溪嚴陵講義

清 恭承判府寺丞鄭公 之梯 借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

賢眾俊會於學校謂 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

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

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工節目四曰讀書

學規類編

卷之八

一 正誼堂

次序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

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日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

實行乎日用之閒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

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

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

而莅官理國牧民御眾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

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

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

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

無閒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

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

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

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

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踐履乎

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

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

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難

學規類編

卷之八

二 正誼堂

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

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

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

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

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

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

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

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

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
日久天地重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
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
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
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
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
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
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
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
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

學規類編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
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
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
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
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
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

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
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
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
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
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
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從我哉此大學明明德
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
崩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學規類編

卷之八

四

正誼堂

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
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
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
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
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
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
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
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
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

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
焉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
所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
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
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
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
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學規類編

卷之八

五

正誼堂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
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為學之法也
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
三者之中又分而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
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
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萃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
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
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
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
以為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

程子以為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為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
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
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知其皆為實學無所疑也
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
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
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
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
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矜誇毋曲引亦惟平心以
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

學規類編

卷之八

六

正誼堂

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曾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
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
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
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
開物成務之功用也與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葉鈞軒竹卿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八終

學規類編卷之九

古田施松齡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

後學

南平余祖訓

全校

福安吳瑞焉

漳浦蔡世遠

諸儒總論為學之方一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

學規類編

卷之九

正誼堂

之學也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游屢既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背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顯

清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如何學可謂之有

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

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

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

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

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畱疑於速也然

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凡人纔學便須知若力處

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

用為貴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

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

學規類編

卷之九

正誼堂

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 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 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 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 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 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

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氣質沈靜於受學為易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廢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問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目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其引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

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四

正誼堂

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龜山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徵幸利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古之學者以至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

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辨舉臬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閉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六 正誼堂

天理還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

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會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忘於大體以求要妙乎如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七

正誼堂

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見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傍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所謂同也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八

正誼堂

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撮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

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九 正誼堂

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若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人氣須是剛方做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

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日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涉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十 正誼堂

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嘗存大

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閒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士

正誼堂

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鶴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士

正誼堂

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世閒萬事須與變滅皆不足置胃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

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
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
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
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
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禪無一字
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聚工夫迤邐向上去
大有事在 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遠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
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閒知
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
求妙解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
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
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
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
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閒只以
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
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
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

擺脫亦被他白來相尋 凡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
便前面開闢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
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日將自
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闢那
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
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天下無不
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
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
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四

正誼堂

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
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頭八倒無不是所
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
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
在熟與不熟之間而已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
靜是窮理人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
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
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
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
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要緊

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讀書固不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兀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境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常在此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問工夫有閒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總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六

正誼堂

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襍算得起且如邊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邊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邊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豆若不曾曉得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口生知是專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明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

人亦汲汲去問鄰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
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
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
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
不管 問所觀書滕璘以誦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
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
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
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
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七

正誼堂

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
悅擇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
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
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
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程子云且
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
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
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
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無不可省者亦
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有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

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
道理自然都見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學是要
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
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
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汙壞了
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
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
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

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
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六

正誼堂

了 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
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
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
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
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
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
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
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
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激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九

正誼堂

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未發

學規類編

卷之九

十

正誼堂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件工夫只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撮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日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

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規類編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辦

學規類編卷之九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 瀕臣覆校

閩縣翁頤日 亦村分校

閩縣林齊璇 蓬浦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候官方 矩

全校

閩縣林中桂

福清蔡其默

鄞縣洪世翰

總論爲學之方二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一 正誼堂

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閉合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只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擁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 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令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放散焦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是為學次第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為本 問程子云看雜雜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工 正誼堂

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上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一工夫欠闕 學者若不為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者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

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日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胃平心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四

正誼堂

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惟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里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縷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這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育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盡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智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都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為學大端在於不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這般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何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

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孽孽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

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日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系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 問爲學道理日用閒做工夫所以耍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日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九

正誼堂

何日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令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一云恁地兢兢把捉去不戒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眾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

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蘊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閒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九

正誼堂

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閒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蘊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蘊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儘有

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十

正誼堂

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宜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工夫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十

正誼堂

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上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敬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

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 貴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主

正誼堂

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大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認導詳款聽之者心愈虛移而無起爭見御之患矣更須

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富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銷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主

正誼堂

同處貴耳賤目焉 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往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

已昏或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崇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鑽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古

正誼堂

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合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至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留意講習若

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欸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箇無歉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古

正誼堂

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為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

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聖賢大道爲必當絲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

密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故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疏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誠無物也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羸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業

魯齋許氏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

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薛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
學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
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用力於
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
而樂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
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
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

學規類編 卷之十

六 正館堂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
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
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
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
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
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不博說
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礙欲不差弗可得也
論語首篇首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
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
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又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

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
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
出四者之外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九 正館堂

同治五年夏
福建
同治五年夏
福建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桂林 弼臣覆校
閩縣曹鍾福 穎夫分校
閩縣張熾鈞 梅臣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侯官張 璋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全校

莆田卓如松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

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正誼堂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

生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

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

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

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

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

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閒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

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

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

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

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

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

散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二

正誼堂

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

了問莫是工夫閒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

走了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

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

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為

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合有箇頓放處若

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

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以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

合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大人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處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處一息不存即爲癡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與離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

地表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糸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今之人知求難大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四

正誼堂

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 學者日用之閒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閒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故他不想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規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五

上館堂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閒節次進步處耳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只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眾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

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止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精一為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閒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恐恐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宿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俟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

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祥又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騁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八 正誼堂

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人之氣貴乎剛卻怕盛氣剛則才大氣盛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惰慢使昏瞶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為我有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所以於狂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十

正誼堂

同知五馬路少福
正誼堂同業校印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陳 濂寄川分校

閩清范福年綏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永福林起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張文泉

閩縣林縉

全校

古田楊振綱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一

正誼堂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情有諸曰無之人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二

正誼堂

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

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因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入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閒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者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

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

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為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自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雖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燭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

意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閒斷纔閒斷便不敬

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狂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薛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不昏然或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靈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儀見一俗人於三層桌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俗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問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教之戒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嘶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八

正誼堂

琳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
 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
 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
 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微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
 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微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
 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
 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殺要微取此心亦是
 助長以其默坐微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
 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
 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九 正誼堂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
 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
 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
 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
 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
 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
 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
 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其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茫
 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茫
 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
 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嘖
 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
 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
 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
 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

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
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
處今日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
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
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
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
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
不必然孔子卻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
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
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十一 正誼堂

了靜如潮頭高船也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
高潮頭下船也下 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
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
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
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
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
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十二 正誼堂

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
思量的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
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
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
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
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
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
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
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
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
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
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
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會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
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問初學精
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
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
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
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
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



ZW 21101000772562

2121.5
156 (948)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阻語豈能求益乎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 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焉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合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 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 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同業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陳 鐸幼吉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終